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⑨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⑨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王卫星 编

江苏
凤凰出版社
江苏
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⑨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王卫星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王卫星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06. 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226-6

I. 日... II. 王...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484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九册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王卫星 编

责任编辑 何民胜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7.75 插页 4

字 数 50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04226--6/K·521

定 价 32.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皓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周福龙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家峰 孙宅巍 吴 静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夏 蓓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琳	吕斌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李庆华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讲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吴立新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郭整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章开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刘家峰 |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周 红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杨建明	东南大学副教授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袁静文	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
刘玉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奚欣华	安徽大学副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费仲兴	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站主任 记者
刘海宁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驻江苏办事处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

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 19 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 8 月 15 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 年 8 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 20 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 1116 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 年 5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和回忆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和学者们对幸存者所作的调查口述材料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为了方便读者利用,还将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修订后收入再版。在此,向两部书的原编译者表示感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本官兵被派往中国。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因此,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一些日军官兵利用战斗的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也有些日军官兵利用战斗间隙,给远在日本的亲友等写信。在这些书信中,同样记录了日军官兵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战后,少数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被公布于众,而更多的日记和书信则仍埋没于民间。近些年来,在日本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些原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终于被陆续发现并在日本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原日军官兵,出于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将自己多年保存的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日记或书信公之于众,以警示后人。

2003年,编者专程前往日本,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在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下,编者收集到了数十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原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在这些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中,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战后,部分日记的作者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整理,绝大多数人在整理时只是在原日记上添加了注释,并没有改动日记的内容。在日本公开出版的部分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日记和书信的作者或出版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日记和书信的重要价值。本册收录的部分日军官兵的书信,在日本尚未公开出版,此次出版,属首次披露。这些日记和书信出自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因此,从史

2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料学的角度来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册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九册。所收录的日记与书信按照参与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战斗序列排序。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了忠实于原文,所有的日记和书信均未做修改,以保持原貌。对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则采取省略的方式处理,并注明“略”、“前略”、“中略”、“下略”等字样;对日记中明显的错误,如人名、地名等在翻译时予以了订正;对一些原意不清的内容,则保持原文,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

在本册的史料收集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笠原十九司教授、吉田裕教授等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日本日中和平研究会及其共同代表林伯耀先生和松冈环女士也提供了部分史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虽经编者多方努力,但仍无法与少数日记和书信作者一一取得联系。因此,在本册出版之际,望相关作者与编者联系,以便支付相应稿酬。

语言的翻译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字斟句酌,永无止境。在编译过程中,尽管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但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另外,对日记和书信中一些日军的军事术语,编者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注释,但难免存在差错,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王卫星

2005年9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上海派遣军 1

1. 山田栴二日记 1

2. 伊佐一男日记 10

3. 两角业作手记 15

4. 菅原茂俊日记 20

5. 宫本省吾阵中日记 26

6. 杉内俊雄阵中日记 41

7. 远藤高明阵中日记 49

8. 天野三郎军事邮件 69

9. 近藤荣四郎阵中日记 83

10. 目黑福治阵中日记 99

11. 堀越文男阵中日记 107

12. 荒海清卫日记 124

13. 井家又一日记 127

2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14. 伊藤喜八阵中日记	144
15. 水谷莊日记	156
16. 斋藤次郎阵中日记	164
17. 远藤重太郎阵中日记	198
18. 中野政夫阵中日记	208
19. N・Y 一等兵手记	219
20. 柳沼和也阵中日记	235
21. 新妻富雄阵中日记	251
22. 大寺隆阵中日记	256
23. 本间正胜战斗日志	286
24. 黑须忠信阵中日记	298
25. 高桥光夫阵中日记	314
26. 菅野嘉雄阵中笔记	329
27. 大内利己阵中日记	337
28. 松田五郎阵中日记	359
29. 田畑安造军事邮件	362
30. 奥村龟太郎致花谷村长先生信件	365
31. 山下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信件	367
32. 井上清正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信件	369
33. 中西恒平致佐奈村村长等的信件	370
34. 西谷八致佐奈村花谷村长的信件	371
35. ×××× 致 B 的信件	373
36. D 致 E 的信件	375
37. C 致 B 的信件	377

38. ××××致 B 的信件	379
39. 松村芳治致小歧须妇人会的信件	380
二、第十军	382
1. 小川关治郎日记	382
2. 山崎正男日记	424
3. 折小野末太郎日记	469
4. 折田护日记	475
5. 前田吉彦日记	479
6. 浜崎富藏日记	502
7. 福元续日记	519
三、海军及其他部队	522
1. 泰山弘道上海战从军日志	522
2. 梶谷健郎日记	535

一、上海派遣军

1. 山田梅二日记

编者注：山田梅二，曾任日本仙台教导学校校长，时任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

(前略)

(1937年)12月10日 晴

因连日行军，部队非常疲劳，有不少足疾患者。

中午碰巧遇到伊藤(平八，第十三师团高级副官，步兵中佐)高级副官，向他询问了师团的命令。要坚持行军到镇江，并在那里宿营。今天第一次看到电灯。

镇江是遣唐使阿倍仲麻吕^①僧空海乘船渡海来过的地方。金山寺也是个大寺庙，镇江到底是大都市，仙台之类的地方是望尘莫及的。

^① 阿倍仲麻吕(698—770)，中国名晁衡，日本遣唐使。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

2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12月11日 晴

因沼田旅团要来,上面命令转移宿营地。上午10时许,转移到西边约十二公里处的高资镇。该镇位于山峦和长江之间,是迄今为止没有见过的穷乡僻壤,加之遭到支那^①士兵的破坏,那儿没有吃的,人们因粮荒而叫苦连天。

12月12日 晴

全体出动征缴物资。然而,下午1时左右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率领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山炮兵第三大队和骑兵第十七大队参加进攻南京的战役。尽管机会难得,令人欣喜,可是事出突然,而辎重队人员都被派往镇江,部队士兵也都出去征缴物资了。虽然形势极为不妙,但还是于下午5时出发,经14公里的夜行军来到四蜀镇^②宿营。这里的房子破破烂烂,还有臭虫咬人。

进 攻 南 京

12月13日 晴

穿过四处都是阵地的地带,途经晴旻镇前进,原打算在栖霞镇宿营,可那里已被烧毁,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于是只好继续前进。有消息说先头部队田山大队于下午1时占领了乌龙山炮台(骑兵第十七大队于下午3时)。据报各师团正在扫荡南京,于是立即出发前往邵家塘宿营。

12月14日 晴

因担心炮台被其他师团先行夺去,凌晨4时30分便出发前往幕府山炮台。天亮时,刚抵达炮台附近便看到无数投降的敌士兵,难以处置。

幕府山于上午8时被先头部队占领。近郊具有近代设施的新式住宅和村庄都被敌人烧毁。

①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下蜀镇。

俘虏难以处置。恰好在上元门外发现了一所学校,就将他们收容在学校里。有 14 777 名俘虏。俘虏这么多,不管是杀掉还是让其活着都很困难。今晚住在上元门外的三间屋子里。

12 月 15 日 晴

派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其他事宜。

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

各部队都因缺粮而大伤脑筋。

12 月 16 日 晴

派相田中佐去军部^①,商讨俘虏处理问题及其他事情。看管俘虏成了田山大队最重要的任务。除了炮台的武器外,还缴获了 5 000 支步枪和众多轻重机枪及其他武器。

12 月 17 日 晴

盛大的入城仪式。

乘车参观了南京市区、中山陵等地。军官学校要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壮观得多。下午 1 时 30 分举行入城仪式。3 时后返回。

仙台教导学校的渡边少佐当上了师团副官,上任途中顺便来到我旅团。

12 月 18 日 晴

部队竭尽全力处理俘虏。我在江岸视察处理的情况。

12 月 19 日 晴

因处理俘虏,出发时间延期了。上午全体出动努力处理俘虏。

军、师团送来了补给品,吃到了日本米。

(腹泻)

^① 指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转 移

12月20日 晴

不知为何,第十三师团喜欢待在农村,或担任助攻。16日,主力已从镇江渡江来到扬州。山田支队^①为赶上主力部队也决定从下关过江。

虽然预定是上午9时出发,但到10时才开始向浦口转移。会见了国崎支队长,接着去了江浦镇,住在一家米店里。

12月21日 晴

上午10时出发,路上的桥梁均被破坏,行进艰难。完全不同的是,江北的村庄看起来似乎像是蒙古。房顶上垛着土和稻草,墙上抹着牛粪。

住在东葛镇,没有物资。另外,许多地方都被支那兵放火烧了。

驻 扎 滁 县

12月22日 雨

上午9时出发,时间依然耗费在被悉数破坏的桥梁上。在乌衣街让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〇四联队与警备中队换防,在前方约四公里处乘上师团派来接我的汽车,下午3时30分左右抵达滁县。去师团司令部。晚上,参加师团司令部的欢迎会。

12月23日 雨

留在师团司令部商讨计划,现在应该全面整顿了。前天夜里留守师团的小宫参谋来了,谈了许多事情。(看了穰二的来信。)

新驻地朱龙桥是个赤贫的村落,既不能宿营也没有物资。为了等待通车,加上师团还要在26日举行追悼会,于是决定就在当地一直逗留到

^① 即日军第一〇三旅团,因旅团长为山田梅二,故名。

那天。

许久未下雨，今天终于下雨了。委托小宫参谋带信。

12月24日 下午转晴

逗留了一天。整理十天以来的日记。上面让我在彩纸上写上“尽忠报国”，为的是要登在新年《东日》报上。

一、预备兵纪律散漫：

1. 不敬礼。
2. 服装：带戒指、扎围巾、用怪玩意当绑腿。
3. 不保养武器，不整理被褥，武器有锈斑，被服有泥迹。
4. 行军：随便离队闯人民宅，让支那人扛背包、牵牛拉车，坐下就睡觉（无人将枪支撑立着），把枪当扁担使。
5. 不守军纪：放火，强奸，随便射杀禽畜，抢劫。

二、艰苦情形：

1. 水：即便是茶也不能马上喝，要经过一些处理才可饮用。碗底沉淀着泥沙。就连洗热水澡也要慢慢进去，否则水底泥沙就会翻上来。

浦镇的水最差。第二天饭盒颜色都变成青黑色，装在饭盒里的冷饭是臭的。即使沉淀两次，水里还是有很多泥沙。

开始时曾在渠沟边上挖坑蓄水，或使用雨水。近来不干这费力的事了。

碗底一会儿就沉淀了泥沙，有酸味的东西很多。

2. 南京米：粗糙，不好吃。红米最差。

士兵们掺入部分糯米后吃（如果有糯米的话）。

3. 副食品：开始时什么也没有，到了江阴一带尽吃鸡，以至于开玩笑说，吃得“快要长鸡冠了！”但最近鸡少了，只有猪（始终没有鸡蛋）。

最初因弄到蔬菜而高兴过，可最近尽是蔬菜，大家又哑口无言了。偶尔能弄到红薯和大葱。

4. 厕所：四周都是人，找个地方也困难，一般的士兵都是随地大小便。

5. 睡在稻草上，灰尘很多。最近睡在支那人的双人床上。

一、最辛苦的是行军时道路和桥都不好。

追击期间，马从桥上掉下去、泥浆淹没了脚的情景，至今还印象深刻。

有许多士兵拄着拐杖，一刻都离不开拐杖，这不正说明了行军的艰难吗？

我拄着的是陈家宅的竹杖，拄着它多次往返于王家桥和橧网湾之间，还参加了从长寿桥宅开始的总攻击，最后通过南京到浦口镇。它跟随我行程数百公里。但因为拐杖头磨损，以及在碑城镇被马踩裂，终于割爱扔掉了，在浦镇换成红檀木棍。

二、无烟草之苦。这种事要是在现在就会成笑柄了。那时，香烟抽一半后，剩下的一半留给牵马的士兵，这是很正常的事。

抗日教育极其彻底：

一、各地民宅都有作为国民教育资料的小册子，有“预防毒气”、“步兵操典”、防空、坦克、轻机枪、测图等单行本，相当于初级士官学校的教育程度。

在一处人家精心布置的有文化气息的房间里，备有《野外注意事项》、《筑城教范》、《射击教范》等书籍。

二、在小学校及其他墙上、路上的宣传，几乎都写着“倭寇”、“鬼子”。

三、就连电影广告、色情书中也一定都能找到抗日的消息，还有暴日侵略大事记、年表；还有文章、绘画、照片等等。还有战争画报。仅在滁县的风子里，就看到各式各样这类画报。如《血战画报》、《战争画报》、《抗战画报》、《抗敌画报》、《抗战摄影集》等等。

四、真是个文字之国。寝室里也有《好合百年》、《春安夏泰秋吉冬祥》。

征缴物品时行为不检点，最终是该给人家的没给，养成了坏习惯。

因为都是各自通过征缴解决给养问题，所以出现了有的地方吃香喝辣，有的地方连吃的也没有。

部队只有先行一步去没被征缴的地方，才有收获。

是否应该说士兵变得机敏了，成了一群小偷了呢？

就连旅团司令部，一不留神东西就会丢失，被士兵拿走。连马都会

被抢走。

12月25日 晴

我们的驻地朱龙桥太穷，听说连锅都要带去。因此和参谋长协商，决定通车前一直留在当地（师团长要去南京军司令部）。下午收到民子和斋藤联合发来的攻陷南京的贺电，我高兴得抑制不住地流了泪。

收到那霸市长、广岛市长、福岛市长、宫城县知事、仙台国防妇女会会长的贺电。

晚上举办宴会，欢送《朝日》记者横田省已先生凯旋。

12月26日 晴

下午1时开始，在滁县城外的广场联合举行追悼会。各部队长（步兵联队长手持军旗）列队参加，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始了。大崎八幡的畑宫司担任祭主持追悼会。可以看到他直衣^①下露出的军服、军靴，的确像个战场追悼会，挺别致的。

我旅团伤亡人员共计639人，其中，司令部的井砂政雄伍长1人、步兵第一〇四联队和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阵亡545人，受伤而死71人，病故22人。

吊唁时，还有约一千六百匹军马的英魂。下午3时30分开始会餐。开会时讨论了征召P^②的问题，遭到激烈反对。

12月27日 阴

听说《朝日》记者横田、《东日》记者田中都要凯旋回国，委托他们捎信给家里。

根据师团命令，决定让旅团司令部留在滁县，负责西部地区的警备。获悉占领济南的消息。

这一来，我们的驻守不会有变化了吧。自进入上海以来，还没吃过鱼，步兵第一〇四联队第二中队送来两条鲜鱼，第一次吃到生鱼片。

① 祭祀神官在这种场合穿的衣服。

② 指妓女、慰安妇。

12月28日 阴 下午有雨 傍晚有雪

步兵第一〇四联队举行追悼会，派相田副官作为代表参加。

由于众人的关心，在室内配置了火炉，因无事可做，便去设置营地。

傍晚开始下雪，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

晚上正要赶往步兵第一〇四联队时，值班的相田中佐送来贞子寄来的包裹。这是自上海登陆以来，收到民子的军服后第一次收到的东西，打开包裹之前是多么高兴啊！就像获得了特等功勋。

在南京抓的俘虏会做神户支那料理店的料理，同样是猪肉，可现在能吃好多，真幸运。

12月29日 阴

上午8时30分出发，和吉原参谋同路去参加驻守全椒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追悼会。全椒县城虽是个乡村镇子，但比滁县整齐，治安也不错。联队长住处及其他地方更漂亮，有红梅、橘子和金橘盆景，院子里种着南天竹等花草，很少见。

追悼会结束后，和军官们一起会餐，招待我们吃了正宗的支那料理和豆沙馅糯米团。

回去的路上视察了驻扎在腰铺的第五中队，他们送给我们五条大鲤鱼。

12月30日 晴

下午2时开始视察镇中心、东门等处。

晚上，招待师团长及幕僚，顺带开了忘年会，准备了丰盛的支那料理。总之，师团长坚持说：听说有厨师，一定好好款待啊！虽然未能做出什么奢侈的佳肴，但情绪很高。不管怎么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上海打的阵地战。

12月31日 阴

今天是除夕。

从上午10时出去视察步兵第一〇四联队所在地——朱龙桥。

因滁县第二大队副官的关心,在离约八公里远的地方,每隔 50 米设一名警戒哨兵。朱龙桥一带地形风貌完全像满洲。今后前进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朱龙桥虽然是个穷村,但宿营地打扫得很干净。联队长率领部下出去讨伐,不在驻地。副官招待我们用午餐,真是过意不去。

晚上用野战建筑班制作的方木桶洗了澡。洗澡还是自上海登陆以来的第一次,不,是出国以来的第一次,还领到了日用品、糕点之类的增补物品。这些只有过年才有。

晚饭时,召集本部下士以上军官在一起过年。

田代部队在施家集与敌第一〇一师、第一〇二师、第四十八师合计约千人的败兵交战,击毙 150 人,其余的逃走了(1 月 1 日报告)。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3 年 12 月 8 日。]

(罗文文 译)

2. 伊佐一男日记

编者注：伊佐一男，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步兵大佐。

(前略)

(1937年)12月10日

早上7时离开宿营地，途中遇到露营的第二大队。依据25 000：1的地图才好不容易辨清了地形。接着与联队山炮兵会面，得知因过于相信旅团副官所说的“第三大队在前线”的话，联队本部带领第八中队和步兵炮队进入“海子”，遭到敌人的射击后才知道进入了前线。接着，让第二大队在□□□同一地区附近展开，再让第一大队向工兵学校附近展开，准备进攻。☆☆本部回到杨家底宿营。晚上第三大队又返回。

12月11日

第二大队于拂晓进攻。第一大队下午2时虽然夺取了□□□□□工兵学校附近的敌人阵地，但占领城墙却不容易。今天晚上住在工兵学校南面的村子里。

12月12日

清晨，到工兵学校西侧高地，和第二大队大队长一起观望城墙的毁坏情况。遗憾的是在联队正面最终未能炸出缺口。秋山旅团长也来视察。勉励前线大队长。

12月13日

有报告说，早上6时第三十六联队在城墙上举起了日章旗^①，6时过

^① 日本国旗。

后,第三十五联队也举起了日章旗。接着又有报告说,第一中队早上7时20分先于第三十五联队占领了城墙。另一方面知道了第二、第三大队从基本毁坏的缺口处登上了部分城墙。我急忙登上位于工兵学校南面高地,看到了城墙上林立的旗帜。

上午10时30分左右,联队本部来到城墙上。出征以来第一次取下军旗上的套子。

从城墙上遥看敌人的首都,快哉,快哉。在东厂街宿营。进行市内扫荡。

12月14日

清晨以来进行扫荡。扫荡区域内有难民区。避难的人算来约有十万。

12月15日

清晨以来在负责的区域内进行扫荡。上午9时30分和旅团长阁下一起巡视辖区。

下午3时左右,大谷光照伯(笔者任一高^①军事教官时的学生)来慰问。

洗澡。

12月16日

搬到赤壁路的民宅住宿。

经过三天的反复扫荡,严厉处置了约6500人。

12月17日

下午2时举行了入城仪式。部队从中山门列队排至国民政府。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鸠彦王、第十司令官柳川中将、华中派遣舰队司令官长谷川中将进行了阅兵。最后在国民政府举杯祝贺。

① 指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12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12月18日

下午2时,陆海军在机场联合举行祭奠阵亡者仪式。和昨天一样,第一大队代表联队参加了。

有初雪,气温突然下降了。

给受伤的军官写慰问信。

12月19日

终日无所事事,休息。

12月20日

上午10时,在位于光华门外防空学校的师团司令部召开团队长会议,聆听师团长训示和参谋长、各部长的讲话。会餐后到光华门听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及下属向军司令官殿下汇报。接着去第二野战医院看望西野大尉以及负伤军官。洗澡。

12月21日

上午11时召集大队长、炮队队长传达并讨论师团长的训示等。共进午餐后解散。

应旅团长的邀请,与第三十五联队长、S长一起去他的宿舍——何应钦官邸共进晚宴。

12月21日

上午9时出发参观中山陵。正在进行伪装,工程尚未完成就被占领了。不小心中了若干发炮弹也是没办法的事。遗憾的是有非出自本意的士兵在里面放火烧了一些地方。请S长共进午餐(坐陪人员:北村联队旗手、桥爪军医见习军官)。

12月23日

花了一整天时间修改订正晋级建议、考核表。

洗澡。久别的雨。

12月24日

整天无所事事。今天仍然有雨。

12月25日

上午去旅团长阁下处，为明天开始的出发行军辞行。

问候后，我又回队里一次，和归队的二位副官参观了下关附近及狮子山炮台。

12月26日

早上7时离开赤壁路的宿舍，9时从中山门出发。分成第二大队山炮队和第一野战医院两队。下午5时到达颜家村。宿营。该村有炮兵学校，因沿路的村庄被第十六师团部队烧毁，住宿很困难。

晚上11时，第八中队发生了火灾。

12月27日

上午8时出发，下午3时到达石家边。宿营。住的房子出乎意料的宽敞。领取增加的酒。

12月28日

上午8时30分出发，下午4时到达屯田西的无名村。宿营。住在荒凉的村落中一间破旧的小屋内。

12月29日

从早上起就一直下雨，地面泥泞不堪。上午8时30分出发，下午4时到达丹阳东后庄村。宿营。

12月30日

滞留。

14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12月31日

早上起一直有雨雪。上午8时30分出发,道路泥泞。下午4时到达九里铺。宿营。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3. 两角业作手记

编者注：两角业作，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步兵大佐。该手记由两角业作于战后初期根据当时日记整理而成。

南京大屠杀事件

在幕府山东部地区及其附近抓到大量俘虏。报纸上说有 20 000 人等等，其实只有 15 300 余人。因为其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全是非战斗人员（多数是逃离南京的市民），便把这些挑出来释放了。将剩下的约 8 000 人送到幕府山南侧，那里正好有马厩、鸡舍似的狭窄宿营场所，有临时木板房（想必是供幕府山要塞使用的建筑物，排列着十几排，周围有两三道铁丝网，但不完整），匆匆忙忙地将他们收容在那里。搬出藏在要塞地下仓库里的粮食等，指挥他们自己动手做饭吃。

当时，我联队官兵因不断地展开进攻战，消耗很大，恐怕只剩下一千多人。要用这点兵力来处理这么多的俘虏，要想周密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四周各安排五六个士兵负责警戒，监视那些俘虏。

开始做饭了。某排房子着了火，大火立刻一排接着一排地蔓延开来，真是混乱不堪。联队立刻派来一个中队让俘虏镇静下来，但这场火灾本来就是他们计划好的，几乎有一半人趁乱逃走了。我们也开枪射击，竭力阻止他们逃跑，但在一片昏暗中开枪，稍一离开火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一来，一般认为至少逃走了 4 000 人左右。

既然我是部队负责人，考虑到今后的给养及其他方面，认为人少了正好，也就没有向上级报告，摆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

12 月 17 日举行了有松井大将、鸠彦王^①等各将军参加的南京入城

^① 即朝香宫鸠彦王，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式。由于绝对不能出现失控事件，军^①下达命令“要‘处理’所有的俘虏！”……频繁地来督促山田少将^②。山田少将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并顶撞说让军部来收容俘虏。我也全力鼓励山田少将，“用不着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进行那样的处理”。处置那样的事，对不起，碍难遵命。

可是，军部强行命令逼迫你执行。为此，山田少将流着泪对我的部队说明原因。

但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左思右想后，我想，“这种事就看实施部队如何办理了。既然是让我一人决定的事。只期望他们能做得干脆点”。于是找来田山大队长，悄悄指示他：“17日，将所有剩下的俘虏集中在幕府山北边的扬子江南岸，乘天黑用船送到北岸放了。为此，要在附近村庄征用船只，还要找支那人舵手。”

考虑到可能会发生枪击事件，还备好了两个大队的机枪。

12月17日，我和山田少将一起举着军旗参加了南京入城式。先看到魁伟的骑在马上松井司令官，宫殿下、柳川司令官紧随其后。想当年信长、秀吉的入城也是如此吧。由衷地感到能够参加这壮观的入城式是多么幸运。在新建的仪式会场，松井司令官及各位将领并排站着高呼殿下万岁，接着，为庆祝胜利而干杯。

借此机会参观了南京紫金山等地方。傍晚，回到幕府山宿营地。

一回来就接到田山大队长的报告：“没发生任何混乱，按计划将俘虏集中完毕。”因火灾，人少了大半，这使得集中工作轻松许多。

太阳落山，天黑了。我坐在宿舍的桌子前想，俘虏此时正沉浸在即将获得释放并被送到长江北岸的喜悦之中吧。

然而，夜里12时左右，突然江岸方向响起了枪声。等等……咋回事啊？激烈的枪声响个不停。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载有两三百名俘虏的小船刚到江心，江对岸放哨的支那士兵以为是日本军队渡河来进攻，于是一个劲地射击。使掌舵的支那百姓吓破了

① 指上海派遣军。

② 山田梅二，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

胆,船在江面上忽左忽右,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可是集结在北岸^①的俘虏判断枪声是日本军队将他们拉到江上去枪毙的枪声。沉寂被打破了,场面立刻一片混乱。两千来人一下子猛冲过来,拼命地乱蹿,怎么也制止不住。我军不得已开枪射击,竭力阻止他们逃跑。但因天黑,大部分向陆地方向逃去,一部分跳进扬子江。据我天亮后所见,只有极少数人被我军打死。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说意外的确很意外,但这是事实。表面宣传的情况有些夸张过头了。处置完后我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山田少将,少将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放了心,俨然一副“正中下怀”的表情。

被释放的士兵也许会再拿起枪,但大概不会成为昔日的勇士了吧。

就我本意来说,无论如何,作为俘虏,已被剥夺了自由,枪杀他们哪怕是少数,(可以枪毙逃跑者,这是得到国际法承认的)……事后总是让人难受的。因此只要一听到南京屠杀,就感到毛骨悚然。

为当时死去的各位俘虏冥福祈祷。

日 记

昭和 12 年^② 12 月

12 日

下午 5 时 30 分从蚕丝学校出发。晚上 9 时到达仓头镇并在该地宿营。

13 日 晴

上午 8 时 30 分出发。下午 6 时到达午村并在该地宿营。败兵很多。各师团进入南京。第一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

14 日

凌晨 1 时,第五中队和联队的一个机枪小队先行前往幕府山。主力部队清晨 5 时从宿营地出发。上午 8 时左右,第五中队占领乌龙山。上

① 原文如此,应为南岸。

② 即 1937 年。

18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午 10 时,主力部队在上元门附近集结完毕。上午 11 时左右,幕府山上响起“万岁”的欢呼声,主力部队在山下与之呼应,欢呼万岁。

15 日

清理俘虏及扫荡周围地区。

16 日

同前。准备进入南京。

17 日

参加南京入城式。第一大队准备释放俘虏,当夜释放。

18 日

视察俘虏逃跑现场,随后掩埋遗体。

19 日

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宿营地。

20 日 晴

9 时 30 分出发,从下关渡江到浦口。

21 日 晴

在西葛镇宿营。

22 日 晴

向全椒进军并入城。在该地警备。(途中,山田少将去滁县。)

23 日

制定警备方针。给予中队长以上人员必要的指示。

24 日

视察周围一带。

25 日

出发前往滁县参加追悼会(举着军旗)。当天晚上到达该地。

26 日

师团追悼会。(老陆宅的要塞图送给天皇御览。装饰朝香宫军司令官房间的东西只有这一件要塞图,别无他物。)

27 日

返回全椒。

28 日

侦察追悼会场所及阵地。

29 日

追悼会(山田少将和代表师团的吉原作战主任参谋到达)。

30 日

传达师团会议事项。

31 日

视察阵地。当夜收到杉山陆相来信和阵亡的嵯村中队长夫人的来信。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

(罗文文 译)

4. 菅原茂俊日记

编者注：菅原茂俊，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乙副官，步兵少尉。

(前略)

(1937 年)12 月 10 日 晴

晚上，枪炮声大作，结果怎么样了呢？有人被炮弹炸伤，刚被收容到这间屋子，结果炮弹又落到这间房子里。举行了通信兵和土田的埋葬仪式。上面下达命令，让第一大队于 4 时 30 分做好突击准备。炮兵嚷着说没炮弹了，于是赶紧派轻型装甲车去取机枪和山炮的弹药。我发现昨天受伤的加藤寿一一个人待在这里，于是马上去照顾他，并让人用担架将他抬走。飞机轰炸、高射炮和迫击炮射击等，炮火异常猛烈。

5 时，炮击一停止就发起冲锋。听说已有部分队伍冲进城里。队长、副官、山本、“大每”记者等正在观察时，一枚迫击炮弹打了过来，大家一起飞跑出去。副官身上落满了白色尘土，大家都为成功逃脱而感到高兴。队长高举着军旗。拍电影的人抓紧拍着这里的一切。大家高呼万岁后一起摄影留念，接着又一起用葡萄酒举杯庆祝，大家都感慨万分，任凭泪水流淌。我们不断打听战况，大家都非常紧张。能够稍微躺一会儿，但也睡不着，于是和武田旅团副官等人熬了通宵。12 时，传来伊藤少佐阵亡的噩耗，大家感到非常吃惊。城门里，葛野中尉负了伤仍顽强地指挥部队。城门外，第二中队竹川中尉晚上 10 时左右抵达，虽然来晚了，但他立刻回到大队指挥城门外的战斗。

深夜 1 时左右，敌人使用催泪瓦斯困住门洞里的人。又点燃浸了汽油的棉花扔下城来。

我们往城里投掷手榴弹。预备队运来粮食、弹药。晚 9 时，我颈部被手榴弹弹片划伤，“誓死保住城内，让联队长保重。”(电话)

12月11日 晴

凌晨5时左右,山炮开始炮击,要将城门左右两侧的城墙炸出斜坡。等到天亮,10厘米加农炮开始轰击城墙。上午9时20分,看到有人在倚靠在城墙的梯子上挥舞着绑在枪上的日章旗。由于重炮加入轰击,顿时感到有了依靠,并且胆子壮了起来。

12时许,我军飞机开始轮番进行轰炸,营房都被震得晃动起来。敌军的枪炮一下子被炸成哑巴了。轰炸一停,敌重型迫击炮又开始集中炮击。本部前也连续落下两枚炮弹。炮弹就在正靠在椅子上睡觉的队长跟前爆炸了,队长耳朵受了一点伤。因烟雾很大,看不清还有谁在那里。我冒着浓烟蹿进避难所,听到中根少尉在呼喊军医。我想是谁被炸伤了呢?进了本部房间一看,原来是向井中尉的脚被炸伤了,听说两只脚都中了弹片。重型迫击炮的轰击真是异常迅猛。

我为前线送去晚饭和弹药。看到士兵人数很少,让人有些担心。我见到了内山,他是送弹药来的,看上去精神十足。

晚上,杉山少尉前来报告,被副官训斥道:为了完成任务,一步也不能后退!快回到前线去!少尉回去了,看上去他真得很可怜。

整夜都待在大火燃烧的地方。“大每”的山本也在一起。

12月12日 晴

和昨天相比,晚上重型迫击炮的炮击少了。早上,举行了伊藤大队长的告别仪式。前线进展得不顺利。下午,发现百余名敌人沿着后面的城墙根向光华门走去,于是中根少尉就用轻机枪射击。下午4时30分左右,我正和中根少尉等人在值班室闲聊时,飞来了迫击炮弹,一听便知道是近弹。我们刚跑开躲避,炮弹便“轰”地一声落了下来。我想,中根君肯定被打中了。一时硝烟弥漫,总之我什么也看不清。想不到是西川被打伤了,他说左大腿和左手麻木,就帮他脱下衣服,一看,左胳膊被弹片炸了个大口子,还有一处伤口可能被击穿了,有点发烫,给他做了应急治疗。傍晚才来担架,立刻送他去后方。

昨天从医院回来的小川也同时被炸伤,他是重伤,看来可能不行了。

今天召开各队队长会议,准备明天(13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击。

12月13日 晴

昨天夜里开始,感到敌人枪炮声少了。深夜1时左右,我们一射击,敌人就还击;自3时左右,他们就完全没有反映了,射击也停止了。打电话询问道:“敌人是不是撤退了?派人去侦察!”4时许派出了侦察兵。早上6时许,有报告说第一线部队占领了城墙,于是本部准备出发。到城墙跟前一看,发现城墙阵地非常凄惨,满眼是壮烈战死者的尸体。登上城墙,可以俯瞰南京市区。于是,我们举起军旗向皇宫遥拜,不禁百感交集。从城墙上看到臼炮发射燃烧弹的情景。队长劝告大家,身体不要暴露得太多了。

可以看到中山门上的日章旗,本部转移到城墙下。旅团长阁下等人来了,和队长握手的情景非常感人。小西参谋也来了,说军司令官宫殿下^①也亲临□□地了。上面下达了进城命令。第三十五联队已抵达中山门,第十九联队随后也来了。大家在城墙上取出军旗进行奉拜。一听到军号声,心里不由地伤感起来。情不自禁地想起死去的战友们,不觉流下了眼泪。奉队长之命,为在城门上树立占领标牌,返回了学校。

标牌上用油漆写着:

胁坂部队占领 12月10日下午5时 光华门

同月13日早上5时 于该城墙。

写好后将其立了起来。

和伊藤队长(第六中队长)说,好像山际立有战功,很快被提升为中尉,真是走运的家伙。晚上和记者团一起聚餐,举杯庆贺。步兵第十九联队晚上8时多被调往军司令部方向,好像是去扫荡残敌。

12月14日 晴

好久没有这么悠闲了。难得收到了治良助的来信。又洗了澡。感到特别舒畅。

^① 即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鸠彦王,因系皇族,故尊称其为殿下。

12月15日 晴

又是悠闲的一天。给家里写了信,洗了澡,心情很愉快。今天也无所事事。我想,最近不知是否会转移。难得一见的熊泽大尉来了。下午3时左右,西本愿寺管长后藤澄心乘坐小笠原上海班轮前来慰问,我会见了。整个上午,山际、葛野队长等人向师团长汇报战斗情况。虽然去征缴汽车,但也没什么意思。傍晚,附近发生大火,引起一阵恐慌。

12月16日 晴

下午,乘卡车去了解汽车征缴队的情况。途中,看到大路两侧各式各样的大型建筑。在接近扬子江的附近,看到敌人逃跑后的惨状。在外国人居住区^①,看到众多难民,都住在插有美国国旗的地方。下关附近有许多海军官兵,汽车不停地来往奔驰。下关有许多敌人遗弃的枪炮和汽车。于是开始收罗汽车等。驾驶员驾驶技术不行,耽误了时间。看来四五天之内要转移。好像副官是武田大尉,杉山少尉担任旗手,中根少尉担任通信班长。田贺少尉回来了。

12月17日 晴

今天举行军司令官的入城仪式。我正打算去时,结果寺田中尉去了,我只好留下。我去练习骑马,田贺也来了。因为第一次骑,马怎么都不走。下午3时左右,我们一同回来了。在去骑马的路上,遇到玉村幸雄。他说现在在步兵第十九联队西岛大队的大行李部队^②,回本部玩一会儿。下午4时,去了明天举行慰灵式的场地,商讨明天的追悼会事宜。因为没有摩托车,就让“大每”记者的摩托车送我去。因为车开得太快,我有点心慌。

① 指国际安全区。

② 日军运送战斗、宿营所需的弹药、粮草、机械等物资的部队。为补给前线部队非急需的粮食、衣物等,在师团后方行动的部队叫“大行李”部队,而搬运前线部队急需的卫生器材、弹药等物资的部队叫“小行李”部队。

12月18日 阴

感觉有点冷,结果发现房顶上积满了洁白的雪,真够冷的。追悼会下午2时才开始,可我们于上午11时就出发了。遇到了横汤君。从西边起,依次排列的是上海派遣军的第三、第九、第十六师团,以及第十军和海军的部队。松井司令官、海军司令官、朝香宫司令官、柳川司令官举着白幡,喇叭吹奏起哀乐《国家护卫者》。天气格外寒冷。

12月19日

去医院看望西川,路比想像的远,走得很累。西川说钱包被人偷了,我给了他10日元。加藤也住在同一个房间,好像已决定让他回国。

12月20日 晴

今天出去逛了市区。参观了明孝陵。陵区里修筑了战壕,糟蹋得一塌糊涂。周围拉着一道铁丝网。有军官提醒我们说,路上埋有地雷。我们是走着去中山陵的。中山陵规模宏大,非常壮观。我们一路上观看了军官学校、国民政府和参谋本部。从玄武门看了玄武湖。最后来到下关,然后就回去了。晚上,在副官室与武田大尉等人喝了很多酒。

12月21日 晴

无事。

12月22日

随便逛了逛。

12月23日 雨

准备出发。

12月24日 阴

7时出发。小雨。担心行军途中会下雨,便推迟一点出发。副官要整理事务也留了下来。1时许,乘坐三轮摩托车在中山路上转了一圈,找

地方寄出最后的信件后向中山门驶去。想到可能今后再也不会来南京了,总觉得有些眷恋。部队熙熙攘攘地进进出出。一路上,部队都朝同一方向前进。大路两边全被烧光了。我们到比预定宿营地更远的地方宿营。这儿有酒,喝醉了。骑三轮摩托车是很冷的。

[南京战史編集委員会:《南京战史資料集》(二),

偕行社(東京),1993年12月8日。]

(罗文文 译)

5. 宫本省吾阵中日记

编者注：宫本省吾，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四中队，第三批补充兵，步兵少尉。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上午 10 时终于到达广岛。下午到达各自的宿舍。在宿舍里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

11 月 21 日

早上开始下起雨来，听说在国内的修整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抓紧时间好好休息。

11 月 22 日

原以为今天乘船的，结果推迟了一天，今天仍然休息。因为天气晴好，所以去宫岛做了参拜。

11 月 23 日

今天终于上船了！

上午做了各种准备，中午集合，下午 2 时开始上船，3 时结束。我们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送，下午 5 时起航。船在黄昏中行进，因为是在海岸附近航行，所以没有乘船的感觉，倒是有一种乘火车一般的舒适感。

11 月 24 日

伴随着天亮，船靠近了门司港，抛锚。

为了联络,只有一部分人被允许上岸,整个白天船一直停泊在原地。晚上8时轮船起航,直指上海。上午接种了牛痘。

11月25日

今天一天在船上度过。好像是因为种了牛痘,大部分人都躺在床上。然而,海上倒是风平浪静,似乎只有很少的人晕船。据船员说,好像我们这批乘船的士兵是最开朗的。

11月26日

今天依旧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甲板上因为堆放物品变得狭窄。因为黄昏或是入夜就要抵达上海,所以一旦想到很快就要进入敌对国,就不由得感慨万分。

11月27日

终于在目的地吴淞抛锚。大家全都做好了下船准备,然而却没有接到登陆的命令。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也没有消息,今天一天在船上度过。饭好像也只有盒饭,听说船上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好像船长及船员正在申请下船。

11月28日

早上,天空像是要下雨,但不久天气放晴。今天还是吃盒饭,不能下船,最终在船上过了一天。海军战机在空中盘旋,军舰在港口穿行,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安全感。这和在国内的感觉一样。

11月29日

今天终于下达了下船的命令。一大早就着手准备,早上7时列队,9时船在上海华顺码头抛锚。我们立即下船,踏上了登陆上海的第一步。

下午准备安营扎寨。傍晚来到恒丰纺织公司宿营。迎来了第一个夜晚。上海公共租界的情景惨不忍睹。而其对面的大都市建筑却很是气派。看不到一个支那人,道路上全是军用车辆,拥挤不堪。

11月30日

今天原定行军去常熟。因预防接种,结果休息了一天。

今天外出逛街。途中,因汽车拥堵,我们不得不绕来绕去。虽然被支那军队包围,但市区却是另一番景象,相当热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与前者形成强烈对比。购物也非常方便,真是太难得了。无论走到那里都是军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是在上海的大街上。

12月1日

预定今天出发。但是据说只剩一两天的粮草,且一下子又难以补充,所以今天最终仍是原地待命,并派人前往目的地与之联络。

今天又上街买了东西。终于洗了个澡,因为好多天没洗澡了,心情特别舒畅。

12月2日

半夜,师团突然下达命令(佐藤中佐前来传令),命令我部队立刻出发,5日前必须抵达江阴。我部队决定由牛渡部队担任先遣,利用船只首发。其余部队乘第二批船只,逆扬子江而上,抵达常熟,然后再行军至江阴。

晚上7时上船,逆江而上,在浒浦镇上岸(晚7时),立刻行军,经过梅李镇,继续夜行军。因为人地生疏,夜行军极其困难。11时30分宿营。因为守备队的关照,我们住进了一个农家仓库。

12月3日

上午10时出发,向常熟方向行军。下午5时到达,宿营。四处弹痕累累,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屋。据说常熟是一个有2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眼下,道路狭窄,房屋几乎被毁,那残垣断壁的废墟使人不堪目睹,同时也更进一步体会到皇军的威力。

(下山少尉病故)

12月4日

早上6时出发,目的地无锡。途中,道路顺畅,天气晴好。晚上继续

夜行军到 11 时,走了相当多的路程。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因为是和跑兵、运输部队一同行军,所以路上拥挤不堪。

12 月 5 日

带着昨天的疲劳,一早做各种准备,上午 9 时出发。首先前往青阳镇。

由于连续的行军,原定下午早些宿营的,因为联队派来的联络员说希望部队在今夜前赶到江阴。所以部队立刻离开青阳镇,向目的地行军。尽管连日夜行军很辛苦,但我们最终还是抵达了江阴。我们在两翼部队长的指挥下入城。并受到了部队长的赞赏。随后,便临时分配到各个中队,接收给养。

12 月 6 日

我们终于被编入两翼部队。上午 9 时在吊钟山集合,举行了圣旨奉读和升军旗仪式,接着是部队长训示,部队整编。部队长阁下说了许多激励的话语。

下午,师团长阁下训示。之后,是向联队长阁下、旅团长阁下汇报的时间。

12 月 7 日

今天作为第一线部队终于参加了追击战斗。

早上 7 时出发,向常州挺进。(荻洲部队向镇江方向追击敌人。其中一部在江阴对岸登陆作战,之后将转战南京对岸。)

下午 5 时,部队在常州以东两公里的村落宿营。

强行征缴了给养,饱餐了一顿猪肉、鸡肉,还有老酒。

12 月 8 日

早上 6 时出发,继续前进。我中队接命掩护工兵大队,与工兵队先行出发。下午 5 时 30 分到达宿营地。接着,和昨天一样,强行征缴给养。今天我们下级军官接命为上级军官担任警卫。

12月9日

早上6时出发,继续行军追击敌人。天气依旧晴好。士兵们因为脚疼得厉害,所以纷纷使用支那人和牛马来拉行李,整个部队仿佛如支那军一般。下午4时到达宿营地。据说有敌人残余部队潜伏,途中常听到袭击残敌的重炮声和骑兵队的重机枪声,使人感到我们与敌人越来越近了。

也许是因为有支那军的存在,宿营地一带没有什么可缴的东西,大家不得不为给养犯难。

12月10日

早上7时出发,向镇江进发。今天我中队作为尖兵走在前面。途中,接报说支那军一部占领了阵地,一时间,我部队在前进中加强了警戒。四处爆炸声、炮声轰鸣,飞机还不断地从头上掠过,一幅战场景象。一路上不见敌人一个踪影,部队进入镇江城。令人吃惊的是镇江和其他城市不同,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还点着电灯。原以为会在镇江附近宿营,结果因为第二、第三大队已经在此宿营了,所以我们第一大队只好在约四里^①之外宿营。(据说攻打镇江的是第十一师团和第十六师一部)

12月11日

早上7时出发,向南京挺进。我第一大队接受了掩护骑兵的特别任务。途中,不断听到飞机的空袭爆炸声,使人精神振奋。我们知道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一路上,工兵队不时地修路。据说,南京还没有被攻克,正被我军团团围住,等准备就绪才进行攻击。

由于连日来没日没夜地行军,士兵们几乎快累趴下了。下午6时宿营。

终于可以宿营休息了。可是不一会儿,我小队接到了护卫前线及宿营地大路的任务。我们视察了地形之后进入哨位。我主力被安排护卫大路,第一分队警卫右侧一公里处的桥梁。

^① 日制长度单位,1里=3.924公里。

12月12日

今天不出动,决定逗留一天。早上便外出强行征缴。和前一天大不一样,收缴了许多好东西,有挂面、小豆、酒、砂糖、鸡、猪、器皿、灯具和木炭等,应有尽有。士兵们高兴得不得了,就好像新年和盂兰盆节一块儿过似的。晚上我们吃了烤年糕,开心得几乎忘记了这儿就是前沿阵地。

下午,大队长田山少佐通报说:据骑兵队报告,今天下午1时07分,南京被我军完全占领。

12月13日

昨晚7时许,奉命出发攻打乌龙山炮台。一路上没有进行大的休整,凌晨5时继续前进。上午10时,我们陪同军官侦察敌情向乌龙山方面进发。途中,我们和骑兵队一起枪杀了所遭遇到的敌残兵。一时间,由于敌人呼啸的子弹,我们不得不卧倒。搜索到乌龙山附近,只发现外围阵地有少量的敌人残兵,并没有发现其他人,于是返回。当我们回去时,大部队已经前进。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追上大部队。

傍晚攻打乌龙山。阵地上并没有敌军,俘虏了许多敌残兵并杀掉了一部分。晚上10时露营。

12月14日

凌晨5时出发,扫荡敌人残兵。我们还没有发动攻击,敌军已无心恋战,过来投降。我们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了几千人的武装。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立刻实施了警备。我中队在八个地方设立了岗哨,担任警戒任务。俘虏中,有的人因为肚子饿而吃路边的蔬菜,也有因两三天没吃东西而要水喝的,很是凄惨。然而,战场上就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极端的处置方法。夜里,卫生队又押来了二百多名俘虏。担任警戒的士兵有二百多人,队长也参加了。因为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员,所以对出入人员进行盘查等工作井然有序,很有意思。接触的人员有少佐、参谋等。由于已通过翻译向所有支那俘虏交待:“日本军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不过,如果逃跑或暴乱将格杀勿论。”所以,一般情况比较平静。只是因为水和食物的短缺,他们看样子非常难熬。

12月15日

因为几天以来的过度疲劳,我托付下级军官和士兵担任警戒后,自己便睡下了。今天看样子没有出发行动,仍旧担任警戒。

中队已经派出许多人担任卫兵,我自己又被任命为巡查官,因为警备实在是疲惫不堪。

傍晚,开始给俘虏分发一部分食物。连自己的士兵都要没粮食了,为俘虏提供食物当然绝非易事。

12月16日

警戒任务日益繁重。上午10时,第二中队来接替我们警卫,终于放下心来。然而,就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引起了极度的混乱,结果三分之一的兵营被烧毁。下午3时,大队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把约三千名俘虏押到扬子江边枪杀了。这是只有战场上才可能看到的场面。

12月17日 小雪

今天部队举行南京入城式。部队大部分人参与了对俘虏的处决。我8时30分出发,向南京方向行军。下午参加了盛大的南京入城仪式,亲眼目睹了这一庄严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

傍晚回来,立刻出发加入了对俘虏兵的处决。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损失。

12月18日 阴

因为这几天所发生的事,直到拂晓才睡着。起床不久好像就要吃午饭了。下午清理敌人的尸体,直到天黑也没干完。部队决定明天继续干,便撤回来了。寒风刺骨。

12月19日

继昨天,从早上开始清理尸体,一直到下午4时结束。

傍晚,因处理俘虏的衣物,又发生了火灾。由于扑救及时,差一点没烧到宿营地。明天预定渡江,士兵们一直准备到很晚。士兵们甚至炸了牛肉饼,还领到了久违的大米、酱。准备好了明天的食物。寒风刺骨,扬子江也终于进入了隆冬。

12月20日

凌晨5时起床,今天终于踏上渡江北上的征程。行军一里多,从中山码头乘船渡江。在海军的协助下,安全地到达对岸。扬子江两岸我皇军威风八面,给人一种身在日本的感觉,实在是令人欣喜。休息后,行军两余里,到达宿营地。没想到浦口镇物资丰富,士兵们像是新年和盂兰盆节一起儿过似的,高兴无比。

12月21日

带着昨晚的欣喜,部队早上6时出发,目的地是滁县。今天奉命协助并掩护独立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岩井)中队。途中,由于修复道路桥梁,各兵种的行动一片混乱。晚上,与工兵队暂时分开宿营。虽然没有运来大米和酱,但因为有肉类及小豆等,士兵们十分开心。

12月22日

早上8时出发,急行军前往工兵队的作业现场。早上的天气十分寒冷,大陆也迎来了隆冬。上午11时,与工兵队取得联系,在乌衣街暂时驻扎。这地方除了工兵队之外,没有其他部队。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还有很丰富的物资提供。既有澡堂,剃头店也开门。时隔很久,终于洗了澡、剃了头。4时左右,我们突然被解除工兵队的掩护任务,命令我们回归原中队。于是我们便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里,上路行军。

下午6时在一村落宿营,勉强对付了一顿部队提供的晚饭。

12月23日 雨

上午8时出发,目的地滁县。中队已结束工兵队的掩护任务,独立进行行军。途中,遇到高田山炮等部队。桥梁遭到破坏,行军队伍十分

混乱。在山炮部队的末尾，意外地见到了××××君，依念之情难以抑制。

下午5时到达滁县。雨中寻找宿营地，凑合住下。

12月24日 阴

在滁县担任警备的说法不攻自破。上午8时出发，离开滁县，向全椒进发。行军途中，冷风刺骨，但天气晴好。一路上强征了鸡。晚上，喝上了一段时间没有喝到的鸡汤。有传言说，“我第一大队将在江浦县附近担任警备”。

12月25日

今天是大正天皇的祭奠日，恰遇圣诞节，休整一天。

士兵们拉着马外出强征蔬菜、猪等。做了许多好吃的。

在早上7时30分部队出发之前，为了追悼滁县阵亡将士，小队派出了六名士兵参加，他们十分辛苦。

12月26日

上午8时出发，目的地江浦县。途中桥梁遭到破坏，部队绕道前行。当我们来到预定的宿营地时，发现这里已经被大火烧为灰烬。部队继续行军至下午5时，终于在永宁街宿营。也许是寻找宿营地辛苦的回报，晚饭，我们意外地吃上了热饭和热汤。

12月27日

冷风刺骨。上午8时30分出发，目的地江浦县。因为昨天的行军超过了预定路程，所以大约中午部队就到达了江浦县。午饭后，立刻进入宿营地，布置警卫。

该城至今为止支那军和日本军都未进入过，好像商店也营业到中午。因为日本军的到来，人们显得有点惊慌，但还是做出了欢迎的姿态，处处向我们示好。部队奉命，不得做强征等过分之事，所以我们第一次开始购买东西。当然是用支那的钱采购。晚上，我接到军官值日的命

令，四处奔跑忙活，一直到半夜。

12月28日 雨

有些日子没下雨了。今天下起了雨夹雪。就要进入警备状态了。下午，陪同大队长巡视岗哨线路，做警戒的准备工作。中队也将轮流派兵担任警备。

12月29日

今天多云。第三小队的两个分队出发去高尾镇联络。警备布置工作井然有序，机关枪掩体等工事也已完成。

12月30日

支那人似乎已放下心来，到处都是做买卖的，街道拥挤不堪。下午值班。

本小队的一个分队因为在去浦口联络的同时，还要顺便领取日用品，所以与运输队一同出发。傍晚，他们回到了部队。

12月31日

终于迎来了今年的最后一天。发下了各种物品，士兵们高兴无比，准备着制作门松。第一小队去桥林镇联络的同时领回了砂糖等。晚上，参加在中队办公室举行的除夕宴，好好地吃了一顿。战场上的辞旧迎新，使人感慨万分。

昭和13年1月1日

今天是难得的元旦。

一早起来捣年糕，迎来了战地难得的新年。首先，以小队为单位三呼陛下万岁、皇军万岁，然后，中队全体在南门上三呼陛下万岁，庆贺元旦。慰问品有年糕、水果、罐头、酒等，使我们能够快活地迎接战地难得的元旦。尤其是大街上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着带日本旗的门松，里边还摆放着年糕。天气晴朗，士兵们的心境也同样，洋溢着共度新年的气氛。

1月2日

迎来了正月的第二天。第二小队出发去高尾镇联络。×××伍长去浦口出差,监管公用物资的运输。

下午,卫兵上岗,下士(下级军官)哨下岗。即便是元旦,士兵们也因为是在战地而不得不辛苦。

1月3日

迎来正月的第三天。我们才开始使用军用物资。开始写贺年片。因为卫兵下岗,没有我们的人上岗,所以很难得,小队全体成员在一起睡觉。

1月4日

上午9时列队,在小学操场举行了奉读圣旨仪式,使我们这些身在战场上的士兵精神再次受到了洗礼。

下午,第五批补充兵入队,本小队也被分配来了13人。其中有两人是伤愈归队者。晚上,小队进行编队,分为三个长枪分队、两个轻机枪分队、一个掷弹筒分队,共六个分队。小队长以下共53人。

1月5日

早上7时送走阵亡者的遗骨。上午往各分队分配人员。下午安排宿舍。

1月6日

上午收到了盼望已久的慰问邮包。虽然平均三人分两个,但士兵已经感到十分欣喜。下午,士兵们开始专心致志地写信。

1月7日

上午,在大队本部接受了下次作战的有关训示。很快就要开始江北的作战。下午,对小队作了种种指示。

晚上,分发了酒。在中队办公室吃了顿饭,一片少有的祥和气氛。

1月8日

上午做出发的准备,尤其准备了防寒的帽子。下午,因为分发各种配给物品而一片混乱。

1月9日

原定出发的,结果撤消了。因此,为了联络第三中队,×××伍长率分队连夜出发夜行军。实在是太辛苦了。

1月10日

在与第三中队联络的同时,我中队主力向桥林镇移动。上午9时出发,中午到达高旺镇,受到了热烈欢迎。傍晚抵达目的地,受到了第二中队的关照。

1月11日

上午9时出发,踏上归途。途中,和昨天一样受到了欢迎。行军四里,由于久未走路,感到有些脚疼。晚上拜收了皇上恩赐的酒,感激不尽。

1月12日

上午是大队长阁下的训示及专业报告时间。我作为查哨军官上了岗。

1月13日

下午1时在小学操场,部队进行了教练演习。晚上搞了紧急集合。大体是在悄悄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居民并没有显出不安,这才放下心来。

1月14日

上午内务整理。晚上,应第五分队的邀请,吃了一顿。今天,联队长阁下视察,部队在东门集合迎接。下午,联队长阁下做了训示,之后视察各个哨位。

1月15日

着手准备。在联队长的检阅下,中队做了操练。总的来说评价不错。联队长做了充满感谢的讲话。

1月16日

今天,原定离开熟悉的警备地,出发去扫荡愈和县^①的大创会^②帮的。可是,下午我们做好了准备,战车和汽车却安排不过来,结果行动停止。

1月17日

上午8时终于出发了,目的地和县。下午3时到达和县东侧。共有十几辆战车、三十辆汽车,整个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机械化部队。

在战车的协同下攻打和县,瞬间便攻克城池。我们马上进入宿营地布置警戒。晚上,因为走入了复杂的地形,费尽周折。

1月18日

早上开始下雨。今天部队进行了入城后的第一次扫荡。战车为先导,部队向西北方的马标进发。大扫荡之后部队返回。一路上没有发现敌残兵,尽是难民。回来时收获了大量的鸡。

1月19日

雨断断续续地下着。我小队派出两个分队在佐藤财务官的指挥下前往江浦。其余人员休整并整理内勤。

1月20日

昨天的雨转为了雪,一片久违的银白世界。小队里有士兵执行警卫任务,冰天雪地的,十分辛苦。下午宿舍迁移,可是晚上突然又接到出发的命令,士兵们个个措手不及。

① 原文如此,似为和县。

② 原文如此,疑为大刀会。

1月21日

早上6时30分列队，踏上返回江浦县的归途。虽然背包由汽车运送，但融雪之后的恶劣道路让人吃尽了苦头。汽车在途中常常动弹不得，不由得使人感到：我们似乎逃脱不出这片泥泞了。

下午6时到达桥林镇。宿营在破烂的房舍里。没有被子，只能铺一些稻草在地上。

1月22日

上午9时从桥林镇出发，向江浦进发。今天是背着行囊的，所以行军相当艰苦。又回到了原来的宿舍宿营，连那里的支那人都觉得满亲切的。收到了××木老师的来信。

1月23日

半夜接到向全椒进发的命令，早上8时出发，行军。途中在一个无名村落宿营。士兵们一个个像猪一样拱在稻草中，烤着火直至天明。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征缴。见到了藤作君和传七君。

1月24日

上午8时出发，继续向全椒进发，下午5时到达全椒宿营地。今天多数时间是在军用道路行进，所以很顺畅。

因为该镇一直住有警备部队，所以不可随便征缴食物。

1月25日

今天终于得以休息。我们整理宿舍，领取各种物品。下午，第四中队的齐藤初太郎和另外四人在东泉附近遭遇匪徒，齐藤当场阵亡，另四人丢掉了自己的背包、防毒面具等，总算保住了性命。

1月26日

部队出发讨伐敌人，并搜寻昨天阵亡者的尸体。早上7时出发，11时左右来到一条小河边，立刻开始架桥作业。不料从河对岸的村落有人

向这里射击，中队即刻还击。尤其是小队陷入了极端的苦战，结果有四人负伤。由于机关枪队和小队的顽强抵抗，终于击退了敌人。晚上开始返回，时间已过半夜。

1月27日

明天就要开始江北作战。今天正为此做准备。领取了防寒用品、弹药和被服等。

收到了一封家信。

1月28日

上午9时出发，首先攻打定远。我中队承担辎重粮草运输队的掩护任务。途中，尤其是夜行军，很是辛苦，晚上11时到达周家岗，与联队主力共同宿营。

1月30日

8时出发，追赶大部队。经过永兴集到达三十里铺，宿营。时间是晚上11时。

1月31日

上午8时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派出一个尖兵队，另一部分人员掩护运输队。下午6时赶上大部队。因为已经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担任了骑兵、山炮部队和辎重队的警卫。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6. 杉内俊雄阵中日记

编者注：杉内俊雄，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步兵少尉。

(前略)

(1937 年)12 月 9 日

早上 7 时出发。行军六里。在姬庄口宿营。9 日晚，第十一师团进入镇江城。

12 月 10 日

第一大队作为先头部队向镇江急行军。镇江现在已经被我第十一师团占领。下午我作为寻找宿营地的负责人，和各大队的有关人员先行出发。下午 2 时 40 分进城。4 时 30 分到达宿营地并划分了各大队的宿营区。

这里有砂糖、汽水、南京米和酱油等许多征缴的物品。

12 月 11 日

7 时起床，联队上午 11 时向镇江进发。我第二大队作为先头部队下午 6 时到达桥头镇，宿营。途中看到成群的鸭子，惊叹不已。

12 月 12 日

今天吃了菜油、紫菜、猪肉和鸡肉做的肉汤。全是滋补营养的食物。

下午 5 时接到了紧急出发的命令。整装待命，6 时从桥头镇出发。前进三里，宿营。(晚上 10 时)

12 月 13 日

8 时 30 分出发，下午 6 时宿营。

12月14日

凌晨5时部队出发,目标南京,急行军。在南京城外约六公里处的幕府山附近俘虏了敌残兵败将共17000人,解除全部武装,由第三大队负责收容。我第七中队为了护卫军旗,下午6时20分来到南京城的外城元门^①,宿营在支那海军学校的宿舍里。

12月15日

中队主力(缺×小队)外出扫荡残敌。我小队因为护卫军旗,原地待命。

12月16日 晴

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昨晚是那么的强悍。收到了伯父、××、××和××明雄通过东日报社直接发来的信件。了解到家乡已经是冰天雪地,而南京一带却仍是柳条成阴,天气晴朗得几乎使人忘却现在是12月。

早饭后,上午9时轮到我值班(下级军官值日)。受东日报社记者松本则荣之邀,写了感想文章并照了纪念照。下午参观南京市容。(由×小队长和××少尉带队,中队部分人员参加。)

12月17日

早上7时30分列队,为了南京入城式,我第七中队作为军旗护卫中队,将代表第十三师团加入到第六十五联队。第九、第十六、第十八师团和海军相关部队将参加入城仪式。仪式上,朝香宫阁下、松井大将及众多将军出席。皇军的南京入城仪式将载入历史,就连敌军将领也会感慨的吧。

12月18日

第四批补充兵编入×小队,他们是××××、铃木胜一、××××、

^① 应为上元门。

酒井三郎、大田清吉、国分朗、吉田菊夫、加藤博、石田友次郎、渡边仙助。

为了监管俘虏，我们来到扬子江边。

12月19日

××××归队，新田肇伍长、材料搭载组去了南京。阿部政男住院，吉田三五郎(18日)住院。

12月20日

上午9时列队，11时乘船渡过扬子江前往浦口(××××作为驾驶员早上7时30分出发，去帮着装运大队本部的物资)。下午4时，在浦口镇宿营。

12月21日

上午9时50分从浦口镇出发，下午4时到达西葛镇，宿营。桥梁被破坏。

12月22日

早上6时30分出发，我第七中队作为联队的先头部队向全椒进发。下午1时30分到达。并无敌人踪影。我队于4时30分在市民的欢迎下进入全椒城。

12月23日

今天先阴后雨。下午5时新田伍长归队。

12月24日

松崎准尉去了上海(是为了战场上的治理)，受福岛民报记者的委托，作了新年致辞。中午，隔了很长时间终于洗了澡。

12月25日

今天是大正天皇的祭日，上午×小队派出捧昌治、高野温、远藤喜

一、织田铁男、浅香喜兵等前往滁县参加师团的祭灵活动。上午 10 时洗了澡。

12 月 26 日

下午××尉做演习指导。第三分队的桥本寅治归队。

12 月 27 日

我作为指挥,外出征缴蔬菜。下午 3 时 30 分参加祭灵活动的将士归队。今天是军官值日,我在×小队的北侧警卫值勤。

12 月 28 日

清扫道路。下午开始下雪。

12 月 29 日

今天是联队祭灵日,旅团长阁下光临。我因为感冒缺席。

12 月 30 日

因感冒休息。每个小队都扎上了带有小队标识的门松,做好了迎新春的准备。

12 月 31 日

今天虽然是昭和 12 年的最后一天,但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部队向全椒以北行军七里,下午 4 时 30 分返回。为了庆贺新年,下发了酒和水果等。今天将士们个个喜气洋洋。

昭和 13 年 1 月 1 日 贺新年

为了东洋永久和平,新年伊始,我们来到支那的全椒。早上 7 时 30 分部队列队,在全椒北面,为祈祷皇军的兴盛、众将士的幸福,向遥远的皇宫举行拜礼仪式。仪式之后联队军官团举办了新春宴会。

1月2日

因为感冒，未参加大队的行军，写了阵亡者的战斗经历报告书。下午5时哨位巡查。

1月3日

行军部队晚上8时30分归来。第五次补充兵晚上11时到达。

1月4日

今天举行了圣旨拜读仪式。下午，×小队来了十名补充兵。他们是高野佐次郎、菊地忠治、阿部竹司、大山四郎、郡司渍、近内七郎、佐藤喜代美、沟井金次、铃木良雄、铃木喜四郎。

1月5日

下午5时，大队举行了准士官以上人员的新年宴会。

1月6日

上午8时出发，前往腰铺某警备地替换第六中队。中午正式交接。吉田元五郎、阿部正雄伤愈归队。

1月7日

×小队向腰铺以西行军六公里。中午返回。征缴了大量的鸡。

1月8日

因为联队的乙中队重新编为×小队，队员有新田肇、××××、门马上等兵、吉田五三郎、渡边仙助、北村一、白土权、捧昌治、水野谷清太郎等九人。

1月9日

除新田肇之外，让从乙中队编入的七人出发去全椒。收到了家乡寄来的邮包，还有大木守五、××凉和父亲兵吉寄来的信件。

1月10日

滁县西面枪声大作。

1月11日

9时列队,在腰铺北侧进行了军事演习。××少尉指挥攻方,××少尉指挥守方。

1月12日

为了征缴家禽,我们向腰铺以西行军六公里。中午返回。

1月13日

警卫。与第八中队交接。返回全椒。

1月14日

中队兵器检查。×小队和大队卫兵一起警备北侧地域和桥梁。邮包处理。岩仓新吉的由早川正负责,××凉的由五十岚负责。

1月15日

无异常情况。

1月16日

中队进行各科演习(上午)。下午躺在床上。傍晚6时紧急集合,据报告,掩护工兵架设桥梁的××少尉遭遇敌匪,现在下落不明。

1月17日

早上7时列队,第一小队在××少尉的指挥下,乘汽车快速前往遇难现场。我小队因为守卫东面的高地,所以没有出动。

1月18日

师团长光临全椒。得知××少尉战死的消息,增添了一份新的悲

哀。回想起来，战友××的失去使我茫然不知所措，还有××在谢家桥镇所负的重伤。而我却……

1月19日

下午5时，去桥梁和北侧区域，为大队卫兵服务。

1月20日

上午11时，中队举行了阵亡少尉的祭灵仪式。天气由雨转雪，温度急剧下降，寒气彻骨。

1月21日

天气转晴，下了一个上午的将棋。下午5时，军官巡岗。

1月22日

拜收了天皇恩赐的香烟。感激涕零。

1月23日 晴

从中午开始，担任北面高地的警卫。

1月24日

下午收到恩赐的水果。护送遗骨去上海的织田铁男归队。

1月25日

上午9时，联队长阁下就将要展开的作战行动的注意事项作了训话。下午，和藤井次郎（第一机枪大队）见面。这是登陆以来第一次见面。×××的金泽直次（第二中队第五次补充兵）来看我。

下午5时军官查哨。

1月26日

今天又下了将棋。上午10时许，感到有些冷，便上床了。

1月27日

发放防寒用品。

1月28日

上午8时,第七中队为先头部队,第×小队为中队的尖兵,部队离开有些难舍的全椒,向周家岗进发。攻打定远的战斗打响了本次出征的第一枪。中午到达石碑桥。下午2时在石碑桥北侧的村落遭遇敌人,并将其击退。下午5时到达周家岗,宿营。

1月29日

凌晨2时警戒侦察返回。8时,我第七中队为先头部队出发。12时30分,击退章古集附近的敌人后继续前进。晚上10时到达永兴集,宿营。

1月30日

上午8时从永兴集出发,我第七中队在大队的末尾行进。在将家发生了战斗,第×小队的近内七郎负重伤。大队约死伤十人。为了护送伤员,留下了菊地忠治、石田友次郎、阿部竹司、郡司清、近藤嘉平、铃木良雄,部队在张巷子宿营。

1月31日

上午休整待命。下午出发,在双庙子东侧三公里的地方宿营。下午4时50分,我带领田中伍长、国分上等兵、××××、高野温、石井政之、远藤喜一等人去双庙子附近侦察地形和敌情。下午6时返回。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7. 远藤高明阵中日记

编者注：远藤高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八中队，第三批补充兵，步兵少尉。

(前略)

(1937年)11月20日 晴

半夜12时37分到达大阪，3时05分到达姬路，5时15分到达冈山，分发早餐。7时36分到达系崎，上午10时14分到达广岛。我们步行一个小时来到鹤见町小学，休息。午饭后，下午2时分配宿舍。晚饭后去拜访了冲本氏，在他的陪同下我们转了一趟盛场新天地，然后回宿舍。在同宿的大木、菊地两少尉的邀请下再次外出，逛了热闹市区，并在一家料理店吃了一顿，回来已经是午夜。

11月21日 雨

中午冲本氏来访，在他的陪同下去宫岛向神灵祈祷。从早上下起的小雨变得绵密起来，一片灰蒙蒙的。到了黄昏雨渐渐停止了。晚上8时在夏本照相馆照了纪念照，并拜托照相馆给×、永岛、轰、渡部、下川、信等人寄去。回来时路过盛场，在那里喝了点东西才回宿舍。

11月22日

没有接到上船的命令，一天无所事事。理了发，这是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接到上船的命令，明天下午1时乘医疗船“太平洋”号。

11月23日 晴

上午10时离开宿舍，在去宇品港四公里的路上，房东和市民成群结

队地前来送行,我们在小学生、中学生的欢送下平安地上了船,下午 5 时 30 分船起航。

11 月 24 日

上午 9 时船到达门司港,为了补充给养,有若干工作人员上岸。晚上 9 时 30 分再次起航。

11 月 25 日 晴

海上风平浪静,宛如一面镜子。

11 月 26 日 晴

黄昏时进入扬子江。

11 月 27 日

上午 11 时,船在吴淞港抛锚,但没有接到登陆的命令。

11 月 28 日

仍然没有登陆的命令。因为粮食短缺,通过电信联络让小船把吃的送上船来。

11 月 29 日

接到命令登陆上海。早上 6 时 30 分从吴淞起锚,进入黄浦江,8 时 30 分停靠在大阪货船的码头上。10 时全体登陆。下午 4 时在总领事馆拜访了加藤司法领事,请求征用卡车,可答复是不可能。因为晚饭有宴会,所以驱车返回宿舍(帖和纺织公司),很幸运正好赶上宴会。由于灯火管制,一片黑暗。晚上 10 时被送回宿舍,我们在纺织机旁的棉花中睡下。

11 月 30 日 晴

我们接到命令,独自赶上正在攻打江阴的大部队。为了征缴运送行

李的车辆,我们前往吴淞路一带。市民大多已经返回,许多日用品店、杂货店和饮食店等相继开业。

12月1日

下午去吴淞路喝了最后一次红茶,然后去领事馆与加藤氏道别。宿舍到吴淞路有相当一段路程,走得很累。回来后与大木少尉用大缸洗了澡。

12月2日 晴

原定走陆路,经南翔、太仓、常熟抵达江阴,结果受日清轮船公司“宜阳”号(往返于重庆航线)的邀请,我们于上午9时在邮船码头上了船。在江上行驶了二十余里后,到达浒浦镇。下午3时30分抛锚,我们用小船登陆,下午6时登陆完毕。抓紧时间吃了饭,6时30分向梅李镇进发。仅仅行军了七公里,天就暗下来了,由于不熟悉地形,直到晚上11时才抵达。我们在农用仓库宿营,午夜12时遭遇空袭,一时大火四起,我们将其全部扑灭。

因为土屋里不能躺下睡觉,所以冻得睡不着,不时起来烧火。

12月3日 晴

太阳升上天空后,变得稍微暖和一些。上午10时我们从梅李镇出发,向常熟进发。路程是四里。一路上有许多支那人的尸体,很恶心。下午3时30分到达常熟。这里像是一座不小的城市,到处都是爆炸后的弹坑。我们以小学为宿舍。下午4时30分小山田少尉自杀,原因不明。我们用征缴来的蔬菜做汤喝了,然后就围着火堆睡觉,但因为夜间寒冷,怎么也睡不着。

12月4日 晴转阴

早上6时从常熟出发,前往无锡。路程是五十多公里。有许多人掉队了,小队有一半人组成了收容班,落在大部队的后面。下午起天气转阴,寒风刺骨。晚上因为寒冷而无法休息。夜里9时进入无锡,在民宅

宿营。

12月5日 晴

天一亮就开始在市区挖战壕,这是为了防空袭。街上和屋里,到处可见遗弃的尸体。

上午9时从无锡出发,前往青阳镇(七里),预定在那里设营。当来到距青阳镇还有三公里的地方时,遇到了从本部派来迎接的联络员,他传达了联队的命令:部队将向江阴方面急行军。我们疲惫不堪地行军四十多公里后,在晚上10时30分到达江阴大部队所在地。随后,临时安排住宿。

12月6日 晴

上午9时,我们被编入部队,我被编入第八中队。下午3时,向中队长和大队长报到,4时,在城里的师团司令部听取师团长的训示。随后去旅团司令部向旅团长报到,并被任命为第×小队长。中队长是会中同年级的铃木一男少尉。下午6时,召开了中队干部聚餐会,晚10时回小队睡下,觉得挺暖和的,进入梦乡。

12月7日 晴

接到命令,攻打镇江要塞。预计要行军四天三夜。第二十六旅团步兵第五十八、第一一六联队被命令从江阴渡江,向西挺进。

第一天,上午8时30分从江阴出发,行军25公里,于下午5时到达距常州五公里的彪窟镇,就地宿营。吃过缴来的鸡肉后,便和士兵一起睡在稻草上。第一次感到暖和,安稳地入睡。

12月8日 晴

上午8时从彪窟镇出发,离开大路,沿江边艰难地行军34公里,下午5时到达江巷镇(寒村)。

12月9日 晴

早上6时从江巷镇出发,行军24公里,下午4时到达姬庄。途中接

到报告：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已经攻克镇江。大家无不喜笑颜开。

12月10日 晴

上午8时，部队雄赳赳地从姬庄出发，奔赴镇江。路程是24公里。下午4时进入镇江市區。该城市好像没有遭到敌残兵的掠夺，战火造成的创伤也很小，所以仍然保持通水通电的良好状态。下午5时宿舍被确定下来。传说部队将从镇江渡江，我想至少需要两三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占据了一个不错的民宅，四处征缴砂糖、苏打水和栗子等东西。在明亮的电灯下，像正常那样吃饭。没有接到明天出发的命令。

12月11日 晴

本以为会住些日子，放松放松，但上午9时接到命令：为了渡江，须迁移宿营地。上午11时部队出发，途中沿着通往南京的铁路向西行进。经过高资镇，下午6时到达桥头镇，宿营。行军里程24公里。午饭的时候，吃了第四分队在镇江做好带来的馅饼，真好吃。

这里是一个粮草全无的穷地方，小队只能吃从镇江带来的食物。中队办公室及其他小队，晚饭大多都吃不上米饭。

12月12日 晴

部队驻守桥头镇。我为了物资和弹药的运输返回镇江。上午我亲自带领几个士兵外出征缴。来到一所美国人经营的园艺学校，缴到了许多储藏起来的水果罐头和果汁。回来后给第二大队副官、××少尉和中队队部分去了一些。下午，架起大缸烧开水，洗了个澡。天气晴好暖和。下午3时接到攻打南京的新任务。命令第一〇四联队返回镇江渡江。联队本部原定明天(13日)凌晨出发的，结果傍晚6时接到立刻出发的命令。部队在月明星稀的夜色中行军12公里，9时30分在仓头镇休息，大家合衣，盖上稻草打盹。

12月13日 晴

上午8时30分从仓头镇出发，攻打乌龙山炮台。途中路过栖霞山

时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有许多敌人的残兵。阳光下空气仿佛初春一般温暖。下午5时到达分于村。为了警戒,第×小队在该村南面山上设置了岗哨。流弹不时飞来,山上特别寒冷。午夜12时,我们与第×小队换班。下山后,我们点起火,烤着火小睡了一会儿。

接到攻克南京的报告。

12月14日 晴

凌晨5时出发,前去攻击南京北面约四公里的幕府山要塞。月亮已经落山,一片漆黑。行路十分困难。在距离分于村两公里的地方遇上敌人埋设的地雷,一分队的新开宝庆负重伤,一小时后死亡。在太平山附近,遇到了第一大队抓获的数百名俘虏,还有连发式手枪和支那军官所骑的马匹。我们将马拉过来,骑着马继续行军,中午到达幕府山。敌人斗志全无,我们俘虏了450名敌兵,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傍晚,我们的宿舍被安排在上元里。因为民宅不够,一间房住一个小队。傍晚时分,又抓获了四百余名俘虏。

12月15日 晴

早上7时起床。上午9时,第×小队奉命前往幕府山东面的江岸扫荡敌残兵。我们俘虏了360人,听说还有近一万人等着收容。晚上9时开始军官值勤。夜里1时,枪声把我惊醒。接报说第八中队的哨兵在向敌人开枪时误伤了联队本部的传令兵。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写报告书,凌晨3时才睡下。

12月16日 晴

按时起床,上午9时30分去炮台参观一个小时。下午12时30分,因俘虏收容所失火,奉命出动,3时返回。在收容所遇到了朝日报社的记者横田氏,向他打听了大致情况。俘虏总数有17 025人。傍晚,按照军部命令,把俘虏的三分之一拉到江边,由第一大队实施枪杀。

正如下达的命令中所说的,即便是一日两餐的粮食供应,也要一百袋(粮食)。而如今我们士兵都得靠征缴提供给养。因此提供粮食是不

可能的。军部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

12月17日 晴

早上7时,派出九名士兵去幕府山顶担任警戒。为了参加南京入城仪式,我联队派部队代表第十三师团参加。上午8时我和小队的十名士兵一起出发,由和平门进城。在中央军官学校前面的国民政府大道上,接受军司令官松井阁下的检阅。途中,看到野战邮局正在加盖邮局特制的邮戳,便给×子、关君寄去了明信片。下午5时30分回到宿舍。从宿舍到举行仪式的地点有12公里路程,很是疲劳。晚上,为了处决剩下的一万多名俘虏,派出了五名士兵。今天在南京发现了东日事务所,向其打听竹节氏的消息,说是他在北支那,正参加慰问皇军的活动。起风了,真冷。

12月18日

凌晨1时,由于对俘虏的处决不彻底,仍有活着的人,上级命令我们出动,参与清理。随后,部队赶赴现场。寒风劲吹,3时左右,下起了暴风雪,寒冷彻骨。大家默默地急切盼望着天明。8时30分,清理结束工作。风小了一些,天气开始好转。幕府山担任警卫的士兵回来了。有六人去参观南京城。上午小睡了一个小时。发下来一个苹果,好久都没有吃苹果了。中午,第四批补充兵九人入队。从下午2时到晚上7时30分,为了清理一万多具尸体,小队出动了25名士兵。

12月19日 晴

上午8时出动15名士兵,继续清理尸体。因为联队要渡江到对岸,上级命令搭载一些材料过去。因此,我下午1时前往中山码头的碇泊场司令部联系。行程约五公里。缴来一匹马,但因其有脚伤,不堪重负,所以放弃了。参观南京的士兵有12人,作为礼物他们带回来了羊羹、橘子等,还喝了一杯带回来的红玉葡萄酒。增田得了风湿病住院了。

12月20日 阴 寒冷

为了准备渡船,上午8时先行出发。部队11时开始花了一个小时

时间上船。因为运送材料的卡车出了故障,大部分的机器材料就搬不了。我们把一部分运到对岸,并指示勤务兵在浦口的津浦铁路大楼宿营。浦口的街道大多烧毁了,根本没有当地人。

12月21日 晴

我估计第二大队本部在浦镇,今天派出一名士兵骑自行车前去联络。我们又渡江回到南京接受物资。江岸上堆积着过江的物资。中午,联络员回来了,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我只好派出士兵负责物资的监管。傍晚,本部下达命令:留下一个分队,其余人员追赶大部队。

12月22日 晴

早上7时,部队在手无地图、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出发。手下的人员有第五中队12人、第七中队1人、第八中队8人、机枪中队3人。我们抓来当地人替我们背包,行军28公里。下午4时我们到达西葛镇。第三野战医院的宿舍在这里,我们与之取得联系,借宿于此地。我第一次品尝了一杯浊酒。夜里发生火灾,两次转移宿舍,睡眠严重不足。西葛镇最终还是被烧为灰烬。

12月23日 小雨

我们成为第三野战医院的尖兵,在恶劣的道路上行军30公里,下午5时到达我部队警戒地全椒县宿营。浑身上下及背包全部湿透,寒冷彻骨。在第七中队,我被编入第四批补充兵队里。见到了割栢。在第三分队的关照下,我暖暖和和地睡下了。

公布了作息时间:早上7时起床,7时30分早点名。晚上8时晚点名。

12月24日 小雨转晴

按时起床,9时吃完早饭,9时30分去支那人开的澡堂洗澡。好久没有洗澡了,除去身上的灰垢,身心爽快无比。下午除了关于值勤的碰头会外,别无它事。下午6时开始轮到我们小队值勤。晚饭吃了猪肉和

炸虾。

12月25日 晴

下午4时,在中队办公室前传达了师团长的训示。晚饭用征缴来的鸡蛋做了鸡蛋饭,自登陆以来第一次吃鸡蛋,美味至极。

12月26日 晴

上午9时30分洗澡。下午,我们第八中队一个中队转入位于全椒北边的第三大队原驻地担任警备。我得到了一间很不错的小队长室。下午6时向北面派出25名卫兵。晚上8时巡视哨位。

12月27日 阴

因为奉命担任定于本月29日进行的阵亡将士慰灵仪式的接待工作,上午8时30分去联队本部报到,接受阵亡将士功绩调查的任务并听取指示。下午安置休息场所。第一分队缴来支那糯米,做了一个舂,在石磨(磨米用?)上捣年糕。我吃了向往已久的年糕汤。

12月28日 阴转小雨转雪

着手制作了功绩册。日本寄来的邮件到达,都是11月5日前寄出的。听说还可以直接代为发送信件,我给×子写了一封信。下午2时开始,作为接待人员,为了慰灵仪式的准备工作,花了一个小时,在小雪中巡查会场。下午5时作为值日军官上岗。因为值班的人重复,晚上8时交接下岗。登陆以来第一次理了发。天气真冷。

12月29日 阴

昨天一个晚上降雪达一寸,不是很冷。上午11时在中学操场上,我作为第六十五联队阵亡将士慰灵式的工作人员,指挥调度士兵,还忙于其他事务。下午1时,为了欢迎旅团长,军官们会餐。虽然有日本酒和支那料理,但是场合不合适,食之无味。下午3时,进行了阵亡将士的功绩调查。第×小队从事勤务工作。

12月30日 晴

一个上午继续做功绩调查工作。第一小队为了迎接新年,开始捣年糕。其中一些做成圆形,供在轻机枪旁,只不过是缴来的支那糯米做的。下午继续制作功绩册。新田伍长来访,叫来室井、远藤,一起喝了从经理室要来的茶。功绩册一直制作到晚上9时。刚躺上床不久,晚上10时30分紧急集合,接到待命休息的命令。我让大家扎好绑腿穿着鞋,就地打盹。在距离我们这里西北五六里的地方,担任警卫的第一〇四联队的一个中队遭到敌人袭击,正陷于苦战之中。第一〇四联队的一个大队前去增援,敌人的退路可能就是这一边。

12月31日 阴雨天

与多事的一年相呼应,今天也是匆忙的一天。依据昨天的情报,第二大队前往全椒西北三里远的石碑桥一带,一边侦察一边行军示威。凌晨5时30分起床,仅带一外套,一身轻装。上午8时以第×小队为尖兵出发。因没有地图,走了冤枉路,费了不少时间。回来时让支那人带路,直接返回,下午4时到家。据报,第一〇四联队在西北方六里的周家岗遭遇2000名敌人袭击,正在奋战之中。傍晚,来了一些配给品,我们因为疲劳,只是稍微吃了一点年夜饭,就那么睡下了。

今晚第一小队待命休息。

给养品:日本年糕(带印)、苹果、羊羹、少量日本酒、慰问袋一只。

昭和13年1月1日

在战地迎来了昭和13年的春天。早上6时30分起床,晴天白霜,天寒冻耳。仰望星空,祈祷良缘。上午8时,部队在全椒东面的高地集合,举行遥拜仪式。8时20分(日本时间),在新年第一次日出的同时,全体将士向遥远的皇宫方向三次遥拜。随后,向陛下、皇太子三呼万岁。此时,一轮红日耀眼夺目,众将士感动至极,只是以沉默迎接日出。上午9时30分军官集合,为祝贺新年而干杯。回到小队,用新做的支那年糕祝贺新年。上午11时去中队办公室会餐。下午,割栢伍长过来拜年。接着,制订了一份值勤时间表。

又运来了配给品，只是新年用品太少。

给养品有苹果、梨(一个分队两个)、橘子、羊羹、甜米糕、少许切片年糕、甜豆浆罐头、若干鲷鱼罐头、海带卷、栗子、鱼干、干鱼子、冰糖等，都是些中看不中吃的东西。

1月2日 晴 暖

按时起床。第二大队为了扫荡敌残兵，向西北方40公里的地方进发，预定宿营一夜。我第×小队因为值勤而留守。

吃了第三分队做的纳豆，非常增进食欲。中午，大水、伊关少尉来访。下午带领小林上等兵巡视哨位，思考应对敌人袭击的方案。下午4时30分，卫兵列队交接。5时30分，巡查。

命令我晚上担任军官值日，进行晚点名。家里只有四人，夜里静悄悄的。

1月3日 阴 寒冷

按时起床。为了早点名，前往第二大队本部。上午整理了一会儿战地日记，联队本部的兼子伍长陪同东日报社富岛分社驻联队的专员芳贺氏来访。他们从伊关少尉那里听说了在轻机关枪前供奉年糕之事，想作为战地花絮，拍一些照片。只剩下兼子一人时，我请他为我拍了纪念照。招待他吃纳豆，大家十分开心。我还把市井、远藤叫来，一起闲聊。下午2时，第二大队本部副官菅野少尉来访，我们用大笼子捕小鸟，一下子就捕了十只。又多了一件乐事。傍晚，整理运到的军官行李。昨天早上出发的部队因为归营推迟，卫兵的下岗时间延至下午6时30分。

晚上7时30分，第二大队全体返回。为了日后的战斗，第五次补充兵到达，给临时安排在我们这里的七人分发给养。

1月4日 晴

下午4时将举行圣旨的拜读仪式，因此上午9时小队全体列队，担任会场警戒。下午5时，分配第五次补充兵。从今天开始，增加轻机枪队，小队变为五个分队。第一次配给慰问袋，大家用抽签的方式领取。

主要都是从神奈川、东京、埼玉方面寄来的。下午6时,下士官以上的人在中队办公室集合会餐,还喝了御赐的酒。回来后打开慰问袋,东西特别丰富。赠送者是川口市青木町2-458号的岛根氏。在小队内,大家都在谈论着慰问袋。

1月5日 阴冷

上午10时30分,我被叫到第二大队本部,命令我筹备晚上的军官会餐,于是我便去街市选地点。下午准备晚餐用材料,并命令支那人烹制。下午5时30分该我值日,第二大队本部指定××少尉替我上岗。下午5时30分开始会餐,我们先用御赐的酒干杯,随后开始进餐。宴会持续了一个小时。

1月6日

夜空无一丝云彩,星空灿烂。伴随着天明,阴云出现了,寒意逼人。下午2时,召开小队长会议,交流情报、分析最近的作战、传达师团长的训示。下午3时,向小队全体传达。训示内容是:蒋介石在衡山,正部署兵力于武汉、南昌,企图以此为战线,做长期抗战。为此,向武汉派去一个空军大队,往南昌调去两个空军大队,而在衡山则有四个空军大队。我师团预定本月12日沿津浦铁路攻打徐州。之前,需在凤阳进行会战。我联队可能将从右侧定远方面向敌人的右翼包抄。因为战斗将在物资匮乏的山地行进,所以为了防备艰苦,必须配备防寒用品,同时必须警惕敌人的游击战攻击。

济南已经于12月24日被我天津部队攻克。

1月7日 晴

黎明前虽然寒冷,但白天挺暖和。上午花了一个小时给行李的底部加了一块板,使其变成双层底。上午11时集合,据报告敌空军到达南京,正往滁县方向逼近。我两个轻机枪分队奉命出动,但最终并没有发现敌机。下午1时,我空军在南侧集结。下午1时召开小队长会议,接到了以下情报和指令:攻克济南的天津部队矶谷兵团1月1日占领泰

山,次日,向南行军25公里。据1月5日飞机侦察报告,临淮关、凤阳、定远的敌军有约一万人成纵队正在向北挺进。我联队8日黄昏在全椒集结(第一大队现在浦口),物资行李集中到第二大队本部,9日运往滁县。我们被配属到山炮兵第一中队。师团计划如期进行。我给×子写信,这也许是最后一封信。

1月8日 阴冷

上午9时中队集合,10时,举行了陆军首次的阅兵式。我也参加了。寒风劲吹,手脚都冻麻木了,连刀都拿不稳。上午11时返回。联队就要出发了。今天一天装运行李。下午,为此还跑了一趟本部。

领到了年末的奖赏:冰冻鲷鱼籽。在上海战役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只要见到鲷鱼,第二天准有出发战斗的命令。下午5时值日上岗。给公司写了贺年片。

薪金:年末奖金60.20日元;给养:新年糕点一人一个,冰冻鲷鱼两人一条。

1月9日 晴

按时起床,进行早点名,无异常情况。北支那的形势进展顺利,徐州已经被矶谷兵团占领,有传言说我师团的行动可能终止。

值日下岗后,了解了一下附近的情况。据说在方圆一二十里的地域,有几处驻扎着敌军,人数一千到两千不等。在西偏南的地方,驻扎着全椒县政府主席手下的五六千人。

配给的鲷鱼籽烤着吃了。

中队长荣升为中尉。

1月10日 晴

每当霜降,夜晚寒气袭人。接到中午将有敌机袭击报告,部队紧急集合,集中待命。一个半小时之后,紧急状态解除。这期间我们一直在室内打麻将。下午3时40分,以假想敌为前提,部队紧急集合,立刻出发,向全椒东面的高地攻击前进,一个多小时后,演习结束。我第×小队的

行动在第二大队中获得第一名,十分高兴。好久没有跑动了,晚饭吃的特别香。晚上,大家谈笑风生,直到晚上10时。给姓张的支那人帮工10元钱。

1月11日 阴

看样子局势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我给×子去了一封信,托她寄皮革绑腿等物。上午9时接到命令,要我做中队的演习计划。下午2时30分,为了选择演习地点,我花了一个小时外出寻找。为了警备,下午4时30分列队上岗。晚饭后和中队长等一起打麻将。

之后,并没有下达从凤阳攻打徐州的命令,根据情报,徐州已经被矶谷兵团攻克。

1月12日 刮冷风

明天13日,我们将与第七中队交接,奉命担任腰铺镇的警卫。腰铺镇位于与滁县中间约12公里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任何物资,所以要自备大米、大酱等物品。下午5时下岗回营。今天终于来信了,有船木的贺年片,还有《早大新闻》。晚上8时30分,新田伍长来访。了解了腰铺镇警卫的情况等,一直谈笑到晚上11时。

1月13日 阴

天飘小雪,寒风彻骨。凌晨5时30分起床,8时出发,前往腰铺镇担任警戒。上午11时30分到达,与第七中队交接。别说物资了,简直就是一座无人居住的荒村。

下午巡查岗哨。回来后闲聊。晚上9时30分睡觉。每日的日程安排如下:

上午7时30分起床,点名,8时早饭。中午,岗哨交接,午饭。下午3时,班会。5时晚饭。晚上8时点名,9时就寝。

1月14日 阴

寒风彻骨。为了每个分队住一间屋,小队被拆散了。早上点名时,

我们集中在一个地方,继续坚持面向皇宫方向的遥拜。上午10时左右,天气放晴,太阳照着大地,稍稍暖和。读了一下第11期的《日出》,这是给中队长的慰问品。下午3时前往滁县。我拦下一辆大朝报社记者的汽车,向他们打听情况,并索要了1月3日、4日的报纸。师团还没有行动,好像有六成的部队进入南京,四成部队北上了。晚上,读报纸、制订教育计划。空中的月亮清澈明亮。晚上11时就寝。

1月15日 阴

今天不是很冷。整个上午制订并提交了教育计划表。下午才无事可做,很轻松地度过。找来大汽油桶,烧上开水,洗了个澡,真爽。因为第一〇四联队担任津浦铁路的警卫,所以联队将第一大队转移到和县,只留下两个大队在全椒至和县、全椒至浦口的地段修筑公路。因此,看来我们暂时不会离开全椒了。躺在床上,阅读寄给川胜的慰问品中的一本第11月号的杂志,晚上10时就寝。

1月16日 晴转多云

早上7时起床,8时出发。执行两个任务,一是进行轻机枪的精确度调试射击,二是征缴。在距离腰铺镇六公里的山上进行了试射。然后,缴了六十多只鸡和蔬菜,下午1时返回。因为刮风,天气变冷。洗过澡,接受东朝报社记者大田氏的来访。据他说是因为听到14日来访的大朝报社记者的有关介绍,所以前来寻找新闻素材的。闲聊了一阵之后,作为新闻记者,为我拍了一张洗澡的照片。傍晚,接到报告,位于全椒东北方的第二大队部分士兵遭到敌人袭击,敌军有可能朝腰铺镇方向转移。此外,在全椒的南面,第三大队也遭遇到了敌人。为此,我们随即加强了哨兵警卫,各队都在周围搭建射击枪眼,构筑防御工事,另外,还增加了巡逻的人数和次数,全体处于待命休息状态。

补给品有精米3斗、麦子1斗、酱油2升、大酱1罐、冷冻鲷鱼籽25条、梨子罐头5个、鲚鱼罐头4个、干梅子若干,还有每人一根半的鱼花棒。

1月17日 小雨

下午道路变得十分泥泞。一个晚上平安无事。上午,完成了防御工事的加固工作。因为明天师团长去视察全椒途中将要路过腰铺镇,所以,下午对宿舍内外进行了一番大扫除。还制定了可能会在师团长面前展示中队操练的预案。

1月18日 晴有时阴

因为师团长视察全椒途中将要路过腰铺镇,上午10时,部队列队于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下午4时又进行了欢送仪式。下午4时30分,在巡查警卫区域时,发现当地人的动向有些反常,便派下士值日官前往南面实施侦察,然而却怎么也不见他回来。我从第二小队获得了两个分队的增援,立刻前往两公里外进行侦察与联络。然而,无论你到哪里,人们纷纷逃逸,根本无法获取情报。傍晚,南面传来了长时间的大炮声,据报第三大队正在全椒南面四里的地方与敌军交火。晚上9时,接到报告称全椒东面约有一万多敌军,他们是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展开行动的。我师团部队很快就要开始既定的行动了吧(北上?)。入夜,下起了雨。

1月19日

雨不止,道路泥泞,出不了门。一天都在房间里度过。中午,奉命值日上岗,有传言说是因为我们将直接从腰铺镇北上,所以将不会有警卫交接了。然而,傍晚传下来了交接的命令。

补给品有精米1斗、麦子5升、大酱1罐、木耳1.3升、切饼60个、油炸食品40个、腌白菜3棵,还有每人3根鱼花和1罐豆子。

1月20日

昨夜的雨到早上变成了雪。我们与乙中队交接了警卫,中午12点出发,返回全椒。行军途中,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我们每个人腰部以下全部都湿透冰冷,十分艰辛。下午3时到达。就像是回家似的,感到一阵轻松。收到了×子12月22日的来信和永岛的贺年片,还有12月23日—29日的《读卖新闻》报。看来在江阴发出的短信他们还没有收到。

不过了解到一些关于若松的情况,放下心来。

补给品有酒 6 升、梨罐头 10 个、咸海参 11 个,还有每人 1 个切饼、1 个点心丸。服装有每小队 12 双手套,每人 2 双袜子。

1 月 21 日

积雪有一寸多厚,天虽晴,但气温却很低。存寄或调换了军官的服装行李。明天军人商店开业,据说只有香烟、日用品、橘子罐头和牛肉罐头。联队发出命令,为了北上,必须在 24 日完成出发准备,行李必须在 22 日中午前集中。全椒将由第十一师独立后备大队担任警备。

补给品有大米 1 斗半、麦子 8 升、切饼 100 个、油炸食品 50 个、紫菜若干。

1 月 22 日 晴

一个上午调换被服。中午为了发送军官的行李,出差去第二大队本部。军人商店开业,各分队购入预先定下的东西,同时,还发给每个人香烟、橘子和罐头等。下午 3 时,领到了御赐的香烟,发给全体人员。雪未化,气温很低。

补给品有大米 1 斗半、麦子 5 升、切饼海带若干、油炸食品 100 个。

1 月 23 日 晴

上午,到处跑着分发信件。随后又做了军装检查的准备,下午中队要检查。下午 1 时开始,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装备检查。因为第一大队返回了全椒,宿舍要调整,所以我们中队转移到全椒城内。住进了我小队原来的房子。处理分发了三个负伤住院士兵的邮包。

补给品有大米 1 斗、麦子 5 升、油炸食品 100 个,还有每人 2 根鱼花棒。

1 月 24 日 晴

夜里特别冷,寒气透过被窝直逼体内。上午 9 时,进行了第二大队全体人员的军装检查,11 时结束。从中午开始,我担任全椒东面高地的

警卫。哨位是在高地的一间民宅里,没有灯火,我点燃一堆火,在昏暗中熬着。

1月25日 少云 微暖

高地的警戒无异常情况。接到联队长的电话命令,要我上午9时到联队本部集合,是关于将要开始的作战行动注意事项和有关情报。因为会议直到中午过后才结束,所以就没回哨位了。小队下岗。因为天花流行,我们接种了牛痘。

我部主力将沿凤阳、蚌埠一线前进,北进以控制淮河。我联队穿过山地向西北方向挺进,攻打定远。想来这可是一场相当艰苦的战斗。

领到薪金,扣除原来薪金,12月份和1月份的薪金加上登陆补贴共计129.39日元。

1月26日 晴

为了保证与第二大队主力行动的一致,我把时间调快了25分钟。今天早点名的时间稍早了些。上午没事,下午奉命值日。第一小队洗澡。下午5时勤务。傍晚接到命令,在滁县西面16公里的朱龙桥,第一〇四联队遭到300名敌人的袭击,损失惨重。我们立刻加强警卫,第一小队警卫××营,第三小队值夜班。

晚上,收到了×子的信(1月1日),她收到了我从南京发出的明信片。深夜给×子、渡部、下川、一重、五十岚、远藤、永岛、西、森、奥田写了明信片。12时到1时巡查岗哨,1时30分就寝。

1月27日 晴

早上,发出行军、攻打定远的命令。一整天忙于准备。下午5时值勤下岗的时候,听了命令的详细内容。收到了×子在广岛照的照片。补给服装,有防寒用的毛衣裤和内衣,有棉袜、棉手套,还有头巾。给养是携带食品。

1月28日 晴

凌晨5时30分起床,上午8时部队终于出发了。天气晴好,但寒冷。在石碑桥吃午饭。过了这里之后,我们作为联队的右翼护卫进入山地。由于山峦起伏,行军十分疲劳,而空腹又让人感到头昏。联队主力进入周家岗,我中队前往其北面的金家集村宿营。

晚饭无物可烧,只好对付着吃盒中剩饭。10时睡觉,但冻得怎么也睡不着。不时起来烧火。今天的行程是28公里。

1月29日 阴转雪

早上7时列队,前往周家岗,来到联队本部,我中队成为军旗卫队。行军途中下起雪来,道路泥泞,举步维艰。下午6时经过章古集。今天的预定目的地永兴集发生变化,晚上7时30分,好像要在大李家庄宿营。我们在外面站着等候了一段时间后,大约9时进入屋内。晚饭用干面包对付了,11时睡觉。12时30分,派遣第二分队出发与前卫宿营地永兴集取得联系。凌晨3时返回。今天行程30公里。

1月30日 阴

雪停了,但天气愈发寒冷。部队向三十里铺进发。中午在上潘家与敌军遭遇,交战两个小时,阵亡两人、负伤五人。由于道路恶劣,难以行走,入夜还迷了路,直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到达目的地。这里叫大计家庄。晚饭是干面包,一路上边走边吃。3时睡觉,身心疲惫,说话都觉得累。

1月31日 多云

没有特别命令,凌晨5时起床,7时结束出发前准备工作。然而却没有出发的迹象。上午10时,发出“上午休息,下午出发”的命令。上午11时30分,军官进行侦察,我奉命去三十里铺与战车队取得联络。于是带领两个分队于12时30分出发。约五公里的路全是融化的积雪,我们4时返回。途中抓到敌人的散兵,就地枪杀了。由于报告说战车一时过不来,所以我们把担任警卫的班向前推移了两公里。我小队和第一机枪队

一起宿营在刘家×。夜里，寒风彻骨。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8. 天野三郎军事邮件

编者注：天野三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九中队，第三批补充兵，步兵少尉。

致 直 子

(邮戳：广岛站前 昭和 12 年 11 月 22 日)

平安到达广岛市。对你夜半相送，深表谢意。20 日上午 10 时到达。明天出航。在东京见了很多。在名古屋也见了公司里的人和朋友。广岛是个漂亮的城市。淡淡的云雾，几乎没有风。此时即使在遥远的海滩也不会波涛汹涌吧。我兴奋地期待着明天将一饱濑户内海的绮丽风光。(于广岛市)

致 龙 雄

(邮戳：广岛站前 昭和 12 年 11 月 22 日)

原以为昨夜是我在祖国的最后一夜。今日接到延期到明天启航的命令，于是在风和日丽中参观了山阳纪念馆。现今亲临遗迹，对这些伟人更加刻骨铭心。没去宫岛，悠闲地度过了一天。

三郎 22 日于广岛

致 龙 雄

(邮戳：宇品 昭和 12 年 11 月 24 日)

就要起航了，这是一路直奔目的地的航行。我会平安回来的，你放

心吧！若天气晴好，海上航行也会顺利吧。

三郎 在新尝祭节于宇品

致 龙 雄

(邮戳：门司 昭和 12 年 11 月 24 日)

24 日上午 11 时 15 分 于门司

23 日下午离开宇品扬帆远航，现在到达门司港。未达栈桥，船内混乱不堪。这是一艘救护船，原本是医院用于运送病人的，约六千吨。离上岸可能还需四五十个小时。一张榻榻米上要睡三个人。将校室里也异常混乱。到处都被士兵占据，也因许多公务在身，所以不能常去甲板。一有时间我就看《文艺春秋》或睡觉。明天开始灯火管制。可将此信誉写印刷后再发。三郎

致 龙 雄

(邮戳：门司 昭和 12 年 12 月 2 日)

11 月 24 日

上午 11 时 30 分在广岛市竹屋小学院子里集合，11 时 55 分出发，第六十五联队跟在后边走。1 时 46 分坐渡船出发。只有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渐渐地无数面旗子汇成的旗海变得模糊了。渡船来到了停在海上的一艘救护船边，是“太平洋”号，5872 吨“八十九号”救护船。沿着梯子一蹬一蹬地上去，终于成了船上的一员。站在船中央的入口处，回头向宇品岸上的旗海望去，不由得觉得这一眼对谁来说都可能是亲眼看故乡的最后一眼了。我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拥入我的房间。迄今为止的兴奋终于退去，开始为安排值勤、做饭、写中队命令而忙碌。做饭什么的简直就是麻烦的事，总算把晚饭对付过去了。5 时 40 分左右头上响起了汽笛声，我们开始远航了。再见了，广岛！尽管在甲板上已看不清什

么了。下面是关于这艘船的一些记述。

我们将校室里一个圆的铁柱子上(涂着白漆)贴了半张纸,上面写着:神户市神户区明石町三二玉井商船株式会社太平洋号 5872 吨八十九号。这只是个船名。屋里三面围着窗帘,另一面是墙角和圆柱。此处是与第一一六联队间隔的地方,能铺 12 张榻榻米,可以睡 17 人。天棚是用钢筋和铁板搭建而成,相当牢固。这本来是一条货船。榻榻米上铺着毯子,上面放了一张桌子,大家在这喝酒抽烟。动员大会及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在这里说,出洋相的事情也在这里说。比如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少尉,直到临出发前才发现自己在广岛嫖妓后裤衩也没穿就回来了。此时已不可能再回去取了,只好急急忙忙跑去买,总算赶上了出发的时间。这就是所谓动员大会的报告。听说这艘船自从事变以来已经往返运送过多次。在都是男人的船上还能看到女人,真可谓奇迹。她们大概有六十多人。在运输指挥官的注意事项里有关护士方面的要求好像是最烦琐的。是这样吧?不知是谁在柱子上贴了一幅画:夜色下的河边两个女孩正在祈祷。还有外国女演员的照片。

11 月 25 日

起床的同时要在甲板上点名。远处九州的山山水水依稀可见。船速极慢,今天士兵们也相当安静,好像是酒喝完了。刚上船时只带了少量的酒,停泊在门司时有渡船过来,从甲板上放下绳子,把篮子绑在绳子上面放上钱,渡船上的人把东西放进去后再拉上来。通过这种方式买了很多酒,可这些酒也喝完了,所以士兵们都老实了。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们的确是老实了,可第一一六联队的士兵们都在耍酒疯。

11 月 26 日

今天海上仍是风平浪静,没有一人晕船。离开广岛后一直未刮胡子,长得让人烦。明天终于可以上岸了。去甲板上看看,结果有一大群护士在那儿。一帮秃顶的老头都戴着帽子以遮掩其丑。据说不这样就

不被护士理睬。从国内到上海这条航线护士们已往返多次,因此她们也听到了许多关于士兵们悲惨的事情。写这些会让大家难过,然而这并非我的本意。只是船上到处都是沾满血迹的被子,还有太平间。听说是用来存放在船上永眠了的士兵尸体的。在这条船上,隶属第六十五联队的上尉当中只有我一人独身。还有一人,不过已订了婚。我反而无牵无挂,感到很轻松。夕阳映照在海面上,在数十里远的上海,人类相互间正在残杀,此时太阳下的和平是多么珍贵啊!我被太阳的庄严深深地打动了。这时,距我船左舷一里处有两艘船朝门司方向驶去。夜幕降临,向远处望去,支那方向灯光闪烁,人们的心情依然如故。可17名上尉当中果真全能平安返回吗?

有命令传来,各部队应在今夜10时前做好盒饭,凌晨2时在吴淞口抛锚的同时做好下船准备。终于要进行战斗准备了。马上投入分发弹药和下船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到8时30分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此时,士兵们大都进入了梦乡。将校室在进行最后的动员会,本人提前结束了报告,来写这封信。现在是9时30分,动员会已结束,我的信也写完了,祝大家安好。这封信是垫在上尉小行李包上写完的,若有凯旋之日的话,恳请保存到那一天。烦请将这封信誊写后寄往东京、北海道、细田等地。明天能写的话则继续写。下船时间估计是晚上或下午。命令说是凌晨2时。(26日晚9时30分搁笔)

致 龙 雄

(邮戳:宇品 昭和12年12月4日)

11月27日 于吴淞口 三郎

现在时间是凌晨2时45分,仍未接到上岸的命令。船上搭载的粮食只剩下一两顿了,总之马上就会接到上岸的命令。吴淞口附近停了大约有六十多艘船。接到明天中午上岸的命令(28日晚9时)。早上6时30分我们的船驶向上海某码头。(29日)

致 龙 雄

(邮戳：宇品 昭和 12 年 12 月 4 日)

11 月 28 日 晚 7 时 于吴淞口 太平洋号 三郎

本该 26 日下船，可今天 27 日了，仍没能上岸，期待 28 日能上岸。今天从吴淞口来了小艇，发了够吃三天的食品。手持望远镜向远望去，吴淞炮台令人惨不忍睹。据船员们说，炮轰吴淞口时，这条船正好停泊在此，其景象可谓惨烈无比！船名被重新涂改过的几艘船也停泊在附近。一大早水陆两用飞机漂亮地拍打着水面不知向何处飞去。有时轰炸机也飞过来，当然是友军的飞机。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停留三天，没看到一艘敌舰，只见过一条挂着英国旗的客船，其他都是日本船。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上海”号（长崎—上海）离开黄浦江向故国方向驶去。扬子江的水很浑浊。远处的地平线尽收眼底。河口跟上游在一条水平线上，我们的船停泊在距吴淞口炮台 2 000 米至 2 500 米的地方。今天有两艘运输船满载士兵入港，也未能上岸。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没有报纸，船长室也只是一台收音机，虽想知道攻占南京城的进展情况，可听说一到日本播新闻的时间，中国方面就极力干扰。我已经对船内无聊的生活厌倦了，如果明天上岸，面对的将是敌人，容不得半点马虎。（千代田生命收，或可寄三春代理店收）

今天就写到这里。请将这里的情况誊写后寄出。大越先生那儿的佐藤君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上海日出时间是 7 时左右，日落时间是晚上 6 时。

11 月 29 日 正午 于上海（与这封明信片一前一后同时到达）

正午登陆结束后，去码头附近参观，可谓是惨不忍睹。除了炸弹、炮弹和子弹，就别无他物。

街上连个老百姓的影子也看不见，除了支那巡警和印度巡警在巡逻以外，其余都是日本兵和英国汽车。店铺不少，可没有顾客。来自滨通

的海上运输队昨天从其他地方转来,见到了相中前辈。今晚在上海宿营。明天起,将朝着常熟方向去追赶两翼先头部队,徒步行军需四天时间。进攻南京。见到了同学柴野君,大木、横山两位长官一切都好。

12月1日 上午10时 于上海(杨树浦)

因种种原因,出发延期了。原定今天(12月1日)午后从上海出发去南翔,要走七里多地,可看现在的装备真是很难说。也许会推迟到明天上午。不管怎样,到达常熟需要时日,路上的艰苦可想而知。昨天,民报社的箭内记者来采访,获得一些前线情况。上记。

12月2日 下午4时

前一封信所说的计划已变更,为了能在12月2日从常熟北部上岸,部队乘船沿扬子江北上,抵达目前所在地点。带着驳船。为了攻占首都南京,我们正全力以赴前进。今天在上海码头见到了三春町的桥本君(与我同时应征入伍),他在上海港做勤务工作。

还没写完,又开始行军了。现在我把在东京见到的落合叔叔写来的充满真情的信抄录一段给你们,文笔真是美极了。

(抄录叔叔的信,略)

上海派遣军获洲部队^①两翼部队平队木下队 三郎

12月12日

一望无际的旷野,草丛连绵,跋涉前行。这是从若松东山温泉回来时,昭子教的一首《日丸铁之歌》。几天来的行军恰似这首歌所唱的,我们算是顺利地完成了长途行军。登陆以来,行军已突破四十多里,今天在夜幕降临时进入镇江。第十一师团已于昨天进入镇江,时而还能听到机关枪声,其他则看不到像样的战斗。此刻三岛野战部队正从江南向江

^① 即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因师团长为获洲立兵中将,故名。

北猛烈发射重炮,我军飞机也在轰炸,隆隆的炮声如同从远处传来的雷声一样。镇江城越发显得寂静。自我奉命担当第六十五联队(两翼部队)第三大队(平队)第九中队(中队长木下少尉)第三小队小队长以来,从6日到10日已连续行军四昼夜,现在刚从江阴到达镇江。所谓小队长,手下也不过是27人,几天来的战斗有多惨烈,可想而知。

已经是11时了(国内时间),明天接着写,今晚就此搁笔。

几天前在镇江(12日)写的信直到现在也没机会寄出。因为我们一直是马不停蹄地行军。14日,旅团长率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〇四联队去了江北)占领了距南京一里多远的幕府山炮台,此刻正在清扫残敌。还有一部分人今天去参加南京入城仪式,剩下的主力奉命处置俘虏。迄今为止,仅第六十五联队捕获俘虏就达到两万多人,目前都被收容在支那军工厂厂舍内。由于粮食补给跟不上,一个星期前俘虏们就没吃没喝了,俘虏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我从昨天早上奉命监视看管俘虏,哪儿都不能去,到现在还未接到下岗的命令。这里的气候除了早上以外,比内地暖和许多,不必担心。乘船到达吴淞口时下过一场雨,之后一直是晴天。因为明天下岗,我打算去南京城参观、游览。过两三天,第六十五联队将渡江去江北(扬子江对岸),除了第六十五联队,师团主力已经开始渡江。

一个残敌躲在我的床下两天,我竟一点没察觉,发现时当即把他杀了,令人不快。

战争将朝何处发展?在此地几乎无法预料,也许身处国内的你们反而更容易知道战局的进展吧。军用行李都放在上海了,多少有些不便,好在可以用征缴来的东西将就。我至今也未收到一个慰问袋,连最早上前线的兵也没收到。

我先写这些,何时寄出不知道,先写下来,反正会寄出的。就此搁笔。

12月17日 三郎

收到支那军俘虏写的一封信,他们提出善待俘虏的要求。仅供参考。

报 告

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置的办法。但是到了这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顷刻中,要求我们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将来服从大日本的驱使,择[报]答你给我们的恩惠,赴汤蹈[蹈]火,我们也是甘愿。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的一粥一饭。共祝大日本帝国万岁

谨呈 ?

大日本长官 釜核

投降军临时代表呈

伏[复]恳大日本军日编队,使我们大家安心服从,或者遣散回乡,大家回去安居乐业,我们数万人都感恩不忘。我们高呼大日本前途胜利。(完了)

致 父 亲

上海派遣军获洲部队两翼部队平队木下队 天野三郎

今天(12月17日)在巡逻时见到东日记者,他带来了一些邮件。从浒浦镇登陆以来,我们一路追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自14日拂晓占领距南京城一里多远的幕府山炮台后,捕获俘虏约两万,将他们关押在炮台下支那军工厂厂舍,目前被监管。将士们不管胡子有多长,不管皮肤晒得有多黑,个个士气旺盛。我明天打算参观南京。今天,一部分士兵去参加了南京入城仪式,我因监管俘虏,未能参加。如前所述,明天我打算参观南京。

我想数日后我们将渡江到对岸。因写给三春的信已寄出,(这个也拜托记者)可能会转交给你们,应该是誊写版印刷,请阅读。

我见到了中町村的新沼、阿部(梨屋)大野村塚部的原某(常雄),他们是我中队的看护兵。

我处的俘虏要迁移,会很忙碌的,因此我快点写。俘虏欲逃跑者一律枪杀,刚才还听到了枪声,估计是枪杀了敌人。我们所用的枪是缴获

敌人的,因为已来不及向联队索取。

这里的白天比国内暖和,早上还是挺冷的。登陆以来一直没下雨,看样子战争不会马上结束。

我会好好干的,请放心。

我们小队在我之下有 28 人,他们都绝对服从我,别担心。我和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的战友,非常团结。请将这封信分别转寄给东京的叔叔、三春的小菊,以及浦和、北海道等地。我没时间一一给他们写信。

写到这里。三郎

12 月 17 日午后 4 时 30 分

父亲大人收

致 治 郎 叔 父

已经决定于明天 21 日从南京北方城外的码头渡江到对岸,目标是滁县。今天,联队主力已经开始渡江,第三大队明早出发。昨天任命我担当第三大队人员搭乘方面的工作,一直为此而忙碌。命令每个人都应尽量带上装土的袋子,或许会遭遇敌人。无论如何南京城是首都,城市修建得相当坚固(尤其是南京近郊的阵地)。然而,支那军却毫无抵抗地放弃守城,不免让人对他们的软弱无力有了一丝同情。听说实施了数次空袭,首都却未遭受太大的破坏,令人难以相信。国民政府大楼完好无损,现在是第十六师团守卫。遗憾的是我连一步都没迈进过。到处都是防空洞,每次空袭时就可以钻进去。防空设施林立,说明人们对空袭的恐惧,也说明举国上下都在为国防尽力,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国民防空演习如同儿戏。下面我有一事相求。昨天早上如厕时,我的刀鞘被其他中队的士兵偷走了,真糟糕。这肯定很不方便,又没有备用的,只好火速赶制一个以应付目前的窘境。就到此前去过的偕行社照原来的样子再打制一个,做好后火速寄过来,估计一个月左右可以收到。小隆应该知道刀鞘是什么东西。每次都给您添麻烦,真对不起。

又到我上岗的时间了,就此搁笔。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45 分 三郎

致渡部治郎

(地址：东京市淀桥区下落合一ノ三三九渡部治郎收)

1. 今天进南京城。阴云密布，寒风料峭。即将渡江(扬子江)去对岸，士兵们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详细内容可从寄给三春或细田的信中了解，我没时间一一写信。若野战邮局开通的话，我会寄信的。

2. 上一封信里我漏写了一件事，我的手套不够用了，有点难办。最好给我寄来四五双棉毛混织的手套。一共多少钱，请记好。相马那边我会告诉他们的，可一并向他们收取，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将在此地，即南京对岸西北地区全椒驻扎一个月，新年也将在这里度过。以上是补充内容。

12月23日

12月23日 上海派遣军荻洲部队两翼部队 平队木下队 天野三郎

按21日原定计划，联队从南京城外下关码头乘船渡江到达全椒，而后我们将承担此地的治安、警备工作。因此，新年将在此度过。全椒是一拥有三万人口的城市，原居民全部逃走，现在住在此地的人大都是从南京避难过来的难民。这是一个小城，景色很有中国味。我们每天吃猪肉、鸡肉，都觉得要是再有一瓶滩牌酒喝，那就再好不过了。带来的衣服若从上海运过来的话，一切就方便多了，听说近期会运过来。香烟现在靠征缴来的烟在对付，只是极难寻觅到甜的东西。前几天，因为刀鞘被偷，极为不便，此事已拜托东京的叔父，请兄长把此信转寄给叔父或寄一张明信片。当地居民皆仇恨蒋介石，只是有些人一味地讨好日本军，令人难以接受，竟有人说盼望日本人恢复当地的治安。家家户户挂着字画，很漂亮，不愧是文字大国。寝具做得比日本考究得多，反映出国民对睡觉的重视。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吃到当地的特产花生米，只是这里的南京米，装在饭盒里放一个晚上就变散了，很难吃。都是有名的特产，但南京米实在不敢恭维。今天终于吃上了一顿国内的大米。在江南，反日

情绪很激烈,小学校里的墙上挂满了宣传抗日的內容,在江北则几乎看不到这些东西。如此下去,再过十年,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吧。上海人因为日本海军一直守在那里而愤怒抗争。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日支间矛盾的火种,想到这些不由得毛骨悚然。当我看到尚不懂事,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被命令说打日本人,他们就会上前线,妇女也会同样上前线时,深感居住在国内的人是多么幸福。在南京附近进行过的许多战斗里,看到孩子们也勇敢地与敌军交战,憎恨归憎恨,但不由得感到他们虽然是敌人却也……因为明天有人去上海,为了赶时间,写得有些乱。过几天我会上岗值勤(隔十天值五天勤),届时我会介绍一下周边的情况。总之,不久会开通战地邮局,你们写信或寄包裹时,可将我本人的官职写在上面,若寄包裹过来,请寄一些报纸或寄一册《文艺春秋》杂志来。

12月23日国内时间晚上8时30分

致 母 亲

第十封信 12月23日 夜

按计划于12月21日渡过扬子江之后行军数里,于昨天日落时分到达全椒县。今后一个多月打算在此地负责治安警备,同时努力宣传皇道思想。我们要在此地迎接新年,现在就要开始忙于准备。由于是隔十天值五天勤,平日里事务性的工作可能会增加。

师团司令部位于当地以北,距全椒县六公里的滁县。若有邮件的话,估计今天就可以收到。带来的行李不久就会从上海寄过来,换洗衣服可能不会不方便。我现在想要一件穿在毛衣里边的长袖单衣。烟我是靠征缴来的烟在对付。我想抽国内的卷烟,装在铁盒子里的那种光牌烟也不错。此外,只要是甜的东西,冰糖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我不太吃糖果。

第四批补充队员已经到达我们小队,现在我手下有36名队员,无论如何我要让他们如同在国内一样度过一个快乐、和平的昭和13年。对不起,又给您添麻烦了。

现在,已听不到枪炮声,江北涌来很多难民,他们住在已逃难去的人

家里。这些人很顺从，都在骂蒋介石。因在学校时学过一点支那语，可以靠笔谈与他们进行简单的沟通。士兵们围坐在炉火前，天天很晚都沉浸在何时凯旋及故乡的话题中。

大家都很服从我的领导，请放心。慰问袋我一次也没领取过。从三春街(田村中学)来的横山集一郎准尉也在我们中队。还有一个人在高等商科学校比我低一级，是第四批补充队员。前几天作荣升为少尉到达我们这里。安部一郎在第十中队，我在第九中队，我们相邻。现在已进入寒假，一定很快乐吧。前几天这里下了一场雪，好像是国内的早春时节，早上还很冷。不必担心此地的寒冷，今天我去当地的澡堂洗了澡，免费的。我还会再给你们写信的。请告诉我小菊的地址和勇先生的地址，越快越好。

向大家问好。三郎

这封信可以转给竹姐看看。把我一切安好，以及所属部队的消息转告给北海道及小菊那里。

致大越金次

12月27日 三春街 大越金次收

新年即将来临，想必大家都在为此而忙碌吧？您家人一切都好吧？托您的福，登陆以来，我一直安康，于12月22日到达此地，担当警备工作，请放心。我们师团的邮局还未开通，写好的信很难寄出。元旦时，正赶上我在战壕里值勤，也许会有机会观赏到新年的第一个日出吧。代向大家问好。这里很暖和。于全椒县 三郎

致叔父、小隆

登陆以来大概所走过的路线如下图所示(图略)。对此的详细解释我会寄给相马那边，再由相马处寄给三春之后，由三春处转寄给您那里，您可以问一下。明天要为自进入上海以来阵亡的将士举行慰灵仪式。今天从晌午开始雨变成了雪，且越下越大，明天会积厚厚的一层雪吧。

今后如何行动我们无从知道。后天下午 3 时我要去前线担当警备值勤工作,可能将和部下十几名战士在战壕里辞旧迎新吧?我想这是帝国男儿的情怀。为了培养士兵的行军作战能力和展示皇军的威严,今天我率领我们小队的士兵从早上开始在城外行军,走了足有两里多远,直到下午 2 时许才在雨中返回宿舍。这些在上海战役中活了下来勇士们(与其说活了下来,不如说是死里逃生)愿意服从于我,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前些日子求您给我做刀鞘的信收到了吧?拜托您了。现在虽然战地邮局还未开通,可明天好像有机会把信寄出去,所以马上提笔给您写信。今晚站岗时觉得有些寒冷。在三寒四暖的天气里,似乎变得更冷了。三郎的身体怎么样?我是就着昏暗的灯光写这封信的,烦您仔细阅读。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元旦已经过去了吧?就此搁笔。

12 月 28 日夜 三郎

致天野龙治郎

上海派遣军获洲部队两翼部队木下队

昭和 12 年 12 月 29 日 天野三郎寄

福岛县相马郡中村町细田 天野龙治郎 收
军事邮件(天野)

11 月 29 日到达上海。

上午 10 时登陆。

在上海停留时,在支那人经营的纺织公司里住了三个晚上。

12 月 2 日下午 6 时到达浒浦镇。

下午 6 时到 11 时由陆路行军改为水路,搭乘日清汽船。

开始夜行军,当晚到达梅里镇。听到几声枪响。

当天早上空袭支那军占领的浒浦镇。

12 月 3 日下午 4 时到达常熟。

一路上到处都是敌军的尸体和友军战死的军马。

12 月 4 日到达无锡。

路上所见与前日相同,无锡与常熟均遭到炮击和空袭,房屋被炸得残缺不全,简直不堪目睹。除了一些残兵败将频繁出没以外,街上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偶尔还会飞来一些流弹,极其危险。

12月5日下午10时到达江阴。从无锡出发后,一举突破数十里,终于追上了前线部队,我部队在一兵未损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

经过长途行军,12月17日到达可眺望长江(从镇江炮台)的镇江。该市此前被其他师团攻陷,所以连残敌的影子也没看见。自登陆以来第一次看见电灯。可能是情况过于紧急,来不及炸掉发电厂吧。在一个小山丘上有美国使馆,美国国旗在空中飘扬,让我感到憎恨。

镇江—南京。

上午11时从镇江出发,向南京方向前进。一路上所见的街道、村庄在支那军撤退时被掠夺一空,这是不言而喻的。12月14日凌晨4时30分,我们开始向幕府山炮台发起进攻。之后听说,在那天早上同一时刻,其他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当早上8时太阳升起的时候,距幕府山炮台一里远的地方,我们与敌军相遇,受到一些损失,可是敌军死伤15000人,且缴获敌军弹药无数。

全椒县。从南京下关乘船,用两天时间到达现在的位置。几乎看不见敌军的影子。当地居民似乎对皇军比较有好感。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鸡肉、猪肉,伙食好得不曾有过。这里有做年糕的石臼,我们征缴来了糯米,可以和在日本一样做新年年糕。在此,我们暂时负责警备工作。以上所写为上路以来采取的所有行动。请将此信转交给三春处,再从三春依次转交给其他地方,请最后收到的人保存此信。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9. 近藤荣四郎阵中日记

编者注：近藤荣四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八中队，伍长。

(前略)

(1937年)11月20日

终于下达了出发命令。

7时左右出发，今天一天仍然是行军。由于是新开的路，道路状况前所未有地恶劣，所以，人困马乏。幸好我们把马牵到了一块草皮上宿营。雨仍在下。我们和步兵大队部同住一地。

11月21日

今天是父亲去世的月忌日，来到战场上才越发地感受到父母的恩情。

今天还是行军。但道路比昨天好一些，所以还算不错。通过顾山镇，在其前面的村落宿营。一路上，挨家挨户的征缴，纵火烧毁一座座村落，残杀无辜的情形实在是惨不忍睹。还看到大量的敌兵和平民的尸体。我们住在大米商的房子里，大米要多少有多少，还有糯米和粳米。

中队干部们的偏见真让人烦。不就是五勺盐这么点事嘛。

今天降霜了，很冷。

11月22日

今天一天休整。上午各分队上街征缴。在经营盐、酱油、糖等食物的一条街上，我们把缴来的东西集中到一家店里。

下午洗澡，休息。分发缴来的东西。

好久没有洗澡了，穿上缴来的衬衣，还真暖和。收子姑娘会不会给

我寄来呢？

明天早上 6 时 30 分将在马厰集合出发。真想在这里待一阵子。地点是陈家镇。

11 月 23 日

早上 7 时出发。到上午 11 时 30 分，行军六公里。按照命令各就各位，开枪射击。敌人近在咫尺。

今天仍然下着小雪，冷得要死。

未接到前进命令，就地宿营。由于敌人不退，所以也不可能前进。更加寒冷了。值日，卫兵交接，还做了一些其他勤务。

11 月 24 日

出发时间不明，暂时待在农田里。11 时左右，部队向一个村落前进。中队作为先头部队，第二小队走在最前面。下午出发，行至六公里的地方遭遇到敌人，立刻开火。敌人猛烈还击。第七中队和步兵炮队也遭到了袭击，只有第八中队平安无事，不过也相当危险。安置宿舍，我们在稍为后退之后宿营。

11 月 25 日

今天继续行军，约四公里，然而速度很慢，怎么也不往前进。傍晚，我们出发为部队寻找合适的营地。杀了一头猪，我拿了一条后腿回来后，随队出发。第七中队中队长为寻找营地吃尽了苦头。不过终于找到了不错的地方。今天中队部的人员只有六人，安安静静的，很舒服。第二小队作为先遣队不在这里。我们的宿营地叫天王庄。

11 月 26 日

通过祝塘镇、黄塘镇，继续追击敌人。今天的行军不太累。

11 月 27 日

今天也是追击敌人。

由于昨晚受了寒,我感冒了。早上开始身体很不舒服,发烧、浑身发冷。这个时候如果休息,在围炉边发发汗立刻就会好的。然而在战场上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继续行军。途中,因为太难受了,所以骑上了马。

11月28日

今天感冒好些了,行军也不难受了。早上,我们部队和先遣小队合而为一,来到了通往江阴的道路上。时隔多日又看到了来来往往的汽车了。

我们这次行动是攻打江阴。

我们宿营于一座很不错的房子。此前住过各种各样的房子,但没有一处比得上这里。

11月29日

我们沿着大道向江阴方向挺进。途中在南闸镇附近设置炮位。江阴的敌人很顽强,我们竟然遭到他们的迫击炮攻击。

为了寻找位置,我们去后面的村落侦察,但是由于阵地前移,我们又立刻向前推进。就这样,我们在南闸镇宿营。

11月30日

接到掩护步兵第一〇四联队右翼的任务,部队出发与步兵队进行联络。在钱家桥附近设置炮位,进行射击。今天的弹药比较充足。

行军途中,曾遭到机枪的攻击。在某村落宿营。

12月1日

早上,接到转移阵地的命令,部队出发。但考虑到途中可能遭遇危险,在向中队长汇报后,部队未转移阵地,仍旧原地射击。不过,接受攻打江阴市区南门任务的中队还是出发了。敌人的炮击变得更加猛烈。预定今天入城的,但是看来并非那么容易。

12月2日

攻打江阴城告一段落。为了攻打钟山,只移动了第一分队的阵地。他们作为先导,先行出发。炮弹较为充足。

部队到达板桥镇后没有接到攻击的命令,继续向江阴挺进。傍晚,在江阴城外宿营,也许还进不了城吧。这里没有稻草,只能铺上席子睡觉。

攻克江阴城。

12月3日

早上在出发前,茅草房发生火灾。一时间,马匹受到威胁。部队安全出发。

在钱家村宿营。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悠闲地休息了。可是在晚上10时左右,中队机要人员的房子起了火,顿时一片混乱。为此我弄丢了眼镜,狼狈不堪。我一直监视着火情到早上。天气真冷,必须留神。

12月4日

早上,也许是因为火灾,中队机要人员搬到后面的一个寺院里。其理由是原来的地方太小,不便于办公。好像要在这里待两三天。洗了个澡。

12月5日

时隔多日,终于洗了衣服,并料理其他事务。天气晴好,心情愉快。领到了食粮和配给品等。

12月6日

领到了配给的朝日牌香烟和奶糖。每天都有饭菜供应,实在是难得。

给家里写了信。此外,时隔一个月,还给知野、猪狩、川田、大野、家持、收子等人寄去了明信片。

在这次休息中,最终还是没有把应该整理出来的给养品票据整

理好。

在这里我洗了三次澡。明天又要出发了。

12月7日

今天进一步向南京方向追击。首先绕过江阴,直接沿着通往常州的道路推进。我今天很难得地骑上了马。

12月8日

今天还是追击。追击两公里后转入小路。今天的行军比较舒服。晚上,我们宿营于棺材店,把棺材挪出去可是费了一番力气,不过,觉倒是睡得挺舒服。

12月9日

为了寻找下一站的营地,岩本××君和上等兵矢代××君先行出发。因为他们是骑马快行,所以我怎么也跟不上。结果和第九中队的下士被甩在了后面。追赶中,竟走过宿营地六公里,来到一个叫郭村的地方(第六十五联队的宿营地),再往回返。最终,部队比我们还要早到宿营地。没有完成设营地的任务,实在是对不起。

各分队的宿舍分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我们在有大酱和酱油的地方宿营。

12月10日

原定7时50分出发的,结果提前到7时30分。先行出发设营地的事也被取消了。好像是遭遇敌人了。今天的目的地是丹筒镇。

到达目的地,不见敌人,继续前进。经过师团的目的地阵壁镇,到达镇江。没想到这是一个不错的城市,有电,可以与上海媲美。

晚上,在市区某地宿营。发现一个澡堂,设备齐全,可以享受洗浴后难得的惬意。晚饭前洗了个澡,让人从头到脚甚至连脚指头都给搓了。这是一座扬子江畔的港口城市。

12月11日

第三大队的其他中队继续前进,只有我们第八中队接到了命令,为支援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的渡江,在东面象山要塞的旁边开炮射击。上午部队外出征缴马粮,很快便返回。11时出发。行军一里半抵达象山要塞,开炮射击,直到下午4时。随后出发,来到昨晚的宿舍宿营。又去洗了个澡,座位分内雅座和外雅座。今天的战斗如同演习。海军陆战队和军舰也纷纷从上游开来。

12月12日

早上,本以为会待一阵子的,结果却立刻出发,追赶第三大队。途中到达第三大队的宿营地。还没来得及开心,便又开始了夜行军,一直行军到仓头镇附近。今天我又担任设营地的工作,然而,还是跑过了地方,没有完成任务。

12月13日

今天,第十三师团依旧向前挺进。今天我还是外出担任设营地工作。在某村落选好了营地,前方却又发生了变故。但总算完成了这次设营任务。地点是寒家港。

在我担任的设置营地的工作中,圆满完成任务的也就今晚住的这一处。攻打南京近在咫尺,只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也就是说,距离敌人很近了。

明天经过战斗能否入城?明天凌晨4时30分就要出发。我接到命令将陪同军官侦察,现在正着手准备。

12月14日

凌晨4时起床,备好马鞍立刻出发。一路上既黑又冷。一路前进,上午8时左右,碰到了一批敌人的投降部队,我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们被解除武装,真是战败者的悲哀。又有几批前来投降,共计3000人。用枪射击乘船渡江的敌兵也是挺有趣的。南京近在眼前,可以看到城墙。从马上俯视成群结队的俘虏兵,心情很愉快。俘虏中还有女人。我

们宿营在南京牧场。

12月15日

没有出发的命令，上午举行宣读圣旨仪式并训话。下午征缴大米。运气不错，找到了许多南京米，我们用六匹驮马将米拉了回来。地点好像是支那工兵的器材库。

12月16日

上午整理补给品的票据，因为时隔一个月，所以整理起来很费事。

下午被批准参观南京城，我积极地骑马前往，并且在食品店缴了许多洋酒回来。各色酒类，就好像举办样品展似的。为此喝得酩酊大醉。

晚上，20 000 人的俘虏营发生火灾，我们前去与担任警卫的中队交接换班，今天最终将 20 000 人中的三分之一，即 7 000 人拉到扬子江边枪决。这期间，我们担任警卫工作。之后，又处决了其余所有俘虏。我们用刺刀把没有被枪打死的人刺死。

月亮正圆，挂在山边。在煞白的月光下，垂死的人发出痛苦的哀鸣。没有比这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了。这是只有战场上才能见到的情景，是我终生难忘的情景。9 时 30 分返回。

12月17日

今天依然是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参加了南京入城仪式。上午 9 时出发。中队只有半数人参加，我幸运地参加了，很兴奋。下午 1 时 30 分，开始沿街列队行进，接受松井军司令官的检阅。那么多幕僚参加仪式令人惊讶。傍晚，一边征缴，一边往回返。

正好遇上一家战地邮局开业，我分别给家里、单位还有本地君、康君和收子小姐发了信，并盖上了纪念邮戳。

12月18日

今天也没有出发的命令。今天又(原文无下文)

12月19日

整理好补给品的票据交到大队部。下午,为准备渡江,去了一趟码头。冻的要死。

明天就要渡江行军北上了。

12月20日

凌晨4时起床,做出发的准备。因为马都被放了出去,所以一时很着急,幸好马匹都在,才没出大事。我们先行出发,为了搭载架桥装置和发火装置。约10分钟后到达现场,这活干得很是费事。中队下午2时结束工作。大队向宿营地行进,行军约一里半,在浦口镇宿营。吃到了支那的梨子,好久没有尝到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宿舍是路边的一个像狗窝一样的房子。

12月21日

今天是父亲去世的月忌日,真不可思议。自上了战场后总是不忘父亲的忌日,父亲保佑我吧。

行军回归联队。

12月22日

为了设置营地,先行出发。今天我第三大队回归在滁县的联队。我们的任务也是和联队取得联系。终于到达滁县,随后再折返回头,在旦子街宿营。我的营地设置工作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很是无奈。

12月23日

9时30分下达出发命令。才洗了手套,接到先行出发设置营地的命令,便急急忙忙出发了。我是和联队的设营人员一道走的。途中来到乌衣街,没有合适的营地。这次是联队长亲自指挥设营,这可真是少见。在南边一公里的山里有大型建筑,联队中的第二、第三大队决定在那里宿营。那地方虽然窄小一点,但很不错。时隔多日,终于下雨了,希望别下得太大。

12月24日、25日、26日

收到了信和报纸。

12月27日

今天，接命誊抄阵中日志，来到中队长办公室。我邀请井上××君一起着手工作。

规定我们日志原稿有遗缺时，往里填入命令等文件，所以工作较为复杂。晚上，时隔多日，给收子小姐写了信。不知道这信何时才能发出。十分感谢她寄来的信和报纸。

12月28日

今天还是誊抄阵中日志，但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十分不安。抽空写了一篇追击战的感想文，内容是：1. 关于行军的过程；2. 关于所剩的随身用品；3. 关于行军方向的指导；4. 关于炮兵的武器；5. 关于行军中所发生的火灾；6. 关于粮草。

给收子写了信。

晚上闲聊说到了参军的事情，一直聊到11时许，仍意犹未尽。

12月29日

今天照旧还是誊抄阵中日志。晚饭后，给××写了一封信，好久没和他联系了。

给他写了一些我想到的事情。中队外出搜寻昨晚外出未归、下落不明的菅田上等兵和另外一个人，但没有找到，真令人担心。

12月30日

今天值日。上午仍然是誊抄阵中日志。因为没有纵向炮位的记录，和中队长商量后决定自己来写，这样一来，工作停顿了下来。

下午，下士军官值日。

联队举行了阵亡将士的慰灵式，我因为值班没有去。菅田回来了。另一个人至今未归。

12月30日

因为阵中日志里单单没有横向炮位的记录,此外,纵向炮位的记录也必须写上,所以和中队长商量的结果,有必要修正一下宗旨。为此,遇到障碍,誊抄工作一时停了下来。下午下士军官值日。傍晚,一个分队受到敌人的袭击,为此,立刻组织并派出了长枪队。幸运的是全体人员安全返回。晚间点名时,把大家集合到大路上,传达了注意事项。下午担任联队慰灵式的执行人员。

12月31日

上午值日,下午休息。所以填写了中队表彰人员的申请书。重点观察人员有渡边××、牧鹿××、佐藤××和佐藤×××等四人。

今天终于到年关了,昭和12年就要结束了,这是追忆多多的一年。祈祷明年是幸福之年。

时隔许久,给西方分会长写了信,共写了11张信纸。我觉得写得非常详细。又发下来酒了,还有种种补给品,到底是过年了。

昭和13年1月1日

追忆多多的昭和12年已经结束,在异国他乡迎接新年还是很有意义的。

就好像是祝福昭和13年似的,天气格外晴朗。在向东方行拜礼之时,我感慨万千。

早饭后,8时50分,联队发表新年致词,之后,向无勋无爵的联队长致意。

举行了军官宴会。我们周围不断充满新年的气氛,喝了许多酒。

1月2日

因为新年,中队放假。战地照样洋溢着新年的气氛。

1月3日

照旧过年。傍晚来信了。真不得了,一共有36封信。不过,实在是难得。

1月4日

今天举行了宣读圣旨的仪式，之后是联队长训示。

今天又来信了，丢失了一个不知谁寄来的邮包，心里很不好受。听说里边装有香烟，大概是加藤寄来的吧。如果是收子寄来的，就更让人担心了。我到处寻找，还是不知下落。

1月5日

因为写不出阵中日志的初稿，工作无法进行。今天又来信了，来了那么多信真令人高兴，但回起信来就够呛了。今天家里寄来了衬衫、短裤、奶糖等，真是雪中送炭。让我感激的是还寄来了一条围巾。××给我寄来了干贝，实在是感谢。樋口××前来探望，倍感亲切。

在第四分队和坂原君等人聊天，说田代的事，喝着加藤、涌井和××的咖啡。晚上写信，回信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1月6日

今天还是邮件的整理和收发工作。晚上，给××他们写回信。往信封里放了三片冬梅。给收子小姐的回信开了个头。11时前，人人都在写信。我们可能11日出发。

1月7日

今天上午准备整理了马饲料的票据。下午去乌衣街洗澡。这里比镇江的澡堂脏。把昨晚开始写的给收子的信写完。

1月8日

上午举行了第一次陆军阅兵仪式。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下午和山田君商量马匹调整的事，由于非常复杂，所以决定明天再谈。

1月9日

每天都热切盼望的邮包今天却没有到。在这之前我收到了家里、农区、郡农会和宫崎先生寄来的邮包。上次丢失的那个邮包会不会是川崎

先生寄来的？最终，今天的邮包还是没有到。

今天调整了马匹，必须要整理票据了。

1月10日

完成了马匹的调整，票据也整理好了，交到了中队部。接到命令，中队明天出发，配属于第六十五联队，前往全椒。然而，命令又暂缓了。是不是我们部队该轮休啦？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晚上和相原准尉聊妓女的趣事，一直到11时左右。修理鞋子的士兵直到11时左右才回来，实在是辛苦了。

家乡大雪纷飞，而这里每天都是大晴天。虽然霜多，但终归要比家乡强。

津浦线的火车开通了。

1月11日、12日、13日、14日

因为出发延期，队里凯旋荣归的传说更加盛行，是否真的会变成事实？有说昭和9年、10年、11年的士兵将被替换。也有说与第十三师团的设立相同，只替换到昭和初年的士兵。总之，众说纷纭。

12日，相原准尉因为治疗眼睛而住院。与此同时，中队干部的编制也发生了变动。人事；山岸准尉；阵中日志；江口少尉；给养；××一郎。

我主要从事阵中日志的誊抄。因为原稿不齐全，实在是无从下手。急切盼望的邮包还是没有来。

1月15日

少尉之间的明争暗斗愈发地露骨了，以至于影响到下士军官。随之而来的就是分队长的调动。××伍长与山田上等兵换位，山田上等兵再次成为中队的机要人员。

这两三天还是没有信来。

1月16日

今天还是原稿的誊抄。井上君一天没来，一直到晚上心情都堵得

慌，真烦人。晚饭后的休息对于我来说是最为愉快的。因为在毛毯的事情上出了差错，所以必须设法挽回。

1月17日 久旱逢雨

工作依旧。早上，中队长对我说别的中队甚至开夜车都在写阵中日志。听了此话，真让人生气，这么急急忙忙的，能写出来吗？原稿都不齐，就让人写，勉为其难。

傍晚，停下手中的工作，等待邮包的到来。高兴的是终于等来了收子小姐和川德寄来的两个邮包，太开心了。还收到了××等人寄来的好几封信。收到了手绢、纸张、巧克力、口琴、短上衣等。此外，县农会员工工会还寄来了《星期日每日》、《朝日周刊》，实在是太感谢了。然而，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上次丢失我邮包的递送人员是谁，这可太奇怪了。晚上给××、川德和县农会写感谢信。

1月18日

工作依旧，总是没有进展，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今晚给收子小姐写了感谢信，对她的好意表示感谢。晚饭后的休息是最开心的。收到泷泽幸平君的来信。

1月19日 雨

今天依旧是做同样的工作。时隔多日下起雨来，穿上了收子寄来的短上衣。这比穿缴来的衣物心情要愉快得多。

这几天我吹口琴，看《朝日周刊》。

1月20日 雨转雪

从昨天开始，请中仓君和岛田君等前来帮忙。雨越下越大，晚饭后吹了口琴。雨变成雪，积了一寸厚。

1月21日

今天必须完成阵中日志。所以请来了中仓伍长、嵩田上等兵前来支

援。接着又请了星伍长,搞了一整天加上一个晚上,终于在凌晨3时左右完成。不过,担心的是关于纵向炮位的记录因为相田准尉住院而没有搞出来。真觉得有点对不住纵向炮位似的。

1月22日

今天休息,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已经决定25日出发,也就是说,就要离开住了长达一个月的乌衣街山地。随后将去何方?何时才能够到期回国?

1月23日

大家为了准备出发,清理被服,做各种杂务。

1月24日

上午进行了中队的兵器检查。保养了枪、刺刀等武器。下午领取了食粮、鞋和其他防寒用具。

衬衣和护裆等把行李包装得满满的。必须扔掉一些东西。

1月25日

早上,先行出发,告别了住了一个月的乌衣街山地。我怀念那间天天拆看信件的小屋。

我和俵上等兵、山田上等兵、岩本还有清野等五人负责设营工作。今天是在滁县宿营,地方比较好,所以设营工作也很轻松。我们在部队到达之前完成了准备工作。

领了食粮。因为很晚了,所以冻得要死。

1月26日

乘汽车出发,担任设营工作。岩本、清野等三人前往张八岭。天气冷得要命。预定的地点不能设营,转向别处设营。虽是一个非常脏的地方,不过总算完成了任务。

时隔多日又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

1月27日

在草席上过了一夜。今天向三界镇前进。五十岚提前出发,负责三界镇的设营,所以我可以放心了。部队3时左右到达,宿营。我担任了值日。明天是行动还是逗留?今晚在稻草上过夜。因为这一带有敌人,所以我们戒备森严。从滁县到这里,一路都是平原上的一座座小山,而呈波浪形的关山好像是其中较大的山。

1月28日

昨晚睡得挺暖和。早上7时30分出发。行军途中,跑了一匹马。回头去接佐藤上等兵和另一个人,把弹药和鞍子都卸了。在约四公里处赶上了行军队伍。

今天,行军约二十五公里,到达明光。我们和步兵第一一六联队等共同宿营。忙着领食品,有酒和点心。听到了多日未闻的大炮声。这里要有一场战斗了。

1月29日

凌晨3时起床,4时出发,准备渡河。早晨的河畔寒风彻骨。用小型架设装备渡河,横向摆开炮位,射击。驮马在铁桥边休息。天下起了小雪,四周第一次变成了白色原野。傍晚,在前方的村落宿营。我总算睡在一张温暖的床上。

1月30日

6时30分起床,7时30分出发。依旧是在起伏的山地行军。行军约二十公里,到达燃灯寺。第七、第九中队摆开了横向炮位的阵势,而第八中队却待命。傍晚,部队就地设营。我们用饭盒烧饭,好久没有这么做了。这附近有少量敌人。

今天又遇见了樋口××君。收到了××和康的来信。说给我寄眼镜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收到,还又给我寄来了报纸,真是感谢。

1月31日

今天,在家乡是旧历除夕夜。早上7时30分左右出发,前进了约四

公里,遭到敌人袭击,我炮兵摆开横向阵势。敌人还真狡猾。

和渡边×××君没有见上面。敌人不一会儿就撤退了。部队继续前进。傍晚,被安排到安子集西面村落的一间很窄的房子里宿营。经过抽签,自己被分到露营分队。

今天缴来了猪,晚饭(年夜饭)吃了猪肉。

家里人这个大年一定过得很寂寞吧,是否都平安呢?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0. 目黑福治阵中日记

编者注：目黑福治，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伍长。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雨

早上 7 时集合，去后方六公里的联队炮^①领取炮弹。见到了××朝雄君，愉快地交谈了 30 分钟。他现在司令部，薪水比我高，他请我吃了酱油的和带馅的汤团。下午 1 时，又开始追击战，部队前进八公里，在支那人家里宿营。

战败国的人可是真可悲，把自家的鸡奉献给我们，以表示敬意。征缴了两只鸡、三只鸭子。

途中，经过正在激战的谢家桥。在这里，我新发田部队正在奋战中，约四十人负伤。山炮小队长我町××等人阵亡或负伤。这说明了战斗的激烈程度，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

11 月 21 日

早上 6 时起床，吃了用缴来的猪和鸡等做的早饭，上午 8 时出发，途中，淤泥没过膝盖，马匹摔倒，有士兵脚下一滑掉到河里。我班很不幸，马匹七次掉到河里。部队持续着难以言状的艰难跋涉，全身湿透，尤其是今天第一次降霜，我感到今天是自登陆以来最冷的一天。来到这里，第一次看到松树林。下午 5 时到达一个无名村落，杀死村里的五个青

^①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通常以三个步兵大队为轴心，各大队包括四个步兵中队外加一个机枪中队和一个步兵小炮队。这个步兵小炮队就是“大队炮”。又，一个步兵联队在三个步兵大队之外，还配有一个山炮中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一个通信队。这个山炮中队就叫“联队炮”。

年,其中有一个是失去丈夫的妇女。在这里再次真切地体会到战败国人的凄惨。那个妇女尽管失去了丈夫,却口口声声说支那坏,我们辛苦了。实在是悲哀。在本部担任岗哨卫兵。

11月22日 晴

早上7时出发,天气晴朗。中午时分,在香山乡见到了××伍长。从香山乡出发,前进六公里,在江苏省江阴县陈野镇宿营。今天终于收到了师团下发的给养品,但补给的大部分依然是靠征缴来满足。数万人的大军,大家都去征缴,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的。

今天又见到了××工厂的寅治君,他精神不错。晚上8时吃晚饭,吃的是面疙瘩。

11月23日 晴

昨晚8时30分,从中队得知第十三师团在前方28公里的地方,只要抵达一个叫作无锡的地方,就完成了任务,战争也将结束。所以,在勤务中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实在是兴奋之极,感到明年1月凯旋的梦想就要实现。凌晨3时起床,前进约1500米,给第八中队补充弹药。敌人就在离这里1200米的村落里依托工事进行抵抗。

在友军炮火的支援下,早上6时左右,敌军逐渐退去,炮声也随着拂晓的到来而渐渐消失。友军步兵乘胜追击,我们则原地待命。这里好像是养蚕基地,桑叶依旧绿油油的,仿佛是日本的10月上旬。缴来一头大肥猪,杀了吃了。见到××町的木津君,他精神不错。

11月24日 晴

待命休整,炮声远去,我想先头部队将在明天前后抵达无锡。真希望早日抵达无锡,停下来好好休整。连日的艰苦行军真可谓是出征以来的一种体验。

在南国前方1000米,敌军前方1200米的前线设置了炮弹存放点,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夜。

11月25日 晴

凌晨3时起床,早上6时与部队汇合,前进四公里,休息。敌人就在前方1500米处进行抵抗,我们的前进受阻,一直待命到下午。其间观看了长泾镇激战的场面。今天自登陆以来第一次见到霜。相当寒冷。下午3时我们在距离敌军1000米处宿营。缴来一头猪,当作晚饭。还缴来一头水牛。在祝塘镇这里,我中队有人得了霍乱,现在只能等死。真是,可怕的病。

11月26日 晴 (祝塘镇)

昨晚,时隔多日洗了个澡,去掉身上的灰,心情爽快地进入梦乡。早上照例6时起床,7时30分出发。班里的一匹马出了问题,我们缴来了一头牛。前进了约八公里,遭遇敌军,前进受阻,无奈就地宿营。这里有22个支那人,财产家什统统烧光,很是凄惨。

11月27日 晴

早上6时起床,8时出发。前方桥梁在敌人撤退时被破坏,前进受阻,原地休整约一个小时。途中,在璜塘波附近有许多战壕,都是新挖的。结果敌人连一仗都没有打就放弃了。只有一具尸体。一路上所有的村落一片火海,支那的民众也一定深深感受到这场战争的恐怖吧。下午4时是老刘玉村宿营。

晚上7时左右发现三个敌残兵,其中一个逃跑,两个被抓。我刺杀了其中一人。到今天为止,我共计杀了六个支那兵。

我们师团已经抵达无锡附近,基本完成任务。明天,好像师团将在某地集中。

11月28日 晴

早上6时起床,发现并枪杀了五个敌残兵。上午11时出发,前进六公里,第一次来到通往南京的汽车道上。时隔二十多天,重新走在可以听到军靴响声的道路上。下午4时,通过青阳镇,在向前行进四公里的地方遭遇敌军,战炮队立刻开始战斗,在我们后方1500米的地方架起200毫米和100毫米加农炮,猛烈射击。我们的头顶呼啸着炮弹,继续前

进。中队一个士兵中弹,无奈终止前进,就地宿营。入夜,敌人的子弹纷纷击中我们的房顶。

这个村落存有大量的酒,士兵们个个开怀畅饮。不久,有的打架,有的唱歌,有的胡闹,无休无止。

11月29日 晴 南闸

早上6时起床,之后为病故的大男正一郎举行追悼会。在战场上病故实在是可怜。上午9时左右带领两个士兵外出征缴猪。在抓到一头猪返回的途中,一架友军的轰炸机在我左面几十米的地方坠落,飞机上的炮兵大尉和另一人负重伤。我们立刻跑过去从飞机残骸下救人。当我们看到两人从头到脚血肉模糊的样子时,就痛感到飞行员的生命已经不保了。敌人的阵地很坚固,从早上起,后方的友军重炮对此进行了猛烈炮击。我们旁边的房屋被敌人的炮弹炸毁。我们可真算是炮弹下的幸存者,感谢神佛。旁边宿舍里有三个士兵受伤。

11月30日 晴 南闸

上午待命。下午2时出发,前进六公里后宿营。

虽然敌人的炮弹频繁地飞过来,但都是从我的头上飞过,所以比较安全。晚饭缴来了12只鸭子,就着鸭子汤吃米饭。

12月1日 晴 南闸

今天是攻打江阴城的总攻日。

从早上开始,友军炮兵阵地所有大炮开始集中炮击。

早上7时,各中队补充了200发炮弹。8时30分,去联队炮领取炮弹。照例遇到了××上等兵。攻下江阴城,多少可以休整几天,所以我祈祷早日攻克。下午4时前往大队部联络,在大队部住下,领到了一盒香烟和一包糖。

12月2日 晴

据大队部收到的报告,因为今天早上第一〇四联队已经从江阴城南

门进城，大队必须立刻出发。上午 11 时我和大队部一同出发，向江阴城挺进。途中，在板桥镇及其他村落到处都是被炮弹炸死的敌军尸体。终于来到了江阴城的西门。城墙上虽然有许多被我炮兵炸开的坑洞，但依然坚固，未被摧毁。西门有五具我军士兵的尸体，敌军尸体不计其数。晚上 7 时在中华电灯公司宿营。

12 月 3 日 晴

午夜 12 时 30 分，为了联络中队，我们向后方行走了八公里。途中没有遇到一个友军，在支那国的城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行走在陌生的地方。心里很害怕会遇上敌残兵。此时此刻，所谓日本军人的自负被抛到一边，实在是心中发虚。途中迷了路，走了一夜，早上 6 时 30 分才抵达中队宿营地，可是中队已经出发了。于是我们又寻着中队的行军方向继续前进。这是我自上海登陆以来的第一次可怕的经历。

上午 8 时，赶上了中队。中队依据军部命令宿营于钱家村附近的村落里。为了准备攻打南京，部队进行宿营休整。

12 月 4 日 晴

士兵们一早就去附近的村落征缴，缴来了各种物品。

12 月 5 日 晴

休整。下午外出征缴，烧了 17 户支那人家的房子，并杀掉了当地人。可悲的战败国民。

12 月 6 日 晴

今天奉命必须完成攻打南京的准备。我们准备好炮弹和其他武器，只等出发的命令。晚上 10 时，命令下达：明晨 5 时 30 分起床，6 时 30 分出发。我在本部站了一班岗。

12 月 7 日 晴 钱家村

凌晨 5 时 30 分起床，继续向南京进发。大家急盼着早日和敌人遭

遇。行军的痛苦(原文无记录)

12月8日 晴 陈壁镇

行军途中,看到支那的墓地里墓石散乱,连松树林里都有。

12月9日 晴 碑城镇

行军途中,看到有人把十几个中央军俘虏兵一刀两断地砍了首。远处空军正在空袭,可以看到敌人的身影。

12月10日 晴 丹徒镇

早上6时起床,7时出发,向镇江市前进。途中,有松树林,仿佛行军在日本的山村里。晚上9时抵达镇江,宿营。

12月11日 晴 镇江市

这个镇江市是一座在中支那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宿营在一个小学里,一看教室就明白,其教育方针全是围绕抗日教育展开的。早上7时起床,上午11时出发,下午5时在高资镇宿营。

因为没有副食品,外出征缴猪。走了六公里,来到一个村落,抓到三头猪。这个村里有一个支那人在日本的大阪、京都住了11年,会说日语,所以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半小时。他的夫人孩子都会说日语。支那兵在五天前一直住在这里,所以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困难。他说日本兵来了就安心了。真假难辨。

12月12日 晴 高资镇

早上7时起床,今天一天休整。上午9时,前往昨天征缴的村落寻找那个会日语的支那人,结果他不在,只有他妻子一个人。缴了一头猪返回。下午5时向南京进发,开始夜行军。晚上10时在一个无名村落宿营。

12月13日 晴

凌晨3时起床,4时出发。前往南京幕府山炮台实施攻击。途中,到

处都聚集着敌军俘虏,据说其人数大约 13 000 人。年龄从十二三岁的孩子到五十岁左右的人都有,其中还有两个妇女。敌军还在不断地投降,各队抓获的俘虏总数约 100 000 人。下午 5 时,看到了南京城墙,部队在城外宿营。

12 月 14 日 晴 南京城外

首都南京也被攻克。部队休整。上午参观南京市内,顺便缴来了支那军的马匹。对南京城之大惊叹不已。

12 月 15 日 晴

休整。

12 月 16 日 晴

休整。去市内征缴。到处都可见支那兵、日本兵抢劫过的痕迹。下午 4 时,山田部队枪杀了抓获的敌兵约 7 000 人。扬子江岸边,一时间堆积起一座死人山。真是惨不忍睹。

12 月 17 日 晴 南京城外

上午 9 时从宿营地出发,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大的司令官南京入城仪式。下午 5 时,前去执行枪杀 13 000 名敌军俘虏的任务。两天时间,山田部队枪杀了近 20 000 人。好像所有部队都把俘虏枪杀了。

12 月 18 日 晴

凌晨 3 时左右,开始刮风下雨,早上起来一看,山上覆盖着白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听说聚集在南京城外的部队约有十个师团。休整。下午 5 时,枪杀了约 13 000 名俘虏。

12 月 19 日 晴

分明是休整,却早上 6 时起床。命令我们把昨天枪杀的一万几千人的敌人尸体扔到扬子江里,这活一直干到下午 1 时。下午做出发准备。

在本部站岗。

12月20日 晴

凌晨4时起床,6时出发,渡江、行军,接受新任务。

除夕夜的补给品有鱿鱼干、羊羹、梨子、苹果和酒。

元旦的补给品有酒、橘子、五色甜糕、栗子豆糕。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1. 堀越文男阵中日记

编者注：堀越文男，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通信班（线路架设组组长），伍长。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凌晨 3 时，部队从沙河长镇（或谢家桥镇）出发，沿着漆黑泥泞的新修道路前进。由于昨晚的连续作战，敌军终于退却，到处都是残兵俘虏。

上午 8 时 25 分左右，在距沙河长镇（或谢家桥镇）约十公里的一个村落，我发现了一个敌军正规兵，我第一次用刀把他砍死。砍杀时，我完全按照刀法行事，刀刃还是稍稍卷曲了，有些遗憾，但挺满足。很难想像砍杀人时的心情，自己都觉得吃惊。当晚我们投宿于西徐野。敌军节节败退，抓到的俘虏或是做劳役，或是枪杀、砍头。其间，既无愤懑，也无内心的斗争，即便眼前鲜血喷涌，仍然无动于衷。

这或许就是战场的心理状态吧。

11 月 21 日

今天仍旧是毛毛细雨。河边干枯的芦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掠过河面的雨珠寒气逼人，手都冻僵了。干枯的芦苇丛中回荡着雨声。我们投宿于南国。

11 月 22 日

早上 7 时吃早饭。

今天接到命令不向前推进，所以立刻和×××、××两人外出抓鸡。我们扣住所有过河的支那人船只，在过河期间进行彻底搜查，搜到一壶

酒,还有约十只鸡。

午饭美餐一顿。直到黄昏部队也没出发。听说有2000人左右的敌军在拼死抵抗。

用电话与旅团、先遣队及第三大队联络。

天空终于放晴,然而这寒冷彻骨的蓝天不禁使人思念家乡。

此地穷山恶水,却有一个“南国”的美名。

11月23日

早上6时从南国出发,向西挺进。8时在寺院设置联队指挥部。8时30分出发,为第十中队侦察地形。在乘木筏过河时,脚下一滑,一只脚插入木筏。几经周折找到些线索,打听了有关敌情后返回。时间已过9时40分。11时吃午饭,随后立刻出发。

下午3时30分,一部分部队进入长泾镇。

夜里,因感冒而发烧,不住地头痛,睡不着觉,感到寒冷。敌人好像非常顽强,有情报说无锡的一部分被攻陷。

雪零零星星地飘着。

11月24日

因为预定凌晨2时出发,所以着手准备。结果计划推迟,早上8时才出发。进入长泾镇。这是个相当规模的城镇。听说两翼先遣队占领这里之后便解甲休整,成为师团的预备队,去长泾镇南边的山坡上休息了。还受到了联队长官及师团长的表扬。

临出发前,面对军旗行持枪礼。在联队长“向军旗敬礼!”的号令下,整齐举起的枪刺闪着寒光。庄严的和歌曲调,带着难以言状的哀愁回荡在四周的空气中,使人战栗。

联队将士肃穆无声,心中流着泪,默然低下头。时间是下午4时40分。

部队又开始向北挺进,为了早日结束战斗,将士们斗志激昂。

即将落山的太阳变得通红,坐在干枯的草地上端详着夕阳,这是一个思乡的黄昏。战友们纷纷说起了自己的故乡。入夜,由于不明行进方

向,故再次折回长泾镇投宿。时间已过午夜,是凌晨1时。我们住的是一户有钱的支那人家,房子很气派。

11月25日

早上7时出发,向西挺进至师团所在地。路边霜打的枯草,田里的小苗一片白色,连呼出的气都是白的。手、脚、面颊冰冰凉。据说部队是在向石头城(シュクトウチン)进发。

上午11时,我们跟随与师团保持联系的联络官金成通信班长行动。直到天黑,共联络了两次。听说第五中队有人阵亡,我默祷伸市大哥平安。

夜空晴朗,星星闪烁。昨夜也是明月当空,少有的晴空笼罩在夜幕里。

现在我正借助着烛光在这里写这篇日记,地点是师团驻地大河上。

11月26日

上午10时下达了出发命令,为了把命令从师团传至联队,我奔跑在田间小道上,顿觉周身热乎乎的。

11时30分部队出发,下午4时许抵达宿营地。

从昨天早上起开始降霜了。

晚上,手持日本刀欣赏不止,它记录了杀人的全过程,却仿佛依旧使人平静如水。喝了些酒,情绪十分激昂。

11月27日

早上7时出发。下午4时抵达王家村。

天空阴沉,寒风刺骨。此时喝一口白色的日本浊酒,感觉特别香。

喉咙疼痛,感冒还没有好利索。

11月28日

早上7时30分从王家村出发。向西挺进至西阳镇(青阳镇)。时间是上午9时50分。在通往江阴的道路上辎重车辆轰声隆隆,大部队正

在行进中。

途中在一小山坡上休息。

4 时许,到达南闸镇南边的一个村庄,这是涂镇的辖地。入夜,战斗愈发激烈,晚上 11 时 15 分,×××少尉(××)负伤,悲壮至极,不禁祝我们的分会长长寿!

11 月 29 日

上午 11 时做出发前准备。吃过饭立刻出发。我被留下与另外九个士兵一起开始了拆电话线的工作。前方有 500 名敌人,从对面的高地向我方射击,子弹打到身边,把田间泥土打得四处飞溅。穿过这片地段终于完成了任务,进入南闸镇。

当夜宿营于南闸镇。

在离开六桥时,见到了卫生队的佐治半造兄。

11 月 30 日

早上 6 时许被冻醒,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便遭到了敌人猛烈射击。立刻组成一个分队,我为队长,其余十名士兵由各部调来。满天的星斗消失了,天空彻底放亮。

我们占领了南闸镇东边的高地,联队本部开始向前挺进,12 时左右,敌人四处扔下尸体撤退了。

当我们来到横塘里南边的一个小村落时,又遭到了猛烈的枪击。入夜,好像要在这里宿营。星星闪烁。

12 月 1 日

晴空万里。8 时 30 分出发。终于抵达直通江阴的西郊街区,流弹又把一名军旗小队的士兵打倒。在稍事休息的时候,我觉得××少尉的负伤是件大事,所以拜托了东日的新闻记者石井氏将此事写成稿件。

我们每前进一步似乎都遭遇相当的激战,枪炮声不绝于耳。

下午 2 时 20 分,终于盼来了好消息:两翼部队漂亮地率先攻陷了江阴城头。江阴西门城头终于高高地飘起了日章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

的时刻，眼泪不禁顺着面颊流下。

该给第三大队及平大队特别记大功。

现在我终于可以靠近城墙边了。

12月2日

第三大队上午9时在工兵爆破之后由西门破门进城。联队主力10时进城。

第二大队占领吊钟山，联队在吊钟山集结，对军旗行持枪礼。心情激动无比，众将士泪流满面，军号声悲凉悠长。我们终于占领了江阴。

从吊钟山向北望去，长长的扬子江彼岸笼罩在一层薄雾中，尽收眼底。

三呼万岁的场景被新闻摄制组拍了照。

12月3日

今天听说联队本部将要移动，我们就地着手准备。今天好像是警卫人员调动的日子。

加藤上等兵指挥弹药队到达。

12月4日

往各大队架设电话线。

从明天开始的作息时间制订如下：

7时起床，7时10分点名，8时早饭。10时召开军务会议，正午吃午饭。晚饭是下午5时，晚间点名是晚上7时。

12月5日

晴天。去山上参观炮台。×××伍长、××加上油座君和我两个一等兵共四人。那大炮是口径为320毫米的庞然大物。从山上眺望扬子江，远处的舟船使人不禁思念起故乡。今天我特别想回家。

12月6日

上午8时传达圣旨,仪式在吊钟山上举行。晴空万里。

下午为明天的出发而忙碌。

晚上送出书信,收到几个邮包,并拜托高桥少尉把不需要的4台器材及7捆罐头共11样东西送往上海。

(又记)中午时分,从收音机里得知已经攻陷南京^①。欢呼声四起。

12月7日

我们开始了预定四天三夜经常州到镇江的行军。7时10分列队,我指挥弹药运输队来到西门的四岔路口,向山田旅团长阁下行军礼。

夜里,在大路边上的一个村庄宿营,行军里程七里半。夜里听说攻陷镇江(是第一〇一师团攻下的)。

12月8日

上午7时由龙窟镇出发。9时30分抵达常州。下午5时到达夏野镇。晚上9时30分到达石桥弯。

听说镇江是昨天下午3时攻克的。

12月9日

上午8时出发。我负责收容掉队的人,脚一点也不累。因为我骑着牛前前后后地四处联络。一直忙到下午6时20分天快黑了才回到本部。

12月10日

上午8时出发,直奔镇江。下午4时30分左右到达。这是一座相当规模的城市。我们宿营的地方很漂亮,是两层楼的洋房,屋里有留声机、手风琴、漂亮的衣服;有酒、大酱和酱菜。并且还亮着电灯,明晃晃的。这是我们自进入大陆以来第一次遇到的。

^① 原文如此。

12月11日

上午11时出发,目的地丹徒镇。从旅团往外架设电话线直到晚上。月明星稀。

周围虽然有大的房舍,我们却宿营在山丘上。

这里是丹徒镇的养蚕场。

12月12日

上午7时起床。竹林顶端的天空半明半暗,仿佛飘着薄薄的晨雾,雾的后面是山丘,山丘上面有人家。

桑田里的桑树悉数枯死,寒风瑟瑟。

下午5时30分出发。师团终于开始进入攻打南京的战役。晚上10时,部队到达一个村庄,进行大休整。明月高照,诗情画意。然而因在行军途中,无意欣赏。

(又记)这村庄叫仓头镇。

12月13日

在栖霞山,从第五通信班预定往平午村架设电话线来看,南京战线正向着有利的方向进展。据飞机无线电通报:已有三个师团进入,正在扫荡敌人。

旅团指挥部立即向前方的村庄移动。

四处都是残敌,枪声不断。

12月14日

凌晨,油座君抓来了一个支那军的工兵大尉,据说年龄是25岁。

联队本部5时出发,我等候第五通信班来拆电话线,8时30分才出发。

下午1时30分,我枪杀了一个残敌,是拾起对方的枪射击的。

第一大队把14000人的俘虏监管在大道上(上午)。天气晴朗,我们让那个工兵大尉拉车,直奔南京。缴获的枪支被沿途砸烂销毁。

翻过一座山丘,南京的城墙近在眼前。在距离城墙1000米处,将那

个工兵大尉斩首，临刑前他泰然自若。时间是下午4时。

下午5时30分，来到联队本部的预定地点，但大部队未到，6时40分左右才到达。

12月15日

上午9时早饭。从10时左右起，和×××伍长两人外出征缴物资。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已是下午5时。

其间，我们目睹了在扬子江边枪杀俘虏的情景。平均每三四十人为一批，实施枪决。

12月16日

收到了稻田先生托《东京日日》记者捎来的明信片。据说日本正在下雪，上个月的28日举行过一场歌会。

我们两个通信班在×××伍长的带领下，迫不及待地浏览了南京。

12月17日

上午8时列队，走下被山雾笼罩的枯叶道，开赴南京城。上午9时30分从和平门入城。松井石根大将（方面军司令官）、朝香宫、长谷川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举行阅兵式。

下午2时20分，观看了在国民政府大楼上的升国旗仪式。我们朝着日本方向的天空三呼万岁。那场面真像戏剧的一个片段。往军用邮局发了明信片。

12月18日

上午9时集合，去下关侦察线路。人员有通信班长、我、×××伍长、石川上等兵、八木沼、××一等兵，以及饲马兵桥本。

为了给碇泊场司令部架设电话，我们有的骑马和自行车，也有步行的。早上开始起风了，寒气逼人。今天见到了盛冈君。

12月19日

我部队因为将担任联队渡江的警备,预定20日出发。为了越冬御寒,部队长官发出了进城征缴用于制炭的斧头、刀具等物品的命令。接到命令,由小泉准尉带领我们十来个人向南京城进发。时间是9时。

来到难民区,吃到难民卖的扁面包状的饼,和天麸罗(油炸物)一样好吃。

我们继续往南边的山坡行进。进入一座大房子。主人开心地请我们吃了一顿炒饭。真是好吃。下午2时骑自行车返回。

12月20日

上午9时出发,预定从下关过江。我带领五个士兵拆卸支那的电线,共有十余卷。联队本部已经渡江。无奈只得和驮物资的马一道过江。时间是下午2时左右。

到浦口镇宿营。有一盒香烟,真的价值400日元。

12月21日

上午9时出发。到西葛镇宿营。寒风刺骨。在一个像是老百姓居住的房屋里投宿。夜里由于寒冷,从半夜1时就醒了,一直到早上。

12月22日

上午8时出发,向警备区域全椒挺进。昨晚,松岛一等兵来说第十三师团预定在2月中旬左右凯旋荣归。

下午5时到达全椒。晚上喝了酒,群情激奋,唱遍了所有的歌,还吟诗作赋,心情甚爽。

当地居民竖起日章旗迎接我们。

脚上的水泡让我难受至极。

12月23日

早上,阴沉的天气终于下起雨来,细雨如丝,越发寒冷。一整天无事可做。黄昏,拜访了联队机械队第一小队长佐藤久嘉少尉。

从明天开始,通信班将进入警备状态。

12月24日

跟随联队本部一道在原地做搬迁。新地方有炉子有床,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把这里安排得井井有条。

12月25日

一日无事。听说第三中队的士兵在外出征缴物资时被当地人杀死。油座和上野两个一等兵出发将遗骨送去上海。

12月26日

第三通信班为了与师团取得联系,上午8时在×××伍长的指挥下出发了。

好长时间没洗澡了,下午终于洗了一次澡。桌子上摆放着冬青植物,很是美丽。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

12月27日

下午来了邮件。自11月12日以来就一直没有收到了。最让人感到亲切的还是来自家乡的信。

(收到信件的七人名单,略)

12月28日

早上开始下雨夹雪。到了晚上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12月29日

以下各位发出了家信:

(发信一览,略)

12月30日

上午8时从全椒出发,向江浦进发。下午5时到达汤泉泉^①,宿营。

^① 似为江浦的汤泉镇。

温泉的水温温的。宿营地是漂亮的温泉旅馆,有床有被,一应俱全。晚饭是支那的炒面等食物,吃得我们直咂舌。这是一顿支那人为我们准备的欢迎宴。

12月31日

上午8时30分从汤泉泉出发,镇内居民挥着旗子欢送。道路虽宽却很泥泞。下午1时30分到达江浦。这里是第一大队的守备地,从这里与滁县取得联系,由此再接通联队本部。

晚上是大年三十,发下来了各种补给品。这一晚我们大吃大喝了一顿。

(1938年)1月1日

天空放晴,阳光明媚。为给第一大队(江浦)和岩仲部队(浦镇)之间架设临时电话线,我指挥第一通信班出发。从江浦城里传来万岁的欢呼声。寒风瑟瑟,一路上,我们把倒下的电线杆扶直。下午4时,结束作业,与岩仲部队取得了联系。我们要了个宿舍宿营。

1月2日

上午9时左右,班长带着士兵乘汽车赶到。在向岩仲部队托付了有关事项后,立刻出发,乘汽车来到通往联队的道路上等候。

联队本部的汽车到浦口,本应该在浦口乘车,结果我们从驻地乘车前往浦口。午饭后,由于汽车的原因,第四班被留下,返回。我带领第四班投宿于警备队第二中队宿舍。有四架敌机从头顶飞过。

【栏外记事】^① 从早上起部队门口就挤满了要饭的支那人。

1月3日

9时50分列队,与多蒙关照的会田上等兵告别后前往仓库。11时分别登上卡车,在高桥少尉的关照下,于下午4时左右到达联队本部全

① 作者在日记本边缘空白处所记的说明、补充等。

椒。以下是诸位的家信。

此外,收到了妹妹和一位叫岩松房子寄来的慰问邮包。

(来信一览,略)

1月4日

上午从10时开始举行御旨奉读仪式。晚上给以下诸位写了信及明信片。

(发出的信件一览,略)

1月5日

给以下诸位写了信。

(发出的信件一览,略)

××伍长外出联络,晚上才回来。××××君出院归队。

(来信一览,略)

1月6日

阴。从早到晚无事可做。收到了满子姐寄来的邮包。她好像是去桦太当护士长了。

1月7日

早上略感腹痛。

流弹落叶风醒秋
膺惩暴支正义剑
决死望敌夕阳红
铁血散花老陆宅

1月8日

在85高地举行了阅兵式,成员以陆军为主。天空阴霾。

1月9日

今天依旧腹痛不已。

1月10日

一日无事。

1月11日

一日无事。晚上有节目演出，很有趣。

1月12日

从早到晚无事可做。大家不住地谈论退伍复员之事。

1月13日

微感腹痛，整日卧床。收到了稻田敏子、佐治靖一和妻子的贺年片。

1月14日

腹痛依旧未愈。昨天×××君去了师团，今天黄昏才回来。听说因为联队设置了妓院，所以师团也开起了“女郎屋”。然而，这些对于出征前已经立誓“不近女色”的我来说毫无意义。

1月15日

1月份已经过半，人们不断谈论凯旋荣归的事。终于让医生诊断腹痛，是急性肠炎。天气多变，寒气逼人。我用灌入开水的水壶敷在肚子上睡觉。

伟大的个性即伟大的艺术。

1月16日

今天继续看病。听说有敌人袭击，从下午5时起部队全副武装出发。今天，据报在我们南面两里处，由于匪贼的袭击，有五人战死。×××伍长外出架设电线未归。

1月17日

久违的雨天。腹痛渐渐好转。

××伍长带领士兵为架设临时线路,前往五家桥第三大队。雨越下越大。和夏井君两人吃了午饭。

1月18日

阴天,寒冷。终日无事。据说部队三四天之内将要移动。

1月19日

近来没有来自日本的音信。×××伍长的父亲寄来一封信。××伍长和××,×××一起去浦镇出差。×××伍长上午返回。晚上,外出检查第三大队电话机故障。据说又有敌人袭击。

晚上领了工资,共27.9日元。应该寄给母亲。

1月20日

胃病完全康复。从早上开始下小雪。

下午1时,在原来的联队本部做了体检。

1月21日

下午1时出发,拆收五家桥方面的两捆电线。山丘上的枯草被薄薄的雪覆盖,道路险恶。在返回途中去第二大队会计处领取了4.5日元的奖金。

山丘的塔楼上可以看到哨兵的身影。

1月22日

今天,领到了天皇恩赐的香烟。是十支一盒的香烟,将校三十支、下士以上二十支、士兵是十支。天气晴朗,面临即将开始的行动,我们正有条不紊地准备着。×××伍长从滁县返回。该部队在保卫了津浦铁路,与北支那方面军取得联系后,预定将于2月中旬返回。

晚上,吹起了好长时间没有吹过的口琴,乡愁阵阵涌上心头。

1月23日

早上天气晴朗。收到了母亲和妻子的邮包,眼前浮现出她们使劲捆绑邮包的情景。

同时收到了耕人寄来的邮包。我说他“白色沼泽”,指的是无论做什么都是半途而废的意思。到今天下午4时为止,信件的收发将停止,因为马上就要开始新的行动了。

1月24日

凌晨2时进行了军纪检查,通信班有五人参加。我们第一通信班随第一大队后退到浦镇和江浦一带。由于头昏,上午让××一等兵跟通信班长去滁县出差,晚上才回来。

我们这里有吉他和口琴,所以每天晚上都很热闹。有唱花腔的,有唱佐渡民谣的。歌曲有《战友》、《露营之梦》、《进行曲》等,唱到最后常常是亢奋不已。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战地的每一个夜晚。在枪林弹雨、寒气逼人的露营之中,对于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来说,这种欢快的歌声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1月25日

上午为了掌握对空中的联络方式,阅读了相关规定。下午1时,打了防疫针(牛痘)。我让在弹药运输班的クーニャン^①给帽子缝上了毛皮,但是太大了不合适。打算明天重新缝。藤井上等兵和小笠原君来我们这里过夜。整晚战友们打扑克取乐。

1月26日

我和×××伍长及后备大队的通讯员三个人去滁县出差。因为与三班交接,需转交线路,所以明天才能回去。晚上看了ピーヤ^②。

① 日文中无此词汇,似按中文发音,意为姑娘。

② 日文中无此词汇,似按中文发音,意为女性阴部。

1月27日

上午10时来到城外等候汽车。×××一个人先回去后,我又等了四个小时才回来。晚上整理器材。

由于后备大队的通信班长不在,所以无法转交。经过与副队长交涉,终于办完了交接。时间已近晚上10时。明天就要出发攻打定远了。

妻子寄来了《家乡之光》的二月号,我的《战地素描》、《露营之梦》被发表。此外,还收到斋藤五郎班长、渡部德治、铃木喜代八、金子丰美大哥以及妻子的来信。

1月28日

早上7时出发,开始攻击定远。由于多是山路,行军相当困难。下午6时到达周家岗。为了传递命令,我们迅速地奔走起来。喝一口冰凉的酒,暂时驱赶寒意。上午9时我们遭遇了敌人并击退了他们。

1月29日

上午8时出发。天还没亮就吃了饭。行军途中山峦起伏,山高坡陡路难行。我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到达大李家庄是晚上8时。从上午11时左右下起的雪依旧未停,寒冷刺骨。因为投宿的是农舍,房里空无一物。

1月30日

道路险恶,泥泞过膝。下午1时左右,我们遭遇并击退300个敌人。一直行军至午夜12时许,仍未抵达目的地。由于迷路,只好投宿于一个小村落。

今天阵亡两人,负伤五人。

1月31日

由于身心极度疲惫,今早竟然不知何时天亮。我们准备着,预定上午10时出发。昨天、今天都是阴雪天。

下午近2时部队出发。我们到达约一公里外的大计家庄。部队预

定在此宿营。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的土坯房里挤满了人，进不去屋的人就在外面盖上草睡觉。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我和执行传递命令任务的后藤井上等兵在屋外边烤火边聊天。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12. 荒海清卫日记

编者注：荒海清卫，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大队，上等兵。

(前略)

(1937年)12月10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有十余名会说日语的人。通过镇江前进8公里后宿营。有电灯(亮到7时左右)。

12月11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行军。今天走了约30公里，傍晚宿营。

12月12日

到达南京东南方约16公里处。上午8时出去征缴物资。晚上8时出发。

12月13日

今天早上7时50分出发，10时与敌人交战，开始行动。在炮台附近宿营。樱田班长抓获46名俘虏。

12月14日

凌晨4时出发。半小时左右抓获1000名俘虏，10时左右捕获2000余名。共计15000人左右。

12月15日

今天一天来了许多俘虏，很忙。

12月16日

今天去南京城征缴物资。收容俘虏的厂房失火,杀了2500人。

12月17日

今天进入南京(一部分人)。我等今天还在处理俘虏,处理了15000人。今天在山里,大队出现伤亡者。

12月18日

干了各种杂事。第四批补充人员抵达(三人去了大队)。

12月19日

今天一天无事。不能参观南京。

12月20日

早上5时起床。出发渡江。上午10时乘船。下午1时出发。浦口镇丁字路。出发去设置营地,下午3时左右到达。今晚的宿舍不错。

12月21日

今早5时起床,山下、荒井和我出发去西葛镇设置营地。

12月22日

早上7时从西葛镇出发去全椒。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全椒是个不错的镇子。爆竹声震天。

12月23日 雨

今天下了久违的雨,不知为什么心情不好。下午是皇太子殿下诞辰日,向皇宫遥拜。

12月24日

和久保木四郎君一起值班做早饭,忙得不亦乐乎。下了一天雨,今

天骤然转晴。大家都忙着在宿舍外打扫卫生。听说大队晚上要搬迁到浦口,本以为可以暂时安顿下来,因此大家非常失望。

12月25日

今天一早出去征缴马匹,但没征缴到。傍晚发现了三匹马。我以为可以安顿下来了,可过了一会儿又说是要转移了。仅在这里住今天一晚吗?听说第三中队有人被支那人打死了。

12月26日

今天早上7时30分出发去设立营地。因西葛镇被烧毁,只好住在永宁镇。比较起来这里不错。

12月27日

今天8时出发去江浦镇。上午11时30分左右到达。这是个不错的镇子,是商人开办商店的地方。令我吃惊的是,这儿能看到许多人。大队本部占据了好地方。到了傍晚,良民都跑光了,征缴也难以进行。良民们很可怜。这里属于江浦县。

12月28日

征缴各种物资。

(下略)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

(罗文文 译)

13. 井家又一日记

编者注：井家又一，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二中队，上等兵。

(前略)

(1937年)12月9日

又是一场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的追击战。从井西村开始，途经高桥镇、柏桥，这样一路追击下去。

路上到处是尚未构筑好的铁丝网栅栏，因为皇军追得太快，阵地战壕都是半拉子工程。轰炸留下了累累尸体，场面极其惨烈。大路两侧不时传来友军追击时发出的枪炮声。万里无云正适合空袭，到处响起猛烈的轰炸声。成百上千的鸟儿似乎也需要被我们杀死的中国兵尸体似的，只见它们从树上飞到天上，又从天上落到树上，四处乱飞。还可以看到脖子上有项圈般白纹的鸟。

因为是不间断地连续推进，累得我连提笔都吃力。毕竟近四天睡眠不足了。为了躲避敌军炮弹，趁着在柏桥片刻休息的空儿写了日记，时间已是上午10时多了。虽然已追击到距南京六公里处，但联队为了集结，竟又按照命令不得已后撤了。后撤的道路铺着五六寸大小的石块，到处因埋设地雷被挖得坑坑洼洼的，很难走。皇军的追击部队所到之处，汽车、军马挤作一团。

因连日的疲劳，躺着看飞机轰炸和皇军进攻倒也颇为有趣。没吃的，啃着红薯行进，真是疲惫至极。

飞机一飞临南京城，就能看见高射炮炮弹在空中爆炸的密集烟团。第九师团的胁坂部队今天一马当先，领先全军攻进了城，立了头功。《朝日新闻》的记者们争论着最先被突破的是哪儿。因为两三天前就知道第九师团将立头功。最终还是因为第九师团决心夺取头功的缘故，《朝日

新闻》的记者们全都到这儿来了。尽管各部队都争着邀请新闻机构去，结果记者全聚集到第九师团这里来了。

联队离开桐桥村进行集结，第一、第二大队顶着午后的太阳，沿着山脚行军。晚上，我们作为师团左翼，在路上被左遣右调地走了一夜，全然不知在为什么忙。遇到了第二十联队福知山的士兵，他们作为我们的右翼，来联络第九师团。

刚露脸儿四五天的月牙儿，淡淡地照亮着行军部队。因为军靴踩在石头路上的声音太响，到了离前线 200 米左右的地方就离开道路，沿着路边走。连日行军，已走得厌烦透顶了。敌人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和远处的炮声此起彼伏，刺激着我们的听觉，并使我们振奋起来。在距离南京 6 公里处再也无法前进了。如同从高处滚向低处似的追击战，让我彻底体验到了步行的艰难。

12 月 10 日

南京城给人感觉就是个天然军事要塞。有山有河，平原边上有丘陵，真是难攻易守的城市。所有的铁路、公路都围着铁丝网。道路被破坏，前进时经常在路旁发现尸体，也许是友军部队追击时留下的吧。

昨天晚上终于成了师团左翼的前线部队。我两个中队为预备队。从这里远远地、清楚地望见掩隐在半山腰绿丛中的蓝白相间的中山陵。双方的枪炮声一直在隆隆作响，何时才能看到我们进入南京的一天呢？丘陵上的铁丝网、低洼处的铁丝网、机枪掩体、碉堡，到处是敌人进行最后挣扎的情景。

早晚要沦陷的南京，每天却是大晴天。

为了进攻南京及便于联队出击，沿着铁路线，在铁道及护城河之间一千五六百米的范围内修建了交通壕，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们横穿铁路，第二中队自中午起，一直干到夜里 2 时左右。敌人妄图阻止修建交通壕，动辄猛烈地射击一会儿。

夜空中的月牙儿冷冷地看着干活的人们，泛着寒光的铁轨、咔嚓咔嚓的军靴声，更令人感到阴森恐怖。毕竟是在距敌军仅数百米的地方修筑工事。

据报,第三十六联队的部分队伍已抵达城门。

12月11日

深夜,活干完后便住在村子里,可冻得怎么也睡不着。只是瞪眼望着凌晨天空的星星,迎来了又一个披满白霜的一天。看着接连不断的一场场战斗,吃着乏味的食物,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此时,我们多么希望吃一块松软热乎的白年糕,或一个团子。天天吃着中国米和中国人吃的腌菜及腌白菜,多想吃些稍微可口的饭菜啊。于是,今早我躺着,任凭身后百米处野战重炮惊天动地隆隆作响,让思绪翱翔在故乡上空,遐想着大吃大喝一顿。脑海中走马灯似地回忆起应征入伍90天来的生活情景。尽管也忘我地工作过,可也好几次徘徊在地狱门前。当临近南京之际,产生了一些欲望,想吃一顿,感受到了对生的眷恋。

我们离炮兵阵地近在咫尺,为了躲避敌人炮火,躲进靠近南京的兵营里。我躲进一个马厩,这是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兵营里被烧毁的几十栋房屋,断垣残壁,景象凄惨。

前方丘陵上密布着敌人的碉堡和铁丝网,友军的炮兵正猛烈地进行炮击。震撼着南京的炮声,似乎欲将整个世界毁灭。第三十五联队的许多士兵正在附近做冲锋前的准备,并等待炮击结束。

风传第三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全军覆灭,现在也真的接到了这个通知。据说是在日夜兼程的迅猛追击中,遭遇到极其惨烈的战斗。

上午10时,继续待在中国军营里的马厩里。下午2时30分,大队进行强攻。我中队约有40名志愿献身南京城攻击战的士兵组成敢死队,冲在联队最前面争立头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后,占领了前方约600米处的丘陵地带。这一带是敌人部队的营地,耸立着许多宏大的建筑物。通过兵营可以望到位于前方约600—700米处的南京城墙。下午4时30分,军营的坦克上飘起日本国旗。迄今为止中队出现了两名重伤员。分队长趁重炮射击的间隙,在敌阵前,面对城墙写日记。林上等兵也在此消失了踪影。营区路上还有逃跑的中国兵留下的饭菜,用手抓着吃了一些充饥。

从营房较高的建筑物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名没来得及逃走的敌兵正

进行猛烈阻击。

此时是下午4时30分。

此处靠近南京城墙,是蒋介石创办的军官学校,有几十栋漂亮的水泥结构的四层楼房,矗立在俯瞰南京城的丘陵地带。上海战役的军官都毕业于此吧,都是蒋介石革命事业的得力干将吧。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我们也是牺牲了几千名宝贵的生命才占领这里的。这些白色建筑物却是红色政权的化身。

我们虽然占领了兵营前的高地,但未来得及逃的士兵还在负隅顽抗。夕阳西下,星星月儿又亮了起来。晚上有几十个逃跑中迷路的家伙跑到我们战壕附近,大家争着冲出去刺死了他们。虽是深夜,枪声仍很激烈,而且败兵不断光顾战壕,因而无法入睡。

明天真能进南京城吗?一想起明天进城就兴奋不已。从上海到南京,追击战已展开了一个月。淋着寒冷的雨水,拖着疼痛的双脚,真是苦不堪言。前进的目的地就是南京,为的就是这个南京。太湖风光、苏州水乡,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的江南景色,多少次让我们忘却了追击的疲劳。

12月12日

夜幕降临南京城,依稀可见暮霭中的南京城,宛如海市蜃楼。还可以看到后面军官学校的高塔、第二大队占领的高地,看见在其右下方军营中,摇晃着日章旗^①报信的第三十五联队的士兵。

向着南京、向着南京,几十万士兵紧追不舍压境而来。

昨晚,右边几公里的山冈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不正是为即将沦陷的南京城燃放的焰火吗?燃烧的烟云飘向何方?是暗示撤退路线呢,还是示意着不能东山再起的蒋介石的末路?就这么胡思乱想着。

朝香军司令官^②祝贺第九师团长为攻克南京城立了头功。

早上,颁布了天皇陛下圣旨。为此,禁不住又盯着南京城望了一会

① 日本国旗。

② 即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

儿。回想起进南京城之前伤亡的战友,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原本我就是见到无名花草沾上晨露而纷纷凋谢都唏嘘落泪、抒发伤感之情的大和^①儿女。此时在寒冷中蜷缩在草丛里,我挥笔写下这许多伤感之事。

上午9时,为了占据攻克城墙的据点,士兵们迎着朝阳,顶着扑面寒风,勇敢地跃出战壕,向前迅速推进了250多米,占领了位于洼地的部分营房。从右侧高地上还不断射来密集的子弹。可以看到被山炮、重炮炸坏的部分城墙残垣,看到拂晓时集中炮火轰击城墙的情况,但命中率并不高。即使打中一发,看起来不过像大西瓜被啃了一口,不禁让人感叹城墙的确固若金汤。来到距城墙350—400米处时,已过了9时30分。

敌人的迫击炮轰击了我凌晨曾待过的高地。在隆隆轰鸣的炮声和刺耳的爆炸声及枪声中,我在兵营一角写了这些日记。左方有一幢独立建筑,屋顶上哗啦啦地飘扬着一面日章旗。地上躺着疲倦不堪的士兵,尽管敌人就在眼前,全然不在乎数秒钟后的生与死,有的士兵忘我地酣睡着,甚至打着犹如进军号般的呼噜跟着冲锋。

在兵营一角稍事休息,准备饭菜,是没有给养的伙食。大家都因米饭不足而满腹牢骚。副食品也同样如此。这里的兵营比较漂亮,有床铺,有烧饭的地方,甚至还有礼堂。有个士兵说,去礼堂,边听讲课边当厕所吧。说着就笑着去了。

南京现在的供水严重不足。在国内可能几天就想不起这儿的情况了。

木田准尉因腹痛回到大队本部。西田伍长结束了八天的收集尸体工作也回来了。他说中队有24个伤员,其中收治了19人。可以想像今后的战斗将多么激烈。

野战炮集中火力继续轰击,城墙上硝烟弥漫。飞机在继续轰炸。我们从今晚起替换第三十五联队上前线。准备好了足够的饭菜。终日响个不停的捷克式机枪声吵得头更加痛。已是下午3时30分多了。

现已得知这座兵营是工兵学校,我们是在敌人的演习场打仗。敌人

^① 指大和民族。

平时的演习如果总是以我为对手大概就有点不好办了。

第三十五联队和第七联队住在该兵营也是因果轮回吧。我们因寒冷而生火取暖,有人就令人厌烦地唠叨说:“白天会向这里打炮的,把火灭了吧。”有人立刻反驳说:“击中我们横竖是死,要死也要暖暖和和地去死。”我们边笑着边烤火。夜里的枪声仍然很密集。终归是瓮中之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步兵第二十联队的将校侦察队^①来了。

12月13日

凌晨4时开始逼近城墙,凭借着微弱的星光可隐约看到城墙。原以为会出现昨天那样密集的射击,不知为何却是出奇的平静。只有远处传来似乎是败兵残卒进行哨兵演习似的砰砰枪声。咦?难道因昨天的炮击而撤退了吗?我们做好了攻占城墙阵地的准备,挖了壕沟,修筑了阵地。天气晴朗,左侧的东方也亮了,枪声完全停止了。就这样等待时,发现五六个败兵,于是我们就喊他们,一喊他们就跑过来了。他们似乎完全清楚自己的军队败了,便扔下枪成了没有武装的中国人。

昨天以来的炮击痕迹,清楚地表明了进攻线路。向东方遥拜后,又洗了脸,接着就向前冲锋。看吧,日本国旗在左右两侧及后面正迎着晨风上下飘扬着向前挺进,还看到一名士兵双手高举着浅田部队北白川宫殿下赏赐的国旗跑来。城墙前有护城河和荷花池。向前,一直向前。

城墙的高度约有15—18米,踏着炸碎的城砖,顺着炮击形成的豁口登上了城墙。

看到了南京。没想到此时真的见到了迄今一直进攻的地方,将日本国旗绑在机关枪上,抑制不住地喊出了响彻云霄的万岁声。

南京城墙沿着右手方向延伸到远处的山脚。远远看到了南京街道。霞光遮住了视野。万岁的欢呼声一遍遍地响起。城墙上一面接一面地飘起几十面日本国旗。应征入伍九十多天,在上海战场上多少次徘徊在

^① 日军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并带上必要的士卒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

生与死之间。结束上海战役后前来南京并登上城墙。经历了攻城战和野战。

11月13日,自上海附近的七宝镇开始,一路追击过来。在铁路、陆地、农田、山上、水面,曾多少次来到地狱门前。天寒地冻,刮风下雨,还有得不到保障的后勤给养。因道路上的各种桥梁都被破坏,后勤给养运输中断了。曾几十次闯入中国人家里,强行征缴或夺走冒着热气的红薯。这种事发生了不下几十次。还吃过羊、猪、鸡、牛、狗等和跑到野外的家畜。一个月下来,肠胃倒比较正常,没出现问题。自上海出发以来有30天了,向着东方,遥望家乡。当想起天皇,想起父母、兄弟姐妹,祈祷平安无事,欢呼万岁之时,禁不住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

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国内出发时,佐分利队有198人,现在无病无伤(一次也没有)进入南京的仅有井家、中谷、寺尾、林、守山、平本6人。我深信得以平安地进城完全是有了神的保佑。

按照代理中队长场少尉的口令,高举枪支三呼万岁时的心境完全是忘我的,发自内心的。结束时,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中队领到两支恩赐的香烟,如果每人都吸的话很快就吸光了,所以只让大家在嘴上碰一下。轮到我时正好是12时。敌我双方的炮声仍在轰鸣着。

下午4时转为追击战,目标为第一公园。部队向前推进。途中经过飞机场。机场曾遭到友军的轰炸,只剩下烧成铁架的六七架飞机残骸,情景悲惨。机库也被炸了。

有架飞机倒栽在机场边池塘里,像是新的,色彩挺鲜艳的。

第一公园在中国军政部会计科前面,其附近还留有像刚被轰炸过的痕迹。中队长嘱咐,绝对不能再去征缴物品了,因为宪兵开进来了。

下午6时。

下午6时到8时,终于前往国际避难区扫荡残敌了。途中经过中山路、上海路。都是修筑很棒的道路,遭到轰炸的痕迹也比较少。国民大会堂是座宏伟的建筑。夜里2时返回,实在是筋疲力尽了。红十字医院(外交部)内有很多伤员,显然他们为了抗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为蒋介石而献身。

12月14日

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住在第一公园附近的儒家寺院里。昨天晚上2时许才入睡,所以困得不得了。但部队7时就要起床。身体有些不适令人担心。从上海战役到攻克南京,追击战带来的疲劳,使头痛得厉害。

上午8时30分,集合去昨晚的地点再次扫荡残敌,自己实在不想去了。不过,很想看看白天的南京街道,就又跟着去了。昨晚的地点是美国人管理的国际避难区^①,曾向日本提出申请作为中立地区,但没得到同意。这个地区外国人的大型建筑物里挤满了南京难民。由于《朝日新闻》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于是我们便闻讯赶到现场。大约有600名残兵挤在这里,因南京沦陷他们无处可逃。最终将他们交给日本大使馆,委托他们处置。

扫荡残敌的任务到下午4时才结束,结束后便返回营地。日本兵乘着从城里征缴来的汽车在市区到处乱转。南京城完全成了日本军人的天下。

看到新闻记者拿着“朝日”、“每日”及“读卖”的报社旗帜满大街的到处转悠,中山路上也挂着朝日南京支社的招牌。

路边墙上到处写着“中国男儿为抗敌而死无上光荣”之类的白色大字标语。

12月15日

上午8时集合,因调整宿营地来到中山路,路过日本领事馆。在外国人居住地的国际避难区一带扫荡残敌。几天前患上了感冒,肠胃也不舒服,因此行走艰难。

路边的小店早就开张了,主要卖食品。房屋里、路上都挤满了人,有的在大路上理发,有的站在路边吃东西。刺死了四十余名败兵。

每户外国人和难民的房屋都挂着自制的日本旗。道路、广场等都修了防空壕,随时防备空袭。还有竖立着“公共防空壕”牌子的沙袋堆,上面设有射击孔。看来是准备进行巷战的。到处都是败兵脱掉扔了的衣

^① 即南京国际安全区。

服。有九个败兵住在外国人的房子里，门口居然公开挂着“住着九个难民的住宅”，真是可笑至极。警察穿着黑色警服威严地警戒着。各个交叉路口等重要地段都能看到日本军的告示和巡逻的警察。

今天又换了住房，宿营在外国人居住区的房子里。附近挤满了难民，看到我们进来都战战兢兢地干笑着，有的还举起手，真可悲。成了亡国奴的国民的确值得怜悯。

有的士兵喝了一杯日本酒就高兴地唱起了歌，真让人感觉是停战了。如果也让我感觉片刻那种开心劲儿就好了。

我总认为不沾烟酒是愚蠢的，寂寞时也曾想过学抽烟。写这段日记时，大家正在其他房间里热烈地拍着手唱歌呢。

12月16日

12月已过半，自金泽应征入伍已满三个月了，真像梦幻世界。

上午10时出去扫荡残敌，缴获了一门高射炮。下午又出去抓来335名年轻的家伙。抓走了难民中像是败兵的人。这些人中间也可能确实有军属。抓他们时，他们一个劲儿地哭，真不好办。他们抓着我们的手，拉扯着我们身体，给他们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新闻记者从汽车上下来打算采访这种事，那些人以为来的是日本大人物，便蜂拥围上去。最后连新闻记者都吓得逃开了。他们还抓住行驶着的汽车跟着跑。

今天我站在支那小店前让新闻记者照了张相。

傍晚出去巡逻，十四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穿过外国人居住的住宅时，仰望着月亮思绪万千。

335名败兵被带到扬子江边，让其他士兵把他们全枪毙了。

在这冬月^①十四的皎洁月光下，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踏上不归路的呢？是作为宣扬皇道的牺牲品而去的吧。日本军司令部命令，杀死所有的年轻人，以防止他们再度成为抗日的力量。

宪兵在德国人住的房子上写上“禁止入侵”的大字。

① 农历十一月。

市区的街道上到处都挂着日本国旗,甚至扛着行李走路的家伙手上也拿着旗帜,有的拿在手里,许多人把旗帜套在胳膊上。

12月17日

一整天都是晴天,万里无云。今天要举行南京入城仪式。

早上7时集合,列队听大队长训示:能参加今天的人城仪式是荣幸的,因为许多人战死了,我们才得以参加今天的仪式。大队长率领近千名部下经历了数次战斗,伤亡众多,仅有少数人进入南京。大队长说每每想到此便潸然泪下。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在联队本部集合后,以军旗开路,部队迎着寒冷的晨风,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南京街道上,出了外国人住宅区向中山路走去。沿途难民有扛着被褥走路的,有用席子、木棍搭个窝棚躲在里面的。虽说早上在国际难民区里的战斗也停止了,但见不到一丝复兴的景象。

经上海路到中山路一段,通往举行仪式会场的道路都被打扫过了。路边站着戒备森严的宪兵。电线杆上崭新的日本国旗哗啦啦地飘动着,像在等待今天的盛典。

宽阔的道路被一片土黄色覆盖着,路上站满了第一一四、第三、第十六、第九师团的日本士兵。路上行驶着颜色各异、式样不同的征缴车和军车,带着伤痕累累的散热器、挡泥板,像是在倾诉迄今的战斗经历。这些车挂着日本旗径直驶向南京城里,好像在祝贺今天的盛典。

下午1时,由正门排列到中山路的皇军们望眼欲穿地等到了这一刻,飞机低空盘旋,小阳春般的天气,风和日丽。

带队军官之后,紧接着就是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红脸堂的松井大将。他好像要认清每一个人似地看着我们,马走得也很轻快。带着参谋绶带的军官队伍过来了。正巧此时天上飞来近百架飞机,精彩的编队发出隆隆轰鸣声像要吞下整个南京。

入城仪式带来的兴奋仅仅持续了几分钟,我想这是为报纸准备素材之类的吧,令人觉得迄今为止的长期艰辛劳苦顿时获得了回报。

12月18日

昨天举行入城仪式时还是风和日丽,今天一早陡然变得风雪交加。屋前竹林平时那慢声细语般的沙沙声一时间也哗哗作响。清晨,房顶上、树上、草地上都落满了雪花,大地成了银色世界。

这是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场雪,也是来到支那后看到的第一个雪景。秋天转眼就到了冬天,蓦然间感到了寒意。

军部^①今天在城里的民用机场^②祭奠阵亡者。我们行军去那个广场。葬礼会场满眼是一片土黄色,远远望着会场中间红、黄、蓝色的条幅,更觉得山风寒冷彻骨。

在战地邮局前的路上摆着写有“加盖攻克南京纪念邮戳”的台子。

报社、军部部队占领了中华民国政府的重要建筑并将总部设置在那里。昨天还住着的难民被赶往何处?被赶出大房子去了偏远的地方?如此寒冷的天在何处过夜呢?

傍晚的天空,千万只鸟逆风啼叫,听起来格外凄苦。

可以望见远处燃烧着的大火映红了天空。大伙都去警卫兵营操练,只留下我独自一人。闹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火盆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迸裂着,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南京之夜,万籁俱寂。

大概前几天月是圆的。

12月19日

如梦幻般的萧瑟寒夜迎来了黎明。小队的士兵昨天就去担任警卫任务了,分队只剩我一人,于是痛快地睡到上午8时。好久没这么悠闲了。今天赶快出去理了发。战斗一结束,稍微安稳就很快来给我们士兵理发了,那个中国人真是聪明人。士兵们各自剪出喜欢的胡须式样,还彼此炫耀着。

今天出去征缴酱油和砂糖。进了难民家里看看箱子里开了盖的瓦罐,拉出抽屉乱翻一气。看上去难民们很怕日本兵,所以即使当着他们

① 指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② 即明故宫机场。

的面乱翻也不敢吭声,只是听之任之。要是他们知道这些蓄着黑胡子的人有多么肮脏的话,他们可能会倍感恐惧。

从菜地里拔葱、胡萝卜、白菜,放在篮子里让难民去洗,打扫卫生的事也让他们干。因为剩余的饭菜全给难民,所以他们也喜滋滋地替我们干这些杂活。还拿来手榴弹去池塘炸鱼。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12月20日

天亮了。早上有霜冻,寒冷彻骨。今天休息。这一带的难民似乎减少了些。上午检修武器,因为好长时间没保养了,脏得不得了。下午大队长要来检查,于是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下。

下午3时,在对空监控岗哨值勤,不过没见到飞机。

今天收到信了,其中两封是井家玖迩的,还有妹朝日、明河浅次郎、水原重春共五封,还有报纸。好久没收到信了,这是出国后第一次收到信,很是开心。这种心情身居国内的诸位是难以想像的。寺尾君来看了我的信就离开了。天阴沉沉的,是这个月少见的坏天气,可是没刮风,很平静。

停战之事传得沸沸扬扬,大家越传越像真有这么回事。人们听着传来的炮声,议论说不知哪个师团正在某地追击吧?真辛苦啊。还有传言说已出动了两个师团向汉口追击。

12月21日

一群鸟儿聚集在屋后的竹林中,它们也是在进行早上的战斗吗?呼啦一下聚过来,又呼啦一下散去,还一个劲地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

对面山坡上立着几棵光秃秃的树干。这一带是外国人居住区,房屋上挂着德、英、美、芬兰等国的国旗。这个避难区是因为有外国人住宅而随意指定的中立区。我们进驻附近的房子后,鲜艳的外国旗立马黯然失色。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在这避难区里失去了生命。

右手方向的山腰处是中山陵,其左侧是帝王陵^①,其背景是连绵不绝

① 即明孝陵。

的山峦，山峦一直从右侧延伸到我们前方，形成一条丘陵地带。大路上，坦克轰鸣，友军的汽车、马匹川流不息。不时传来几乎被遗忘的轻重机枪声。面无表情的难民胳膊上套着日本旗臂章，拎着篮子通过我们下面的路。河里、池塘中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大概又有人在炸鱼。

上午9时，大队长来视察，依然绷着一张严肃和爱挑剔的脸。

从难民那里拿来面粉做团子吃。我喜欢甜食，吃没有砂糖的团子很不是滋味。我想能尽情吃砂糖该多好啊。

轮到我去对空监视哨站岗了。从三楼顶眺望南京街道让我浮想联翩。往后的几天，如果决定调往常熟，除了考虑又要冒着严寒行军两三百公里，还担心寒冷难熬的夜晚。

右方响起密集的轻机枪声，是正在干掉残兵还是难民呢？进入南京八天了，正在忘却的战事难道又开始了吗？多少次传说要停战了，而且我们是多么企盼快点实现。

听说要去苏州、盖山、无锡、常熟担任警备任务，我们巴不得如此。从国内来时就不让来，说是不能活着回去的。既来了，又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尽管激烈战斗的时间不长。我希望一直活到国内人了解我们有多么艰辛为止……

作为小队的一员……作为其中的一员……得到补充……名义上的中队长……正进行防备……又要征缴……有数十万的南京市民……（原注：……表示复制件不清楚。）

继续生活，继续过这种生活，蒋介石首都沦陷的同时逃难生活便开始了，到底安顿在何处？在山上，在野外，在某处安个窝。想到难民们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样子，便觉得这一带难民受到我们军队的热情保护或许是幸运的。

失去政府的国民再没有米吃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亡国流民啊，往何处去？

行人好像一天天多起来了。不过路上驶过一辆辆满载着士兵的汽车，是出动几十辆车进行紧急追击呢？还是频繁地换防呢？去常熟一事似乎终于定下来了。要走就快走吧。现在只希望能在新年前安顿下来，安安稳稳地吃顿煮年糕。

收到妹妹てる子 12 月 8 日寄出的信。信中说冈本的儿子阵亡了，小川的哥哥也阵亡了。还说有人像我一样参加南京攻击战的，也有凯旋回国的，尽说些战场方面的事。

去中国难民中征缴了蜜橘和梨，大饱了口福。

进入南京后，给养也好起来了。比如今天就领到了 30 支香烟、一个羊羹，真是开心。吃得肚子走起路来都一颠一颠的。

12 月 22 日

月底一天天临近了，晚上更是寒冷彻骨。在面粉团里放入葱汁做成年夜饭，倒也呈现出迎新年的气氛，换洗了内衣内裤，喜气洋洋，精神抖擞。

征用 15 名过路的中国人去菜地拔葱。

下午 5 时天快黑时去大队本部集合，听说是去杀死败兵。过去一看，只见 161 名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待在本部院子里，他们望着我们的行动，全然不知死神的降临。一路连打带骂地拉着 160 余人出了外国人居住的街区，来到古林寺附近筑有地堡的要塞地带。

夕阳西下，仅能分辨出晃动的人影。这里只有不多的几所民宅。将他们关进池塘边一间单独的风子里，然后 5 人一组地带出来用刺刀刺死。有的哇哇叫着，有的边走边嘟囔着，有哭的，有的知道死到临头而失去了理智。

吃败仗的士兵最后的归属就是被日本军杀死。

用铁丝捆住他们手腕，扣住脖子，用木棒敲打着拉走。其中也有勇敢地唱着歌迈着大步的士兵。有装着已被刺死的，有跳入水中咕嘟嘟挣扎的，也有为了逃命，紧紧抱住屋梁藏起来，任凭怎么喊也不下来的士兵。于是我们就浇上汽油烧房子，两三个被烧成火人的人刚跑出来就猛然被刺刀捅死。

昏暗中，嗨、嗨，憋足劲呐喊着用刺刀捅着，捅死要逃跑的家伙，或用枪砰砰地打。片刻间这里成了人间地狱。结束后，往遍地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着火。看到火中还有活动的家伙就打死。后面的房子燃起熊熊大火，房顶的瓦片掉了下来，火花四下飞溅。

返回途中回头看了看,熊熊大火还在燃烧着。

望着对面竹林上空的星星,心态悠闲地走在返回途中。大家还热烈地谈论着那个唱着革命歌曲、勇敢地迈开大步走向死亡的残兵的事。

晚上 8 时记。

从中队领回一丁点儿酒和 60 克水果糖,给养比以前好了。觉得肚子有点疼。

几日之内的确要有行动了,大概是去常熟或苏州吧。

坐在桌前昏暗的烛光下,望着黑洞洞的南京街道,听着远处的犬吠。什么时候停战? 什么时候凯旋? 据说根据家庭情况,很快有部分人退伍。人们议论的话题都集中在有关“私人物品命令”方面。

12 月 23 日

一大早就下了雨,好久未见雨了。南京城笼罩在雨雾中,成了梦幻之都。附近外国人的屋顶高高地悬挂着淋湿了的美国旗、英国旗,还有德国旗。南京本月上旬经历了鲜血染城、炮火洗礼的日子。到处是残兵败将和四处躲藏着的伤员。不愿沦为亡国的南京城拼命地挣扎着,可蒋介石之都还是沦陷了。国民政府使南京陷入黑暗之中,可在我 16 万皇军面前,一星期就沦陷了。现在的南京,任我日军为所欲为。

目前,完全是在军政府维持下,南京才得以安宁。所以这场冬雨仿佛欲洗去败仗之血。丝丝细雨落在竹林、池塘和小河中,水面泛出一圈圈涟漪。雨水不能彻底洗刷掉的是那巨大的伤痕吧。

雨雾中,看不见远处南京要塞地区的丘陵。只听见附近坦克的轰鸣,看见飞驰的汽车。难民们提着篮子冒着雨不知要去何方买东西。骡子伸长呆傻的长脸悲哀地呻吟着。

一整天无所事事。大家在二楼的房间里和衣躺着,唱啊笑啊,还有聊天。聊上海激烈的战斗、阵亡者英勇奋战的情景等等;聊勾引当地年轻女子的事;聊勾引的手段以及嫖娼之类的事。聊的尽是年轻士兵的话题、女人的话题,就这样聊了个通宵。

在人的生活中不谈女人,就算不上是人的生活。

下了一整天的雨,所以尽讲这些事情。

12月24日

今天仍然下雨。竹林越发显得翠绿了。对面外国人房顶上色彩斑斓的琉璃瓦也更加美丽了。但仍然望不到前方的丘陵。昨天晚上谈了一夜让人兴奋的话，头脑到现在还是昏沉沉的，不清醒。昨天玩了麻将、扑克等。令人觉得真的快要停战了。报纸不来了，信也不来了。因两三天后就要开拔，所以一切都中断了。对前线士兵来说，哪怕给一点音信方面的便利也是好的。

下午3时，轮到我们在大队扫荡区域站岗，我们是负责交叉路口的下士哨位。中国兵将这里作为南京要塞和市内的联络点。此外西康路、汉口路也有下士哨位。

这一带的难民中混有许多残兵。下级军官哨负责抓捕出入附近大队扫荡区域而又不属于大队的人。要塞地区是丘陵地带，带顶的战壕深不可测，蜘蛛网似的密布在红土山上。

登上高地，眺望西方，远处的扬子江宛如流动的长长的带子。可看见红色外壳的船。近处城墙和扬子江之间有许多湿地般的沼泽。对面的山大概是扬子江中的小岛吧。由于扬子江在南京附近一分为二，所以伸延出去与丘陵相连，从而形成了要塞。

放眼望去，南京城尽收眼底，都是些雄伟的建筑，是砖混结构的建筑群，难以想像里面住的竟然是脏兮兮的中国人。

四面环山位于盆地中的这座城市非常美丽。虽然不太大，但好像正在根据蒋介石的设想发展。

可以看见美、英、法、意、德任凭风吹雨打褪了色的旗帜，在这一带租界上空的晚风中摇曳。夜幕降临，群星升起，扬子江和城墙隐没在远处黑暗的丘陵之中。我们站岗的地方传来单调的军乐声，听见某处部队在唱陆军之歌，还有难民孩子的哭声和远处的狗叫声。在没有电灯的城市里，我们油灯的亮光可以照得很远很远，和身后黝黑的山峦相映，形成奇特的对照。

一条黑狗静静地从我面前跑过，没发出一点声息，气得我大喝一声。它朝我这边看了看，像是不屑一顾似的。

油灯、蜡烛、黑暗。这样的生活已有三个月了。吃了败仗的中国什

么时候才有电灯,才有机会亮起电灯呢?

12月25日

在南京迎来了大正天皇的纪念日。凌晨4时至5时站岗。地面已结了冰,走路声音听起来很轻快。一轮弯月普照着大地,看不清远处。月光不分贵贱地倾洒在近处的房屋上,将影子拉得老长,令人觉得毛骨悚然。是否难民也在沉睡中?四周静悄悄的。

黑黝黝的竹林在丘陵上像夜幕中的一堵墙。悲鸣般的狗叫声,听起来如同国内插秧时节数不清的蛙鸣。不知开往何处的车的马达声,听起来像是远处的流水声。不时有猫从脚边窜过。

下岗写此日记时,油灯芯发出噗嗤嗤的响声。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盯着燃烧着的油灯看过。火盆中红红的炭火映亮了脚下。等待接班的士兵打起了响亮的呼噜。屋里听不到一点外面的动静。砖砌房的警卫室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轮流使用的手表秒针声和燃烧的油灯正比试着音量,油灯只在燃烧中发出噗嗤嗤声时才超过手表。

不能小瞧手表不知疲倦的滴答声。分分秒秒过去了的时间是永远不再回来的。现在我在这里站岗,但一想到活着回国之后的事,就感到莫名的恐惧。

出发时198名士兵中,能毫发无损进入南京的人,是命大呢?还是要在以后对我进行考验呢?

来到室外,寒气扑面而来。眺望着流星,更感到惆怅。

凌晨5时40分记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14. 伊藤喜八阵中日记

编者注：伊藤喜八，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中队，上等兵。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今天欢送新战友归队。有奶糖、汽水，还有各种慰问品。

11 月 21 日

今天是阴天，下了小雨。

11 月 22 日

天气和昨天一样。收到了慰问品，面包和“朝日”牌香烟。

11 月 23 日

今天晴天，心情也变得不错。

战线又向前推进了吧。收到了明信片、支那的香烟两包、葡萄糖果等慰问品。

11 月 24 日

今天天气晴好，加之收到×××的来信，心情格外舒畅。家里让人放心，可以义无反顾地上前线了。

11 月 25 日

天气晴好。

11月26日

今天又是好天。领到了慰问品，面包、香烟各一包，汽水半瓶。

11月27日

天气持续晴朗。今天收到妻子的来信，反复阅读，欣喜无比。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上前线了。

11月28日

天气依旧晴好。给家中的妻子回了信，终于可以放心了。另外，皇宫派来的侍从武官来到我们伊佐部队，带来了皇室的慰问品。

11月29日

今天还是晴天。下午1时至3时举行了演出会。很是愉快。

11月30日

每天过得很快活。今天的慰问品是奶糖一包、“朝日”牌香烟一包，汽水两人一瓶，饼干一包。

12月1日

天气晴好。一天过得很愉快。黄昏，因为撞车事故，有许多人死伤，真为他们痛心。这或许就是命吧。伤亡者中有五个护士、十五六个第九师团的士兵。真惨。

12月2日

今天多云。期盼着归队。

12月3日

再过一天就要结束住院生活归队了，现在正急盼着回部队上前线。

12月4日

今天是住院的最后一天。令人开心的是收到了学校寄来的慰问作文以及西本愿寺庙的大谷伯爵的慰问品，不胜感激。

12月5日

今天归队。照井部队有141人之多。终于等来了归队的日子，十分高兴。我骑自行车从司令部兵站到南翔支队部，今天在此宿营。

12月6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昨晚因为寒冷没有睡着。开始向昆山行军。途中，支那人悲惨的样子使人不忍目睹。小孩子可怜巴巴地一边走路一边乞讨。我给了他们糖果，他们很开心。

今天，在安宁镇的小学校舍里投宿。

12月7日

早上6时出发，直奔昆山镇。途中，当走过敌军尸体的时候，更觉我皇军的荣耀。下午4时左右到达昆山镇，在此投宿一夜。

12月8日

天晴气爽。上午登上昆山镇的山上，眺望四周平原，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山上好像有过激战，支那军的尸体漫山遍野。离那里不远处有一个昆山县的景观地，但是因为害怕，没有去。

下午休息。

12月9日

上午8时30分出发，乘火车向苏州方向进发。经过苏州，在无锡投宿。

12月10日

从无锡徒步一里，乘汽车经常州到达丹阳。露营一夜，十分寒冷。

12月11日

上午9时出发,乘车到达句容的军司令部^①。了解了有关师团的行动情况,今晚在此(句容)宿营。

12月12日

今天原地待命,休息。

12月13日

昨晚因吃了油炸豆腐吃坏了肚子,但不碍事。今天还是原地待命,真想早些归队。想和战友面对面地交谈。

12月14日

上午从句容出发,又乘车又步行。途中,经过一所步兵学校,喝了口水,最后到达军司令部,一个叫汤山镇^②的地方。到达时间是11时30分。

从军司令部打听到部队已从镇江出发,下午返回至句容或丹阳宿营。(4时30分)

12月15日

上午8时从丹阳出发,向镇江方向行进。在距离镇江一里地的第二野战医院的义光君处投宿。

12月16日

上午10时出发,11时左右到达镇江。又听说部队已向南京进发,我们便又尾随出发。途中,经丹阳、句容,最后到达汤山镇,在温泉地住宿。此处是蒋介石的别墅。

① 指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② 即南京东郊的汤山镇。

12月17日

上午8时,骑自行车从汤水镇出发。途中路过一所军官学校和总理墓^①。一路上还看到各式各样战友的坟墓。在不断向他们默默祈祷中,进入了中山门。这下可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了。时间是上午10时。

城门内有励志社、陆军军官学校和警备司令部等。下午1时举行入城仪式。晚上,在与大队同在一地的第四中队投宿。

那晚,在扬子江边枪杀了两万多敌军俘虏。

12月18日

到达大队本部。下午去枪杀现场观摩,那场面惨不忍睹。我军阵亡十人,还有一些受伤者。

傍晚,乘车回到警备乌龙山炮台的部队,终于放下心来。

12月19日

在第一中队占领的乌龙山炮台担任警备。

12月20日

两次担任哨兵。下午2时出发,与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换防。第四中队(去幕府山),我们去大队本部原驻地宿营,距离这里有四里地,我们下午5时左右到达。

12月21日

今天一天休息。(战友的遗骨还是由中队保管)

12月22日

早上6时出发,来到南京城边津浦铁路的中山码头。7时30分左右从这里乘船登上了下关码头对面的浦口。午饭后进入浦镇并在此宿营。

^① 即中山陵。

12月23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经过花桥营,途中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下午在小雨中行军,真够呛。傍晚5时30分左右到达滁县的乌衣街,征缴了物资,然后宿营。

12月24日

上午7时30分出发,一路无事。在距全椒一里半的地方宿营。烧了鸡,吃得很香。晚上舒舒服服地休息了。

12月25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10时左右到达目的地,与第二大队的弹药运输队碰面,彼此愉快地叙谈起来。

另外,第三中队第四期补充进来的一个士兵在征缴物资时,在离此地三里处被杀。好像是敌人的残余部队所为,令人气愤。

12月26日

上午8时出发,大部队向前行军八里之后,我们立刻到达警备地点。今天的宿营地是小店,我们8时左右到达。晚上冻得睡不着觉。

12月27日

上午8时出发,向新的警备地点进发,路程是三里半左右。下午2时左右到达。进入江浦镇的警备地。征缴物资实在是有意思,获得了许多战利品。

12月28日

今天是市区巡查,四处看看。下午还不知道干什么。即便什么也没有,晚上还是去医务室住了一夜。

12月29日

上午,为了准备过年,我们四个士兵去城外砍了松枝回来,还买来了

豆腐。

12月30日

上午擦拭武器,下午从1时30分起在东门放哨。作为警备的哨兵必须认认真真的去做。

12月31日

由于昨夜担任警卫,今天很困。下午1时左右南京方面好像有空袭。听到了高射炮的声音。

早上很困,硬挺着直到下午1时30分才下岗。今夜是昭和12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各小队聚餐,整个晚上很有意思。11时左右才上床睡觉。

1938年1月1日

7时30分起床,天还没亮。筹备的许多节日物品被分发了下来,我们吃了各种东西后来到学校前集合,向皇宫方向行尽忠大礼。之后回来休息。据准尉说第一〇四联队现在正被敌第二十四师包围,陷于苦战之中。我第二机关枪队已经增援上去。要我们提高警惕,大家紧张起来。恐怕在这里待不长了吧。

今天上午去支那人家,与众人玩耍,过得很开心。

1月2日

早上6时出发,行军五里,为了与联队联系,分队长带领我们十人出发。途中,约9时40分左右,我们受到当地支那人的欢迎,饱饱地吃了一顿支那炒面,还带了一些走。我们向苏家巷前进。当我们赶到那里,本部的人却没有来,下午1时30分左右我们往回返。途中,又在汤泉镇受到了欢迎。晚上8时30分左右,我们回到宿营地休息了。汤泉镇的五柳池很不错。

1月3日

今天是行军之后的休整。上午去集市看了看。下午班里组织座谈

会,就这样度过一天。

1月4日

上午9时列队,宣读天皇御旨(御旨是明治15年^①1月4日下达的)。其中有各种关于警备方面的注意事项。

1月5日

(内容难以判读)

1月6日

(内容难以判读)

1月7日

今天休息。

1月8日

上午逛了市区,买了香烟。下午休息。还要行军,一定还得累得够呛吧。

1月9日

上午8时20分列队,装备检查完毕。待命。上午休息。

下午1时35分列队,出南门行军三里。一路上征缴鸡,很好玩。下午4时40分左右返回宿营地。如此活动活动还真不错。

1月10日

上午外出征缴,我们四人缴了不少葱,然后花1日元让支那人运回分队驻地。下午在班里休息之后,给家里写信,打算明天寄出。

^① 即1883年。

1月11日

上午休息,下午洗了个温泉澡,真舒服。然后休整。今天没有勤务。

1月12日

今天没有勤务,休息。

1月13日

上午休息。下午1时开始担任北门的哨兵。傍晚,西北方传来炮声。战友仍然在为东洋的和平持续着正义之战。正在扫荡残敌吧。当我交替下岗的时候,炮声依旧。

1月14日

早上很困。今天从11时左右又响起炮声,战友们一定正在苦战吧。下午1时30分,我在隆隆的炮声中交替下岗。

1月15日

早上7时整装列队。7时30分来到北门外。然后由大队长进行各分队的配置编成,进行演练。第一中队全体为假设敌。9时50分演练结束。大队长训话,接着由部队长训示。然后回营,为明天的出发做准备。

1月16日

今天,我们为增援第三中队做好了准备。但是一直没有下达出发的命令。从西面不时传来我军的空袭爆炸声和机关枪声。我守备部队的战车在城外所向披靡,冲锋陷阵,敌军很快就要被全歼了吧。我们在待命状态中休整了一天。

明天预定向和县镇进发,第一小队将在下午4时乘车出发。

1月17日

凌晨5时起床,做早饭,6时吃饭。6时50分,各小队列队在北门外操练,7时结束。8时,乘车前往和县镇增援第三中队。经过桥林镇,途中吃

了午饭。听说第三大队有三人阵亡。我们在距和县镇不远处下车，向一线散开，朝着敌阵攻击前进。然而并没有敌人的子弹飞来，使人提不起精神。

下午4时左右，结束战斗。部队从西门入城。我们将在这里警备一段时间吧。因为下雨，很是够呛。

和县镇。大小战车200辆，卡车39辆。

1月18日

上午8时20分列队出发。乘车前去增援第三中队。途中，因为敌人破坏了道路，所以我工兵队一直在作业，而我们只能在车上看。道路的修补没完没了。其中，在行进至西埠镇时，道路被破坏的很严重，以至于部队不能继续前进。所以不得不派我和另一个人在3时30分乘车返回和县镇的会计室，去取粮草和分队士兵的外套等物。由于中队已经转移，我们打听到下落赶过去，取回物资又乘车出发。当我们回到西埠镇时，听说有两三百敌人。我小队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进攻并消灭了敌人。从战场上下来，部队就在一个村落宿营了。我们第三小队和战车、自行车队在一起。从分队抽调三人担任桥梁的警卫。我们三人真是没运气。傍晚下了些小雨。

1月19日

早上7时40分列队，原本是接受战车小队长的指令的，结果被取消了。我们与中队一起行动。9时40分出发，乘车来到一座毁坏的桥边，与第三大队取得联系，吃了午饭。这个地方叫后河巷。

接着，我们开始返回。骑自行车抵达温泉地，时间是下午2时左右。（打仗的地方叫作□利家）

取得联系之后，我们就往和县镇进发。途中经过西埠镇，道路破损得十分厉害，耽误了时间，晚上7时30分左右才回来，之后休息。

第三大队因为与敌人的残兵作战而阵亡了5人。其中伍长1人、上等兵2人、补充兵2人，负伤2人。

1月20日

今天是雨雪天，寒冷。

下午因为搬家,累得够呛。大概要积雪了吧。雪下得很大。晚饭后,在××××上等兵的带领下我们四人在镇子的瞭望楼上站了一夜的岗。早上6时30分下岗。

1月21日

早上6时30分下岗,7时30分中队列队。我又站岗到8时。之后,前往大队本部列队,10时出发。我中队作为先遣队一路急行军八里,经过乌江镇,下午5时30分到达未桥林镇,宿营。因为行军累坏了,要好好休息。

1月22日

上午8时30分整队出发,途中很是受罪。下午2时左右到达江浦镇。住进了原先的宿舍。洗了个澡。今晚要好好休息,明天还要行军。

1月23日

今天,每个分队各派一人看管弹药。由于桥梁被破坏,中午外出侦察道路情况,回来时乘车返回。下午2时30分回到营地,休息。

1月24日

早上7时出发,在去江浦镇的途中,由于汽车要乘渡船,所以一直等到中午才上路。经过浦镇,在浦口吃了午饭,然后再经过浦口的乌衣区,经过滁县到达全椒。下午5时左右到达宿营地。

1月25日

今天休息。上午和第二大队弹药队的熊坂惣藏君见面聊天。下午是新任的代中队长高桥中尉训话。前任中队长也讲了话。今天天皇赏赐香烟的日子,我们病愈归队的人员还受到皇后陛下的赏赐。

1月26日

今天从上午9时到10时,我们接种了牛痘。下午从12时30分开始进行小队的装备检查。然后,从2时到3时,在全椒中学校园内进行了大队的

装备检查。太冷了。其间,不时见到原先的战友,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

晚上8时左右,第三小队骑自行车出发,前往汤泉镇去增援第四中队。我们给他们每个人的水壶里灌满了开水。

1月27日

一日无事,休息。

1月28日

今天7时出发,联队在山路上行军,我中队断后,在距大部队一里的后方跟随。

敌人或许已经逃窜,晚上快9时到达丽新。吃了一顿冰凉的饭,然后为明早做些准备便休息了。

1月29日

今天早上7时30分出发,行军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累得够呛。夜里11时左右到达一个无名村落宿营。

1月30日

早上7时15分出发,在泥泞中行军。经过定远县,夜里近1时到达一个村落,宿营。机关枪大队一人阵亡,两三人负伤。晚上放哨。

1月31日

上午8时左右出发,行军约半里,由于战车、重炮等过不来,无法展开攻击,所以只好在一个村落宿营,这个地方叫杨家署。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5. 水谷莊日记

编者注：水谷莊，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一中队，一等兵。

(昭和 12 年)12 月 13 日

准备凌晨 3 时 30 分对南京发起总攻，第一中队以前方 600 米处的村庄——后庄为目标，前进至工兵学校练兵场中间。

木越中队长、小村小队长、川崎军曹等围着摊在地上的地图并透过夜空侦察周围的地形，试图找出后庄的位置，看样子很难作出决定。

我们指挥班发现旁边有挖下去的土台阶，于是就下去看看，最底下挖了口三米见方的带顶盖的大水井，通向四周的地下壕沟，各散兵壕似乎很容易由此输水。到底是只有工兵学校才能干的事。边感叹做得出色，边躲避夜里的寒风。

俺们是躲开了，干部们倒挨刺骨的寒风吹了，我感到有些内疚就上去了。虽然没说什么，多多见也跟了上来。

干部们似乎还不能定下来。于是不一会儿就进行了表决。

“那就是后庄，走吧。”是小队长的声音。那个方向不知是灌木丛还是树林，从它的影子略微可以辨别出像是村庄的样子。

“中队一到后庄就向大队本部报告吗？”俺问道。从这里去报告，比到了那里再去报告要快得多。

“是啊。好的。”

得到了同意。这里只有我和多多见两人，我们马上去大队本部，向执行命令的 M 班长报告后就回来了。

回到出发地时被告知是后庄的那个村子，但中队却不在，在村子里的是第二中队。

“第一中队不在吗？”

“第一中队吗？第一中队以为这里是后庄，可后庄在这个村子的北

边,在那里。”第二中队的军官亲切地告诉了俺们。

难怪中队不在这里。俺们去了北边的村子,这是个连只小猫也找不到的无人村。这下可糟了!中队进了南京城了?真遗憾。突然得出了这个结论。两人闷闷不乐地去寻找通向城墙的路。

周围仍一片黑暗,虽然有好几条路却都是通向池塘的,到不了城墙边。好不容易才找到通往城墙脚下的一条路,见到跟前的城墙,更感到悬崖峭壁般的威严。

看到了左侧近在咫尺连日来遭到友军重炮轰击造成的豁口,奇怪的是今天却没有敌人的射击。这时看到一群人从北边沿着城墙脚下的小路朝这里走来。大概三十人左右,不知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赶紧从城墙中间跑下来躲进路对面茂密的芦苇丛中。

过来的那群人果真是敌人,经过俺们两人眼前爬上城墙的豁口,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城里了。如果当时从后面扔手榴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也许会取得很大战果,而我们只顾着回中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太愚蠢,太遗憾了。

敌人毫无动静地进了城也证明了中队不在城里,于是我们就又回去寻找。结果中队在连只小猫也没有的无人村北边的村庄。汇报了向大队本部报告中队到达后庄的情况后,又接着说:“刚才有三十来个敌人从那个豁口进了城。那里有条路。”听到这个消息的士兵嚷嚷着要出发。怎么能让别的家伙抢先,多多见和我当时就向着城墙狂奔过去。

右边的中山门已经拿下了,有无敌人已不是问题,倾注全力爬上了豁口。第一个是多多见一等兵,无论如何也没能超过他,第二个是水谷,第三个是常光卫生上等兵,随后就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来了。

时间是7时20分。

俺们站在城墙上,双手举着枪,向着东方声嘶力竭地不停高呼:“万岁!”取出哥哥给我的日本国旗系在枪上,反复高呼着:“万岁!”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乌呼!盼望已久的南京城头,能够让全军沉浸于这种激动之中的只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极少数人。全身洋溢着军人的心愿和幸福感,我们百感交集。生为日本男儿真是好啊!

中山门外北边丘陵的雄姿浮现在黎明之中,其景观给人留下格外强烈的印象。和陡峭的城墙正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背面的坡度则相当平缓。坡底有间房子,无人的房子中间架着三口大锅。一掀开盖子,热气呼地一下冒了上来,里面是刚做好的雪白的米饭。我们争先恐后地拿着手边的木片树枝去挖敌人临走时留下的这意外礼物,急忙要吃起来。

“敌人来袭击怎么办?都去设立警戒线!”小村小队长怒吼道。但大家好像不想离开到嘴的米饭。

“不执行命令的家伙,我要砍了!”小队长拿着明晃晃的军刀,做出要动手的样子。敌前抗令真是要杀头的,大家恋恋不舍地走出房子去设立警戒线。小村小队长威严而不可抗拒的命令不能不让人感到对此时作为指挥官的信赖感。

很快就跑过来的大队长说要留个纪念照。大家再次登上城墙呼喊万岁了影。

继续前进,缴获了200枚迫击炮弹和数千发步枪子弹。看到前面机场上剩下的三架飞机,大家蜂拥而上。进入到机场中间时,前方50米处爆炸了十几颗炸弹,看到高空有三架轰炸机编队,炸弹应该是它们投下的。机体上有圆形的标志,分辨不出是日章旗还是青天白日旗。有人说友军飞机不知道我们进了南京城,把我们当成敌人了,于是就将日章旗平放着来回摆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占领了这里。

盘旋的飞机编队又投下几颗炸弹,这次在前方百米处爆炸了。大队通过无线电联系,知道正在上空飞行的是敌人的轰炸机,赶紧卷起太阳旗隐蔽。敌机好像在其他城门附近投下几颗炸弹后就爬高飞走了。没多久,从上海方向迅速飞来了我军战斗机,跟踪追击着敌机消失在西方的天空。

在左前方百米处被破坏的建筑物背后发现了敌人,我和曾野两人前去攻击,但只捕杀了一人。我开枪,曾野用刺刀捅。

继续往市区扫荡。作为大都市的南京,说是市区也只不过是其中小范围的部分区域。围捕了许多年轻人,从各方面进行了审查,留下21个像是军人的,其余的都放了。

12月14日

早上被暂时安排住在第一公园附近在空袭中被炸塌了屋顶的房子里。

今天继续在市区扫荡残留的敌人,被赶出来的很多人几乎都是年轻男子。经过仔细审查,留下的人有的是脚被鞋子磨破了的、有的是脸上长茧皮的、有的是姿态极端正的、有的是目光敏锐的等等,和昨天的21人一起被枪毙了。

用缴获的敌人步枪打鸟,一枪就打中了。难道是敌人的毛瑟枪性能好吗?在公园里也用它打过小鸟,却根本打不中,也许刚才是碰巧吧?晚上搬到了附近条件较好的宿舍。和多多见骑着自行车去征缴点心、砂糖等物品,虽然回来已是深夜,但收获颇多。

进攻南京的司令官朝香宫中将殿下设立在后方汤水镇的军司令部遭到敌人的包围,命令我们迅速出动。我们已经出发了,却又来了取消的命令。

12月15日

今天又是转移,带着午饭去日本领事馆方向的难民区。路过的大概是中山路吧,宽阔的路面撒满了像是逃跑时脱下扔了的东西。那都是中国军的军装,还散乱地扔了很多弹药,武器之类的相对较少。

我们走啊走啊,不管走到哪里,路上满地都是衣服,就踩着它们走了过去。竟有这么多的军装被脱下扔了,如此巨大数量的军衣着实让人震惊。假如脱下并扔了军装的官兵都潜伏在市区内,那城里的许多敌人穿着便衣也许会瞅准时机的。尤其应该警惕这种事。

今天也是到了傍晚才好不容易决定在难民区里住宿,各中队分别进入宿舍。

12月16日

上午,和中队长两人去宿舍北边山上的寺院。这像是历史悠久的古寺,首先就被其巨大的规模所震撼。

从遗留的文件、物品判断,这里曾是敌人宪兵第二团所在地,储存了

很多不像是宪兵队而是战斗部队的武器弹药,还发现了一挺水冷式重机枪。其他还有数不清的未开包的被服等物资,都堆放在巨大的古树下。

下午,中队去难民区扫荡。在难民区街道的交差路口安排了上了刺刀的哨兵并封锁了交通,各中队按照分配好的区域扫荡。

所有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几乎都被赶了出来,按孩子玩开火车游戏的窍门,都被圈在绳子围成的范围内,周围押送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各中队都抓了几百人,第一中队人数虽然少得可怜,也强行拉来了一百几十人。紧接着就来了许多像是母亲、妻子的家人,哭泣着哀求放人。

立刻放了被认作市民的人,枪毙了 36 人。他们都拼命地哭着乞求饶命,但也没办法,即便分不清真假,这也是不得已的,多少也会有些可怜牺牲品。因为军司令官松井大将发布了命令,要彻底扫荡抗日分子和残兵败卒,所以扫荡是极严厉的。

酒井曹长到达中队。

12 月 17 日

昨天夜里 12 时左右紧急集合,说是第一机枪中队去扬子江边枪毙了 1 200 人,到了夜里被许多一直装死的人包围了,正在苦战。于是我们赶紧出动。途中,大队本部来了命令,据说问题基本解决了,负责人带着十个人去支援,其余的人都回去。

5 时起床,今天要举行永垂史册的南京入城仪式。指挥班的 H 伍长、I、G(注:桥本伍长、稻垣上等兵、常光上等兵?)参加。

宿舍的后面就有德国人的住宅,不由得感到亲近就去玩了。这家的主人施佩林先生不在,但有中国佣人,还给我拿来了雪茄。还有会结结巴巴说日本话的人,所以玩到中午才回去。

下午去附近的池塘用中国军的手榴弹炸鱼,抓了五条 60 厘米以上的大鱼、十几条小一点的,马上做炸鱼片、盐烤鱼吃。

为了炸鱼,晚上去昨天后面山上的寺院搬回来两箱手榴弹。

12 月 18 日

这段时间经常骑中队缴获的不高的中国马,有人常从马上掉下来。

因为我想起来不知在什么书中看过的，骑马时要双膝紧紧夹住马身，就努力照着做了，所以一次也没落过马。战友之间近来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回苏州啦、进军汉口啦、退到上海负责警备等等。要是去苏州警备的话，那就太好啦！

收到家里 10 月 24 日寄来的信，马上写了回信。

12 月 19 日

全体集合听小村小队长训话：

“诸位干得非常好。要很好地珍惜名留战史的成功进攻南京的光荣，不要做有损其名声的事情，希望你们记住，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如果多想想家乡的亲人，就不会做触犯法律那些事。绝不要忘了，即便是个人行为也会有损全军的威信。

“尤其是放火、强奸等毫无廉耻的行为，我要你们严格节制。居民最反感这些行为，同时也给今后的安抚工作带来恶劣的影响，给占领政策造成重大障碍。

“结过婚的人另当别论，独身的人不应该不能自制。如果有人忍受不了，希望你们不要客气，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商量，一定会给你们解决的。”

不知道如果发生这种事会怎么处理我，但专心倾听了这温情而又严厉的提醒与要求。

中队分到数量不多的新高腰皮鞋，虽由服部负责分配，但他注意到我常因鞋磨脚而吃了很多苦头，一开始就对我说：“水谷，拿一双合脚的。”我很感激地取了皮鞋。

12 月 20 日

第二中队的渡边突然来访，我非常高兴，他那亲切的笑脸很有魅力，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两人会在南京城里笑脸相见。直到今天都没给家人带去阵亡的噩耗，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也是非常幸运的重逢。我一直惦记着他，到了今日才放下心来，如释重负。

12月21日

既没有战斗,也没有在枪林弹雨下生命短暂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生活,所以最后连日记也不写了。

因为不管怎样是我必须要做的工作,就开始收集确认阵亡者证明书的资料。由于不是正式的事务就随意做做。

12月22日

没有与业务有关的事情,我有时在附近转转,有时随便去后面施佩林先生家,非常惬意的日子。

独自一人进了好像没人的民房,登上二楼,花生从半掩的门缝中淌下来。好极了!是我非常爱吃的花生,是南京产的南京豆啊!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了。我想带些回去就推开了门。这里不是农村人家,是粮店吗?房间中堆着小山般的花生,但在花生堆中间成大字形仰面躺着一具中国兵的尸体。因毫无思想准备,心里不由得扑腾一跳。寂静无声、昏暗的小房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如果把门也关上,那才是独自一人万事皆休了。

这么多花生也不要了,赶紧离去。尽管如此,穿着制服的中国兵为什么要死在这样的地方呢?是逃到这里才死的?还是被人发现了遭到杀害的呢?

收到恒一、田中一郎君的信。

12月23日

早上听说是要替换马鞍山炮台的卫兵,就跟着去了。虽然比较远,但是坐缴获的汽车去的,所以很轻松。打通石头山,安装了好多门榴弹炮,前面都有非常结实的防护墙,炮口正对着前方下面的扬子江(?)。里面有效地配置了弹药库、休息洞室,是全副武装的炮台。我好奇地操作了大炮,保养得很好,一点锈也没有,除了油漆部分都擦得锃亮,上下左右运转自如。中国军尽管打了败战,但还算是军人,非常佩服他们能够把武器保养得这么好。

下午登上城墙,想到应该为最先冲上城墙的伊左部队木越队立个纪

念标志,但附近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决定用长1.5米、宽0.2米的木板。正面写“第一个登上南京城墙的伊左部队木越队”,背面写“昭和12年12月13日上午7点20分”。预备役的下级军官、前辈们以及其他战友都非常重视并很高兴地帮我一起干。虽然汽油很难搞到,但还是开车送我到突破口下面。

在城墙上用小圆勺挖洞将它立起埋好。附近的景观过于宏伟,这个标志牌不管怎样也太寒碜了,给人的感觉就像根火柴杆。真是遗憾,应该努力去寻找更大的材料。

“太小了,真遗憾啊。”我懊悔地说道。

“行了,行了,这就够清楚了。”大家都来安慰我。

12月24日

终于决定要转移到后方了。下午,派几个人出去征缴绳子、纸、麻袋等打包材料。在一居民家难得地吃到了很鲜美的包子。

12月25日

上午专门准备明天出发的事,除了随身携带的东西,都打好捆准备转移。下午中队检查了军装。

因为预定明天早上6时出发,每天的晚点名也提前一小时,7时结束。

虽提前了一个小时点名,回到班里后也很珍惜在南京的最后一夜。大家兴致勃勃地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述说着自上海登陆以来所经历过的事。

夜深了,不知何时就睡着了。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16. 斋藤次郎阵中日记

编者注：斋藤次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本部通信班辎重部队辎重特务兵，1938 年 1 月晋升为一等兵。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雨

今天还是下雨，虽然下得不大，可天天都在下，让人心烦。今天预定前往淞沪镇，在仅有三尺宽的田埂小道上竟然走了半天时间。一路上，村庄里的家家户户都打出了白旗。这是在战场上很难看到的景象。吃过午饭后，来到了一条相当于国内的县^①级公路上，可因为是刚修建好的路，加上连日降雨，道路泥泞得没法下脚。无奈，又重走回原来的道路。在通过一条运河桥时，×××君的爱马因为桥板断裂，半个身子掉到了桥下，卡住了。既不能将马拽上来，也不能让马站起来。没有办法，只好将桥板和马一起放下去，再把马拉上来，这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有三四十个机关枪队的骑兵从旁边疾驰而过。据少尉说因为发现残余敌人，他们奉命去追捕。马疾驰而过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今天天气寒冷，尽管行军走得非常吃力，但也没有出汗。绵树的叶子飘落下来，宅院旁的树叶被秋风吹得散落一地。这里虽是离蔡宁宅四十多公里的地方，但气候已经大不相同。下午 4 时到达目的地淞沪镇。一路上，我们差不多只遇到一队骑兵从旁通过，这是一次非常孤独的行军。原以为只要到了淞沪镇，一定会见到我们部队的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部队取得联系。然而，据说他们在 18 日就出发了，大家都感到非常失落。晚上点名时，清田兽医、五十岚伍长向我们说了几件事

^①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情。由于粮草不足,希望把喝酱汤的次数改成一天一次,尽量节约,此外要多征缴粮食。由于仍未和大部队联系上,我们便问向导有没有在行军时最重要的地图,回答说淞沪镇以后的地图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大家难掩失望的心情。不知道大部队在何方,粮食又不足,还有三名伤员(菅野福治、繁野勇雄、步兵的暗号班长),周围又到处是支那人,可以说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主张,明天先派人去与大部队联系,再派人去征缴一些粮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应该尽快与大部队联系,否则将很危险。总之,最后决定明天上午8时出发,之后大家就寝。在到处都是马粪的地上铺上草,伸开因行军而疲惫不堪的双腿。

11月21日 雨

还是下雨,原本打算出发的,可因为有伤员,粮草又不足,所以决定留下来征缴粮草。今天寒风刺骨,北风裹着雨打手上,感觉都要冻裂了。看到了一个敌军修建的水泥碉堡,面积大概有两间半^①左右,有两支枪正对着行军路上,随时准备射击。敌人在撤退时,为防止我军发现后破坏,将其用土掩埋了起来。下午,我们去淞沪镇的街道走了走,每家每户都贴了“欢迎日本军”、“大日本万岁”之类的标语,或是日本的日章旗。接着去了支那店,吃了四五个包子,美味无比。为了留做纪念,换了五六枚20钱、10钱、5钱等的银币、白铜币。今天的寒冷是前所未有的。正午时分下了雪,冷也是正常的。今天夜里,我被冻醒了两三次。

11月22日 晴

随着夜深的临近,感觉越来越冷了。凌晨4时至5时,我和庆三郎两人在马棚值班。今天,久违了的晴朗夜空,繁星闪烁,轻轻的、淡淡的月光洒落在大地。在出发准备工作全部完毕之后,上午8时出发。今天天气好,路也好走,是难得的行军好天气。但由于没有地图,不知部队在

^① 日本传统的计量单位。表示距离时,按曲尺算,一间合三尺一寸五分(宫廷方面)和二尺九寸(民间)两种,这里当指后者。

何方,也不知该往何处前进。若是只能凭借指南针沿着兵马走过的足迹行军,那该是多么孤独和寂寞的行军啊!路上,曾听到几声枪响,以为是残敌,前方传来命令,我们暂时停止了前进。待摸清了情况后才得知是我们自己人,于是放心地继续前进。离开淞沪镇约四公里的地方,便是上海通往南京的一条路。我们沿此路向西北方向前进。路上看到战死的支那兵的尸体就那样横躺在路上,道路两边的民宅大部分被烧毁,惨不忍睹。下午3时,经过支塘镇,来到白苑镇,并在此宿营。来到大路上后,当看到别的行军队伍和众多的汽车、炮车、高射炮时,出发时忧郁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路上在随军移动店里买了羊羹吃。0.2元一块,一下子吃了两块。这是十几天以来难得一尝的美味。关于第二天的行军,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因为仍未和主力部队取得任何联系,明天暂不出发,停留一天,征缴粮食。派联络兵出去联系,哪怕是只知道本部或第十三师团的所在地之后出发也好。但是,军官的意见是,在通往南京的路上早走一天,就会早知道部队的一些情况,因此决定明天上午8时出发。

11月23日 阴 寒冷

早上8时30分出发,本以为今天会是个好天气,没想到乌云密布,寒风呼啸。我们仍然搞不清大部队所在的位置,从支塘镇向右有一条军用道路,大部队好像是从那条路上走的。于是,我们便朝着支塘镇相反的方向,在刺骨的寒风中行进。走了七八个街区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转过支塘镇就会找到我们的部队,到那里还需要走15里的路。从大路走的话,只要走七八里,就能和转过来的部队回合,于是我们决定走大道。今天仅走了半里路。停止前进后,决定明天派联络兵出去确认大部队的所在位置。为了这次行军,清田兽医、五十岚伍长一定付出了许多心血。我们现在吃的酱已经没有了,酱油还剩一瓶,食盐也所剩无几。今后如果再不补给做酱汤用的酱油的话,我们就不能做酱汤了,真让人担心。今天,我的爱马累得倒下了。幸亏是在离宿营地相隔四五十间房子的地方倒下的。自从和白玉分开后,师团又给了我这匹名叫泰容的马,若是泰容也倒下的话,自己该怎么办?想到自己和爱马竟然如此无

缘,再加上行军途中的孤独和寂寞,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无论我怎样让它起来,它也没有力量站起来。无奈,只好弃爱马而去,等它爬起来再说吧。把马身上的器材、装备和马鞍卸下运回宿舍。今天夜里非常寒冷。

11月24日 晴转阴

今天,五十岚伍长、加藤上等兵、××君等作为联络兵出发。天气非常好,洗了一件衬衫和两面国旗,早上去看爱马时它已起来了,于是把它牵了回来。它的腿部无力,好不容易才走了回来。用水给它洗了洗,以解除它的疲劳。吃过午饭后,出去联络的人回来了。由此得知,师团司令部位于距此有七里远的支塘镇。我们的联队则在距此十五六里远的地方。然而由于路窄,部队不能一字排开行军,加上道路泥泞,所谓行军也差不多是在泥地里趟的感觉。今天我们也出去征缴了粮草和猪、鸭等东西回来。天天有肉吃,吃得又饱又好。傍晚点名时,五十岚伍长向我们介绍了出去联络的情况。我第十三师团进入支塘镇后,继续追击敌人,现在正向西北方向前进,目前已接近南京附近。所以,我们部队决定沿大路前进,今后两三天我们先在此停留,待兵马恢复元气后再出发。此次行军异常艰辛,但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吴淞镇开始行军,南京到上海这段路的两旁大部分的民宅被焚毁了,白苑镇等地亦被破坏和烧毁。昨天刮大风使东边一带着火的房子火势越烧越猛。今天在我们住的民宅以北的两户人家着了火,火势凶猛。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有多惨重,不亲身体验是无法知道的。

11月25日 霜

昨天夜里冷得让人受不了,早上起来一看,降了第一场霜,白白的一层。今天上午,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去支塘镇领取补给我们的酱,一路去拉马车回来,另外一路去征缴蔬菜、粮草。我和加藤班长、××君、泰田、××君、深谷、荻原等七人作为车辆班去拉马车回来。然而,由于路上挤满了坦克和汽车,我们没能把马车拉回来。中午吃饭后洗了澡,这是离开蔡宁宅以后20天来的第一次洗澡。洗澡以后的舒服感觉,真是难以

用语言表达。晚上做了红豆饭,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我们每天牛肉、猪肉不断,可是如果酱汤里再放一点葱的话,那就更好吃了。今天领来了两桶酱,这样心里就踏实多了。在路上我们还捡到了约四百克的盐。这些调料大概可以吃十天左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和大部队完全取得联系。由于路上挤满了战车、汽车等车辆,运输马匹也因为长途行军而极度疲劳,所以决定暂不行军。今天晚上9时到10时在马棚站岗。明天看样子是个好天气。

11月26日 霜

昨天夜里并不是很寒冷,可是早上起来一看,又是一层白白的霜。背阴的地方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仍然没有和大部队联系上,因此无法判断部队的方位。今天,清田兽医、公用步兵酒井君、辎重部队的山口勇三人一起去寻找部队,其他人则去给马征缴粮草。今天还搞来了青稞,找来了四个支那人帮我们干活。下午休息。已经和第十三师团联系上了,明天我们将要出发,将去距此地四里远的常熟。今天我们征缴来了许多东西,可是明天却要出发,真有点可惜。

11月27日 阴

今天夜里1时到2时在马厩站岗,上午8时出发。一切准备完毕后,8时30分才出发。在行军路上与正在行军的第十三师团的辎重部队相遇。在路上,还遇到了同乡,来自××××××的××君、来自××的佐藤造君、来自×××的佐浦君,能在异地见到老乡,心情非常激动。今天行军时,我们通过了古里村,可以看出这里曾发生过极为激烈的战斗。有战壕,也有碉堡,敌人的炮车陷落在沟渠里。十七八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全副武装地战死在路边。许多地方散乱地躺着敌人的尸体。房屋和桥梁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可谓惨不忍睹。下午4时我们到达常熟,这是一座相当繁华的城市,我们将在此宿营,可是除了士兵、战马,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今天,我们意外地征缴来了大量的砂糖,大家甚为开心。一直令人担心的天气开始滴嗒滴嗒地下起雨来,若是明天还下的话,我们决定暂不行军。今天在行军时,我还曾为我的爱马担心过,幸亏它一

切平安,我也就放心了。今天晚上吃的是肉汤,吃饱喝足以后开始睡觉。

11月28日 晴

今天因为要休整,所以暂不行军。昨天晚上下起的雨到夜里就停了。今天我参观了常熟街区,常熟蒙受了战争带来的极为惨重的灾难,有两三处地方大火仍在熊熊燃烧。看到了许多抗日宣传单。有三四个被炸弹炸过的地方,实在是惨不忍睹。有我君、××君和我三个人在看九重塔的时候,搞来了两三件毛皮大衣。因为天气日趋寒冷,我们一心忙着找防寒用品。一方面我们是后方部队,另一方面我们是在其他部队离开后才来的,已经找不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了。傍晚,我们又征缴来了瓜、胡萝卜、梅等可口的腌制品。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今天的晚饭吃得非常香。火灾仍然不断,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

11月29日 晴 小霜

今天下的霜并不大,但还是下了白白的一层。今天我们要提前出发。8时离开常熟后,朝着南京的方向向西前进。今天的行军路程有24公里。特别让我担心的爱马还算平安。一路上,不计其数的战死的敌兵尸体横躺在路边。其中有的横躺在地上,肉都被压翻了出来,其惨状实在是不堪目睹。今天由于道路比较通畅,所以行军特别顺利。承蒙第一大队藤田伍长的厚意,他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宿营地。由于考虑到今天宿营地的条件仍不会像想像的那么好,所以把晚饭做好了带来,谁知3时30分就到达宿营地了。这是一个无名的贫穷村庄。在一个农家房子地的地上铺上草后开始睡觉,以解除行军的疲劳。今天,牵着一匹驮马去征缴粮草。明天,我们将向无锡方向前进。10时开始在马厰站岗。

11月30日 霜

马累极了,没有食欲。一边担心它的身体状况,一边在做出发的准备。并不觉得昨天夜里太冷,可早上起来一看,又是一层白白的霜。已经是12月了,也该下霜了。家乡现在也一定很冷了吧,××、××、××、×××你们都不会感冒吧……从凌晨5时起床到8时30分出发这段

时间,几乎是在黑暗中做准备。今天是在初冬温暖的阳光照耀下行军的。西边的大火熊熊地燃烧着,浓浓的黑烟笼罩着天空,可见火势是多么凶猛。路两旁的田地里已全部种上了小麦。在通过一个名叫安镇站的小镇之后来到了东亭站。可以看出这里曾发生过殊死的战斗。被炸弹或炮弹炸毁的房屋正在默默地诉说着战斗的惨烈。工兵部队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下午3时到达无锡,无锡的人口达三十多万,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这一带还种植了许多桑园,也栽种了许多松树,这令我不由得想起难忘的故乡。宿营地是在街道的尽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房子,但因为没寝具只得铺上干草睡觉。今晚我和有我君、××、竹田君等枕头挨着枕头并排睡觉。今天晚上我们又吃了肉汤。8时30分左右,×××君请我在他那儿吃了甜小豆。火势凶猛,已快蔓延到我们的住处。上边下来命令,督促值夜班的人提高警惕,严防火势的蔓延。联络兵山口勇、藤田重雄、高野君等人回来了。

12月1日 晴转阴

我从夜里12时到1时值班,大火已不再蔓延。下岗后恍恍惚惚地直到2时许才睡着。凌晨5时起床,为出发做准备。为了给马补充粮草以便让马尽早恢复体力,今天原本是在此停留的,但昨天因为联络兵回来了,所以决定今天最好能到达大队本部。无锡市内战死的敌兵不计其数。由于兵马皆过于疲劳,未能走到目的地便开始宿营了。在农家的地上铺上草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今天是上路以来第一次吃到大葱,加了葱的肉汤平添了一层美味。云遮盖了星星,看样子明天要变天,隆隆的炮声听起来离我们愈来愈近了。

12月2日 晴

以为今天的天气不好,哪曾想今天却是晴空万里。上午9时队伍在初冬的阳光照耀下出发。计划在上午到达本部,所以大家愈走愈勇。我们从通往南京的路上往右拐,朝北向着南闸方向前进。路上虽未看到战死的敌人尸体,却看到了××岁左右的孩子死在田野里,或许是饿死的吧?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位母亲怀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流弹击中双双死

去。尽管他们是敌国的人员,但他们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任何想法的孩子,看到他们惨死的样子我落泪了。路上看到的很多民宅都被烧毁。今天已经看到了西边的群山。在路上还看到了我获洲部队的弹药集结中心和粮食中转中心。感觉离大部队越来越近了,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到达南闸的时间是12时30分。时隔16天,与物资运输队的战友在此相逢。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一路上行军的艰苦啊,雨夜宿营的辛苦啊等等,聊得都忘记了时间。为了解除行军的疲劳,正打算早点做晚饭的时候,突然来了马上准备出发的命令,只好停止做饭,开始准备。这时又命令我们原地待命,我们没有卸下装备以准备随时出发。等到晚上7时30分,又接到了明天早上7时30分出发的命令。这时才卸下马鞍,开始睡觉。凌晨4时30分左右,我友军的加农炮在距离宿营地近100米的地方开始炮击。炮声发出的威力,几乎把房瓦都震落了下来。战马被炮声惊得原地打转,嘶鸣不已。

12月3日 晴

凌晨2时起床,在马厰站岗。今天走得早,所以早早就开始做饭。饭做好后,我又睡了一会儿,实在是太累了。一路上紧张忙碌得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起来后,我做出发的准备。早上7时开始出发。地上铺了白白的一层霜,天还未亮,我们就离开了宿营地,朝北向江阴方向前进。江阴已被我两角部队所占领,我们在无任何阻力的情况下顺利进城。我们就要和大队本部会合了。江阴被差不多有两丈高的城墙所环绕,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中午吃饭的时候,终于和大队本部会合了。总算能把那些沉重的装备卸下来了,这回放心了。吃过午饭后去登金山^①。眼前的扬子江如银蛇般横贯东西,江上有被我军击沉的两艘支那军舰。向南望去,脚下是从城镇到郊区一望无际的江阴城,到处都是弹痕和铁丝网,火灾也频频发生。眼前的景象使我深深感到战争是多么惨烈。今天为了好好庆祝战争的胜利,给我们发了清酒、苹果、牛肉罐头、小樱糖等许多慰问品。“万岁!”的声音不绝于耳。吃过午饭后,打扫宿舍、搬床

^① 原文如此。应为黄山。下同。

什么的,今天自长途行军以来第一次在铺着褥子的床上睡觉。一路上令我担心不已的马也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从内心里感谢神对我的保佑。从王宅出发以来,长途跋涉了17天,拉的东西甚至包括通讯班的背包,可谓是吃尽了苦头。虽说也有快乐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令我流泪的行军。

12月4日 晴

也许是心情放松了的缘故吧,昨天睡得特别香。部队一停下来休整以后,不知不觉地就变得悠闲自在起来。今天征缴来了冰糖、小豆什么的,打算做甜小豆汤当零食吃。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把衬衫、棉毛短裤、袜子还有其他两三件东西都洗了。近来,我渐渐地习惯了这里的水土,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结实了。下午给马征缴了一些粮草回来。

12月5日 晴

今天早上结冰了。马在夜里一定很冷吧。今天是非常好的冬日小阳春天气。上午,我和××××、有我君等一起搬来了一个大缸做澡盆用。下午,我和××君、小林长佑卫门等一起爬了金山。爬到山上一看,着火的地方比昨天又多了许多,升腾着滚滚的白烟和黑烟。这更大的火势,如同盘旋着的一条火龙,熊熊燃烧。此时此刻,我军正在向扬子江北岸猛烈轰炸,近得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今天的晚饭原打算做年糕汤,可是由于小豆太少,只能用来做馅儿了。作为战场上的慰劳品,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汤是猪肉汤,许久没吃带馅儿的菜了,大家吃得直咂嘴。我至今也难以忘记9月20日父亲和妻子捎来的亲手做的年糕的味道。马背上的伤口非常严重,遗憾的是不能好好休养。这就是战场,没有是非可言。听说今天夜里,第六十五联队将来450名预备队员,金吉也在里边,明天去看看他。着火的地方近在咫尺。

12月6日 晴

今天结冰了。上午从8时30分开始,在金山上,联队长传达指示,向补充队员训话。联队长说,自马家宅、吕路宅、路度桥,再到江阴,我军

一路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新队员，不可做出有辱我联队形象的行为。解散后，我们去参观了江阴要塞，从 250 毫米口径的火炮到 350 毫米口径的火炮应有尽有，炮弹也堆积如山。可敌人却未能坚持下来，让人觉得很无用。拥有这么好的大炮，占据着如此好的地形，却……今天市区仍有多处火灾。今天见到了尊川正、名泽、熊田要、同留雄和小池忠次君等，互道健康。我以为在补充的新兵当中有金吉君，所以到处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傍晚，我听从×××来的兵说，××、吉村吉一君他们参加了机关枪部队。今天晚上发了两袋点心，还有菠萝罐头什么的。明天，将在早上 7 时 30 分出发。明天开始向镇江进发，时间是三天四夜。今天晚上，给家里写信。晚上 10 时，收到了福岛市长佐藤阁下的祝贺电报。

12 月 7 日 霜 晴

凌晨 4 时起床，为了出发忙得不得了。今天下了厚厚的一层霜。只要是行军就会非常非常忙。通信器材装到了不能再装的程度，马又要辛苦了。今天向着镇江方向往西前进。今天的行程是七里半。尽管很担心，但在傍晚顺利地到达宿营地。由于明天吃的米不够了，和佐藤中会、×××、××、云也留伍郎君一起去征缴粮食。粮草不足的行军真够辛苦的。用污秽的水淘米洗菜。把水桶的水烧开，总算对付过去了一顿晚饭。在老百姓家的地上铺上草，伸开了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双腿，今天的宿营地是芯密镇。

12 月 8 日 晴

今天早上也下了厚厚的一层霜。本来去本部可以走近路，但由于通信班有运输马车，所以只好改走大路。凌晨 4 时起床，7 时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经过了常熟，来到了通往常州的大路。最后在晚上 9 时到达了宿营地。今天的行军走了 40 公里以上的路程。在漆黑的夜晚，拖着疲惫的双腿行军，实在是辛苦不已。这么晚才到达宿营地，根本就不想做饭。脚底疼得一抽一抽的，一点也不想走路。本来还担心马会累垮的，结果它平安无事。这多亏每天向神祈祷，感谢神保佑我们每天能够

平安度过。今天晚上还是在泥地上铺上草睡觉,让疲惫不堪的身体解除疲劳。今天傍晚,见到了从××地方来的安藤君,向他要了一点砂糖。他说他见到了二瓶庄一郎君,二瓶君现在在山炮兵物资运输队,他现在一切都很好,因为是在行军路上,只是和他匆匆见了一面。能在战场上见到同乡,真让人怀念。镇江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12月9日 晴

凌晨4时起床,与往常一样先祭拜,累得身子都散了架,到处都疼。今天上午8时出发,途中路过一个村庄时看到了两个××岁和××岁左右的女孩子,呆呆地望着燃烧着的邻家的房子,她们的样子很可怜。我从兜里掏出点心给她们吃。点心很少,可是看到她们高兴地要了点心的样子,我觉得又悲哀又可怜,实在是让人怜爱。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家的孩子,热泪便流了下来。今天在行军时路过一座桥梁,桥上有两三处被烧。拉马车的武田君走得非常艰辛。细谷君的驮马落在了后面。今天晚上既没有酱,也没有酱油,只好往盐里放点糖,算是晚饭喝的汤。在征缴来的小麦粉里放一点糖,做成甜团子当晚饭吃。在民宅的泥地上铺上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12月10日 阴 有风

今天5时就起床了,起床之后感觉疲倦,又小睡了一会儿。再起来后,用冷水洗了脸,感觉清醒多了。向着遥远的东方祈祷家人平安、武运长久。今天早上喝的是用糖盐水做的汤,只是汤里青菜的味道有些变质了,早上7时出发。马的左后腿因为过于疲劳而迈不开步子。一路上怕马出事,心里一直为它祈祷。可当来到距镇江12公里的太鼓石桥上的时候,马的右腿一滑,摔倒了,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第一有线班的全体成员加上××伍长、×××伍长和另外三四名战士一起拉它,才把它拉过了桥。行军时,没有比马落在队伍后面更让人痛心的了。敌人欲炸毁石太鼓桥,在桥上放了许多迫击炮弹,打算引爆炸桥,可是尚未点着导火索,所以没有炸掉。我们非常幸运地通过了太鼓石桥,但留在桥上的那些未爆炸的炸弹滚来滚去,非常危险。所有的器材都装到了马车上。吃

过午饭后又出发了。兵马都疲劳不堪。看到有些士兵因为脚疼,走路时一瘸一拐的样子,实在是可怜。在靠近镇江附近的招呼站^①一带有战壕,我友军 150 毫米榴弹炮兵部队摆开横向阵势向敌人开炮。机枪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傍晚到达了镇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今天晚上,在有电灯的房间睡觉。这是自离开上海以来的第一次。在今天下午行军时,见到了从××村来的吉村吉一君。匆忙中,我们都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这是自 9 月 10 日动员大会见面之后的再次相逢。光阴似箭!一转眼,三个月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了。家乡已经很冷了吧,大家一定都在忙于脱谷吧?米袋子有 20 个就足够了,父亲一定又在操劳着这些事情吧。想起这些,眼泪就要流下来。父亲一再告诉我不要担心,可家里人是何等的牵挂我呢!虽然是在行军,可我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

12 月 11 日 晴

上午 9 时,接到了准备出发的命令。本以为今天可以在此好好休息一下,可出发后,从大道向右拐,抄了一条近路,路上险情不断,令人紧张不已。还没走 4 公里路,就开始吃午饭了。向关根平司君要了一瓶汽水。吃过午饭后,我成为马车队的预备兵。为了阻挡我军的前进,路上很多地方都被挖了沟,走这样的路真是苦不堪言。有好几个地方是把马和人分开后才得以通过。因此,我们也落在了联队的最后面。傍晚,在高田山炮兵的宿营处,突然见到了二瓶庄一郎君,可那是因为我们掉队了,加上天黑,我和他只是互致问候之后就依依不舍地惜别了。晚上 7 时左右,在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厂宿营。这个制造厂的建筑规模很大,其结构很像日本许多试验场。今天晚上的床是临时搭建的,在上面铺上草,因为连日行军,双腿肿胀得厉害,揉了一下之后才睡觉。听说将在此地休整三四天。今天的行程是 20 公里。

12 月 12 日 晴

我是在一片万岁的欢呼声中离开家乡的,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个

^① 似为接待站。

月。回想起来,觉得有很多事情让人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你们一切都好吗?早上起床后,先祈祷家人平安、武运长久,并感谢神保佑我行军平安无事。今天弹药运输队派有我君和××君去镇江领补给的粮草。我和××君、冈本春吉君三人一起去征缴米和蔬菜。原定在此地休整两三天再出发,可好像明天凌晨5时又要向南京出发了。如此长途行军,令马疲惫不堪,真够可怜的。我友军的飞机正在猛烈轰炸扬子江对面的敌人。今天,初冬的阳光温暖如春,我抽时间把手套、袜子都洗了。下午正在准备晚饭的时候,突然接到5时出发的命令。为了准备出发,放下正在做的饭菜,急急忙忙开始准备,忙得都快出汗了。下午5时出发了。夜里行军大约12公里。马车队在羊肠小道上几乎被掀翻。到达一个村庄后,铺上草睡觉。11时,部队又开始前进,目标是攻占南京。宿营地是桥头镇。

12月13日 晴

凌晨5时起床,做祈祷。离开桥头镇后,向南京方向行军。今天的行程是40公里。今天走的是山地。巍峨的高山连绵不断,树木繁茂,有松树、桦树等。这似曾相识的景色令我深深地怀念起故乡。可能敌军为了与我军决一死战,修筑了碉堡和战壕,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便弃之而逃了。我们与前方部队的联系是通过飞机进行的。从飞机上扔下的联络情报得知,南京的守军已经后退,在我军的追击下,现在呈现出一片混乱的状态。傍晚,我们在距南京东边15公里的一个贫穷的村庄里宿营。晚上7时左右,辎重兵第二大队的熊田君和另一个士兵抓到了一个俘虏。他们将其逮捕时,这名俘虏受了伤。一名军官拔出军刀,想感觉一下日本刀是否锋利时,俘虏乘机逃跑了。我和××君两人马上追了上去,在追到200米远的地方,把敌兵逼到了农田中一片草丛里。月光下,我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追击敌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在国内看过的电影画面。我比××君抢先一步追上了敌人,使足了力气,举起上了刺刀的枪,一刀刺了下去。力量很大,敌人当场昏死过去。后面追上来的友军的其他人围了过来,刚才的那位军官将俘虏的脑袋一劈两半。因为那俘虏已经昏死,军官补上的这一刀,原本是想把他的脑袋砍下的吧,其

握刀的手感一定有些不一样吧。这次刺杀是我来到战场之后的第一次杀人。敌兵年龄也只有二十六七岁吧,他也和我们一样,是抛妻别子,为国捐躯。想到这里,一边为杀死敌人而感到痛快,一边又为此而感到难过。我低下头,为他祈祷。当务之急是赶快吃晚饭,因为明天凌晨4时30分要做出发准备,5时准时出发。提前做好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后,12时睡觉。今天晚上和关根平司君挨着睡。

12月14日 晴

凌晨4时起床,跟往常一样做早拜,5时准时出发。初冬的凌晨5时仍然很黑暗。在行进了两公里左右的时候,在离我们有一百多米远的前方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一带残敌活动频繁。不知手榴弹是从左侧一边的高山上掷下的,还是在道路旁边事先埋好的。我机关枪队的五名战友因此而受重伤。夜间的行军是非常危险的,一路上枪声不断。东方渐渐地显出了鱼肚白,早上的行军令人心情舒畅。看了第一大队抓到的残敌俘虏,其人数有五六百名。随着一路前进,许多敌军举着白旗向我部队投降,不计其数。到了傍晚5时左右,被集中到一起的俘虏已达到数千人,黑压压的一片。俘虏中,年轻的才12岁左右,年长的则超过了50岁,服装也乱七八糟,甚至令人怀疑他们也是士兵吗?仅山田旅团抓到的俘虏就多达一万四千余名,还缴获了大量的机枪、步枪、手枪和弹药。自入伍以来从未感受过像今天这样的痛快。这一带是幕府山要塞,周边都用铁丝网封锁,挖了战壕,像是南京附近最后的一道防线。在夕阳西下之际,我们向宿营地走去。我们本该从十字路口向右拐,可是我们弹药运输队的一队人向左拐去,结果走错了十多条街。经过一番联系之后,终于到达距离南京有四公里远的支那海军兵团驻地。这里是两角本部的宿营地,有我君比我早到一步,已找好了宿舍。在饱餐了一顿肉汤后开始睡觉。今天夜里,南京上空一片通红,到处都是火灾。我们的行军行程是16公里左右,见到了安田龟治、×××、池征二、××地方来的荒牧末吉和×××地方的青木君等,我们互祝平安。(追加内容:14770名俘虏,14日旅团司令部调查)

12月15日 晴

早上7时起床,做早拜,祈求武运长久。今天因为休整,所以起来的较迟。今天步兵要去要塞一带搜捕残敌,所以上午9时就出发了。我和×××、×××三人去给马征缴粮草。下午给马看病,治疗爱马泰容的背伤。看完之后,承蒙青田兽医的款待,我吃到了甜小豆。今天,听说又抓了五六百名俘虏。今天晚上我要早一点睡觉,以解疲乏。

12月16日 晴

夜里觉得寒气逼人,早上起来一看又是白白的一层霜。早饭后,与××、××君一起去征缴大米时登上要塞参观了炮台。在炮台的地下室里有很多发电机、探照灯,火炮口径达八寸的大炮和精巧的高射炮,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炮弹。去地下室的通道被敌人用铁丝网覆盖住,以避免被我军发现。下午休息。东京日日报社的记者给我带来了家人寄来的明信片。父亲和妻子一共有三封信,信中说他们那边12月2日、3日、4日连下了三天雪,积雪达一尺多厚,这可真够寒冷的啊!南京这边虽然有霜降,可气温只相当于日本9月末或10月上旬,尽管如此家里人却更加不放心我。播种小麦时,内村和××一起承担了家里一半的农活;收割水稻时,×的表兄、松一君、金一郎君、喜美等来家里帮忙。我想若没有后方做强有力的后盾,出征前线的士兵就不可能打胜仗。在家乡的爱马也健康如旧。能收到家信,这对身处异乡的我来说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可由于连续追击作战,野战邮局亦不太畅通,自11月12日以来我和家人的联系就中断了,此时能看到他们亲笔写的信令我欣喜若狂。接到攻陷南京城的战报后,胜利的情绪是何等的高涨!今夜歌声不断,演唱民歌此起彼伏,大家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中。10时就寝。表演演唱节目的主持人是××伍长,他指挥我们一起唱了《军营之夜》。(歌词略)

于南京郊外海军水雷学校宿舍

12月17日 晴

今天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各班除有勤务的人员外全部参加。我们

弹药队去了一半人,我和××、武田、冈本他们三人决定值勤,其余人员 8 时出发。上午留下值日,外出征缴马粮。我军十多架飞机参加了入城仪式,从我们头上轰鸣着列队飞过,很是雄壮威武。听说今天旧历十五是忌油日,我和骑马的××××合起来共五人一边做砂糖小豆吃,一边围着篝火闲聊。大家都说:“要是在日本该有多好!”。传说我们就要过江北上,行军 40 公里,在那里担任警备。看到难民状况,实在是悲惨。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当战败国。傍晚,来了 150 人的补充兵。见到了×的安藤房雄君和桥本佐武郎君,了解到金吉君的消息,听说他被编入留守部队。

12 月 18 日 阴 冷

半夜 12 时接到命令:出发清理敌军尸体,弹药队全部出动。途中尸横遍野,不计其数。吹来的风带着血腥,四周充斥着杀气。在扬子江边枪杀了×××名俘虏。到昨天为止,还是月圆星稀的天气,可今晚天空阴霾,微微发白,像霜一样的雨星星点点落了下来。寒冷的北风快把耳朵冻掉了。去枪杀俘虏的第十二中队的战友被流弹打穿了腹部,他临死前的哀鸣撕人心肺,空气中充满了悲哀。凌晨 3 时回到营地睡觉。早上起来的较迟,做完早拜后,准备早饭。之后和××、冈本、××他们三人去南京参观。南京城被壮观的城墙环绕,让人叹为观止。城墙的高度约三四丈,宽约二十多米。南京市内也遭到破坏,到处都是火灾,实在是惨不忍睹。路旁,敌军的尸体和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返回时已经快 9 时,就寝。

又,清理被枪杀俘虏的尸体。(18 日 0 时)

12 月 19 日 多云

昨晚很冷,今天早上下了厚厚的一层霜。结冰了,洗脸如针扎一般。早饭后前往南京码头的野战邮局给家里、中泽荣次郎、村田元、安田壮作、影山喜治、安藤松一、佐藤金一郎、大森胜次郎、铃木茂近、山安荣太郎、×××、道山国治、××村政府及当地军人分会、××村政府及当地军人分会等发去明信片,并盖上了攻克南京的纪念邮戳。今晚,可以不

闻枪炮声安静地睡觉了。昨天早上,在南京附近的山上看到了第一场雪,上午9时左右雪完全融化了。因为泰容(马名)不顶用了,所以要来了白玉(马名)。它是从物资队的渡边明君那里转到有我君那里,再从他那里转到我手里的。这或许是缘分吧,入队之初接手的就是白玉,今天白玉又回到我这里。它的脚还没完全好,但很快就会康复吧。如果要是驻扎一段时间的话,一定好好地给它护理一下。

12月20日 晴

5时起床,作早拜。今天出发去下关,从那里渡江,在浦口登陆后往北行军8公里,然后宿营。早上,做出发准备,由于白玉不顶用,所以我把它托付给了物资队,拉来了一匹支那马。因为泰容已经没希望了,所以我只得依依不舍地抛弃了它。回想起来,在蔡宁镇,泰容接替白玉成为我的爱马,这么些天来,它跟随部队追击、行军,吃尽了苦头走到今天。但是在战场上总不能日日看护它吧,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在过去的行军途中,我曾经两次对它失去信心,然而,它努力地行使着军马之责一直抵达南京,并听到了攻克南京的欢呼声,对此我是由衷感激的。如果它在途中掉队的话,不仅是我,我们弹药队将会受到何等大的影响啊。想到这些,我感慨万千,眼角都湿润了。但是,既然是必须放弃的话,那也是无话可说的。爱马泰容已年老,却充分体现出了军马的威力。我在心中与泰容道别。8时出发,下午1时从下关渡江。扬子江对岸的浦口也饱受战争的摧残,惨不忍睹。在去宿营地浦口镇的路上,都是一些破烂不堪的房子,我们伴着夕阳到达目的地。物资弹药队派出11匹驮马去浦口的司令部领取物资。11时返回。伸开疲惫的双腿睡下。

12月21日 多云 寒冷

因为用水紧张,早上没洗脸就吃饭了。上午9时离开浦口,向目的地滁县方向挺进。路上看到了被烧毁的桥梁,还有被炸药炸毁的两处地方。这是一次令人心惊肉跳的艰难的行军。今天,只觉得透心的冷,寒冷的北风从田野吹来,午饭时冻得发抖。今天的行程是24公里。傍晚在一个村落宿营。见到了太田春正君。今天的宿营地是汤泉泉。即便

是在如同家乡的马厩一般的房子里，只要能够解除疲劳就是最好的。

12月22日 晴

昨天夜里非常寒冷。早上起来，落了一层厚厚的霜。田野里的积水也结了一层冰。凌晨4时起床做早拜。有我君的爱马交给了第三大队，直到第三大队接受为止大家才放下心来。上午8时出发。可是运输队不光运送自己的武器装备，因此即使早起，也还是一直忙到临出发前。今天是冬至，但天气很暖和，所以，行军路上都出汗了。此时此刻家乡一定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寒地冻吧。今天行军时经过了两处极其危险的地方。今天的行军目的地是滁县以南30公里的全椒县，下午3时到达。当地居民燃放爆竹、挥舞日章旗欢迎我们部队的到来。联队长指示，不许强奸妇女，征收时应付相应的费用，不许乱开枪等等。我部队好像准备在此驻守。近来，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第十一师团可能在明年1月上旬凯旋而归的话题。行军途中，大家一旦涉及此类话题，脚上的疼痛都消失了。

12月23日 阴 小雨

一旦听说驻守，身心都松懈下来。睡一会儿，仿佛连疲劳都恢复得很快。昨晚，也许是很放松地睡下的，竟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获得年终休假，返回家乡。早上起来的较迟，长途行军的疲劳正慢慢地消除。晚上，去关根平司那里玩。8时睡觉。这是一个听不见枪炮声，非常静谧的夜晚。今天一直下着的小雨停了，这是战场上极为寂静的一天。只闻远处传来犬吠，支那的犬像是受惊似地叫个不停。我们既然已经进入警备状态，大概在明年的3月就能够凯旋荣归了吧。

12月24日 晴

因为有我君将要去12公里外装运器材，所以我们两三个人5时起床，做饭。连续的晴天，所以不禁担心会不会进入长时间的雨天，所幸的是又是晴天。每次吃饭总是议论几月凯旋的话题。全椒和江阴、镇江、常熟等比起来，有天壤之别，仅是一个农村集镇，尽是些破旧的房子。晚

上,弹药队全体围坐在桌子旁打扑克消磨时间。输的人唱一首歌。××君、武田君、××君等人高声唱起了《鸽子咕咕叫》、《佐野小调》等,逗得众人乐翻了天。

12月25日 晴

大概确实要在全椒驻守到1月中旬。由于现在的宿舍采光和住宿都不好,准备搬到别的地方。上午,外出寻找宿舍,下午前去打扫。晚上还是打扑克以排遣战场上的无聊。

12月26日 晴

×××君要和第三有线班的人一起去师团,所以凌晨5时就起床了。早饭后,立刻开始搬家。今天用大缸洗了个澡,把疲惫多日的身体浸泡在热水里,陶醉在难以名状的享受之中,用手搓拭皮肤,污垢仿佛像沙子一般剥落下来,洗一遍根本不行。无论是吃饭还是洗澡,都有两三个支那人伺候,很是不错。今晚和××君下将棋。上床后,我仍然感觉到入浴后的爽快,这种感觉与担任守备的安心感合而为一,酣然入睡。今天是和武田君一起睡的。

12月27日 晴

早饭后,洗了上衣。这是自入队以来第一次自己洗衣服,所以洗得很不干净,一穿上身就脏了。衣服都是让支那的妇女洗的。她们把衣服拿到洗衣石上敲打、刷洗。这也算是异国的一景。下午洗澡,洗澡的感觉总是特别爽,尤其是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在日本难以体会到的滋味。已经取得了联系,从今天开始信函陆续到达。傍晚,小松军曹和××伍长来了,喝了酒之后就胡闹。真希望他们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

12月28日 阴 雪

吵吵闹闹地过了一夜。年末的天空一片阴霾。今天早上收到家里10月30日的来信。据说在播种小麦时,石川家来了13个人,自带干粮

干了一半的活。我想军人后援会如此照顾我们家,我一定能够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给内村弘、须田宪太郎、荒牧义一、大河原平太郎、××××、同政春、彦八、彦作、铃木留五郎、同平八、吉村亨太等人写信。今天感到很冷,结果真的下起雪来,是雨夹雪。但是雨雪并不是那么冷。听说日本今年的严寒比往年来得早。所以现在大概已经下了不少的雪了吧。这么一想,不觉思念起故乡。拿出照片和一家人会面,真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泪水涌入眼眶。现在这副样子要是被人看见会怪不好意思的,我压低了帽檐。晚上写信,10时睡觉。

12月29日 多云

昨晚开始积雪,今天早上已经是难以置信的银色世界,但是,雪融化得也很快,10时左右就已经消失了。今天给××小学写信。下午2时,将信和明信片托付给通信班的下士官室。给家乡共寄去三封信,其中一封是以××名义寄的。午饭,我们让干活的支那人擀了面条吃,支那人的手艺不错。明天上午8时出发,听说奈良部伍长从本部转到第一大队,我前去看望。想当初在蔡宁镇我肚子痛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照顾,“斋藤肚子痛得厉害,我得帮帮他。”这句话仿佛地狱之佛的声音,现在仍然在我耳畔回响。善有善报,他正是因为有着一颗真诚的心,如今当上了伍长。说告别这个词有点不妥,今天举行了两角部队阵亡人员的追悼会。明天,武田、冈本和××三人将和第二、第四电话通信班一起出发,忙完饭就睡下了。追悼会是上午11时进行的。

12月30日 晴

凌晨5时起床,做早拜。因为××君等人要去别的队,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帮着他们收拾。冬天的5时天还没亮,夜空中星星闪烁,今天是个好天气。我带佐藤忠惠、××××两人外出征缴。给末畑常亥、吉田弘康两人寄去明信片。物资和弹药两个班的班长喝醉了酒,大吵大闹。真希望他们能够自律点。也许是思乡吧,昨晚竟梦见和吉田两人坐在炉边向他打听肥料的价格,准备签订合同的场面。如果在日本,自然就要做这事。今天少了三个人,觉得寂寞。已经到了年关,日本的都市一定

很繁忙吧。我来到后街,到处都开始搭起门松,士兵们正为元旦忙活着。傍晚,去物资队办事,小林常右卫门君请我吃了砂糖小豆,还在他那儿吃了晚饭。今晚通信班的××和×××两位伍长过来,我们唱流行歌曲,唱民谣,用歌声驱赶战场上的郁闷。这是战场上的年末一景。

12月31日 晴

早饭后,寻找洗澡堂,准备洗澡。干活的黄义明和王德祥两人正努力地装饰着门松。两人干得都很卖力。午饭后立刻洗澡。傍晚,发下来过元旦的给养品,有装着日用品的慰问邮包,香烟、金米糖、苹果、羊羹、年糕、鱿鱼干等。从本部拿来稻草,做上装饰挂起来,与写有天照皇太神宫、武运长久字样的日章旗互为一体,供奉东方。晚上,供上年糕、神酒和米饭,点上蜡烛,平安地度过了昭和12年,向神表示感谢。战友们个个兴高采烈。联队司令部的门上装饰着祭祀神灵的布带。在司令部门上挂布带,这辈子不会再遇到第二回了吧。摄影班的大槻君说是可以拍纪念照,我决定照一张。战友们都已经睡下了,我一个人坐在桌旁写日记和感想。时钟读秒的声音静静的回荡在屋子里,更增添了一种静谧,诱发人的寂寞思绪。家乡的父母妻子还有弟弟也许都已进入恬静的梦乡了吧。关俊治君归队。

回顾昭和12年,这一年是……是我人生道路中前所未有的一个难关,想想都要落泪。在刚过完年的2月份,为了二弟××的事,我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昼夜往返于佛门之地,祈求平安。6月初农忙时节,妻子患上脚痛病,她嘴上虽然不说,却忍受着人所不知的痛苦。还有与乳臭未干的××发生口角的事情。9月10日接到了征召令,我作为预备役军人早有思想准备,随时做好了应召准备。只是不知家里的父母妻子会是什么心情。我打起精神向他们说了出征之事,义无反顾地走了。父子、夫妻之间的爱是亘古不变的!在9月20日见面的那一天,心中千头万绪,想说的话十分之一都没有说出来,心绪纷乱的陪同他们游览东山温泉。其间,都不忍心正眼看父亲和妻子。初秋,正当蚕结茧的时候,×右臂骨折。当听到此事时,人都惊呆了,怀疑是否听错。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向医院。面色苍白憔悴的弟弟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因为事发突然,想哭都

哭不出来。日本和支那的形势告急,各地都有许多被补充征召的士兵。我每天往返于从家里到医院 15 公里的路上,期盼着在我应征之前能够让弟弟出院。然而,征召令还是来了。不过,幸运的是我的愿望终于实现,弟弟在我出发的那天出院了,我很开心,可以无牵挂的出征了。想来弟弟还是很幸运的……回忆这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然而,能够以健康的体魄在军中服务,应该说这是最为幸福的。一提笔就没个完,时间关系,就此搁笔。

1937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10 时

支那国安徽省滁县全椒

于警备全椒的宿舍

上海派遣军荻洲部队,两角部队司令部 斋藤次郎

1938 年 1 月 1 日 晴

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早上 8 时 30 分,在 85 高地进行参拜仪式。我和细谷喜代已两人参加。高地上白霜覆盖着枯草,一片雪白。耳朵冻得如针扎。我们对军旗行礼,对天皇、皇后、皇太后、皇太子三呼万岁。就在太阳正要从东面山峦升起之时,我们面向东方遥远的天空给皇宫行礼。寂静中荡漾着庄严的喇叭声,高台旗杆上,国旗飘然升起。我们在一声号令下,向皇宫行举枪礼,枪刺迎着朝阳闪闪发光,其壮观场面难以言表。联队长两角大佐发表新年贺词,他说:“与各位一同攻克首都南京,进而来到全椒,在此参拜新春旭日这是我国开天辟地第一回,具有深刻意义。今后希望大家多多保重,仰仗皇威,努力奋斗!”至此结束参拜。今天吃上了配给的多日未见的日本大米。洗了一个早浴,陶醉在元旦的气氛之中。虽然听不到打板羽球的噼啪声响,但可闻四处的爆竹声。门松被随心所欲地装点,洋溢着新年的气氛。今天队里发下了日用品,1 条内裤,1 条毛巾,1 块肥皂,牙膏牙刷各 1 只,手纸 150 张,信纸 1 本,信封 10 个,自制明信片 10 张,铅笔 1 支。拿到这些东西,士兵们个个眉开眼笑。为我们干活的四个支那人今天也特别开朗。天黑了,今天既无风又无云,是安静的一天。借着元旦吉日,我晋升为上等兵。

1月2日 晴

借助1月1日的吉日,我们联队弹药队的八个人晋升为上等兵。我们和新任上等兵的物资队的16人,马队的5人,共计29人,前往联队本部向军官们致意。联队长对我们祝贺道:“出征仅四个月你们就获得了晋级,这确实是一桩例外的事。这也是诸位努力奋斗的回报。今后,要起带头作用,更加努力进取。”之后,我们又去兽医部青田少尉,通信班××和××两位伍长那里道谢。下午,抓来了三头猪。追猪时,一枪命中的感觉实在是痛快。到晚上为止仅我们弹药队一共就抓了七头猪,值不少钱。30日外出的××君等三人傍晚回来了,所以我们弹药队的六人在班长的带领下前往通信班长金成少尉那里道谢。通信班长结束贺词之后,东京日日报社摄影组给我们照了相。如果家乡的父母妻子等人看到了登载在报纸上的这张气派照片该有多么高兴啊。敌军不断地往全椒方向退却过来,其中大部分已经被我们讨伐。据报,有一股敌军目前去向不明,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可大意。前方的大队已经派出讨伐部队,以防万一。接到提醒,外出时必须带刀。给家里寄去报喜信。

1月3日 晴

今天午饭吃的是自制的带馅年糕。有我君、××两人来了。虽然只时隔一周左右,但仍觉得十分想念。今天收到了中泽荣次郎寄来的两封信,还收到影山喜治、全金吉、安藤松一、铃木茂近、同留四、后藤一郎、樽川喜保等人各自寄来的一封信。有通知说,昭和12年度征召的新兵已于12月10日起程,于是我们之中又传出了一个说法,新兵一登陆,就和我们交接。士兵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凯旋回国的事。这样的传说一旦出笼就人人传播。给山岸荣太郎、影山、安藤、后藤、樽川等人寄出明信片。中午吃的带馅年糕,现在还回味无穷。傍晚,×××村长来信,还收到了××郡联合町村军事科寄来的祈祷武运长久的纪念照片。与家乡的有识之士会面也是值得留念的。中泽荣次郎寄的是航空信,是11月9日发出的,正好是在追击战阶段。直到今天才到!

1月4日

今天应该去滁县的师团领取邮件。上午8时30分出发,却因为汽

车故障,只得停下来,在联队本部做信件邮包和报纸的分理工作。收到了村田元、须田宪太郎等人的来信,以及岩谷猪次郎从福岛民报社寄来的福岛民报的赠送版,还有妻子××、妹妹××的来信。在从蔡宁镇发出的回信中,我表示了收不到家里的来信,很是担心的意思。然而,不断地追击,一路上野战邮局又始终跟不上来,所以也就死心了。今天的明信片、信件等可实在是太及时了,收到了那么多。今天第一次领到慰问邮包,寄赠人是东京市京桥区银座西7丁目3番地5号弥生无尽株式会社峰崎喜八先生。

下午内村武雄君来访。须田宪太郎在明信片中告知他已经出征,为此,昨天一天一直在想这事。一直思念的同乡故友竟要在战场上见面,这简直就跟做梦一般。得知袋田的大原茂作君阵亡的确切消息。了解到故乡的事情,心里感到些许安慰。晚上喝了御赐的酒。今天是至今为止难得的好日子。还见到了××的吉村吉一君,听说家乡下了很大的雪,非常冷。下午收到广、茂近、留四等人的来信。

1月5日 晴

今天用大缸洗了个澡。洗了毛衣和另外两件衣物。有我君、××君等过来给马钉马掌。上面要求我们遛马也不能走得太远。听说昨天其他部队特种兵的五个步兵在外出遛马时遭到了五十来个敌军残兵的同时射击,一人下落不明。远距离单独行动是被禁止的。晚上,在新年宴会上,大家热闹异常。看到了大原君阵亡的报道。

1月6日 阴冷

今天是寒冷刺骨的一天。早饭后,我带着支那香烟作为礼物去了第五中队第一小队第四分队的内村武雄君那里,聊了许多家乡的事,待了一个上午才回来。在一路行军过来的途中,曾听说这么一句悲壮的话:如果想加入两角部队的补充兵,必须做好阵亡的精神准备。而由于两角部队已经出现六百多人的阵亡者,所以地方上的人表示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另据可靠消息说,××村自从建立了军属后援会,村民们都非常紧张。可见前线的将士和保卫后方的国民竟是如此不同地看待国防前

线的。收到家乡的来信。

1月7日 晴

去联队本部接收和整理信件。顺便去了樽川君的宿舍，青木君也来了。一说起家乡的事，总是意犹未尽。有两封给根本佐七准尉的明信片，我把信送过去的同时也见见他。回来后洗了个澡，把衬衫、线裤、护腰和短裤洗了。晚上看了12月20日的福岛民友报，获悉三浦藤八过世。今天，池塘里的冰一天都没有融化。××村长铃木国太郎氏寄来了慰问信。

1月8日 阴

今天也很冷。昨天洗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上午给××村长铃木国太郎氏写感谢信。给××、××、××、仲子、贞子、元卫和贵子等人发去内容简短的明信片，还给大河原广卫叔叔写信告知近况。今天从弟弟信治的义父大森胜次郎那里收到慰问品，有2罐菠萝、3斤点心、3条毛巾、3条护腹、3条羊羹、1盒葡萄糖果，还有1捆手纸和报纸等。此外，还从××村军属后援会那里收到以下慰问品：果味奶糖1盒、金蝙蝠香烟2包、毛巾1条、袜子2双、护腹1条、手纸10扎、慰问信1封和儿童成绩单1册。故乡的人们为了支援我们，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对此我们抱以感激之情。本月的12日、13日左右，部队好像要往北移动，说是有280公里左右的行程。那里的天气会更冷，所以大家为了防止冻伤都在征缴毛皮，做一些预防的工作。晚上，给军属后援会的大森胜次郎氏写了感谢信。一旦部队移动，一段时间又不能和家里联系了，朝思暮想的来自家乡的信函也暂时收不到了吧。

1月9日 晴

去联队本部递送邮件。其中有寄给×××军属后援会和大森胜次郎氏的，也有寄给大河原广卫先生和自己家的。由于物资队和弹药队到了许多邮包，所以去把它们领了回来。回来之前，在吉村吉一君那里喝了茶，吃了汤团。回来的途中，遇到了桥本佐武郎君，他告诉我金吉来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决定要见见他。一股思念之情使我几乎落泪。晚饭后,我带上1罐菠萝、1盒果味奶糖、2包金蝙蝠牌香烟和1袋冰糖去金吉那里。我、金吉还有桥本佐武郎君和安藤久雄君四人亲热地围在桌子边,一边吃菠萝一边聊家乡的事和身边的事,不知不觉就到了10时。我们相互提醒着饮食上和战场上的注意事项。说不完的话终因时间所限,只得道别。

1月10日 晴

今天又是好天气。上午无事可做。喂完马后,和××、细谷、××以及冈本等人玩推棒和掰手腕等,很是兴奋。下午去金吉那里,可他外出征缴蔬菜去了。和滩山三郎君聊了一会儿。听说村山岩吉君在马家宅一带的战斗中负伤,结果被送回日本去了。晚上,从报纸上得知柳沼泰一君也是同样负伤凯旋了。

1月11日 晴

内村武雄君过来玩,我们开心地聊了许多家乡的事。看了军人后援会收割稻子的照片。从内村那里了解到××的人们令人思念的情形。午饭时分去本部取邮件。收到了星秀之助、小岸荣太郎、根本龟三郎、××村代表、增子银平氏、星秀雄君等人的贺年片。从弟弟×那里收到了第一封信,信上说胳膊已经康复,一个月前就开始工作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当时,日本和支那的关系日趋紧张,到处都在动员。尽管如此,我还是驱车前去照料他。看来那还是管用的,他已经近乎康复。老天爷并没有抛弃我们。一想到无论是在夜以继日的追击战中,还是在激战中又一次受伤的时候,我们都能化险为夷地挺过来,我不禁低下头来,热泪盈眶。“上帝只救助自救的人”,这都是神的保佑。下午金吉来玩,我们两人一块泡在洗浴的大缸里聊着家乡的事,一直聊到傍晚他才回去。晚上从12月9日的报纸上看到铃木荣兄的家遭遇火灾,火是在12月8日凌晨2时左右,从通往隔壁的汽车店的路边引起的,这事令人震惊,幸亏没有太大损失。荣兄的心境又如何呢?给星秀之助、小松荣一、影山嘉治等人发出明信片。

1月12日 阴

寒冷的一天。上午去中队部取信函。今天家乡寄来的邮包是按照蔡宁宅寄出的信中所提出的要求给寄来的。那是10月23日寄出的明信片,时间隔的可真长。寄来了金属小暖壶、挥发油、胃散药、六神丸、仁丹、风热散以及墨鱼干15片。另外邮包里还捎带了梅野他们家寄来的5袋森永奶糖和5张明信片。晚上写了感谢信和给家里的回信。

1月13日 阴 冷

去取了邮件。收到了村田元君的明信片。他告诉我妻子顺产,预产期是12月30日,原以为是30日左右分娩的。据说母子平安。远在他乡,独自牵挂,得知安康,如释重负。

1月14日 晴

上午去取邮件,只有两三封其他战友的信。因为道山善三郎君下落不明,所以我这里保管了两封他的信件。下午金吉君来玩,并要了一些柴油。他拿给我看出征时的照片,一触及到家乡令人思念的往事,就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们烧开水洗了个澡。我为自己的肥胖吓了一跳,现在三号军服都嫌小了,真没有办法。晚上我们围着炭火聊天,说得最多的是凯旋和女人。

1月15日 阴

今天又是阴天,也不下雨,阴冷。要饭的支那人在街上闲荡着。看到一个贫穷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要饭,实在是可怜。眼前所见到的都是难民。听说支那原本贫富差距就很大,再加上这场战祸,就更吃不上饭了。真不想成为战败国。下午煮了做纳豆的豆子。下午打算去道山君那里去,结果地址不详便返回了。去了一趟熊田要君那里。本来还想去金吉君那里,后来听说他已外出担任警卫,要两天左右,所以就作罢了。晚上腌制了纳豆。给铃木家、铃木留五郎等人发去对荣兄家火灾的慰问信。给安田壮作、高原文尚阁下去信,告知近况。晚上围着篝火和支那人笔谈,只言片语地说××××根部等等,很好笑。××、××和×

×等年龄相仿的孩子很快就和我熟了起来，一起戏耍。一给奶糖和点心，他们就欢天喜地，这可是孩子的天性。时间是晚上10时，此时故乡的孩子们已经进入梦想了吧。今天对征召年度预备役等做了调查，大家想像着该调查会不会是作为回国的依据，凯旋荣归的事成为今天的主要话题。

1月16日 晴

由于近期将有武器检查，所以上午进行了枪刺等的保养。下午别无他事，看杂志消磨时光。因为今天暖和，所以洗了个澡。洗过澡后的心情总是那么舒畅。傍晚6时接到情报，西面大约八公里的地方，有近两千人的敌军正向我方袭来。命令各自做好出动准备。一部分士兵乘车出动。南边枪声大作，友军与敌人交上火。今天，我工兵队正在架设被敌军破坏的通往和县的桥梁。有情报说，前些日子遭遇敌人袭击，有五人伤亡。所以，作为报复讨伐，出动了一部分士兵。武装岗哨也更加森严。一名少尉阵亡。

1月17日 雨

或许是春雨，从早上起小雨就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使人感受到一种初春的气息。3月里，家乡也下这样的雨吧。望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温柔阳光，不由得觉得春天已经到来。这与严寒的1月中旬是完全不一样的。前天腌制的纳豆已经差不多好了，美餐了一顿，这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的东西。明天师团长阁下将来我们联队，所以冈本、武田、细谷三人去布置会场了。晚上和干苦力的支那人进行了笔谈。由于彼此语言不通，常常闹出笑话。今天没有关于扫荡敌军的消息。

1月18日 晴

今天，师团长和旅团长阁下前来视察，所幸天公作美。××君、细谷、冈本、武田等四人去了，我和××、佐藤君等留守。午饭时，来自若松的小椋诚君给我们弹药队全体人员照了纪念照。因为通往和县的桥梁被破坏，工兵队正在架桥，卡车不断运送着建筑材料。傍晚，听到炮声。

晚上下起雨来。干苦力的支那人很在意炮声，满面愁容地围着炉火，一直坐到11时。雨不停地下着，担任警备的金吉君等人一定很辛苦吧。

1月19日 雨

今天也是一天的雨。虽然不是很冷，但雨天很潮湿。给弟弟×还有××小学四年级学生石井缘君发出了信。今天收到了家乡和茂近兄、义兄喜保等人的贺年片。家里在信中告知去年12月28日上午10时，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母子平安，孩子取名叫胜子。玄米的收成比前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全部符合三等米的要求。据说市场价格粳米一驮袋24.5日元，糯米是26.5日元。从××军人后援会得到了3日元的慰问金。还有，因为是出征人员家属，所以生孩子的费用全免。后援会如此尽心地帮助我们家，在此，我向家乡父老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今晚金吉君该回来了吧，跑到他的宿舍一看，说是刚刚回来。我们一起吃了饭。他说没有香烟了，于是，我给了他三包金蝙蝠香烟，一包点心。看到他喜滋滋地离开，真觉得可爱。在晚点名前，我领来了10月、11月两个月的工资，外加9月份所加的部分，一共是18.1日元。第一次拿到四张面值5角日元的军票。妻子顺产；粮食增收百分之五；家里人人健康；×的胳膊也痊愈了，所听到的事情都让人兴奋不已。在昏暗的油灯下，手提着笔，独自寂寞地听着时钟读秒的声音。随意翻看着孩子们的照片，思绪便飞向那千里之外的远方。

1月20日 雪

昨天的雨今天早上变为了雪。今天在联队原先所在地做身体检查。上午，让人做洗澡的准备。洗完澡吃了午饭。下午1时去进行身体检查。雨夹雪不停地下。给家里寄去了三本支那事变的画报。传说联队近日将向北移动200公里。

1月21日 晴

昨晚，带着寒意的雨夹雪渐渐停止，早上太阳从灰色的云间投射出温柔的霞光。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将要出发担任四五天滁县到明光的铁

路守备任务，为此必须做好准备。由于一路上没有民宅，四处还有残敌，加上是进入丘陵地带，所以预料这次行动大概不会轻松。家乡以妻子的名义寄来了明信片，说是在脱完稻谷之后才生的孩子，让我放心。其实当时我正担心这个。还收到了根本政春、内村弘君等人的明信片。××的渡边好一君和金吉过来玩，我给金吉一听（50支）香烟，给家里、村田元、星周藏、根本藏三郎等人发出了明信片。与避难的支那人混熟了，和孩子们也时常玩耍。如果和他们分离四五天，他们一定会觉得寂寞吧。晚上，战友们抑制不住性冲动，疯狂地淫乱了一场。我自己也差一点被卷进去，幸亏自己牢牢地把住了内心，才算涉险过关。

1月22日 晴

烦躁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令人担心的天气变得晴空万里。由于近日部队预定要移动，所以只是期盼着天天是好天气。给铃木留四君和××发去明信片。今天预定下发一盒御赐的香烟。我代表弹药队，怀着对皇恩的感激之情把香烟领了回来。战友们都要把它作为凯旋时的最高礼物好好地保存起来。傍晚，×××的渡边好一君陪着××的渡边利海君来玩。由于近期我们将要行动，所以从南京避难过来的黄义明、王德祥、李长富和陈余金等人对于我们走了之后很是担心，整日以泪洗面。作为我们来说，他们认真地为我们工作，所以，虽说是敌对国的国民，但想到他们是可怜的难民，就应该给他们与我们一样的待遇，这是情有可原的。友情是超越国界相融合的，一想到我们走后的情形，禁不住暗自为他们感到悲哀。

1月23日 晴

今天是好天气，比日本都暖和。阳光照射的地方让人感到仿佛是小阳春。渡边好一君过来玩。一天无事可做，尽看杂志。绘了张在水缸里洗澡的画给××寄去了。

1月24日 晴

因为下午1时进行军装检查，所以上午保养马和马具、整理装备等，

忙得不可开交。下午,在本部前进行检查,马匹由青田兽医检查。检查结束后,洗澡休息。关俊治君作为弹药队的补充兵入队。古石忠次君患眼疾一直住院,由于难以治愈,被送回国内。他的工作交由管理军官马匹的马官来做。

1月25日 小雨

因为加藤班长接到命令,今天早上要去滁县指挥接收粮草,所以我们比平时早起做准备。今天我和××、武田君三人做了14双近来出发时必备的马靴。因为没有稻草,是用麻做的。麻制马靴很是稀奇。下午种牛痘。回来的路上,我和××君参观了全椒监狱和全椒政府。

1月26日

为准备出发而整理装备。有士兵说28日左右出发,还有一种说法是要在这里待到月底,各种说法,难以判明。此外,还听说以下种种传言:有说别的师团已经凯旋回国了;有说我们部队将按征召年份回国,还有说2月上旬返回一部分,4、5月份左右全体返回国内等等。据渡边军曹说,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正在进行彻底修复,从日本派来的穿黑制服的铁道人员正在努力工作,现在正忙于电话线的架设。恢复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回想起我们沿着被破坏的铁道和隧道行军时的情景,这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今天,来到军旗护卫班的渡边君这里,他送给我一台由30、31、33三管组合的收音机,真空管是美国产的,但因为没有电池,听不了。铃木弥寄来了慰问邮包,内有金属暖壶一个、打火机两个、胃散药一袋、仁丹一袋、点心一箱、手套两副、纱布两卷。还收到了安田状作、西牧彦司、道山国治等人的明信片。

1月27日 晴

第三大队上午11时出发,第十中队第一小队的渡边义一君也要走,所以过来见个面。我们也将明天上午8时出发。想来时间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自蔡宁镇起,就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情,在这里住了一月有余,更增添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得知我们出发的消息,为我们干活的黄

义明、王德祥等人泪流满面，很是可怜。听说我们行军的道路相当艰险，都不能两个人并肩行走，而且到处都有敌军残兵，所以要求我们尽量不要掉队。这个事那个事的，出发前的准备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今天，从安藤松一君那里了解了不少故乡的事，说是自从上海战线出发以来，因为一直没有我的消息，大家都很担心，当得知我参加了南京入城仪式的消息，不禁高兴得三呼万岁。故乡的音信是慰藉战场上寂寞无聊的最为开心的良药。傍晚，收到了铃木司、吉村亨太、影山金吉等人的明信片。王德祥、黄义明等人说，等战祸平息，和平之后，将通信联系，所以我们互留了地址。他们的地址是：南京市中山门外孝陵卫小卫街。

明天早上7时将在队部前面列队集合，所以今晚要早睡。

1月28日 阴

凌晨4时起床。就要出发了，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王德祥、黄义明一早也无精打采、满面愁容。给我们洗衣服的支那妇女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从她们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我们怀着对住了一月有余的宿舍的眷念，6时完成出发准备，7时出发。当我们来到全椒北面的高地上时，朝霞把四周的房屋映得通红，仿佛燃烧一般。这简直就是一幅杂志的封面照。部队不断向北挺进。临近山丘地带，山上星星点点的积雪让人想起了日本的景色。午饭时分开始听到枪炮声。部队翻山越岭，直到天黑才在一个村落宿营。这村落也蒙受了战祸，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午夜12时，我们被嘈杂的说话声吵醒。原来我们搞错了第一大队分配给我们的宿舍，并住了进去，结果被叫起来，去通信队的下士房间重新睡。疲惫不堪，半夜里又被叫醒。这种痛苦，战友们也只有众口一词的一句话：“啊，行军太苦。”我们行军是为了攻打凤阳以南的定远，这路是支那特有的恶劣道路，苦不堪言。部队到达小公子。

1月29日 阴 雪

凌晨4时起床出发，不知不觉就到8时了。今天最终走上了岩石迭出的羊肠小道，一会儿爬山，一会儿下山。我们一边流汗一边行军，令人担心的天气从午饭前后开始下起了雪。道路很滑，融化的雪使道路更加

泥泞。泥水沾在鞋子上,沉重的身体越发感到疲劳。天黑下来了,还没有抵达宿营地。有许多骡子和马匹滑落进水田里。9时左右来到一个穷山村。正在休息时,听到前方敌人的喇叭声,部队按照指示原地待命,调整休息。就这样在天寒地冻中迎来黎明。

1月30日 阴

凌晨4时起床,8时出发。昨天由于大雪,马匹的腿总是打滑,险象环生,好不后怕。继续行军,午饭前后到达一个村落。接到情报,前面好像有五六百敌兵,我们用山炮和轻机枪向敌人猛烈攻击,午饭后一个小时,部队出发。看到了在刚才战斗中阵亡的两位战友,他们被运到了我队,还有一位伤员,他的胳膊被打穿了,上衣和裤子被血染红,绷带上也渗出了血迹。看到他这副样子,战友们一脸肃穆,我也不由地脱下帽子对死者表示哀悼。战斗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敌军终于向后退却,我军一边追击一边前进。我们硬挺着在恶劣的路上行军,沾着泥的鞋子沉重无比。在信治那里,用慰问品的菠萝罐头解渴的滋味实在是难以形容。道路极其恶劣,我们不得不走10步喘口气,走15步再休息一下。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行军更是艰苦。友军第三大队攻击敌人的枪炮声从我们的右侧渐渐远去。到处都能看到友军士兵抽烟的点点火星。在积雪的旷野上,偶尔有萤火虫飞舞。四公里的路走了两三个小时。今天整天炮声不断。

1月31日

继续昨天的行军。下午1时30分,终于到达宿营地。然后做晚饭。饭后,铺上稻草,再裹上毛毯舒展疲惫的双腿睡下。然而,因为是露营,所以冻得要死,凌晨3时才睡着。早上8时起床,由于夜里降霜,体温弄湿了身下的稻草,仿佛下了一场小雨。今天是旧历一月元旦^①。用水壶里仅有的水洗了脸,向东方遥远的故乡祈祷皇军打胜仗、家人平安、武运长久。之后,用脏得发白的水烧饭。支那无论哪里的水都很脏,很是无

^① 原文如此。

奈。真想喝一口日本的水。从早饭前就听到了炮声。担心成为敌人轰炸的目标,副官命令把火熄灭。哨兵爬上房顶观察敌情,无线电班正与友军交换着情报。今天预定是下午 1 时出发,但是命令有变,要我们上午 10 时出发。于是大家急忙准备,之后待命约一个小时。然而命令又变了,命令我们下午 2 时向一个距离我们 2 000 米的地方移动,随后宿营。部队出发,抵达目的地,做宿营准备。时隔多日,又美美地喝上了战地食品猪肉汤。今天也还是钻进稻草露营。我抱着暖壶睡下。空中的星星露了出来,天正降着霜。我想起了一句诗:“霜覆盖在阵营……”。四处可闻犬吠,远方有几处村落正燃烧着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 年 5 月 9 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7. 远藤重太郎阵中日记

编者注：远藤重太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物资运输队，辎重特种兵，1938 年晋升为一等兵。

(1937 年)10 月 3 日

部队从吴淞和位于上海中心的码头登陆，宿营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日东纺织公司三重县人住的宿舍。

晚上 8 时从宿舍出发，整夜行军。第二天早上 7 时到达归家宅，宿营一晚。由于大雨倾盆，我工兵修筑的行军道路水深过膝。

5 时从□□出发，向前线老陆宅进发。晚上 8 时到达前线不久，在□□已有一人负伤、一人阵亡。在老陆宅待了十天。65 人中一人阵亡。物资运输四班的特种兵现在是 64 人。有 19 匹马死于炮击。为此，部队后撤了两公里。即便如此依旧炮弹横飞，我们又退到蔡宁宅。在此驻守了一个月。

为了看护物资运输队长的马，我离开那里去了吴淞第一兵站的病马场 22 天。其间，由于我们物资运输队已经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这些剩余人员只得随后跟进。马家宅、老陆宅和新木桥的战斗，我第六十五联队立下了头功。之后，我们部队从罗店镇经嘉定行军至无锡。根据军的通信指示，我们到达江阴县的江阴镇——大部队所在地。途中，我第六十五联队在四处进行了战斗，之后攻入江阴城。率先入城的是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君就是在江阴城下立下战功的。

从江阴到镇江的行军途中，有两天我和××君在一起。他替我背枪，我因为没有马，走得脚痛，所以骑了一辆自行车。

从江阴出发的第五天到达镇江。镇江和上海一样，晚上有电灯。在这里宿营一晚后继续行军，直奔乌龙山炮台。孰料我第六十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和仙台骑兵团已先行占领了该地。于是，我们又直奔南京北面的

炮台。一到那里，南京的残兵败将就举着白旗走过来。共俘虏两万人。
宗形君 12 月 17 日晚 10 时阵亡。

今天是 12 月 19 日

明天将横渡扬子江北上，向滁县挺进。我们是 12 月 17 日进入南京城的。

12 月 20 日

横渡扬子江，向西北方挺进。

12 月 21 日

行军 28 公里，既不见敌人的踪影，又不见敌人阵地。只是所到之处桥梁被破坏了，所以我军的行军速度不得不放慢下来。

12 月 22 日

我第六十五联队到达目的地是下午 5 时。敌人撤退了，跑得无影无踪。

在南京北面约四公里的幕府山炮台一带，我们处置了被俘虏的敌兵。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特种兵来说是难以忘却的。现记述如下：

到达幕府山的那天凌晨 5 时，部队出发。还没走出一里，黑暗中敌兵举着白旗向我军投降。仔细一看全是衣衫褴褛的支那兵。我们惊叹这就是与皇军作战的部队?! 于是，第一大队收缴了 1800 人的武器和马匹。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也都(日记此后两页被撕毁，空缺。)

然后，我和×××君、××君三人拜过死者的灵位便将他火化，之后我们收起遗骨归队了。很是遗憾。其后 19 日休整了一天，20 日部队从那里出发了。

从南京渡江，在浦口上岸。浦口就在南京的正对面。从那里行军两天，12 月 22 日下午 5 时到达全椒。市民举着日本旗欢迎皇军。好像我部队将在此担任警备。

12月23日 雨 休整

今天是皇太子的生日,我们从遥远的地方送去祝福。

不见敌人踪影,部队驻扎在全椒。

12月24日 阴 休整

《福岛民报》的新闻记者说是要把我们关于新年的感想发表在日本的报纸上。所以,物资运输队的全体人员都写了感想并交了上去。

我也交了。信行他们不久就会看到吧。从蔡宁宅出发至今,日日行军,既无暇写信,也寄不了信件,因为根本不见战地邮局。只是12月19日在南京北面约四公里的幕府山炮台的山脚下处理俘虏的时候,托《日日新闻》的记者,请他往南京战地邮局投递一封我写的东西。

在全椒驻扎期间书信无法寄出。

12月25日

今天也是晴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将从全椒出发。听说目的地是距离全椒十里的后方,在浦口以西四里的地方。浦口与南京一江之隔。

12月26日

上午8时从全椒出发,沿着来路折回,向后方行军十里。途中宿营一晚。

12月27日

上午9时出发,下午3时到达预定地点浦口。今天行军三里半。好像将在这里警备。

12月28日 晴

一直晴天,已经有40来天不下雨了。支那这地方,只要不下雨,路就好走,便于行军。自从离开蔡宁宅以来,由于一路无雨,虽然是百里以上的行军,都很顺利。没有像登陆初期在老陆宅的战斗中,因为下雨,道路泥泞,在物资搬运中吃尽了苦头。听说支那在11月、12月不下雨。

道路的泥土硬邦邦的，扬起阵阵尘土。现在的江浦也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街区。今天是28日，星期一，农历十一月二十六。

下午开始，天空变得像是要下雪，天气变冷。4时左右，雪开始星星点点飘下来。

12月29日

早上起来，雪已下了一两寸厚。一下雪，天气变得更冷。阴沉的天空毫无放晴的迹象，四周一片灰暗。27日到此，今天已是第三天。除了照顾马匹之外，别无他事。今天是物资运输队洗澡的时间，从10时30分到12时30分。我们每天的食物是南京米和肉食。日本的大米也许很快就会到了吧。似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自从离开蔡宁宅几乎就没有吃过日本大米。南京米如果不是将就的话，根本就是难以下咽。

一直没有战斗，也听不到一点炮声。不禁让人感到就要停战了吧。凯旋荣归似乎近在眼前。

12月30日 晴

雪很快就化了。早上一片大雾。从8时30分起，耀眼的太阳便露出脸来，顿时大雾散去，天空晴朗。今天去南京对岸的江浦，距离现在所在地三里路的地方接收粮草。我作为财务官佐藤少尉坐骑的饲马兵一同前往。后天就是1月1日了，家乡一定是扎上了门松，一派春节气氛。现在，即便是身在支那，春节的气氛仍使人向往。

身体健康，可喜可贺。

南京和浦口一江之隔，我们在江边吃了午饭。扬子江有五百多米宽，来了很多我军的运输船。江水混浊，这是扬子江特有的。

今天，从江浦接收的物资都是大家过年的物品。两斗装的酒有七桶，有烟、罐头、羊羹、酱油、大酱，还有日本大米和年糕等稀罕物，好像还有12捆木炭及其他各种铁罐头。

12月31日

时至岁暮，发了羊羹、苹果、年糕、鱼干和点心等稀罕的食品及日用

品。晚上,所有的班聚在一起开忘年会,在盛会中迎来了昭和13年。

1938年1月1日

晴朗的早晨,太阳从我帝国的方向升起。1月1日的仪式仍然是大队长阁下来和我们总部物资及弹药运输队一起举行的。

今天又发下来各种食品,我们一班还捣了年糕,度过了难得的一天。晚上唱歌跳舞,热闹了一个晚上。

1月2日 晴

换上刚洗过的衣服,心情真爽。给家里及关谷信行、庄藏、贞吉大哥等发了信。

江浦是一个安静的街区,有澡堂,商店也开着门,是个易于警备的地方。但是没有电。因为这里有猪肉和蔬菜,所以食物不成问题。从南京往西,正好是三公里的地方。

1月3日 晴天

给马换稻草,并保养了马匹。然后又保养了枪和刺刀。第五批步兵后备役队早上到达。一个中队补充26人,但是没有我们村里来的人。我们将在这里警备到什么时候?我想要到1月10日吧。听说我部队要前往北支那的山东济南,距离是180里,听说那里将更加寒冷。我们做好了准备,等待随时出发的。

1月4日

今天天皇对军人发布五条勅令的大喜日子,第一中队、第三中队、大队本部、江浦警备队全体集合,听大队长宣读勅令。之后,大队长顺便作了训示。下午,检查武器,收拾马具,保养马匹。

听说抵抗日本的组织是蓝衣社,不少亲日的报社人员被他们杀死了。

1月5日

检查马具和马匹,遛马。下午休息,洗了个澡。

1月3日收到来信并拜读了。是庄藏、信行、关谷末一、直光、渡部大次郎、为作、小针等人寄来的，此外，驹井和久从村公所寄来了两封信。但邮包到现在还没收到。

1月6日

今天去浦口接收粮草，但我没去。运输队长的书记官给了我一个慰问包，里面有日用品和点心，还有一条鱼干。家里寄来了裤衩、护腰、热水袋等物品，还收到了许多来信，真是太高兴了。

1月7日

今天作为辅助兵去浦口接收了粮草。因为休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十分疲劳。下午3时30分，太阳还没落山就归队了。今天领到了羊羹、酒等稀罕食品。9日将移师全椒。领到了昭和12年10月份的俸禄，共9.21日元。

1月8日

今天是我们陆军的第一个大喜日子。我们物资运输队，从××××君以下共61名辎重特种兵被晋级为一等兵。队长和副官以及佐藤主任财务官宣读了命令，并对今后方方面面的工作作了训示。队长在讲话中提到在攻打老陆宅和马家宅的战斗中我们辎重队也受到了表扬。晋级任命的日期是1月1日，8日才下达。

1月9日

原本9时从江浦出发，结果暂停出发。我队去江浦接收粮草。由于今天轮到我做饭，所以没有去。何时出发还未定，我们等待着。

1月10日 晴天

天气很冷。下午2时30分，各班平均抽两个人，我们一班除我外还有两个人乘卡车去浦口接收粮草，4时返回。

1月11日

部队去浦口接收粮草。我因为昨天去过了,所以今天休息。我把马匹在野外食用饲料的票据整理了一下。每天天气晴朗,今天很暖和。

1月12日

今天阴,有些冷。全班打扫卫生。搬运马草。待在这里,今天已经是第15天,正好半个月。

早上7时30分点名。收到了内部通报。

士兵如果司职警备,那么,要比作战行军舒服,可以看到信,可以寄信。也能收到邮包。还可以从部队领到酒、香烟、点心等慰问品。

在打仗的时候是什么也不想的。可是,一旦担任警备,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来。收到了羊羹和奶油糖,是新行寄来的。

1月13日

早上开始飘起零星小雪,有些冷。又是雪天,使人不禁想起昨夜的寒风。去浦口接收粮草。我由于值日,没去。在家遛马及保养马匹。

看来部队将长期在此警备,一些步兵被抽去烧炭,我们村里来的阿部也去了。

今天收到今井五介和信行的邮包。给村长、庄藏去了信。

1月14日 晴

保养武器。联队长来到我部所在地江浦。因为听说当地人袭击了第三中队执行侦察任务的军官,所以我部派出了机关枪队和手枪第一分队乘车前往。

1月15日

去浦口接收粮草。因为长时间的休息,突然干活,累得够呛。因为决定明天攻打距离我们十六七里外的敌军,我们一大队将要出发,所以我们也会移动吧。

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在滁县,明天只是第一大队实施出击。

1月16日

本应和大部队(本部)一起行动的。结果我们辎重弹药队、财务部和步兵一个小队被留了下来。

大部队的步兵是分别乘车出发的,战车也出动了。粮草也是用卡车运输的。

1月17日

从早上起天就阴沉沉的,下午开始下起雨来。

去浦口接收粮草的人受罪了。今天我休息,轮到我做饭。第二中队保卫辎重弹药队的士兵也过来了。如此,被留在江浦的士兵总共有 270 人。支那这地方的雨,一下起来就是连着下一周左右,真难过。

1月18日

所幸雨过去了,天气转晴。

今天休整一天。

1月19日

从 18 日晚下起来的雨仍然未停,今天下了一天的大雨。或许是进入了早有所闻的支那雨季了吧。今天还是休息。

上个月 27 日我们到达这里,今天已经是第 24 天。

1月20日

昨天的雨到今天早上变成了雪,继续下着,下了一整天。满目银白世界。下雪这是第二回了。从下午起,飘起了大片雪花。我们第一大队去和县扫荡敌残兵至今未归。

1月21日

雪停了,微寒。未融化的雪四处可见。今天仍无接收粮草的工作,休息。

1月22日

天气放晴。辎重队40名士兵外出征缴。从缴来的鸡呀猪呀什么的看来,明天还不会移动。

今天已经是待在江浦的第27天。

1月23日

上午9时30分从江浦出发,行军前往以前去过的全椒。途中宿营一夜,24日下午4时到达全椒。

1月25日 阴

今天休息。

1月26日 晴

准备并等待着下一个行动。原本下午进行武器检查的,结果改到明天。从第三大队运来了防寒用品。××××来我这里。

1月27日

分发防寒用品。下午2时装备检查。第二天将出发去滁县。

1月28日

从全椒出发。上午8时部队向北行军,向徐州方向进发。听说北支那方面的我军正从济南南下徐州,大概近期北支那方面的部队和我们部队将要会师吧。

这么一来,支那部队将被我们两面夹击。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战争就要结束了吧。

今天一直夜行军到12时。到达的地方连睡觉之处都没有。我们只好吃些冷饭,就地露营,然而却冻得怎么也睡不着。

1月29日

上午8时出发,一直行军到夜里12时。到宿营地睡下,却冻得怎么

也睡不着。早饭也只是对付一下,上午8时又出发了。

1月30日

上午11时左右开始下雪,道路泥泞,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运送物资。

是我们特种兵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顶着飞雪,饿着肚子向前进。到晚上9时,道路变得更加险恶,马匹接连掉到河里,行军不断受阻。

1月31日

上午8时出发。雪依旧未停,道路泥泞。上午11时与大部队会合。眼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第二大队阵亡两人,有不少人受伤。从南京往西北方向约二十五六里的地方,有我第六十五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再加上炮兵,大部队整体推进,战线很长,正在实施围攻。我军的飞机也不断投入战斗,很是壮观。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8. 中野政夫阵中日记

编者注：中野政夫，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中队，第三次补充兵，上等兵。

(1937 年)11 月 20 日

中午到达广岛。在武田小学吃了午饭。下午 2 时，跟佐佐木一等兵去鹤见区的藤里藤吉宿营。

11 月 21 日

下午 2 时担任哨兵，直到第二天凌晨 2 时。

11 月 23 日

上午 11 时出发，下午 1 时列队完毕，向宇品进发。5 时乘船。6 时出发。

11 月 24 日

早上到达门司，白天抛锚，等到晚上天黑后船才起航。

11 月 26 日

早上开始看到了岛屿，傍晚到达吴淞。

11 月 29 日

下午 1 时登陆上海。晚上在支那人的纺织工厂宿营。30 日、31 日在上海逗留。

12 月 2 日

早上 6 时出发，在一个地方乘船。沿着扬子江而上。下午 4 时在浒

浦镇登陆。6时开始行军，目标梅里镇，晚11时到达。因为是第一次行军，加上恶劣的道路，非常辛苦。

浒浦镇有许多编外人员。

12月3日

向目标江阴行军，每晚都是在地上铺一些草睡觉。

12月4日

行军，每晚都是近12时才宿营。

12月6日

早上7时列队，面对军旗听××部队长训话。接着被编入各个中队。我是第一中队第三小队第五分队的队长，我的队员有椎根保吉、阿部寿惠、白岩文次、横田寅太郎、××××。

12月7日 晴

从江阴出发，向南京进攻。早上6时，天还未亮，部队集合。下午4时部队在一个无名村落宿营。食物全是自己就地征缴来的。我吃不惯，所以只能吃盐拌米饭（南京米）。

12月8日

接着昨天继续行军，分队员白岩、××掉队。行军途中，我替白岩背子弹带。这一天，我第一次干了征缴的活。缴来了大米、面条和咸菜等食物。

12月9日 晴

早上6时从宿营地出发，下午4时30分在一无名村落宿营。今天也去征缴了，是和第一分队一起干的。收来了被子、大米、猪、地瓜等许多东西。

许多人都因为脚疼而痛苦不堪，我倒毫无感觉。

12月10日

早6时从宿营地出发。大家对目的地说法不一。下午1时到达镇江,原以为会在这里宿营,结果继续行军,晚上8时30分在山里的一个无名村落宿营。

受到支那人的热烈欢迎。这场面在日本也经历过,但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然而,也有的中队因为没有吃的而苦熬着。

12月11日

早上6时从宿营地出发。下午6时到达龙潭镇,宿营。大家都因为脚疼,在行军时痛苦不堪。我这时也开始感到有些疼了,于是便受到了骑兵队的照顾。到达目的地后,我立刻和武藤上等兵外出征缴,缴来了大米、猪等东西。晚上第一次喝支那酒,喝醉了。

这天,见到了×××市的饭田君,差一点因为他那满脸的胡子而没有认出来。

12月12日 晴

上午8时起床,为了上船征缴,我们分队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漫无目的地上了一艘货船,来到一个村落,缴了许多大米。这一带,因为破坏了大堤,水倒灌进农田,目之所及到处一片汪洋。村落之间只能通过船进行联系。

下午2时返回。征缴到了大酱腌制的咸菜。

下午5时列队,行军三里,晚11时在一无名地宿营。在行军途中,并没有遭到枪击的威胁。

12月13日 晴

早上6时从宿营地出发,路上枪杀了敌军的数十个残兵。10时左右枪炮声大作,第一次近距离听到枪炮声,我们感到心在怦怦直跳。不觉中,只剩下我们一个中队,而且一小队还外出侦察未归。这一带,道路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地雷,山势险峻,四处都是铁丝网,仿佛就是一个难

以攻克的堡垒。

出乎意料的是,下午3时左右乌龙山炮台被占领。该炮台是面向扬子江背朝陆地而建。我们立刻开始加固工事。

12月14日 晴

警备。为了扫荡敌人的残余部队,中队长(准尉)带领第一小队第一分队和我们第四分队前往炮台。

我们枪杀的人不计其数。

12月15日 晴

接到报告,有数百名敌残兵前来投降。我们出发,行至约两公里的地方,山中丢弃了约100支步枪、4挺轻机枪、2挺重机枪及其他许多弹药。我们把这些枪支用前些天缴获来的汽车运回中队。

12月16日 晴

担任警卫。

进攻部队进入南京城。我中队受命驻守炮台。

12月17日 晴

担任警备。

小队的××××和××××两人在站岗时被敌人残部的手榴弹炸伤。

每天我们枪杀不计其数的敌人残兵。

12月18日 晴

担任警备。(大队处理了17 000名俘虏)一日无事。

12月19日 晴

担任警备。第四批补充兵到达。出院归队的佐藤清重重新编入我分队。(派发了步枪)

12月20日 阴

下午2时,交接炮台警备任务。

我们从宿营地出发,下午5时到达南京城外的一个无名村落,宿营。行李由先前缴获的汽车运送。

12月21日 晴

按兵不动。

天气真好,有点类似小阳春。来到山坡上,给家乡写了第二封信。

12月22日

早上6时从宿营地出发。7时到达南京城外的码头附近。10时,我们在海军的帮助下渡过扬子江,在浦口吃了午饭。然后行军,下午4时到达浦镇,宿营。

这里食物充足。

12月23日 晴

早上6时从宿营地出发。在小雨中行军,下午6时到达乌衣街,宿营。因为迟到了,所以食物不多了,没吃饱。

12月24日 晴

上午7时从宿营地出发。上午因为迷路,走了冤枉路。下午5时在一无名村落宿营。

12月25日

上午8时出发,直奔全椒。11时到达全椒。

再次见到饭田君。第一次见到小队长。

12月26日 晴

第一大队接到守备江浦镇的命令。早上8时出发,行军八里。下午6时在无名地宿营。

12月27日 晴

7时前从宿营地出发,下午1时进入江浦镇。我们和第四分队一样,宿营于民宅。行军途中,一直是睡在土坯房的地上,这次能住在有床有被子的漂亮房子里,可算是登陆支那以来头一回。我们征缴了石油等各种物品,还缴来了大量的食品。

12月28日 雪

下午开始下雪,积雪两寸厚。今天又征缴了许多东西。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12月29日 阴

一日无事。

12月30日 阴

今天自登陆以来第一次洗了澡。用的是支那式的澡盆。

12月31日 阴

今天是年末,我们搭起了门松。然而,因为有许多人牺牲,所以没有大操大办。

1938年1月1日 晴

在战场上迎来了新年。早上起来,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神清气爽。

上午9时,部队在小学的操场上向遥远的皇宫行拜礼。之后,象征性地发了一些年糕、鱼子酱和鱼干等。

1月2日 晴

第五批补充兵来到队里。和我同一个郡的××村里来了两个人。构筑防御工事。到现在为止,战场上的新年风平浪静。

214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1月3日 阴

今天一天仍旧构筑工事。

1月4日 晴

上午8时,在小学的操场上,大队长宣读圣旨。之后,大队长训话,准尉说了些注意事项。

1月5日 晴

因为寒冷,整日待在屋里。

1月6日 阴

下午1时分发了慰问包,大家激动不已。新编入的人员也已开始登陆支那。像是可以给家乡寄信了,我发出了第二封信。

1月7日 晴

一日无事。

1月8日 阴

接到明早将外出执行任务的命令,今天做好了出发准备。

1月9日 晴

上午8时列队,经过凤阳。

接命出发攻打徐州。10时接到原地待命的命令。中队行军约四里。我因为另有勤务没有去。

1月10日 晴

继续待命。一直到1月13日。

1月14日 晴

两翼先遣部队长官来这里。

春寒料峭，我们在异国他乡进行了军事演习。

1月15日 阴

接到明早将向某地发动攻击的命令，今天做好了各种准备。

1月16日

原地待命。

1月17日 晴

上午8时在城外列队，乘坐伊知地部队的汽车前往和县参加进攻。下午4时在距和县三公里处下车，部队分散，完成战斗准备。我们跟着战车队开始进攻，下午6时友军无一伤亡，顺利入城。城内物资多得惊人，强行征缴的物资有许多。

1月18日 雨

上午8时30分整队，去与从全椒赶来的第三大队会合。自始至终有战车队护卫。途中，大家都是乘车，只有第二小队例外。

道路被敌人破坏，难以行进。我们只有等工兵队修复之后继续前进。

下午3时，敌军从一个山上向我军射击，立刻开始交战，我们占领了右侧的山包，缴获了枪支弹药若干。这里的大约三百名敌军全部逃跑。下午5时战斗结束。部队在向后撤退了大约一里的地方宿营。夜里，轮到我们下士站岗，岗位距离部队约两公里。因为没有烧火取暖的木材，我们砍断了电线杆烧火熬了一夜。

1月19日 雨

上午9时出发，还是乘车行军。在行至约三里的地方，工兵队正在修复桥梁。看来并非很快就能修好，所以，部队决定步行与接应部队会合。大雨一个劲儿下着，外套根本不顶用。我们一口气行军两里。下午1时，在一个地方我们与接应的部队会合了。4时返回桥边，再乘车往和

县赶。道路因雨水而泥泞不堪,直到晚上 7 时才抵达。浑身湿透却无更换的衣服,寒气彻骨。

1 月 20 日 雪

昨天的雨变成了雪,积雪两寸。上午 10 时,宿营地搬迁,来到一个大房子里。整个下午外出征缴了各种东西。

晚上,下达了明日返回的命令。

1 月 21 日 阴

早上 6 时列队。一望无垠的银白色世界,寒冷刺骨。由于道路恶劣,我们放弃了乘车,只是让车辆运送行李。下午 5 时到达桥林镇,宿营。在一个连一根稻草都没有的土坯房里睡下。

1 月 22 日 晴

早上 7 时出发,下午 1 时抵达江浦镇,入住原来的宿舍。房主盛情地接待我们。

1 月 23 日 晴

早上 7 时出发,目的地全椒。一路行军,下午 5 时进入一个无名村落,宿营。这天我感冒了,不能进食,行军时非常痛苦,但总算没有掉队。

1 月 24 日 晴

上午 9 时从宿营地出发,行军。在连续五天的行军之后,下午 4 时到达目的地全椒。今天我抓了一个支那人让他背行囊,还让大队本部的汽车运走了枪支,一身轻松地行走在部队的前面。

1 月 25 日 晴

今天感冒仍未好,躺了一天。听说有部队外出勤务。

1月26日 晴

上午发放了防寒用的棉背心、短棉毛裤和毛毯等。整日卧床。下午2时左右,牛渡少尉来看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1月27日 晴

分队重新编队,阿部寿惠去了第四分队,佐藤久实从那里调过来。××××去了第三小队,吉田惟一从第一小队调过来。

1月28日 晴

为了攻打定远城,部队早上7时出发,行军。我因为担任掩护卫生员的任务,行军在部队的最末尾。第一大队担任左侧的防卫。晚上10时在一无名地宿营。

由于村落遭遇火灾,房屋都烧掉了。我们就在残垣断壁中宿营。夜里寒冷刺骨。

1月29日 雪

早上7时出发,行军。一大早就开始下雪,行军极为困难。晚上11时来到一个无名村落,宿营。由于天气恶劣,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马匹等所经历的辛苦无法形容。我们几乎是停下来歇息的时间多于行走的时间。

总算住了下来。可是,居无完屋,烧饭又无柴火,水也只能用水田里混浊的积水。

1月30日 阴

早上7时从露营地出发,行军。道路恶劣,加上急行军,极度疲劳。下午1时左右,担任先遣的第二大队出现了伤亡。进入夜行军,凌晨1时在一无名村落宿营。今夜轮到本站岗。

1月31日 晴

上午9时,从露营地出发。行军约两个小时后,部队停止前进,在一

无名村落宿营。

时隔数日，又喝到了猪肉汤。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19. N·Y 一等兵手记

编者注：N·Y，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一步兵炮小队，一等兵。

十月八日
山の中程に降り、並んた坑道からピンク粗事をする。観測をする。
観測所を出ると云うて、凹地を伝へ行くが、やけりと死肉で知られた。自分も、
観測所に行く時でも殆んど二尺と高くない隙間を六七登る。後方を見ながら、断念して、又サ
ン後方に陣地を作り、森からの山砲の射撃を以て促されて、二十発と射ったあうに、涼足な
いた敵は中程の整地位に逃げた。小銃中隊の方より突進に移つた。
沢がく太陽が正に南に沈み、する頃、山頂は日暮獲か翻り、大隊はずい遠處に
移り、岷嶺山道を攀ひり下りして、追害の手をゆるめる。何となく峠を持つた下
弦の月が何時しか傾いてしまつて、山のさうくした岩石も、さだかに見極め難く、奥度と
なく覆いつきの度、ハツとして眼をおぼるであらう。数日後が延々と続く懸念があるの
で、煙草は絶縁に禁せられていたし、話も必要以外にしてあらなかつた。昨夕六時頃、夏屋の
陣地を奪取するや、今夜は、この追迫要する。行程は約四里ほどまわられて、思ふかきで、追害に
移るにあたり、穴元たる岩石の中に一組の岷嶺山を據り、天を木をすきなり、居損を
信じて、チロとせせろまか音をまた流れる溪川には、つりしてつかない。もう時間は大分
過ぎて十三時過ぎ、心づいて、行軍は何時留るとも知れなかつた。岷嶺山峽の小さな
畑に囲まれた部族にあらず、三三で留るものだらう。ひとりに考へずして、先頭はやけり
然るに、追々で行くとある。疲弊が果てしなくて、何時の間にか、夢さる。睡りしうので
あつた。休憩中は、はびこるような声、漸く近づくものと、すぐに岩石に凭れて、紙知らず深い睡
りた。落着く時、すくすくの音があつた。初冬のひくくとした寒さが、歩く傾斜をかきしめて上
てゆく時の鼓動に響き、深く、どん／＼と二三度、二つおれて、心と眼を醒ます。又出合ふ。

作者战后重新誊抄的笔记片断

硝烟余暇——新兵手记

12月10日

天还没亮就出发了,走起路来尽量避免发出声响,就像是去夜袭,在路边的坟墓之间穿插着行走。天快亮时在路边挖壕沟,直挖到天明。和

步枪中队的人会面了。过了桥,发觉走错了路,于是又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大路上排成四列纵队行进,边走边想着先前那种谨慎的做法,甚至感到好笑。

又是田间小路,走了一会儿就到了铁路,看到了在铁路对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到达紧挨着铁路的村子后,说是“待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休息了。

吃过午饭还没有出发的迹象。天气微阴,刮着刺骨的寒风。有的人盖着帐篷和衣躺在地上,有的人从草堆上抱来草铺好和衣躺在上面。因吃过午饭还没有出动,就到附近的田里采来蔬菜开始合伙做饭。就在做好饭,汤也快烧好时,突然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同时砖墙也倒塌了,接着又落下三四发炮弹,但都落在我们房子周围,幸好无人受伤。像是对准这个村庄射击的。我们赶紧带上装备,把饭锅顶在头上,拎着汤锅躲到铁路边。路基上正好已经挖了几个掩体,还有扔掉的支那毛毯及到处乱七八糟摆放着的钢盔、碗、保温瓶等。

铁路穿过不高的丘陵,失去光泽的铁轨翻倒在路基下。在弯曲处安装了发电机的通讯班不停地转动着发电。重炮的观察哨设在路基上的壕沟中,炮兵们并排架好炮队镜,将图板放在胸前,忙得不亦乐乎。可以望见夕阳下飘荡在陵寝上空的气球。

登上路基就看到连绵起伏的丘陵上矗立着一道宛如锯齿的南京城墙。坐在铁轨上吃着热饭。来了和小队长先生同届的炮兵军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他们不期而遇的交谈。“远处的气球大概越来越近了——不是听说支那军那边有40倍左右的望远镜吗?什么?要是显微镜的话,不是说日本还有2000倍左右的吗?无论是100米还是50米,最好再从那里往前去一点。”

四处都暗了下来,我们进到白天看好的房子里休息。由于这座房子建在路基上,不时有流弹嗖嗖地掠过。

12月11日

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吃完饭后立刻出发。从昨天路过的村庄后面一口气来到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前。该建筑物是陆军教导总队的营房,水

箱上的自来水管还流着清澈的水。营房几乎被炸毁,屋顶塌了,柱梁什么的也倒在地上。马棚、教官室里散乱不堪,写着字的纸张散落一地。大炮架在校园里的篮球架附近,只有观察手靠在竹篱笆上观察。机枪立刻在一边哒哒哒地吐出火舌。竹篱笆上也有枪眼,可以看到抱头鼠窜的敌人身影。听说前线的步枪中队果断地转为出击,我们也撤下炮队镜转而跃进。跑过田地,越过小河湿地,朝着土堆跃进。由于河流边的田地里都设置了马障、铁丝网等障碍物。子弹嗖嗖地掠过头顶,年纪大的补充兵们非常小心地跑到了我们前面。我想这有什么关系,该被打中的也跑不了。有了这样自暴自弃的想法,自己就慢悠悠地跑着,不把被别人超过当回事了。

当趴在紧挨着工兵学校后面的路基上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小队长先生说:“那白色的三层楼房里还有敌人在射击,到壕沟里去。”我匍匐着滑进边上的交通壕里。壕沟比想像的深得多,有一人高,沟底还积着浑浊的水。可恨的是看得见从阳台探出半截身子正在射击的敌人士兵,但对没有步枪的我们来说真是毫无办法。

炮队的人到了,稍事休息后就进入工兵学校的校园,坐在写着“洗脸处”的小建筑物里。接近黄昏了,我们一边望着天空一边谈着今天打仗的事。虽然楼房里的残余敌人还在猛烈地射击,因为有了遮掩,老这样坐着也放心不下。哒哒哒,近处清脆的捷克机枪声震得耳痛,子弹多次打中了房顶,碎瓦片啪啦啪啦地掉了下来。

校园的花坛里立着枯萎了的红花,红萝卜、白菜堆的像座小山,地上到处都是手榴弹。坐在像是小教室的房子里啃着红萝卜,带点辣味水分多的萝卜刺痛了舌头。卸下装备,感觉轻松多了。步枪中队的人抱着成捆的柴火(稻草)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说是要火烧白色三层楼里的残余敌人。不过因为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最终没有成功,好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晚上,将被服仓库那样空荡荡的房子间隔开来住宿。为了不露出光亮,就连屋檐下明亮的窗户也用草席堵上。怎么也不可能在学校里解决吃的问题,所以各分队轮流去后面300米外的村庄当班。

月亮高挂天上,枪声也稀稀拉拉的,一个宁静的夜晚。

12月12日

清晨出发,在紧挨着学校后面的路基下架好了炮后,我们又沿着交通壕去侦察敌情。弯弯曲曲的壕沟中,倒着不少具敌人的尸体。当霜开始融化时,血又要流出来了。刚架好炮队镜就好像被发现了,狙击的子弹飞了过来。因为有危险,正好就近进了敌人修的地堡,用望远镜从射击孔向外观察,并发射所剩无几的炮弹。在我们旁边堆上沙袋后,平射炮立刻开始射击。

这条壕沟所处位置较高,且前面又是比较平缓的斜坡,一眼就望到了南京。从头顶飞过的重炮炮弹毫不费事地就击中了城墙,每击中一次,城砖就被炸得四分五裂。无论是中山门还是旁边写的“忠孝礼义”大字,都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炮弹的碎片、飞散的砖块激起的白花花的水柱后,才知道城墙前面横着一条大水沟。友军已经进入前面的后庄村并树起了日章旗。还看得见紧紧贴在枪眼后面正在射击的敌人身影。我们的曲射炮因距离过近而无法射击,于是就告诉了负责平射炮的香林(同年士兵)。瞄准好一开火敌人就马上逃走,然后一下子隐藏在后面的凹地里,再匍匐着爬出小树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香林,从现在的枪眼向左80,茂密的树根下。”“好的!”刚说完,他就拉了一下炮栓绳子。轰鸣声还留在耳朵里的同时,望远镜中的树木就一下子倒下了。两人互相看了看,一起大喊:“成功了!打中了!!”

再往远处看,就连傲然矗立在紫金山中部的灰白色殿堂——天文台也接连不断地遭到重炮轰击。遭到重炮连续轰击的城墙上,两三个敌兵乘着炮击的间隙不断地用沙袋修补缺口,好像现在才知道似地想着支那兵的那种执着劲。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大地,延伸到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的南京城墙也在炮击中逐渐走向崩溃。

下午,前方战事有了很大进展,我们也可以松口气了,于是就铺上敌人扔掉的防寒服蜷曲着随便躺在壕沟中。太阳渐渐西下,看到许多敌人沿着城墙向右侧的中山门转移,大概有一千多人吧,立刻让阵地上的机枪开火。敌人有的倒下了,有的磕磕绊绊地挣扎着跑。

友军飞机灵活地避开高射炮的射击,勇敢地进行轰炸。看样子今天

晚上又要住在工兵学校,队里的人现在就去做准备了。收起炮,撤下炮队镜回到了学校。

听说后门附近有干净水,就拎着饭盒,在校园拿了个红萝卜出去找水。学校里仍然杂乱地堆着像是工兵用的大搅拌机、轨道型板等,还修了好几处大型壕沟。水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恰巧碰到拎着饭盒回来的士兵,打听清楚了小水塘就在横穿田地的杉树林中。流弹嗖嗖地从旁边掠过,有种在战斗中没有体验过的恐惧。很快淘了米洗好萝卜就往回走。当穿过田地刚到路上的时候,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就落在后面刚刚走过的田里。

12月12日 进攻南京

农田中的黑土露出两三尺深的大坑,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我几乎是跑着进了学校。在紧挨着后门的仓库里,将空油桶排成一行,饭盒挂在现成的铁锹柄上。发觉忘了带酱油精,就去校舍那边拿。当来到放着搅拌机等设备的临时木棚旁边时,低飞的炮弹带着寒风肆虐似的呼啸声擦着头顶飞了过去,我不由自主得低下了头,炮弹击中了校舍屋顶,腾起一股黑色的烟柱。快步回到大家那里去,途中又听到三四次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听说刚才的炮弹击中了大队本部的屋顶,因为天花板厚,无人受伤。后门那里仍然有炮弹落下的声音,我一边担心着仓库里只有H君一人在做饭,一边拿着酱油精跑去。炮弹一再袭来,但都没有击中建筑物,白白地在校园里钻了几个洞而已。

吃晚饭时听别人说起昨晚固守在三层楼房里的残余敌人全被带出来杀死了的事。据说他们隐藏在通向三层楼房下面的大地下通道里,是被引诱出来的。

入夜以后就不再打炮了。

12月13日

迷迷糊糊像做梦似地听到“万岁”的呼喊声,又拎着饭盒到昨天那个水塘汲水。看到后门口石板路上被炸开的大弹坑,离昨天晚上正在做饭的地方不到20米,从弹坑上看,不是150毫米榴弹炮就是更大的炮吧。

比起昨晚，静得没一点枪声。在池塘边汲水时就有直觉，敌人夜里撤退了。做好饭一回到小队，大家都已经整好装，收起炮，像是准备出发的样子。大家告诉我就要出发了。我跑回房间整好装备出来时，各中队和自己小队的人都已经开始动身了。

一边留意着饭盒里的汤一边跑，出了后门，穿过田地，接连跳过齿形交通壕跑了起来。一来到我们昨天待过的丘陵时，就看见缓坡上行进着一支友军队伍。晨雾中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南京城墙。过了后庄村，来到昨天陆陆续续有敌人走过的小路。

地上擦在一起的尸体狼藉不堪。沿着田间小道来到水沟边。小路上好几处被切断挖成了壕沟，进满了水。满是水的壕沟中枯萎的芦苇沙沙作响，好几条像是被炮弹炸死的大鱼翻着白肚皮在水面上飘荡。

穿过灌满水的壕沟就到了城墙根下，十四五米高的城墙俨然屹立，覆盖在城砖上厚厚的青苔像是在展示其几千年来抗拒外敌入侵的历史。被重炮炮弹炸塌的城砖堆积至城墙的半腰成了陡峭的斜坡。仓促扎成并架在上面的梯子沾满了湿漉漉的晨露，一不小心就踩滑了。登上城墙，刚刚插上的日章旗迎着晨风哗啦哗啦地飘扬。在欢呼万岁的时候，虽然因为有太多的其他队伍的人而感到害臊，但心中仍涌动着无法言喻的感慨。

有的人从背包里取出崭新的日章旗；有的人解开当作包袱皮用着的日章旗绑在细竹竿上分别竖了起来。城墙上竖起了日章旗，似乎是祝福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天空也跟着放亮了。

原先看到的苏州、常州的街道是和城墙联在一起的，因此私下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准备进行一场非常艰苦的巷战，但看到进城内还要走四五百米长的田地时，不禁有些失望。下了城墙后在田里休息，好不容易才吃上早饭。去大队本部集中的小队长先生拿着两支恩赐的香烟回来了，举行了简单而意义深远的祝福，大家排成两列轮流吸上一口。到了这时陆陆续续地仍有部队登上城墙，对他们一边挥动着日章旗一边呼喊着重岁的做法，有种说不出的近似轻蔑的感觉。

垒在草屋前的柴火堆沙啦沙啦地晃动，钻出当地的一户人家。原来是经过精心伪装的遮盖物。开始以为是残余的敌人，吓了我们一跳。搞

清楚是当地老百姓后,大家的心情和态度都变得温和起来了,给了他们刚发的饼干、面包干等食品。

银色的机翼在朝阳中闪动,飞机从千米高空飞了过来。望着远处的紫金山,仰望着天空。当大家一边畅谈着光荣的今天,一边议论着化为壮烈护国魂灵的战友和受伤的人而沉湎于一丝感伤之中时,耳边又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飞机扔下的炸弹。

南京城内

大家赶快拿出现有的日章旗铺在地上做标识。飞机降低了高度谨慎地开始观察,当确认是友军后就又不知飞往何处了。是敌人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吗?对此虽有着种种猜测,但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午饭也是就地做的,地里有很多葱、青菜等。到了下午,在扫荡的同时就顺便进了市内。桥上仍架着好多个拒马,堵住了前进的道路,据说还有地雷,不少地方有回填的迹象。我们非常谨慎地踩着前面人的脚印前进,来到了飞机场。机场边上的钢筋混凝土中还有头朝下倒立着的敌人飞机,飞机库也遭到轰炸,只剩下凄惨的残骸,里面有一两架烧成空架子的飞机。

在狭窄的巷子里拐了几个弯,来到叫复成桥的边上就又休息了。大家和一个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的叫术(称支那人)(尔)的人围坐在一起随意交谈着。因为他说眼下进了城也没有米,于是我们就坐在河边摊开刚捡到的中华民国地图看,找从上海至南京之间的大城市的名字,从支那全貌来看,才发现它们在地理上竟挨得那么近,对此感到愕然。

13日 南京城内

决定今晚就住在这一带,我们小队在紧挨着第一公园旁边的监察院整理了一个房间就放下了装备。大门附近及后面不远的公园里有几台被丢弃的汽车,我就去看看有无可用的。大部分汽车的电池都没用了,或者是我自己无法辨别有无其他小毛病,但看来没有好车。已有两三个像是干过驾驶员的士兵掀起前盖正在检修新一点的车。

早就升起的月亮挂在半空,清澈的月光穿过树林,钢筋混凝土的长椅看起来就像是灰白的漂浮物。我的情绪不知为何变得伤感起来,于是

就在透过淡淡月光的林中徘徊着。

12月14日

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使劲地洗了脸,不到南京就坚持不洗脸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意气。脸因长期没洗变得乌黑。烧热水,搽肥皂,不管洗了多少遍毛巾照样还是很脏。又洗了肮脏不堪的内衣什么的。

下午又要转移。说是转移不过就是在离桥很近的地方。好几排军官宿舍像漂亮的洋房一样,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家具之类也很讲究,有命令不让损坏这些物品。步枪中队去街道那边扫荡了。

砂糖、香烟已经没有了,它们都成了令人羡慕的东西。原先认为进了南京就会解决的,因我们驻扎的地方远离商业区,结果砂糖、香烟等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

晚上,不要说电灯,就连蜡烛、油灯也看不到。

农村那样偏僻的村庄里虽然大都只有蜡烛、油灯,但在普及了电灯的城市里极少有这些东西。和农村不同的是,稻草那样的东西几乎是无用之物,城市家庭中的被褥虽然一般数量不多但也够用。拧开自来水龙头也只剩有一滴一滴的水,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下午打扫完房间后就和堀田一起出门去找水及今天晚饭用的做菜原料。听说在占领南京的同时进驻了许多宪兵负责督察军风纪,我们就沿着小街小巷挨家挨户找东西。有些人家有油灯,却没油,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绕到像是工厂的房子后面,穿过有小沟的蔬菜地就到了铁路上。看到正对面有五六个士兵大声吆喝着跑了过来,原来他们正在追着抓猪。当看到五六只小黑猪成群地跑过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想去抓。正在追赶的士兵看见我们就大声喊着:“喂!拦住它。”马上从枕木之间拾起拳头大小的石块扔了过去,跑在最前面大一点的猪一个急转弯,其他的小猪跟着它转过身往回跑,又被追赶的士兵用竹棍赶了回来。范围慢慢缩小,猪猛地朝我们这边跑来,最前面大一点的家伙被棍棒打晕后被抓住,剩下的四头瞅准机会跑走了。那些士兵好像不要这头猪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不知为什么仍然固执地去追赶那群猪。虽说是猪跑起来非常快,怎么追也赶不上,快到铁路路口它们就向

旁边跑。跑到哪里也要抓住！跑过大门紧闭的无人街道，到了路的拐角处，猪就像回自己家那样突然拐往他处。

又回到了铁路边，我们也累极了，决定抢先到旁边的路上进行夹击。堀田先生跑了，我握住合手的竹片，鼓足了劲非要抓住它不可。估摸着猪要过来，于是就从房子后面飞奔出去时，猪却已经逃到对面的胡同里。感到受了嘲弄似的发了火，这次自己去追。狭窄的胡同拐几个弯后成了个死胡同，走到尽头的猪左冲右突地要跑，这下可跑不了了。先回去找堀田先生，接着两人上了刺刀，并排向无路可去的猪迎了上去。无路可逃的猪狗急跳墙地窜了出来，被猛一击突然倒下了。成功了！立刻捅了下去，手上传来了触及软东西的感觉，感到是毛骨悚然的杀生。两人松了口气相视一笑，各抓住猪的两条腿拎回去了。

回来的路上发现我们住的房子边上有口干净的水井，一回去就准备做饭了。水井在临街院门的背面，因为有点难以分辨，所以谁也没有来打过水，淘完米后进了那所房子，装饼干的空罐、面粉散落一地，家具什么的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窗前有个金鱼缸，发绿浑浊的水中有两三条大尾巴金鱼在傍晚昏暗的房里静静地游着，与狼藉一片的房间成了对照，它们确实很文静。

窗前摆着钢琴，掀起盖子，试着弹了弹音调不是很准的《贫民区的灯光亮起了》、《野玫瑰》，随着一节节的乐声忽然勾起了多少回忆，但随之就消失了。猛地回过神来站了起来时，周围已是一片暮色。

晚上想打打麻将，就去问住在隔壁的第一、第二分队的人，可没人想打。月光皎洁似水，钢筋混凝土的前门上清楚地映着门柱、藤架的影子。

派我们去工兵学校取缴获的武器。4时30分左右出发了，因为8时30分左右还要转移，必须在这之前赶回来。月亮藏了起来，伸手不见五指，照着电筒赶路。问昨天去过的人路有多远，简单地回答说：“有六公里”。

从第一公园边上向西拐，走了大半路程的时候，有某处部队的卫兵在烤火，有的部队还边走边大声叫着“起来起来”。透过夜空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见行道树，树下拴着几十匹战马。到了光华门，两个哨兵问了我们去哪里。像隧道那么长的门洞里，原先用来封堵城门的沙袋被移开，

沙土摊在地上很难走。走啊走啊,遥遥无望,总算走到了工兵学校。学校前面的哨兵又盘问了一番。穿过校园的树林来到校舍,士兵们正在那里用饭盒做吃的。腊月的早晨天还黑着,没有火光照着,分不清谁和谁。

12月15日 南京城内

搬出了昨天没有运走而存放着的弹药,大筐里装满了步枪子弹,五个人怎么也拿不走,还有近百颗木柄手榴弹。从被服仓库拿来敌人的军裤和绑带,扎住裤脚,稀里哗啦地倒进子弹。大家分开背着,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出发了。

天色渐渐放亮,也能看到摆放在校园前缴获的飞机,深绿色的机体几乎完好无损,还可以看见机身上写着“××部队缴获的飞机”等字样。我们疾步走在林阴道上,路边的树干和铺路石上都被浓雾弄得湿漉漉的,稍稍分开一点就看不清前面人的身影。

因为发现了宿营地附近几乎看不到的葱,我们就离开队伍下到菜地里去拔,抱着满是泥土的葱就去追赶队伍。

天空渐渐亮了,可以看见为第三十六联队带来不朽战功的光华门。路两侧的坡道上挖了无数的堑壕,四周拉着铁丝网,站在城墙上没有一处死角,积满了水的壕沟清晰地倒映着城墙的影子,确实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第三十六联队的士兵仗打得是多么的艰苦。

一边拾起路边的绳子捆葱,一边匆匆地追赶,怎么也赶不上队伍,于是就选了条捷径走了。到了接收弹药的联队本部,其他的人放下行李,刚刚休息了一会儿。出了联队本部不远,跑来一匹没有鞍的马。巷子很窄,两人伸开双手,马立刻就掉过头去,跑进旁边学校的院子里。我想反正不知是哪里跑来的支那马,就向赶过来的士兵说:“抓住那匹马就给我们吧!”对方说:“那就给你们吧。”就回去了。

有人说:“赶快回去吧,因为马上要搬迁了,有匹马也是好的。”所以大家分头去抓马。由于只有走廊尽头有扇小门,逃进校舍的马无路可逃。为防止它踢人,好不容易才抓住并带上了辮子,虽说马非常暴躁,但牵着走时却老老实实的,所以很快就带回去了。途中又有一匹跑散的支那马始终跟在这匹马后面。没去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回到小队宿

舍,赶紧吃完凉透了的酱汤泡饭就出发了。

特意牵回来的马,由于让它驮东西时比想像得更为暴躁,同时也有人说:“也没有马吃的饲料。”就把它放了。

提着刚拔来的葱,把弹药等其他重物放在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人力车上,就出发了。顺着小巷走了四五百米就到了中山路,平坦的柏油大道非常宽,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种着细长的行道树,两边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物,没一点苏州、常州那样的乡土气,不能不让人感到堂堂一国之都的分量。

十字路口的中央建了一个大圆形花坛那样的东西,中间立着一座炸弹形的塔,大概是为了培养市民的防空观念吧。建筑物的砖墙上写着大字,想来是孙中山的语录。在商业街的中央大戏院前休息了一会儿。几台轻型履带装甲车隆隆地驶过柏油大道,贴着××部队标志的卡车、轿车不断地驶过。离开大戏院,出发到达日本领事馆,那里已有负责警卫的哨兵了。他说:“已经有规定,没有证明书的人一律禁止入内。”因为决定让我们在领事馆等候会面,于是就告诉他这种情况,他才让我们进了门。钢筋混凝土的门柱上用黑白颜色写着:“冈野部队? 12月13日下午×点×分占领”。领事馆的房子是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屋顶上自豪地飘扬着崭新的日本国旗。警卫过来告诉我们:“房子里有人在处理公务,要保持安静。”说完就走了。

领事馆建在小高地上,透过周围的树林可以俯视附近房子的屋顶。隔壁欧式风格建筑物陡峭的红屋顶上,画着一面大大的美国国旗作为对空标识。

因为领事馆远离道路,我们又拿着装备下了坡,来到路上。在取得联络之前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们就仰望着朦朦胧胧的太阳休息。路上还不太通畅,但不时有支那人、欧洲人经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就有相当可靠的传闻,说第九师团驻扎南京负责警备。第三师团在上海附近打的最活跃又很艰难,后来负责上海的警备。第九师团和第十六师团再进攻南京时,是第九师团最先登上南京城墙的,所以当然有由自己负责这里警备的说法。警备——那时的愿望。对于每天因行军、战斗导致精神方面非常疲惫不堪的我们来说,就连那些没有根据的传闻也深信不疑。

然后随便躺在领事馆前的草坪上休息,将极为珍贵地保留到今天的最后一盒罐头打开吃了。

下午仍然没取得联系,也就原地没动。让支那消防员驾驶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两辆消防车载着海军士兵走了。我们也想找辆汽车,正好这时不知从哪里回来的堀田先生说,有人要给汽车,我们一起去吧,就立刻跟着他走了。登上领事馆前的小高地,进入一座大寺院。寺院叫“南京鼓楼市民教育图书馆”,院内吊着口大钟,后面的车库里还有五六辆消防车,是福特 V8 型的。说是要给的就是 V8 车。试着打开汽车罩、挂上离合器,这部新车好像一切正常,只是没有钥匙。从座位下面拿出螺丝刀、钳子就要拆下螺丝,这时有个像是驾驶员的年轻人慌慌忙忙给我们送来钥匙,所以又重新拧紧拆下的螺丝,插进钥匙,因电池没电无法启动,就用手势命令那个驾驶员挂上引擎,把汽车推到坡前,利用下滑的惯性启动引擎。只要引擎一启动就要听我的了,马上坐在驾驶室里把住方向盘。他们还给了一辆三轮摩托。因为鼓楼周围是循环道路,大家换来换去地乘坐着兜风,好多次还驶上大路。好久没有握方向盘的喜悦了,加上道路好,很快就加速到 50、60 公里。乘坐的人似乎害怕了,几次让开慢些,但因为路宽,我很自信。

转了好多圈回去后,自索野镇分手的弹药分队已经来了。三轮摩托也修好了,还是同样转着兜风。因汽油不多就出去找加油站,在通往大道的路上找到了加油站,按了抽油机却抽不出油,有人从后面的仓库里找出了仅存的半桶汽油,将它倒进了三轮摩托的油箱。正要回去时,才知道那不是汽油而是水,结果终于抛锚了,没办法,决定由汽车用现成的钢丝绳拖回去。

由于好不容易才确定了宿舍的房子,近黄昏时才离开了领事馆前面。将背包、大件物品放在汽车上,先前鼓楼寺院的驾驶员给我们送来了十桶汽油,把它们都装上后就驶往宿舍。

宿舍的房子是座三层楼房,原来已住满了难民,但一听说是我们要来,就又搬了一些家具陆续出去了。由于没有留下什么卧具、炊具等,就决定开车去早上的住处取。

自己开着车和大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一起奔驰。到了早上的住处,

好像已被抢劫过,我们小心使用的家具都被毁坏了,上了锁的房门也被砸开。但卧具、炊具等基本都在。我们来回搬了三次,才好不容易配齐了卧具。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汽车开进不宽的门,随后就关上了门。

12月15日 南京城内

苏州的回忆

趁现在补记过去一直没机会写而保留着的苏州逗留记。住在苏州东部观前街一处叫“光舟风”的饭店,它位于二层建筑较集中的地方,有八个小房间,每间住五六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和几层收缴来的被褥。对面正好是家煤店,烧了一夜火盆。由于原来是饭店,厨房也大,就合伙做饭。开了好几听从库房拿来的竹笋罐头,砂糖也很多,还有两三打不知从哪里拿来的汽水及橘子汁。大部分的人都带着新麻将。

第二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征缴物品了。在像是住过支那军官的公寓里发现了好多支毛瑟枪和勃郎宁手枪。在庙宇风格的建筑物后面的新房子里,豪华家具之类的东西已被任意糟蹋,化妆品之类的瓶子扔得到处都是。总之,不管是多么豪华的住宅和高楼大厦都遭到了破坏。

数面日章旗在矗立的城墙枪眼上迎着晨风飘扬。部队沿着架在炮弹炸碎的砖头堆上的梯子爬上来,他们挥动着日章旗高呼万岁的声音回荡在遥远的群山中,眼里抑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如昨天在壕沟中所写的那样,自己的预感实现了。今天已经能跨越城墙,天空晴朗得没有一丝云彩,就像是在祝福这一天。

坐在城内的农田里吃完了早饭,每人吸一口大队长先生拿来的恩赐的香烟,真是简单而有意义的祝福。

不管家中有无无人住,房子一律被破坏,像是外国人住宅的阳台也已经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不知砸坏了多少种着花的花盆。绝大部分人家都修筑了带顶的掩体,大概是为了空袭时藏身用的。

我们仅仅驻留了四天就已经见到无数次的火灾。紧靠着青年路上大队本部的百货商店也着了火,从窗口往外喷着火舌。由于建筑结构所用材料的原因,大部分情况下只烧了一间就熄灭了,因此火势几乎没有

发生所谓的蔓延。

白天有士兵和当地百姓行走,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到了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几乎空无一人。没有灯的地方还听得见屋梁燃烧时啪啦啪啦的爆裂声。

各个重要地点站岗士兵枪上的刺刀增添了战乱的街道和废墟上的森严感,还从烧毁的窗户中传出微弱的大概是征缴来的口琴、小提琴的乐声。

受到空袭洗礼的这个街道还实行相当彻底的灯火管制等,几乎所有的房子窗户上都蒙着黑布,贴着写有空袭警报之类的纸。

到了苏州的第二天就杀了一头牛,驻留期间每天都吃牛肉火锅。因为还有干贝、蘑菇,所以决定在出发的前一天烧好了盛在装竹笋的空罐头盒里带走。

出发前一天的傍晚,去把背包、大炮装上小船时,狭窄小路上的家家户户都被贴上日本国旗,有点让人感到好像回到了国内。这条街也仍然像昆山那样,在路边的墙上写着“国家存亡此一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各种标语,因为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就进了城,所以城墙什么的也没有遭到破坏。

还有想写的事情,但决定就追记到此搁笔。

12月16日 下午3点。

12月16日

面临着明天的入城仪式,进行武器保养、整理被服、洗涤、清理个人卫生。战争中好几个月没给马洗澡了,它身上也沾满了泥土,要给它洗干净。登陆以来就是满身泥土的它们不论风吹雨打,只管驮运兵器、弹药,不声不响地执行士兵的命令。

12月17日

今天是举行南京入城仪式的日子。

我们没有参加仪式。中午去紫金山麓的中山陵进行示威行军。

一到中山路,看见开设了战地邮局,我也加入长长的队伍等着盖纪

念邮戳。来了卖酒的汽车,士兵们像蚂蚁一样蜂拥而上。吃了朝鲜糖、葡萄干。在中山门外稍事休息,时间也很晚了,于是疲惫不堪地踏上归途。拾到一颗手榴弹,扔进水沟里想炸鱼,但没有鱼漂上来。

回来的路上想参观一下国民政府,但已不让进去。仰望了在门头最高处高悬着“国民政府”金色大字的地方飘扬的日本国旗后就回去了。

12月18日

昨天没有行军的小组带着午饭出发了,而我们先是开着摩托车在街上兜风,有人说要去中山陵就决定去了。金谷先生坐在后面,前面坐着锅岛曹长先生,我驾着摩托疾驶,很快就超过了还走在中山路上的小组。一条平坦的柏油大道,两边是延续不断成行常绿的法国梧桐。摩托以50公里的速度驶上坡道,到了静静地安息着孙中山的紫金山麓中的中山陵。还有很多报社及其他部队的人骑着自行车来了。

经过打磨的花岗石台阶分为五段左右,中间是石板拼成的参道,路两侧是绿草坪。大门里面仍然有军服以及好像是支那兵吃过后乱七八糟扔掉的饭盒之类的东西。

被踢倒的大理石香炉碎块洒落一地。石板上罩着伪装网,门、陵室顶上也都罩着用竹架支撑的伪装网。为了让惟一的圣地避免飞机的轰炸,可说是采取了一切手段吧。这是至高无上的神殿吗?

登上高处,江南沃野一览无余,看到了往北匍匐着的南京城墙遭到破坏的地方,还能望见我们进入南京的被炸塌的城墙豁口,城里仍有五六个地方弥漫着燃烧的黑烟。

中山陵四周的石墙上涂着迷彩,静静地躺在里面的孙中山啊!如今你在想什么?

下了中山陵后,决定再去矗立在溪谷那一边森林中的五重塔。柏油路没有了,是条砂石路。在道路交错的地方一时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到。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塔屹立在幽静的树林中,用红色文字写着爱国烈士什么的,现在已经忘光了。总之,那是一座忠魂塔,是祭奠革命军官兵的吧。

我们看完后就回去了。刚过了中山陵就遇见好不容易才到的步行

队伍。

我想到常熟后再整理补记驻留南京的日记,就利用熄灯后或假日的时间写。要记下12月15日前驻留常熟的情况。面临着要转记第三期作战日记,不忍心就这样将过去的日记打包,想有机会再重写,就带来了。

4月下旬^①,滞留长□街期间,多少次要写也没安下心来,为了有所交代,只是提纲性地记了一些。17日、18日后的一个白天,因为出去巡视,就开着车沿着长江边去了16日晚上的现场。不知吞没了多少生灵的红色而浑浊的江水还若无其事地流淌着。此外,在种着大葱的地里时,也常常向水塘里扔手榴弹炸鱼。

12月26日

向新驻地常熟进发,相信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南京了。从码头乘船过江,大概是去参加第三期作战吧。希望以后有机会再重新拿起笔来。

昭和13年5月10日于江北王家林。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① 原文如此。

20. 柳沼和也阵中日记

编者注：柳沼和也，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上午 11 时出发，扫荡左前方的村落。接着，2 时 30 分从谢家桥出发，途中因为修整的道路尚未完工，所以行军很困难。一路上，一会儿走大道，一会儿走小道，不断地追击敌人。到达鹫山，宿营。这里的一座寺庙里有二百多个难民，我们在那里吃了猪肉和鸡。

11 月 21 日

早上 7 时 30 分列队出发，雨不停地下，行军变得非常艰辛。中午 12 时 30 分吃午饭。随后一口气行军到下午 2 时 30 分。部队在一个大的村落停下，宿营。将去江阴县阵坚镇。

11 月 22 日

到上午 10 时为止，进行了武器、被服的检查与保养。下午休息。今天没有行军，光是吃东西，吃得肚子溜圆。

11 月 23 日

凌晨 5 时起床，5 时 40 分列队，拦下支那人的运输船只，7 时 50 分左右乘船出发，不久又登陆，开始行军。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前进。一名士兵负伤。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大队全体人员在一个小村落里宿营。第二分队在大队本部的旁边忙着做饭，时间是夜里 12 时 30 分。

11月24日

凌晨3时左右遭遇敌袭,分队长不幸光荣阵亡。分队上下像是死了父母一样失魂落魄。8时左右,遗体土葬。原准备火葬的,因为马上就要出发,只好放弃。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10时左右占领了一个村落,荒川作为分队长带领我们打仗、追击。下午4时左右出发,在祝塘镇前方的村落宿营。

11月25日

从这里开始了攻坚战,先占领了左侧的村落,继而追击。在一个小村落宿营。入夜,敌人的枪弹依旧横飞,很难前进。我们加强了警卫。

11月26日

凌晨5时出发,一路占领了祝塘镇,并继续前进。在一个村落跟前,遭到友军迫击炮的袭击,有三人负伤。因为第三小队是先头部队,所以第二分队的××胳膊受伤,铃木守美和山口力弥二人则是手和头部受伤。部队决定在那个村落宿营。我们杀了大肥猪和鸡,饱饱地吃了一顿。

11月27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继续行军。今天野战炮兵也集结到师团,共同行军。

今天,第一次发了两盒香烟和袜子。从现在起,休整两三天之后,转入攻打江阴城。所以部队决定充分准备,好好休息。暂且安下心来,然而下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在等着。

11月28日

早上,突然传来命令:做好出发准备。两三天的休整看来是不可能了。部队向江阴城进发。进入行军的大路,战车和汽车齐头并行。在一路直奔江阴的时候,接到敌人撤退的报告,于是,为了截断敌人退路,部队立刻急行军。但是,因为途中敌人众多,部队难以行进,所以第七中队

迂回右侧发起攻击。为了准备晚饭,已经定下了宿营地,可是还得攻击前进,在争夺一条小河的战斗中,我们冒着敌人的猛烈射击展开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天明。

11月29日

第三小队在这里一直待到天亮。天亮时分,我们进入民宅,准备早饭。

对南闸镇的进攻开始了。这场战斗是自登陆上海以来的第一战。然而,傍晚之前,部队完全占领了南闸镇,并越过了小河,在一个工厂露营。第五中队的一个准尉阵亡。

11月30日

在工厂,我们攻击了打算趁拂晓撤退的敌军,打死了数百人。9时出发,夺取一个又一个村落,缴获了十二三匹马。部队向河对岸纵深地带推进,并一边设岗,一边警戒前方。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我们在此设置了狙击掩体。渡边伍长阵亡。

12月1日 晴

今天一直警戒到傍晚。因为敌人已经撤退,所以我们实施了夜间攻击。第七中队打头阵,与此同时,友军的战车和汽车正源源不断地与第三大队一起朝江阴城进发。在行军的路边过夜,等待明天入城。

12月2日 晴

上午8时,部队在主干道上向江阴城进发。10时左右入城。敌人的尸体像山一样堆积在道路两边。城门附近由于友军山炮的炮击而变得混乱不堪。

部队在城外吃了午饭,休息了两个小时。大队本部的士兵抓来了一个敌残兵。部队在城市北侧的山顶上向军旗行军礼,并听了联队长的训示。之后,进入分配好的宿舍。第二、第四分队合住一所屋子。

12月3日 晴

今天一天是自由时间,我们保养了武器装备。大家去市区征缴粮食和其他物品。但是由于市区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有。只有大量的糖浆和红枣一类的食物。

12月4日 晴

今天仍然一日无事,只是休整。室外的空气寒意逼人,只好在家做饭,以打发时间。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

12月5日 晴

早上,结了一层薄冰,寒气袭人。没有特别要纪录的。去江阴的××村落一带征缴。大家都去参观了要塞炮台,我们却没能去。

昨晚,第三次补充兵到来。住了一夜,今天便走了。

12月6日 晴

一早,在东面的山上举行了第三次补充兵的向军旗宣誓仪式,之后是部队长官训话。他们今天被正式分配到各个队里。分队长是玉山山野村出生的佐藤胜雄,射手是××××代表,弹药手是××××,共三人来到我队。原本有些寂寞的分队增加到七人,变热闹了。

12月7日 晴

早上7时30分出发,一路向南京进发。天气很冷,但不见敌人。第七中队在主干道边上的一个村落宿营。其他部队在我们附近宿营。

12月8日 晴

这一段时间太疲劳了,所以在持续的行军中,我们使用了支那人。但是当问及我们所住的村落名字时,他们却写不出来。途中因为桥梁被破坏,行军变得很困难。

12月9日 晴

继续行军。接近镇江，人人疲惫不堪。

12月10日

安全到达镇江。但是我们被安排在郊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宿营。此地已经被先到的部队占去，大概没有我们宿营的地方了。

然而，这里的物资丰富，有一袋砂糖，还有大米，还点着电灯，看来倒是挺方便。

12月11日 晴

早上大家征缴来汽水。然而部队11时就出发了，士兵们只能拿着汽水瓶上路。原以为昨晚的宿舍会有变动，结果并非如此。部队不断地行军，来到京图镇，看样子得在这里待两三天。

12月12日 晴

天一亮，大家便外出强制征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分队长、射手和××君留下，其余人员出发。时间是下午4时左右。

12月13日

不断地行军，在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一个村落。因为是较长时间的休息，士兵们只能做饭，休息。听说明早还得早早出发。在宿营地差点没闹出火灾，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12月14日

出发不久，第八中队便遭到敌人从山上扔下来的手榴弹袭击，死了一人，还有人负伤。南京已经近在咫尺。拂晓，担任先头部队的第三大队俘虏了支那兵，把他们一个个地集中起来收容到一个村落里，一数竟有一万七八千人。第五中队攻克并完全占领了幕府山。为此，我两翼部队终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攻打南京战役。我中队成为军旗护卫队。晚上宿营于支那军的水雷学校。

12月15日 晴

整日无事。

外出扫荡这一带的敌残兵,可不见其踪影,顺便征缴了一些吃的回来。支那的馒头很好吃。看到第十六师团杀敌残兵的情景,听说很残忍。英国都已经全部通上电了(发达国家已步入物质文明),而日本军的手段却仍然极其野蛮残暴。

12月16日 晴

上午8时出发,在小队长的带领下游览了南京城。因为晚上要站岗,所以不能参加明天的入城仪式。城里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它作为敌对国的首都而受到世人的关注。市区里什么也没有。傍晚回来后立刻上岗。第二分队留了××××君和津岛君。××××君是作为第四次补充兵入队的。

12月17日 晴

与第四分队换岗,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我们的岗哨白天为单人岗,晚上是双人岗。工兵队爆破了一些钢筋水泥的掩体工事,这是南京战役中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晚上第二小队外出枪杀俘虏。据说部队围成半圆,用重机枪和轻机枪进行扫射。关于此事,难以用笔描写下来。据说还有这样的事:一个团七千余人丧命于扬子江中。

12月18日

一天休整。因为昨天站了一天一夜的岗,所以今天几乎睡了一天。小脚趾的疼痛还没有恢复。

12月19日 晴

今天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第三小队前天外出处理支那兵去了。我因脚疼而留下了。

听说大家都觉得处理支那兵挺有意思。

12月20日 晴

上午9时出发,告别南京,渡过扬子江,像是朝××地进发。乘海军的船渡江来到浦口,在这里等到大队全体人员到齐后出发。行军约两里,在浦口镇宿营。这是个好地方,有香烟等各种物品。

12月21日 晴

我中队作为军旗中队出发。本小队则作为中队的尖兵。大道上一座大桥断成三截,给行军带来巨大的困难。到达××村落,这个村里的酒很好喝。

12月22日 晴

第七中队为先头部队一路直逼全椒。下午2时到达全椒,等待大部队的到达。然后依据宿营地的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个不错的房子。但是后来我们又和第六中队进行了交换,住进了另一家。这是两层楼房,反而更好。外出征缴东西,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12月23日 小雨

一天休整。××伍长今天值日。细雨蒙蒙。小队长总是精神抖擞。

12月24日 晴

休整。

12月25日、26日

同上。

12月27日 雨 28日

越来越冷了,眼见着雨就要变成雪了。

12月29日 雪

今天在中学校园里举行了联队的英灵祭祀活动,各方面的部队长官

致了悼词。一片凄楚哀婉的气氛。共有以小畠中佐为首的 680 名阵亡者。

下午 5 时,担任大队本部的警卫,因为是三人哨,所以比较舒服。

12 月 30 日

到 5 时下岗为止,共换了四次岗。我是第三班岗,一直站到结束。第四分队腹泻的士兵全部出院。

12 月 31 日 阴

再见了,昭和 12 年。

露营之歌《薮内达一郎》。

(以下歌词,略)

(1938 年)1 月 2 日 晴

早上因为要出发,所以大家忙着做早饭。我第三小队决定留下三人,结果,我成为其中一个。大家都走了之后,我和××君外出征缴蔬菜。没有人的宿营地很是寂寞。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天。写了三张明信片,洗了两件衬衣,还给××和××,以及女子学校写了信。分别寄给分会长、学校、村公所、渡边武××、吉田藤太郎、布施宗和吉川大叔。

1 月 3 日 晴

大队外出扫荡敌残兵,一定冻得够呛吧。整天无所事事,只是做饭。已经写了相当多的信。晚上,轮到我站岗,结果××君替我去了。

晚上收到了许多信,大致了解了家乡的情况。令我吃惊的是据说父亲竟当上了村里的财务官。所收到的信是村公所的樋口幸右卫门、一糜和光枝寄来的。还收到了仲岛须美江、贞子的明信片。此外,校长和××的弟弟也寄来了明信片。

1 月 4 日 晴

早饭后,9 时 30 分列队,前往一个学校操场。联队全体举行了拜读

圣旨的仪式，一直到10时30分左右结束。之后便是写信。下午从联队本部第一次领到了慰问邮包。是一位东京的女学生寄来的。给一麿和光枝写了信。之后到第五中队长赖良一君那里去玩。回来写了日记。给父亲、樋口幸右卫门、德永保清、×的姐姐、气仙沼的哥哥、守太郎君、××的叔叔发了信，也给仲岛须美江寄了信。

1月5日 晴

早上做饭。总是一做饭就要做到近中午。继续写信和明信片。给岛津也写了五六封了。还写了收到慰问包的感谢信。午睡后开始做晚饭。因为明天要去腰铺镇担任警卫，所以要做好准备。给昭和高中中的雅子、一麿和光枝发信，还发出了收到慰问包的感谢信。

1月6日 阴

凌晨5时起床，立刻做饭，带着午饭去腰铺镇换岗。地点是距第六中队和全椒三里左右的村落。我们8时出发，11时到达。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不过若是从明天开始站岗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好好的清理一下房间了。

小队长回全椒住宿。

给原田美智子发去了收到慰问包的感谢信；给利繁君寄去了明信片。

由于乙中队整编，从小队抽去八人，我分队一名，津岛君去了。从12日开始又要有行动了。结果津岛又不去了，第二分队保持原样。

1月7日 晴

因为昨晚大家都睡得很迟，所以今早就多睡了一会儿。饭后，给三郎和忠治写了两封信。下午站岗（下级军官值日）。分队抽出四人担任白天的单人岗哨。我是2时到3时站岗。

晚上是双人岗，我和坂本两个人，冻得够呛。从10时到11时是各小队轮流，每隔一天有一次。这里好像比全椒要冷。继续北上可是令人犯愁的事。

给三郎和忠治发出了信,收到了佐藤大叔的来信。

1月8日 阴

凌晨4时到5时,我和坂本二人站了双人岗。一个上午不站岗。中午换岗后,大家外出征缴去了,我在家做了一副耳套。

做了晚饭。第一分队烧了开水,我和坂本在大缸里洗了澡。这可是只有在战场才能体会到的情景。

支那的中部也迎来严冬,到处都是白雪皑皑。

给××大叔写了信。

1月9日 晴

早上,乙部队的要员出发,去送行。早饭后,小队都外出征缴去了,我一个人看家。继续做耳套,然后还是写信。自己的信加上坂本的信共写了六七封。接下来做午饭。下午没什么事,就让支那人帮忙给刮了胡子。晚饭吃了鸡肉和鸡蛋的盖饭。晚上给母亲和××写了信。

领了17.47日元的薪金。是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明天还要站岗。

给雄一大叔发了一封信。收到了父亲和妻子的来信。

1月10日 晴

今天早上又睡了一个懒觉。整个上午都在写信。下午轮到 I 站岗(下级军官值日),是第五班岗,时间是4时到5时。这之前,在讲谈俱乐部浏览了诸如加藤武雄的《结婚曲》、竹田敏彦的《弹药运送》、大下宇陀儿的《××××》和《无形的空袭》等小说的简介。整天读这些东西,也是身在战地的一种乐趣,而且还不会打瞌睡。

支那中部的夜晚很长,7时30分天才亮。

给平七、母亲、藤原、××的大叔、理喜南君和女子青年会分会等分别寄了信。

1月11日 晴

2时到3时站了双人岗,8时到8时30分站了单人岗。中队进行了

演习,但是好像一个个都打不起精神似的。下岗后原以为会外出征缴,结果一直到晚上都按兵不动。

因为吃得太多,感到肚子不舒服。一天过得很单调。

为了表示对收到慰问邮包的感谢,给雅子、原田美智子、文枝、妻子和母亲还有金成宫子等回复了感谢信。

1月12日 阴

早上因为肚子痛没有起床。早饭后,坂本和××外出征缴。荒川和××上等兵出去站岗了。我打开父亲寄来的邮包,开始给母亲写信。也给妻子和佐川正吉写了信。

做了晚饭,大家喝了酒,心情特别舒畅。收到了小棉袄、护腰等日用品(11月8日寄出)。收到妻子的来信和父亲寄来的邮包。

1月13日 阴 有时小雪

今天返回全椒,去腰铺镇与第八中队换防。为此,从早上起床一直到吃饭为止都在做准备,忙这忙那的。结果到11时30分才出发。我们把背包绑在马上行军,下午2时30分到达全椒。还是回到这里才让人安心。很长时间了,终于洗了一次澡。

给妻子、母亲和正吉发了信。收到一糜的信,还有定子、一雄大叔、×的大哥寄来的明信片。

1月14日 晴

早饭后,听说有武器及内勤检查,所以大家做了准备。11时检查结束。我开始从已故分队长的日记中转抄入队以来的战斗日志。在我抄到一半时,我们分队就外出捕鱼去了,还带了三颗手榴弹,可是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就在我们征缴了一些蔬菜返回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拉鱼网,用网一下子捕捞到17条鱼,小的有一尺长,大的竟有两尺长。晚饭后继续抄写日志,并写了自己的日记。

1月15日 阴

凌晨5时30分与坂本起来做早饭。8时30分列队出发,去掩护架

设滁县到浦口之间桥梁的工兵队。只有我小队,共30人。我和坂本二人留下继续抄写分队长的日记。之后来到第一分队,与三留君一起写了信。午饭是用饭盒做的。下午无事可做,闲聊些关于凯旋荣归之类的话,度过一天,很是逍遥自在。小队留下了13人。现任小队长升为中队长,以第五、第六、第七小队的编制重新编队。

1月16日 晴

早上一觉睡到8时多。从9时开始中队在中学操场上进行操练。我第一分队无事。我和坂本叫支那人劈柴,干了一个上午。

为工兵做掩护的士兵常常回来运一些材料什么的。一直到傍晚无所事事。6时左右紧急集合,听说掩护工兵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两名军官和三名士兵伤亡。情况究竟如何?不禁担心起小队长来。

给妻子发了一封信,还给七郎、秀吉、大司马警官、今世、道男和父亲发了明信片。(小队长阵亡)

1月17日 雨

从昨天傍晚的紧急集合开始,一直到今天早上,没有任何情况。整个上午也没有什么情况。外出打扫了道路。依然没有小队长的消息。小队留守的13人都担心地等待着,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一日无事,沉迷于《少女俱乐部》杂志之中。凯旋荣归之事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听说为了慰问皇军,从日本来了妓女,而相关的准备都是由部队搞的,真让人厌烦。

今晚,部队还是没有回来,大概正在雨中寻找小队长吧。

1月18日 阴

因为小队长下落不明,大家还是没有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师团长要来,所以外出打扫道路。之后就在宿舍里看《少女俱乐部》之类的东西度过一天。听说小队长的尸体被找到了。同时,工兵小队长也遭到支那人的残杀。实在是令人愤恨。

我们迄今为止的奋斗荡然无存。每当想起小队长一家的时候,不禁

为之叹息和悲哀。

1月19日 雨

早上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像是为小队长的阵亡而落下的泪。在院子里烧掉了小队长的衣物，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但是个个无精打采，实在是不忍目睹。

大家把遗骨收在屋子里，摆上供品。一直盼着他们回来，万万没想到却是这样回来的。小队的士兵轮流敬香，泪流满面。实在是太悲伤了，真想早日报这个仇。不然的话，小队士兵的士气会受影响吧。

给父亲寄去了明信片。

1月20日 雪

早上做了早饭。今天承担了82高地的警卫。大家做了准备，在参拜了小队长的英灵之后，11时30分出发。在半道上由于下雪而迷了路，走了竟一个半小时。与第六中队进行了交接，我第三小队共有33人，小队长是长井班长（曹长）。我们上岗的时间还早，所以从9时到11时，在房间里给妻子和女子青年学校写了信。分队抽调六个人，荒川君和××××君留下。

给三野、佐藤的叔叔和学校发了信。收到妻子寄来的明信片。

1月21日 阴

站完上午9时到11时的岗我们就可以下岗了，可是接替的第八中队还没有来，所以下不了岗。一直站在山顶上被风吹着，可真难受。

眼前一片雪白世界，和在满洲站岗时的情景一样。

1时30分左右下岗，洗了个澡。一直到晚上都无所事事。听说部队又要向什么地方转移了。我因为不擅长走路，所以有些担心。大概是去有八十多公里远的叫作句容的地方。今晚我有夜班岗。

1月22日 晴

今天是小队长阁下的七天忌日。一个上午没有任务，做了口罩和耳

套。这是为北上做的准备。2 时开始,大队进行了身体检查。我一切正常。3 时,在学校的操场上分发恩赐的香烟,以 11 月 10 日为线,之前参加战斗的士兵每人一盒(十支),第三次补充兵每人却只有两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

给妻子和缝纫学校发信。

1 月 23 日 晴

早饭后,听说明天将要检查装备,所以我把背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进行整理。之后没什么事,开始写信。给实一君、孝一君和国防妇女会等写了信,还给××绿、俊三、吉村清藏和津岛写了几张明信片。

一天无所事事地度过。这次行军禁止使用支那人和马匹,所以看来会相当艰苦。

1 月 24 日 阴

9 时要列队检查装备,所以我作为炊事值日一早就很忙。在中学的校园里进行了大队的装备检查。花了一个下午做了准备,终于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下午没有事情,大家围在火炉旁,谈论凯旋荣归之事直到天黑,大家都说自己的事,很有意思。

明天好像不出发。给绿、吉村、根本俊三君寄去了明信片,给孝一君、国防妇女会发了信。

1 月 25 日 阴

今天一天无事可做。上午领了 17.6 日元的薪金,是 12 月和 1 月份的。此外还分发了下一步行动中所需要的物品。在讲谈俱乐部阅读小说简介等过了一天。现在虽然很辛苦,但心情却很怡然。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1 月 26 日 晴

下午 2 时左右,接替荒川君在东侧的桥梁站了一班岗(下级军官哨),是从 2 时到 5 时的岗哨。5 时和第八中队交接后回来。晚饭后无事

可做。听说今天早上第一〇四联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多人阵亡。第六十五联队也有必要做好充分的戒备。

收到妻子的来信(1月1日发)和大三郎寄来的明信片。

1月27日 阴

早上因为炊事值日而早起。早饭后别无它事。因为下午要检查马匹装备,所以着手准备。第三分队派出了三匹马。明天终于要出发了。因为好像敌人还有相当数量,所以必须多加小心。今天清理了一天个人物品。这次行动恐怕又得吃不少苦吧。

收到妻子的来信(1月7日寄出)。

1月28日 阴

凌晨5时30分起床。终于离开了全椒,一路北上。由于好久没有行军了,一定会很累的吧。第七中队担任先头部队,下午1时左右与敌人遭遇,约一个小时击退了敌人。

傍晚,我的腿抽筋,迈不开步,倒在地上,但最终还是跟上了大部队。随后,还在距离村落相当远的前线站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岗,冻得够呛。夜班岗的人上岗后,我才在11时30分以后睡下。今天的行军里程是28公里。(半夜紧急集合)

1月29日 雪

凌晨5时30分起床,吃过昨晚做的饭,又上路行军了。第七中队仍是尖兵。今天是在丘陵地带行军,所以吃尽了苦头。和昨天一样,下午1时左右与敌人残部遭遇,一个半小时将其击退。

入夜以后,尚未到达宿营地,顶着大雪艰难地行进。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来到一个村落,却已经没有宿舍了。站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像样的房子。今天行军了32公里。(永兴集)

1月30日 阴

到凌晨5时为止,站了一个小时的岗。我和荒川君两人被命令7时

出发。雪化了,我们在泥泞中行进。第五中队担任尖兵。接近 12 时时遭遇到相当数量的敌军,两小时后将其击退。友军阵亡一人,负伤两三人。继续前进。入夜后看不见人家,凌晨 3 时才到达宿营地。明天虽说是旧历的新年,但是却身处相当糟糕的境地之中。为明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入睡。时间是凌晨 4 时。

今天的行军里程不是很清楚,大概有 28 公里吧。

1 月 31 日 阴

4 时左右终于到达一个村落,做好饭后睡下。7 时 30 分左右起床,做好准备。然而部队却没有出发,休息了一个上午。下午 1 时左右出发,行军一里,发现敌情。部队进行大休整。3 时左右宿营。今天是旧历正月初一。因为不是长距离的行军,所以比较好过。但是,据说为了和第三大队及机械化部队取得联络,很快就要出发。我和××君两人站了一班岗,时间是从 12 时到 1 时。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 年 5 月 9 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21. 新妻富雄阵中日记

编者注：新妻富雄，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第二批补充兵，上等兵。

(1937 年)12 月 13 日 晴 清国

昨夜行军，下午 5 时从××站出发，在一个村落宿营。今天，我中队在××××××山上，面对××江，担任警卫。□□□□□□□□□□
敌军被我俘虏，小队长用刀砍杀×××，这个本子就是那个士兵的东西。

12 月 14 日 晴

今天凌晨 4 时 50 分列队，进攻南京城中的虎子台炮台。我们比××××前的部队先行出发。天刚蒙蒙亮，敌人打出了白旗，约有一万五六千人×××被缴械。攻打炮台，我方约有四五人阵亡，七八人负伤。我中队随第二大队由此地进入南京城。作为军旗护卫队，前行了约两公里，到达虎子台海军独立陆战队在扬子江沿岸的兵营宿营。时间是晚上 7 时左右。

第四批补充兵 430 人到达。

12 月 15 日 晴 海军宿舍

明媚的早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听不到一点枪炮声，一个祥和的早晨。据说，只是我们联队就收容了敌军两万五六千个俘虏。闻此消息，脑子里不禁浮现出我们在槽纲湾、马家宅浴血苦战，战友不断阵亡的情形。今天终于可以告慰战友的英灵了。我们向着遥远的上海方向，向着故乡天空行礼。

12月16日 晴

(此处日记被撕毁)

12月21日 晴

从浦口镇的西葛东街巷出发,行军,下午4时30分到达目的地,这里是敌军的交通要道。

12月22日 晴 到达全椒县担任警戒

第七中队首先入城,早上7时从西葛出发,下午3时入城。入城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不见敌人踪影。

12月26日 晴 师团举行慰灵祭

今天因为师团的慰灵祭祀活动,中队抽去了一个小队,前往滁县镇参拜。

12月27日 晴

今天从下午5时起,我作为21名下士之一,去城北担任北面的警备任务。

12月28日 阴转小雪

我于下午5时下岗,一切正常。从中午开始下起小雪。

12月29日 雪

昨天下起的雪今天早上就停了。今天是联队的慰灵祭祀活动,上午10时,师团长参拜,中午结束。

联队的阵亡人数是679人,负伤者是1400余人。师团阵亡人数是两千三四百人。井上分队长今天中午归队。

12月30日 阴

今天为消灭残敌行军13公里。早上7时出发,下午4时回归到第二

大队。

1938年1月1日 晴 拜四方

在全椒的东面山上,早上7时20分部队列队,向天行礼。今早的天气没有一丝云彩,我们在南京北方的全椒迎来了新年。下午5时上岗。

1月2日 晴

我部担任警卫。第二大队早上7时30分向南面进发。为了扫荡敌残兵,预定在外宿营一天。下午5时第八中队接岗,我第七中队下岗。

1月3日 晴

露营的生活也挺快活,今天我们征缴了面条,晚饭吃了面条。

3时30分上岗。部队下午8时左右返回。在途中,遭遇三四十个敌残兵,由于追击,返回时间比预定的要迟。

1月4日 晴

今天上午9时30分,卫兵队列队,举行圣旨奉读仪式。

第五批补充兵昨晚11时左右到达,今天有370人左右入队。

1月5日 晴

今天见到了从家乡入伍的××××君。下午5时在哨所和第五中队换了岗哨,下岗。一切正常。

1月6日 晴 滁县 全椒县

今天上午8时出发,在滁县和全椒县之间约三里的地方担任警卫任务。接班上岗,共15人参加××××下士(下级军官)岗哨的任务。

1月7日 晴

今天收到了家乡人寄来的信和邮包。家里也寄来了慰问品。我立刻发出了回信及感谢信。

1月8日 晴

今天上午9时左右出发,去约一里远的地方征缴,缴到三四斗米。

1月9日 晴

今天,中午上岗,站第二班下级军官岗。在城里征缴了七匹马。

1月17日 雨

今天作为东山警备队为第二小队勤务。下午上岗。

1月18日 雨

今天上午,各中队进行了演习。下午在中学校园里进行了武器的保养。然后外出征缴物资。师团长阁下来部队视察。

1月19日 雨

今天上午在班里休息。下午5时上岗,担任大队警卫。

1月20日 阴

昨天开始下的雨,今天早上变成了雪。部队上下无任何情况,运作正常。

1月27日 阴

今天从早上开始忙于出发前的准备。不久,我第六十五联队便向定远方向出发了。这次战斗好像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一边扫荡残敌一边向西南方向推进。离开住了36天的宿营地,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1月26日 晴

今天上午10时做操。下午休息,为的是准备往北推进200公里。第一〇四联队好像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损失惨重。

1月28日 阴

上午8时向西出发。本以为是向定远城进发,结果却是向西北挺

进。中午吃饭的时候遭遇部分敌军,跟踪追击。下午6时30分左右到达一个村落,在此露营。友军无一伤亡。

1月29日 小雪

早上7时30分出发,目的地是定远城。途中在午饭时分遭遇一股敌军,展开激战,持续了约三四个小时。友军阵亡一人,负伤四人。纷飞的小雪更让人感到悲壮。

1月30日 阴

早上7时30分出发,目的地是定远城。午饭时分与正在撤退的敌军遭遇,激战约两小时,敌军抵抗不住了,我们乘胜追击。之后行军约两公里,在一个地方宿营。时间是夜11时。近内君负伤。

1月31日 阴

早上7时出发,上了靠近定远城的道路,行军约两公里,到达一村落宿营。为了明天攻打定远城,我们接受了侦察任务。由第×小队长××少尉为侦察队长,我们一行12人对前方约四公里的道路、地形进行了侦察,傍晚6时30分左右才返回。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吴立新 李茉莉 译)

22. 大寺隆阵中日记

编者注：大寺隆，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第四批补充兵，上等兵。

(1937 年)11 月 22 日

上午 9 时从营地出发，10 时 40 分离开若松。在若松市民的一片欢送声中朝着父亲的身影鞠躬，而后满怀感激的心情出发了。到达郡山时，朝窗外看去，偶然看到一个像父亲的人，我再次鞠躬。我们是和第四联队的勇士们一起乘车向东京出发。在第四联队里随便找了找，结果找到了千叶胜郎、高桥一男，还偶然看到了桥本武上等兵。由于大家饮酒的缘故，所以车内情绪亢奋，每到一站都能听到欢呼声，看到彩旗挥舞。我们不断地致以谢意。晚上 8 时到达宇都宫车站，夜里 2 时到达田端车站。住在惠比寿的兄长和小姨等四人也来了，立刻邀请他们坐车到品川。能与他们久别重逢，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汽车到达品川时，铃君、喜惠、有吉君、卯月一男等人都在迎接我，还带来很多慰问品，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卯月送给我一大箱水果，小姨他们给了我一些礼品。大家都安慰我，让我深深地感到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为了他们。为此，我也应该建功立业，凯旋而归。

11 月 23 日

天亮时到达静冈，在这里与凯旋而归的白衣战士相会。火车站里虽然没有欢送的队伍，但沿途到处都是欢送的人群，男女老少都在高呼万岁！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送行的人也好，被送的人也罢，我们都是日本人。滨松的辨天岛我是第三次来，看着东海道美丽的景色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真是太让人难忘了。10 时 30 分到达名古屋。在这里我要给雅君和父亲寄明信片。

金色的鲮矛虽未闪闪发光,可是能看得清清楚楚。进入岐阜地区,在路上给中野、广赖、谷津田等人寄明信片。

在京都只停留了5分钟。到达大阪时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4时30分到达姬路,吃晚饭,11时到达系崎。

11月24日

12时30分在广岛练兵场下车,从这里步行两公里,于下午4时到达宿舍。进宿舍后马上洗澡,开始休息,但也有不睡觉还在喝酒的人。翌日早上8时吃早饭,之后洗了一些小东西。给木村教官、九州清君、新平兄、卯月兄等寄信。因为需要接种疫苗,中午去了陆军医院。医院里好像住满了伤病员,临时搭建的医院里也住得满满的。3时30分回去吃午饭。

11月25日

上午一眨眼就过去了。早上8时才起床,难怪过得快。1时开始接种,之后和郡君、根本、山下(导游)君等一起去宫岛参拜,祈求武运长久。我们一边极其难得地追忆着往事,一边仰望高达五丈三尺的大牌坊,徜徉在平清盛一夜之间建起来的红色回廊之中。6时返回。

晚上和岩佐、内海一起去看了电影。

11月26日

上午给家乡寄信。1时开始接种,之后一个人去天守阁参观。不知道长满草坪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也没参观成。为明天出发做完准备之后早早就休息了。12时左右,收到了九州的叔父寄来的加急信。

11月27日

上午9时终于要与所入住的旅馆告别了。在藤坂馆前排队后,我们开始向宇品方向出发。途中休息了一次,11时30分到达宇品,在那儿吃午饭。旅馆的老板娘和女儿特意赶到宇品来送我们。2时30分在国内最后的欢送声中,我们乘渡船来到了“海洋”号上(6000吨)。耳边是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眼前是无数面旗子汇成的海洋。我给叔父寄的快件上是说下午3时出发,很遗憾下午4时也没见到他。

对我来说,乘货船这是第二次,简直就是猪圈,让人不禁想起入伍时乘过的那条船的感觉。在混乱不堪中吃了晚饭。6时船开始起航,我第一次爬上甲板时就已经是晚上了。入营时看到的内海也是在晚上。远处岸边的灯火如同萤火虫般闪烁,让人产生无数回忆的美丽景色却因为洗碗而冲淡了对故土恋恋不舍的心情。晚上9时大家都入睡了。

11月28日

被冻醒了,睁眼一看是凌晨2时。一下子睡意全无,于是开始写日记。上午7时到达门司,原计划是搭乘战车后傍晚出发,可因为无战车搭乘,所以正午就从门司出发了。这是我第三次来门司,当我再一次看到了自己曾参拜过的神社和驻足休息过的商店时,感到非常亲切。我和郡君尽情地聊着。

船在停航时会有渡船来卖东西,船上一片热闹景象。第四联队在热热闹闹地开晚会,我过去看了。我和郡军买来了汽水和水果,一饱口福。今晚在将校室里听了浪花节演歌。

11月29日

半夜时分,船航行到了玄海滩(福冈附近海域),风大浪高,船上的人三三两两地来到甲板上呕吐。我一直到早上都是好好的,可是惦记着郡君,于是跑去看他。或许是走路的缘故,他不太舒服,早饭也没吃,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大部分人的状况都很糟糕,大家只好老老实实地躺着,午饭也不能吃。尽管这样,身体好的人还是要去吃饭,每个分队只有两三个人去吃饭。傍晚时分,海上的风浪平静了一些,我吃了很多饭,郡君的情况也有些好转,可是到了晚上,海面上又开始波涛汹涌,心里又开始不舒服了。因为是睡木板,腰酸腿疼得不堪忍受。

11月30日

天亮了。洗了脸,做了几下体操,身体又开始不对劲了,赶紧躺了下

来。此处位于黄海,海水的颜色又黄又混浊。今天又躺了一天。下午,第四联队的川崎延晴氏来辞别,甲崎若虎完君给我唱了浪花节演歌。船又开始颠簸起来,身体也不舒服。好像在12时左右船驶进了扬子江,波涛不再汹涌。

12月1日

船驶进扬子江后,江面平静了下来,是一个三天不遇的大晴天。混浊的河水浩浩荡荡地流着,无数艘驱逐舰、汽艇穿梭于海上,飞机飞向遥远的远方。

上午9时船开始抛锚,原来说正午时分可以登陆,但根本不准确。身体已经好多了。午饭和晚饭都是吃盒饭,在一个又脏又小的屋子里休息。

晚上10时已做好第二天的早饭和晚饭。以为要登陆,所以把毛毯都收了起来,觉得今晚冷得不得了。上海到了晚上就刮风,挺冷的。

12月2日

可能是夜里太冷了,大家很早就被冻醒了。早饭前,大家唱歌、互相开着玩笑,甚至还有不洗脸就吃饭的人。由于10时敌机来袭,所以禁止我们上甲板。船很快就出发了,11时通过吴淞口,仍不被允许到上边去。被炮弹轰炸过的吴淞口历历在目。凡是可以称之为家舍的房子,不管多小,都有弹痕,真是惨不忍睹。看到好像是榴弹重炮部队的人拉着战车、喊着万岁过去了,码头上卸货的士兵也在挥手呼喊,大概是渴望已久的新的增援部队终于来了吧。地面上草木青青,如同国内的早春时节,麦田里泛着青绿的光泽,河的左边呈现的是这般悠闲的景色。

河右边的士兵们正紧张地走在一片弹痕累累的废墟上。此时船已靠岸,停在飞机场附近。

飞机在频繁地起降。昨天发的食物一直吃到中午,2时左右晚饭已经做好,5时又把第二天吃的两顿饭做好了。上边终于下达了明天登陆的命令,要给父亲和九州那边寄信。

12月3日

终于要上岸了,所以提前开始准备。船又返回到吴淞口。8时30分准备下船,收拾好后来到了甲板上,看到一具被水浸泡膨胀起来的支那人尸体漂了过来,并引起了骚动。

10时,若松联队开始下船,然后把枪支架在水产学校广场前(这里曾是战场),休息。随后我们参观了被炮击过的水产学校。敌军挖的前线战壕距我军挖的战壕仅有一百米之隔,学校遭受了近乎疯狂的猛烈轰炸。马横躺在地上,肠子都被炸出来了,散发着臭气,令人不堪目睹。狗大概饱餐了一顿。弹痕无明显的形状,好像都是从军舰上发射过来的炮弹,被普通子弹打中的地方也相当多,现在此处已成为石井部队的仓库。

接着参观了被报道过的曾发生过激战的吴淞炮台。大炮同先前在上海事变^①时被破坏的一样,还有一些被轰炸的痕迹,甚至还有一枚未爆炸的炮弹。炮台旁尸体无人清理,已腐烂,只剩下衣服和骨头,奇臭无比。令人恐怖的残酷的战场,我们一直参观到12时才结束,颇为感慨。中午吃的是有酱汤的菜,我累得都不想吃了,幸亏有随军小卖部,算是救了我。从1时15分开始休息,休息后要步行到大场镇。

3时离开吴淞镇,向上海方向前进。再一次目睹了昨天从船上看到的饱受战争创伤的街道,也看到许多在路边静养的伤兵,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今天的行军里程是四公里,我以为在同行人中怎么也会有我认识的人,睁大了眼睛寻找却连一个也没找到。正在工作的士兵看到我们的队伍通过时,都跑过来看我们。途中经过四次休息后到达上海。6时30分左右天色暗了下来,9时终于到达宿营地。晚饭吃的是干面包。好不容易把装备卸了下来,中队下来命令,到办公室听各中队传达命令,把被子集中起来睡觉。现在是11时,这里是康公学校。

12月4日

上边下来命令,今天早上做盒饭。还有此处是日本人经营的纺织工

^① 指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厂的宿舍,不得损坏桌椅及其他物品。传达完指示后开始做饭。9时吃早饭,烧水洗澡擦身时已经是吃午饭的时间了。下午给父亲寄信,介绍了登陆的情况。

士兵们精力充沛,有的在街上征缴着各种物品,有的洗衣服,有的洗澡,都在忙碌着。街上又脏又乱,连一个支那人的影子也没看见,很冷清。因为生水不干净,不能用,因此连脸都没洗。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这里的宿舍东边也被敌军的飞机炸坏了,屋子的主人丢下家具、被褥等就逃命去了。前边的队伍曾在此宿营,脏乱至极。

部队明天向南京方向前进,下午3时准备工作已毕。为了跟后方司令部派来的人取得联系,今天去了街上。回来时买了罐头、乌贼鱼、方糖什么的带回去,然后马上带路让人把毛毯、军官行李运到了大日本纺织工厂。一直干到6时左右。晚饭吃的是南京米,很难下咽,只好吃羊羹代替晚饭。晚饭后发了米、干面包、罐头。将传令的任务交代给高木上等兵,10时30分接受命令后返回,睡觉。

12月5日

6时起床,7时40分列队集合,8时出发。穿过上海平凉路向南行进,目睹约四十条街区被炸成废墟的上海,难以说出内心的感受。来到日本街时才终于有了一种城市的感觉。日本街上的商店都在营业,队伍走来走去,十分拥挤。虽然电车、火车都不通,但是汽车、摩托车疾驰穿梭。有一处中国建筑夹在英美两国建筑之间,可惟独中国建筑物被炸毁,轰炸目标之准确令人吃惊。穿过日本人街来到闸北区,此处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它在向我们诉说这里一定发生过殊死的战斗。一出市街就看到尸体浸泡在水中,马倒在地上已经腐烂,不断散发着恶臭。

部队来到真如(无线电台附近),可以看出这里也曾发生过激烈的城外战斗。战场还未打扫,我军的铁盔、药盒、弹药等杂乱地堆积在一起,还有缴获的武器,人马尸骸已经腐烂。

附近有大片的水田,人们还未来得及收割就逃走了。还看到用棉花当褥子睡觉的地方和立在路边的我军战死者的墓牌。道路沿线的大房子里都驻扎着我军,好像主要是第一〇一师团的炮兵和辎重兵。

在真如吃过午饭后继续行军,有人已经疲惫不堪,我也走得腿都疼了。走到南翔附近时,看到阵地上挖了一条战壕,应该是我军的战壕,里边灌满了水,听说曾有士兵在里边待过一星期,滴水未进,真够可怜的。

4时到达南翔,在街边休息。这里有海军的随军小卖店,生意兴隆。休息30分钟后安排宿舍。今晚的宿舍是房顶被炸毁、没有墙、铺上草就睡觉的地方。如果想喝水必须走半里地。到宿舍后,我和木村开始找做饭的锅。此处曾被轰炸和掠夺,衣服脏乱的死人横躺在那里,异常杂乱。卫兵在巡逻,海军和陆军也出来了。在烟熏火燎中一直到9时30分才做好明天的午饭,今晚和明天早上的菜是酱汤,中午要吃的菜是酱汤和一点难吃的福神咸菜。在烟熏和寒冷中睡觉。

12月6日

早上寒气逼人,河水已结冰。本应该4时起床,可我们都因为冷,2时就起来烤火了。早饭是在黑暗中吃的。5时30分列队集合,6时因为黑暗,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在一片混杂中开始向若松方向前进。今天太冷,大家都被冻得捂着脸。6时30分左右天亮了,开始第一次休息,吃早饭。

上海道路平坦,我们是沿着沪苏公路向西前进,笔直的大路有一公里长,途中到处都是人马尸骸。这里好像进行过追击战,路边上一辆汽车被击中,汽车周围都是尸体,大概是想乘车逃跑,没来得及跑就被击中了。好像车轮胎都被我军卸下取走使用了。也不知究竟走了多少路,大家都累死了,我也累得腿疼。吃过午饭后经过的一条路可谓尸骸累累,弹药、各种各样的工具散落一地,简直无落脚之处。战争难道是如此无情吗?遭受猛烈轰炸的吴淞口、发生过惨烈战斗的上海闸北地区、真如无线电台附近的累累尸骸、我军战死者的铁盔和弹药、溢满了水的战壕和铁丝网、遭受猛烈轰炸的南翔,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战争真是太无情了。我对战争第一次有了切身的体会。士兵们对此却无动于衷,看到田里、地上、水中的支那人尸体,一边说他们是在睡午觉,一边就从他们的身边过去了。行军的路上还不时会看到横躺在路边的人马的尸骸、翻了的汽车。告诉说就剩四里了、就剩三里了,却迟迟到不了目的地。45分

钟的行军路程长得让人难以忍受。6时30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可还有一里多的路程。尽管如此,一路上因为有佐藤君和我一边走一边聊家乡的事情,还算不错。

7时30分到达昆山的宿舍。这里还是没有电,被破坏了。清理好马厩和角落里的尸体后才能睡觉。今天太晚了,吃干面包。应该8时30分下达的命令,11时了也没下达,这说明明天将在此停留,可以放心地睡觉了。

12月7日

凌晨1时40分,突然听到了说话的声音,是中队长。命令我们8时集合出发。本以为今天在此地驻扎,可上边突然命令我们三日之内与大部队会合。2时左右领来了米和罐头,马上做饭,准备好后又睡了。

早上7时,作为营地设置人员排好了队,可因为人多了起来,所以和高贞先生等人一起先一步出发了。由于超员,设营人员改坐汽车。先走一步的我们也想坐车,但遭到拒绝。大概走了三里地的时候,卫生队的运输马车从旁经过,便请他们代拉行李,最后甚至连人也拉上了,除了路上吃午饭的时间,一坐就是五个小时。

沿道路是一条河,河上有船在运送部队和行李。部队也会乘坐今天刚开通的火车。我坐在马车上一边听介绍一边参观,为我介绍的是7月从名古屋来的辎重兵。道路两旁仍然是人马的尸骸。

到苏州约十二里。临近苏州时,终于看到了一座山,从两里地之外就能看见城里的一座塔。

4时30分左右到达城门口,与运输队的人告别。此时不紧不慢的郡君正在喝酒,宫城君和山下君也来了,说是坐船来的。在船上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还洗了衣服。郡君请我喝了啤酒,这味道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由于那啤酒香醇可口,自己也去买来一瓶喝了。一瓶0.25元,真够便宜的。喝完酒摇摇晃晃地向宿舍走,走了一里多路到达宿舍。今天是给机关枪队安置营地,地方还不错。作为先头部队有很多人今天提前到达。有乘汽车的,有乘船的,也有乘火车来的。做饭等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晚上 8 时 30 分大部队到达。

今晚差不多可以睡个好觉。

12 月 8 日

早上 6 时从苏州出发,今天的行程是 16 里。我和大谷、岩佐早走一步。8 时左右抓到一个支那人,于是让他帮我们扛东西,走 30 分钟休息 5 分钟,这样一下子就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这个人力气大,走路也快,给他干面包吃,他高兴得不得了。10 时左右爬上了山冈,眼前右边的高山上如同在沙盘上造的感觉,美丽的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来到这里后,那个人不想再往前走,一心想回去,他累得脸都发青了。我们赶紧给他干面包吃,让他休息了一会儿后,他的精神马上好多了,接着又拼命地跑了起来。听说他是跟在台湾的重藤部队的骑、炮兵一起回来的,要一直走到上海去。快到中午了,走了有五六里地,给了他 0.2 元钱打发他回去了。

与部队已经拉开了相当一段距离,我和大谷决定先睡个午觉。岩佐又拉上一个支那挑夫要一起走。天很暖和,身体很累,本想睡半个小时,结果一睡就是一个半小时。醒来时听说第二十九联队刚过去。等我们追上中队时,乘汽车先走一步的人一个也没发现。我又去找郡君,说是他今天也是乘汽车走的。失望之下,继续往前走。走得累极了,又休息了 30 分钟。后来我们和掉队的人一起走。6 时左右,部队补充热水,集合之后继续前进。重机枪队中,中队长以下有 37 人。行程还有八里左右,天黑加上疲劳,非常困。一会儿碰到这个,一会儿碰到那个;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地往前赶,心里直盼着快点休息。一听到休息的命令,大家都扑通一声坐到了地上,15 分钟的休息时间居然睡着了。

凌晨 3 时 30 分,几乎都累得走不动了,又累又困,听说还得走三里路,士兵们都不想再往前走,结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房子里好好休息,只是重机枪队的一部分人不再往前走了。

12 月 9 日

得知我们自己的部队并未出发,吓了我一跳。马上从临时借住的宿

舍出发,向无锡方向前进。路上抓了一个支那挑夫扛东西,10时到达无锡。(在通往无锡的路上,一个村庄里好像驻扎着士兵,好像发生了火灾,天空都映红了。距无锡三里远的地方也发生了火灾。)

来到无锡后,首先要做饭。(在路上向第五十八联队可能是炊事班的人要了两个饭团充饥,好吃极了。也许是因为从昨天夜里开始吃的都是干面包吧,或许是因为用黑手抹了酱的干面包变好吃了。支那兵也一样吧。)

郡君早就到了。他领我去了洗澡堂,我可是好久没洗澡了。今天休息。高桥真上等兵因生病去就诊,结果他被留在收容伤员的卫生站。

下午去城里征缴食品时迷了路,到了5时才和木村上等兵一起返回。今晚去接受命令时发生了火灾,听说是支那人点的。一个人走路有点害怕。

12月10日

今天从无锡行军六里路到青阳镇。我和郡君、丹治君、管野均等四人一组乘车前行。由于是石板路面,汽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不过汽车性能较好,还算放心。大家都用了支那挑夫,因而一个中队变成了两个中队。昨天行军带来的疲劳感仍未消退,走路时腰部疼得让人受不了。今天的行军比较轻松。即日起运输指挥官为佐藤中佐。即日起上海军司令官由(朝香宫)鸠彦王将军担任。

今天支那人和我们士兵各占一半,青阳镇上的火势仍很凶猛。大谷君和另外两三个人先到一步,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今晚喝肉汤,吃香葱,好吃得直咂舌头。大家都很开心。半夜里有人拿来了南京豆,大家再次一饱口福。

12月11日

今天的行程是从青阳镇到常州,要走18里。我们四人一组打头阵,以每走一小时休息十分钟的速度前进。路况很差,走了一个上午与大部队也还差了一公里左右。下午让运输队的马拉着前进,速度一下子快了许多。汽车驶过时扬起的尘土把大家的脸弄得跟红糖似的。5时30分

左右到达常州。看到有随军小卖部,便跟郡君两人花3日元买了羊羹和糖,傍晚,让运输兵在我自带的盒饭上洒了一些酱汁沾着吃了,味道简直是终生难忘。

行进到三岔路口时不知该往何处走,就在等待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进城后又走了一段路才到达宿舍。都是很大的房子,我们住在一个有四扇好像寺庙大门一样的大房子里。今天在支那人的床上睡觉,睡得很香。

12月12日

今天从常州到丹阳,要走12里,我们准备走近路,有九里左右。路况恶劣,异常难行。我们让运输队的马车拉着我们走了半天。午饭是和齐藤(在小笠原读卖新闻分局工作)、完山等人一起吃的,菜呀、肉呀、罐头什么的好好地饱餐了一顿。我给了他们两块羊羹,他们给了我两个罐头。午饭后又让马拉着前行,可是马也累得大汗淋漓,不得已我们只好自己吭哧吭哧地往前拉。

傍晚时我们又追上了运输车队,跟齐藤一起行军。齐藤的马因腹部痉挛,已成为预备马了。我和齐藤边聊天边走,在火红的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喇嘛塔下。夜幕降临,我和齐藤告别。此时丹阳火势正猛。天黑了,我们虽然知道大概的方向,可还是不知该往哪里走,摸黑进了城里,到处都在燃烧,找不到住的地方。

在桥上等了一会儿,又开始一点点地往前走。又走了约一里路,终于找到了宿舍。这里好像没有部队来过。大谷君又先到了,今天准备了很多酒,大家非常开心。郡君领我去洗澡,睡觉时已是12时了。大部队是在11时到达的,今天睡觉的地方不太好。

12月13日

4时被冻醒了。今天的早饭自理。8时列队集合,要从丹阳走到镇江,约八里的路程,今天的行军是最后一次。昨天四个人中的菅野今天不在,我们三个人跟在部队后边走。虽说今天到处都有残敌,不太安全,虽然新路不太好走,但也一路顺利。正午时分,我们在部队的前边走。

一路上尘土飞扬，一起行军很困难。在路上遇见佐藤武雄，帮他背行李一起走。6 时许到达宿营地，掸去尘土、洗完饭盒后进入宿舍。这里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第六十五联队全部住了进去。伙房里一片混乱，机关枪第二分队只有我一人，什么准备也做不了。高贞也来了。

大部队到达之前，和郡君一起洗了一个洋式的澡。大部队 8 时到达。之后开始做饭，晚饭吵吵闹闹地一直吃到 10 时过后。这里到处都在燃烧。

行军途中想睡觉，到了宿营地又没电，根本没时间记日记。今天有电，所以一直写到 11 时，补记了两三天的内容。喝了一口俄罗斯的酒，还真呛。

12 月 14 日

虽不了解今后的计划，但终于决定自今天起要向南京挺进，追赶两角部队的主力。从今天开始断粮了，必须在当地征缴。第四中队充当征缴中队。

上午 8 时整队，我们作为征缴汽酒的人员，跟着别人走了近四公里。但不巧的是，昨天一夜之间啤酒厂被烧，一切都毁了。玻璃瓶爆裂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炮声。厂对面有砂糖仓库，仓库里装满了砂糖。没有办法，大家只能各带一些砂糖回去。

部队本来等着我们带啤酒回来的，可期待落空了，大家只得失望地出发了。上午 10 时，路过天野先生所在的本部附近，遗憾的是没能去见他。

高田的山炮部队正在宿营，正好在那里休息，也有想见一面的人。我出发离开小镇时，中队长提醒说要千万小心残败兵。今天起，没有随身可带的食品了，因此，中午前必须回到宿舍。但是很不顺利。

11 时左右，碰到先抵达的第一〇四联队的人。虽然见到了高桥行雄、小形龟一郎、桥本源内、田村喜久雄、熊谷清吾及高桥虎男等人，但也只是和他们“哦”地打了声招呼。熊谷给了我冰糖后就走了。

只有第六十五联队向南京进发，其余的留在镇江，渡过扬子江去对岸，大概是去和对岸的部队会合吧。下午行军途中，山顶有残敌出现，并

向我们开枪。

4 时左右发现了村镇并决定在此住宿。士兵休息,军官则继续前往侦察并分配宿舍。我是传令兵。一到宿舍,各人便按其所好出去征缴物品了。大米是第四中队搜罗来的,每个人都勉强分到一合^①。今晚,各人将自带的两合米放在一起,这些米要维持到明天早上。我们五个人到很远的村庄去征缴,征缴来了两只鸭子、两只山羊、一头驴,然后开始做饭,晚饭是 8 时吃的。

这个村镇叫高资镇。

12 月 15 日

早饭是昨晚的剩汤和半份米饭。8 时 30 分出发。眼前广袤的原野一望无际,今天走山路。行军途中与骑兵第十七大队相遇,他们是回去守卫镇江的。看到午饭是米饭中掺着大量稗子、瓜子、稻糠等的东西,笑着说:“中午饭是不能吃的东西。”

下午走的是左侧的山路,沿山的左侧绵延数里都是挖好的战壕,有些地方还建了水泥碉堡。由于今天饭吃得少,感觉很饿。我和郡君两人吃了两块干面包。到达今天的宿营地龙潭镇时已经是下午 5 时了。

快要到龙潭镇时,杀死了一个残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水泥厂。今晚搞来了两斗米、两只鸭子、两头猪、菜、中国酒和做酱汤的酱油,还找来了小豆,用小豆做的小豆羹好吃极了。红豆饭和鸭肉汤吃得直咂嘴。今晚大家都睡在床上。

12 月 16 日

作为征缴队员,早上 7 时 20 分列队出发,其他队员则是 8 时 30 分列队出发。因为 7 时才起床,我吃了点小米就走了。半路上迷了路,才走一半的路就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今天缴来了很多东西,有猪、米、山芋等。虽说征缴没费劲,可中午吃的红豆饭,米太硬,不好吃。不过煮的猪肉还是很可口的。

^① 日本计量单位。一合约 0.18 公升。

午后2时30分到达东流镇，从龙潭镇到东流镇要走四里地。到了镇上分配好宿舍后，又去忙于征缴，要征缴到大部队到达为止。今天缴来了米、豆腐、小豆、砂糖、猪、山芋、蔬菜、锅什么的。队里还缴来了蔬菜、米、鸡、山芋等，今天的晚饭一定极为丰盛。

傍晚，我去来自西白河和相马的人那里玩（跟大谷君），他们请我吃了晚饭，还给了我一点砂糖。返回时，分队的人已经吃过晚饭了。接着我们又开始吃，吃山芋。今天光是吃了。郡君晚上来我这里跟我一起睡。7时30分，出现了残兵败卒，杀死了其中二人。傍晚，第十六联队的一部来扫荡残兵。

今晚加强了警备，特别安排了下士站岗警戒。重机枪第二小队第二分队那边失火了，有人日本刀被烧了，有人背包、水壶、饭盒、钢盔等物品被烧掉了。

12月17日

5时起床，今天喝鸡汤。因为郡君来了，要款待款待他。

7时40分列队出发，往上元门方向前进，约六里的路程。中队长提醒大家注意路上的残敌和地雷。路上发现了残敌，手枪队的尖兵向他们开了枪。今天腿不疼，天公也作美，都走出汗来了。水壶里的水不够喝了，就喝起小溪里的水来。今天走的路在支那是少见的，山连着山，岭连着岭，一直在翻山越岭。时常有流弹擦头皮而过。吃午饭前在一个被杀死的像是军官的人身上搜出两百多元，大家把它分掉了，我竟得了45元。

今天朝香宫及松井大将来南京参加入城仪式。下午3时左右，飞机三机一组，飞过去了九组。从山冈上望去，南京城就在眼前，顿时精神百倍。

下午5时，抵达驻扎着两角部队的扬子江岸边，领取了粮秣后去了宿舍。傍晚刮起了风，还飘起了小雪，是个寒冷的夜晚。安排我们六个人在六尺来长的栅栏里睡觉，虽然挤得难受，但还挺暖和的。

【栏外】在平安路上往南行进。

南京的俘虏约有十万人，为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师团所捕获。

第六十五联队捕获俘虏为 12 000 人。

12 月 18 日

今晨和昨天不一样，又刮风，又下小雪，是个风雪交加的天气，相当冷。7 时许起来，和中山君两人做早饭。

说是 8 时 30 分要队列，于是匆匆忙忙地去排队了。9 时出操完毕，阅兵结束后是训话，接着由佐藤曹长将我们分配到各队去。让我去松泽准尉所在的第七中队，郡君和我在一起。第七中队现在是军旗中队。来到中队，我被分到指挥班，郡君去了第一小队第四分队。大谷君去了第三小队。

上午我们去了大队本部，后藤大队长训话。回来后，中队长矢本中尉训话，听完训话我们分别去了各自分队。下午，全体出去处理俘虏。我因为在指挥班就没有去。到昨晚为止，共杀了大约 20 000 名俘虏。听说扬子江边有两处尸体堆得像小山。已经 7 时了，处理俘虏的部队还没回来。

吃饭前，我去看了附近的南京要塞，我真为它的完善而感到惊讶。看完后就回来了。可惜啊，那么完备的要塞建好后几乎还没派上用场，人就先逃得一干二净了。好像要塞是第八中队和第五中队占领的。

12 月 19 日 幕府山要塞

早上 7 时 30 分列队集合去扬子江边清理尸体。到现场一看，我吃了一惊，那儿横七竖八地躺着几百具尸体，因为全被浇上油烧过，所以散发出恶臭。今天师团全部勤杂兵都参与清理尸体工作，一直干到下午 2 时结束。3 时吃午饭，马上又开始做晚饭，5 时 30 分吃晚饭。清理尸体时见到了松川来的菊地君，他说这里的要塞叫马尾山要塞。好像是工兵部队爆破了炮台，干得很漂亮。这里叫幕府山要塞。

12 月 20 日 浦口镇

上午 9 时 30 分，以军旗为前导，渡过扬子江向某方向出发。在南京码头给家里和叔父寄了明信片。午饭是在火车站吃的，火车站已被炸得

面目全非(浦口火车站)。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大队上岸。下午2时出发,行军约四公里。下午4时抵达宿营地。至今天为止,第四十一联队(福山)一直驻扎在这里。这里有许多粮食、香烟。很想在这儿至少待上一天。今天晚上在办公室做了豆沙馅糯米饭团。馅太甜,腻得大家都吃不下去。晚上,吃了好多花生,几乎要吃坏了肚子。半夜里忽然醒过来,肚子开始剧痛,都是因为吃了太多花生的缘故吧。

12月21日 西葛镇

上午9时列队出发,行程是六里。早上6时起床做早饭,做饭时放了糯米,结果没做熟,各人又用饭盒重新煮。

匆匆忙忙列队,接过军旗在第一大队最前面出发了。昨晚吃了花生,现在还觉得肚子不舒服。路上所有的桥都被烧毁,行进极其困难。汽车完全不能通行。工兵队在拼命地抢修。午饭只吃了一点儿。下午5时左右到达宿营地。没有井水,只好用浑浊的河水烧饭。今天我们接到新的命令,不再担任军旗中队,而改为先遣队。上边命令明天向残留败兵的城镇前进。

12月22日 西葛镇 距全椒县六里

先遣中队于早上6时30分列队出发,翻译在前面让村民带路,黑暗中在田埂上疾步穿行。8时左右天亮了起来,天气很好,大家都走出汗了。也许是走得太急了吧,大部分人都用了挑夫。10时30分左右路过一个村庄,村庄里的人为了表示欢迎,又是放烟花,又是送炸鱼炸虾和其他点心。

1时40分到达警备地全椒县。派一名翻译和一个分队作为先头部队去搜索城里的残余敌兵,得知没有敌人后,先遣中队一直开到城里等待大部队的到来。等了大概三个小时。其间当地居民做了旗子,拿着爆竹来欢迎我们,还有送热水的。

5时左右,命令我去城里找翻译,在城里找遍了也没找到。5时30分军旗中队打头阵最先进城,之后各自去了宿舍。我和郡君一起用支那人的设施洗了澡。

12月23日

早上6时30分起床,7时点名,然后洗了衣服。雨滴滴嗒嗒下了起来。吃过午饭后和郡君一起去街上征缴东西。雨还在下着。路上遇见了目黑君。回去时去了在物资运输队的伏见君那儿玩,品尝了许多美味之后回到宿舍。今晚又是吃肉,好吃极了。明天有人去上海,给父亲、木村、和山上写信,好让他们代寄。

12月24日

早上7时起床,起床号响了。大家都在说军号响说明一切正常。警备地区也变得安定了。昨日的雨说停就停,今天是个大晴天。吃完早饭后,拿着炸好的鱼虾去郡君那里,两人又去洗了澡。晚上,又下将棋又打扑克,玩到10时左右才睡觉。

12月25日

今天开始每天三人轮流做饭,其余的人睡觉。早饭后,为办公室传达命令、打扫休息室,去街上征缴猪、蔬菜。今天征缴来了四头大猪和足够吃一星期的蔬菜。现在每天就这样,整天忙着做吃的。今天开始只吃早晚两顿饭,所以晚上做了饭团子,和铃木、大须贺他们饱餐了一顿。

12月26日

早饭吃到9时多,然后三个人去踢球。踢了球以后搬来了一个乒乓球台,玩了三个多小时。2时左右进了指挥班昨天建的乌龟式澡堂洗澡,洗得很舒服。下午5时,听日值下士报告情况,晚上8时点名,一切正常。

12月27日

早上6时59分起床,各小队点名后向值班士官报告情况。早饭后,做了一会儿事就到了去本部开会的时间了。会上就举行慰灵仪式的事情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中队向中队长汇报的时候已经是2时了。之后开始写命令,5时让卫兵发送,我下岗。晚饭后锻炼身体,打乒乓球、推

铅球、摔跤等。今晚我又回到复归联队的关根某指挥班，一共有 17 名队员。

12 月 28 日 雪

因为师团长、旅团长要来各中队，我们要清扫道路。一部分人在五十岚班长的指挥下做炭炉。10 时下起了雨，傍晚转成了雪。雪使逃到野外去的支那人陆陆续续回到家里。我们住的这家人也回来了，我们不得不给他们腾出房子，搬到办公室去住。郡君傍晚下岗回来。各小队已经做好了明天要用的花圈和插花。

12 月 29 日

夜里雪停了，早上很寒冷。10 时列队集合去路上迎接旅团长的到来，然后同去参加慰灵仪式。11 时仪式开始，祭奠小田中佐以下 679 名勇士。师团长阁下没有来。六名随军僧侣及支部长一起举行了法事。12 时仪式结束后，各自回宿舍。今天真够冷的。下午和郡君一起去征缴棉被，结果被支那人赶了出来。

12 月 30 日

明天我的工作是在办公室抄写死伤人员名单，傍晚在中队办公室的门前已摆上了门松，这是大须贺用很结实的绳子扎的，各小队门前也都摆上了门松，充分体会到了过年的味道。

将寄给阵亡者的慰问品送给了当地住户，打开一看里边祭奠战死者的信有好几封，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死者家属在得知亲人离去时的悲痛心情。今晚是中队长专门指导，晚上吃的是有肉菜的饭。

12 月 31 日

夜里 12 时接受命令，今早 7 时 30 分列队集合前去讨伐。情况如下：在第一〇四联队警备区域内出现两百多名敌人，与其交战的第一〇四联队的部队现在情况紧急，于是，命令第六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的第七、第八中队和第二机关枪中队前去支援。要求轻装上阵，携带头盔。

因天气不好,带上了外套。10时30分行进了两里左右,接到联队发来的敌人已逃散、速返回的命令,就这样转了一大圈后回去了。正午时分到了一个村庄,有的村民一看到我们抱起被子就逃,有的村民则来到村头燃放鞭炮迎接我们。返回途中,只要是休息就去抓鸡。下午4时到达宿舍。宿舍里有陆军军部发来的慰问品和乌贼鱼、罐头、砂糖、年糕、枣、羊羹、冰糖、米、酱、粉酒、苹果等食物,大家高兴极了。晚上每个小队都痛快地喝啊,尽情地闹啊。昭和12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无暇反省、无感想、无意义地度过了。

中队指挥班人员如下:

高松彦四郎、五十岚新次郎、大寺隆、菅野上等兵、铃木三郎、大须贺升一、高桥直市、油井正助、关根贞丸、关根久三郎、田中悦记、田中武夫、马上寿雄、铃木秀夫、谷勇、山本。

1938年1月1日

早上7时20分列队,全体到距宿营地两公里的小高地集合。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8时20分),我们对着太阳,向远隔万里的皇宫遥拜。转眼间太阳开始升起,威严无比,《君之代》奏响之际,正是太阳将要离开地面的一刹那。太阳离地两尺的时候,联队长带领大家齐声高呼万岁。我举起刺刀发自内心地脱口呼喊。阳光和刺刀交相辉映,那一刻令我感慨万分。接着联队长进行新年致词,致词结束后,在后藤少佐的带领下,全体三呼万岁后联队解散。接着第二大队在此地传达大队长命令:我大队明天将去清剿残敌,做好去一天一夜的准备。

一直都是阴郁的天气,今天一下子晴空万里,过了一个心情舒畅的元旦。因为过元旦,发了很多零食,有江米糖、南京豆、橘子、苹果、梨、金团羹、松明罐头等。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愉快的元旦。正午时郡君带来了自己做的小豆羹和我分享,我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应该在过元旦时吃的大菜,算是把年过完了。

1月2日

早上7时30分列队集合,8时轻装出发去清剿残敌。午饭吃的是昨

天做的饭团。吃午饭的时候进了一户人家，那家人炖了一锅芋头，我跟着大家一起吃了。也许是吃了魔芋的缘故，傍晚肚子开始不舒服。3时30分到达一个村庄，本队在此宿营，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及另外一个小队到下一个村庄宿营。我们回到宿舍后忙于做晚饭。刚抓起一只鸡就听到砰砰两声枪响，一时以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这时传令骑兵报告说：在距此地两公里的地方与差不多两百名敌人遭遇。听到报告后我们马上出击。然而敌人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撤退了，我们继续追击敌人。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个山上汇合，晚饭就是干面包，休息到8时后继续前进。摸黑走了两里多的山路，11时到达了我们的落脚的村庄。我们提着刀悄悄地往城里走，没有发现敌人。来到大行李部队的驻地，要了一些吃的东西充当晚饭。把第二天的饭做好后睡觉。回宿舍后杀猪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

1月3日

上午8时出发，所以7时起床。昨天开始肚子有些不舒服，加上夜里可能受凉了，腹痛、腹泻。

早上起来肚子就疼，想去厕所，可是因为8时就要出发所以没来得及去。等到9时30分也没休息，一直到了10时好不容易才休息，马上去厕所，感觉好多了。这里是昨天准备停留的地方，吃过午饭后又去厕所，基本上已经好了。可是饭后的行军异常艰辛，一直走了两个小时后才休息15分钟。休息后感觉又不太舒服了。大家都在为狩猎野鸡而感到兴奋，我却脸色发青，不得不待着。第七中队在这里和大队分开前行，可我肚子疼想去厕所，无奈，急急忙忙去厕所。我和田中就走在了后边。好像每个人都打到了两只鸡，办公室抓到的20只鸡让挑夫挑着。

返回时由于绕得太远，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宿营地。今天至少走了十里路吧，每个人都筋疲力尽。

回到宿舍一看，从各处寄来的信有五六封，是铃木等人寄来的，还寄来了包裹。拿出点心请大家吃。

1月4日

为了奉读天皇圣旨，7时30分列队集合。奉读仪式在全椒中学举

行。今天第五次补充队员也参加了列队,联队长训话以后仪式结束。今早见到了鹿岛来的佐藤敏伍长。今天的伙食棒极了,不仅如此,还收到了后方寄来的慰问袋,大家都沉浸在欢快的气氛中。本来慰问品只限于前三次补充队员,但给予办公室以特殊照顾。我的慰问品是女子高等学校名字叫安子的学生寄来的,都是一些一般的东西,有朝日画报、糖、牛奶糖、手纸什么的。给清君和稔寄信。吃了四个鸡蛋,病已痊愈。

1月5日

应该7时起床,但我8时30分了才很不情愿地起床。早饭时间是9时。

没有事情的军官去参加新年宴会,我们则做一些明天出发的准备工作。今天在伙房当班的人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饭。给志贺大佐、岩崎大佐、九州、太田等人寄信。

今天又收到五六封信,怀着兴奋的心情写回信,写得累死了。9时睡觉。军队里的荤笑话有意思极了。

明天让我留守警备。

1月6日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夜里突然命令我留下来警备,早上孤零零地送指挥班的队员及郡君等人出发了。大家走后,我不由得感到寂寞和空虚。清理东西,请示指示,一天就打发过去了。包裹和信件堆得像小山似的,我们却不觉得高兴。晚上只有三个人冷冷清清地吃了晚饭。留下来的人有:松泽准尉、高桥伍长、油井君、田中君和我五个人。

中队担当警备的地方是腰铺,离这里有三里地。今晚给班长写信写到12时,也给木村武夫、仓田康男、原田达二、横山荣米等人写了信。

1月7日

早上7时起来去厕所,看到离点名时间还差30分钟,便又躺下了。谁知再睁开眼的时候已经睡过了头,只听见值日生在喊,于是急急忙忙起床去报告。

今天寒气逼人,这两三天明显冷起来了。早饭还没吃就听说今天的会议是9时开始,便飞快地跑去开会。又饿又冷地开了三个小时会,难受极了。开完会后打电话向中队长汇报。整理死伤人员的信件,度过了繁忙的一天。高桥班长从今天开始要去联队本部工作了,中队派五十岚班长和大竹班长来接替他的工作。傍晚曹长给大家发薪金,办公室顿时热闹了起来。领完钱和小辈们上街玩去了。元旦时摆放的门松大部分都倒了,大唐国土上过的元旦竟也是日本似的晴空万里。有的门上还贴了川柳句。

1月8日

7时30分点名,没有报告,做饭。办公室的工作异常繁忙。因为人手少而不能去征缴粮食。但是今天是陆军建军日,因此经理室拨给我们许多好吃的东西,有面果子、国产米、酒、鲷鱼、酱油等。国产米的味道真是久违了。曹长和田中君今晚住这里。从今晚开始,第一小队的阿部君和丹治君也来了,办公室变成一个大家庭了。

1月9日

今天从联队里再分出甲乙两个中队来,我们中队也抽出21名队员,他们今天10时从腰铺返回。听说郡君是在我去开会的时候回来的,没见到他。原本想把我做好的一副耳套送给他的,太遗憾了。

今天依然很忙,去接受指示,向中队长汇报,整理包裹,将废旧物品打包。一封信也没写,日记一篇也没记,躺下就睡。不知何故,冰糖却一直在嘴里含着。经理室又拨给我们一些东西,有米、冰(砂)糖、柿饼、金团糕、三个球拍。

1月10日

甲乙中队成立后,靠第八中队设宿营地。接到命令后,邮件一概不送了,这样我倒空闲了起来。给水泽、绀野、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寄信。让支那人做了一顶防寒帽,他们对我不错。吃晚饭时乙中队的人不在,曹长也不在,挺寂寞的。

1月11日

包裹已堆积如山,贺年卡也寄来了很多,不过暂时没有我们的。来了一份12月31日的报纸,甚觉新奇。今天要传达的指示不算太长,也不需要特别补充什么。傍晚去取了一些蔬菜回来,好久没干这事了。

1月12日

去点名、报告情况,返回时打电话问是否有去腰铺方面的车,得知对方马上出发,赶紧回去叫醒了丹治上等兵和田中君,三人抱着信件和包裹去桥上等汽车,在寒风刺骨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冻得够呛。

早上忙得顾不上吃饭就去领毯子、开会,下午也是一直忙着与外边打电话联系。虽然忙,但第三小队做的带肉的饭菜好吃极了。给广岛的前岗、铃木、大规、雅君、武者君小武等人寄信。

1月13日

如果再有一点风的话,感觉会更冷。可令我吃惊的是既不下雨,也不下雪,甚至不刮风。今天,雪刚下了一会儿就停了。今天要传达的命令不长,太好了。2时30分左右,中队长以下人员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每个分队都得到七八匹马、三四十只鸡。

今晚要忙到11时,现在已经是11时。

给父亲、新平、齐藤大尉写信。

1月14日

今天不冷。已经阴了两三天了,看样子要下雪了。第一小队作为82高地的警备队今天下午出发,郡君也去了。今天进行枪支检查,由于让我到办公室工作,便把擦了一半的枪交上去检查,结果他们提醒我注意保养。这支枪是三天前得到的,是已经到联队本部去的高桥班长的。

这几天有关凯旋而归的话题在士兵当中是最受欢迎的,这是从青岛方面过来的人说的,令人信服。

今天收到了慰问信。给住在寻三的二本松小学的学生丹野寄子写回信。

1月15日

中队命令各队出发,第一小队担当82高地的警备工作,第二小队担任卫兵,第三小队负责工兵队架桥的警备工作。

下午没什么特别要写的,只是杂事一堆。晚上写信写到12时30分,给桐谷班长一封,给防火小组一封。

听说山炮兵部队的一部分人员接到了凯旋的命令。

1月16日

上午各中队自行训练,我因为办公室的工作没参加。

晚上6时突然鸣起警笛,马上披甲等待出发,被告知敌人兵力只有三百人左右,派一部分兵力就够了,所以让我们待命。据晚上6时传令兵的报告,出现敌情,昨天出发负责警备全椒县和滁县之间一座大桥的第三小队队长××少尉和工兵小队长去向不明。中队马上派出一个由轻机枪手和手枪手组成的一个分队去道路上警戒,并决定明天早上一大早由中队长率领一个小队(第一小队)前去搜寻。在惶恐不安中就寝。

1月17日 雨

早上7时列队出发,郡君也去执行任务了,甚为担心,于是我请求曹长让我和小队一起出发去看看他,曹长答应了。当我跟着队伍来到大队部门前的时候被准尉逐了出来,很遗憾。很担心郡君的安全。

上午接受命令和做印刷工作,下午让我协助进行立功调查,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所以没做好。我心想这下糟糕了,赶紧采取补救措施,可还是被准尉狠狠地骂了一顿,甚至说出把我从指挥班开出去的话来。我没说话,错误全在我。只是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修养了吗?我一辈子都要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接着,我一直被使唤到10时。让人心烦的春雨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下个不停。非常担心郡君。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昭和13年的1月17日吧。在雨中,孤独、寂寞地听着驴子在叫。

1月18日 雨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下雨,郡君他们不会出了什么事吧?!我真是非

常担心。傍晚,郡君平安地回来了。××少尉还是死了,情况是这样的:少尉、工兵少尉和司机三人一起乘车去侦察道路。侦察结束以后,踉踉跄跄地到村子里去找姑娘,但是中了敌人埋伏,他们拼命逃跑,还没跑到车子的位置就被抓住了,结果悲惨地死去。司机好像是先跑了出来。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在黑暗处,中队长手捧着少尉残缺变形的尸骸回来了。在悲痛中,为立功调查而忙碌着,一直工作到凌晨2时。

1月19日 雨

9时起床,比平时晚起了一个小时,刚做了一会儿办公室的工作就开始开会。正午时分,曹长被雨淋得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雨还在一个劲儿地下,这就是春雨,或许还会变成雪。立功调查的工作接近尾声,今天晚上提前结束工作。喝酒喝到了12时。联队收到了敌人寄来的贺年片。

1月20日 雨

一直没有停的雨,今早变成了暴风雪。为了警备,曹长率领第三小队冒雪出发了。今天不算太忙,过得比较轻松。晚上又是酒宴,我已经学会喝酒了。

1月21日 晴

持续下了两三天雨终于停了。今天早上特别冷,看到屋檐下结了长长的冰柱,不禁想起了家乡。立功调查的工作就要告一段落了。接受完命令返回时去了邮局,在地址不明的邮件中,发现了郡君的挂号信和小包裹,马上取了回来。打开挂号信一看,里边有一张汇款单,包裹里边有棉布、奶糖、冰糖,还有很好吃的船桥屋的点心。马上给好君去信。

1月22日

根据昨天的命令,今天忙着把剩余物品打包。就要准备出发了,今天只是接受了命令,无其他事可做。第一小队因为是卫兵,已经全部出发。下午3时,分发了天皇御赐的香烟。此外,中队长就下次作战行动

做了部署,提出了注意事项。今晚睡在郡君的地方。

(烟草分配如下:军官 30 支、下级军官 20 支、普通士兵 10 支、候补兵 2 支。)

(受伤士兵因发给他们御赐雕花点心,所以没有发烟。)

1 月 23 日

上午开会接受命令。

今天早上起得早,到办公室也早,大家很吃惊。尽管如此,我已经在郡君起床做好饭后才来的。下午 1 时,去立功调查室联系,傍晚回来。晚饭吃的是很久没有吃到的带肉的饭,吃得我只咂嘴,真是好吃极了!明天军装检查的工作今天已经做完了。

1 月 24 日

警备地区方面无要事可记,昨天把从第三后勤部领来的麻将,以及郡君和我的私人物品一起装进了中队的行李中。我现在是大队的后备队员。第一大队从和县返回。

1 月 25 日

从今天起,禁止发送一切信件。今天我领到了第一次发的薪金。12 月份和 1 月份一共是 20.87 日元。今天下午 3 时开会,团队长将在会上作报告,需要传达。今天晚上,我去了第二机枪队中山君的住处玩,晚上 9 时回来就睡觉了。

1 月 26 日

今天无要事可记。正午,第一小队去 82 高地换岗。下午 4 时,我去接受命令时得知,在滁县西边 16 公里处守备的第一〇四联队遭遇敌人的袭击(今天凌晨 5 时),损失惨重。

有鉴于此,联队发出了加强警备的命令。收到了父亲写来的第一封信。据清水的饭塚先生及妇女协会的消息,大米的价格现在是 12.30 元,然而现在不能寄发邮件,我也不能回信。

1月27日

昨天晚上,大队下达了明天即将出发的命令。

明天就要出发了,今天一整天忙于准备,特别是粮草、防寒物品的准备工作,非常忙。齐藤中队长接到了调令,他升任为少佐,将去北支那后宫部队当参谋。今天我收到了要君、佐藤君寄来的信。看了信后心情自然变得好多了。由于高桥班长要从大队本部来我们这里,所以急急忙忙给父亲、要君、佐藤君还有齐藤少佐写信,托他帮我寄出去。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了,今天晚上大家都早早地休息了。我们大队是先头部队。

1月28日

全体士兵5时起床,7时20分列队集合,8时出发。第二大队担当前卫部队,第六中队担当右翼部队,第七中队是尖兵中队。在部署完警戒,并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之后,我们心情紧张地出发了。

一路上未见异常情况,即使看到一些民众逃跑,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由于枣岭集附近出现了敌情,上午11时到达某村庄后开始吃午饭,然后休息了40分钟,12时40分,当我们来到位于枣岭集前面的小高地时,突然遭遇袭击。第二小队则在距离枣岭集有三户人家的地方遭遇袭击。后面的部队暂时隐蔽于田间。

一时间,枪声密集,我们马上架起两门山炮开始还击。也许是敌人退去了,密集的枪声沉寂了下来。就在我们要进入城区的时候,中队长发出格杀勿论的命令。然而,我们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这是因为皇军无敌。我们得意地继续前进。

3时左右,有飞机飞来,扔下一些情报传单后向远处飞去。我们这次行军,有飞机伴我们同行,不断为我们侦察敌情,与我们保持联系。机上人员有时还探出半个身子伸出手来向我们招手。他们是我们强有力的后盾。第二个敌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周家岗,幸运的是在那里没有发现敌人,只是一些逃难的人。下午5时,平安无事地进了城。然而,可以宿营的地方都被烧毁了,幸好还有些地方可以宿营,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暂时休息。今天是时隔30天后再次行军,腿脚疼得不得了。

半夜因为疼痛而醒了。在漆黑一片的支那人家里,没有人可以诉说心中的痛苦。因为担心明天的行军,不禁哭了起来。只有祈求故乡的神灵保佑我平安。特别想念家乡的父亲母亲。

1月29日

我们是尖兵中队。幸亏老天保佑我,亦或是神灵帮助我,腿已经不太疼了。上午8时,部队出发,沿着1月2日示威行军时的道路前进。飞机仍旧与我们同行,为我们侦察敌情。天空好像是要下雪的样子,正午时分,在吃午饭休息的时候下起了雪。接到了王龙寨发现敌情的消息,当来到位于村庄前面的山丘时,果然发现敌人在远处的雪中时隐时现。第七中队冲到前边与其交战(下午1时10分),经过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敌人不见了踪影。我们指挥班五人占领了左手边的村寨子。在确认了敌人已经撤退之后,我们沿着雪已经融化了的田埂向前进攻。此时仍有子弹飞来,暂时停止了战斗,而后又继续前进。因为下雪,道路泥泞难行,目的地离我们仍然很遥远。衣服都被雪湿透了。晚上7时,突然遭遇敌人的袭击,在泥泞不堪的田间就地卧倒,一动也不敢动地趴在土堆后边。过了一会儿,敌人撤退了。由于道路依旧难行,天又很黑,我们这个部队仍在原地打转。这时,前边很多地方突然冒出了火光,传来喇叭的声音异常尖锐,我们好像是误入了敌人的防区。直到晚上9时,在严密的警戒下,我们才到达了目的地。好像是走错了路,兜了一个大圈子,身上已经被雪湿透了,可顾不上这些,一进宿舍就开始做饭。用的是宿舍里原有的南京米,可是饭做夹生了,不过还是可以煮一点粥的。12时睡觉。我的腿疼已经好多了。

1月30日 晴

第一小队枪杀了六个俘虏,第三小队抓到了五个俘虏。从昨天午后开始就一直在下的雪终于停了。今天早上非常寒冷。早上8时,连早饭也没有吃,带上昨天夜里做的夹生饭就出发了。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地上已经结了冰,滑得不好走。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大队的后备队了。10时左右,路上的雪开始融化。当来到一望无际的田埂上时,路变

得又窄又滑,每迈一步都深陷其中,马和人都踉踉跄跄地往前行。浑身上下都是泥。正午时分,作为尖兵的第五中队在前边打响了战斗。作为前卫部队的后备队员,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和前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躲在掩体的后面等待命令。山炮冲在最前面,一阵猛烈炮击后,敌人仍然十分顽强,不肯撤退。子弹不断飞过来,在头顶上炸响,这种子弹是“达姆”弹。指挥官命令我们开始增援,第七中对向右,第六中队向左,第五中队从中间往前冲。过了一会儿,敌人开始慢慢地后退了,这时第六中队开始从侧面发起进攻。突然,听到了护士和医生的喊叫,第二小队的近内七郎被打中了。战斗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在第六中队的进攻下,敌人开始撤退,战斗终于结束了。近内的右手和右腿都被打中了;第二机枪队的渡边上等兵被击中了胸部,当场死亡;第五中队的山中脸部受了一点轻伤,还算幸运。此次战斗,付出了一死五伤的代价。下午3时,打算吃午饭时才发现带来的饭全都黑了,根本不能吃,于是便扔掉了。向大内君要了一点东西吃。联队马上就出发了,往定远方向的路越来越不好走,都是泥泞不堪的路,很让人担心。因为肚子饿,所以部队一进村庄休息,就开始找水和食物,胡萝卜、鸡肉,见什么吃什么。8时左右,发现一百多名敌人,马上用机关枪扫射,见敌人并没有还击,部队继续前进。

在漆黑的夜色中,尖兵第五中队在狭窄的田埂上艰难地行军。有的人不小心摔倒,摔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来到最后一个村庄时,已经是凌晨2时了。这里并不是目的地,然而因为迷了路,不得不在此宿营。到达宿营地后,开始杀猪、做饭。填饱肚子后,已经是凌晨4时了,办公室里睡觉的地方,只好坐着睡。

1月31日

上午部队休整。今天才发现,昨天做饭的水污秽不堪,简直就是泥水。正午时分,弹药运输部队终于到达。下午1时开始出发。走一公里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大路。本以为这里的路会好走一些,没想到是一条新路,和田埂路差不多。走了还不到四公里就来到了宿营地(5时)。我去站岗,距离定远还有两里多的路程。今天,因为随身带着晚饭的主

食,所以只要做一个酱汤就够了。晚饭早早就吃完了。晚上7时开始睡觉,好补上昨天缺的觉。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3. 本间正胜战斗日志

编者注：本间正胜，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九中队，二等兵。

(前略)

(1937年)11月20日

上午8时出发。道路泥泞，极难行走。3时30分时已疲惫不堪，两人便就此宿营。

11月21日

上午8时出发，自由行动。4时进城，两人一起宿营。

11月22日 晴

早上7时与松崎君一道出发。路上抓到一名俘虏……在经过旅团司令部、联队本部后，于下午5时到达大队本部，并在此宿营。与××君在一起。

11月23日 旧历二十一

上午8时出发，9时到达中队，报告一切顺利。下午前进了百米左右原地待命。在队里宿营(已归队)。

11月24日

上午8时开始挖战壕，置轻机枪于战壕内进行射击。10时左右占领长泾镇，在大福蚕纸制造所吃午饭。休息到下午3时。出发后走了半里路，传来了联队长的命令，战斗即将结束，根据敌人的情况，后撤到长泾镇宿营，11时进营房，与第×小队队员一起。

11月25日

早上7时30分出发,前进了两里半路后,休整待命。休息一天,擦枪支,洗被褥。七个人吃了一头差不多有45斤重的猪,自己也很吃惊。驻在(江阴县祝塘乡)的分队编制已完成,第二分队长指挥七名士兵。

11月26日

上午8时出发。走了有三里地便停止前进,原地宿营。傍晚去征缴粮草。

11月27日

7时30分离开祝塘乡,联队继续行军。11时吃午饭。又前进了两里地左右到达了宿营地。傍晚去征缴粮草。

11月28日、29日

早上7时30分,大队列队沿军用公路出发。行军到下午3时许与敌军交火,9时许追击到了前边的村落。今晚宿营在闸座镇,我患了感冒,很不舒服。

11月30日

早上7时遭遇敌人袭击,第十中队被包围,第九中队前来解围,10时左右敌军退去。我们朝他们射击,敌军损失惨重。

(补记)(11月30日)江阴城外在发日章旗,行军时可举旗前进。我因时间紧张没去取。

12月1日

昨夜因为感冒没有站岗,让大家费心了。一直睡到早上7时。部队已攻到江阴城外,宿营一夜。来自城墙处的射击甚为猛烈。感冒了得好好休息。

12月2日

上午10时30分我们中队顺利进城。我和影山君留下来看护东西。

下午2时左右和前来迎接的战友一道加入中队。连续21天的追剿到今天结束了。

12月3日 旧历十一月初一

上午8时起床,仍待在这儿。感冒、疟疾困扰着我。傍晚跟卫生兵要了点药吃,痊愈。

12月4日

下午1时出发,行了约一公里左右后停止前进。身体状况好多了。第三次补充队员入队。

12月5日

早上7时因发生火灾,把东西都搬到了外边,看守了一个小时,结果感冒又复发了。从10时开始到下午3时一直很痛苦,用凉水降温,傍晚又吃了药,感觉好多了。

12月6日 (产下××子)

早上7时30分起床。洗衣服。看病,被诊断为疟疾,让我休息。为明天出发做准备。

12月7日

早上7时出发,旅团行程约七里。上午9时,开始打摆子。掉队后信太郎君搀扶着我一起追赶中队。

12月8日

早上7时列队行军。下午3时离开中队。三名分队队员在晚上7时加入中队。

12月9日

早上6时集合,在黑暗中行军。10时掉了队,松崎前次郎君陪我同

行。走 20 分钟停 20 分钟，因身体原因行走极其困难。2 时左右与第十中队的四名战士会合，5 时左右到达宿舍。（上衫君及另外三人）

12 月 10 日

上午 8 时出发，追赶中队。11 时一线部队遭到袭击。吃午饭。今天支那人被使唤了一整天。

12 月 11 日（进入镇江）

上午 9 时出发。因患感冒行军很困难。下午 1 时进入镇江。行军三里左右宿营。

12 月 12 日（在支那人家里与支那人住一起）

上午 8 时出发，与第十中队的兵士一起行军。路上见到了高木实君。昨夜支那人接待我睡了一宿。听说××在第二野战医院。下午 3 时加入中队。夜里走了二里半路之后终于停了下来。

12 月 13 日

早上 7 时出发，向南京方向前进。老牛拉车的速度，一直行军到晚上 6 时。7 时进宿舍。到处都是残敌。

12 月 14 日

凌晨 5 时出发。身体很好。一路上到处都是投降的士兵，我们中队亦抓获了五百多名俘虏，联队一共捕获了两万多俘虏。

12 月 15 日

因身体不好休息一天。没吃午饭。傍晚高木实君来看我，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信，得知妻子生了个女儿，我放心了。

12 月 16 日

上午中队出发去清理残兵尸体，我因生病在家休息。下午 5 时从实

君处要来了盐块。第三大队在扬子江边枪杀了 3 000 名俘虏。晚上 10 时分队队员返回。

12 月 17 日

上午 10 时我联队进入南京城,举行了部队入城仪式。中队一半人去参加入城仪式,一半人去枪杀俘虏。今天要枪杀 15 000 人。晚上 11 时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宿舍休息。今天发了两盒烟。夜里下了小雪。

12 月 18 日

今天中队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参观南京市,一部分人去清理支那兵尸体。自己在宿舍值勤,给家里寄信。

12 月 19 日

上午 8 时中队列队集合,去参观南京城并做渡江的准备。我第一次被正式确认为疟疾。

12 月 20 日

上午休息,下午为明天出发做准备。(占领幕府山)第四次补充队员入队。

12 月 21 日

早上 6 时 30 分出发,去南京渡扬子江,(坐汽船)在浦口上岸,休息到 11 时,12 时出发。行军六里在东葛镇宿营。

12 月 22 日

上午 9 时出发,我本来是与中队一起行动的,但下午又掉队了。7 时到达全椒县,做晚饭,晚饭极其丰盛。(在全椒县宿营)

12 月 23 日

上午 9 时起床,休养身体。为明天出发做准备。从今天开始某小队

第一分队负责警备。

12月24日

上午8时宿舍调整,搬到一公里远的南边。我留下来值班。11时出发去宿舍。凌晨3时至4时站岗。

12月25日

上午7时起床,9时带着午饭和炊事班的三个人去东面500米处的丘陵一带挖战壕。下午3时挖完回来。今天我开始吹军号。傍晚在办公室门前集合,听师团长训话。

12月26日

早上7时起床,擦枪支和洗被褥。下午缴来了猪,还做了鱼,和分队队员一起吃。吉田直男君来看我。

12月27日 雨转雪

9时列队集合出发。第×小队只行军三里左右,下午3时返回。下午整理枪支,由小队长专门指导。晚上由中队长专门指导并宣读了11月23日下发的天皇谕令,还指示我们不许外出。

12月29日

早上7时30分做饭。今天举行慰灵祭,我把花饰拿到了祭拜堂。做午饭,去经理室领粮食。

师团战死者为2507人。

联队战死者为679人。

今天给家里寄了两封信,还寄给××、×行会一封、××行会一封。

12月30日

上午9时集合去警备小队哨所架设铁丝网,下午2时换岗,这是第三小队第一次上岗。今天站了两次监视哨。根据情报,有500名敌军从

滁县后退,预计凌晨4时到达全椒,所以出动了很警戒兵,第二小队也去支援了。

12月31日

上午第二小队撤走。晚上8时站瞭望哨岗,联队长前来巡视。夜里四个人去守着重机关枪睡觉。发了一点甜食,战地慰问部送来了一些慰问品。

昭和13年1月1日

上午8时小队全体队员向着皇宫方向三呼万岁致以最高的敬礼。早饭后休息。下午2时站瞭望哨岗,夜里站两次监视哨。

1月2日 晴

8时开始做饭,10时开始吃早饭。回宿舍后又开始准备晚饭,烧洗澡水。3时30分下岗。晚上8时集合,去支援第二小队。12时至1时站监视哨,而后继续站岗,明天8时回去。

1月3日 阴

8时下岗后休息。下午去取猪,走了有两公里多。晚饭后和衣睡觉,以便随时准备出发。

1月4日

9时列队集合,联队长奉读天皇谕令,11时结束。下午从3时开始由中队长专门指导。

1月5日

上午下午都休息。晚上6时开始支援联队机枪队,7时开始站单人岗哨,半夜1时开始站监视哨,7时开始做饭。今天在炊事班。

1月6日

今天我在炊事班值班,早上7时到10时是早饭时间,一直站到12

时。准备晚饭,洗澡。

1月7日

上午9时吃早饭,休息一天。写回信并且都寄走了。

1月8日

上午9时列队集合,第一次举行陆军仪式。向军旗敬礼,进行阅兵式,12时结束。下午2时第二次去警备小队哨所站岗。3时换岗。再上岗是下午4时和夜里2时。两个月的薪金是(11月份和12月份)17.47日元。

1月9日

凌晨2时站监视哨,8时吃早饭。控兵^①。下午4时在宿舍吃肉,傍晚7时去站监视哨(听说已占领上洲)。

1月10日

凌晨3时站监视哨,11时开始站单哨岗。去外边征缴猪,并送到了中队。有敌情,2000名敌人正从南向北移动,下午4时恢复正常。夜里11时开始站监视哨。

1月11日

上午7时站监视哨,回中队吃加餐。下午3时下岗后去洗澡、理发。这是第一次在支那理发店里理发。信太郎君给了我一罐糖。从警备小队哨所下岗。

1月12日

上午10时全体队员跑步,遥拜故乡。白天休息。今天值夜班。×××后方后援会寄来了慰问品,这是第一次收到国内寄来的东西,甚为

^① 原文如此。意思不明。

欢喜。

1月13日

凌晨4时值夜班,6时开始在伙房当班,当班得送一天的××。夜里为了和警备小队哨所联系,从9时到11时站监视哨。

1月14日

7时30分起床,在路上列队、点名。下午1时检查服装。休息之后,6时后与第一分队轮流支援联队机枪队。夜里2时响起了枪声,约三十发。早上7时去警备小队哨所取轻机关枪。

1月15日

早上7时30分中队第二小队出发,去五河铺援助工兵部队,路程预计是两天一夜。夜里11时开始值夜班一次。

1月16日

早上8时吃早饭,休息,帮伙房做事。下午4时接到在后河铺的第九中队第三小队被全部消灭的消息,于是立刻准备出发。是乘汽车出发的。傍晚到达目的地,收尸以后9时出发。第九、第十二中队走了两公里,夜里12时返回。1时至2时站监视哨。第三小队五名队员战死,交战地点是扬巷子。

1月17日

9时吃早饭,然后开始寻找用于火葬的燃料,1时结束。休息。夜里只站了一次步哨。

1月18日 雨

上午去征缴猪、擦拭轻机枪,一直到下午1时。进行联队机枪试射后,敌人那边也飞来了子弹。夜里在炮火的掩护下,去(上远野)收尸。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地去了,结果没找到。站了一次监视哨。

1月19日

早上7时集合再去收尸,与昨夜地点相同——扬巷子。终于收完尸可以返回了,心里很高兴。早上8时天亮时分返回驻地。12时左右第一大队从南方过来,以应付敌人的攻击。下午我们撤退到全椒,行路艰难,4时30分到达。

1月20日 雨雪

8时开始在伙房当班,休息一天,4时30分开始吃晚饭,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1月21日 晴

上午8时吃早饭,然后休息。下午进行身体检查。2时30分集合,第三次去警备部队哨所换岗,3时换岗结束。6时发现敌人的便衣队,一起去抓,抓到四名俘虏。12时至1时站监视哨。

1月22日

上午8时吃早饭,然后枪杀了昨天抓来的俘虏。下午1时,一名被枪杀的便衣逃走了,行踪不明。11时开始站监视哨,下午打牌以打发时间。12时开始站监视哨。

1月23日 晴

上午10时站单哨岗。给家里寄信。接着回宿舍休息。远藤善夫来玩,信太郎君和我们一起聊天。三人打牌打到夜里11时。11时站监视哨,接着又继续打牌打到2时睡觉。

1月24日 晴

早上7时起床做饭,9时站监视哨,接着回宿舍,做饭。很难得地发了一些烟。清理了一下背囊里的东西。12时睡觉。向队上报告新兵征兵年次。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分给信太郎一些木松鱼和冰糖。洗澡。

1月25日

上午10时吃午饭,发了三盒烟。下午2时接种牛痘。发了两个月的薪金,共17.50日元。捐献10元(忠灵塔)。听说了明天要行军的消息。薪金是(12月份、1月份)。

1月26日

8时吃午饭,8时20分大队整装出发。第十中队作为尖兵要向南方行军八公里。(小湖子)下午1时到达宿营地。休息。

1月27日

上午7时30分大队列队集合,第三大队独立行动,11时出发。跟工兵、骑兵、炮兵一起行军五里,在(小集子)睡了一夜,4时开始值夜班。

1月28日

早上7时20分列队出发,翻过一个山岭后和骑兵大队在一起开始吃午饭。行军七里左右,各中队在200高地宿营一夜。

1月29日 雪

早上7时30分出发,与昨天同样翻越山岭。途中,看到一条水牛,让它拉行囊。路上因积雪,道路泥泞,异常难走。我边担心边和藤田君一起拉着水牛往前走。晚上8时进入第三小队宿营地,与联队一起宿营。已是凌晨3时30分。

1月30日

7时30分出发,道路泥泞难行。进入一个老人厂。敌人在进行顽强的抵抗,骑兵也遭到攻击。5时30分作为将校侦察队,第三小队队员全出动,9时回到宿营地。

1月31日 旧历正月初一

早上7时列队出发,去支援火炮部队攻击。午饭后,下午3时开始

进攻,我和另外两名战士随第一小队前进。看着撤退的敌人我们继续前进,此次战斗战死三人、负伤六人。4时45分,战友松崎一二君腹部被击中受重伤。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4. 黑须忠信阵中日记

编者注：黑须忠信，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前略)

11月20日 雨

枪声一直持续到早上总算停了下来。由于我军的前进，卫生队好像也要在早上7时出发。雨滴滴答答地每天下个不停，外出很困难。第三大队在下午1时从目前所在地出发，雨下个不停，道路更加恶劣，兵马处于极度艰难之中。途中有几具支那兵的尸体。晚上8时到达某地宿营。

11月21日 雨

早上6时起床，8时出发。拼命追击敌军，雨水加剧了身上的寒冷。有十几匹马因道路泥泞而倒下就起不来了。还有好多匹马掉进了河里，真是极其艰苦的行军。支那也进入了早秋，树叶都变红了，使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秋天的风情。今天一天还是行军，好像是最为艰苦的行军。下午6时到达某地，宿营。雨停了，终于看到了月亮。

11月22日

上午8时继续前进，下午5时到达陈家镇，急忙外出征缴大米、大酱和酱油等东西。有的人缴来了糯米，有的人缴来了小豆。战场上竟吃上了自己做的香甜的带馅糯米饼，味道好极了。之后，洗了个澡，舒服极了。战场上如果都像今天这样，那就太有趣了。晚上11时就寝。

11月23日

凌晨4时起床，做出发准备，吃了早饭。陈家镇的当地人家都挂着

日章旗,对日本表示友好。甚至还在我军的行军道上铺上稻草以示支援。上午 11 时 30 分从这里出发,下午 4 时抵达南国时,开始下起雪来。这是第一场雪。我好像因为吃多了,闹起肚子来。今后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我们清理了一间很脏的支那人房子,就地宿营。

11 月 24 日

延绵的雨天终于转晴,天空十分晴朗。今天在南国度过一天。附近的百姓划着小船避难。敌人还不撤退,负隅顽抗。双方正展开激烈的交火。第四分队的大里正一郎君患上了霍乱,死了。

11 月 25 日 晴

凌晨 5 时从南国出发,前往某地。依然可闻枪炮声。降了一场白白的霜,这是自上海登陆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天气变得更加寒冷。下午 4 时,到达祝塘镇,宿营。这附近是养蚕场,田里种的全是桑树,还建有缫丝工厂。我们第五分队 24 人一安顿好宿舍,立刻就杀了两头大肥猪,烧了吃起来。战争可真是有趣,好酒的人可以尽情地畅饮浊酒。近来,恰逢秋日良辰美景,天空万里无云,我们的心境也变得爽朗许多。

11 月 26 日 晴

上午 9 时从祝塘镇出发。我空军的飞机一大早就在这里低空飞行,为我们鼓气壮胆。前进了约两里地,下午 6 时左右到达一个无名村落,宿营。枪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很危险。

11 月 27 日 阴

第十三师团的大部集结到同一个地方,继续前进。见到了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机关枪队的××××君。途中,凡是房屋统统烧毁,百姓们看起来也十分可怜。下午 5 时到达泗河乡,宿营。抓捕并斩杀了两个学生兵。

11月28日 晴

在我们宿舍前面,刺杀了五个支那学生兵模样的人。我这次也用刺刀刺了两下。因为已经征缴来了两头二百多斤重的猪和三十多只鸡,我们第×队无需征缴便饱餐了一顿,实在是太美了。

远处微弱地传来了我军开炮的重炮声。在我军前往泗河乡的途中,敌人在这里挖了相当长的战壕,大概是决意在此抵抗吧。然而,他们似乎未放一枪一弹就撤退了。下午5时,在向某地前进的时候,突然,敌人从掩体中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队八百坂上等兵左路膝盖轻伤。傍晚

我重炮队向敌人的堡垒猛烈炮击。由于敌人仍旧顽强抵抗,我炮队继续追加炮击。

11月29日 晴 (张家桥)

我军的重炮连续不断地进行射击。全体人员向大里上等兵的灵位行礼。昨天,在路过通往上海的大路时,看到了我军的战车队以及100毫米加农炮队和150毫米榴弹炮队正浩浩荡荡地开过来,十分威武。下午1时左右,我军飞机由于故障,坠落在中队西面100米的地方。飞机解体,飞机上的两位军官身负重伤。敌人猛烈地发射迫击炮,在我们西边200米处爆炸。

11月30日 晴 (李家孙)

凌晨2时起床,在马厰站岗。我军的100毫米加农炮队夜间也在持续不断地射击。寂静的大地被震撼着,几乎欲把进入梦乡的士兵惊醒。我们和往常一样,6时起床,为7时出发做准备。但是,今天仍旧按兵不动,原地待命。下午2时,从张家桥出发,向敌军方向前进。迫击炮弹在身边不断地爆炸。5时左右,到达某地,宿营。

战火中,就要送走11月了。每天行军打仗,日子快得令人吃惊。

12月1日 晴

战斗日以继夜地进行着,这次战斗几乎就是炮兵战。敌人的抵抗是至今为止所遇到最为顽强的,始终都不退却。上午10时去联队领取弹

药回来。往返路程有13公里,下午2时返回当地。据报告,第一〇四联队已经占领江阴南门,那里高高地飘着日章旗。为了补充弹药,我们跑了两趟。

12月2日 晴

下午1时从江阴城西面的村落出发,向江阴城进发。我友军雄赳赳地占领了江阴城,四处响起万岁的欢呼声。我中队也在热烈祝贺这次胜利的同时,士气愈发高涨,为今后的战斗积蓄力量。部队在一个无名的村落宿营。

12月3日 晴

早上6时从某地出发,前往江阴城。途中听说敌人已经撤退,所以停止行军。师团司令部派来了侍从副官,向我们全体将士致词,表示感谢。

时隔多日,今天发下来了酒、香烟、年糕以及其他配给品。所以,第×分队全体人员聚到一起干杯,三呼万岁。决定在某地宿营,大概得休整一阵子吧。

12月4日 晴

在晴空万里的支那平原上,度过了一天的休息日。每个人除了洗衣服外,还都舒舒服服地洗了澡。又有时间梦游故乡了。战友之间的种种交谈也是令人愉快的。时而喝些浊酒,爽快得忘却所有烦恼。啊……今天一天过得十分惬意。下午,照料马匹。

12月5日 晴

我们目前正为攻打南京做着各种准备。一句话,就是保护好人员和马匹,尽可能避免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万一和遗憾的情况。在这里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建立了信心,再一次激发了士气,一定能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天皇效力是我们的最大职责。家乡的人们也一定每天在向神灵祈祷,希望我们能平安地为国效力。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不能辜负家

人对我们支持。

12月6日 晴

我们接到从谢绮花乡出发、向南京进发的命令。去联队本部领取炮弹,做各方面准备,使明天的出发不出任何差错。傍晚收到弟弟的明信片,告知家里人都好,并祈祷我平安无事。

12月7日 晴

凌晨5时30分起床,6时30分出发,向目的地南京进发。途中看到了江阴城的城墙,令人惊叹。附近散乱着无数支那士兵的尸体。炮声隆隆,战斗已经开始了。下午6时到达小湖镇,宿营。

12月8日 晴

上午8时出发,马不停蹄地前进。白天相当热,出了不少汗。支那百姓建造的土砖瓦房挺漂亮的。下午6时到达夏野镇北面的西河巷宿营。相当强度的急行军,使我们十分疲劳,连路都走不了了。但是,我们会坚持的,岂能服输?

12月9日 晴

上午8时从西河巷出发,向姬庄前进。行军路程约三十公里。下午4时到达某地,宿营。据说是因为在街上宿营,所以既没有马粮,也没有食粮。日后的食粮令人担心。

12月10日 阴

一如往常,早上6时起床,8时出发。步兵炮队、卫生队等行军部队拉出绵延两里多的长蛇阵。脚很快就开始疲劳了。好像看见了扬子江。这附近水田少旱地多。山上都是松树。

支那人家里悬挂着我们帝国的国旗,上面写有“欢迎大日本”的字样。从镇江逃出来的难民大多往回返了。晚上7时到达镇江,行军路程30公里。早有别的师团进入城内,我们在此宿营一夜。镇江是至今所见

到的最具文化的城市。有大型建筑,还通着电,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来到支那,第一次能够在电灯下睡觉。但可惜的是明天又必须出发了。前线战火如火如荼。晚上 11 时就寝。

12 月 11 日 晴

部队上午 10 时出发,向西面一个无名地前进。下午 5 时抵达目的地,宿营。这里有一个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的支那人,会说日语。他沏茶欢迎我们日本军。

12 月 12 日 晴

早上 7 时起床,因为可以悠闲地休息,心情舒畅。今天应该是休息的,可下午 6 时,突然出发,向某方向前进。今晚的夜行军一定很艰苦吧。月光伴随我们行军,晚上 11 时到达某地,宿营。

12 月 13 日 晴

7 时 30 分从某地出发,向前线进发。随着部队的前进,敌军的流弹不时从头顶掠过。在我们从敌军腹部突破前进的途中,第六十五联队俘虏了敌兵 1 800 多人,还有其他众多的正规军,共计 5 000 人被我第十三师团俘虏。所有的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干得漂亮。我大队接命:占领幕府山炮台,注意敌残兵,在东外村宿营。今天的感受完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俘虏兵双手被绑,由步兵押解到一个广场集合。幕府山炮台上也已经高挂日章旗,并传来了万岁的欢呼声。部队继续行军,在我的脑袋里浮现出种种场景。我们在东外村宿营。见到了××××氏,很是开心。

12 月 15 日 晴

我第十三师团被安排在南京城外某地休整。下午忙于征缴马粮。敌人的首都南京是被助川部队(第十六师团)于 1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所占领的。我们可以进城了。

12月16日 晴

下午1时,我们炮兵抽出20人前往幕府山扫荡敌残兵。两三天前已将俘虏的支那军的一部分,有5000人拉到扬子江岸边用机关枪枪杀。之后,又用枪刺尽情地戳杀。我当时也觉得此时不干更待何时,满怀憎恨地刺杀了有30人吧。爬到山一样的死人堆上进行刺杀,那需要灭鬼神的勇气,那是一种竭尽全力的刺杀。哼……哼……呻吟着的支那兵声音,既有老人,也有孩子,一个不留地全部刺杀。我向别人借来日本刀,试着砍人脑袋,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见到了××少尉,×××××氏和×××××氏等,诸位都很健康。晚上8时返回,胳膊疲惫不堪。

12月17日 晴

今天举行意义重大的南京入城仪式。我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感到无上光荣。上午9时出发,前往城内。一路上看到各师团各队雄赳赳的队伍。中午列队,举行了盛大的朝香宫阁下的阅兵式,之后,在城里参观,很是开心。今天的盛大场面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12月18日 阴

今天是至今最冷的一天。零零星星地下起雪来,好像上海一带也迎来了冬天。去南京市区征缴马粮,收获颇丰。

12月19日 晴

今天早上下了很多霜,很是稀罕,但天气晴朗,白天暖和。关于明天的渡江准备有种种注意事项。往家乡发去进入南京的消息。家乡一定也很担心我们现在的情况吧。我们正为意气风发地进入南京而感到骄傲。

12月20日 阴

凌晨4时起床,6时出发。预定从南京津浦铁路的中山码头过江,在浦口上岸。凌晨的月亮躲在云间,不时的露出脸来。大概下午才能上船。

下午4时,乘船到对岸的浦口上岸。之后立刻前进。附近沿岸一带构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显然,敌军对我军的登陆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有士兵因为抵御不了严寒,烧起了篝火,结果引爆了手榴弹,联队炮兵有三人负伤。晚上8时到达某地宿营。

12月21日 阴

早上7时起床,做行军的准备。10时出发。途中,山连着山,山中的灌木杂草丛生,很是少见。水塘变成了河,流淌着。

部队好像是一直往西行进,让人摸不着头脑。下午4时30分到达东葛镇宿营。

12月22日 阴

从东葛镇出发,继续前进。今天的行军和以往不同,不是急行军,比平时舒服得多。沿着扬子江岸的铁道行军约十五公里,在某地宿营。

听说滁县已经占领,日本军已进入城内。

12月23日 雨

上午10时从某地(亘子街)出发,朝相反的方向行进。下起雨来,温度骤降。士兵个个冻得要命。在某地停留了约三个小时。据说山炮队将全部聚集到这里。下午6时,到达乌衣街宿营。

12月24日 晴

早上7时30分起床,从今天开始终于规定了兵营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全体人员外出征缴必要的物品。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到现在为止阵亡36人,负伤199人,马匹死亡146头。

12月25日 晴

上午9时举行了圣旨宣读仪式,其中有对我们特种兵的问候,使我们感激涕零。师团长和联队长分别训话。之后宣布松井大将辞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新定由朝香宫鸠彦王阁下接任。佐藤保吉氏收到了

报喜信,他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12月26日 晴

前往滁县补充食粮和马粮。路程往返为30公里左右。早上7时出发,回来已经是晚上7时,相当疲惫。因为天天征缴,士兵们忙得不可开交。滁县举行了师团的慰灵仪式,见到了荻洲师团长。在滁县第一农业仓库所获得的战利品中有大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还有白芝麻等,囤积了几千麻袋。

12月27日 晴

7时30分按时起床,早点名时,传达了来自各方面对攻克大场镇和南京表示祝贺的贺电。之后,交待了目前警卫当中的具体注意事项。上午是武器教练课,下午遛马等。

12月28日 雨

凌晨去马厩站岗。天空阴霾,下午开始下雨。晚上更加冷了起来。雨最终变成了雪。眼前,乌衣街的高地已经变成了冬日的雪景。每天如果不去征缴粮食就吃不上饭。

12月29日 阴

昨天下的雪到今天早上停了。上午10时30分,在上海举行了中支那派遣军阵亡将士的慰灵式,我们联队也一定派代表参加了吧。我们在这个时候遥望上海,向阵亡的战友送上默默的祈祷。另外,接到队长训示,我第十三师团驻守滁县;第三师团警卫镇江;第十六师团驻守南京;第九师团警卫苏州;台湾重藤部队警备关东各地。命令我们于下月20日向北支那的山东省挺进。为此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12月30日 晴

下午1时,在第二大队部前举行了山炮联队阵亡人员的慰灵式,会场上有师团长和联队长的庄严悼词,我们谨向战友的英灵行礼。我们还

为军马竖了碑，也在碑前行礼。晚上战友们举办了盛大的歌会。

12月31日 晴

昭和12年即将结束，回想起来，今年可是极其繁忙的一年。就在作为百姓忙于收割的季节，接到了一纸征召令，从自己的心情上讲，无论如何也是感到很仓促的。为了明天的元旦，我们搭起了门松，领到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今天是年末，所以非常忙碌。时隔约一个月，终于洗了个澡。今晚，分队和中队都举行了热闹的联欢晚会，送走昭和12年的最后时刻，盼望着昭和13年新春的到来。

昭和13年1月1日 晴

战场上迎来了值得庆贺的昭和13年的新春，7时30分，向遥远的皇宫方向行跪拜礼，三呼天皇皇后陛下万岁。祝我帝国永久繁荣。支那的宿舍门前也搭起了门松，国旗飘扬。上午9时，在本部广场，联队举行了1月1日拜四方的仪式，联队长发表了贺词。在拜朝日阳光的同时，祈祷今年的幸福与安康，也祈祷家乡的平安。下午，我们第×分队为了庆祝今天的元旦，举办了歌会等，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往事，歌会在热闹的气氛中结束。我们做赤豆饭庆贺元旦。

1月2日 晴

迎来了元月2日。今天也是休息。大家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放松一下身心。下午又举行了歌会等活动。新开了军人商店，可以领到一些日用品。在这里第一次收到来信。

1月3日 晴

一直不畅通的信件，一下子来了十几封。所以，为了写回信，忙得连吃饭都忘记了。今天相当冷，白天冰都不化。听说第七中队的一个士兵去附近征缴，结果被当地人夺去了性命。

第一次收到了慰问邮包。我们的心情像孩子一般快活。

1月4日 晴

早上遛马的同时顺便拉回来干草。山炮队也要接受操作枪支的训练。回来后,进行了射击姿势的训练。上午9时,举行了军人宣读圣旨的仪式,之后是联队长训话,向我们交待了今后的大政方针和注意事项,历时一个半小时。御赐的清酒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喝上一口就让人感恩不尽了。

1月5日 晴

一部分人去滁县接收粮草,我们收集柴火。因为要给日本回信,所以一点空闲都没有。战友中有人收到了相当多的包裹,他们分给我们香烟、奶糖,我们愉快地吃着,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

1月6日 阴

凌晨5时起床,牵着马前往滁县收邮件。但是因为还没有分检,又空手而归。因为阴天,天气更加寒冷。雪星星点点地下了起来,身体都快要冻僵了。通往滁县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

1月7日 晴

昨天的阴云烟消云散,一个爽朗的晴天。上午给爱马迅鳞打铁掌。下午在马厩值白班。接到了××金重君的来信,立刻回复。

1月8日 阴

上午10时,进行了陆军首次的阅兵式,接受横尾联队长的检阅。天寒地冻。领到了酒、烟、冰糖、柿子糖果和墨鱼糕等食品,大家吃得很香甜,以此庆贺今天这个不一般的日子。

1月9日 晴

收到家里寄来了邮包(棉短上衣,脱壳栗子),我们炮队大概在23日要有行动,队长要求我们充分注意防止冻伤,并提醒我们在外出征缴时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1月10日 晴

乌衣街北面的津浦铁路今天开通，火车可以通达滁县了，我们士兵很是开心。如果就这样每天守卫着中支那，就连我也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是少有的晴天，相当暖和。小鸟也毫无顾忌地上下翻飞。支那的女人们今天也平静地任由我们驱使，一点也看不出对日本军的恐惧心理。现在我们或看看杂志，或吃些点心，无任何牵挂之事，真可谓是战场上的幸运儿。

1月11日 晴

收到了石川消防协会会长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诚惶诚恐。然而，对于家里人，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只要安心地在战场上工作就是了。家里来信详细告知了作物的收成、卖出的价格等。我高兴之余，脑子里浮现出今年丰收的种种幸福美景。房间昏暗，写不了信，很是无奈。即便是在油灯下面也不行。

1月12日 阴

9月4日，在上海东部战线上的武田部队，其英勇奋战的情景如鬼神一般的骁勇无比。地雷的爆炸声撕裂大地。我敢死队的勇士们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挥舞刺刀冲向敌阵。

1月13日 阴

“喂，漂亮吧？”“嗯，是大波斯菊花吧。”家里的园子里现在也正盛开吧。陆军自登陆以来第一次小憩。这是在上海战线上，海军陆战队的勇士们用炮弹壳做花瓶，装饰在土台上。

皇后陛下的和歌（大意是：为国捐躯的勇士们，安息吧！）。

1月14日 晴

运送粮草的汽车每天不间断地往返。不论晚饭时间还是寒冷的天气，车队都为我们工作到深夜。想到这些，很是感激。

夕阳眼看着就要落下地平线，此情此景使人想起支那土地上战友们

所唱的军歌。上半夜,在马厰站岗。

1月15日 阴

火车发出高亢的嘶鸣声,载着我们的必需品开来滁县。建立起了治安维持会,支那人也很高兴地欢迎我们日本军队。不用说,他们正在闹粮荒,他们可以高高兴兴的从我们这里领取粮食。

1月16日 阴

分队全体都在忙于马厰的建设。有的运来茅草,有的搬运木材,很辛苦地干了一天。恐怕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吧。这只是直观的推测。每天早上都面向故乡祈祷平安。

1月19日 雨

昨天下起的雨,到今天仍然不止,下了一整天。因此,什么也做不了。这个时候下雨实在是少见。不过,这雨可真冷。我读了一整天杂志。

1月22日 阴

山丘原野都变成了银白世界,温度急剧下降。在乌衣街洗澡、理发,分别花了0.25日元和0.5日元。结果找回的钱是支那的钱币,实在是无奈。上午清理了马具,为24日的出发做准备。福山军医做了卫生方面的报告,讲到了冻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现在是零下六度,但据说比日本要暖和。

1月23日 晴

起床的时候,向皇宫方向行跪拜礼。收到了恩赐的一盒香烟。我们收到如此珍贵的恩惠,发誓今后将更加努力地为国效力。今天的天气是近来少有的好天。大家忙于25日出发前的准备。下午5时,师团兽医官前来巡视马厰。

1月24日 阴

为了明天出发,忙这忙那地忙个不停。发下来了防寒被服、棉内衣、内裤、袜子手套和棉帽等,每一件都好奇地试了一下。住在乌衣街已经一个多月了,俗话说,再脏的地方,住久了也变成了圣地。这里是我的又一故乡,不觉中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

1月25日 阴

上午10时20分出发,向滁县进发。行军途中因为穿着防寒服,出了许多汗,必须在途中脱衣。收到了吉村祯三君和缝隆海氏的来信。下午5时左右到达滁县,宿营。收到了中村充广氏的邮包。下半夜在马厰站岗。

1月26日 晴

上午9时从滁县出发,前往张八峰。途中,道路崎岖险恶,全是山路不说,还有大河。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起起伏伏,总是走不到头。如此强行军,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才到达张八峰,就地宿营。这一带,为了防止匪贼的入侵,家家户户的外面都围着土墙,还有两三处高高的瞭望楼。显然,一旦有情况时,人们可以拿起武器应战。远处传来炮兵射击的大炮声。

1月27日 晴

上午9时出发,前往三开镇。和昨天一样,一天都行进在山野里。山体几乎都是砂石构成,好像旱田里也根本不会有好的收成。看不到一个庄稼人,大概都逃难去了吧。下午4时到达三开镇,宿营。

1月28日 晴

早上6时起床,7时30分出发,前往明光镇。行军32公里以上,下午6时到达。明光看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炮弹的声音到晚上也不间断。发下来了酒、点心、大米和大酱等配给品。

1月29日 阴转雪

凌晨1时,敌人用轻武器向我方猛烈射击。早上6时起床,做出发准备。8时,我中队摆开炮位,向敌人猛烈射击。战斗愈发激烈起来,因为铁桥被彻底破坏,过河好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下午下起雪来,愈发寒冷。我们耗了五六个小时在寒风中等着乘船过河。下午3时左右,拉上四匹马乘上一条船过河。雪有时下得很大,周围连烧篝火的柴火都找不到。渡河一直到晚上很晚才结束。到达宿营地宿营。由于铁道被破坏,不通火车,所以食粮的运输无疑变得相当困难,配给品也将会减少吧。由于我山炮队对敌人的猛烈射击,敌人终于扔下尸体逃跑了。

1月30日 阴 (燃灯寺)

早上7时,部队从明光西面的村落出发,追击敌人。在敌人的阵地附近,有我友军的五具尸体,抛尸荒野,身上覆盖着白雪。还有十二三具敌军的尸体,由于炮火的轰击,腿和脑袋支离破碎。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追击,下午4时架起山炮射击。眼看着敌人一溜烟地撤退逃跑了。伴随着天色变暗,敌人也几乎跑得无影无踪。我们在附近的村落宿营。从××村送来了慰问邮包。

1月31日 阴

凌晨5时起床,到6时30分做出发准备,等待出发的命令。早上7时左右,没走出多远,就发生了战斗,听到激烈的枪炮声,敌人的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步兵在前方约两千米处遭到敌军的猛烈射击,由于隔着晨雾,看不清前方。今天早上的情况很不妙。于是我们立刻摆开炮阵,展开猛烈还击。不久,两个大队的敌人仓皇逃跑。联队炮兵留下一部分原地休息。看到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泥,觉得挺可怜的。和联队炮兵比起来,我们可算不了什么。这一带如地平线一般的平展,到处都是敌人挖的战壕,还有敌人的尸体。上午11时30分继续前进,之后,吃午饭。下午天气更冷了,傍晚更是冻得要命。天黑的时候来到一个无名村落。在两间半四方的房子里必须睡20

人。大家就像堆在一起的芋头一般。今天是1月的最后一天。一想到故乡的人们可以因旧历的正月而休息一天,便更觉得战场上的艰苦了。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5. 高桥光夫阵中日记

编者注：高桥光夫，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二中队，第四批补充兵，上等兵。

(前略)

11月20日

急盼着自己的部队出征。

11月21日

上午9时，去上海的人到医务室接种牛痘。

母亲、舅舅、舅母和伯伯、伯母前来看望。

下午2时，联队进行军装检查。(下一行字迹不清，略)

5时到9时临时外出，在米屋旅馆与母亲及其他人见面。隔壁就是松枝上等兵母亲的房间。出发的人员有小队长以下44人。

11月22日

上午9时离开营房，乘上10时的火车出发，踏上征程。在郡山站和白河站，公司同事前来送行。

11月23日

一路上，透过车窗看到了名古屋的名城和琵琶湖的美景。我们被家家户户挂起的日章旗护送着。此外，滨名湖的风景与远处山峦上(不知其名)的白雪交相辉映着，也使人大饱眼福。

离开大阪已经三个小时，须磨、明石也已经过了，就要到京都车站了吧。我们将直达广岛。

11月24日

凌晨1时29分到达广岛,3时15分来到宿舍。

小队分为三批,我和小队长等27人住在一起。5时10分睡下。

9时左右起床,去理发店理发。1时在陆军医院进行了第二次预防接种。看到医院里伤员们的惨状,不禁想哭。

晚上,在宿舍里,小队长领着我们喝了一顿酒。下山田准尉回来了。有四五个人到市里喝酒去了。给江尻部长写了一封信。晚上,因为喝酒,气氛很是热烈。

11月25日

上午9时起床。下午1时预防接种。然后是市内观光。

11月26日

早8时起床。下午1时预防接种。偶遇永山清君,他还没有把负伤的事告诉家人,所以我替他寄了一封信。

11月27日

早上7时起床,10时从宿营地出发。从宿舍到宇品港有一里地,我们一口气便赶到那里。之后,给公司发了电报。

3时30分,登上了6000吨级的“海祥丸”。

我们的宿舍是广岛市大手町八丁目二十番地渡边先生。女佣人春和雪。

宿舍的房东一直把我们送上小船。6时起航。

11月28日

昨晚,船航行在濑户内海,早上,通过丰后水道,10时到达下关。休息三小时后,1时起航,一路向西挺进,渐渐看不到陆地了。晚上,大家跳着各地的盂兰盆舞,一直闹到晚上8时。从12时左右开始,风浪变大,船的摇摆加剧了。

11月29日

上午,晕船的人增多了,而我却没晕。12时左右映入眼帘的岛屿渐渐放大,这才知道是朝鲜最南端的岛屿。晚上下起雨来。

11月30日

早上天亮,一片汪洋。傍晚,到10时左右,终于看到了许多灯火。

12月1日

晨雾中又不见了岛屿。8时左右看到一艘驱逐舰。9时左右,四架飞机朝吴淞方向呼啸而过。左边,上海隐约可见,右边是大海,一望无垠。入海的江水使大海变成了深黄色。

扬子江上有三四十艘日本轮船。有四架飞机呼啸而过。

夜晚,轮船抛锚了。一艘像是炮舰的船只在我们周围转着圈。从别的船上还不时射来探照灯光。

12月2日

上午9时30分,有三架支那飞机向我们船上一次扔下两颗炸弹,随后又向我们后方200米和前方600米处扔下炸弹。11时30分,船驶向上海,进入黄浦江。

吴淞以及右边沿岸的房屋,因为到处都是大炮轰击的弹孔而惨不忍睹。岸边,士兵们正在干活。地势稍高一些的房屋没有一座没有炮弹孔的。其中半数已经倒塌,一幅战争惨景。

船在离上海市区2000米处抛锚。入夜,万家灯火。好像明天上午登陆。

下山田准尉拿来了酒,我们喝了起来。有两天没喝酒了。

12月3日

早上,江面飘来支那人的尸体。预定上午登陆吴淞口。听说昨晚我军与匪徒发生枪战,一人负伤。

10时30分登陆,观看吴淞炮台。四处散乱着支那人的尸体,炮台已

被摧毁，名存实亡。但见一株菊花惹人爱怜。

从吴淞到上海，行军六里。道路两边有尸体，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我们3时从吴淞出发，9时30分到达大日本纺织厂宿舍。

12月4日 晴

半夜，因为有敌机飞来，所以实行灯火管制。早饭是用盒饭做的。我们去了附近的人家，但家中已被洗劫一空。下午来到上海的日本租界。在租界里，所看到的日本人都觉得很亲切。街区里挤满了军人和汽车。在日本人的点心店里吃了一碗年糕红豆汤，0.1日元一碗，物价是日本的两倍到四倍。香烟以英国货居多，很便宜。我所在的地方是位于上海杨树浦大康厂的日本纺织工厂。我们已经过了两夜。在支那人的家里，我给江尻部长寄去一封信。

明天7时50分列队，向南翔进发。我们周围的房屋被严重破坏，屋内不堪目睹。

12月5日 晴

早上7时50分从宿舍出发，通过日本租界，向南翔进发。支那人的区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屋，都是些残垣断壁，其惨状难于言表。

离开上海市区，第一次看到了草木和田地。有柳树、杉树和桦树等。我们在田地里用蚕豆和菠菜等做了午饭。我们和野炮部队还有物资运输队等走同一条路。6时到达目的地南翔。支那人中有一个小孩竟会用日语说“再见”、“香烟”等。我在军人商店买了啤酒等。晚上做饭吃饭，8时睡觉，却冻得睡不着。

12月6日 晴

早上6时列队，向昆山进发。一路上有许多尸体，风都带着腥臭味。天还没亮，远处传来犬吠。在去嵩山途中，看到死人堆积如山，好像是支那人的运输队。7时30分到达目的地。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支那的山。

12月7日 晴

早上8时从昆山出发，这一带的战场还没有打扫，十分脏乱。进入

支那的沼泽地带,里边有许多大的河流,水流缓慢却很深。我们雇来支那人的船只,上面堆满了我们的背包。下午6时到达苏州。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城池。我和××上等兵两人乘汽车提前走了8公里的路程,先进了城,我们喝啤酒喝得醉醺醺地来到宿舍。

这天凌晨1时,攻克南京。夜里12时就寝。

12月8日 晴

6时从苏州出发,在向无锡进发的途中,第一次行走在支那的山丘地带。

12月9日 晴

早上7时到达目的地。由于昨晚的疲劳,从上午10时一直休息到下午2时。这附近,有许多抓狗用的×。

12月10日 晴

早上8时出发,目的地青阳镇。途中有许多支那人的尸体。今天,行李都放上了汽车,所以很轻松地到达了目的地。晚上6时,来到一家相当不错的支那人家,家里物品一应俱全。我第一次喝了支那的酒。下山田准尉晚上来了。

12月11日 晴

早上8时出发。连日晴天。今天乘车并不舒服,途中汽车坏了,我们的速度比大部队还要慢。晚上8时左右才到常州。宗川上等兵已经为我们做了晚饭,所以一到便吃上了。

12月12日 晴

早上7时出发,驱车前往丹阳。所乘的是运输车。这一带不时可见小山丘。我们的部队是从南京东南方向的城墙一角入城的。自己的部队预定是在明天之前与大部队汇合。□□□□我因为脚的原因,只有自己搭便车往前赶,然而却怎么也找不到车。只好在堀内车队住下。我们

部队应该是在丹阳宿营。

12月13日

早上8时50分乘车从常州出发,途中向第十六联队的军旗行了军礼,这是我登陆以来的第一次。11时30分到达镇江。在快要入城的地方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阵地。晚上6时左右抵达自己的部队。这里有读卖新闻和新泻报社的记者。

12月14日

8时,部队列队于大部队的中央,以火力开道,一路向南京进发。行进12公里多,来到高资。4时,去附近的村落,征缴晚饭和明天的粮食。

12月15日

早上8时出发,昨晚在宿舍看到了真正的战地风景:月光从三处向墙壁上倾泻出如洗的光华,此情此景真是难以名状。

4时,到达龙潭。途中杀死两个支那人。今天为晚饭和明天的早饭,又去了四公里外的村落征缴。不久缴来了联队所需的食品,归途上一边是水乡明月,一边是滔滔大河。我们让挑夫挑着征缴的东西,自己却扛着枪遥望故乡,又是一幅战场的风景画。晚上我们在一个不知生产什么的工厂宿营。

12月16日

上午8时出发,下午2时左右到达东流。晚上我担任分队值勤,冻得要命。

12月17日

上午8时30分出发。本田上等兵弄丢了枪。我们下午4时与大部队会合,被安排在联队本部的一个地方过夜。

12月18日 雪 寒冷

我们在上午8时30分列队,被分配到各个中队。12时,我来到第十

一中队。这里有第四次补充兵 22 人。我想和他们一起去参观南京的，结果却没能去成。

下午，清理联队所枪杀的近 25 000 名俘虏的尸体。

12 月 19 日

今天也是在中队的所在地进入分队。第一小队的第二分队上午来到昨天的地方，继续清理尸体。今天又杀死了约十六个敌残兵。

12 月 20 日

早饭后，当了一天分队的兵。

12 月 21 日

早上 6 时左右到达目的地。6 时 10 分出发，8 时左右过扬子江，看到了对岸的土地，上面有许多结着枣子的树。部队行军六公里，在一个小村落宿营。

12 月 22 日 在津浦线的一个村落

8 时 40 分出发，4 时到达目的地。其间都是望不到边际的平原。我们在城外的村落宿营。这村子没有遭受战火，所以一点也没有被破坏。但多多少少好像还是被支那军洗劫过。这里的生活夹带着战争的气息。因为这个村的村民们欢迎我们日本兵，所以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晚上 1 时 30 分左右才睡下。

12 月 23 日

早上起天阴了，终于下起了雨，好久没下雨了。早上 9 时左右起床，部队好像要在这里久留。在与支那人同住的这个家里，有人还向他们买了一幅书画。分队的老兵个个都是好人，使我感觉很愉快。

12 月 24 日

今天上午 10 时列队，前往城市的西边挖战壕。下午 6 时左右返回。

晚饭美美地吃了一顿大肉包子。

12月25日

早上9时30分列队,前往东南面的高地挖战壕,3时返回。分队的宿舍里来了两个伤员,他们是××和猪苗代。战友有贺君说头痛,早早睡下了。我打从联队出发以来第一次洗了衣服。飞机两次从头上盘旋而过。这条街上的部分支那人像是回什么地方去了。

12月26日

上午待在宿舍,下午1时宿舍调整,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个下午。前面住的房子的房主好像是××师范学校的教师。

12月27日 晴

上午9时30分列队,监视俘虏挖战壕。今天2时就结束干活了。回来后打扫宿舍内外。中队办公室里好像来了邮包。

12月28日 雨转雪

上午打扫宿舍卫生。下午2时列队,在花了一天时间挖好的战壕前300米的地方,小队设置了前哨,分队设置下级军官哨。傍晚下起了第一场雪,到了早上会变得相当冷的吧。因为是第一次身临其境,所以精神上很紧张。然而到了早上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12月29日

早上起来,我们前面的五六间房屋失火了,我们领到了日用品。下午2时,转送命令。

我没有外出。今天上午10时,在全椒镇的中学校内列队,举行了两角部队阵亡人员的慰灵仪式。从中队中召集了会制作花的人,为慰灵仪式服务。

今天在吃晚饭时的情景:远处传来嘹亮歌声,原来是有人在唱小原民谣。与此同时,这边又响起了木匠拉墨线的嘤嘤声和农民磨米的石磨

声。因为晚饭时间是在下岗之后,所以分队的全体人员心情都很舒畅。

好像今天是第一次有汽车从南京方向到全椒来。飞机却不再飞过来了。

我们和当地的支那人的关系很熟了。他们的姑娘很可爱。可是,让她们和我们士兵一起去四公里以外的地方抓鸡赶猪倒还可以,一旦要和她们干那事的话,她们就会拿起竹竿什么的来戳你,很是败兴。分队里今天又来了一个叫斋藤的伤员。之前进入分队的××××氏对青木元弥氏的事情了如指掌,因此,我打算等回国以后要好好的向他打听一番。

这个村落有约三万人。

12月30日 阴

上午是关于敌人弹药的分析教练课。下午我们三个人外出征缴蔬菜,结果满载而归。

晚上,因为在办公室前也加了哨位,所以我去值勤了。

12月31日 阴

凌晨1时左右接到报告,说是第一〇四联队正面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部队的北面移动。部队立刻严阵以待。据报敌人有一千人左右。准备迎接元旦,晚饭美餐了一顿。有猪肉炖胡萝卜和油炸食品,还喝上了好久没有沾嘴的日本酒。

昭和13年1月1日

早上7时30分列队,去西南面高地举行庆祝元旦仪式。我们向军旗敬礼,面向亮起来的东方,祈祷皇室的日益昌盛,三呼万岁。就在此时,一轮红日从广阔的地平线上跃出,把哨兵的身影清晰的映照出来。此轮明日非支那国土之物,而是日本的太阳,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乡。

这时,我们听取了联队长和两翼部队长关于太阳的训话,更觉得这是从我们心中升起的太阳。与太阳相互辉映的是我们的日章旗,上面书有伊佐须美大明神的字迹。保佑着第六十五联队的昌盛不衰。

下午自己做饭。晚上,斋藤分队长来到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唱歌,

不觉中已过夜半。

1月2日

人生之半由此可见，
人的归途固定恒常。

昨晚，第五批补充兵抵达中队。上午下午都没有勤务。晚上，南京上空出现五架不明身份的飞机，部队加强了防空警戒。

1月3日

上午，上了轻机枪教学课。下午2时，值了一班下士岗哨。今天，因为这里有分队的警戒哨，所以我的值勤很轻松。早上联队长前来视察过。

1月4日

下午2时与第十中队交接。回到宿舍，收到了第一个慰问邮包，平均两人一个。寄件人是日本铜管公司职员山田伊三郎氏，地址是神奈川县川崎市日本铜管公司。

第五批补充兵进入中队，我们分队增加了两人。

1月5日

上午没有事情。下午2时值日队员们都领到了给养品。

接到报告，在距离我们一里半的地方有五十人左右的敌残兵。中队派出第二小队，晚8时30分左右返回。我去领取了中队的工资。之后，我和另外四人外出征缴，傍晚才返回。

1月6日

上午没有值日，在宿舍休息。下午值日，晚上在办公室前站岗。夜里怎么也睡不安稳。

1月7日

上午,说是从南京方面会有敌机飞来,部队做好了准备。下午,从中队拉来了马匹。我们分队牵来了六匹马。

1月8日

上午9时30分列队,在高地举行了第一次陆军的分队阅兵式。下午接到命令,从中队抽出18人重新编队。晚上做了油炸食品。我把永山清君和元弥君给我的信扔到火里去了。这件事等回去以后必须跟两人做一个解释。

1月9日

上午没事。下午2时担任山上的警卫。今天,岗哨的位置在中央地带。我们值班到晚10时就交接了,所以第三班的下士岗哨便自动取消。晚上无风,天气晴朗,只是寒意逼人。

1月10日

上午有三架敌机飞过上空。下午2时传达命令。4时,到达哨位线的警卫地,进行了演习。晚上,因为昨晚太累了,所以早早睡下了。

1月11日 晴

上午没有事情。下午,第一次洗了支那人的蒸汽浴。晚上喝了配给的日本酒,太好喝了。喝了约有一合,真开心。

1月12日 阴冷

早上7时起床。上午,在82高地挖战壕,冻得要命。中队长也去了。

1月13日 寒冷

今天,从早上开始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上午中队打扫了宿舍内外卫生。下午没有事。分队长和××氏外出了。抓了三只鸡,晚上早早睡

下了。

1月14日 晴暖

发出了昨晚写给广岛旅馆的信。下午是轻机枪教练课。晚上在小队长办公室喝了小豆汤。每人得到了半条鲷鱼,这是第二次发的给养品。第三次给养品是每人两双袜子。12日,广田氏加入分队。

1月15日

早上6时起床,7时30分中队列队,8时30分,为了掩护工兵队,大队出发。我的脚也第一次打起了泡。3时左右,我们在桥边的部队宿营。两个小队住一个屋,可以铺上稻草休息。

1月16日 晴

上午9时,给架桥的工兵部队帮忙。下午1时30分,从小方山山麓传来激烈的轻机枪声。第九中队与敌军约两个中队交火,出现了伤亡。我中队立即出动,但迫于敌人的火力,立刻又退了回来。第九中队今晚一定会深入敌阵收回尸体的。他们都是第五批补充兵,下士官一人,二等兵两人。

晚上7时左右,和汽车队一起前往全椒。第三机关枪队和联队炮前往河岸一线,我回自己部队所在的村落。

1月17日 雨

上午,和工兵队一同干活。昨天的敌人就在800米前方的山上,今天竟可以看到人影。

1月18日 雨

上午,部队帮工兵队干活,我却没有去。下午去大队本部领取弹药。傍晚6时,第九中队、第十二中队外出收容阵亡人员的尸体,但一无所获地返回。大队因此返回全椒。我又回到宿舍。弹了琵琶,曲名是《本能×》。

1月19日 雨

5时起床,6时30分列队,外出收容昨夜阵亡的尸体。为了吾皇,即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无妨。为你献出一切,心甘情愿。

狂风暴雨,道路险恶,抵达前面村落,一路上十分艰难。然而,第九中队终于收回了尸体,未发一枪一弹,顺利返回。

中午12时20分,从××出发,下午4时到达全椒。晚饭是汤、葫芦干、蘑菇和支那的油炸食物等。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了。

1月20日 雪

上午9时,我们交接了山上的岗哨,半夜我第一次站岗,是在瞭望哨站岗,晚上冻得要死。第一分队和第三分队的××等两人前来支援。

1月21日 雪 晴

本以为上午交接哨位的。结果一直站岗到下午2时。之后,回到宿舍休息,保养枪支。

有贺君从物资运输队拿了一些白砂糖来。这几天的给养很不错,好得几乎让人忘了是在战场上。酒一天可以喝一合左右,副食品也能吃上许多,真是改善了很多。

1月22日 晴

上午洗澡。下午1时进行了每月一次的身体检查。夜幕悄悄来临,别的班里正在赌博。领到了袜子和手套。向支那小孩学习支那小孩课本上的发音,打算稍为研究一下支那语。

1月23日 晴

凌晨3时到4时,在中队门口站岗。下午做军装检查的准备。下午4时,开始军装检查,总算顺利过关。傍晚领到了恩赐的四支香烟。晚上去麻原准尉那里一直工作到12时。

1月24日

上午9时30分列队,进行了大队的军装检查。下午1时30分列队,

交接山上的第一下士岗哨。我们一共有八人,他们是××、有贺、星、广田、贺藤、××和佐藤。昨晚,听说前方枪声大作。

1月25日

上午,第十一师团的预备将校及下级军官来过。中午12时,向第十中队交接岗哨。回来后立刻接种牛痘。从办公室拿来了军靴。第一班今晚又是赌博。因为昨晚的疲劳,今晚早早睡下了。直到27日大概不会有行动。

1月26日

上午8时列队,向小收子方向行军约三里后返回。这是大队搞的行军演习。分队回来后,下午1时30分洗了棉毛裤。

1月27日 阴

上午10时20分列队,11时50分从全椒出发,行军不一会儿,我的脚就痛起来了,相当疲劳。下午5时到达小收子。听说两天前这个村落还有两百多人的敌军。分队士兵早早睡下了。

1月28日

早上7时列队。夜里2时左右被黑泽君叫醒,说是起来做饭。好像是他搞错了时间。5时起床,8时左右出发。在11时差15分的时候,我们作为今天的尖兵在侦察前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率先入城,敌人约有两三百人,一时枪声大作,但立刻就消失了。我中队的前进毫无阻挡。担任侦察员的有我们分队的黑泽君和××君、第一分队的××和吉田两人。之后又行军四公里,与大部队会合,继续前进四公里,第十二中队在与大部队相隔五百米左右的地方遭到敌人的袭击,傍晚才与大部队会合。我队从夜里11时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本部站岗。今晚可真冷,连水壶里的水都冻住了。我12时睡下。

1月29日 阴 雪

上午8时从冯下镇出发,通过这片山丘地带就再也不见山丘了吧。

行军了约三十公里地。下午成了雪中行军,十分艰苦。听到山炮的声音,我是扛着机枪行走的。傍晚6时到达宿营地,结果,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山丘里行军了一整天。

1月30日

上午8时20分出发,继续行军。由于昨天的雨雪,今天的行军道路变得十分恶劣。下午6时到达老人厂。我骑兵队与敌人交上了火,出现了伤亡。敌军今晚还在顽强抵抗,子弹不断的呼啸飞来。我因为喝醉了酒,所以有点×。

1月31日

早上敌人的子弹仍然不断,所以部队稍为减缓了向定远挺进的步伐。好像12中队作为先头部队,今天继续挺进。敌军仍旧拼命的射击,在4时左右,好像有一部分敌军开始撤退,就在这时,友军的轻重机枪和山炮也开始猛烈射击。直到傍晚,枪炮声才渐渐停息下来。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6. 菅野嘉雄阵中笔记

编者注：菅野嘉雄，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联队炮中队，一等兵。

战斗详报

(前略)

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作战命令

12月12日晚11时30分 于仓头镇联队本部

一、军^①主力一线的第十六师团向紫金山东北方向、第九师团向南京东南方向挺进，正在攻击敌军。

二、山田支队(以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骑兵第十七大队、山炮兵第三大队为基干)以攻打南京为目的，明天(13日)向乌龙山炮台东北方高地挺进。

三、联队(欠第一、第三大队，配属山炮兵第七中队及骑兵)作为前卫部队的先遣大队，展开追击。

四、第二大队第一中队(配属一个机枪中队)作为先头部队，明天(13日)上午8时30分从宿营地出发。

五、其余各部队组成前卫大部队，按照第二大队、联队、联队机枪队、联队炮的顺序，于8时30分以仓头镇西边为起点，与行进中的纵队会合，在先头部队后方500米处跟随前进。

1. 依据上述命令，12月13日上午8时集合，加入行军队列，晚上8时到达马梅塘后，设置警戒，过夜。夜里11时30分，俘虏了三名敌侦察

^① 指上海派遣军。

兵,在一番调查之后押送至联队本部。

2. 12月14日凌晨5时从马梅塘出发,向乌龙山炮台挺进,在行进途中,得知炮台已经被先遣队的第五中队占领,部队立刻转向幕府山。

3. 在观音门附近,遭到了江对岸七里方向的猛烈袭击,立刻命令弹药小队长予以还击。与此同时,把炮队架设在观音门东南方,向渡江撤退的敌军炮击,打沉约六艘船只。

4. 其后扫荡敌残兵,直到南边的上元门。

5. 这次战斗中,使用弹药56发。

6. 负伤士兵一名。

7. 缴获步枪约240支、弹药2500发、手枪14支、子弹240发。

8. 观音门附近战斗地图。(略)

南京攻击战敌军损失以及战利品

尸体	58 774 具
重炮	108 门
迫击炮	13 门
高射炮	7 门
轻机枪	959 挺
自动步枪	136 支
步枪	70 000 支
弹药	800 000 发

日支事变^①阵中日记

(前略)

^① 即卢沟桥事变。

(1937年)11月20日

在联队的激战地谢家桥附近宿营。今天也是瓢泼大雨。

11月21日

上午9时出发,今天下雨。在港口镇宿营。

11月22日

雨终于停了。上午9时出发,路过顾山镇,在陈野镇宿营。

11月23日

早上6时50分出发,天下小雪。在长泾镇打了一场激战。

11月24日

上午11时30分出发,在长泾镇征缴来砂糖、糖果点心等。在市郊进行了联队的集结并举行了向军旗行礼仪式。部队在长泾镇宿营。

11月25日

早上6时20分出发。因为天气晴好,所以行军也不累。

11月26日

天气更加晴好,早上有霜冻。上午11时出发,经过祝塘镇、李家桥。

11月27日

早上6时30分出发,经过黄塘镇。因为行军路程不远,天气又好,所以比较舒服。

11月28日

夜里下了少量的雨。7时30分出发,前往攻打江阴。在与主干道交汇处,看到了行进中的汽车、坦克等,又遇到了炮弹的轰击,很久没有这种经历了。宿营于涂镇。

11月29日

天气持续晴好。夜里出发,宿营于南闸镇。

11月30日

只向前推行了一点,在江阴城外的村落宿营。

12月1日

早上7时出发,去后方领取弹药。

12月2日

早上带着弹药出发,途中听说江阴城被攻克,我们加快了行军速度。上午9时30分,联队率先入城,十分荣耀。我们和弹药小队在中午进城,并在城里宿营。

12月3日

按兵不动,终于可以洗澡、洗衣了,真高兴。

12月4日

下午1时,转移到城外的北关,在钓钟山下。

12月5日

参观江阴炮台。看到了排列在那里的300毫米口径的大炮和高射炮,共66门。自登陆以来第一次眺望扬子江。

12月6日

在钓钟山麓举行了宣读圣旨的仪式。第三批补充兵到来。

12月7日

早上7时10分联队出发。我垫后押运个人物资,于12时和×××人一起出发。经过夏港,在西×宿营。

12月8日

上午8时××出发，城里发生火灾，××9时左右进城。

12月9日

上午8时出发。联队本部士兵××四人经过××阳，向镇江方向挺进。

12月10日

上午9时出发，经过××，下午5时左右进入镇江。第一次看到灯光，街道宽阔，建筑高大。我们住进了一个大房子。

12月11日

8时30分出发，在×里，遇到了佐藤班长带领的征缴组。从今天起，我将和一同来的11位本部的人告别。

12月12日

7时出发，行军约十二公里。

12月13日

上午8时30分出发，沿着大华山脉铁路行军。经过龙潭镇，在栖霞山附近的山中村落宿营。晚上抓到三个敌军的侦察人员。

12月14日

凌晨5时出发，天亮时分抓获了许多敌军，占领了幕府山要塞。下午2时战斗停止。把俘虏收容到一个厂房里，并就地警戒，宿营。俘虏约一万五千人。

12月15日

今天也不断抓来俘虏，共约两万人。

12月16日

航空明信片到了。山洼里的兵营在中午时分发生火灾,烧掉了将近一半。傍晚,把一部分俘虏拉到扬子江边枪杀。

12月17日

下午1时30分,参加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的南京入城仪式。朝香宫阁下、松井军司令官阁下检阅了部队。将剩下的一万数千名俘虏枪杀。

12月18日

早上开始下小雪。部队前去清理被枪杀的敌军尸体,臭气熏天。

12月19日

今天也是清理敌军的尸体。我没有去。

12月20日

上午10时出发,由中山码头乘船,在距离浦口约四里的地方宿营。

12月21日

上午8时出发,在浦口休整,随后在×××村宿营。

12月22日

上午8时30分出发,××××到达全椒镇。晚上××××。

12月23日

今天×××。

12月26日

宿舍迁移。举行了师团的慰灵仪式。阵亡者2557人,马匹损失1200匹。

12月29日

联队举行了慰灵仪式，联队阵亡 679 人。

12月23日—31日

担任警卫勤务。

昭和 13 年 1 月 1 日 贺新年

举行了新年的祈祷仪式。我因为感冒，××。

1月2日

新年伊始，卧床不起。感冒××。

1月3日

来了大量的信件。

1月4日

第四分队的安部君外出征缴，结果下落不明。举行了圣旨奉读仪式。

1月5日

中队出动人员搜索安部君，他终于未能生还，战死疆场。

1月6日—7日

警卫勤务。

1月8日

举行了第一次陆军阅兵仪式。

1月9日—15日

警卫勤务。

1月16日

由于敌残兵袭击我维修道路的工兵,所以联队不断派兵对其进行扫荡。联队的炮兵也被紧急召集,补充了弹药等。

1月28日

在全椒滞留了约四十天。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
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年5月9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7. 大内利己阵中日记

编者注：大内利己，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第九中队，第三批补充兵。

(前略)

(1937 年)11 月 20 日 阴转雨

半夜 12 时 30 分到达大阪车站，12 时 55 分出发，凌晨 5 时 10 分通过冈山，10 时 14 分到达广岛。下车后，行军约一个半小时，来到竹谷小学，吃了午饭后休息。根据宿舍的安排，我和松本邦正、松崎及吉田荣上等兵一起住到昭和町的四元正明家里。到达住处，受到接待。松本伍长和我交替站了下半夜的岗哨。因为正好是昭和町祭祀日，所以很热闹，还受到了种种款待。我们是坐了 38 个小时的火车才到这里，所以一路上总觉得火车开得太慢了。

已故海军少将四元正明阁下的妻子春江、小女儿敦子、小儿子信光。

11 月 21 日 星期日 雨

凌晨 2 时去哨所接替上岗。受到街上人们的热情欢迎，心情愉快地站了一班岗。下午 2 时交替下岗。从早上开始下雨，武器的保养很费劲。还是因为下雨，不能外出游玩，只好在宿舍里睡觉。夫人对我们饮食起居关怀备至，我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对此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

我们始终受到欢迎，使我们不禁感到国家的强大。广岛城市一片沸腾。

我是自己走着去参加早晚的点名报到的。今天和房东家里的人照了纪念照，并请他们寄往家中。

11月22日 星期一 晴

今天从早上起就是大晴天,心情真爽。给生里君发去在日本的最后一封信。根据昨晚的命令,明天终于要从广岛的宇品港起航了。在广岛的游玩只有今天一天了。上午待在宿舍里,下午和吉田君两人去游览了东町的市场。参观了弥生町,在常叶屋玩了两个小时,度过了最后一天。回到住处一看,夫人已经做好了晚饭在等着我们。我们三人开心地吃了晚饭。敦子小姐也是开开心心地张罗着我们明天的饭。

11月23日 星期二 晴

上午11时30分在竹谷小学的操场集合。在出发之前,夫人给了我们许多关照。又是盒饭,又是水果,连水壶都灌满了美酒,使我们不胜感激。11时40从小学出发。我是乘车去宇品港的,所以比大家早到约一个小时。夫人、阿姨、育子和敦子小姐都到码头来欢送我,为我送别。我十分感激夫人的深情厚谊。

我们所乘的船是红十字船。晚上8时左右起航。船上人数各兵种共计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他人员分乘另外五艘船只。

11月24日 星期三 小雨

今天到达门司,因为装运邮件和加煤,停泊了一天。海岸的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晚上8时从门司起航。此前,为了预备零食,有几个下士军官上岸去采购了一些,所以在船上,即便是零食也是品种繁多、丰富多彩。

我心情愉快地上床睡觉。今天从下午开始下起小雨。

11月25日 星期四 晴

从门司出发之后,身体开始慢慢地发生变化,食欲不振,一直躺在床上。海上并无风浪,估计会平安靠岸,但还是讨厌这种船舱里的生活。一二君也晕船得厉害。现在已经看不到一丁点岛屿的影子,只是偶尔能看到船只。船上的日子真不好过。本以为是在吴淞登陆,结果却听说在上海上岸。终于熬到头了。船只渐渐接近了支那国土,又看到了岛屿。

11月26日 星期五 晴

早上起来,比昨天还要难受,根本不能吃饭,难过得要命,只得躺着。船只朝着扬子江的方向航行,海水也发生了变化,一会儿混浊,一会儿蓝白的。晚上10时左右,又看到了岛屿,还看到了上海方面的灯塔。大概在明天凌晨2时左右抵达吴淞港。我们在船上用歌声期盼着早早地登陆,结束这段难受的日子。在船舱里度过了第四天。

11月27日 星期六 晴

凌晨2时,船只停泊在扬子江入口处,等待着天明。早饭后,做下船的准备。因为我们接到了必须自备午饭和晚饭随时待命的命令。一直没有下船的命令,在甲板上,我看到有16架飞机,并且第一次看到它们的起飞,实在是惊讶不已。再看看四周,令我吃惊的是,包括军舰竟有56艘船只。今天我的身体状况大有改善,心情很好。我们船上共有乘员1500人,另外护士70人,还有60名船员。始终未接到下船的命令。今天晚上灯火管制。我们在船舱里洗了澡。身体已经完全恢复。这是在船上的第五天。

11月28日 星期日 晴转阴

以为今天会在上海登陆,结果仍然没有下船的命令,在船上休息了一天。扬子江上聚集着数不胜数的军舰和其他船只。眼前大概就有七八十艘,可掉过脸去又是数不清的船只。天空中还盘旋着数架飞机,使人感到我军的强大。此外,还有好多艘停泊的船只,其中有运兵船,有运弹药的运输船。向扬子江岸边望去,不禁为空袭所造成的惨重破坏而吃了一惊。在船上度过第六天。

11月29日 星期一 晴

昨晚突然接到命令,今天登陆上海。4时起床,做好了中午和晚上吃的饭,准备下船。6时,船向港口驶去。船横靠上海码头,从8时到9时30分,部队下船。放置好武器休息,吃午饭。天空中有二十多架飞机在盘旋。眼前所看到的上海,建筑物被严重破坏,七零八落。由此可以想

像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残酷激烈。下午 2 时 30 分,根据命令我们来到了纺织工厂的宿舍。眼前的纺织工厂大得令人吃惊。厂里工人似乎都跑光了,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上海的街道真宽敞。今天是登陆的第一天。

11 月 30 日 星期二 晴

夜里的警戒非常严密。

天亮起来做盒饭。早饭后,外出征缴车辆。街上到处都是空袭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来到日租界,日本人个个生意繁忙。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和支那人。在返回途中,我因为车子而扭伤了脚,不能走路。明天就要开始行军了,而我却走不了路,实在是太糟糕了。肯定是不能行军了,我感到灰心丧气。在这过程中,××村的桥本平男上等兵给了我许多关照。

我们接受了预防接种。在搬运粮草时,我因为脚扭伤,所以担任监工。

12 月 1 日 星期三 晴

我的脚因为昨天扭伤,一点路都不能走。所以很遗憾不能参加行军了。依据第十六师团五十岚部队的井上谦太郎军医的诊断结果,为一等伤,必须去第一兵站医院住院。因此,最终我只好请医生开具了相关证明,留了下来。

第二十九联队被编入第六十五联队,预定明早 8 时乘船行进约一百公里。天空中有我军的飞机不断飞过,警戒着上海的街区,陆地上,由海军陆战队实施严密的警卫,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地疗养。登陆第三天。

12 月 2 日 星期四 晴

荻村部队与两角部队编为一体,我牛渡部队终于在今天早上 7 时 30 分列队,从上海向江阴进发。预计 8 时乘船,其后行军 25 里,抵达目的地,加入联队。非常遗憾的是我因为住院,不能一起参加行动。我被井上军医领着去第一兵站医院住院,开始第一天的住院生活。我住进了伊

佐部队医院。有许多病人。我住在大场医院的三号楼。心情不由得忧郁起来,心中向神灵祈祷着早日康复,能加入到部队的第一线。

12月3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住院的第二天。根据诊断的结果,我想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恢复。真想早日恢复,回归部队。住院的生活实在使人感到难受,就连好好的身体看样子都有可能出问题。我的脚已经变得很轻松,疼痛也消退了许多,只是心情变得非常空虚。

给标野君寄去了一封信。空中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恐怕是警卫的机关枪吧。

12月4日 星期六 晴

8时30分,有不少人出发归队了。同一病房的本师团第四联队的一个伍长也精神抖擞地上路了。我真想和他们一起走。每天就这么躺着,觉得白天过得很快。已经住院三天了。

下午有人要回日本,在欢送的时候偶遇同一部队的战友,他是双叶郡的,叫吉田。

我的脚已经不痛了,走路也开始变得非常轻松,可以放心了。

12月5日 星期日 晴

昨晚,慰问品第一次送到了医院,拿到了六个橘子,大家欢天喜地的边吃边聊。虽然想着早日奔赴第一线为国效力,可是,明天就将迎来住院的第五天。在病房里待着心情总是很郁闷,所以我在屋外待了一天。空中有几架飞机在盘旋,据战友说第四批补充兵登陆吴淞,已经经过夜行军抵达上海。今天第二次收到慰问品。平均两人一瓶汽水,一人一盒奶糖和一个橘子。一想到为了皇军,在后方付出辛劳的人们还如此关心我们,就有一股冲动,必须早日康复,上前线,建功立业。

12月6日 星期一 晴

我住院已经五天了。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外出沐浴着阳光,心情愉

快地游玩。今天该我值日做饭。在治疗脚伤的时候,和一个来自群馬县桐生市的人常常见面聊天,他是受军方指派担任部队杂役人员的监督的,叫远藤×一。据说移居上海已经 27 年了。今天充当炊事的伙夫。听说一天能挣 3 日元多。下午洗了澡,好好地泡了一下脚,感觉脚很舒服。现在感觉脚在一天天恢复。晚上,仍然为白天盘旋在我们头上的飞机而感到诧异。今晚,领到一个苹果。

12 月 7 日 星期二 晴

早上感到非常冷,中午天空晴朗。今天又享受了日光浴。给××××和××写了信。返回病房,说是我的一个朋友刚刚来过,又走了。也没问出是谁。下午此人又来了,原来是若松市荣町的佐藤文雄君。我向他打听了前方的战况。感到支那军真是不堪一击。真想早日把他们全歼了。岐阜县的众议院议员一行 11 人前来慰问。还听说今天早上 8 时左右南京被攻克。

脚已经完全可以行走了。

12 月 8 日 星期三 晴

每天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起床,洗了脸,饭就已经端上来了。每天早上给战友们添麻烦,真觉得过意不去。不过,每晚过了 11 时 30 分都不能睡觉却使我很难受。今天白天依旧是在屋外晒太阳。佐藤君今天又来看我,上午他休假。南京方面好像只是占领一部分,仍在进行激战。

今天作为奖赏得到一袋点心。真想早日归队啊。晚上睡不着觉,故乡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真是不可思议。

今早开始降霜。眨眼间住院已经一周了。

12 月 9 日 星期四 晴

我们部队好像驻扎在苏州,担任警备。自己到底何时才能归队啊,每天都盼着,希望早日回去。今天洗了穿了很久的内衣,在屋里过了一天。

今天过得很平淡,第八天梦游般地过去了。原以为一周左右就恢复

的,可是,现在的状况还是不能归队。我不由得惦记起前线的战友,他们一定很辛苦吧。今天晚上因为敌机的袭扰,实施了灯火管制,一片漆黑。此外别无他事。

12月10日 星期五 阴

中支那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两位阁下,为日夜征战的全体官兵鼓动士气,指出必须将辉煌的圣战进行到底。这实在是让人感动。

据说我们师团目前正担任江阴的警卫。同屋的滨本孝吉君和大仓惣市君为明天的归队做准备。估计我大概15日左右就能够出院了吧。

12月10日,天皇圣旨(于贵族院宣读)。(略)

12月11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战友滨本孝吉君和大仓惣市君归队。我目送他们上了大道。佐藤君也来了。我决定20日归队,这期间,为了康复将全力治疗。

我们部队也为攻打南京付出了辛劳了吧。一直盼望着拿下南京。在医院的院子里已经搭好了庆祝攻克南京的表演舞台,大厂部队医院和昭井部队医院也都搭了。然而,预计15日才能攻克南京,所以病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只好每天进行演出排练。可以想像攻克南京的那一天将会何等的热闹啊。

12月12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佐藤君又来了,整个上午他向我们讲述了战局的情况。下午,给广岛市的四元敦子发去一封信。今天作为奖赏得到一包香烟和慰问品。目前的战况难以想像。急切盼望攻克南京。今天不知怎么有些担心家中的父母妻子。每当想起不顾年迈仍起早贪黑地操持家业的父母,就会产生愧疚的心情。

12月13日 星期一 晴

一切如常。在去部队商店闲逛的时候见到了佐藤君,我们一起吃了

顿饭。吃饭的时候,向我们联队的人了解了战况。据说我两角部队一周前从江阴出发,前往攻打南京。另外,据报纸报道,在江阴东面约五里的镇江,为了攻打图山炮台,我两角和田代两支部队正浴血奋战。

今天下午3时传来了攻克南京的消息。被称为坚不可摧的首都南京也终于敌不过我皇军,被攻克了。在这场激战中,一定有许多人牺牲吧,我为他们感到痛惜。近来,随着不断有人归队,而入院的病人又少,所以医院的环境变得非常宽松。

12月14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举行了盼望已久的庆祝表演活动。10时40分在广场集合,仪式开始,向皇宫方向行拜礼,唱国歌。在伊佐部队长致祝词之后,举行了娱乐表演。部队长的贺词字字句句都涵盖了战况的各个进程,使我终生难忘。表演到4时30分结束。每个人的节目加上护士们精彩的演出,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今天发下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作为庆贺,还吃到了表示祝贺的红白双色年糕。

皇军万岁。祝武运长久。

12月1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已经是15日了,却还是不能归队。12月份的一半时间都泡在医院里了。虽然讨厌这里每一天的医院生活,但脚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很无奈。我一边向神灵祈祷20日一定要归队,一边积极地治疗。大厂部队医院已经有许多人归队了。我们部队的高桥少尉以及双叶郡的吉田战友已经归队了。今天领到了好多食品,有一瓶汽水、一个梨子和一盒点心。傍晚,据新闻报道,我山田师团从扬州某地敌人的正面登陆。战友们一定是在艰苦奋战吧。今天又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

12月16日 星期四 晴

今天领到香烟。每天都是晴天,心情真爽。继续在外面沐浴日光。昨晚困得要命,却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到半夜2时。在这段时间,想像了许多家乡的事,一幕一幕像梦一样浮现在眼前。不过,睡不着觉可真不

是个好事。今天一天无所事事。大厂那边的病人大都归队了，病人所剩无几。据说从上海到苏州的火车好像已经通车了，正在运送归队人员。这也使我安下心来。我也将于四天之后归队。

12月17日 星期五 晴

每天过着毫无变化的日子。今天时隔23天洗了个澡，太舒服了。再有三天就要归队了，可脚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真急死人了。晚饭后剃了个头，之后听做饭的人讲上海事变（八一三事变）以来的事情，有些事真让人感慨。另一方面，我对他们抱以同情，并受到了支那难民的感激。

12月18日 星期六 阴

今天从早上开始天阴了。今天又领到了香烟、两包饼干等，大家开心地享用了一番。见到了来自相马的佐佐木忠雄君，他和我同一中队。我希望能和他一起归队。

12月19日 星期日 阴

近来寒气逼人。每天过着平淡的日子。我决定和来自宫城县的樱井君一起归队。今天拜托了第五十八联队的境少尉，决定21日动身。脚伤已经好多了，大概可以行走了。我期待着21日。

12月20日 星期一 阴

明天就要归队了。听说船后天起航。脚的情况很不错，让人放心。着手出发前的准备。昨晚运来了一具尸体，是被敌人的残余部队打死的，开了一个追悼会。一想到那个人，我不禁潸然泪下。实在是太可怜了。见到了佐藤忠雄君。

12月21日 星期二 晴

终于盼来了归队的日子，很是兴奋，上午8时30分在医院前面集合。在收下各种各样的东西之后，我乘上汽车，与护理三周的江柿花子告别。心中感到有些寂寞。汽车开到兵站司令部跟前，我们下了车。今

天早上格外冷。樱井君为了领取武器,去了兵工厂,地点在日本船运公司的所在地。当我们来到师团放置备用品的地方——上海纺织公司时,那里有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他们把我们领到三楼住下。今天因为走了路,脚很疼。晚上,濑川村的佐藤忠雄君突然来看我,让我又惊又喜。据他说因为在攻击中受伤,住了两个月医院。还听说渡边节夫君回国了,吃惊不小。

12月22日 星期三 晴

我所乘的船因为装货的原因,起航延期到明天。我和樱井君两人回到医院,遇见了江柿小姐,她请我们吃了顿饭。下午我们去柏部队玩。因为昨晚特别冷,所以从那里领了一条毛毯回来。然后又跑到支那人家里转悠,拿了一床被子。晚上收拾行李。好像是明天早上6时30分列队。和佐藤君聊了许多,一说起战局和国内的情况,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思念之情。第六十五联队的归队人员有20人。

12月23日 星期四 阴转小雨

今天终于可以乘船出发了。凌晨4时起床,6时30分列队,出发前往上海码头,走了约一个小时(四公里)。天下着小雨。在码头上,我们休息了约一个小时,终于上了船。定员只有260人的船,竟然乘上了560人。所以,由于第十三师团的人所在的船舱非常狭小,吃了不少苦。晚上冻得怎么也睡不着,活受罪。

船沿着扬子江航行。下午6时,船停了下来。在这里一直要停到明天早上。夜里,寒风肆虐,不能入睡,我和佐藤君挤在一起睡。

12月24日 星期五 阴 大风

半夜,寒风肆虐,难以入睡。早上6时,船员上班了,我们钻到船员室里继续睡觉。扬子江两岸,可以看到许多支那人的房屋,眼前有许多像是支那人在干活。下午5时到达镇江,部队决定在这里过夜。镇江的街区沿江岸展开,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可以看到一些被破坏了的房屋,但仍然有许多支那人在劳作。

12月25日 星期六 晴

10时30分出发,目的地南京。看扬子江两岸的农家,煞是好看,这使我诧异不已。放眼望去,当地人一边赶着牛劳作,一边看着我们表示欢迎。房屋的门上飘着日章旗。下午5时40分,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南京。预定今晚在南京附近的江面过夜,明早登陆。

12月26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早上起晴空万里。南京的街区也十分美丽。到处都能看到漂亮的英国式建筑。昨天到达南京时,看到扬子江河岸上支那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南京的敌军俘虏是在此枪杀的。

我们从浦口登陆。午饭后,领取了两天的干粮。我和佐藤忠雄君、远藤政义三个人为一组,由菊地伍长带领共八人,留在浦口担任物资的监管。其余人回归各自中队。我们很快收拾好内务,今晚可以暖暖和和地睡觉了。

南京上空,有好多架飞机在执行警戒,浦口这里,还留有我们第六十五联队的四名勇士正监护着弹药。这附近几乎已经被大火烧为灰烬,使人能感受到当时激战的情景。

12月27日 星期一 晴

今天10时赶到浦口码头,准备监督货船装卸,结果没有船来,于是便返回了。午饭后,想去附近征缴一些生活用品,结果转了好多人家,什么也没有。而且,跟支那人语言又不通,实在是无可奈何。我们让支那人打扫宿舍一带,还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晚上用的灯油。待在这里,并没有身处战地的强烈感觉。感谢今天一天平安无事。今天两角部队第二中队全体人员来此担任警卫。

12月28日 星期二 阴转小雨

一早起来,出发去附近各地征缴蔬菜和猪。缴到一些蔬菜。在返回的途中,看到一头跑出来的猪,我们三人开枪射猪,结果没有命中,跑掉了。我和佐藤君两人一进入野地里,就发现了一头大肥猪,开枪打死

拖了回来。时间是10时30分。今天突然遇见了本田义昭君,彼此都感到意外。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道平安。今天小雨,不久变成了雨加雪,一直下到晚上。这是在支那的头一场雪。

今天又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感谢上苍。让人吃惊的是在浦口附近有很大一块荒地,里面还有河。

12月29日 星期三 晴

一早起来,田野一片银白。看到雪,不由得觉得仿佛身在日本。今天在码头监督装卸。还去看望了第二中队的久田君。在那里,意外地遇到了当时一个部队的渡边君和渡部君两位战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是来这里重新编队的,好像原部队的好多人都来了。第六十五联队的物资明天卸货。

12月30日 星期四 晴

为了做饭,今天稍为早起了一点。饭后,全体出发去码头。一个上午,没有卸下一件第六十五联队的物资,其间遇到了富田君,很开心地聊了一阵。我和佐藤负责船内的监督。今天实在是太忙了。不觉就到了午饭时间,午饭是回宿舍吃的。下午的工作和上午一样。下午运来了大量的第六十五联队的物资,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早早地就结束了工作。昭和12年12月30日也是平安无事地度过,感谢上苍。日本也一定正忙于过年吧。今天收到了许多慰问袋。我立刻寄去了感谢信。

今年只剩下明天一天了,这一年简直就如梦一般地度过了,真让人吃惊。

12月31日 星期五 阴

今天去仓库值勤。这其间有15辆汽车开来,我们卸下了邮件。中午回宿舍。下午又来了15辆汽车,我们卸下了慰问品并派发到前线去了。因为今天非常忙,1时30分才吃午饭。回到宿舍,留守的人把征缴来的猪做成了菜肴,还领到了许多补给品。

意义重大的昭和12年到今天就结束了。我诧异于战地岁月的飞速

流逝,我们应征入伍已经是第76天了。明天就是昭和13年1月的元旦了。我们在门上装饰上竹子和松枝,挂起了日章旗,布置了一番。战友们在浦口的土地上送走了昭和12年的最后一天。

昭和13年元旦 星期六 晴

今天是昭和13年的元旦。在南京的浦口迎来了令人开心且很有意义的新年。早上起来,天空湛蓝,无一丝云彩,好一个晴空万里。作为礼炮,我们用长枪向着皇宫方向开了两枪,然后三呼万岁。我们的宿舍也装饰了松竹,每一个货架上都装饰了。门口,日章旗和松竹迎风飘扬。不觉中思念起故乡,真想看一眼双亲、妻子和孩子。和佐藤君愉快地闲庭信步,快乐地度过了元旦。担任监工已经是第七天了。(第五次补充兵在浦口登陆,编入部队)

1月2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2日,早早起来,吃了饭,去仓库担任监工。上午10时左右,第五次补充兵登陆浦口,立刻补充进部队。除了第四联队外,第六十五联队以及其他部队都来了很多。工作中见到了××郎治君,之后又遇到了荒金番三君,实在是太高兴了。两人都很健康。

午饭后,见到了我们中队的补充兵,有亘理伍长、大竹伍长、三班班长雄田泉和齐藤××等许多熟人。吃惊的是伊藤勇君也来了。共有360人左右,其中军官8人,下士13人。听说日本的若松那边正在下大雪。从第三和第四中队还过来了一批没训练过的新兵。听说其中有伊藤柳介君,他在通信班,今晚在第二中队住宿。我很唐突地去见了。今天因为见到了许多战友,心情非常愉快。

1月3日 星期一 阴

早上带着枪外出散步,走出约一公里,发现有五六只猪崽,捉了三只,送给了当地人,他们非常开心。早饭后,我一个人过了河,穿过一千多米的野地,发现河里有许多在船上生活的当地人。这些难民也真是太惨了。

自担任师团的监工以来,想不到每天都忙个不停。南京每天都是晴天,而日本却非常寒冷,大概还下雪吧。父母和妻儿是如何地苦熬着日子,这元旦又是在何种气氛中度过的呢?实在是难以想像。又见到了×××君。

1月4日 星期二 晴

今早早起,和佐藤带着枪外出散步。在同一地方发现了三只猪崽,我们把它抓了回来。接着,前往码头搬运货物。干活的时候,听说有我们第六十五联队的归队人员正在休息。跑去一看,见到了×××君和×××君,听说×××君被迫击炮弹片炸成重伤。还听说祝市君也负伤了,很是意外。由于是突然的会面,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我们村的战友菅野求君和矢内健治君阵亡。虽然有不少人负伤,但是大家都还在精神抖擞地为了国家而努力奋斗。

1月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们一行三人为了征缴蔬菜,带来四个支那人外出了。跑出去有十公里的路程。那一带是第十六师团的防区,有车辆、坦克等各类兵种。每个高地上都有敌人的防御工事,支那士兵的尸体随处可见。回来的时候,我们乘船直接进入城内。时间已经是下午2时30分,肚子都饿扁了,支那人也很辛苦。吃了午饭,给那些支那人一些大米,让他们回去了。支那人个个兴高采烈。已经是黄昏了,今天可是真累,不过脚已经完全好了。

1月6日 星期四 阴

由于昨天的疲劳,今天很迟才起床。起床后,饭已经做好了。吃了饭,赶去仓库一看,今天没工作,休息一天。今天可真冷。白天的空气仿佛都被冻住了,结的冰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看样子明天要下雪。今天因为太冷,所以我们吃了烤猪肉,还喝了一杯酒。

战友们都持枪外出散步去了,我一人悠哉悠哉地休息。今天又平安的度过新年的第六天,感谢上苍。

1月7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从上午10时左右起,去联队仓库重新整理堆放物资。下午3时左右工作结束。回宿舍,吃午饭,洗澡,休息。近来愈发寒冷,前线一定更冷吧。我们虽然每天干苦力活,但比起他们要舒服得多了。据说天津方面已经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又要有一次大战了。其结局将会如何?这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

1月8日 星期六 晴

昨晚到今天,感到特别冷。今早因为冷,所以多睡了一会儿。饭后,由于太冷,我们装上了暖炉。下午货船到岸,我们去监督货物的装卸。今天的货物是来自日本的慰问品年糕。这一箱箱年糕满载着内地人温暖的关怀。下午4时左右,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支那人苦力被领回住处。我们回到宿舍,洗澡,吃晚饭,今天一天平安度过。自登陆浦口以来已经两周,上午富田君过来,听他说明天第二中队将要集结出发。

1月9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一早就去码头,拼命搬运联队的物资。支那正规军的俘虏也拼命地在干活。看到他们的样子,我深信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联队的物资在仓库里已经堆积如山,那是因为没有汽车将其运出去。听说明天将有汽车来运送。今天第二中队的一部分人出发参与大部队的集结去了。

1月10日 星期一 晴

今天还是去仓库,等待汽车的到来。来了五辆车,我们往上面装毛毯。车开走后已经是中午12时了,忙了一个上午。下午又往一辆车上装毛毯。干活的时候听说,从日本来了30名妓女,都是大阪人,1月2日离开日本,今天到达浦口,现在已经乘车上前线了。回到宿舍,才知道菊地伍长由于近来一直身体不好,今天终于住院了,住的是浦口预备医院。真为他难过。

1月11日 星期二 晴

早饭后,去医院看望菊地伍长,伍长的病情日益加重了。回来后,给家里写了封信。

今天也有许多邮件被船运进仓库里来。晚上,偶然遇见了××的助川启四的亲戚助川伍长,以及原来的战友×××的星菊雄君。他们是来取第十一中队战地名册的。今晚我们在一起睡觉,打听到不少战局情况。战争已接近尾声,目前,从前线到后方都非常辛苦。

今天又去看望伍长了。

1月12日 星期三 阴 寒风

今天照旧去码头出勤。今天和往常不同,阴冷的天气还刮着寒风,冻得要命。今天主要是搬运师团的物资。据种种传说,我们现在与各个中队的联系很不顺畅,为此大家有些不安。如此拼命地干活,其结果也是白干了。还有,南条少校竟对我们说,让我们今天回归原队,真是太不把人当人了,令人气愤。下午,为了与联队取得联系,真岛君和藤远君出发了。

今天领到了许多补给品。晚上据会计部的一个伍长说,各部队只留一两个联络兵,其余人预定明天归队。

1月13日 星期四 阴 寒风

警备队的一个伍长过来通知说,上午10时30分集合,听候队长的指示。早饭后,着手归队的准备,保养了枪支,随后集合。根据队长的命令,明天一早立刻归队。我做好了所有准备,并给家乡的亲朋发了信。另外,我和佐藤君向队长交了假条后,去菊地伍长那里和他告别。今天,从早上起寒风劲吹,白天飘起了零零星星的小雪,可不一会儿就停了。和大家告别心里真有些不愉快。佐藤君因为帮木下中尉拿行李,所以坐汽车。我们则联系好乘火车去滁县。

(回归第九中队)

1月14日 星期五 阴转晴

监督物资搬运的工作到昨天结束。今天终于迎来了归队的日子。

也就是说将要上前线了。上午9时30分,我们从浦口火车站出发,我们六人中只有佐藤君乘汽车去滁县。我们虽然是乘火车奔赴前线,却有一种凯旋的感觉。从浦口出发,经过浦镇、花旗营、乌衣、担子街,11时30分在滁县下车。通过师团司令部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下午4时,我和佐藤君乘汽车出发,前往全椒。其他人留宿一夜。滁县到全椒约28公里,由第八中队担任警戒。下午6时到达全椒。我们通过联队本部向一名副官阁下报到。我被编入第九中队。随后,我和佐藤一起去向中队长报到。我被编入第×小队。

1月15日 星期六 阴 寒风

昨天被编入中队后,意外地见到同村的××安治、××寅志和××一作等人,大家非常开心。今天,战友为我做了饭,饭后,横山准尉把我叫到下面,让我填写了留守人员表。之后,去联队本部取自己的战地名册,但是没有找到,无功而返。回来后,去小队的警备区域,向小队长报到,听从指挥,担任警备任务。因为很冷,站岗很辛苦。我第一次上岗是晚上7时到8时。站岗期间没有异常,只是四处传来的狗叫十分烦人。不管怎么说也是战地上的第一次值勤,所以我非常紧张。第×小队队长是相田辰男少尉,中队长是木下而郎中尉。

1月16日 星期日 阴

今天站了一班从2时到3时的岗。之后就休息了。11时到12时,又站了一班岗。站岗的时候,从全椒的南面传来了机关枪和步枪声,下午4时左右枪声变得更加激烈。估计是友军遭遇敌人,正在激战吧。这时接到上级通报,说是第九中队的29名士兵被敌人的一个大队包围,由于弹药不足,五人阵亡,两人负伤。实在是遗憾。今晚我们处于待命状态,实施严密的戒备。据命令,今夜部队将追击敌人,警备队也进入了备战待命状态。中队的一个小队被派出去接应和增援。敌人好像是从和县方向过来的,现在吴家岗一带。

1月17日 星期一 有雨

今早7时到8时站岗。那个时候一直在下雨。晚上7时到8时又站

了一班岗。这时候已经不下雨了。南面约 15 公里的地方燃起了大火。今晚没有听到枪声。到明晨 2 时可以小睡一会儿了。联队本部里真是没有什么兵力了,大家都上前线去讨伐敌残兵了。晚上 9 时接到报告,我大队已经占领和县,并追击位于和县五里河的敌军,完全控制了当地。雨中参与讨伐敌人的众将士真是辛苦了。

在这里担任警备比在后方还要舒服,还能常常吃到大量的猪肉和鸡肉。

1 月 18 日 星期二 雨转晴

今天 3 时到 4 时站岗。我站岗的时候,真幸运,雨停了,月亮露出了脸。寒风彻骨,越发感到冷。8 时起床,吃过饭前往中队所在的位置,保养武器。下午 2 时到 3 时站岗。

五里河的战斗还在继续,战友们一定是在苦战吧。站岗的时候,听到炮声。傍晚时分,一个支那兵误入歧途,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抓住他并处以枪决。黄昏,友军的炮声似乎更加猛烈了。白天还是好天,可一到傍晚就又要下雨了。每天都下雨,战友们一定很够呛吧。战友们,你们辛苦了。五里河距离全椒约四里。(讨伐五里河的部队返回)

1 月 19 日 星期三 雨

今天上午 9 时到 10 时站岗。起来一看,又下雨了。近来总是下雨,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困难。好像部队正一部分一部分地乘车返回。我中队行军返回,下午 4 时左右到达。他们是在浑身湿透的情况下行军四里路,可以想像是何等的艰苦啊。晚上 9 时到 10 时站岗。雨停了,一片漆黑,很不利于观察。家乡这会儿正准备过大年了。也许父母、妻子和孩子正过着担惊受怕并且是很辛苦的日子吧。我向苍天大地祈祷,希望东亚和平早日到来。今天又平安地度过了。

1 月 20 日 星期四 雨夹雪

今天从凌晨 5 时到 6 时站岗。今天从早上起下雨。下午又站了一班 6 时到 7 时的岗。雨变成了雪,一片银白。雪下个不停。白天实在空

闲，给神奈川县座间村的石井美和子发去感谢信，谢谢她寄来的慰问邮包。看到眼前的皑皑白雪，越发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旧历新年不觉中正向我们靠近，今天大概是旧历十二月十九前后吧？无法确认。

1月21日 星期五 晴 寒风

今天凌晨2时到3时站岗。雪停了，风却越刮越大。看到全椒旷野上的一片白雪，脑子里不禁浮出家乡的情景。小睡片刻，起来一看已经8时了。下午12时到1时又值了一班岗。因为每个小队轮流值班三个小时，到我正好三个小时，所以我和第×小队做了交接。

这八天的警卫工作比较起来很是短暂。晚饭后，土屋忠吉君来看我。他在第十一中队，我们闲聊了一阵后就道别了。他自上海登陆以来参加了马家宅、老陆宅、江阴和南京的各个战斗，却很幸运，至今毫发无损，真为他高兴。

1月22日 星期六 晴

今天起床后，一直待到10时左右。上午，绀野义辉君来我这里，好久不见，聊了许多。然后，捆扎个人包裹，托付给了有关部门，并把它运到联队本部门前。

下午3时，进行了每月一次例行的中队检查。安二君又来和我聊了一会儿。现在前线的工作比后方还要舒服。今天接到命令，明天将有着装检查，所以我们在中队部前进行了列队操练。（穿大衣，披毛毯）近来寒冷彻骨，一旦下雪，就越发感觉冷了。

1月23日 星期日 晴

一早就做了军装检查的准备。10时在中队部前列队，进行了军装检查。

之后，在去见第二机关枪队松崎准尉的路上，遇到了第七中队的石井少尉。在松崎准尉那里待了约一个小时，见到了××××少尉，听说××××君在，我又见了××××和××君，大家闲聊了一番。他们两人的身体都很强健，真为他们高兴。回到中队别无他事，休息。因为不

久将有行动,看来部队就要转移了。

1月24日 星期一 晴 寒风

上午9时20分列队,进行大队的军装检查。武器、皮具、装备及其他各项无任何异常。下午3时接种牛痘。这次的牛痘好像是植入的。今天借口和矢吹君两人睡觉,从小队长的房间搬了出来。下午轮到我值日做饭。因为是第一次做饭,所以炊烟把大家呛得够呛。晚上去第×小队,和一治君、忠雄君聊了一会儿天就回来了。开心地玩到11时30分才上床睡觉。和矢吹君两人睡在一起,真舒服。

1月25日 星期二 晴

今天和矢吹君玩得很开心。目前联队的行动好像延期了。担任全椒的警备工作一直觉得很快活。久居即故乡。我现在不觉中已对全椒这个小镇产生了一种眷恋。

值班站岗的工作又快轮到我们了吧。我和一治君、忠吉君去第七中队看望辰实君,我们闲聊到天黑才回来。

1月26日 星期三 晴 寒风

今天大队将有行军。凌晨5时起床,7时30分在中队部前列队,8时大队集合,9时出发。第十中队为先头部队。第×中队、第九中队跟在大队本部的后面行进。道路险恶,走得很疲惫。部队在走出两里的地方折回。时间已是下午2时,又是疲惫又是饥渴。回到中队部,喝了两杯支那的酒,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晚饭后,就着烧鸡喝了酒,然后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晚上11时左右接到命令:第三大队明天上午10时30分集合,提前一天出发。联队的行动就要开始了。为了准备,我们明天凌晨2时就得起来。今天的行军往返共15公里。

1月27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我们大队终于开始行动了。上午10时30分,机关枪队列队于侧,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训话:“终于接到我们等待已久的行动命令,第

三大队马上就要出发前往某目的地。在行军中要密切注意敌情，必须注意：只有高度的紧张才不会出错。”随后，大队长平少佐也做了训示。11时我们部队终于离开了全椒，踏上了行军之路。路线和昨天一样。今天部队预定在张小集宿营。下午5时我们到达这里，立刻升帐做饭。今天是行军的第一天，行程定为18公里，所以并不觉得累。我从今天开始归属第二分队。

1月28日 星期五 晴

为了7时30分的列队，今天5时30分就起床准备了。8时出发，向大马省挺进。今天的行军多是山路，所以感到有些疲劳。骑兵队在大马省附近遭遇敌人，发生交火，顺利地击退敌人。

下午6时到达目的地。行军约三十公里。我的脚感到非常疲惫和疼痛。开始准备晚饭。晚饭后为了消除疲劳，便早早地睡觉了。分队成员是石田清、佐藤保、柳沼清二郎、五十岚、伊佐美、高野武雄、铃木定雄，还有分队长板本大介伍长，共九人。

1月29日 星期六 阴转雪

今天7时30分列队，8时出发。今天主要是山地行军，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脚上不断地生出泡来。午饭时分下起雪来，下午便是大雪纷飞。这山路因为下雪变得更加恶劣，每走一步都觉得吃力。今天我们暂时与联队会合，再次担任左侧的警卫。雪虽然下得不是很大，却偏偏妨碍我们的行军。晚7时到达宿营地。行程大概有40公里。因为道路恶劣，我的脚感到很累，加上水泡，很是疼痛。行军进入第三天。

1月30日 星期日 晴

今天也是7时30分列队，8时出发。因为昨天的雪，路变得更加难走，我的脚越发地疼痛，疲劳也加重起来。到达老人厂的时候，骑兵队在街上与敌人遭遇，阵亡四人，负伤一人。其中少尉一人、准尉一人、伍长两人、上等兵一人。今天没有到达目的地，却在老人厂打了一仗。第九中队为了支援骑兵队，来到了部队的最前面与骑兵队联络。街上燃着大

火,我骑兵队向负隅顽抗的敌人猛烈攻击。晚上 11 时左右,我作为侦察队长来到骑兵队菅野小队,向联络兵传达了出发的命令,决定立即出发,于凌晨 1 时会合,然后我便回来了。

1 月 31 日 星期一 晴

凌晨 5 时接到小队长命令,陪同松崎侦察要员出发,与菅野小队取得联络。我们来到老人厂最南端的位置,与菅野小队取得了联系,让他们与第九中队的一个小队换防。为了引领小队,我回到了小队的位置,并引导他们上了警戒位置。警戒位置上架设了山炮。敌人就在百米开外。上午 10 时左右开始攻击,发射山炮,骑兵队的机关枪也开火了。下午 3 时,中队转入总攻,第一小队突入距敌人约四十米的一个独立的小屋,发起猛攻。这时,一部分敌人开始撤退,五十岚、坂本、伊势、丹野等和我一起冲在前面,向敌人开火。丹野伍长和坂本当场阵亡,松崎一治、大内上等兵、吉田伍长、菅家上等兵、相田小队长等一些入负伤。听说一治君是重伤,很为他难过。

(下略)

[小野贤二、藤原章、本多胜一编:《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东京),1997 年 5 月 9 日。]

(李茉莉 吴立新 译)

28. 松田五郎陣中日記

编者注：松田五郎(化名)，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十二中队，军衔不详。

十月十日
晴 月曜日
午前四時制列士他隊も線
夜前進中ト、相方隊
十名下士付、根本隊の前
方五里米の地裏十字路に
至り、敵軍を占領す。
交戦す。才一分隊
援後、才一分隊前進す。
午前九時敵の根を地を
難く不活の紫金山を占領す。
久我隊(常隊)約三百名、
三ノ才一分隊(二二大隊)のみ
に、才一分隊を南京せし。
午後、才一分隊は二時、揚子江
南岸城外に出、川を下、敵を
城、城を二時、城を
城外に宿営(柳林内)
下、川を下、敵を

十二月
十五日 晴 火曜日
午前六時起床
才一分隊制列
才一分隊城内掃蕩の爲、城
裏掃蕩す。才一分隊が回
り、員兵六十名を殺す。
一日に才一分隊を敵軍を
才一分隊二百五十名、才一分隊
才一分隊宿営(歸る)
昨夜の所、
完全に南京完結す。

松田五郎日记片断

昭和 12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1 时,接到命令通报。青年团矢头带领我们。

8月27日上午10时入伍,同日编入联队通信班。临时动员。身体状况是甲等上级。

28 日检查军装。同日从临时动员转变为正式动员。

30日,编入到第十二中队。在军营外宿营(叫做水谷たつえの人家里)。

9月4日中午离开营地出发。下午6时到达大阪。

5日晚上8时来到了大阪的天满桥泉屋的宿舍。

9月6日下午5时从大阪港出航。

7日下午6时通过关门海峡。

8日凌晨5时通过玄海滩。

9日在黄海航行。有一匹马病死。

(中略)

(1937年)12月10日 晴 星期五

凌晨4时30分起床,6时列队出发。第一分队作为第十二中队的尖兵,与大队的联络兵前进了约一里。从上午8时30分开始,战斗打响了。第一小队为大队的预备队。我们占领了南京外围的第五座山。中队有五人阵亡。下午6时,在山上警戒。分队派两人下山去做饭。我们在山上宿营。一点燃篝火,敌弹就飞来了,因此无法点篝火。

12月11日 晴 星期六

从昨天开始,第六中队在山上待了一整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在山上能够看见南京市内。晚上7时,从这里向第三座山移动。我们一整夜都点着篝火。露营时,密集的子弹飞了过来。烧好了两顿饭,将分为三顿吃。由于晚上在山上无法做饭,只好白天做饭。

12月12日 晴 星期日

昨夜在山上露营。上午9时开始,第九中队和坦克开始向第一线前进,下午5时到达了南京跟前的一个村庄,在这里做了饭。遭到迫击炮的袭击,有数人阵亡。与援兵在村庄中宿营、睡觉。两顿的饭分成三顿吃。

12月13日 晴 星期一

凌晨4时列队,以第十二中队为第一线,在黑暗中前进。5时30分,第一分队担任侦察的十名下士在本队前方500米处占领了十字路口,并与敌人发生了激战。第一分队掩护,第一小队前进。

上午9时占领了难以攻陷的敌人的紫金山根据地。久我队(第十二分队)^①。这是第三十三联队(欠第一大队)(第二、第三大队)用了约三天的时间攻陷的。这样,就越发逼近了南京。

正午,到达了南京。下午2时出发,到了扬子江边,用机枪一起扫射出了南京城正在渡江的敌人。

在城外的下关(栅栏门)宿营。

12月14日 晴 星期一

早上6时起床。

7时30分列队。

10时,为了扫荡进城。进城之后立即开始扫荡。第一分队首先杀了十名残败兵。一天下来,第一分队杀死的人数为55人。下午6时结束。晚上11时回到宿舍(回昨夜的地方)。

完全拿下了南京。

(下略)

[日本日中和平研究会 共同代表:
林伯耀先生 松冈环女士提供。]
(王卫星 译)

① 原文如此。意思不明。

29. 田畑安造军事邮件

编者注：田畑安造，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野战炮兵第二十二联队，军衔不详。

致 村 公 所

敬启

年关将近，因生活在战场，又过于匆忙，根本没有考虑日期的余地。昭和 12 年行将结束，对写信的事也是到了南京陷落后的今天才想起的。虽然总想到要写信，但自来到上海前线，如前述缘故，总是没有机会写信，请多谅解。想必你们看了内地^①的报纸报道，已经知道南京终于在皇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于 13 日陷落。支那军在最后战线上的抵抗也相当顽强，也许是临终的反抗吧。我中岛部队^②在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到南京的前线上，经常战斗在第一线。特别是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天文台等的激战中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出现了许多牺牲者。我炮兵所在阵地为攻打紫金山，也在敌炮弹不断落下的情况下战斗了三天三夜。14 日我们进入了南京城。此后至今，一直对城内外残兵进行扫荡。市内各处都聚集着很多难民，表露出战败国民众的哀怨可怜情景。战争刚结束不久的南京城内还弥漫着血腥的空气。目前(时间未定)我部队担任南京警备工作，预定留守城内。因为战争告一段落，凯旋的日子也许不远了。详细情况等见面后再向您们汇报。姑且将近况简单告知。

正当年终繁忙之际，想必严寒即将来临，从南京遥祝各位村公所负责先生保重身体。

不尽欲言。

① 指日本国内。

② 即日军第十六师团，因师团长为中岛今朝吾中将，故名。

田畑安造 于南京
(1937 年)12 月 22 日

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花谷松藏先生

敬复

今日(12 月 29 日)蒙赐至恳至切的慰问信,实在感谢。祝愿军友会后援会各位先生身体日益健康。为了我等出征士兵不顾百忙予以热诚援助,为此致以深切谢意。年关已近。因生活在战场,又过于匆忙,连考虑日期的余地都没有。对昭和 12 年行将结束这件事,直到南京陷落四五天后也没有意识到。虽然总想到要写信,但自来到上海前线后,总是没有写信的机会。请多多谅解。想来您们看了内地的报纸报道,已经知道南京终于在皇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于 13 日陷落了。支那军在最后的战线上也相当顽强地进行了抵抗,也许是临终的反抗吧。我中岛部队在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到南京的前线上,经常战斗在第一线。特别是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天文台等的激战中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出现了许多牺牲者。我炮兵所在阵地为攻破紫金山也在敌炮弹不断落下的情况下战斗了三天三夜。14 日我们进入了南京城后,有好几天一直扫荡城内外残兵。市内各处都聚集着很多难民,表露出了败国民众的哀怨可怜情景。如今经我中岛部队打扫战场后,南京城内已没有血腥的空气。看到支那农民在平静地从事着生产劳动。目前(时间未定)我部队担任南京警备工作,预定留守城内。因为战争告一段落了,凯旋的日子也不远了。详细情况等见面后再向您们汇报。姑且将近况简单告知,并致以谢意。正当年终繁忙之际,想来严寒将要来临,从南京遥祝各位军友会援助会的会员先生保重身体及迎接新年。欲言不尽

田畑安造
中岛(今)部队司令部转
三国部队田实队

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花谷松藏先生

花谷松藏先生：

时值严寒之际，想必合家都生活得很健康。自到战争地区以来，想不到久疏问候，殊深歉疚。兹因经常朝夕奔走于不安定的战场，务必海涵为盼。

11月8日由北支那转战来到上海战线。从常熟参加了攻陷南京的战斗。在此期间，不知多少次奔波于敌人的枪弹之下，并不可惜的生命，因受惠于武运而生存到现在。回忆既往的激战，想起牺牲在南京城外的许多战友时，惟有感慨万千。我之所以难以想像地还活到今天，这也完全是各位先生真挚的支援赐给的结果。致以深切的感谢。目前我们留在南京，担任南京警备。现状是血腥的。新战场依靠皇军各部队的努力，正在逐渐清理之中。堆成山的支那军尸体也已大体焚烧完毕。我部队预定暂时留在南京。但其逗留时间尚未确定。今天作为纪元2598年的我们，必须深刻铭记在心的是迎来新春，南京的皇军意气风发，斗志更加昂扬。从遥远的战场祝愿各家身体健康及幸福。首先为久不通信而致歉，并简单汇报最近情况。

不尽欲言

田畑安造

元旦 于南京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周学莲 译)

30. 奥村龟太郎致花谷村长先生信件

编者注：奥村龟太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步兵第二十联队联队炮中队，具体军衔不详。

恭贺新春之喜，迎来昭和 13 年的新春。

祝愿村长先生日益健康。托您的福，我自出征以来精神很好，请放心。11 月 12 日在我海军掩护下于扬子江右岸吴江进行敌前登陆。直至 12 月 12 日南京城陷落^①，无论是敌兵还是乡民，都用枪刺杀。居民房屋、食品全部烧毁。至于宿营，是在树下泥土上盖上稻草圆了一个夜梦。做饭用的是上面浮着尸体的小河里的浑水。由于神的保佑及诸位先生的声援，精神非常饱满，感谢不尽。在南京东边紫金山上的战斗进行了白刃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我军第 7 中队亦死伤 67 人。11 日、12 日在紫金山上俯瞰南京市全貌，以我陆、空军共同努力进行攻击，不断响起飞机的隆隆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天空中弥漫着浓浓的黑烟，各处屡次发生火灾，实处于令人恐怖的状况。14 日从挹江门进城。矜夸为首都的南京也已呈现出惨不忍睹的凄惨景象。此后，扫荡南京城内外的残兵及负责警戒守备。

今后的战局如何进展难以预料。为了皇室，我决心一心一意努力奋斗，务请放心。

我不在家时承蒙照料，谨致谢意。尚盼多多关照。出征以来，久疏问候，尚请见谅。请向退役军人会、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等各团体代转告。恳切拜托。

鉴于目前局势，祝愿村长先生身体健康及各团体事业发展。姑且向您们做近况汇报。

^① 原文如此。应为 12 月 13 日。

1月3日

奥村龟太郎
中岛(今)部队转
野田部队内加□队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周学莲 译)

31. 山下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信件

编者注：山下，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具体军衔不详。

诸位先生

敬启

没想到久疏音讯，实在抱歉，恳求诸位先生多多原谅。昭和 13 年已近在眼前。想来诸事繁忙吧。各位先生不畏寒冷，进行着援助工作，我谨表示感谢。

再者，我在北支那转了一圈后，11 月 11 日经奉天^①由大连乘船出航至浒浦镇登陆。因下雨和沟渠纵横而伤透了脑筋。田间小道连驮马都难以通行。绕来绕去地重复着行进了一个星期，于 22 日凌晨 2 时好不容易才到达常熟。因紧急情况，3 时 30 分又提前出发了，下午投入第一线（东亭镇）战斗。因马未能通过，机枪队、大队炮^②等重火器未能跟上。但敌军除从坚固碉堡阵地的枪眼进行射击外，还有轻机枪、捷克重机枪、自动步枪以及迫击炮。

飞机连日前来进行轰炸。对村庄等目标的轰炸是百发百中。当轰炸距我们所在位置 150 米左右的前方时，炸弹落下的震动使大地像在家乡从未感受过的地震那样摇晃。轰炸时的震动程度足以使伏在地上的身体偏歪过来。悲哉，多么有杀伤力的轰炸！上空完全被硝烟遮蔽了，但没有落到碉堡阵地。我们只是在距离敌军百米处相对峙，以等待野炮、重炮的到来。如此等了三天以后，在野炮的支援下，第四天才好不容易攻了下来。

① 即沈阳。

② 日军战时编制的一个步兵联队通常以三个步兵大队为轴心，各大队包括四个步兵中队，外加一个机枪中队和一个步兵小炮队。这个步兵小炮队就是“大队炮”。

此后,经过不间断的追击,从句阳^①向北进入了山区,越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才向据说是距南京有两里远的大城山脉中的大火山果断实行夜袭。和北支那的敌军不同,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进行了数次反击。虽然是敌人,真值得佩服。当天有相当多的牺牲者,包括中队长达 60 名。我虽然是轻伤,但被手榴弹破片伤了左眼。起先被收容在野战医院,后转送到平坦医院了。治伤过程良好,破片摘除。28 日回到原部队。为了要在紫金山下的南京城内迎接即将来临的新年而准备着。因而不知道南京入城式的情况。未能参加入城式而感到非常惋惜。但是医院在汤山镇,这里也有供蒋介石专用的温泉。未曾想到竟能在温泉洗浴。南京情况以后再做报告。正值严寒之际,望诸位先生保重身体。

恭贺新年

山下 拜
中岛(今)部队转
助川部队大西队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周学莲 译)

① 原文如此。应为句容。

32. 井上清正致佐奈村军人后援会信件

编者注：井上清正，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步兵第二十联队联队炮中队，具体军衔不详。

军人后援会敬启

时值隆冬之际，敬祝诸位领导先生健康幸福。今秋，当我因事变而出征之际，我的家人给各位增添了许多麻烦，对此，我深表歉意。出征后，我一直努力想报答各位对我的声援，可是没有建立战功的机会，为此，我深感内疚。

现在，我正在南京从事警备工作，从事保护难民等工作。□□□□支那□□，他们的孩子们每天缠着我们要糖果。我们期待着彻底严惩抗日分子，然而□□□□□□□□。

大家尚不清楚今后的行动，只是一味地等待关东^①的命令。我们这些身处战场的人，除了局部状况外，虽然无法判断大局，但是战斗正朝着有利于我方结束战争的方向发展，大和□□□□确保东洋的和平。□□□□□□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在此，对诸位热忱的声援，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1月8日

井上清正
上海派遣军中岛(今)部队转
野田部队内成松队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周学莲 王卫星 译)

^① 指日本的关东地区，因东京位于关东地区，此处特指东京。

33. 中西恒平致佐奈村村长等的信件

编者注：中西恒平，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具体军衔不详。写信日期为 1937 年 12 月 21 日，邮戳日期为佐奈村，1938 年 1 月 6 日。

佐奈村村长、京负照日

拜启

严寒之际，祝你们身体安康。

在我出征之际，承蒙你们给予多方关照，在此特致谢意。

口口口口口的任务结束后，11 日、13 日在扬子江王宅登陆后至 28 日，担任京都陆炮大队本部警备部队，28 日返回三尾原队。12 月 10 日攻打南京时，我参加了攻击中央军最后防御阵地的海拔 488 米有名的紫金山的战斗。尽管许多战友牺牲或负伤，所幸我毫发无损，终于在第三轮冲锋时登上了山顶，在日章旗下大声三呼万岁。虽然很累，但是直到 13 日，山脊上还有敌弹射出。到 13 日 10 时左右，敌人的炮声完全停了下来。14 日我们从挹江门出发，部队雄赳赳地步行入城，开始扫荡残敌。

佐那神社的保佑至今难忘。

字迹太潦草，还请原谅。

此致

中西恒平

12 月 21 日

中岛兵团野田部队上田部队久我队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雷国山 译)

34. 西谷八致佐奈村花谷村长的信件

编者注：西谷八，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具体军衔不详。写信日期为 1937 年 12 月 27 日，邮戳日期为：佐奈村，1938 年 1 月 12 日。

花谷村长
谨致新年的祝贺！

在已经过去的一年，承蒙多方关照，今年也请继续祈祷我们出征得胜，武运长久。另外对于村里经济的发展也实在难禁感谢之情，你们日夜操心，在此致谢。出征以来，我虽然十分想念各位，可惜其后音讯不通，以致有劳各位挂念，实在抱歉，还请多多包涵。

昨天(25 日)收到了你们寄来的慰问信，十分感谢。

事变以来，由于皇军迅速取得胜利，举国一致支援前线，所以攻陷南京后，支那事变算是暂告一段落了，这是我国民的一大喜事。但是我认为内外形势却不容乐观，前途还很遥远，我们还需要有坚忍持久的思想准备。

今后还望各位站在指导的立场上，使后方的支前工作更加坚实。

来到支那以后，从北支那被派遣到上海，尽管参加了各次战斗，却还能平安无事，我深深感到除了得到神祇保佑之外，实在是拜各位热忱后援之赐。

现在我部队正担任南京市西部城区的警备工作(偶得闲暇思乡)，暂时在此地守备。南京如今也已化作死亡之都和废墟，国民政府的上空高高飘扬着我日章旗。只有大楼还保持着作为首都的南京的容貌。即使看看南京国际难民所的 15 万难民的生活，作为日本人，□□□□□□□□□□□□□□□□。

从北支那开始，每有机会，我都时常祈祷自己武运长久。如果有一天我不幸牺牲，请把我当作护国的神祇来祭奠吧。在北支那时，我就已

经听说藤原君立下了了不起的战功,他成了我们的榜样。我非常佩服他,可惜自己还一直是个废人。当我听说山下君随部队从扬子江登陆时在小里村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消息后,立即用小船把他送往后方。抬他上船前,我含着泪把水壶里的水喂到他嘴里,算是最后的告别。

进入南京城后,又突然听说藤原君也已经牺牲,我非常吃惊。虽然为国捐躯是他本来的愿望,他算是没有遗憾了。但是一想起他,仍然无限感慨。只是不知他的家人和村里的人们是如何□□□□□的。

我迄今为止无以回报乡亲的恩惠,实在惭愧至极。

替山下、藤原君及其他阵亡的战友们报仇是我们的任务。

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身体,为回报乡亲的恩情而努力奋战,家里的万事全部拜托各位了。

南京时有小雪,但每天都没有风,工作很顺利,请各位不要担心。

八 拜

12月27日

中岛(今)部队转野田部队天野队 西谷八

[日本三重县史编纂室藏]

(雷国山 译)

35. ×××× 致 B 的信件

编者注：原史料未注明作者的姓名和身份以及信件的日期，但从内容分析，日期为 1938 年 1 月，作者似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

哎——！（B）哥：

迎来了昭和 13 年，祝你新年快乐！

一别之后，久疏音讯，十分抱歉。请别责怪我。想必分别后你每日生活都很健康吧。小生也精神饱满地履行着军务，请放心。

到北支那以来，曾在船中写了封短信给你，不知你收到否？总之，由华北被派遣到华中，从油港敌前登陆至今，几十天过去了。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可寄信的地方。由杭州到南京，每天行军百余里，很是辛苦。曾想过，为了帝国竟要吃这等苦？因为情况不好、汽车不通，不能从日本运米来，每天就着生盐吃那种像是发霉了的南京米，吃了有十天了。在这十天里曾想过，真是不如死了的好。很多人都生病了。生了病那就惨了。既没有药也没有病房，糟糕透了。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到了南京一看，不愧为世界有名的南京。高高的城墙有五层楼高，宽也有五间房宽。对此，我军也着实吃了一番苦头。城墙横三里纵三里地将南京城围在了里面。城里现在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只有烧剩的废墟，惨不忍睹。这里都是三层高的楼房，像日本那样的平房一间也没有，都是三层以上。

城里有南京政府和敌军的兵营，还有海军部等。看来支那军队还是经常性地¹进行军事训练的。我所在的地方在城外，说是城外也就是扬子江。五层楼的中国银行被烧得只剩下三层了。我所属的部队是乙兵站部，队长青木少佐是个好人。兵站部的工作是将粮食等分配给各个部队。用船经扬子江运来的全部物资都在我们这里。这么多的物资，只有 50 人的步兵看守，十分辛苦。到去年（12 月）31 日为止，在扬子江边每天都要杀死 200 名被逮捕的支那兵。绑着手推到河里，或从上面开枪射

击,或用刀砍头,亡国之民实在悲惨。感到就像是杀鸡一样。12月27日夜里,有人来兵站部偷粮食,被抓了七人,都用刺刀捅死了,很好玩。都是在日本见不到的惨状。

正月里^①用支那的糯米捣年糕吃,在三楼上,队长以下列队向着东方的天空呼喊万岁,怀念故乡。和战友们一起喝着酒度过了一天。还有很多事情,以后再给你写吧。见到朋友们代问好,拜托了。

问候新年好!

[浅羽町史编纂委员会编:《浅羽町史(资料编三 近现代)》,

浅羽町发行(静冈),1998年8月25日。]

(何慈毅 译)

^① 即元旦。

36. D 致 E 的信件

编者注：原史料未注明作者的姓名和身份，但从内容分析，作者似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

E 君

谨启

与诸君诀别以来一晃八个月过去了。别后一直未通音讯，抱歉万分。

想必各位日益健康，不胜欣慰。小生也托各位之福壮健无恙，日以继夜地活跃在第一线，恪守奉公，一切平安，敬请放心。

小生外出期间，个人之事更不用说，家中诸事皆承蒙各位关照，不胜感激之至，请受小生一拜。

近日又收到各位的真诚慰问，实在是感到无上荣光，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此外还收到许多的慰问品，每样东西都十分珍贵，特别是新茶，对我这个能喝到河水就已经很满足了的人来说是最好的珍品，总感到一人独占太可惜了，于是马上用饭盒烧水，分给中队全体将士，勇士们个个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那份厚意，十分感激。

遥想故乡，时下正值初夏，想必各位都很繁忙吧。根据最近得到的消息，说是今年的茶叶买卖比预期的要便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你们那儿情况如何？

这里最近突然热浪袭来，日趋炎热，日本已经该是7月的天气了。

田里有麦子、油菜，还有紫云英，但没有一人去挥镰收割，任其自然腐烂。

由于从战略上考虑，这里的土民都要一个不留地统统杀光，所以尽眼望去，肥沃的田野已经化作了杂草丛生的荒原，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讲到战况，虽然友军兵力单薄，但进军尚算顺利，约牵制顽敌有两万

人,目前双方正固守阵地相互对峙。在白天,肉眼就可以看见正在两千米左右的地方构筑阵地的敌军。

对每晚必有夜袭,如今也习以为常,不怎么介意了,反而觉得是每天理所当然的例行公事。

部队的主力在南京,有一部分参加徐州大会战,这里由第三大队和台湾兵负责驻守。然而军部预计,不久敌军残余将自然溃败,传说我们最近要再次进南京,去那里守备。

回想起来,自去年10月参加日支圣战,转战各地,九死一生,得有今日,别无他因,全靠各位固守后方。

若不立任何战功将无颜面对各位乡亲,故立志今后要更加自重、奋勇战斗,以报答各位的厚望。我从一开始就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所以并未考虑要早早凯旋。还请今后无论如何要给予支持。最后请替我向各位转达问候。顺致谢意!

(1938年)5月26日 D

[浅羽町史编纂委员会编:《浅羽町史(资料编三 近现代)》,
浅羽町发行(静冈),1998年8月25日。]

(何慈毅 译)

37. C 致 B 的信件

编者注：原史料未注明作者的姓名、身份以及信件的日期，但从内容分析，时间为 1938 年 2 月前后，作者似隶属日军上海派遣军驻南京兵站部。

B 兄：

其后久疏问候，请勿怪罪，予以原谅。想必那以后贤兄生活都很顺利吧？我在南京也平安无事，敬请放心。日本此刻还很寒冷吧。听说日本今年比往年要冷得多。南京也常常下雪，非常寒冷呢！但帝国军人都很幸运，配有防寒帽及大衣等，并不那么辛苦。南京气候比较好，日子还算好过。哥，回想起小时候，我们对今后是一无所知。小时候常说要和哥还有口一三人去南洋的呢，现在就我一人来了外国。因此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每天都是同年轻的战友们一起交谈，所以已经有孩子的我也感到自己年轻了，真没办法。前些天，想给家乡的你写信，但又没什么可写，真是太不应该了。

恢复了平静的南京市，每天都有市民陆续回来。回来是回来了，但夜里也没有睡觉的地方，在这寒冷之地冻死的人每天都有上百。可怜的支那人。虽然是敌国之人，但还是觉得可怜。我很想将城里的实际情况及市民的惨状等让内地的人看看，看看战败国人们的悲惨，使得日本国更加强盛。支那也有人拥有很多钱，但是就算想买米什么的，也没有卖的店。有人来向日本军的酒保买烟，但不卖给他们，他们都一筹莫展。日本人真是太幸福了。感谢您，帝国！最近支那的女人也回来了不少，军人们也稍稍感到有意思了。4 日有 30 名日本妇女住宿在我所在的兵站部。虽然很好玩，但已为人父的我并不打算像年轻人那样去买春，其他人觉得好玩都去买了。一个女人一小时要价 3 日元，令人吃惊。因为一个月的薪金是 8.8 日元，不够买三小时的……有时候医院有船来，经扬子江从南京把病人送往上海，因此有许多日本红十字会的护士到来，

都是静冈县人,据说也有我们邻村的女子。听说还有一名是上浅羽村的女子。很遗憾,当时我正在站岗没能见到,太遗憾了。但军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没办法。一天天过去了,南京市越来越变成日本的城市了,我想今后会有许多有趣的事情。等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再告诉你吧,我幼时的朋友。我会尽量给你写信的,也请你告诉我有关日本的事情。严寒时节,望贤兄多多保重身体!

这钱是支那军队的钱,送给你,或许可以留作纪念。

C 于南京

[浅羽町史编纂委员会编:《浅羽町史(资料编三 近现代)》,
浅羽町发行(静冈),1998年8月25日。]

(何慈毅 译)

38. ××××致 B 的信件

编者注：原史料未注明作者的姓名和身份以及信件日期，但从内容分析，日期为 1938 年 1 月—2 月间，作者似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

哎——！（B）哥：你好吗？我也身体健康地履行着军务，请放心。

谢谢你日前寄来的信。对战地而言，来自故乡各位的信是最令人欣慰的。故乡目前一定还很寒冷吧。我们所在的南京地区此时已经有些暖和了。虽然一个星期前还下了一场雪，但近来每天都像是春天。每天就穿一件□□□就行了。支那兵的尸体也因天气回暖，发出一阵阵的恶臭，臭得令人想割掉鼻子。毕竟是战场，扬子江边，尸体堆积如山，在日本的各位要是见了，一定会大吃一惊。都腐烂了，成了一堆堆泥。从日本来的护士们看了都非常吃惊。有一天，见到和我们同年的（F）小姐，真是世事难料啊，没想到能够在南京见到她。她也很优秀，是女干部。即使不是所爱之人，能见到故乡的姑娘也是很高兴的。

还来了许多护士。听说（B）贤兄后来病情好转，我像自己的事情一样为你高兴。祝你早日康复！一想到不久就能与你相见，我的心里激动万分。

每天都有乘坐汽车和船回去的部队。我们还不能回去，但想必是快了，到那时再与你细聊吧。有时间的话，请帮我通知一下老师，拜托了。

出征以来，七个月的光阴就如梦境一般很快就过去了。1 月 20 日，我晋升为一等兵，有两颗星的，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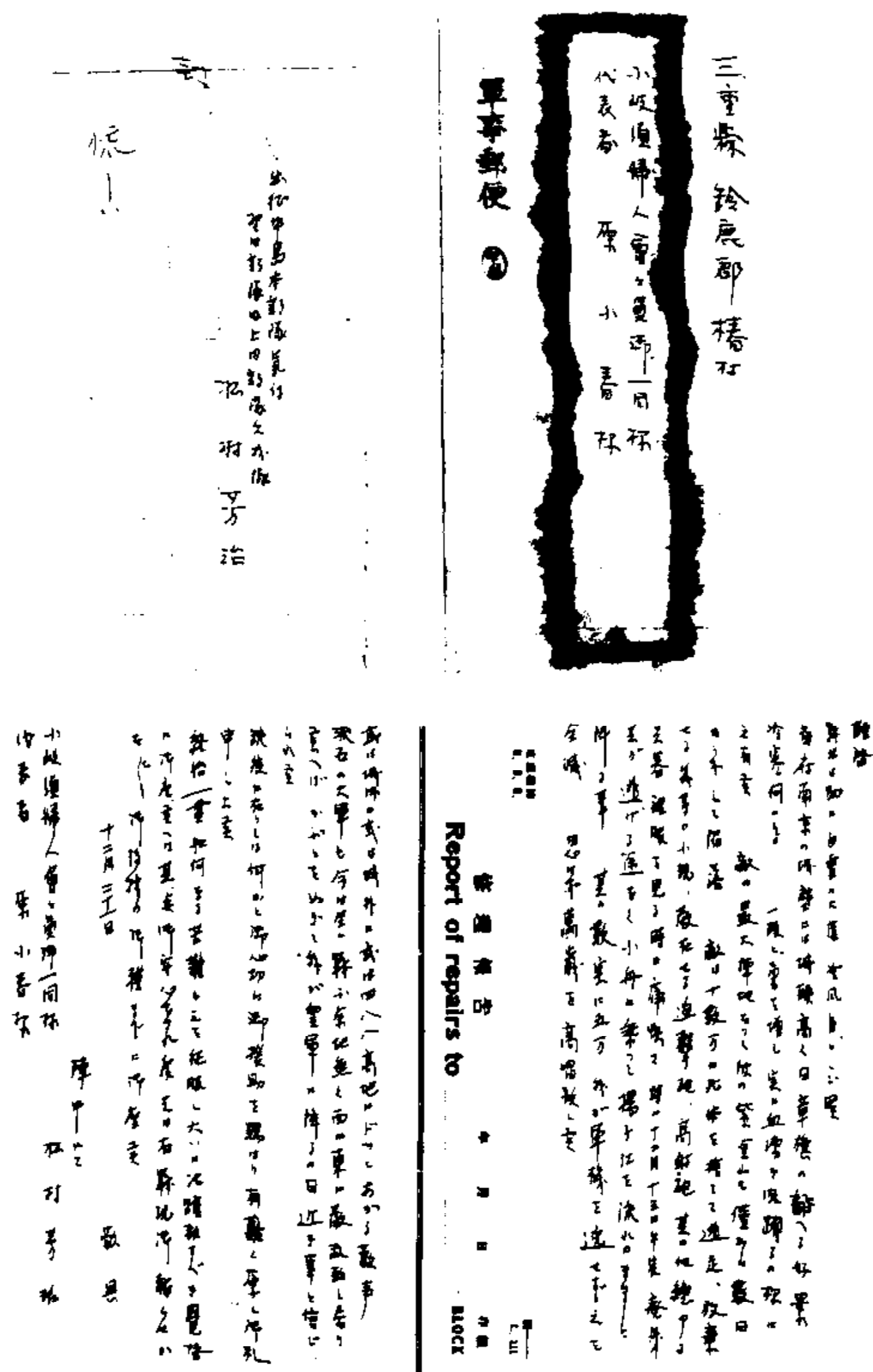
[浅羽町史编纂委员会编：《浅羽町史（资料编三 近现代）》，

浅羽町发行（静冈），1998 年 8 月 25 日。]

（何慈毅 译）

39. 松村芳治致小歧须妇人会的信件

编者注：松村芳治，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具体军衔不详。



松村芳治书信

谨启

战地已成为白雪覆盖的大地，寒风彻骨，日章旗高高飘扬在首都南京的城墙上。美景不仅驱散了严寒，而且更增添了我的勇气，令我热血沸腾。敌人最大的阵地紫金山，在不到几天的时间就被攻陷了。敌人遗弃了十多万具尸体逃跑了。看到敌人遗弃的散乱在道路上的无数步枪、

迫击炮、高射炮等武器和军装时，痛快极了。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看到其人数有五万的走投无路的残败兵们乘着小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我军莫失良机，一齐向其扫射。这时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

不论城内、城外，或是488高地^①，到处都回荡着日军的欢呼声。连这样的大军也败北，到处都是毫无斗志的败兵。我相信敌人向我皇军投降的日子即将来临。

得到祖国如此的关怀和援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会自始至终克服一切困难，奋战在战场上。请各位放心。

以上汇报了战场的情况。再一次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援。

(1937年)12月21日

于战场

小歧须妇人会各位会员 收

代表者 原小春 收

松村芳治

[日本日中和平研究会 共同代表：

林伯耀先生 松冈环女士提供。]

(王卫星 译)

^① 即南京东郊的紫金山。

二、第 十 军

1. 小川关治郎日记

编者注：小川关治郎，时任日军第十军法务部长。

(前略)

昭和 12 年 11 月 28 日 嘉兴

昨夜下了一场相当大的雨，今天早晨开始放晴，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十分舒适暖和。身心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心里感激老天爷。

早饭后，去宪兵队与上砂中佐讨论工作。上砂中佐身体不舒服，躺卧在床上。之后去市内转了转。据说该城市的人口有 150 万，几乎全都避难去了，只有几百个人还留在城内。该城市是个有着相当规模的繁华的大都市，城中也有兵营。在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敌人已经逃走，所以城市并没有遭到多大破坏。但也许是遭到了我军空袭，有些比较大的建筑物被毁坏了。尤其是基督教会办的秀州中学，屋顶部分已经严重损坏。我上了三楼，三楼实际上是顶层部分，所以该建筑不能说是完全的三层楼建筑。屋内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作为我们日本人来说不免感叹，究竟有什么必要这样破坏它？当然以一般人的想法无法去理解战争，但是我感到这正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甚至还想到这个中学

如果是外国人所经营的,那么以后也会遇到问题。战后问题的处理往往依赖于外交手段,对外交当局者来说面临很多的困难。接着我又在市内转到嘉兴政府大楼看了看。当然,这里也遭到轰炸,连原貌都看不出来了。该大楼里有这样一个匾额,上写着:

总 理 遗 训

三民主义	五宪政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	贯彻始终

还有一块匾额上写着:

恭 录

总 理 遗 训

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作为一个政府的办公大楼来说,这里的设施很完备。在支那,高级的地方一般都有很深的走廊,这个政府大楼的走廊大约有两丈,除了这块匾额之外,我所见到的很多类似办公室的地方都像是收税的办公室,里面张贴的告示栏上写着某某月为止不缴税的话要受到处罚等字样,足见支那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

旁边是嘉兴的地方法院,进去一看,这里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与前面看到的政府办公大楼相比更是狼藉一片。里面有法庭,法庭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只残留着一个骨架,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东西能显示法庭

的威严。能见到的是旁听席的大致的轮廓,可以想见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政府办公大楼里张贴的滞纳税金罚款告示中的人进行审判。

回到司令部,11时30分左右开始洗澡。酒井高级副官让我先洗。我第一个洗澡,这时候的水是最干净的。在我之后是出口兽医部长少将。在这里驻扎着副官部、法务部以及兽医部,让我第一个洗澡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荣幸了。无论在何种场合他们都叫我法务部长将军,我真的感到非常幸福。洗澡盆在楼下天井里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是一只很大的桶。洗澡水很烫,实在可以说是千金难买。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本月5日在船上洗过一次澡后,只是一两次擦了擦身子而已,没有洗过一次澡,到今天已经有24天了。此时,我的心情爽快到了极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的宿舍不是支那式的,而是洋式的,所以住在这里似乎没有住在支那的感觉,完全像是住在日本的上等旅馆里,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了。

明天要向湖州进发。在嘉兴滞留了两天,感觉像是刚到又要做出发的准备了。进入支那之后几乎都是刚到某地就又要开始准备出发,一点都定不下心来,没法工作,这一点真是十分遗憾。

接到宪兵大尉松冈计三郎的报告,说是五名杀人强奸案被告中的内滕×××在从金山押送至嘉兴的途中,乘押送兵没有留神的机会,夺过押送兵的手枪开枪自杀了。

今天在市内转悠的时候,看到孩子们都很可爱。无论到哪里,我都能感到孩子们的可爱。还有小孩和大人手里都拿着日本国旗,每户人家的房子上也挂着日本国旗。也有人在一张白纸上用图钉钉上四方形的红颜色的纸做成日章旗的,鲜红的太阳没有剪成圆形而是四方形,这看上去实在有点滑稽。

11月29日

天气晴朗而温暖。

今天要出发了,所以凌晨4时就起床做准备工作。昨天,加藤文书从目的地湖州来电话说那里与嘉兴差不多,没有被褥等用具,所以从金山带过来的东西全部都得带上。于是一早起来,必须将一直用到现在的

被褥等东西捆成行李。实际上我们依然像游牧民那样,连吃饭的家什都要带上。

上午9时坐轿车出发。

我们的一行包括我、两名副官(高级)、军医部长、兽医部长等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宪兵曹长作为护卫与我们坐同一辆轿车。三辆轿车,加上随行的下士官(一名我的随行文书)坐另一辆卡车,卡车上有两三个行李。今天的行程二十五六公里,道路比来嘉兴时的要好,是一条三车道的公路,中央铺着石子,加上天气又好,容易行车。如果途中不出什么故障的话,大概三四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湖州(吴江^①)。公路上挤满了正在徒步行军的炮兵和炮车,以及牵着马和扛着行李的士兵。我们必须超过这些部队,但做起来可不容易,常常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中途还有几十座桥梁(因为在支那有许多小运河),那些桥大抵上都被烧毁了,有些完全被破坏了。日军只能用临时桥梁过河,其实连桥都算不上,只是一根粗的圆木浮在河上,刚刚能够通过而已。因为是临时的桥梁,车辆要过的话,为了减少危险,每一辆车上的人都必须下来。还有的桥,正如上面提到的,是给日军临时过河用的,所以当部队(也许是炮车)通过之后就会被压坏,要等上一个小时以上才能修好。上面说的这些事都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到达湖州时已经是下午2时30分左右了。司令部里有五辆汽车,都是在刚到上海时购买的。从司令部带来的八辆轿车最初在上陆时没有弄上岸,所以全部给了上海方面的部队,这次我们坐的车全部是黑颜色的轿车。

在途中,我想大约看到了200具以上的支那人的尸体。其中有的是五六个人死在一起的。他们大都穿着中式服,也有穿着制服的军人,有的腰间挂着子弹盒。渐渐靠近湖州了,就更能看到活生生的战场景象。有的桑田里的桑树从根部断了下来,数十个炮弹箱散乱在地上,那些尸体的悲惨光景简直惨不忍睹。除此之外,倒地死去的军马有数百匹,横在大街上。还有人的尸体也横在大街上,其中有的尸体也许是因为头部撞在马车上,脑浆都流了出来。

① 原文如此。下同。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行军中大多数士兵都让支那人扛行李。支那人穿得又脏又破,日本兵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行军,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那种模样如果让女人和孩子见到的话,一定会吓得逃开。脸黑得无法形容,再加上满是尘土,几乎不成人样了。我是第一次发现人居然还会有这样的形象,因而对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其中还有人经过长时间的行军,腿脚已经疲惫不堪,只好拄着竹杖行走。看着这些极度疲惫的人,真是不禁泪下。

前面提到的那些支那人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他们扛着部队大量的行李,还有的是用棍子挑着,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才算完。恐怕要带着他们走到我军行进的最后目的地吧。结果是走了几十里地,他们只能得到些食物。如果有人稍微有点不听命令,或者表现出不服的样子,马上就会被杀,真是无话可说。在途中我看到有两个日本兵拔出刀来,对着仰面倒地的支那人砍下去,还看到一个支那人浑身是血,痛苦不堪。看到这些情景我深感战败了国民是何等的可怜。

今天的行程全部是平坦的原野,稻田丰饶、土地肥沃、村落富裕,与日本富裕的农村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现在尽管不是夏季,但像今天这样气候暖和晴朗,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田里种的几乎都是水稻,旱地极少,所以富裕也是当然的了,这到底是日本没法比的。我到这里后所想的是,支那之所以会亡国,是因为支那的国民无需艰苦就能富裕,结果是由于没有经历过艰难便出不了大人物。

我想起朱舜水的大楠公的碑文上这样写着:“艰难玉于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我感到支那人难以用自己的手来治理支那人,这只是我的浅见而已。根据我的直观,支那人历来是顺从、质朴而勤勉的,如果推行日本国内所实施的卓越的政治的话,毫无疑问这里就能够成为世界无比的安乐国。我想,世界上自古以来没有比支那的国民更不幸的了。

11月30日

天气晴朗,感觉气温尚可。

上午11时左右参加部长临时作战会议。

接到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的通知,我作为部员前去参加有关制定军律事宜的讨论。

对总司令官解释军律的性质、效力等,司令官的意见是除了军律,也有必要准备实施针对一般居民的行政措施。

不过,我认为,对一般的人广泛地使用军政这样的事应该慎重。

接到了司令官关于对古×××以及另外两名纵火案的肇事者提起公诉的命令。

湖州(吴江)是比嘉兴大两倍以上的大都市,繁华兴旺,气候温暖。早晚的气温变化不大。风也没有日本那样大,就像今天这样极其宁静、舒适。

我们的宿舍和日本的律师之家差不多,刚盖好不久,小小的房间,房间数量也恰到好处。还有个很漂亮的水井,水很清,这一点是最让人放心的。来支那之后,能安心地饮用茶水的只有在嘉兴的两晚上和这个湖州。还有件说来不起眼的事,就是解手十分不方便,除了用涂了漆的桶之外别无他法。文书想了个办法,在后院里找了个大木桶,在木桶上架上两块木板,因为木桶很高,所以放上两格台阶。如果在当地不是停留很长时间的话还不需要担心,但如果要停很长时间的话,木桶里的东西不断地积累起来,就比较难办了。不过,那是个相当大的桶,所以我认为暂时可以毫不担心地使用。只是如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只要□□的话,渐渐地小便就会憋在腹中,这样就很危险。我说了好几遍了,来支那后最感困难的是大小便问题。不管到哪里,支那人的家庭里差不多家具都很齐备,比想像得还要多,比如大橱、椅子、桌子、茶壶、锅碗瓢盆等等,什么都有,令人吃惊。家具多得把室内的空间都占满了。对于我们宿营来说,没有一点感到不方便的地方,反而感觉有一半以上的东西是多余的,有时就把那些东西堆放到里面的屋子里。支那酒(老酒)几乎家家都有,与在日本的支那料理店喝的支那酒没有半点不同,非常好喝,也不会喝醉。来到湖州,由于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发现酒,于是加藤文书命令支那的下人去找老酒,他们立刻就在附近的人家找到了酒,拿了过来。

无论什么时候,最感不足的是寝具。我们到处去搜寻寝具。像寝具、粮食等在宿营中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都是通过强行征缴得来的,这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半点犹豫,每到一处立刻去征缴。因此每

支部队都一样,由兵士用枪押着两三名支那人去市内征缴,或者几个兵士一起到处转悠,搜索可以用的必需品,其间也经常发生打着征缴的幌子大肆进行抢劫的事情。

接到一个通知,天皇派遣侍从武官前来赏赐御赐品,真是诚惶诚恐。预定日期是下月7日左右。从我的观察而言,天皇对这一次的事变感到非常烦恼。通过二二六事件,我们对天皇的厚恩深为感激。

(题外话)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这是我军最初的目的,因此斗志高昂。

12月1日

天气不错,但有云。

湖州比起迄今为止所知道的金山等地的气候都暖和,不像日本那样,连一点微风都没有,是个极好的天气。与日本相比,最近的气候很温暖,很适合人们的生活。除了太湖以外,这里周围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湖泊,说这里风景绝佳也不为过。只是由于平原太多的缘故,没有日本那样山清水秀的景色,但也不潮湿。风吹在身上是那样的柔和,对于我这种怕冷的人来说,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我们宿舍的对面有一堵墙,上面贴着宣传的标语:

抗战则生

不抗则死

做汉奸的人

是无心肝的

歼灭汉奸

杀尽倭奴

从这些宣传标语上可以看到支那在这里所下的功夫。

再说到军饷的事情。没有好的补给,米是支那米,蔬菜实在太差劲。比如那些海带卷、罐头都极难下咽。偶尔靠喝点支那酒来拼命让自己增加点食欲,所以在午餐时也喝点老酒,酒的诱惑难以抗拒。

从日本出发时最担心的就是臭虫。登陆以来,到了金山、嘉兴以及湖州,一次也没有受到臭虫的骚扰,睡眠极好,没有任何事情妨碍睡觉。说到苍蝇,可能是季节的关系吧,在最初的李宅时,因为是简陋的农村所以遇到很多,在以后的宿营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仅仅是有时可以看到三两只停在某处,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也是相当幸福了。

也许这样的想法有些愚钝,从大阪出发以来就没有再看过报纸,耳朵听不见那些复杂的世俗之事,烦恼也就没有了,妒忌心也无从产生。我想这才是一种用以逃避世俗的隐居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喝不到茶。今天在吃午饭时还说起,在日本时一天之中都没有离开茶壶的时候,并且一天要换好几次茶叶。而自从来这里之后,几乎没有喝到过可以真正成为“茶”的茶。只要想到在日本喝茶的事情,就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这也很自然吧。生活虽然艰苦,但还不至于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地步。我感到这是一个有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的问题以及习惯的问题。

今天我们这里烧了水,将热水倒进一个桶子里洗澡。只是在今天,感觉到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好好地休息了一下,身心都感到非常地爽快。

为了参加制定军律的讨论会,田岛部员去了上海。

中午 12 时 30 分左右,接到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奎来司令部拜访的通知,将告知内×××以及其他四人的杀人抢劫案件,商量处置事宜。

在这里睡觉不是特别痛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地风吹得很柔和,又是持续的好天气,气候很温暖,所以并不感到寝具不够。尽管我非常怕冷,在金山还需要灌个热水袋,而在嘉兴、湖州并没有冷到要灌热水袋的地步。

然而,司令部每天都生火炉,司令官的房间实际上让人感到过热了。我想司令官是不是非常怕冷?我看见他始终在用热水袋。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尽管还是隆冬,我却并不感到很冷。我问了一下其他人,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司令官怕冷。

12 月 2 日

薄云,天气晴朗。

在金山每天清晨都能见到霜冻,而在嘉兴和湖州这里根本见不到霜冻,感到气候极其温暖。到了下午稍微刮起了寒风,刮在身上感到相当冷。

接到长官的命令,对盗窃案的福×××和另外一个人不予起诉处分。

接到命令,对毁坏军用物资以及临阵脱逃的高××××进行预审。

在湖州这里征用了很多支那人当杂役。今天从二楼的窗户往外看,有五六十个支那人正在干活,宪兵带领着他们好像要去其他地方。走在头里的人举着一面日章旗,后面的人排队跟着。他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但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丝不服。他们唯唯诺诺地听从带队人的指挥,好像也知道只要表现出一点不服的话立刻就会被枪杀。

今天还看见众多部队行进到这里来宿营。其中一些人疲劳得连背行李都感到困难,很多人让支那人背行李。让人觉得特别奇怪的是,连背包、头盔、枪支都让支那人背着,日本兵只穿着军服、戴着军帽。支那人当然穿着极脏的衣服,那些东西背在他们身上看上去极其滑稽。日本兵在长时间的行军后脚痛难支,或者由于露宿而患感冒。看着那些老实巴交的日本兵我不由得深表同情。

下午6时,多田副参谋长一行来访,并一起聚餐。除了副参谋长之外,还有大佐、中佐、少佐等数人。其中一位叫土居的中佐坐在我旁边。此人昨天(1日)早上6时坐飞机,下午1时到达上海,今天从上海过来。如果直飞的话,早晨从东京出发,下午稍晚一点的时候就能到达湖州。我们深感飞机之伟大。

从日本到支那,如果坐飞机的话只不过比日本国内稍远一点。这样一想的话就感觉到要在支那实施日本的政治的话,要是坐飞机比任何国家都近,足以非常容易地统治支那。

12月3日

天晴,只是感到寒气有点加重了。也许是这个缘故,左耳感到有点隐隐作痛,原因不明。

上午10时,对古×××等三人的放火案进行了公判。由于田岛部

员去了上海，我以检察官的身份参加了公判。

今天的配给是最差的，不过只要习惯了也就不会感到特别痛苦。有足够的饭吃而不会因空着肚子而产生饥饿感，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今天受理了几起案件，如藤×等三人的猥亵案、掘×××违抗命令案、破坏军用物品案、山×××抢劫案、外××强奸案等。为了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核实，没有半点空闲。设立军法会议以来，今天为止共发生了十起案件，涉及19人，忙碌的程度完全超乎想像。我的工作如果案件较少而稍得空闲的话，就会被其他部门的人视为法务官无事可做，遭人轻视。如果案件很多而十分繁忙的话，也不会令这些人高兴，不能保证不招来诸如做得太过头的批评。我想无论怎么做，没有人比我们所处的地位更糟糕的了。我们是为了保护军队的利益而设置的必要机关，我们也确实做到了在为了军队的利益而奋斗的信念之下，以努力工作为本分，不介意他人的毁誉褒贬，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夜里几乎都干劲十足地干到10时左右。

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寝具的不足。来到当地之后也没有使用热水袋，也许是因为用了新棉花（像被子一样，用搓成绳子般的线包裹起来）的缘故吧，比起盖在上面的被子来说下面垫的更是感到非常的暖和，没有睡不着觉之类的事情。

2日晚上聚餐之际，土居中佐说起了从太湖以南向南京方面进攻之事，尤其要在太湖一带的丘陵中进行战斗，这是至今为止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战争，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存在错误，相对而言较少犯错误的一方就能获胜。我深感完全有必要从人类学、哲学的角度对战争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做充分的研究。战争，没有对它的实际体验是无法了解其本质的。我们作为外行，也有必要对将来的军备问题以及日本的立场、日本人的自觉意识等从根本上加以研究，毫无疑问，其中对支那的研究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我坚信这一点。

12月4日

多云，寒气有所增加。相当一部分的风从太湖方向吹来。

上午10时，举行了敕语奉读仪式。

下午1时开始,就外××强奸案审讯被告人。

向上递交了搜查报告书等(并附暂缓提请公诉的意见)。

上面我已经说过,对将来的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根据11月23日福冈《日日新闻》的报道,参谋末次大将向近卫首相呈递了语气强硬的意见书:“上海以及北支那方面的战况,随着支那军队的败退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最终还必须穷追猛打,进攻南京,以达到彻底膺惩敌人的目的。以过去一贯不彻底的解决方法来加以妥协,这对于皇军所做出的重大牺牲来说是绝对不可取的。”我完全赞同。我相信现在对支那的态度正应如那上面所说的那样去做。同时,今后日本在对支那的政策制定上,有必要研究支那的本质以充分提高认识。像我这样的对支那没有丝毫研究,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支那对策的人斗胆说起这些重大的事情,只是兴致所至而已。

接到上级的命令,对外××强奸案、山×××抢劫案给予不起诉处分。

再次提到配给问题。尽管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来到支那后由于一直吃着粗粮,没有感到肚子有任何的不适应。而参谋长在两三天前由于吃得太多而引起腹痛,昨天卧床一天。第一课课长藤本大佐也说他自己两三天来也感到腹痛,前天卧了一天床,昨天只吃了点面包。从大阪出发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尝到过会让人吃得过头那样美味的饭菜。在船上吃过好吃的,但那本是运输部的配给,全是大米饭。而其他人在船上的伙食差得惊人。有时不得不勉强下咽。现在也已经习惯了,不管有没有味道,总之没有遭受饥饿的煎熬,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只是感到营养十分不足。支那酒(老酒)还是十分充足的,有了酒就能增加食欲。这个地方是支那酒的产地,我们搞到了不少上等酒,我想那些酒质量都很纯正。

12月5日

薄云,午后天晴。

又要再次说到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每天早晨上厕所时总是会担心大便是不是好。好的时候就会放心一些,不过基本上还是好的。到支

那以来,只有刚登陆时在李家宅宿营时的一小段时间里感到有点不太好。自那以后就没有遇到过怎么不好的情况。我认为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幸福。

作为检察官对辻××杀人案进行了调查。

为了对辻××做精神鉴定,去和军医部长名和少将进行了交涉。

与名和少将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结果是这不属于鉴定的范围。各部门以自我为中心,只热衷于自我宣传,从不考虑其他部门的事情。说得再严重一些的话,他们不但光会自我吹嘘,还会对其他部门的工作一味地批评和蔑视。结果——也许在平时也是这样——在战场上更是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心理,每个人在精神上都被功利心所驱使。也许这种说法比较具有讽刺性,也许可说是比较极端吧,我感到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不能获得勋章,根本没有半点为天皇、为国家而战的奉献精神。我认为其实没有再像人这样自私自利的动物了。我常常感到他们只是为自己而努力奋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已经变成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时,有的人去挤压那些根本无可厚非的人,让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如何优秀的人,用此手段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真让人感慨万千。这次在部队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人的存在。就像有的人在说,自己的工作在这场战争中所不可缺少的,而别人的工作是多余的。每每听到从某些人嘴里冒出来这些话来,我都会感到十分的不愉快。

对藤×××等三人的猥亵案提出不予起诉的建议,是根据第310条法令作出的。

接到司令部的命令,为在溧水设立营地,明天(6日)先要派遣一名审判官前往,于是决定派加藤文书先行,我将这一意见通报了副官部。

今天是来到湖州的第七天,在这里宿营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迄今为止,我们为前进做好了准备,我们感觉到离进入南京已经为期不远了。据说从湖州到溧水有四五十里的距离,坐车的话不需要在中途住两夜,不过途中有山脉,道路险恶。如果到达溧水的话离南京就只有十余里路了。进军南京之事在很早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既然决定要开赴南京,那就希望哪怕早一天到达也好,接下来就可以安心地做收尾的工作。至今为止的工作,自从到达湖州以后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好了。这虽然是在上

司的指示下进行的,但几乎是自己不分昼夜干活的结果。

晚上7时左右,名和军医部长为辻××杀人案的鉴定事宜来我部商谈,我和他详细地谈论了种种情况。

给真佐写了信。

免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职务,后者由朝香宫殿下担任。

12月1日发布了华中方面军军律、华中方面军军罚令以及华中方面军军律审判规则。……战斗中可以对帝国臣民以外的叛逆者随时给予适当处置,但在与敌国休战的情况下,对战争中这样的处置要慎重,要按照现在所发布的军政的基本原则行事。用军律来保护帝国军队的利益,这就是宗旨。

12月6日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在支那,特别是当地很少下雨,几乎都是好天气,让人心情舒畅。说这里是日本无法与之相比的乐土也不过分吧。不过,对整个一年的情况我就无法判断了,我只能根据这几天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昨天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夜里感觉十分疲劳。为了恢复一下精神,稍微喝了点老酒。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打了个盹之后感觉一阵头晕,以前曾犯过的脑贫血又犯了。想要些冷水,但生水比较危险,就让值班人员给我喝了点茶水,不久就恢复了过来。一瞬间感到心口不爽,大概是睡觉之前去室外上厕所,受了点寒气,尤其是头部受到了很大刺激的缘故吧。今后一定要好好地控制酒量。离家出发之前我曾经对家里人发誓,到了战场之后不再喝酒了。来了之后,一旦疲劳,为了恢复体力和防止腹泻,就渐渐地又喝上了。又因为老酒非常好喝,不知不觉中就喝过量了,像昨天这样的情况不得不令我加以足够的警惕。我发誓今后断然不能饮酒过量。

晚上8时30分之前,加藤文书出发去溧水。

就辻××杀人案,命令第一野战医院的见习医师松本德次郎对辻××做精神鉴定。

湖州(吴兴^①)是太湖以南的大城市,居民们大都外出避难去了,城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人。我军占领之后有很多人回来了,他们中大多数是工人。日军将他们集合起来,让他们做劳工。其中有一些看上去像知识分子,日军就给他们戴上日章旗袖章,让他们当中走在头里的人扛上日章旗,听从带队的日军或者是负责指挥的日本宪兵的命令。如果光看他们那吵吵嚷嚷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给敌国人当差使的。支那的弱点就在这里吧。看着眼前活生生的支那人行为,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并因此而陷入了沉思。

我听说湖州一家电灯公司的副经理因为根本不怕日本人,所以没有外出避难。他有个正值妙龄的女儿。他的女儿还有个随身女仆。女仆遭到了日本兵的羞辱,但女儿并没有受辱。宪兵队认为就连下女都受到了羞辱,那么女儿肯定在劫难逃,所以对此进行了调查。女儿说她没有受到羞辱,女仆也说她虽然受到日本兵的羞辱,而女儿没有。真相究竟如何,一直没有搞清楚。我只将此当作一段插话记录在这里。

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我自己的观察,对人类的生活来说,这里是地球上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气候温暖,土地丰饶。所以如果实施理想政治的话,这里当然就能成为人类的安乐之国。支那的文化水准很低,很显然这是政治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日本先占领了满洲,这是为了与苏联对抗,是国防上的需要。而作为日本人,如果要移居的话,我认为没有哪里是可以和中支那地区相比的。事实上,像今天这样连微风都几乎没有的晴朗天气,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一年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得知明天(7日)天皇将派侍从武官前来,我对天皇的厚恩真是感激不尽。

向上级提出了对堀××抗命案件不予起诉,但对破坏军用物资案提起公诉的意见。接到司令官按意见执行的命令。

今晚收到后勤部分配的方腿、香肠、红茶、可可等,这还是第一次分配到这么美味的食品。遗憾的是,手头只有支那的酱油,所以没办法调出好味道。来这里之后,再也没有尝到过日本酱和日本酱油,只有支那

① 原文如此。

的酱和酱油。支那的酱油没有日本酱油那样香,味道也不足。总之,总觉得支那的酱油缺了点什么,既不香也无味,只有颜色和日本酱油没什么区别。说到伙食——说起来有点寒碜——从早饭到晚饭,只有菜叶加酱油,日本的汤连想都别想。做饭的是些地板行的学徒和油漆店的年轻伙计,还算做得不错,但终究不是在居家的人可以想像的。也许人有了思想准备也就不感到怎么痛苦了吧。有人说,回到日本后在一段时间内感觉吃什么都是香的,会发现家是多么值得留恋。此话不假,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吃饭当作回家之后的一种乐趣来加以期待。

在湖州当地也有支那人组织的治安维持会,他们做着城市的复兴工作。这个组织中有各种各样的支那人,但几乎没有上层人士参加。中层阶级执掌牛耳,指挥着下层阶级,让他们干各式各样的杂活。不用说,该会的本部是在日本宪兵的监督之下。听说该组织中的支那人如果有反抗日军者,或是表现出对日军不友好的态度,维持会就会排斥这样的人。因此,维持会里的人至少都是附近经常见面的人。由此足以看出支那人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多么严重。

迄今为止,对进攻南京一事有着很大的争议。上个月20日,司令部下达了向南京追击的命令,但是据相关人士称,又下达了中止命令。这样直到本月1日才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

今天,第一课课长藤本大佐说,尽管自己在早早执行命令的途中被阻止了下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在这件事上,我想,我军显然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任何事情都能看到后面一步,所以任何事情都应该按照自己所考虑的去加以行动。无论怎么说,我军向蒋介石,也就是向蒋介石惟一的根据地——南京发动进攻,不仅关系到我军的名誉,而且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处理了清×××抢劫案、前×××强奸案。

12月7日

天气晴朗,寒气增加,早霜很重。没有微风,天气晴朗平和(零下八度)。尽管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毫无疑问,日本在制定对支那的政策时,有必要彻底研究支那的人情、风俗、思想、土地等。但我这次来到支那的

内地,综合我所到之处的一般民众的人情、风土等,我认为以实权很容易治理这里的民众。政治,当然在于使被统治者信服,我认为最终还是在于广泛地实施好的政治。支那人从来不太介意政治家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与生活在日本国体下的日本人不同。支那人只要生活安定,无所谓谁当政治家,这是支那特有的、普遍的思想,对此很有必要加以重视。我对支那的观察非常肤浅,完全没有资格妄下结论。但是,从这次的事变中自己受到了很大震动,看到了支那人的现状,对一般民众的人情、风土的体验恐怕是至今为止研究支那的支那通也无法获得的吧。我通过对支那的观察所作的论述,虽然时日尚欠,但是根据自己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情况下的所见所闻所做出的判断,我相信还不至于被批评为完全不得要领吧。

我认为,以对待日本人的观念在支那实施政治,看来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有人说,现在的支那民众与日本封建时代的民众是不同的。

向上司提出了对××杀人案不予起诉的建议。附上了根据第310条进行处分的意见。

迎来了侍从武官,接着举行了圣旨、命令的传达仪式。皇恩浩荡。

有人说,支那人每个人都拥有聪明才智,这是日本人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尽管这次战斗我们取得了胜利,但还是会在最后的谈判桌上输掉。支那的×队长急于敛财,政府要人也是如此,而一般民众无知愚昧。因此只是在这一点上对支那人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支那人真是不幸。

老百姓几乎不受人格上的尊重,让他们干什么样的苦力都无报酬,再加上阶级差别悬殊。支那不像日本,没有宪法和其他一些制度。他们依照古老的传统,唯统治者的命令是听,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经过了千百年,不仅现在要立刻建立各种制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没有一个好的政治,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研究。

晚上6时30分,司令官、各部长、各课长为招待侍从武官举行会餐,10时回到部里。

明天,司令官、参谋长和第一、第二、第三课的部分战斗司令部人员

乘坐飞机、轿车先行出发。先期人员的目的地是溧水,从湖州到溧水有五六十里路,坐轿车预备在途中停留一两个晚上。从溧水到南京有二三十里路。总之,从湖州到南京一共七八十里路,只要突破了这段行程就可以安心了。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车,现在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尽可能地多带寝具(防寒用),但要迅速赶到目的地还得看用什么方法。要多带行李的话,没有比船更好的了,不过,用车也能装很多行李,而且坐船要花很长时间,坐车倒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坐车也要花不少时间。反之,坐飞机的话时间倒是极短,但只能带很少的一部分行李,也就是说,如果要去的前方目的地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寝具的话,那么坐飞机则是最理想的。

但是飞机上只能坐很少的人,像日本国内的客机可以运送相当数量的旅客,但这里只是单纯的军用飞机,至多只能坐两三人。

(题外话)进攻抗日的重镇——浙江省是有一定道理的。太湖以南方面没有日本人进入过的先例,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我想这里的气候和风土都最适合日本人生活。

12月8日

与昨天同样,天气晴朗。只是温度下降,早霜很重。

侍从武官上午9时出发,我前去送行。

司令官上午9时20分出发,向目的地前进。

今天,第一〇一师团归入我军^①管辖,师团下达了进攻杭州的命令,所以近期可能会改变进军南京的计划。今天司令官及其部下向溧水前进,可能也是因为要进攻杭州的缘故。听说还要返回湖州。我认为我们在湖州自然也要滞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事态究竟怎样发展,我对我们的行动根本无法预测,所以工作也没有进展,这是最令人头疼的事。

有人说,没有比战争更有意思的事了(也许前面已经说过),尽管“有意思”这种说法有点问题。战争中,杀人成了家常便饭,放火变得十分寻常,恣意妄为地抢劫他人的东西,情况确实如此。战争与人类的生活有

① 指第十军。

着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记起曾听人说过，村上启作少将（二·二六事件时担任军事课长）写了一本有关战争哲学的书，如果能得到那本书的话有必要一读。还听说士官学校的木村××教授，他在从事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有必要读一读他的著作。

下午，访问了冈本后勤部长。

田岛部员从上海返回。

听到有人在传，柳川部队改变了国策，意思是进攻南京并不是政府的方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相信那是对前线当地的情况太不了解的结果。看一下当时的军事形势，当然应该进攻南京。针对支那的现状，如果不加以彻底处置的话，只能给日本留下后患，结果只能是变成书本上的理论。

先去巡视了囚禁所，然后去宪兵队商谈工作。

田岛部员说上海派遣军法务部的内部极其缺乏团结。管野法务官说，塚本部长对任何事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什么都不干。反正自己与他的性格不合，自己做完应该做的工作后趁早回去。塚本部长则说，管野法务部长遇事独断专行，什么事都不与自己商量，如果想回中央的话，中央可以重新派人来。

我在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夹在中间的森法务官非常够呛。我担心田岛部员去上海之后，是否能够很好地领导上海派遣军法务部。我说了自己所见到的事，我谈到正如所想像的那样，结果就是，让塚本担任部长这是发生问题的根本所在。同时，像管野法务官那样满腹意见的人，说到底，塚本部长当然是拿他毫无办法的。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那样的组合本身是不恰当的。人际关系真是很难。被告案件，在我们的军法会议上已经上升到了26人。上海派遣军也有十人左右。我们的部队来这里已经四个多月了，而我来这里刚刚才过一个月。

目前的情况是，其他部门有人非常轻视法务部的存在。说得严重一点的话，我担心这种轻视对将来法务部的存在也会有影响。不管将来的存在是长是短，我一直非常注重我们部门内部目前的建设，关心的是对将来是否有利。这样关心自身内部建设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

之所以派田岛部员外出,是根据方面军的通知执行的。该通知要求派遣一名法务部部员去商量军律的适用性问题。我作为一个法务官,当然经常会要求部员不出差错,但我并不想被人误解为自己很希望出差。田岛部员回来后说,在上海派遣军的法务部,作为法务官没有什么差错,错的是幕僚。至今为止无论在什么事上,我自己的判断都没有发生错误,这一点我很满意。

12月9日

天气依然晴朗。尽管早晚寒气逼人,但白天没有风,非常暖和,几乎感觉不到冷,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前面已经说到,自从来湖州后就没有下过一场雨,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可以说这种天气在日本一年中也没有几天。

我想,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上这里的支那人那样受惠于天气的了。听说这里冬天华氏30度左右,11月和12月是最冷的季节。而现在已经到了12月了,可仍然是我上面提到的那样的好天气,足见这里是何等的安乐之国。

我终于接到了出发去溧水的内部命令。为准备出发忙了一下午。据说溧水那里没有被褥等寝具,要尽量随身携带,因此我尽可能地带上需要的东西,不过这也有一定的规定,最终决定带两个行李。随身携带的主要是寝具,背负行李其实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情。

离溧水有五六十里路,明天坐车前往。在日本只需要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而在这里,因为路上不仅妨碍日军行军的因素很多,再加上道路不良,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我想必定要在途中歇一宿。到明天为止来湖州已有12天了。李宅、金山、嘉兴、湖州,再加上将要去的溧水,一共到了五个地方。上个月登陆以来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移动了五个地方,足见所受的艰辛。

根据临时作战会议的決定,我们要准备好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上午8时之前集合。还决定我带上一名勤务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一个人行动。今天晚饭时第一次吃到了支那的鱼。由于是新鲜鱼,无论色香味都无话可说。说到鱼,至今为止只吃过罐头鱼,几乎无法下咽,而

今天尝到了味道上乘的鱼。

12月10日

凌晨5时起床,忙着做好出发的准备。行李包里几乎只有寝具。6时30分将行李送到了指定的地点。

天空中飘着薄云,看天色令人担心明天的天气,不过比昨天稍微热一点。

8时,按指定时间准时在司令部门前集合。出发的人员中包括各部长、高级副官,以及若干部员。由于汽车故障,出发推迟了近一个小时,10时左右才上路。中途听说高级副官、副官以及后勤部长等人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走到了头里,在长兴坐上了飞机。坐飞机的话到溧水只需50分钟。各部长对上述人员坐飞机而我们几个人只能坐车的待遇感到非常愤慨。在这个部队里,我多少感到无论什么事情,不仅各部长与幕僚间有差别,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歧视,这也是事实。但像现在这样的事我并不感到有什么愤慨。首先作为部队的从属机构,我们的存在价值事实上也是有目共睹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没有止境,我想像这种事也应该没什么不满意的。

从湖州出发行进了约一个小时,由于桥梁被烧毁,应急的桥梁也因为货车曾经从上面经过而损坏得很厉害,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停留了两个小时左右。天刚刚放亮,早霜正浓,我们在原野里烧起了柴火。我们只能忍受寒冷和莫大的痛苦。即使临时桥梁不被烧坏,要一个一个地从上面过去也是很危险的,必须加倍小心,因此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无论是在道路上还是道路旁都三三两两地躺着一些支那人的尸体,看上去不是正规军的士兵。几天前,从湖州到离广德不远的四安附近,我野战军汽车队的一个小队带着任务由前线向湖州前进的途中,遇上了敌人三个联队的兵力,我方的20辆车被敌人烧毁。我军不仅损失了车辆,还有不少人员伤亡,队长当然也阵亡了。我们在现场见到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一个个阵亡者的名字,某某少尉、某某伍长、某某上等兵、某某一等兵等等。当时我们感慨万千。据说汽车队当时为了修理被烧坏的桥梁正在运输挖土用的铲子等工具的途中。他们在离大部队

较远的地方遭到了袭击。我方人员将武器几乎都搁在车上了。我方几十个人要面对敌人的三个联队。他们放火烧了我方丢弃的汽车。我方不仅人少而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最终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只有两辆车得以成功撤退。正如上面所写的,我们见到了战士们阵亡的现场,还见到了我方汽车被烧毁后的残骸,禁不住想像起当时的情景,内心倍感凄惨。看上去那股敌兵是在被我军追击逃跑的途中正好与我军的汽车队遭遇,因为没能逃脱,所以就迎面对我军的汽车队发起了攻击。

我们没有前进多少路程就遇到了小山丘,周围有十几具支那人的尸体,可以想见这一带彼此的交战是何等激烈。

一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支那人的尸体。

我们继续前进,下午2时左右坐在汽车上吃了午餐。我们一行乘坐的货车大约有20辆、轿车大约有10辆,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前进。据说如果是个小部队,就会遇到在周围出没的敌人的开枪射击,非常危险。据说我们前进的部队几乎只是通过而已,而且通过的地域范围非常狭窄,因为如果稍微拐入小道的话就有可能遇到敌人的伏击。沿街的房屋不知是被我方还是被敌方放火烧得一间不剩,有的地方还冒着黑烟。如果是敌方放的火,那是为了不给我军留下可以宿营的房屋。如果是我方放的火的话,则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埋伏的地方。不管是哪一方放的火,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放火,总之大路旁的支那人如果只是普通老百姓的话,那就太可怜了。

我们偶尔发现远处有一户农家,那家插着一面日章旗。我们还偶然发现普通平民都戴着印有日章旗的袖章。日章旗似乎表示这里是安全的。

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水田,说明这里的农家都相当富裕。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当地气候温暖,几乎连微风都没有。

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达了广德的东面。如果今天上午能准时出发的话,一天之内本应可以到达目的地溧水。途中花去了一些时间,到现在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们接到命令,今晚如果不能到达目的地就原地露宿。因此我们为露宿做好了准备。如果要露宿的话我们就只能睡在汽车里了。无论当地的气候多么暖和,毕竟现在已经是12月中旬

了,半夜里还是十分寒冷的,尤其是支那白天和夜里的温差非常大,加上寝具还没有运到,我们有些不知所措。进入广德市内,想要就地宿营,但房屋都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几乎没有一间可以宿营的房子。我们下定决心露宿。有人去了某个兵站分部交涉,结果他们说可以为我们安排,这真是地狱里遇见了菩萨。我们立刻到了不远处的兵站,他们招待我们吃了晚饭。不过那里也没有床铺、寝具等用品,只能将长凳子拼起来,身上盖一条毛毯。我还是相当地怕冷,自己在考虑着如何度过这一晚。我从包里取出随身携带的衬衣穿上,再穿上随身携带的防寒毛背心,外面再套上上衣,这样就基本不用担心了。就此能够安心地睡上一觉,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除了与我同睡一屋的兽医部长夜里12时起来小便时我醒了一下之外,一整夜我连小便都没有,一觉就睡到了刚好该起床的时候。就这样我睡得十分充足,顺利地度过了原本担心的一夜,感谢菩萨。每一次的行程变得越来越长,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这一行程有五六十里路,出发之前还是非常担心能否顺利到达。预计两天的行程,第一天很顺利地度过了,只要第二天也能够顺利度过的话,大致就能够到达目的地溧水了。我在心里为我们的前进途中不再遇到任何障碍而祈祷。

我们接到命令:明天早晨4时起床,5时30分集合,6时出发。

(题外话)在兵站分部吃的那顿晚饭吃了煮的海藻,非常可口。

12月11日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在凌晨4时醒了,起来做好出发的准备。在兵站分部,他们招待我们用了早餐。5时30分离开兵站分部前往指定地点,6时准时出发了。当地到7时天色才微亮,6时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前进在星光之下,浑身感到无比寒冷。不用说,日本的军队一般都是清晨很早出发的。表面上说那是为了傍晚早一点到达宿营地,其实,在战场上早晨早一点出发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我们坐在汽车上前进,这时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徒步的部队在行军了。由于太冷,战士们将脸埋在手心里,将领子都竖了起来。顺便再提一下,据说天黑以后支那兵就出来活动,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而早晨很早的时间里支那兵一般都在睡懒

觉,他们不太会出来活动,所以反而很安全。

天气晴朗。昨天有些微风,但今天连微风都没有,是行军的极好天气。加上天气暖和,心情也非常舒畅。

昨天前进一个小时要修两个小时的桥梁,而今天的行军不像昨天,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比较顺利。在广德与宁国交界的中央十字路口右转前进。中途穿过郎溪(建平),12时左右到达东坝。这里几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河流在低洼处,市街高低起伏很大。那些高处的房子视野非常开阔,加之居民也没有外出避难,看上去一派和平的景象。我军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弹药,正将大量的弹药集中起来装在船上,接下去要将它装到汽车上。这些体力活都由支那人做。我在这里吃了午饭。吃午饭时有个部队里的人对我说,昨天侍从武官来了,将当地的居民集合起来。侍从武官对他们中的长者谈了很多事情,比如日本的立场、日本来支那的目的等等。这些话通过翻译翻了过去,居民们听了都十分感动,所以这里的居民都很友好。比如这里的人干杂活之后,日军给他们发军票,他们不肯接受,而希望给他们写感谢信,他们将能够得到日军的感谢信视为一种荣誉。无论到哪里,人情都是相同的。

不用说沿路的民房被烧得一间不剩。战斗部队几天前从这里经过,途中见到不少某某部队昭和12年12月某日通过的木牌,还有在被破坏的桥梁边上竖着写有某某部队的军用桥等木牌。道路上以及附近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大部队通过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其中有露宿之后留下来的残物,那些东西让人感受到我们的战斗部队在行军中承受着何等的艰难困苦。我在行军中正好看到了大行李运输队的行军,见到了他们中的小炮队等队伍的行进。这支行军部队中有各式各样的装备,纪律十分严明。有的人全副武装,他们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由于太疲劳,他们带着支那人,不仅让他们背行囊,甚至还让他们背枪支、铁盔等东西,而且大多数都这样做了。他们带的支那人和日本兵一样多。有人称这种情景为“百鬼夜行”,让人分不清究竟是日军的行军队伍还是支那农民的行军队伍。那些支那人身上背着很多行李,其中还有年纪相当大的老人。我前面已经说过没有比战败国的老百姓更可怜的了。在这种场合下他们只有听从日本兵的命令,如果拒绝的话立刻就会被杀,万一逃跑

不成也会被杀死。支那人进退由不得自己,结果只能按日本兵的命令去做。

从湖州出发向前进,渐渐进入了山地,我来支那之后第一次遇见山地。从广德开始途中见到了不少湖。在蒲里西家,要穿过一个湖(非常浅的湖)。不用说,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极好的三车道的路。桥梁没有烧毁的话对行军来说是条再方便不过的道路了。如果说没有那条道路的话,我军的前进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甚至可以说支那人为我军专门修筑了这条道路。尽管途中我们遇到了部队行军比较困难的山地、沼泽地、湖泊等,但从嘉兴到这里我都是坐在汽车上行进的,一路上都是在日本不可能见到的完好的交通道路。只是这一次遇上了前面就说过的被敌人烧毁的桥梁,不能按预定的计划顺利前进。

从湖州出发时,按计划要行进到溧水,但沿途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溧水无法宿营,如果到达溧水的话也只能露宿。此时,听说战斗司令部在不到溧水两里路的叫洪蓝埠的地方宿营。所以我们也改变计划向洪蓝埠进发。我们比计划早了一点,下午3时30分左右到达了洪蓝埠。我立刻准备前去向司令官报告我部的情况,顺便打个招呼。但是司令官在当时的战斗司令部秣陵阁^①还没回来,我一直等到8时左右他还没回来,便打算明天一早再来,于是回到了宿舍。洪蓝埠是一个很小的镇子,是继李宅之后排在第二位的穷地方。气候相当温暖,连微风都没有。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心情自然也舒畅。宿舍的周围有非常大的空地,后面还有条大河。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让人深深感到这里是个和平之乡。我认为这里气温也比湖州高得多,对于我这样怕冷的人来说,不得不感谢气候带来的恩惠。

最初从李宅出发向金山进军的途中,见到支那人的尸体时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渐渐地尸体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再感到吃惊。到了现在终于变得连在日本见到狗的尸体时的那种感觉都不存在了,好像只是见到了一只死猫。

没有比战争更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了。为了取暖,不管是房子还是别

^① 原文有误,应为秣陵关。

的什么都用来烧火。有时一大群士兵冲到人家里去,把人家房梁拆下来当柴火烧。战争让人变得恣意妄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丝毫不受约束,这是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见到的情景。

没有比我们现在正在打的仗更节约的了。到哪里都有粮食,无论是米、酱、酱油还是肉类、蔬菜,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搞到手。寝具也一样,哪里都可以弄到,其他的生活用品也不需要从日本运过来,只要是士兵用的东西,这里全都有。我认为我们这个方面的战场着实是节约下了很多经费。

12月12日

天气晴朗,依然没有微风,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上午8时30分左右去向司令官问了好。司令官说:今天大概可以攻下南京;我们遇到了相当强硬的抵抗;昨天敌人坐了十艘船逃跑,由于我方没有准备而让他们逃掉了,非常遗憾;敌人的抵抗也是为了逃跑,可以说他们是在抱头鼠窜;现在的局势是敌人毫无斗志,而我军越战越勇,敌我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最终我们可以早早地回日本了吧。他又说:小川部长,你已经到过很多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见到了很多新鲜的事,所以如果现在能尽早地回日本的话也没什么遗憾了。我说完全正确,我感到十分幸福,心存感激。司令官并没有从我这里听出什么弦外之音,却用十分的热情对待我,让我感激不尽。对于案件的处理,他也完全按照我提出的意见立刻给予裁决。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做到最慎重最公平地来处理各种案件。

今天早晨,田岛、增田两位部员被留了下来,很遗憾,因为他们非常想在南京入城仪式时站在现场。他们拜托酒井大佐下达命令,能使他们去当地。经过多次商量,酒井大佐终于答应了。结果酒井大佐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为田岛和增田两位部员与飞机和兵站的汽车进行交涉,让他们以最安全最切实的方法来洪蓝埠。

入城仪式预定15日举行,我也提出了参加入城仪式的申请。

今天心情格外舒畅,在阳光下美美地享受了一下日光浴。

晚上,已经过了9时,司令官和战斗司令部的人员还没有回来。或

许已经攻下南京并进城了吧。

在副官部(后勤部)煮小豆,为庆祝攻克南京做准备。

我也决定明天去第一线视察情况,便向第三课提出了申请。

12月13日

与昨天一样,天气晴朗而暖和。

每天都一个样。支那的天气在日本简直是非常少见的,而在支那则根本不足为奇。支那的气候只能说好得无可比拟。

昨天原定攻下南京,但敌人依靠城墙进行着顽强抵抗。今天是不是能够攻下?今天原本去战斗司令部视察战况,由于不太方便,只好放弃了。我们文官经常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在战场上,军人们表现得更加张狂),我想这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感情用事的缘故吧,也可能是因为嫉妒。不过在很多场合中,我们会被认为是碍手碍脚的多余之人,这是事实。

洪蓝埠尽管比李宅多少像个城镇,但现代化的程度也很低,没有什么可看的東西。只是从自然环境上来看,我上面已经说过有一条相当宽的河流,这条河一直通向石臼湖。前面是低地,无比宽阔。日照非常好,我前面屡屡提到这里始终晴空万里,连微风都不刮,宛如和平之乡。居民中有少数人还留在当地,大部分人都逃向了芜湖方面,这可以从贴出的告示中知道。种种迹象表明,在日军到达之前有支那军队在这里出没。当地的居民先是遭到支那军队的骚扰,之后又给日军充作劳工,实在是非常可怜。

夜里12时左右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明天(14日)上午10时去南京,不过,只能是部长和一名随员前去。说到行李,只能随身携带将校的行李以及其他寝具,所以决定让加藤文书担任随员。

我们11日到达洪蓝埠,今天或者明天离开,中间停留了两天又开始前进。这次的前进终于要开往支那的首都南京,也就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我的心情愉快到了极点。我计划15日参加入城仪式之后,在南京待到16日,17日回湖州。日军司令部回湖州是为了进攻杭州。这样的话,也许要在杭州最后解决战争。差不多在这个冬天里就可以攻克杭州了。

吧。11月8日从李宅登陆,经过金山、嘉兴、湖州、洪蓝埠,到达最后的目的地南京,只用了37天的时间。其中,比较长一点的是在金山的两周,短一点的是在嘉兴的一天。洪蓝埠只是宿营了两天。从这个日程足以看出我们的移动是多么地急速。总司令部进行这样的移动一般是很少见的,据说就连师团司令部和联队司令部都没有这样。这是军队里罕见的移动。对于我们来说,尽管工作无法很好地开展,但能够经历各种见闻,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12月14日

早上6时起床。做好了进入南京的准备,那里万里晴空。其实我心里非常紧张,连话都说不出来。

天气依然无比晴朗,这是当地特有的好气候,反而感觉有点太暖和了。

上午11时与出口兽医部长一同坐车出发。距离南京有18里路程。天气暖和,到了不开窗户就会感觉有点热过了头的程度。但是,一打开窗户灰尘就扑面而来,只能将窗户全部关上。途中,经过溧水的城墙边,一路上可以看见战场遗留的活生生的痕迹。车辆越是向前进感到战斗越激烈。我们还是遇到了被烧毁的桥梁,为此花去了不少时间。在某地,因为之前有战车通过而压坏了公路,虽然现在正在修理,但还需要花三个小时,因此我们只能从田里绕道通过。由于这里一直是持续的好天气,所以可以从田里绕行。如果碰到雨天的话,汽车绝对不可能从田里绕过去。途中经过山地,我们看见敌人构筑了许多坚固的阵地,也就是说他们挖了无数战壕。靠近南京的阵地还围着铁丝网。阵地上横躺着很多支那人的尸体。有的还是十几具尸体堆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吧。3时30分左右终于到了南京的南部,我开始眺望城墙。城墙一带几乎全都是日本兵。他们属于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也有其他部队。人多得看上去都挪不开身。车道上、步行道上挤满了日本兵,就像东京大地震时庞大的人群争先恐后往外跑那种情景。到了城墙南门的附近,遇到货车、轿车等堵在那里,我们过不去,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近旁的房子还冒着烟。尽管我想马路很宽不会有什

么危险,但有人说有时会遇到那些居民的家里有炸弹,炸弹要爆炸的话很危险。因此,我们想早点前进以避开危险,但实在动弹不了,心里非常着急。我看见路旁支那正规军士兵的尸体堆在一起,被点上火,烧得非常猛烈。日本兵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因为马路上尸体太多,有的日本兵只好跨过正在燃烧的尸体往前走,就像脚下不是人的尸体一样。我们终于进了南门。全部用石块堆积起来的城墙有三丈多高。昨天这里发生了战斗,有些地方被我方的炮弹炸坏了。城墙的宽度可以通汽车,据说普通的炸弹很难炸毁城墙。一进入城门就看见支那兵尸体堆积如山。南京的马路非常宽,铺设得一点不比东京改造过的马路差。房子也与东京的差不多,非常漂亮。经过昨天、前天仅仅两三天的战斗,南京已经被攻克了,可以想见日军的威力无比强大。我仿佛看到了昨天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战斗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不能不说这种结果让我发现了日本的精神。

不久我们到达了总司令部。这是一座四层楼的洋式建筑,原来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我立刻去司令官的房间表示了祝贺(司令官今天早晨从洪蓝埠比我们早 30 分钟出发)。实际上我找不到词汇来表达我对日军威力的赞美。

去对司令官表示祝贺时,司令官叫我上屋顶眺望整个南京城,并说把他的望远镜借给我,让我好好地看看。我立刻从司令官那里借了一副望远镜跑上了屋顶。眺望着南京城,我更加为能够攻克这一雄伟首都的日本的无比威力而激动不已。何况这次进攻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啊,我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我的宿舍被定在司令部一楼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非常不错,但不适合做饭。只在这里住两三天而已,所以对于各种不便只好忍受一下。不过与此同时,这里的设备还是下了点工夫的。

从屋顶上眺望南京城,宽阔的市街上到处烟火冲天,这种情景真的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见到。用自己的眼睛眺望战场的真实情景,这种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市街各处围着铁丝网,很多地方还挖了很深的战壕,上面堆着高高的土,是为了防止空袭,和银座周围的地铁出入口一模一样,足见几百万人的市民是何等地惧怕日军的进攻。现在这几百万市

民都不知逃到何处避难去了,这里变成了一座空城。这种情景就和大阪一样,都市里的市民一个不留地逃走避难去了。不难想像那种混乱的局面,贵重的物品自然不用说了,可以带的东西一件不留地带在身上外逃避难。

12月15日

早晨浓雾,几乎看不见马路对面。11时左右薄雾散尽,天气转晴。

南京原本有自来水,由于被破坏了无法使用,因此只能用水井,但也足以应付急用。

在南京,和以往不同,没有可征缴的粮食。从这一点上来说农村有米、鸡肉、牛肉、猪肉,以及其他的蔬菜,在供应上十分便利,而到了南京,这一类物资全然没有,反而分配到的都是日本产的米、酱油、酱、腌鲑鱼和挂面等东西。

中午,菅野法务官来访。菅野法务官在上海,他随同大塚局员来到我们派遣军司令部的宿营地汤山镇。他原本以为见不到我,只是来试一试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来南京,明天(16日)他就要与大塚局员一起回去。在这里待了一会儿他就告辞了。

淳子11月12日发出的信收到了。从信上得知这是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我没有收到。今天没想到能够见到菅野法务员,还收到了家里的来信。来到支那后今天是个特别令人高兴的日子。

下午去市内视察情况,各十字路口都设有铁丝网。路旁有一些支那正规部队士兵的尸体,有人在烧他们的衣服。看着这些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日本兵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似乎只是将他们当成路人。如果不是在战场上绝对难以看到这种情景。各处都在燃烧,天空中弥漫着黑烟。

听司令官说,扬子江上有十二三条船遭到桥本欣五郎不问情由的炮击,不知他们是难民还是逃兵,最先头的船上还插着英国旗帜。由于有烟幕,桥本大佐难以判明插在船头左边的旗帜,只要那艘船一有动静就立刻射击,那船现在不敢动弹了。

我等待的田岛、增田两位法务官从湖州来到南京。他们从长兴到溧水坐的是飞机,在溧水,第一次由于大雾弥漫没能着落,折返回去,第二

次是11时从长兴出发的。

傍晚,读了今天的《东京日日新闻》以及《东京都新闻》,上面报道了14日攻克南京之后东京方面欣喜若狂,各处都在举行庆祝会的情况,我也兴奋到了极点。进而,我又向司令官报告了现在东京欢庆胜利的情况。我说,将军您一定也非常高兴吧。无论是在日清战争^①还是在日俄战争中都没有攻克首都的先例。我不得不再次为日军的强大威力而欢呼。

12月16日

今天有雾。虽说是个好天气,但有微风。暖和。

上午与两部员就发生的案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中午,大塚局员和菅野法务官来访,听他们谈了不少日本内地的情况。我也谈了这里的工作情况。在方面军里设置了法务官一职,但不是单独的部门,隶属于司令部。另外,他们说上海派遣军相对而言是派往支那的日军中规模比较大的部队,所以部长由上面的人担任,所以我也可能会转入派遣军。我回答,不管怎样我都不会自己提出要求的,只听从命令。

明天就要举行入城仪式了。我想,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将由东洋的盟主日本来书写这一伟大的篇章。我当然会参加这个仪式,我为自己能够参加这一光荣的、空前绝后的盛会而感到无比幸福,我将终生难忘。

今天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自己煮了副食品,并煮了面条。后勤部还分给了不少好吃的,这是登陆以来的第一次。还有日本清酒。明天就是入城仪式,这是在入城仪式之前的庆祝吧。

12月17日

天气依然晴朗而温暖,连微风都没有,就像日本10月初的气候,风和日丽,只是到了夜里感到相当寒冷,下午有华氏64度。

^① 即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

下午1时30分举行了入城仪式。12时30分我就先出发了,到达了在原国民政府所在地的会场。如果我想骑马的话,也能和各部长一样,在中山门集合后威风凛凛地骑马前进。不过我谢绝了骑马,乘轿车到达了目的地。离司令官的到达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在场内溜达着看了一下。支那建筑的结构,走道都很深,中门有好几个,这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中门的两侧看上去是各政府机关。从门口到里面有很长的一段路。越往里面越像是高官的房间,最里面有一幢干部的建筑物。该建筑物完全是洋式的,共有三层,每个房间的设备都非常完善。特别是一间看上去像是蒋介石的办公室设备极好。当我想到蒋介石的许多政策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制定出来的,不禁感慨万千。接着,我又上了屋顶,眺望整个南京市。我们攻下了百万人口的雄伟首都,不用说这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强大以及支那实在太弱。显然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想像。

不久,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等抵达会场。接着,全体列队,以升国旗、奏国歌《君之代》开始了仪式。仪式进行中我感到无比激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一仪式表明我们完全获得了统治首都南京的权力,可以说是能够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性象征,并且也日益表明日本是一个世界强国。升旗仪式之后,立刻面对着皇宫方向,由松井司令官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这一欢呼声响彻云霄。今天的仪式,除了司令官之外,其他各军各部长、各属下的干部,以及独立部队长等都参加了。接着我们移到了干杯仪式的会场。我们接过了御赐的酒、橘子、鱿鱼、海带、去皮的板栗等,带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开怀畅饮。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这是我俩在战场上的初次见面,我们高兴地互相祝贺对方活着迎来了胜利。我还邂逅了已经20年没有见面的笹井军医少将,我不知道他在上海派遣军里,感到非常意外。我还与冈崎总领事、斋藤良卫博士(方面军顾问)互相寒暄了一下。在干杯仪式上我将斋藤博士叫到了我的邻座,我俩作为文官谈得非常投机,宛如知己一般。

我还先后见到了塚本部长、森法务官,他们是与上海派遣军干部一起,从距离司令部所在地、离南京五六里远的汤山镇来参加仪式的。

入城仪式的情况让全日本都了解了,我想一定是通过传真照片送出

去的吧。仪式举行时的情况是通过收音机传送出去的,在东京也能通过新闻听到实况。仪式在3时左右结束了。

回到宿舍,为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们不仅吃到了小豆饭,还吃到了来支那之后从没吃过的好菜。酒当然多得很,大家开怀畅饮。酒宴上到处都是纵情的歌唱声和欢呼声。整个南京市内的日本兵似乎暂且忘记了战斗,都在尽情地欢乐。

大塚局员踏上了归途。

我们也在尽情地饮酒、狂欢之后,于11时就寝了。

12月18日

昨夜下雨了,早晨乌云密布。今天举行祭奠仪式,天气也变得暗淡起来。接近中午时,阳光露出来了。尽管有薄云,但还是晴天。从太湖以南到南京几乎是第一次遇上下雨和有云的天气。今天祭奠仪式的场地是在飞机场,由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和海军司令官长谷川主祭,仪式非常庄重。

仪式举行时,几乎和练兵场一样,在飞机场列队站立了大约一个小时。天气几乎与昨天一样,极其寒冷,完全与这个忌日的气氛相吻合。我感到就连上天的神都在向人们诉说今天的悲伤。

飞机场的停机坪上停着两架支那飞机,飞机坪的边上挖有保卫飞机场的战壕,周围都伪装了起来,还围着铁丝网。为了保卫南京,他们修筑了很多阵地。

明天(19日)我要返回湖州,为此我得做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想到中途进入南京。本月1日,在就要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时,我只是想南京是最后的目的地,到了南京之后就能停留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在很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14日终于进了城,到明天19日又要离开了,连床铺还没有焐暖呢。就连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这样,今后会迁移到什么地方呢?一想到接下去的迁移是为了进攻杭州就更不得不拿出点勇气来。杭州将要成为最后的目的地了。听说杭州是全支那风景最美丽的地方,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能够去那些难得去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感谢上苍。

下午,与塚本部长、森部员以及铃木又三郎文书会面。尤其是铃木,以前一直有工作上的关系,来支那以后总想见上一面,非常有幸这一次见到了他。这样,在支那我见到了我们部的全体人员,心里感到非常满足。

12月19日

就要离开南京返回湖州了。早上5时起了床。天上有薄云。温度很低,寒气逼人。

上午8时左右我和田岛、增田两位法务官以法务部工作需要为名坐上了轿车出发。与来时的路相同,出了南京中华门(南门)。中华门的城墙高13米、厚5米,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据司令官说,在进攻时,战士们用梯子爬上城墙,但梯子不够长,最后一截是徒手爬上去的,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梯子,还中了一些枪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犹如鬼使神差一般。我感慨万千,边眺望着城墙边离开了南京。在14日进入南京的时候,南京城里挤满了士兵,一直到城边上,连立锥的地方都没有,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而今天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南京的部队也挤满了道路,使得车辆几乎无法动弹。第六师团开往芜湖方向,第一一四师团开赴以长兴为中心的警备地区,第十八师团继续朝某方向展开进攻。所有的部队都只在南京滞留了短暂的时间。顺便提一句,据司令官说,进攻南京我军伤亡了2000人,登陆以来我军正好伤亡了4000人。我们一路上一边看着战斗留下的遗迹,一边前进。大约一小时后遇到了断掉(烧毁)的桥梁,工兵正在抢修,为此大约等了四小时。前进了一小时,又耽搁了四小时,足见前进是何等地耗费时间。途中,在战斗总司令所在地前方大约两公里处见到了将军山,又在将军山附近见到了非常罕见的岩石,山顶上还有几十层的塔。行进中遇到了很多妨碍部队前进的障碍,行进非常困难,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终于在傍晚到达了东坝。也有人提议继续向湖州进发,结果还是在东坝找了空房子,宿营了一宿。由于是在前进的途中,所以没法将寝具取出来,只是生了火,一直聊到夜里11时。明早4时就要出发,所以2时必须睡觉。尽管难以入睡,但还是在极其简陋的支那式的床上躺了下来,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由于已经

很晚了，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做饭。幸亏还有一点从日本带来的酱，找了个旧锅，煮成酱汤后将饭盒里的米饭倒进去做成泡饭。只有筷子没有饭碗，正好有个吃完了的空罐头，就将泡饭倒了进去，用筷子捣着吃了起来。那一晚非常冷，正好用泡饭暖暖身子。用空罐头盒代替饭碗真是难得遇到的情景。东坝这个地方，不但没有怎么打仗，而且这里的支那人对日本人都比较友好。现在留在这里的不过几百人，与其他地方一样，女人和孩子全部逃走了，留在这里的人看上去都是一些下层百姓。在此我想起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洪蓝埠。洪蓝埠尽管也没有遭到破坏，但留在那里的人并不顺从。迄今为止我们所到过的地方，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留下来的很少一点支那人一般都很顺从，而洪蓝埠的支那人却完全不同。我想，这些地区被无情地卷入战乱的支那人，大部分都极其害怕战争，所以对日军绝对服从。尽管这是我在途中的一点感受，但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没有比现在的支那人更悲惨的了。我前面已经说过，有人为日本兵扛行李，也有人拉着装有行李的破旧人力车，两腿无力根本动弹不了。拒绝或者逃跑就会被打死，现在只有为活命而干活。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行军队伍是极其少见的，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像。有人说在战争中哪怕死也必须打赢，这话完全正确。没有比战败国的国民更可怜的了。顺便提一句，听说蒋介石在英兰银行存了六亿元，在其他银行也存了六亿元。支那人真的是很可怜。

12月20日

凌晨2时被叫醒了。大家对昨晚的泡饭给了很好的评价，今天也准备做同样的泡饭吃。

我最担心的是不管是坐船还是坐车，一天到达不了目的地而非得在中途宿营不可。如果是目的地，就已经有人先到，并且在那里设营了，所以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之处。而中途宿营的话，有时只能露宿，有时和露宿差不多。虽然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但是夜里休息时没有寝具，天气寒冷，弄得不知所措。昨晚基本上睡得不错，这对我来说可算是一种幸福了。我想从现在开始，恐怕不会再有超过一天的行军了。至今为止，从湖州到洪蓝埠，连续行军两天以上，途中在广德宿营。从南京到湖

州,途中在东坝宿营,这两次宿营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接下去要从湖州向杭州进发,这一行程不足20里,行军一天就足够了,所以不用担心途中宿营的问题。对我来说强行军就此结束,可以安心了。

途中,尽管对大桥进行了修缮,但由于道路太差,很多货车发生了故障。为了将货物拼车,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这支部队是司令部的主力,行军队伍庞大。管理部等用的货车大约有20辆,各部长的轿车十辆,集合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轿车车速快的时候可以开到40英里以上。听司机说,如果加上等待的时间,平均一小时只开了五六里路,足见路上花费了多么长的时间。

途中,与来时的路相同,道路上横卧着许多支那人的尸体以及军马的尸体。我在想,军马也难免一死。军马从日本运到这里,既没有足够的马粮喂它们,却还要它们超长距离地不断行军,没有比军马更惨的了。运送这些承担特别任务的马匹非常费事,需要马粮,还需要士兵来驾驭。结果是没有必要骑马的时候只是用马搬运东西。我认为最需要下功夫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货车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完全是一个外行人在发表意见,我并不能妄加判断,只是记下自己在现实中所见的感受。说到骑马,几乎没有见到司令部的人骑马。只有在入城仪式那天,坐轿车到了某个地点后才象征性地骑了马。完全可以说,对某些人来说,马只是一种无用的动物而已。

一路上,我还发现支那政府的宣传攻势十分强大。沿路房子的墙上、围墙上写着很大的字:“国家存亡在此一战!”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足见支那政府做好了抵抗日本的战斗准备。

(收到了光代11月3日写的信)

一路上灰尘很大,这在日本无论如何是难以想像的,有人说就像在年糕上洒黄粉。

今天凌晨4时出发,原定在下午较早的时间内到达湖州。途中耽搁了一点时间,6时左右到达了湖州。宿舍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当时留下了两个文书和一个值班员,现在就像回到了家里的感觉。而且他们还给我烧了洗澡水,实在太高兴了。如果仅用热水洗一下脸的话是根本无法洗掉那些黄粉的。对于这一次的洗澡经历我终生难忘,感激在心。今天的

晚饭,我将从入城仪式的干杯席上带回来的御赐酒倒在四个酒盅里,与职员们一起畅饮。

12月21日

天气晴朗,而且温度不低。

昨晚畅饮了御赐酒,由于心情激动所以有点喝过头了。也许是因为两天的行军太疲劳,又洗了澡,意外地喝醉了,感到有些不舒服。多少感到有些脑贫血。马上喝下了水筒里的冷水,过了一会儿就恢复了过来。虽然是一时性的,但如果是单独一个人的话还是多少会有些担心。

今天一天都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想要尽可能结束湖州的案件。今天送来了两三个案件,看上去不可能全部结束掉。

下午3时,司令部召开了临时作战会议,我在这个会上结合自己的认识,对军律的制定、军律的性质和效果,以及有关军律的运用等问题作了说明。关于进攻杭州的事宜,会上说25日左右开始,如果顺利的话,26日、27日左右就能攻下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冬天之内进入杭州。

(收到11月26日寄出的两个包裹)

在本次临时作战会议上还说到,湖州建好了士兵的慰安设施,刚开设时非常兴旺。里面有十几个支那女子,人数还在不断增加。那里的生意很好,士兵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12月22日

天气晴朗,气温没有什么变化。

岛×××等四人杀人强奸案

对掘×××破坏军用物资(马匹)案件进行公开审判,我作为检察官参加了对该案件的调查审理。

15日的《每日新闻》(大阪)刊登了日本帝国对炮击英美战舰事件所作的道歉。

总司令部对本月12日在芜湖以及南京炮击英美战舰一事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没有必要道歉,有人认为广田外长应该撤回道歉。这一看法的依据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大家都认为那是因为英国军舰在掩护支那

部队(十二三艘船只)逃跑的缘故。在烟幕之下看不清楚英国的国旗,所以我方(桥本欣五郎队)以为是支那的部队就进行了炮击。事实上连是逃兵还是难民也无法判断。还有人质疑说,英国军舰掩护支那的逃兵,对它炮击是不是违反国际法?如果违反国际法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来处置?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立刻进行炮击,而是与英国军舰进行交涉,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该怎样来处理?有人认为,如果发现逃跑的敌方在英国军舰的掩护下变得更加敌对并进入作战状态的话,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进行炮击。虽然还没有搞清楚这是不是事实,我私下里听说,是桥本部队自己放出烟幕弹然后进行炮击的。

受理了折×××用武器袭击长官案件、福×××等三人抢劫案件。

(收到大山局长 11 月 30 日寄出的信,杉原法务官 12 月 8 日寄出的信,真佐 11 月 29 日、12 月 6 日寄出的信)

12 月 23 日

多云、小雨,在当地是少有的天气。

明天(24 日)为了在杭州设立营地,要派遣先遣部队,指定了增田法务官以及船桥值班员,预想他们会在近期去杭州。

受理了小×××强奸案、石×××等两人的强奸案。

这是至今为止恶性程度最高的一个强奸案,准备提起公诉。尽管进行处理会有消极作用,但对于这种案件的频频发生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

向司令官提请发布对松×××用武器袭击长官案件、杉×××袭击长官案件进行公诉的命令;提出对竹×××等两人放火案、福×××抢劫案不予起诉的意见。听司令官谈了一些时事问题。他谈论的大体意思是,有人不追求战争的绝对意义,而是从现在起要利用战争获得政权,这样是否会引发日本的内讧,他对此深感忧虑。恐怕内部的纷争难以避免,而结局将会变成一种对立和抗争。日本必须真正地意识到这一点,正义的人和非正义的人难免产生对立。正义的人士要面对非正义人士,必须与正义的人士一起多加警觉。作为日本来说,重要的是:第一是领导,第二是司法,第三是教育;也有人说是经济,经济其实是次要的问题。

我说,无论如何,作为日本必须从大处、高处来看问题,并进而制定将来的方针。司令官还说,尽管现在正在充分地研究机构改革的问题,但根本看不出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是要充分注意的。

12月24日

今天是当地少有的雨天,但雨很小,不是日本那样的大雨。气温没什么大的变化,没有感到特别寒冷。

为了在杭州设营,让增田法务官先期出发了。

作为检察官对浅×××杀人案,上××××强奸案,小××××强奸案,石×××、重×××强奸案进行调查。

另外,对明天进行公判的松×××用武器袭击长官案件、折×××用武器袭击长官案件做好了陈词准备。对以上五人的调查以及为了写就两个案件的陈词底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晚上直到11时左右才睡下。稍微感觉头脑有些疲惫,有些头疼,尽管入睡不是太好,但还是睡着了。

时间上有些顺序颠倒,晚上7时,有消息说第一〇一师团前线的部分兵力,在今天上午7时30分按照预定时间,靠近了杭州并开始了战斗。原定25日的进攻已经在24日完成了。杭州方面的敌人几乎没有战斗的意志,全军溃败。比预定的时间要早,进入杭州城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我自己也接到了内部消息(来自局长、大塚局员、田边参谋长等),说是也许要向方面军移动。我盼望着早日去杭州。

下午,松冈宪兵大尉来到田岛法务官处,我审核了他们就某少佐的抢劫和暴行案件向上砂队长所提交的检查报告,但上砂队长说对该事件还要向田边参谋长报告后才进行处置。

12月25日

昨晚开始天气变得晴朗,感觉爽快。连微风都没有,气象平和。温度较低。

上午9时30分,对折×××用武器袭击长官案件、松×××同样的案件进行公判。我参加了这两个案件的审理。折×××原是个小贩,在队内疯狂打砸,本性暴露无遗,严重破坏军纪。相反,松×××是因为小

队长和少尉互相争斗而发生此案件。他在家乡还曾经立过功,虽有值得同情之处,但用武器袭击长官是要处以重刑的。为了严肃军纪,不能听之任之,准备提起公诉。

上砂中佐前来部里商谈工作。

中佐说,近来对很多强奸案不起诉,让宪兵们检举所作的努力变得毫无价值。我回答道,也许是有这种情况,但我还要考虑战争中的现状、犯人当时的心理、支那妇女对此的贞操观念、至今为止的强奸案件(实际数量非常大)中没有检举的和偶尔被检举的数量比较等等。除此之外,从理论上讲,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据刑法 178 条所说,奸淫即是无法抗拒而顺从,但其中并不能断定全部都是这种情况,也有人非常轻易地顺从了实施行为者所提出的要求。从这一条来看的话,如果有奸淫事实立刻就断定是强奸难免过于草率。应该深入地考察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如何处理,因此我无法马上回应中佐的要求。

中佐还说,从现在起战斗一旦停止,恐怕这种案件还会增加,也会对安抚当地的民心有影响。我回答他说,你说的不错,不过,如果慰安设施建立起来的话也可以防止强奸事件的增加。人在战场上,一旦要直接面临舍弃生命这样的境地,作为最后的一点欲望就是与妇女的性行为。所以没必要担心战争平息后强奸事件的数量会上升。

对于究竟如何处理某少佐抢劫并施暴一案,我对中佐说,我听说这个案件性质十分恶劣,不管怎样都要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做最后的处理。就我来说,对这一案件必须搞清事实,如果不尽职责而处理不当,那么我难逃其责。我也请求长官要在对此案做出最后处理决定时一定要与我联系。

田岛法务官说将携带的刀丢失了。至今为止,我从他本人的表现来看,担心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毫不奇怪。

12 月 26 日

多云转晴。

对浅×××杀人案的被告进行调查(作为检察官)。

在指定掘×××破坏军用物资案、松×××用武器袭击长官案、折

×××用武器袭击长官案的执行指挥官时,发现该文件中刑期的起算日期写错了,我对文书(笹木、龟井)以及田岛法务官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万一文件已经发出去的话,就会发生重大的责任问题。至今为止我多次提请文书多加注意。有些是很重要的地方,有些不是很重要,对其中重要的事项必须小心,严防万密一疏的事情发生。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实际上这些工作有很多地方颇费脑筋,并非轻易就能做好。

松冈宪兵大尉下午6时左右来部里商讨工作。关于某少佐事件,大尉说,袭击长官、强奸、抢劫案的当事人在送回国内后发生了多起暴行案件。对诸如少佐这样的干部不处理是不公平的。如果对少佐不加处置的话,我今后不再检举士兵了。

受理地×××杀人、强奸、袭击案件,对地×××进行了拘留、审讯。对吉×××(少尉)、冈××(少尉)杀人案进行了拘留审讯。

终于接到了明天(27日)出发去杭州的命令。关于吉×××案件,听说是在12月17日,金山那里的支那人稍稍发生了些骚动,于是他立刻带领几十名部下进入支那人的村落,开枪杀人。他承认自己非但没有向上级报告,而且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杀害了支那人。他还说该队没有上前线作战,所以被一种想要杀支那人的念头所驱使。在战场上产生这样念头的人并不少见,同时这也是因为对支那人的人格尊重的观念很淡薄所导致的结果。

12月27日

有些薄云,但天气很好,温度适中,没有风。

为开赴杭州,一大早就忙于做准备。行李装在一辆货车上。其余的像寝具、炊事用具等等一般在部队转移时都是要带上的,所以将这些东西打好包后搬到装车地点,这花了不少时间。我亲眼见到了职员们的辛苦。

我反复说过,这里的风土、气候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说这里是少见的乐土也不过分吧。很多外出避难的人返回了湖州,这里的街景反映了支那市街的情形,熙熙攘攘、喧闹无比。一早就到处响起卖菜儿童的叫

卖声,实际上这是我来支那以后第一次见到的情景。不过像这种很多支那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为了保证他们不发生骚动还必须严格地加以警戒。上面已经说过,这里的支那人大多数比较和善,对什么事都不是很介意。尽管被日本打败了,但他们很多人还是和日本兵交往,让人感到这些支那人毫无敌意。这对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12时25分左右坐上轿车出发。司令官以及幕僚上午9时左右就出发了。我们一行,包括部长以下的全体人员和全部的行李,轿车加上货车组成一个蜿蜒行进的大部队。途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我们在山间穿行,与日本山中的景色没有区别,而且道路极佳,直通杭州。只是桥梁几乎都塌了,通过很困难。对桥梁做了紧急修理。与先前一样,前进一小时,然后要在桥梁边耽误三四个小时。就这样抵达杭州正好花了六个小时。湖州到杭州大约二十里路,但要花六小时,可以想像途中遇到的障碍是何等严重。

杭州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是市民为免遭战祸而要求己方指挥官刘健绪自动撤退的结果,当然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刘相当数额的金钱。可以说这是最为明智的举动。无论怎么说他们都难以抵抗日军,为了免遭战败之祸,这是对自己有利的做法。杭州方面完全没有遇到抵抗。一路上,和其他战场一样,只能偶尔见到一两具支那人的尸体。日军有两个师团开赴杭州,所以道路上挤满了众多的行军部队。到了傍晚,见到很多部队在做露宿的准备。想到士兵们的艰辛,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的宿舍是西湖边上一家叫作“新新旅馆”的饭店,堪称一流。向北可以眺望西湖。以葛岭、宝石山为背景,风光明媚,实在是天下绝境。至今为止我从未看见过如此的绝佳胜景,兴奋得要叫出声来。眼前的景色真是用笔墨难以描绘。这个宿舍离市区较远,恰似别墅。

新新旅馆有五层楼,我们住在三楼。一楼是大会客室,二楼是兵器部、军医部,四楼是兽医部。和往常一样,大家争夺房间,分配很难顺利进行。在这里个人主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全然没有谦让的精神。尽管这只是一部分人,而对别人也会产生影响,结果经常搞得让人伤了和气。除了分配房间,还有在物资的分配上也是如此。比如,先找到肥皂的人就将肥皂放进柜子里锁起来,不让其他部门的人使用。这也不是

从别的什么地方弄来的,只是因为先发现的,所以自己就有优先权。在这个宿舍里,绝对不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的部门里的人,而是自己独占,这种事情真是让人感叹不已。

(下略)

[小川关治郎:《一个军法务官的日记》,
みすず书房(东京),2000年8月。]
(刘恋 译 赵仲明 译校)

2. 山崎正男日记

编者注：山崎正男，时任日军第十军参谋，步兵少佐。

(1937 年)12 月 5 日(星期日) 晴 湖州

擦 洗 身 体

自昨晚说是要烧水给我洗热水澡以来，就一直盼着能洗个痛快澡。但由于只能在露天洗，因担心感冒而放弃了，真是很可惜，心不甘啊。于是，今早一起床就立即用热水洗了头和脸，并擦了腰、脚等易脏的部位，很舒服，感觉就像是冲了个澡。

开 始 工 作

去作战室处理事务。大家争相谈着攻克南京的日期问题及今后的措施，都很开心。

患痢疾住院时记的阵地日记概要：

11 月 22 日 国崎支队占领升山(21 日下午开始的战斗)。

11 月 23 日 司令部迁至嘉兴(用船)。

11 月 24 日 国崎支队、第一一四师团占领湖州。

11 月 25 日 第六师团到达平望镇。第一一四师团沿嘉兴—长兴公路进行追击。国崎支队抵达湖州。

11 月 26 日 司令部迁至湖州。

11 月 27 日 第一一四师团先遣队进攻并占领兰后(长兴北面约 16 公里)。国崎支队及第十八师团先遣队进攻并占领小牛山西北侧高地(长兴西南方约 16 公里)。

11 月 28 日 第一一四师团先遣队进入汤渡(部分进入扬店)。第十八师团先遣队进攻上泗安。

11月29日 第一一四师团先遣队占领宜兴。

11月30日 第十八师团、国崎支队占领广德。

12月1日 吉积(正雄,26期学生)大佐、土居(明夫,29期学生)中佐、松村(知胜,33期学生)少佐来了。

12月2日 上海登陆完毕(或许也可以说是3日完成的)。

12月3日 国崎支队占领建平,第一一四师团占领上乐埠(南渡镇西北方约16公里)。

12月4日 第一一四师团占领溧水;第十八师团占领十字铺附近。

理 发

让涩谷军曹给我理了发。虽说理得不咋样,但感觉不错。没洗成澡却也擦净了身体,又理了发,心情颇爽。

吉积、土居和松村归来

于1日到达并去了前线的吉积、土居和松村三位先生回来了。他们作为大本营的参谋,又是老相识,都很关心我住院的情况。看到我精神蛮好,都很高兴。

恢复正常饮食

昨天觉得非常饿,今天好不容易才恢复正常饮食,以至于吃了三顿饭又加了两次餐还是感到没吃饱。虽然不像饿死鬼似地狼吞虎咽,但最终也不知不觉地吃过了量。

流 感

部里人员从司令部到达湖州后都患了流感。清水(武男,36期学生)参谋、藤本(铁雄,26期学生)参谋、大坂(顺次,35期学生)参谋、吉永(朴,31期学生)参谋等都感冒了。今天和吉积大佐一行一起回来的早坂(一郎,29期学生,在参谋本部工作)少佐也发了高烧,非常虚弱。尽管看不出全体职员有疲劳的迹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感冒就是积劳成疾的见证。

阵地必需品

有些物品,在师团级以下的司令部里不是特别需要的,即使在军级以上的司令部,由于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所以也不一定要穿鞋子,带上室内穿的拖鞋就行了。我穿的就是军舰上多余的拖鞋,很方便,如果有皮拖鞋就更好了。另外,还带了过去在满洲旅行时买的防寒袜,保暖性很好,非常适合冬天办公时穿。

12月6日(星期一) 晴 湖州

吉积大佐一行返回

吉积大佐一行乘飞机去上海派遣军处。我向松村少佐请求说,希望战争结束后筹建上海守备部队时,让我任编制成员的动员主任。

睡不踏实(略)

向河村飞行队颁发战功奖状

自作战初期就归军^①指挥并负责指挥部联络工作的河村飞行队(队长:河村宗彦大尉,41期学生),因一致公认其功勋卓著,今天荣获本军的首枚战功奖章。此外,第六师团也获得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1月30日颁发的战功奖状。据说还要颁发战功奖状给占领平望镇的第十八师团、国崎支队。只要是很多人提议授奖的战斗,看来都是战功赫赫的。

和过路军队联系

经常有路经湖州的军队来军司令部,还有许多痊愈出院来军司令部询问自己所在部队地点的患者,闹闹哄哄的。其中有的人因其所在部队远在南京附近,于是就逍遥自在地滞留下来,结果受到参谋的训斥。

① 指日军第十军。

修改军司令部的编制

关于在司令部设置兵器部一事,接到有关修改编制的军令和陆军机密文件后即着手进行。可人数怎么也对不上,真伤脑筋。为修改编制如此简单的问题而烦恼,真是窝囊。迄今为止,命令都是我制订的,这次却成了执行命令的人,实在要有些涵养啊。人数实在对不上时,首先想到的是表格出了问题。这不就是极力想让数字吻合的毛病嘛。

这是中央部门工作人员的通病吗?不过,哪怕有一个数字对不上也是让人不舒服的。

军司令部的氛围

住了十多天医院返回后,感觉气氛明显轻松了,少了紧张感。我觉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以下几点因素造成的:一、流感患者接二连三;二、消除了登陆以来一直保持的紧张感;三、随着战况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需要军司令部紧急处置的问题很少了;四、战争结果已经显现,大局已定的气氛开始出现;五、随着皇宫派遣的侍从武官和中央部门差使的到来,开始了正常业务;六、身处司令部这座雄伟的建筑物里,无法营造战场上特有的氛围。另外,给养方式也逐渐脱离了野战状况。

我出院后情况不错,虽然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但还是要小心不要再患上感冒。

出院人员心理

出院人员容易产生要消除住院期间“劣势者”形象的心理。健康受到伤害的人同样如此吧。自己住院期间的工作由他人代劳了,所以可以藉口什么也不干。出院后又将别人费了不少劲才熟悉的工作接过来,觉得在夺走他人的成绩,感觉很不舒服。对此,除了逐步恢复正常,也别无他法。

煮面包干

天天吃着粥一般的東西,过于乏味,而且都是大米做的,担心缺乏维生素B。于是想了个主意,用煮面包干当副食品。这主意的确不错。军

医也说过,细细咀嚼面包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很有把握地试着煮了,结果比麸皮还要软,比预想的好,味道也不错。因为不知不觉就会吃多了,所以不能大意。

行动时携带的药品

虽然我行动时只随身携带精心挑选的解热、止泻等针对性药品,但如今行动时也可以带些强身健体的补药、清肠剂、维生素 B₁、乳酶生等药品。当然,应根据本人健康状况决定带哪些有积极作用的药品。另外,当别人发烧难受得直“哼哼”需要阿司匹林时,因带得不多,往外拿时往往会犹豫不决。因此需要多带些这类药品。前几天出院后乘汽车追赶部队时,眼睛被漫天的尘土迷住而发红,因带着眼药,立刻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对于留下的想法

随着战争即将结束,开始风传即将回国的事。可以预料,大家谈论的话题往往是谁留守的事。看样子,谁都希望快些回去。如先前说过的那样,我已向松村少佐提出,希望留守,获得再次为国效力的机会。我的想法和他人截然不同,为此,自己也倍感吃惊。

12月7日(星期二) 晴 湖州

寒 冷

今早有重霜,非常寒冷。听下级军官说,刚洗的衣服很快就冻硬了。如果是这样,恐怕有零下好几度呢。

是日本式晴空还是支那式晴空?

如同曾多次提到过那样,天一放晴,这儿就很舒适。今天也是如此,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暖和了,晴朗的天气真是舒服。日本有“日本晴空”这种讲法,虽然支那也有支那式晴空这种说法,但支那式晴空比日本式晴空更晴朗。难道是日军到来后才变成“日本式晴空”的?呵呵。北支那

就有“鲋鱼少雷声多”的说法。日本人一来,给当地带来了种种变化。

侍从武官中山(宁人,33期学生)参谋抵达

临近中午,侍从武官后藤(光藏,29期学生)陆军步兵中佐光临。听取军司令官情况汇报后,传达了天皇、皇后、太子等的圣旨,并在高级副官清水参谋陪同下,巡视了湖州附近的战场遗迹。另外,大约在同一时间,华中方面军的中山参谋也带来了有关南京入城仪式的详细指示。意图在各国监视下,圆满举行进入外国首都这种历史性的盛典,所以事无巨细地作了指示。如此细致入微,其实并无必要,想来华中方面军真的无事可做了。

准备搬迁军司令部

决定明天派部分飞机将司令部搬迁到溧水。涉及到要带走的行李和人员比例等事宜,一早就乱糟糟的。无论何时,搬迁军司令部总是杂乱无章。可惜啊,要与登陆以来最好的司令部设施告别了。

用支那毛皮大衣当被褥

值班士兵拿来了羊皮做的支那大衣,说是睡觉时垫在军毯下。表示谢意后我就用上了,确实很暖和。池谷(半二郎,33期学生)将围巾似的東西搭在肩上。大坂参谋颇为得意地拥有质地很好的毛毯和与我一样的毛皮大衣。此后,每次迁移都随身带着,大家说凯旋时再扔进江里。我也有这种想法,决定暂时随身带着这件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暖和的大衣。不可否认,毋庸置疑,这是道德堕落行为。

略感倦意

今天要迎接侍从武官,聆听圣旨、令旨,共站立恭候了两个小时左右。加之午饭推迟等多种原因,下午3时左右就略有倦意,做什么都无精打采。

(下略)

错误判断了敌军撤退方向

我军抵达湖州时，接到华中方面军停止前进的命令而停留了三天。即使后来接到按图上(图1)所示↖↖方向(A)随即朝南京前进部署作战，但确信敌军将朝图上(从南京对岸向西南方向)↙↙方向(B)退却。原本认为南京防御上的薄弱环节在其正南方。然而，当军开始前进数日后，根据来自飞机的侦察报告得知，敌军正沿着(南京—芜湖—宁国—徽州—南昌—线)路线不断向南昌方面退却。此时，参谋之间产生了“糟了”的自责感。即如果预测敌军主要撤退方向是沿着南京—芜湖—宁国—徽州—南昌方向，就该立刻从湖州出动。另外，以后前进时也不要将最前面的第一一四师团部署到北方，而是直接用于湖州方面。其他师团也要把切断敌军退路当作第一要务，然后再制定向南京推进的计划。人人都感到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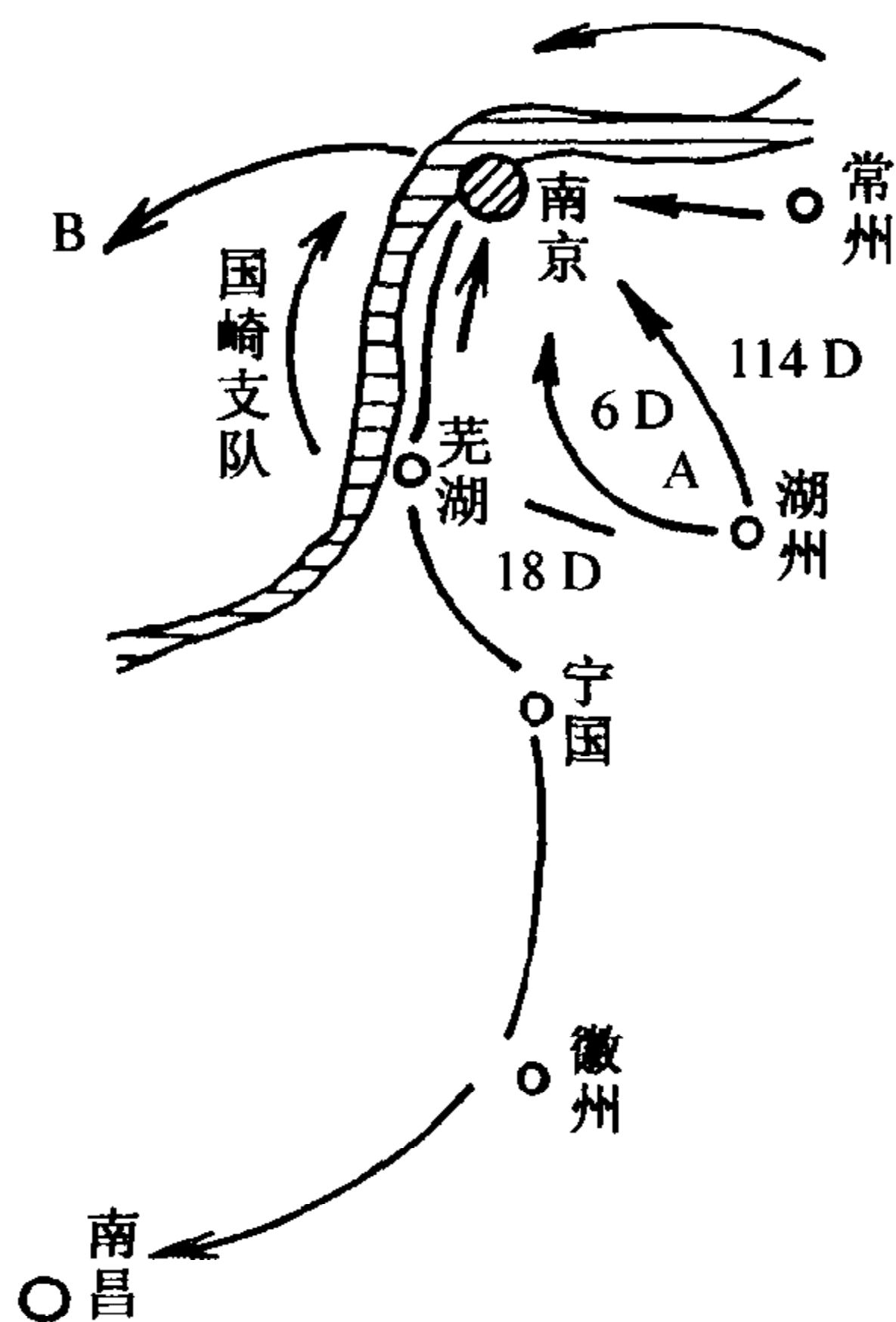


图1

更讽刺的是，当我军向西北方推进时，那时刻西边正有十余万敌军沿着铁路或水路不断向南奔跑。可以说这是攻占南京战略“千虑中的一失”。

卧床休息的池谷参谋

早上，听说池谷参谋借了体温计，测得体温是38.8度，早坂少佐为37.7度。流感逐渐蔓延。参谋长、藤本大佐也因感冒、腹泻而萎靡不振。在第一课职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员吃大米稀饭。如果有这么多的人患感冒，我也就不用为自己得过病而感到脸上无光了。这想法多自私啊。

去向不明的山炮

在下泗安附近的战斗中,敌军残兵袭击了追击中的山炮部队,驮马受惊跑散了,驮着炮身和炮架的马匹去向不明,据说跑到了敌军那边。不知是被对方缴获了还是连马带炮掉进了河里。总之,应该是个恼人的事件。参谋长很不高兴,说要调查此事。

时间各异

登陆后正好一个月。听说各人手表指示的时间不一,混乱不堪。每人都随意报自己的时间,争强好胜的人总是强调自己的时间正确。真是一群可爱的人。其中,有的人两个手表都坏了,如吉永少佐为了陪同侍从武官还借了我的表。

12月8日(星期三) 晴朗 自湖州迁至广德

搬迁军司令部

军司令部要搬到溧水,一部分人乘飞机,一部分人坐车。我分在乘车组。池谷参谋和早坂少佐因病留下,军司令官乘汽车。

值班士兵从早上5时左右就忙着捆扎托运行李。眼看就要为军官睡觉用的毛毯打包了,尴尬的是军官们还没起来,真气人。上午9时30分,好不容易整理完毕并准备出发。按照卫兵、司令官、参谋、运输指挥官、行李的顺序,卡车、小轿车长蛇般地开始行进。一路上,凡是称得上桥梁的建筑悉数被毁。虽然工兵们都一一修复过,由于只是应急处理,所以过桥的速度很慢。其中有座桥,修了近一个小时。下午1时左右,在下泗安吃了午饭。3时30分抵达广德,在兵站司令部的分部宿营。

途中景色

湖州以西有山,有水,有农田,其景致越来越像国内。湖州以东虽然河流纵横,但因其西面是丘陵地区,所以也越发觉得像在国内旅行。途中有的地形非常适合演习,演习课出身的柳川军司令官羡慕得不得了。道路两侧的房屋悉数烧毁。由于当地房子多为土墙,焚烧后的房子中间

空荡荡的,只剩下光秃秃的四壁。而湖州以东的房屋多为砖瓦结构,所以燃烧后通常整幢房子都会倒塌。进了山里,这里人口稀少,多为人迹罕至之处。因季节原因,我军路过时稻子都已收获,只剩下稻秸。

遭到全歼的兵站汽车小队残骸

广德以东 8—12 公里处的路边,散落着大约 23 辆被烧毁的汽车。几天前,兵站汽车小队向国崎支队运输补充弹药后,返回途中,在此遭到数百名敌军残兵的狙击,包括小队长在内悉数被歼。这里到处插着“某某奋勇战死之处”的灵牌,真让人悲哀。满洲事变时,曾经发生过松尾运输护送队遭全歼的悲惨事件。看到没有抵抗能力的孤立队伍遭遇如此惨事,真是痛心疾首。

看到和国内一样的河流

在长兴—广德之间,特别是广德东面的河流,其形态和国内的完全一样。裸露的河滩、迂回于两岸之间的水流等等,让人感到就像见到了国内的河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河水要是能喝的话,就和国内的没两样了。

兵站司令部宿舍

广德兵站司令部位于广德县政府内的一间房屋里。虽然没有卧具,但房间很漂亮,贴着墙纸,为北方式样。广德城有简陋的城墙。在国内时,曾经在报纸上看过海军飞机轰炸广德机场的新闻。当初曾事不关己地随便想过,广德在哪里呢?如今,当看到广德城就在眼前,目睹广德的山山水水时,真是感慨万千。

广德机场位于广德城北三公里处,还有海军飞机轰炸造成的三处弹坑,好像机库也被破坏了。

阵地上的日本女人画像明信片

昨夜闲谈时,无意中提及女人。当时池谷参谋拿出了这张女人画像的明信片(明信片略)。说是从参谋长那里要来的。吉永参谋看后感慨

地说：“还是日本女子可爱啊！”虽然不太漂亮，但这是时隔多日才见到的日本女子像，所以也不坏。这是参谋长从静岡带来的。

登陆已有一个月了，离开佐世保^①也有 40 天了。当战局好不容易就要告一段落时，人们想起女人也是人之常情。

观察敌军总撤退

自军登陆杭州湾并派部分部队协助进攻上海以来，支那军队急剧崩溃的状况实在是比预料的还快。迄今为止，我始终认为这是由于撤离上海战场时的混乱造成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今天，当搞清楚敌军自南京的撤退路线为宁国—南昌公路时，才看出我军立足杭州湾的瞬间，敌军就已认为放弃南京是上策了。理由为以下几点：南京前有昆山、苏州、无锡三道防线，并都位于太湖北岸东侧。这是因为太湖以南地形不适合大兵团行动，防守极其脆弱。但是，太湖南面虽然的确不适宜大兵团行动，但据上述概图（图 2）可以看出，南京的退路为 C 线（沿着扬子江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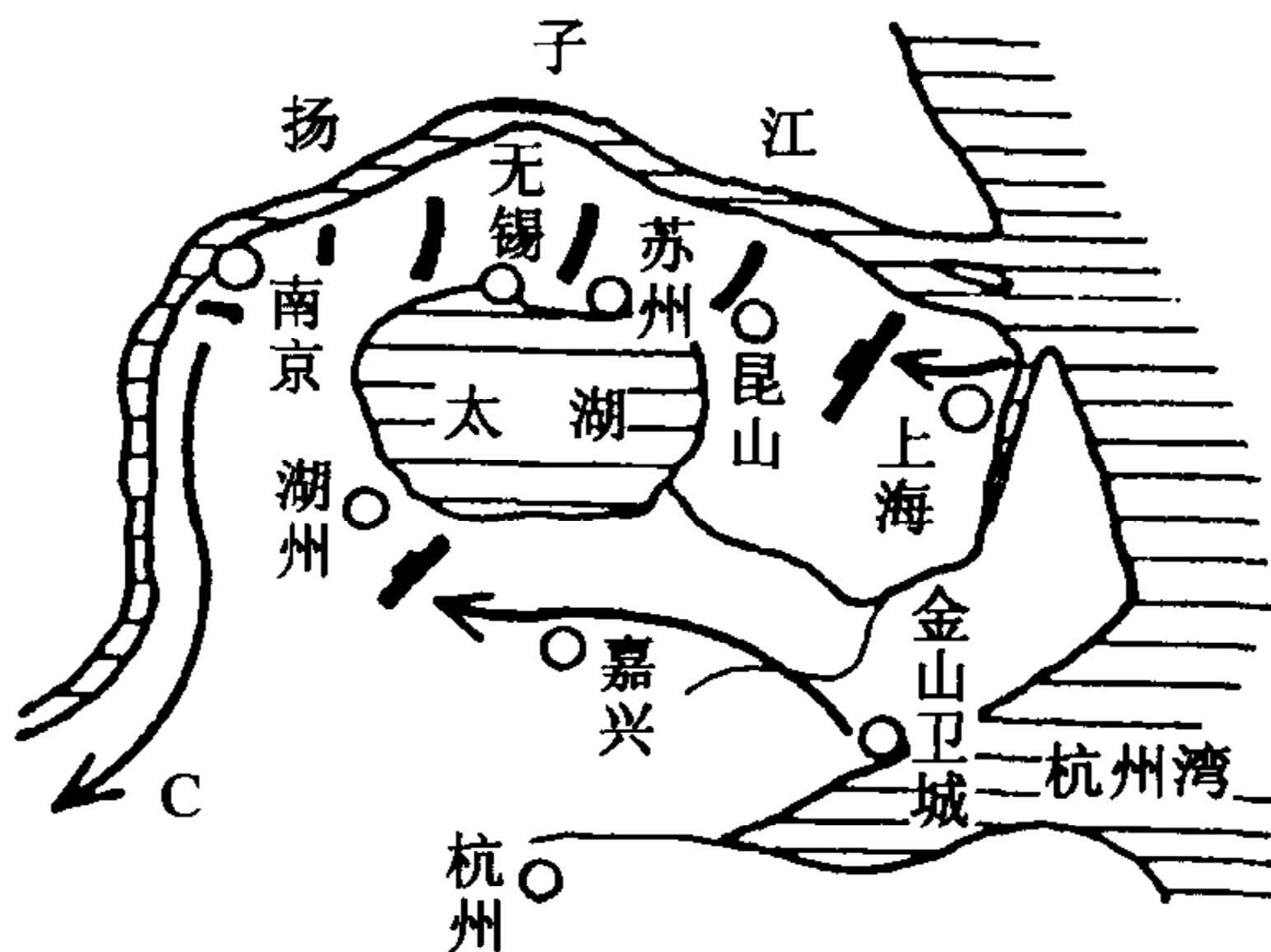


图 2

所以说，在嘉兴、湖州防御阵地尚不完备的今天，仅凭我军登陆杭州湾，就足以促使敌军决心放弃南京。据说，嘉兴附近储藏大量水泥，或许敌军打算在嘉兴构筑要塞以对付来自杭州湾的登陆部队。

兵站司令部之夜

兵站司令官、分部队长和军司令官、参谋一起吃了晚饭。我仍吃米粥，但也吃了些煮南瓜。不知明天肚子会怎么样呢？今天午饭吃的是从

^① 佐世保港，是当时日本的主要军港。

今冈(宗四,28期学生)副官那里领来的面包,虽不怎么好吃也没办法。这些面包原先是光冈(明,32期学生,参谋本部工作)少佐从上海搞来并由副官部分配的。晚饭后,大家围着军司令官热烈地谈论战术、战史、英雄人物等,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有末中佐之弟拜访军司令官

有末(精三,29期学生)中佐的弟弟作为应召入伍的见习军医,似乎就在该兵站司令部工作,傍晚拜访了军司令官。有末中佐是我的前辈,在军事课工作的一年中,我们办公桌是并排放的。他和弟弟非常相像,真是一对好兄弟,让人羡慕。

前线进展缓慢

自转为向南京追击之后,前线的推进速度突然慢了。国崎支队驻留在建平,第一一四师团推迟向溧水以北方向前进等。在军司令部看来,这局面真让人焦急。这段时间稍值得一提的是第十八师团7日占领了宁国和第六师团一个劲地追赶第一一四师团。

侍从武官出发巡视战线

吉永参谋陪同侍从武官后藤中佐在我们前面先行一步,去视察宁国方面的第十八师团司令部。而后经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并将于12日从溧州^①乘飞机离开本军。

路过广德的第六师团补充人员

率领第六师团补充人员的某少佐前来拜访兵站司令部,也向军司令官作了呈报。据其所言,自24日登陆上海后,除途中在松江停留一天外,行军了两星期左右,约有240余公里路程,可离南京还有160余公里。第六师团却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地方。近160公里的行程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显然参加不了进攻南京的战役了。带队人员也无令他们

^① 原文如此,应为溧水。

赶快跟上的气魄。虽然军司令官嘴上也说要赶紧走,可心里好像也在想只能如此了。其实我也认为,预备役人员从上海到南京,强行军了近400公里,不管是带队的还是跟着的,可以说都疲惫不堪了,何况连个敌兵影子都没见过。

搬迁用汽车

搬迁时车队序列见附件概图(略)。当大家悲观地认为,将不得不和井上(靖? 参谋)大佐带领的三个人乘同一辆车跑完近160公里的路程时,第三课人员要带两辆第三课专用轿车一起行动,于是决定金子(伦介,39期学生)、小畑(信良,30期学生)两位参谋坐一辆车,山崎、濑川(素雄,33期学生,在参谋本部工作)两位少佐坐另一辆车。结果原先计划乘坐四人的车只坐了井上大佐一人,成了一次非常轻松的旅行。据濑川少佐说,由于各课、部划分得过于清楚,第三课为了解决汽车不够用问题,就在上海买了车,即我今天坐的那辆。另外,井上大佐觉察到车里坐不下四人,又提供了第二课的专用车。行李等都事先装好了,准备和小畑中佐两人乘坐。但到了早上却没找到车。那位大佐早上起来就不高兴。

我觉得,越爱唠叨的人越容易出错。

护目镜成为必需品

我已有过两次乘车行军的经历,感到车里灰尘太多,一定要戴护目镜。天冷时,预防感冒也是有用的。另外,听说古市(迪哉,34期学生,野战通信中队长,住院时的室友)大尉来时事先准备好了护目镜。说是春夏天热时看地图用的。有色眼镜也行。

根据湖州以西地形的特点,把室内穿的软底鞋和绑腿换成长筒靴。大家惊讶我有这么好的靴子。当然了,因为我一次没穿过嘛。

敌机袭击广德

听兵站司令部职员说,几天前有架敌机突然出现在广德上空,盘旋一周后用机枪进行扫射,有数名人员受伤。真是个狂妄的家伙。

12月9日(星期四) 晴 从广德搬到洪蓝埠

昨夜的好觉和金子参谋的异想天开

昨夜因听说兵站司令部没有寝具,于是从行李中拿出毯子和支那大衣。尽管冷得发抖,但决心就这样入睡,可他们还是决定借给我们毯子。和金子参谋、田村(清,44期学生)副官三人同铺,暖暖和和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金子参谋说:“暖和倒是暖和,只是想入非非了。”他只有32岁,是最年轻的参谋,坐船来不过才四十余天就想入非非了,到底还是年轻人,真是精力旺盛。

继续搬迁

上午8时40分,仍和昨天一样,各自上车从广德出发。途中景色一如昨天,路边有茂密的桑树,看得出这一带人养蚕。途中经过普柿渡桥时耽搁了几小时。从十字铺向北途经建平,下午3时多到达洪蓝埠。这里只有下级军官,参谋长一行先遣人员已抵达秣陵关。略感遗憾的是,关于设立营地及军司令部位置之事,没能和参谋长一行先遣人员进行充分沟通。

方面军参谋长等人抵达

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19期学生)少将及公平(匡武,31期学生)参谋、中山参谋、深堀(游龟,28期学生)中佐一行抵达,在洪蓝埠宿舍商讨有关南京入城一事。约一小时后返回句容。根据商定计划,派金子参谋去秣陵关,入城一事由军参谋长等人实施。

军司令部在洪蓝埠的位置

听设立营地的人说才知道,预定设在溧水的军司令部,因位置不佳才突然改在洪蓝埠的。虽然是像寺院般漂亮的建筑,但设营时间过于仓促,看上去还是很荒凉。如果设备齐全,决定让我们安顿在这里也不一定是坏事。不过,这里位置不理想,而且和参谋长等人也不在一起,所以决定明天再搬到秣陵关去。

晚上9时左右,金子参谋(原注:从秣陵关来)回来了。设营的新藤(多喜男,32期学生)副官也在晚上7时左右回来了。根据他们的报告:

一、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正在进攻将军山和牛首山的敌军阵地,尽管敌军数量逐渐减少,但还没有夺取该阵地。

二、国崎支队在太平府以东。

三、第十八师团在芜湖以东。

四、决定山崎参谋和新藤副官为南京入城仪式委员,明天去句容。

洪蓝埠之夜

在洪蓝埠,除了军司令部,宿营的部队只有军通讯所和负责运送军司令部的兵站辎重兵中队。警卫力量过于薄弱,所以正在物色过路的步兵部队。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支通信部队(注:野战通信中队的一个小队),于是去交涉,要他们在此处宿营。无意中得知这支通信部队——石川小队归古市大尉指挥,他是我住院时的室友,世界真是太小了。由于参谋长及第一课参谋先走了,今晚,我作为第一课唯一留下的参谋要整理文件、安排警卫、筹划明天出发等事宜,这是出院以来的一次得意之作。人还是有事做才会高兴。

正当我想军司令官只剩一人也许会寂寞时,独立通讯社社长阿部(虽有这么个头衔,还兼作职员及勤杂工)来了。看来他们的关系很亲密,自顾自地谈了很久,反倒妨碍了我向司令官汇报情况。

虽然深夜1时左右才入睡,但因太冷未能睡好。

12月10日(星期五) 阴 从洪蓝埠迁至句容

军司令官出发

秣陵关成为战场指挥部所在地后,就不宜再做军司令部宿舍了,于是决定将宿舍放在洪蓝埠。白天位置放在秣陵关或东善桥。军司令官上午8时40分出发,带领必要随员去前线。

因为要和新藤副官一起去句容,所以昨天送走方面军参谋长的汽车,回来后,让留下的人做设置营地准备。上午11时许,汽车返回。(驾

驶员)诉说途中道路、桥梁遭到破坏及行路之艰难。我还是命令他说,无论任务多么艰难,再辛苦下午也要把我等送到句容。

留下设置营地人员的状况

留在后方设置营地的人既无战情之紧迫感,也无人催他们制定或分发文件,傍晚前完成必要的休息设施即可。时间足矣,因而慢腾腾地从某个地方搬来卧具等。即使是军司令部,这也真切地反映了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心理差异。

劝告南京投降

情况一如昨天,南京的主要阵地仍有激烈的抵抗。实际是徒劳之举。然若不抵抗即交出城市,支那无论如何也不予为之。

方面军参谋长作为军使散发了劝降信:至今日(10日)正午,敌方若无降使来,即视敌方无意投降,乃应一举攻克。

正午,不知最终军使是否来。因留下来办事而远离军司令部,未能抓住这戏剧性的“机会”,甚是遗憾。

第六师团藤原参谋负伤

据来自第六师团的电报说,该师团藤原(武,31期学生)少佐在视察战场时,因左手腕负伤而住院。该少佐参谋骁勇善战,在第六师团是赫赫有名的,却在进入南京城前夕受伤,真为他惋惜啊。

听士兵说,军司令部还有一名驾驶员尚不知死活。战场上经常听到有关伤亡的传闻,总感到是件痛心的事。

赴 句 容

我们等驾驶员收拾好汽车,吃完饭,于下午1时30分出发。驾驶员和两名卫兵连日来甚为辛苦,于是分别送了他们五包“巴特”牌香烟。驾驶员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似乎并不惊喜,而卫兵则非常开心。临出发前就有思想准备,要忍受和昨天方面军参谋长同样的辛苦。这时酒井(美喜雄,23期学生)高级副官乘飞机到来。他说飞机原本要从长兴飞往

溧水的，却误降句容，所以还要再返回溧水。因此我们想，如果乘飞机就能很快抵达句容了。说着说着，新藤副官来了，说是去交涉乘坐2时40分的飞机去溧水的事了。临出发前，听说用飞机将藤原参谋送到上海医院的山田（雄一，41期学生，隶属参谋本部）大尉，在回来的路上要来这儿。于是赶快驱车去机场。不一会儿，来了架联络飞机。从停车处到飞机还很远，让卫兵跑去协商飞机的起飞时间。好不容易赶到后即与驾驶员（当地人）交涉。他答应说：“可以去。”万事OK，随后让车返回洪蓝埠宿营地，我们自己则于下午2时20分起飞。飞机上除驾驶员、机械师外，还有三个座位。在轻型运输机中也算是很小的，速度也不快，乘起来是“百分之百”的舒适。意外搭上顺便飞机，免受跋涉的颠簸之苦。

空中鸟瞰

地面的景色和国内一样，从空中看也没多大差别。逶迤起伏的田块和我国未经整理的耕地一样，池塘之多出乎意料。这些没有河渠的地方，水田用水似乎靠那些池塘。如同散落着不计其数、大小池塘的奈良平原、伊丹平原。或许池塘的数量还要略胜一筹。平缓而光秃秃的山岭，让人分不清与耕地的界限。我们外行人从空中俯视时，有时会出现遗漏山脉情况。

各个村落都冒出了烟，这不是仁德天皇之民的炊烟，都是火灾的烟。新藤副官眷恋地称之为“兵火”，我回答说：“完全同感。”

抵达句容

飞了约20分钟后，很快到了句容。盘旋两圈后着陆。看来驾驶员也是第一次来，着陆时似乎很谨慎。句容机场很漂亮，有的机库被我海军飞机炸坏了，还有飞机残骸。机库只要稍加修理即可使用。

借用保卫机场的高炮部队的汽车去司令部。机械师也是第一次来，想要些可以留作纪念的东西。于是送给他从高炮部队士兵那里要来的青龙刀。他很高兴地回去了。

设在句容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司令部设在句容县政府(相当于市役所)。因未受到任何破坏,建筑物很不错,并得到了妥善的维护,让人佩服。或许有些人对它的过分呆板不以为然,但的确井然有序,即使供国内机关使用也毫不逊色。尽管有利有弊,但也有许多值得我军学习的地方。因为与新藤副官同行,将来扎营时他一定也会从中得到启迪。

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及其下属都住在这里,我们决定明天再见面。新藤副官住在宪兵队长宿舍里,我住在军司令部。

同窗会面

司令部中有 33 期的御厨(正幸)、大内(竞)两位少佐,加上方面军的中山(宁人)少佐、大本营的松村(知胜)少佐和我,共有五人见了面。此外,陆军大学第 40 期的学生在本军的有长(勇,28 期学生)、寺垣(忠雄,28 期学生)、川上(清志,30 期学生)、北岛(熊男,29 期学生)四位中佐。大本营的松村少佐、方面军的深堀中佐加上我共七人(其中松村和我俩人跨两期)。因同学相会而彼此互祝安康。大家天南海北地畅谈起来,话题是支那事变始终是由我们同期生“主导”的等等,真是令人兴奋的一夜。

南京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

已经下达了下午 1 时进攻南京的命令。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首先攻克了南京城墙并插上了日本国旗。军司令部内大家都笑容满面,频频祝贺。毕竟劝降期限过了,到正午也没有军使^①前来,可以认为敌人没有降意,因此放弃了和平接收的方针,命令武力攻占。虽然不清楚我第十军方面的情况,但正如判断的那样,他们把头功让给了上海派遣军。作为武士理当如此。此举让比自己出征早、并因上海战线一直呈胶着状而情绪压抑的上海派遣军面上有光。如此谦让攻占南京头功的雅量,是日本武士天经地义的做法,此举令人欣慰。

① 指中国军队的谈判使者。

句容司令部官员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人闲谈时的参考事项

一、分配战场的烦恼

各师团总想避免进攻坚固的阵地，想在作战区域内获得良好的补给线及较好的宿营地，对村东、村西什么的讲究颇多。

二、日本人的利己主义

不管是战区的事还是成就他人精神方面的事，都存在着难以想像的利己主义。

三、炮兵(野炮)不要尖头弹。

四、必须整顿枪械修理部门。

五、占领南京后，派一支部队沿津浦线推进，与华北方面军携手合作，占领包括沿海地区的支那大陆，让蒋介石沦为地方军阀，不能给他海港。

六、上海派遣军之所以能势如破竹地猛追到南京，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先是留下第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接着抽出第十一师团、重藤支队。到达南京的不过是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三个师团。再就是一路向西获得了还未被支那军销毁的粮食等。

七、伤员运送部部长是大尉，但下属中有少佐班长，感到为难。

八、步兵第四十四联队某大队长接连战死，出现了事变以来的第四任大队长。

九、在阵亡者众多的部队家乡有这种说法：因为队长指挥水平差劲或年轻。

十、第一〇一师团遇到的情况就是由于指挥机构不完善，应该向指挥机关补充现役军人。

12月11日(星期六) 晴 从句容到洪蓝埠

昨夜的宿营

如前所述，驻扎句容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做好了办公准备。在一处卧室里，整齐地备好了供吉积大佐、松村少佐和我使用的三套用品。因毛毯很少，冷得很。按以往的经验，我总是随身带着蜡烛、火柴和手电筒

(我托人从上海买来的东西),非常方便。我很满意为吉积大佐和松村少佐的周到安排。

商讨南京入城仪式

上午9时与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一起商讨。见到塚田少将、公平中佐、村上(宗治,26期学生,华中方面军副官)中佐、大坪(一马,30期学生,上海派遣军参谋)中佐、上海派遣军某大尉副官、山崎少佐、新藤少佐。

因不太清楚占领南京的进展情况,无法讨论具体细节,仅泛泛谈了各自的看法,决定以后集中时再说。我认为如果是这样也没有必要特意集中。看来方面军那儿相当清闲,对入城仪式、祭奠阵亡者等问题似乎早有考虑。

拜托松村少佐

因担心日记本不够用,委托松村少佐回东京路过上海时买日记本寄给我。

前不久,我对军司令部的机构改组产生了种种疑问。一个偶然的機會遇到了松村少佐。虽然没有文件依据,也彻底谈了对各方面的看法,总觉得中央部门的规定似乎有误。最终还是按军部设想实施了。因此才放心地进行了机构改组,这是偶然之万幸。

回到洪蓝埠

结束了有关入城仪式的商讨后应立刻回去的,但没有回程的交通工具,请北岛参谋派架飞机送我。决定让我和华中方面军的村上中佐一起先到苏州,再从那里乘飞机回溧水。

正午左右从句容出发。乘坐“沃卡”(与国内航班同一类型)。同行的有村上中佐、新藤少佐、阿部某(独立报社社长)、某空军军官和我六人。从句容经常州、无锡上空抵达苏州。在苏州换乘班机到长兴,再从长兴换机回到溧水。行进路线如图3所示,从句容到溧水只需极少时间的,最后变成了空中漫游。真是在战场上凑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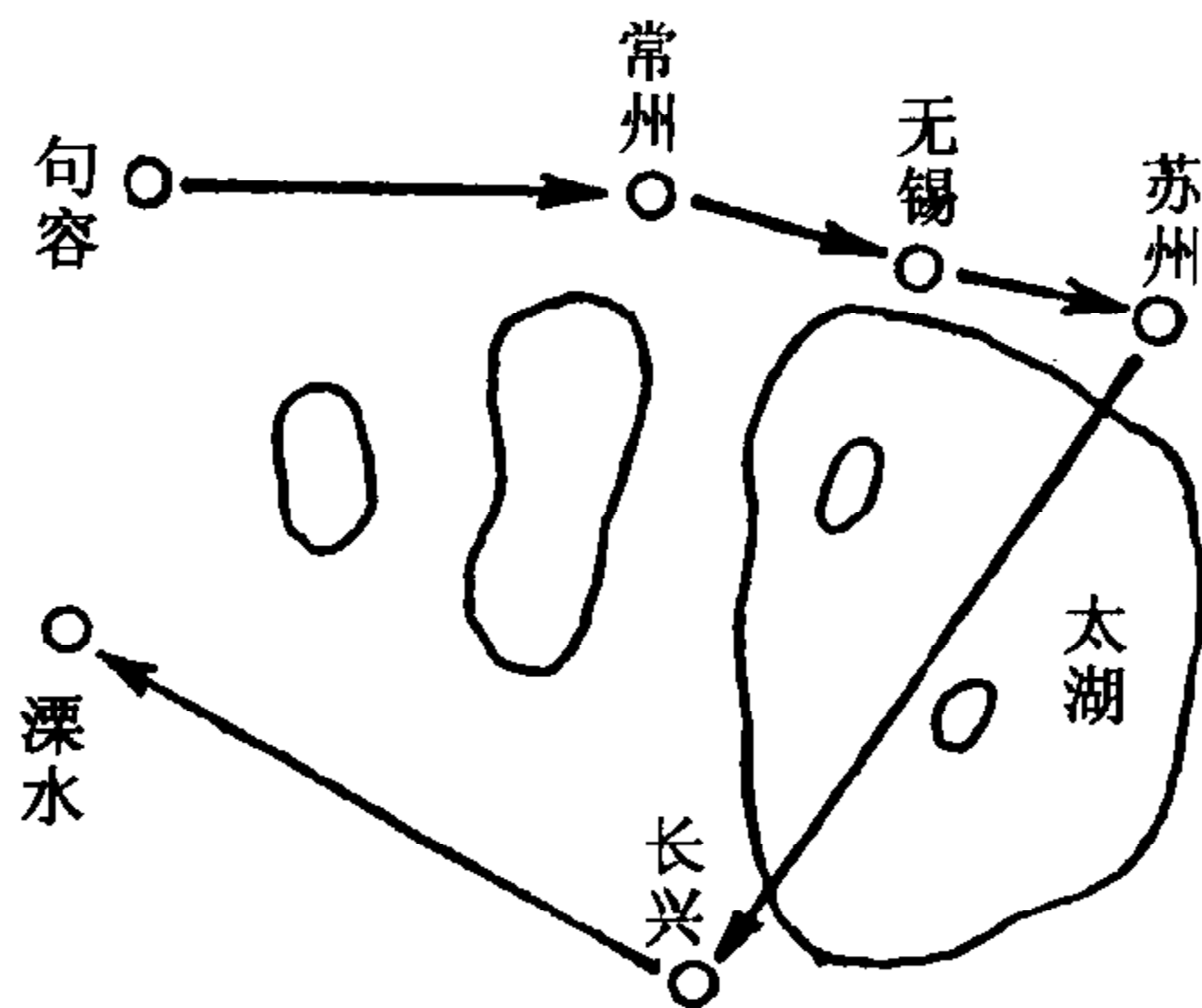


图 3

空 中 之 观

和昨天没有太大差别。平整的农田用沟渠和池塘水灌溉。这里是大米的主要产区。常州、无锡、苏州都是很大的城市，苏州特别大。太湖是比琵琶湖大的圆形湖泊，湖水很浑浊，湖中有大的岛屿。只有这里没受到我军的攻击，居民悠然地在田里劳作。

奇 遇

在常州机场见到了学习外语的军官藤森(幸男, 37 期学生)大尉, 在句容机场见到了及川(源七, 23 期学生)奖励课长、涩谷少佐、下山(俊作, 33 期学生)少佐。在苏州机场见到了奖励课的佐藤中佐。藤森大尉是今年 8 月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时被动员参军的, 在前线战斗英勇晋升成了军官。

今天在常州机场相会, 互祝安康, 真应该说是一段奇缘。

右 手 受 伤

离开句容机场时, 我是最后上飞机的, 刚要关闭机舱门, 飞机便开始滑行, 舱门猛地一撞, 挤住了右手拇指的指甲。1934 年 12 月, 因汽车故障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故。反复出现同样的事情, 真是倒霉。而且, 说到右手拇指, 这是机关职员们的致命伤。飞机毫不理会地飞向空中, 指头被

挤住也没有办法。好不容易用左手打开舱门才抽出右手。取下手套一看,指甲完全坏了。按以往经验先确认骨头完好无损后,取出收在上衣里的绷带,让邻座的飞行军官给我包上。好不容易着陆了,原来是常州机场。再一看,像是陆军飞行队的,我马上让飞机等着就进了帐篷。那里有位中尉军医,即便是机场帐篷医院,也得不到妥善医治。按照以往经验,决定尽快取出指甲,便催犹豫不决的军医。军医猛地拔出指甲,没有上次那么疼,但涂上碘酒后更疼。做了应急处理后再次登上飞机,按前述路线回到溧水。到了溧水就去挂着野战预备医院牌子的地方,希望得到妥善的诊治。军医看了伤口,知道指甲取出了,一边说:“放心吧,这样两三天不换绷带也行。”一边用绷带小题大做地从肩上扎成三角形吊着胳膊。我说:“不要这样。”他坚决反对:“不这样不能保护伤口。”我摆出一付很威风的伤员架势离开了医院。路上见到的士兵都以为我是伤员(当然指是战斗负伤的人),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真让我无地自容。

回到洪蓝埠军司令部因不能按习惯写日记了,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余,只好向参谋长的值班士兵口授大意,作为以后补写时的资料。虽然该士兵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但还是有很多字不会写。听说他是东京电台很优秀的专业演奏员,一直从事电台的伴音工作。

客 机 受 损

我乘坐的从长兴到溧水的客机,前天不知在什么地方遭到枪弹袭击,机体受损。大概是因没有敌机活动,客机就在战场附近盘旋的缘故吧?如果有敌机的话,怎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占领各要地的时间:

芜湖(第十八师团) 10 日	太平府(国崎支队) 10 日
将军山(第一一四师团) 9 日	牛首山(第六师团) 9 日

12 月 12 日(星期日) 非常晴朗 从洪蓝埠至秣陵关

昨 夜 之 眠

根据以往经验,不知伤口晚上会怎样,但没想到疼得不太厉害,这样

看来绝不会恶化了,这也多亏下决心拔掉指甲的原因吧。但作为病人,为了接受别人的同情或者尊重别人的同情,一般难以说出“不疼”,只好用“没什么大问题”来掩饰。

逐步恢复正常饮食

9日晚饭吃了少许,10日早饭减半,11日早饭全部吃完。10日晚饭全部是平时的饭菜,逐渐练习吃平常的饮食。11日乘飞机返回时在飞机上吃了干面包和牛肉罐头,结果无大碍。我觉得已痊愈了。

迁至秣陵关

上午9时出发,和军司令官一起迁至秣陵关。军司令官白天在秣陵关,晚上回洪蓝埠。中途在禄口镇附近。因坦克阻碍了汽车通行,快到中午才好不容易到了秣陵关。

没有专门记录途中的风景。没有变化的是后方到处有军队。

秣陵关司令部

这儿似乎是吸鸦片的地方,有像吸鸦片用的卧具那样的东西及浴室等。这里非常狭窄,处理事务之不便不比李宅好多少。无论是卧室还是办公室都在一处。好不容易才将秘书室分开。看来这里确实很混乱,从句容回来后再看这里,更觉得这儿杂乱不堪。

在湖州时和先遣人员分了手,接着又在句容和第一课主力分手。8日以来,整整五天无从下手。真是茫然不知所措,加上手又有些疼,真不顺心。

占领南京城墙

下午12时30分有报告说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绪方大队占领了光华门(原注:中华门的误记),并升起了日本国旗,就是说昭和12年12月12日中午12时占领了南京城墙,并升起日本国旗。此事报告给了中央及其他部门。全军上下,军官和士兵都举杯庆祝。管理部门正好准备了些香槟,大家都很高兴。这都是管理部门的功劳。今天的香槟非

常可口,喝得比较多,感到有些醉意。

先前在句容时,曾收到过第九师团占领南京东南角的报告,军中传说“那个占领似乎是虚报”。

侍从武官后藤中佐正巧在这个好日子来到军司令部,很高兴亲临这一激动的场面,并有了很好的汇报材料,立刻向侍从武官长致电报喜。

视察前线

军司令官、侍从武官下午赴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视察。我因手指疼痛而作罢,但隆隆炮声使我坐不住了,便和山田大尉、涩谷军曹一起驱车至第六师团。途中和武官一行会合,行至第六师团司令部。南京城南面的高地(原注:雨花台),此处是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城墙的理想之地。

枪炮声隆隆,即使枪炮弹没有对着我方射击,但前方炮弹的爆炸、大火、城墙的崩塌等似乎就在眼前,清晰可见。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看到城墙上飘扬的第四十七联队和第二十三联队的日本旗帜,整个景象犹如日俄战争的画卷,身临其境才真实地感受到战争画面反映的内容。惟一遗憾的是只听到敌军枪炮声,而看不到纵横交织的枪林弹雨。

途中景观

南京南方的丘陵地区,几乎都是土地焦枯、尸骨遍野。死亡士兵几乎都身着类似便服的蓝衣服[而在南方(注:杭州湾登陆的时候)看到的颜色都是土黄色的]。倒毙在散兵壕中的尸体边有步枪弹夹、手榴弹、防毒面具。这些死者虽是敌人,但其英勇作战也是令人值得敬佩的。此外,敌人阵地上有铁丝网、栅栏及正在构筑的碉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敌人修建工事时是非常匆忙的。

下午6时左右返回时,已是满天晚霞。穿过田间道路,看到的不是满洲的红色夕阳,而是南京的。哪儿的红色夕阳都是令人伤感的。

美味晚餐

正考虑今晚是否回到洪蓝埠时,汽车突然出发了。因未赶上车,只得在秣陵关宿营,因没什么特别要治疗的也就安心住下了。晚饭请我们

吃的是鸡肉和葱的煮杂烩、煨鸟汤、煮南瓜、蔬菜等各种菜肴。即将占领南京的兴奋和十足的信心,使我不由得大吃起来。后藤侍从武官也一起用餐,很满意地吃着战地菜肴,还有香槟、巧克力等,今晚吃的太多了。山田大尉问:少佐阁下没关系吧?也许是看到我压抑已久的食欲突然爆发了吧。虽然觉得没问题,内心还是有些担心。其实是因太好吃才控制不住吃多的。

大坂参谋说:今晚是好日子,给家里写信吧。大家都急忙动手写信。我手有伤不能拿笔,却也按捺不住地试着拿笔写了些不易辨认的信,分别寄给军事课和千代子。当然没提受伤的事,只写了身体健康、正在奋战之类的话。我想他们也许会因我写的字不正常而心存疑虑,并引起注意吧。听说信先用飞机送到国内,再从福冈转为航空信寄出。

支那的路牌和宝塔

支那的路牌和日本没多大区别,基本都一样,倒是很有意思。

散兵游勇骚扰后方

兵站汽车先在下泗安附近遭袭,接着在其附近,在运送航空燃料、器材的途中,又遭到败军残部袭击,户田少佐及下属多人遇难。其他的还有长兴机场遭袭,平湖附近的反攻等,大约有四次骚扰后方的事件,不过也不算多。

12月13日(星期一) 晴 秣陵关

肚子不疼了(略)

昨夜之梦(略)

占领南京城之反复

昨晚,估计占领城墙后会接着完成占领城区任务。接着就睡觉了。结果,时至今晨,得知还在城墙上对峙,不由得感到一些悲观。随着局势

逐渐明朗,战果也在顺利扩大。到了傍晚,基本上结束了市内扫荡任务。这期间,即使出现了诸如黄浦江上炸沉美国军舰事件^①、友军炮兵相互炮击事,还出现了敌机等,也没产生大的波动。

整 理 日 记

昨天,因可以提笔给千代子写了信而有了信心,就抽空整理了日记。10日是从句容司令部的只言片语的八件事写起,是用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个手指写的,虽然字看起来怪怪的,模模糊糊,可也能看懂。用了很长时间总算整理完了。

军司令官未到 方面军参谋长来了

因为攻占南京基本成定局,军司令官就不来秣陵关了。藤本大佐、大坂少佐去前线视察战况;吉永少佐、新藤副官为设立营地去南京;寺田(雅雄,29期学生)中佐去湖州准备下次战斗;光冈少佐送侍从武官去机场,最后只留下我和山田大尉二人留守。即使不时有打听消息的电话,留守期间还是清闲的。这正是整理日记的好机会。手指完全不疼了,只是不太自如。心情也好了。下午4时左右,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公平中佐、中山少佐来确认前线战况。我向他们说明了明晨完全占领南京没问题的意思后,他们说没有异议,就这样进行吧。但根据藤本大佐一行回来反映的情况得知,今晚就能结束扫荡。于是将其意见立刻电告方面军。

对 敌 宣 传 单

因得到由第二课印发的向敌人阵地散发的传单,于是贴好放着留作为纪念。

(宣传单略)

^① 1937年12月13日,日军飞机在南京上游的长江中炸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作者将长江误记为黄浦江。

养成多食的习惯(略)

12月14日(星期二) 晴 从秣陵关转移到南京

昨夜之眠

住院以来多日不能安睡,因而此后睡眠一直不好。就像昨晚也是到了凌晨5时左右才入睡的。与久未联系的洪蓝埠取得了联系,夜里来了些电话,有的必须马上处理,还要当夜发电报。另外,为今天搬迁司令部一事,一早就让传令兵东奔西跑地传达命令,结果才睡了一两个小时。

似乎有臭虫咬人 这一带民宅臭味较轻

睡下不久,左手腕发痒。我原以为是许久没洗澡的原因,但不是,的确是被虫子咬了。即使看不见什么东西,但知道那不是蚊子和跳蚤,恐怕是臭虫。

臭虫又叫“南京虫”,可见是恰如其分的当地名产,必须引起警惕。因为一直未被咬过,正感到奇怪时,但想不到昨夜还是被咬了。听说在其他地方也有人被那东西咬过。另外,在北支那和满洲,支那人及支那住宅的臭味都很刺鼻子。这儿就没那种臭味。任何时候,进入任何地方的破房子,都不会因闻到臭味而感到不舒服。这与食物有关系吗?

支那米

国内常称支那米为南京米,对它的评价不太好。来到这里,看到米饭就明显知道好吃与否。有非常好吃的,也有很难吃的。好吃的如同国内大米,其实也不一定只有那种米,南京米中也有好吃的。不过碰到难吃的,其难吃的程度甚至是我从未吃过的。

进入南京城

昨天出发设立营地的人回来报告说,今天可以迁往南京了。于是,上午9时30分出发,乘车前往南京的军司令部。途中,路过前天去第六师团的道路,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感受,只是和原先部队一个劲儿地向北

进军南京不同,当初是拼命向南京急行军,今天已看到有些部队向南开拔,按命令向湖州方向前进,准备进攻杭州。

南京城南门(中华门)外遭到破坏的桥梁仍在修理,下车徒步经浮桥进入南京。

城门周围,敌军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前有我军及护城河,后是城墙和紧闭的城门,进退维谷的敌军陷入被歼灭的绝境。此外还有许多构筑坚固的障碍物以阻挡我军进攻。南京城墙高约20米,厚度也有10米,真是雄伟的建筑。要是遭到顽强抵抗也是不能轻易夺取的,真是上天保佑。不过,听说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伤亡人员合计也有1700左右,是登陆以来损失最大的。由此可见这城墙是何等坚固。

进入城内,几乎没有死尸。是撤退了还是被收容了?

南京市区的道路正如想像的那样,主干道都铺设过,店铺也整整齐齐,非常漂亮。由于是新建的城市设施,较之奉天^①等城市,既清洁又井然有序。到处有支那人掠夺过的遗迹、防空避难壕、控制主干道的沙袋工事。我进城军队利用这些东西设立营地。无事可做的士兵挨家挨户地搜寻。许多人从饮料店拿酒、饮水;从食品店拿罐头、腌制品之类的东西,也拿香烟。

许多商店的橱窗上都张贴着诸如“同人归里”、“暂停营业”的告示,说明许多店铺早停业了。到处可以看到反日宣传画。没见到一个支那居民。各部队因为都在搬运行李,只看到抓来帮工的外地人身影,这些人中的农村人有的也是第一次来南京,不知有何感想。

徒步行军约两公里到达军司令部所在地——上海储备银行。时间是上午11时30分。火灾较少。

南京军司令部

据说该银行隶属英国。现代化大厦里有先进的设施。由于设立营地时的差错,还与第六师团之间产生了纠葛。因和其他部门合用,所以宿舍较狭小。冲水厕所也因停水不能使用。大城市没有自来水是非常

① 即沈阳。

不方便的,即使有暖气也不能用。从今天起,电灯也按地区轮流使用。总之,作为司令部,其建筑物和设施历来是最好的。不难想像,很快就会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军司令官、池谷、早坂下午抵达。

商讨入城仪式

因为约好下午2时在中山门集合的,于是带四名卫兵徒步走约五公里到中山门。下午2时30分,公平中佐、大坪中佐一行抵达。商讨时,了解到大致就按既定方案实施。但阵亡者祭奠仪式改在机场。途中看到了令我想念的助川部队的标牌,知道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也进了城。问了士兵才得知,该联队本部尚未进城。卫兵说我带他来到个好地方,要写在日记里。真可爱。

南京城东有宽阔的空地,看得出在规划建造宏伟的城市。肯定一切可以按规划进行,免受购买土地的麻烦。这大概和日本不一样吧。

到了国民政府,结构相似的房屋鳞次栉比,越向里建筑越好,都是支那式的,只是比较单调简陋,略显美中不足。

出征以来第一次徒步走了五公里,都出汗了。

换 绷 带

感到手上的伤口有点恶化,加上包扎的绷带也四天多了,因此吩咐我去军医处换绷带。由于刚到,只有“药用”绷带,没有湿润伤口的双氧水,实在没办法,只好强行治疗,我忍痛换了绷带。伤口还可以,按深谷中佐、军医部部长两位外科医生的判断是没问题了,我自己也感到不会恶化了。

12月15日 (星期三) 晴 南京

军主力在南京集结

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主力及各师团司令部都进了南京,驻扎在城南。可以认为实际已完成了军主力进城的任务。电话联

系也方便了。各位主任都在整理善后事务。

给家人写信

中午时分,奖励课的某大尉来联系工作时说,他要乘 17 日左右的飞机回国。我想,托他带信家里人会很快收到的,于是赶紧写了几句托他带回去。和之前 12 日寄的航空信比,哪封信先到呢?这真成了值得研究的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想到出征时的情形,现在能有时间给家里写信,心情不由得轻松多了。

至今为止,给家里写了四封信。但是我想家里不会出乎意料地先收到第三、第四封信的。

有报告说溧水附近有敌人袭击

下午 3 时左右通信员来了。据来自秣陵关的通信员报告称,约有 2 000 名敌人似乎要袭击溧水,因此立刻派两个中队步兵驱车前往溧水。虽说后方兵站的人往往会夸大其词,但既然接到这样的报告就不能置之不理,必须马上处理。傍晚,第三课秘书报告了当时遇到的情况:第三师团的军医部长一行驱车追赶师团主力时,遭遇到百余名敌人,伤亡数人。后来敌人很快溃散了,部长等人也暂且返回溧水,再派溧水守备队卫兵前往该地时,已没有异常情况。正如所料,情况被夸大了。

第六师团最先冲上城墙的士兵向军司令官汇报

将梯子靠在南京南门城墙上首先冲上去的士兵(存活的人)及中队长等干部来到军司令官面前,报告当时的情况。应该说他们当时达到了超越生死、忘却自我的境界,惟存登攀之念,完全进入了神域。听者也不由得肃然起敬,端坐静听。置生死度外的人可谓升为神界了。因为身为神界才能攻克南京城池。真是些极值得尊重的人。

草拟并下达入城仪式及祭奠阵亡者的命令

上午 11 时左右,华中方面军公平参谋来了,并带来了命令。由于在这之前已按内部指示开始印刷,因此仅作了部分修改便印刷完毕,傍晚

时分发到各部队。和大演习时的阅兵式不同,规定极为笼统。我乐观地认为这也足够了。

首次收到邮件

进入南京城后,很快开始分发邮寄品。本以为没有我的东西,可在我桌上却放了一件印刷品。我感到奇怪便拿起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西浦(和夫,39期学生)大尉的航空兵转科及陆军大学的毕业致词。收件方标明是上海派遣军柳川司令部^①。光冈少佐说,标着上海派遣军的东西可能是送错了。再一打听,寄给本军方面的就有十万个以上的邮袋没有投寄都堆积在上海,其中一定有很多是寄给进攻南京时牺牲并消失在南京郊外土地中的勇士的。真不幸啊。

对伙食的看法

出征以来,关于伙食、给养和宿舍的问题,一直牢骚不断,很多要求是由着性子信口开河提出来的。迄今为止,由于现场战术训练和演习等需要,经常与同僚或上司同吃同住。那时活动时间短且设施完善,个人一直没能发挥个性并相安无事地过来了。但在这次战争中却很不顺利。尤其是由于我军快速作战,造成给养供应不足。再努力也是有限度的。这方面情况无论怎样,都需要谅解。因为人人情绪亢奋,牢骚也就格外多。每次吃饭和调换营地,耳朵都充斥了怨言。

伙食方面,我觉得如果驻留数日,就能够提供不亚于普通家庭标准的伙食,有时则大大地超过(惟一遗憾的是冷的)了。总的来说可以满足要求。再如睡的地方,只要能御寒就不应该再发什么牢骚了。但还是有人埋怨说见不到阳光、有臭虫、房间小等等,实在让人厌烦。

〈中略〉

^① 原文如此。柳川司令部即日军第十军司令部,其并不隶属上海派遣军。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均隶属于华中方面军。

附近有枪声

晚饭时,似乎听到距司令部约数百米处有断断续续的枪声(疑是步枪)。大家开始以为是火灾引起的连环爆裂。由于枪声一直连续不断,大家又一致认为是在处理俘虏。据说有人看到早坂少佐又带走了几十名俘虏。

火 灾

进入南京城时,方面军警告说,要严禁放火、抢劫等,因此火灾比较少。但一旦发生火灾,便无法采取灭火措施,也没有其他办法,任凭大火慢慢地越烧越旺,到处肆虐。幸而没有风,火也大不起来。但夜间则到处燃起了火柱,非常壮观。不管怎样说必须灭火。

战死的汽车司机

谷田(勇,27期学生)和堂の胁(光雄,34期学生)两位参谋,乘坐军司令部的汽车去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途中遭到步枪袭击。汽车司机头部中流弹当场死亡(12月8日)。看那辆车时,正好在驾驶室侧面的玻璃上有步枪子弹弹孔。听人谈了当时的惨状。如果司机仅仅是为送军参谋而身亡则非常遗憾。

12月16日 (星期四) 晴 南京

为入城仪式做最后侦察

整个上午都坐在车上为入城仪式进行最后侦察。道路、桥梁都还在,确认明天一切都会顺利后返回。南京市内状况和前天一样。我觉得市内的日本军队稍多了些。

文化设施内的非文化生活

前不久在本司令部时,由于水管(在支那将水管称作自来水,很妙。)不通而感到不便。果不其然,其弊端立刻显现出来了。迫不得已的做法是不得不在冲水厕所旁放个瓦缸,在其上搁块板当作厕所。应该说这是

文明设施中非文明生活的活生生的典范。另外,由于水井不够,用水受到限制等,不便之事渐渐多起来。

授 奖 仪 式

下午2时30分举行授奖仪式。获奖的有第十八师团、国崎支队、占领平望镇的部队等三支队伍。加上先前授过奖的第六师团部队,共计四支部队。确实应该庆贺。

寄家信、大塚(操)法务官到来

抽空写一些给家人传阅的信,由于不清楚普通军邮何时寄到,所以事先按写好的顺序保存着。正巧刚写完,大塚法务官就从陆军省来了。与之分别月余,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询问了近来陆军省的事。最后,拜托他把刚写好的信通过高野先生交给家人。是有预感呢?还是偶然?昨天拜托奖励课的人带回一封,哪封先收到呢?这成了有趣的问题。当然要看谁先回国了。我还分别写信寄给日高、中泽秘书官。

吃到中村店的羊羹

光冈少佐打开新宿中村店的羊羹罐头,美味不亚于骏河店羊羹,很快就要吃完了,眼看着大大的罐头里的羊羹已所剩无几。到进入南京为止,光冈少佐一直保存着从国内带来的物品,他的用心应该嘉奖。而我只随身带着少量冰糖。现在只剩下“巴特”香烟。进入南京以来,香烟之类的东西唾手可得,应该说“巴特”香烟的价值已不大了。

接到来自华中方面军有关今后部署的命令

占领南京后,很快接到华中方面军关于今后部署的命令。该命令决定把南京交给上海派遣军,由其驻防以太湖为中心,连结东西以南的地区。于是起草相关命令。至今为止没有方面军有关今后部署的任何指示的状况终于结束了。

随身携带的便服

军参谋中有两名大佐军官随身带着和服睡衣。最初我特别讨厌他们还带着睡衣打仗,认为他们的觉悟实在太低而瞧不起,今后也决不赞成这种做法。然而,随着其他参谋中一些人心情逐渐稳定而认可了这种做法,甚至开始欣赏他们的做法。即便如此,我始终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有关参加入城仪式各部队的心理状态

对于正在战场战斗的部队来说,举行入城仪式实在是件麻烦事,所以确定采取最低限度协助方面军的方针,我亦遵照此意制定了计划。而军队的状态却未必如此。当然有很多部队进入南京后,遵从命令按部就班地执行新任务。不过,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强烈希望参加入城仪式。另外,作为要求参加入城仪式的另一个问题,官兵的一般想法也就是无论如何也要看看南京再回去,我亦如此。既然好不容易才得以参与筹划入城仪式,就要尽可能地在记录影片中出镜。在国内公开放映时,让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我。现在我完全陷入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想法我在信中也曾提到过,不过肯定会有不得已的情况。

刊登占领南京消息的国内报纸

昨天(15日)晚上,来自上海方面的飞机在南京机场空投了国内报纸,有15日晨报及晚报(14日晚的内容)。报道占领南京的同时,也刊登了国内提灯笼游行的照片,群情激昂之情景犹如眼前。看到国内为我们占领南京而欢欣鼓舞,当然要好好庆贺。能有幸参与筹划占领敌人首都——南京并实现盼望已久的夙愿,经历过这种历史性大事的荣耀应该传给子孙后代。

末次大将出任内务大臣

在刊登占领南京消息的报纸一角登着末次大将替换马场镓一先生出任内务大臣的任免令。我立即将此事告诉大家,大家都目瞪口呆,一时议论纷纷。最后谁也猜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定有什么重大幕后原因,最终大家得出此结论。这事对战场上的人来说是晴天霹雳,即使有

儿玉中将在日俄战争前担任内务大臣后转任满洲军总参谋长的先例,但在最需要军人的战争时期,特地让军人出任内务大臣,应该说还是不妥。

归来者和来访客

下午1时左右,仙头(俊三,36期学生)参谋和国崎支队长一起归来。金山一别已24天,因为长时间和前线部队一起行动,一脸的疲惫憔悴。

轰炸美国军舰事件

下午3时左右,华中方面军武藤(章,25期学生)参谋^①和大本营西义章(31期学生)参谋来商讨在扬子江上炸沉美国军舰的事件。晚上11时左右,海军方面有马(高泰,52期学生)大尉和日高少佐前来,追问陆军是否向炸沉军舰上逃难的救生艇射击?因为此事,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当时前线情况看,首先国崎支队在石佛寺。其次,当时没有其他水上运输队的士兵。因此,我认为不会发生射击这样的事。但不清楚所提到的艇是否是正在运输兵力。如果有,也只安排一两名士兵带着自卫武器搭乘,没有战斗力。因而回答说,这些士兵自己主动参加战斗是万万不可能的(还询问了大坂、池谷、吉永、仙头各参谋的看法。濑川少佐也在场)。

下午1时左右,值贺(忠治,19期学生)第三飞行团长、内山(英太郎,21期学生)炮兵旅团长(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长)同时抵达。

今天与军司令官、师团长共进午餐。

温暖的夜间及拂晓办公

我已多次记录过本地气候温暖的情况。虽说南京大体位于北方,但气候还是非常暖和的,做任何事情都很舒适。加之连日晴天,心情很好。对日本人来说,我觉得住在这里很惬意。另外,出院后睡眠时间减少了,自然也就晚睡早起了,并且由于气温高,睡觉比别人晚得多,早晨又比他

① 作者记述有误,武藤章应为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

人起得早。但从未因寒冷而妨碍办公。通宵值班时点上火盆(往往用面盆)就足够了。利用别人睡觉时间核对日记,既解决了因手不方便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内容也比过去详细多了。

伤口愈合良好

伤口完全不疼了,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夹笔写东西,效率也提高了。另外,今天取下了一直吊着胳膊的绷带,放下胳膊也不觉得疼了。用右手帮着做些简单的事已没什么问题,看样子不妨碍明天骑马参加入城仪式。国内来的大塚法务官和方面军来的武藤大佐看到我胳膊上的绷带已取下,便关切地询问伤口的情况,我敷衍了一下,他们也就不多问了。

因为只使用左手,一直无法洗脸和手,所以手尤其是左手脏得有些难堪。今天请值班的人用热水洗了洗。虽然暂时干净了,但很快又变得乌黑,真让人惊讶。

12月17日(星期五) 晴 南京

占领独山、乍浦镇部队的战斗

早先住院时曾听有人议论说,占领金山卫城的部队受命占领独山、乍浦镇,是不会成功的。当时我就对其中所流露出的悲观情绪非常气愤。今天收到了该部队的战斗简报,得知他们未遇任何抵抗便到达并占领指定地点。俗话说“担心难办的事反而好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集合各部队参加入城仪式

关于入城仪式的事,军司令部只要事先下达命令,其后就无事可做了。今天只管等着入城仪式正式举行就行了。整个上午各部队从司令部宿舍前通过,向仪式会场集中。军队指挥系统的组织毕竟很有效率。只要下军令,各部队就不折不扣地服从执行,真是难能可贵。今天我自己也要早点去集合。

入 城 仪 式

中午 12 时 30 分出发,到中山门集中,迎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和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的两位军司令官,并尾随其后入城。随行顺序如下:

藤本大佐 吉永少佐 大坂少佐

参谋长 井上大佐 池谷少佐 清水大尉(参谋长领队,以下为谷田大佐、山崎少佐、仙头大尉四列)

小畑中佐 堂の胁少佐

由中山门入城,路右边排列的是上海派遣军,左边排列的是第十军各部队的队列。我期待参加今天隆重的仪式并作为参谋随行阅兵。这种喜悦之情无以言表,都是子孙万代的荣耀。它让我感悟到,所谓的激动就是指现在这种心境。

从先前被我炮击毁坏一半的城门前通过,路两边是井然有序的队列,我们骑马行进其间。队列在向司令官致敬的军乐声中一边行进着一边向经历了无数疆场的军旗敬礼,向刚刚赐给的崭新军旗敬礼,还向许多捧在战友手中加入今天行列的遗骨致哀。今天的心情极其复杂,惟存激动之情。尤其是看到那些捧着遗骨、重视友情,希望已故的战友能共享今日喜悦的战士,不由得肃然起敬。

行进约三公里才抵达仪式举办地点——国民政府,然后加入先行抵达者的队列。仪式事项有升国旗、遥拜、三呼万岁,最后举杯共庆。或许数日前还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政府,今天升起日本国旗、奏起《君之代》^①。人们在军乐声中遥拜、高呼万岁。这可是在支那首都南京啊。时间是昭和 12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 时 30 分。谁能不为此而激动?我相信,即便是像我这样文章写不好、表达能力欠佳的人,激动也不亚于任何人。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松井大将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鸠彦王

第十军司令官

柳川中将

华中方面舰队司令长官

长谷川中将

^① 日本国歌。

下午3时,干杯祝贺后解散。

诸列队伍中有助川部队(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我拼命寻找有无认识的人,结果除联队长外没看到其他熟人,甚感美中不足。非常希望哪怕是找到一个也好,但还是白费劲。但看到了怀念的军旗,那是不是我曾在十几年前举过,现在又由数代后的旗手高举着并飘扬在南京城头的那一面呢?这面军旗,在明治37年、38年的战役中,我的岳父曾在这面旗帜下励精图治。接着我从大正12年^①到13年身为旗手为之效力。如今,在南京城头更是作为司令官的幕僚拜谒其英姿。这些都令人感慨至极。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成激动之源。就连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我也多次感到眼圈发热。

就此结束。笨拙的文笔岂能书写此等大事。

奇 遇

今天在仪式会场见到的久违者有:片冈一郎(31期学生)少佐(第十六师团兵器部),三八出身、胜屋福茂(32期学生)少佐(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大队长),三八出身、上妻庆贺(29期学生)少佐(步兵第十九旅团副官),三八出身。

其他还有:助川(静二,19期学生)大佐、野田(谦吾,24期学生)大佐、田尻(利雄,23期学生)大佐、猪木(近太,23期学生,骑兵第六联队长)大佐、福原(丰三,20期学生)少将、北野(兵藏,36期学生)少佐、榊原(会计,33期学生)少佐、栢田(正夫,35期学生)少佐、佐方(繁木,32期学生)少佐、本乡(忠夫,32期学生)少佐、小林兽医少佐、松泽(恭平,33期学生,第九师团参谋)少佐、木佐木(久,33期学生)少佐、江口(浩平,33期学生,方面军参谋)少佐、远藤新一(28期学生,第三师团参谋)中佐、川久保(镇马,27期学生,第九师团参谋)中佐。

与以往大演习结束时集中讲评有些类似,但战场的情形则感觉特别,而且大家看起来都生机勃勃、前途无量。今天我也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而千方百计遮掩手上的绷带,很幸运没遭到别人责难。照相时也煞

^① 即1923年。

费苦心地遮着手。

本希望照片会照得很大,只是我的位置过于靠后,摄影师照不到我们站的地方,终究未能上到照片上。遥拜、欢呼万岁时,我站在司令官席的前面,或许有望照到。当时的排列顺序如下所示:

参谋长 藤本大佐 井上大佐 谷田大佐 吉永少佐 池谷少佐
山崎少佐 堂の胁少佐 仙头大尉

参观南京市区

庆祝会解散后,堂の胁少佐带我们参观市区。先到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官和馆员前来迎接我们。他向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自8月中旬降下日本国旗撤回国内仅过四个月,国旗又再一次高高地飘扬在屋顶上。在他看来,实在令人激动无比。接着,经中山北路向北,观看了南京政府的军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铁道部、高等法院等各种建筑物后,又来到扬子江岸边的中山码头。这一带的扬子江面较窄,江中停泊着七八艘海军驱逐舰。无数的尸体被弃置于岸边,全浸泡在水里。尸骨累累一词其程度也各有不同,这扬子江岸边的景象可谓是真正的尸骨累累。如将之打捞到地面上,一定是堆积如山了。

然而,我不知见过多少尸体了,早就习以为常,一般是不吃惊的,晚餐时还照样咂着嘴品尝美味,完全成了神经麻木的人。

下关回来的途中,又看了中央党部,然后再到玄武门。从城墙上眺望玄武湖,并听了关于紫金山及山上天文台、富贵山炮台等介绍,为南京城规模之大感到吃惊。此外还了解到建筑工程尚未完成。接下来又到日本陆军武官室,看了南京市民避难区^①后回到宿舍。届时为下午4时30分左右。

在避难区意外看到男女老少的支那人,他们出乎意料地安静地蠕动着。看着他们我深深地感谢日本这个仁义之邦。占领了首都,却为这儿的居民规划出一定的区域让其避难,应该说是完全尊重人权的。

返回途中,遇见挑蔬菜的支那人,想买他的菜,谁知他要价很高。支

① 即南京国际安全区。

那人的贪心真令人惊讶。争来争去就为了一两个小钱,殊不知弄不好连命都会搭上。真佩服他们的固执,到底是支那人啊。与今天这个支那人相反,之前在日本陆军武官室避难的那个支那人就不同了。我一进去,他就高举双手表示出不抵抗的意思。这也够悲哀的,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为入城仪式做制服

出征以来,我们没用过任何饰物,穿用和士兵一样的服装及用品,仅凭肩章区分军阶。入城仪式时考虑到要与其他司令部区别开来,决定尽可能完善服饰,佩带绶带等饰物。不过这只是在军司令部范围内执行,师团司令部人员的服饰仍和原先一样。

因为有件行李不在身边,我只好向金子参谋借了绶带等饰物。后来拿到了行李,就没这么狼狈不堪了。

大坂少佐醉酒 送别池谷参谋

大坂少佐一向嗜酒,在军事课上班时,我就送他回过家。他总是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出征时,课员也拜托过我要多关心大坂少佐。今天进行了南京入城仪式,又是最后一天住南京。另外,仪式会场剩下的恩赐御酒也带回来了。加上还有池谷参谋(10日调任华中方面军参谋,明天赴任)的饯别宴会,有了种种因素特别是恩赐御酒(月桂酒)味道非常可口,这一来就喝多了。而且他好像还去其他课喝了酒,半夜时就开始发酒疯,大声喊叫,要摔倒前来制止的宪兵,不听劝告在室内小便,直到夜里1时左右。吉永、池谷和我才好不容易按住他睡觉。

该少佐酒一喝多性格就突变。今后一定要加以注意。总之,提醒他周围的人,注意不能让他多喝酒。

12月18日(星期六) 阴 从南京去湖州

改道前进

由于军已奉命占领杭州一带,所以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就按部就班地

着手准备并开始调兵遣将。决定今天祭奠完阵亡者后,军司令官立刻乘飞机去湖州。秘书、传令兵等必要人员早已乘车出发了。

下 雪

昨天半夜刮起了大风,我预感到天气要变坏。今早起来一看,车顶、各家屋顶都薄薄地覆盖着一层如雪如霜的东西。先以为是雪,后来看到地面很潮湿,如同下了一场小雨,即判断昨夜下的是雨。今天举行祭奠阵亡者仪式是先前决定的,这雨似乎是老天特意下的。

参谋长、军司令官的日程

参谋长上午 10 时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参加参谋长会议。军司令官上午拜访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后去野战后备医院慰问。军司令部首批转移人员上午 10 时乘飞机出发,乘车走的人上午 7 时 30 分分头出发。

祭奠阵亡者

下午 1 时 20 分离开宿舍去祭奠会场——明故宫南面的机场。队列笔直地肃立着,准备基本完毕。下午 1 时 45 分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进行训示,师团长以上人员参加。利用祭奠前的时间,去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列队的地方,但仅见到神代富士夫、吉田兼雄二位大尉,其他的人都不认识。士兵、下级军官都很年轻,我特地来访,他们也没什么反映。

下午 2 时,按神道程序举行完规定的(略为从简)各种仪式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华中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川越大使致悼词,接着,军司令官以上人员向神龛谨献玉串后结束仪式。时间为下午 2 时 45 分左右。

老实说,虽然这样说很失礼,但我还是觉得今天的仪式远不及昨天令人激动。总觉得做得不到位。对于失去了曾共吸一支烟的战友的官兵来说,应该做的比昨天更加隆重才对。遗憾的是,我身处军司令部,却未能如实地描绘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失礼。

今天非常冷,在祭奠场冻得直哆嗦,流了清水鼻涕。士兵休息时在草地上点起火堆。火越烧越大。不要重蹈覆辙,面前就是笔直肃立的军队,这样做是危险的。祭奠开始前,终于将火熄灭了。

向湖州转移

祭奠完阵亡者后立刻驱车去机场乘飞机前往湖州。司令官、参谋长、田村副官及一名宪兵乘“福卡”机。军司令官的坐机下午3时15分左右轰鸣着冲上了蓝天。藤本大佐和我乘“贝蒂”机于下午3时25分起飞,晚了约10分钟。机场的机库和兵营均遭受过猛烈轰炸。

下午4时10分左右抵达长兴机场。因为我们的飞机飞得快,追回了晚走的10分钟,紧跟着军司令官的坐机着陆。机场上已有卫兵前来迎接我们。我们分乘汽车鱼贯而行地向湖州疾驶。车速很快,下午4时50分便抵达湖州,进入原先的军司令部宿舍。

途中景色

从飞机上鸟瞰,和过去飞行时看到的大同小异。天气不太好,也许是阴天的关系,飞机飞得不太高,有些摇晃。比起上回,这次乘坐得不舒服。长兴—湖州之间的路过去走过,有熟悉的地方,只是路上还有两三具尸体。还遇见了像是讨伐归来的队伍。随着部队逐渐安营扎寨,几乎不再讨伐散兵游勇了。然而这一带散兵游勇不少,有必要加强讨伐力度。

军司令部宿舍

宿舍还按照原先方案分配使用。自8日出发后正好过了十天又回来了,感觉就像从一次机动演习或现场战术演练归来,此处令人眷恋。俗话说久居为安,在多有不便的战场,此处是温暖的窝。

收听广播

因为有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注:中国人)留在湖州,我军占领半个月左右电灯就亮了,市区灯火通明。另外,理发店、浴室、包子店等相继开业。比起十天前现在基本恢复了生机。我们出差期间,还购买器材,我们很快可以收听广播了。今天费了好大劲才收听到广播。先到湖州的人说,有时听得很清楚,有时却不行。竟能在战场上收听广播,真是难以想像。

日益肮脏的服装

由于我右手受伤后干什么都不方便,服装脏得很快,外衣上满是汤迹、蜡烛斑等,我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因此也仔细观察了士兵的服装。做饭并照料饮食的值班士兵的服装肮脏不堪。今天回湖州途中,见到预备队士兵,他们服装非常干净。当初我们值班也穿过这样的新衣服吗?这令我很吃惊。如果衣服脏得这么快,服装供给就成了大问题,对军官尤其如此。这次因为是在军部,还可以穿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服装,而军官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须身着新装出征的。应该立即补给。

迷路的士兵

战场上士兵迷路是常事,其中有人考虑得就相当周密。举个事例,在洪蓝埠时,有个士兵来到军司令部,提出让他去当炊事员。他就是有着曲折经历的人。上海登陆后因汽车故障稍慢了一步,便和主力失去了联系。尽管主力在太湖以南行军,而他却来到太湖以北上海派遣军进军的地区,其距离相差足足几百里。他和部队被数倍于琵琶湖的太湖隔在一南一北,这差错实在太太。因其经历过于曲折,就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军司令部听差,等他取得联系后再回去。

还听说过一件事。一个应该去华北方向的人被错误地送到上海方面。这可真是相差千里。其原因是由于部队番号保密的缘故,只准许用“某某部队”替代固有名称而造成这样的后果。即某个士兵不知道所属部队的正确名称,他们只能说“是某某部队的”,途中和主力走散。其实,即使是按照“某某部队”、“某某部队”地在某处寻找,也由于部队规模小,没人知道是哪支部队。因此当被问及“你被征召到哪个地方的部队?”时,答之“应征到某地的某部队”。因此被告知“那个部队目前在上海方面”,这样就被送到了上海。可是哪知道,这个士兵并不属于该部队,而是属于组建该部队的另一支部队。恰巧所说的那支部队在上海。而组建该部队的那个士兵所属的部队目前在北支那。真是经历曲折的迷路者。

和藤本大佐交谈

晚饭后,大家都外出了,只剩下我和藤本大佐二人。藤本感慨地说:“参加这次战争,最深的感触是需要对军官进行精神教育。我身为陆军大学教官,深感责任重大。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下犯上的情况。确实要注意不听从中央部命令,或者把上级部队的意图抛置脑后,以拖延而自鸣得意的风气。我自信是尽力执行(上级部队)旨意的人。我决不越权行事。但如果对这种风气听之任之,将来对战斗局面不利,恐怕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有,碰到廉耻、名誉这类事,一般都是以自己第一、宣扬第一,争着上报纸。有这种想法实在可悲。”他推心置腹地道出内心的感慨。我也完全同意。他作为课长自出征后,为遏止参谋中盛气凌人者而煞费苦心。讲的都是他的真心流露。

在湖州开设娱乐机构

先行的寺田中佐指挥宪兵在湖州开设娱乐场所^①。开始只有四人,今天成了七人。因为她们尚存恐惧心理,所以来的不多,又由于服务也不周,问题很多,大家怨声载道。宪兵透露说:“如果她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必须付费、不能虐待,那么来的人应该会逐渐增加,最终会来百十号人。”这样娱乐场所一定会很兴旺的。没有专门贴出告示,也没有在入口处贴标识。不知士兵从什么地方打听到的,纷至沓来,一片兴旺景象。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发生虐待的事。

先到的寺田中佐自己本来已经去过。今天到的大坂少佐、仙头大尉听此言也按捺不住地和宪兵队长一起匆匆出门了,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就回来了,还说“服务”得非常好,也有宪兵队长吹嘘的缘故吧。看来是心满意足了。他们劝我也一起去,但我总算回绝了。

我对娱乐所持的态度,基本得到藤本大佐的赞同。

经历过一次后,就会像在国内一样,几天一次、一周一次地去,欲罢不能。欲火一旦被勾出再克制就很难了,莫如不养成习惯。但如果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有阳痿苗头而一定要去一次的话,那也绝对不是受好奇心

① 即慰安所。

驱使的。

补充日记本

第二本日记本也快用完了,先前托大本营的松村少佐从上海给我寄来,但还没有收到。眼看日记本的余页越来越少,感到很着急,想多写些,又担心没处写,如何是好。可今天到湖州一看,日记本寄到了。是托打前站的寺田中佐从河村飞行队(在上海有基地)那里买的。样式稍有不同,是大同小异的大学笔记本,很适合连续写下去。

这就放心了,可以利用空暇时间继续尽情地写了。

留守洪蓝埠人员返回

晚上10时30分左右,留在洪蓝埠军司令部看管物品的相川伍长、落合特务兵回到湖州。听他们说,先前在溧水的敌军袭击事件(15日的日记中有记载)中,传言说有2000名敌兵来袭,大家被这谣言吓坏了。因为守兵不多,甚至还悲壮地发誓,幸好是误传而放下心来。对只拿步枪的人来说,受到袭击是很难应付的,担心也是正常的。我就这样安慰了相川伍长一番。

预备役士兵适合值班

军司令部起用没受过教育的补充人员充当特务兵值班,做事总有不妥之处。此次回湖州,为了增加值班人数,便从后备部队调派值班人员来帮忙。不管怎么说,毕竟受过教育的预备役兵做事细心周到,就连喜欢吹毛求疵的寺田中佐也很满意。凭此也足以推测出这种人工作很出色。

实际上今天的晚饭很可口,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是登陆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总之,真实地体现了军队教育的价值。

山田大尉之眠

山田大尉有时会在白天睡大觉,今天也是从早上就一直睡。军司令官、参谋长、课长等人出发,他也没去送行,就连祭奠阵亡者他都没出席,

也不像是有病。虽说是年轻人,很难判断其心理状态。是持有异议吗?总之,难以用常识来判断他的态度。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3. 折小野末太郎日记

编者注：折小野末太郎，时任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代理第一大队大队长），步兵大尉。

12月9日 晴

早上7时出发，进攻南京南面的154高地。第三中队白石曹长阵亡。向左翼前线铁路攻击前进。下午6时。

12月11日

自拂晓时分突然遭到炮击。敌人用野炮、迫击炮向我轰击了一整夜，他们的抵抗日益顽强。我军即使受到炮击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下午2时20分到达指定地点。

驹泽少佐昨天（10日）下午受了伤，金田大尉为代理大队长。金田代理大队长负伤，下午3时，小官又代理大队长。

在铁门西北两间房子里露营（和驹泽少佐大队长一起）。

12月12日 晴

上午领取了追加补给品。妻子及良一各来了一封信。中午到达城墙前，吃午饭，喝日本酒。我在阅读信件的过程中，部队攻占了城墙。下午4时30分第三大队攻进城内，万岁！下午6时在城墙外300米处露营，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

作为代理大队长在联队本部举杯庆祝。

12月13日 晴

上午9时，中队护卫着军旗由缺口处登上城墙。宫崎为报社拍了和军旗在一起的照片。

在城墙上休息。下午2时到水西门。下午登上清凉山炮台。晚上宿营。躺在很长时间没有用过的被褥上熟睡了。夜间,就连远处也没有狗的叫声,南京城内非常寂静。

12月14日 晴

隔了很久才理了发。一上午着手申报战功。下午写写信什么的。收到了10月18日左右寄出的信。步兵第十三联队和野炮兵第六联队的一个大队和三分之一的工兵小队,以及卫生队要去芜湖警备,预定16日出发。准备更换住所,军旗中队原地不动。

12月15日 晴

上午10时,和联队本部一起搬迁到城里,因为是原政府官舍,房子相当大。多数房间带浴室。洗了澡,换了衣服感到很舒服。行李到的也很完整。有种久违的轻松感。

今天,田添少佐及川越准尉率领第二批补充人员抵达。从家里带来了蛋糕及信件(明治节日的消息)。

今天从第二野战医院领回了木田、布施的遗骨。

12月16日 晴

一天忙于战斗后的整理、写信。白浜准尉来访,送了两瓶洋酒。

12月17日 晴 暖

上午11时出发,在中山路上列队举行入城仪式。由中山门按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的顺序排好队伍。下午1时30分,60架飞机编队飞过。海军陆战队也来了。是盛大的仪式。

发了酒和香烟,恩赐的酒也一并下发。附近有火灾。晚上打好背包,做好转移准备。派救援人员赶到联队本部前面参加灭火。今天也发信了,但部队本部方面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信件。往返经过中山路,虽有银行、饭店等大型建筑物,但外观一般都很陈旧。

给阵亡者亲属写信。

12月18日 阴

昨晚联队本部附近发生了火灾。风雪交加，非常寒冷。上午11时50分出发，去机场参加祭奠阵亡者仪式。给家里寄了信。今天开设了战地邮局。来了两名补充人员。甲斐伍长到了。给阵亡者亲属写信。

12月19日 阴

非常寒冷。给阵亡者及家里的孩子写信。领取了酒等供应物品。为一年上等兵及二年上等兵申报晋级。

12月20日 阴

上午9时在部队本部交谈战斗过程。去第四中队尾形大尉处吃了午饭。

下午2时将英灵送到联队本部，举行告别仪式。先出发者动身前往采石镇。

12月21日 阴

早上7时30分，上村、小牟礼带领五人护送遗骨出发。上午9时去医院探望患者，同行的有金丸、长浜、金田大尉等。

下午来了一名补充人员。给国内写信。

12月22日 阴

因准备出发忙得不可开交。妻町部队本部的辰大尉来访。下午6时左右停止调动。第一中队在城内搬迁，第三中队正准备按计划回归原来的部队。

12月23日 小雨

下午设立营地，和第八中队交接。

12月24日 雨转晴

受命担任行动概要编纂委员长，着手准备工作。

有不少增加配给的物品。给妻子及永德、政德寄信。洗澡。

12月25日 晴

上午8时30分,出发行军至紫金山。各分队途中以天文台为目标展开竞赛,11时抵达。途中看到了鹿。部队在山顶呼喊联队万岁、合唱《联队之歌》,在天文台吃午饭。看到孙总理陵寝。就感谢吾之日本国和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训示后返回营地。途中发现两只野鸡。走过南京市的繁华街道。先去采石镇设立营地的人回来了。

中山陵气势磅礴、周边环境宏伟,为天下第一,但没有庄严而神圣的感觉。遗憾的是遭到一些不良士兵的破坏。中山陵进行了伪装施工,用心可嘉。

12月26日 晴

上午在警备区域内巡查警戒。下午又去打扫战场及确定行动概要的序言的写法。

宇良宗荣病故,从医院领回遗骨。

取下“千人针”^①的里子洗了。

12月27日 晴

记录部队行动概要。下午1时30分,联队祭奠阵亡者。代理部队长、大槻少佐、郡司少佐也参加了。晚上下级军官及以上人员会餐,喝了很多酒。

12月28日 小雨夹雪

有信来。今天日高少尉带领75人行军到中山陵。迎来了岛田正则的遗骨,下午7时30分把宇良及岛田的两具遗骨送到联队本部。田中三郎先生寄来包裹,里面有手套、袜子、布手巾、香烟、菠萝、牛肉、什锦酱

^① 日本一种习俗,在一块厚布上由一千个属虎的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

菜、紫菜罐头、腌鲑鱼、五香墨鱼干、海带、干贝、腌海胆、明治奶油花生米、丝绵。

12月29日 阴

编纂行动概要。晚上部队准士官以上人员会餐。

12月30日 阴转晴

上午完成编纂。下午给遗属寄信。金丸军曹来。给妻子及田中三郎先生回信。

12月31日 阴

上午9时出发，经中山路连续行军至下关碇泊场，行程约十公里。途中观看了军政部、第八十八师、铁道部、司法部等处，规模很大。下午3时回到原处。城下军曹及其他四人住院患者归来。

皇后陛下给全体人员赏赐了冰糖。与指挥班的人会餐。

昭和13年1月1日 晴

早上7时起来，洗澡。去指挥班恭贺万岁。上午10时在联队本部西侧广场举行祝贺仪式。接着在本部参拜军旗。有庆祝会。

下午在宿舍写信、休息。

1月2日 晴

早上7时30分，一个小队先出发了。日高少尉为联队设立营地。

下午，支那军飞机前来轰炸，我高射炮还击，没有打中。我战机追击。

1月3日 阴 非常冷

上午8时由南门出发，一边凭吊安德门、154高地等战场遗迹，一边前进。下午3时30分抵达江宁镇。宿营。这里和地图上明显不同。

474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以下为大意)

1月4日 晴

抵达彩石镇。已有野战炮兵第六大队及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一支部队宿营。

1月5日 晴

下午7时到达芜湖。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4. 折田护日记

编者注：折田护，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炮小队长，步兵少尉。

12月13日 晴

虽然7时就完成了出发准备并等待行动，但是架在城墙前小河上的桥梁坏了，无法过河，找来一条大船充当舟桥。最后在10时30分左右小队才好不容易进了城。因为军马过不去，留下四匹马和三名士兵，同时让他们处理清水上等兵的尸体。11时左右，大队在城内边扫荡边不断前进，攻击清凉山。原以为会遇到像上海那样的巷战，没想到极为平静，仅仅在东门方向听到像是追击时射击的枪炮声。

进入繁华的街道，稍事休息，吃过午饭后又继续前进。沿途只见到两三个残败兵。可是途中因看到第十三联队、第四十七联队等部队也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打听了一下他们的目标，都是从清凉山前往狮子山的。一边抱怨师团目标不统一，一边前进。

下午3时左右好不容易到了清凉山。联队长也来到这里，决定停止进攻就在附近宿营。

虽然严禁在市区征缴物资，但在分配给小队使用的宿舍里还有三百多袋大米，并且有敌人士兵用的饭盒等，于是就把这些征缴了。宿舍虽然是寺庙，但正殿边上有间非常漂亮的房子，动手打扫一下住着也很舒服。即使暂时住一住，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痛苦。

大队在途中征缴了四辆汽车装运大队炮及机枪中队的弹药，所以行进轻松多了。

12月14日 晴

有消息说第六师团负责守卫南京。首先攻进城的不管是第四十七

联队还是第二十三联队,毕竟都是第六师团的部队,所以对这个消息基本上可以理解,只是不该在城内的扫荡还需要再加把劲的时候决定这种事。上午还传达了明天举行入城仪式的通知,但到了下午又来了暂停的命令。

12 时左右,因为要向南迁移 1 000—2 000 米,所以派出了设立营地的人。在还没有迁移时,晚上来了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按照设立营地人员的指示再行迁移。

晚上,北方及东北方向传来了枪炮声及众多的狗叫声,一时间很担心是敌人来袭还是战斗又开始了,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正午时分住院的押川上等兵归队。车队傍晚也从西门进了城。

12 月 15 日 晴

上午 8 时,为了设立营地,田中伍长带着三名士兵出发了。根据师团的命令,人员不能都住在城里,因此对大队中机枪中队、大队炮和第六中队及城内事情的安排,正等待着设立营地人员完成准备工作的报告。就在考虑迁移的时候,11 时左右田中回来了。他报告说:只有机枪弹药小队、大队炮弹药分队、大队大行李队及第六中队的车辆应该出城。我们一边怀疑这不得要领的命令,一边南移至约 1 500 米开外的地方。房子虽小但还算整洁,感觉不错。正要结束营地的分配时,听说机枪中队将弹药小队和中队安置在同一地点,我也把弹药分队和小队安置在同一场所。

与桥口大尉进行了联系,他对命令也持有疑问。就此询问大队副官,得到的回答是:“应该出城的部队也可以安置在城内。”总之,城外因为有火灾并没有合适的宿营地,原先是出于副官独断专行的命令。

12 月 16 日 晴

考虑到一旦决定要驻留的话又该被各种各样的报告缠得脱不开身了,就设了办公室。很快就开始整理战地日记了。

我一直放心不下正在住院的吉野一等兵,最终收到了医院的死亡通知书,于是派高田伍长去接收遗骨。可是第二野战医院却说:“不曾收治

过此人。”他空手而归。经与大队本部再次交涉,了解到是在中川卫生队。田中伍长又去了那里,下午5时取回遗骨。

下午3时左右,在大队炮召集各炮兵队长协商一年兵晋升为上等兵的事。协商的结果是决定由小队推荐花畑、甲斐、黑木(寿)、河野、盐畑等人。但盐畑由第五小队申报,其他人由大队炮呈报。

晚饭后去联队炮玩,半夜才回小队。小队为吉野守夜。根据卫生队的通报,他在受伤的第二天(13日)早上7时30分就去世了。一想到他也许还没能得到医治,不由得伤心至极。

据传,今天抓了千余名俘虏并要在汉中门外将他们全部枪毙或斩首,这真让我吃惊。这些俘虏原先都藏匿在地下室。(原注:我原先并不知道有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像不是正式投降的俘虏,我认为多半是一伙企图找机会逃跑的人。)

12月17日 晴

举行南京入城仪式。

进攻南京的参战部队所选派的人员排列在中山路上,接受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检阅。下午1时刚过,60架空军飞机由南向北飞过南京。1时40分左右,军司令官才进场,晃动着鹤一般消瘦的身躯骑在马上经过我们面前,后面跟随着众多的幕僚。激动的一时不能自己。

小队傍晚举办了入城庆祝会。晚上6时,命令各中队长和小队长在大队本部集合。大队长宴会上说了以下要注意的事:“柚木円优中尉昨天发现了机枪中队的两个士兵在市内强奸了两名中国妇女,这在联队本部成了问题。据说目前正在调查,要严加注意不要再发生这种事。”

12月18日 阴

夜里特别冷,起来一看,到处是刮风形成的雪堆。

上午11时离开宿舍去举行祭奠阵亡者仪式的飞机场。途中,联队全部集中在靠近联队本部的地方,跟在军旗后面前进。12时30分到达飞机场,机场确实很大。因集中了和进攻南京有关的所有部队,来的人特别多,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即使站在最前排的军官也几乎看不清祭

奠仪式。仪式举行了约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各部队回到宿营地。

傍晚 5 时,军官们在大队本部会餐。不愧是大队长费尽心机找来的厨师,菜肴不仅数量多且味道特别鲜美。10 时 30 分辞别。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3 年 12 月 8 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5. 前田吉彦日记

编者注：前田吉彦，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小队长，步兵少尉。

(1937 年)12 月 10 日

从清晨起就听见枪炮的轰鸣声。在让人感到离扬子江越来越近的浓雾中，一边前进，一边盼望着能看见越来越伸手可及的南京城墙。

地面和屋顶上覆盖着一层银霜。越过一个陡坡就看见一条宽 50 米左右的柏油大道，路上见不到一个士兵的影子。低飞的子弹不时地掠过身边，大概是敌人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吧。我们立刻分散到道路两侧，沿着路边的树木呈直线前进。从这附近只能看见前面第十三联队的士兵正猛烈地向千米之外的地方射击。

街道两边树木的树梢被打的七零八落，捷克式机枪仍然发出猛烈的射击声。

随着骑马的传命兵不时驶过，慢慢地在各处的房屋背后看见了预备队、拿着担架像是卫生队的士兵们在等待时机。我们因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特别命令，仍打算继续前进。但基于目前这种状态，自然放慢了步伐，最后停止了前进。

10 时左右，后方来了命令：联队从现在起经由铁心桥向西善桥推进，复归牛岛旅团指挥，第一大队应该成为师团预备队。

走了约八 公里。除了我们第四十五联队以外，还有野炮第二大队、野战重炮部队及独立第七轻型装甲车中队。所说的这些兵种相互交错着挤满了道路，大家拥挤在一起移动。

所说的西善桥并不是有显著特征的村庄，除了在雨花台的丘陵附近有若干密集的房屋之外，沿着汽车路还不时出现土墙的农舍。在左边的沼泽地带只能看见屈指可数的屋顶、一片片芦苇及水田。

丘陵的对面，像是第二十三联队在交火，这里模模糊糊地能听到枪声。

驾驭着炮车的士兵一直延伸在路中间，路的斜坡上坐满了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士兵。突然，前方300米第三大队的先头位置附近升起许多爆炸的烟柱，听到三四发炮弹爆炸的声音。这是敌人的急速射击。曾听说敌人的步兵在城内的清凉山附近。士兵突然陷入混乱，惊慌地跑下了土堤并跳进左边的芦苇丛中。所谓士兵们一起处于惊恐状态，指的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吧。

不到20秒钟又来了第二次射击。看来观察得非常准确，分毫不差、极为准确的第三批炮弹又来了，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向前50米、100米的延伸射击。

轻型装甲车在狭窄的路上来来回回尽力躲避着。

这时，在一开始弹着点附近的路上好像发现了一块大的空地。在抬不起头的密集轰击中，一会儿工夫拉出炮车并迅速推下斜坡，踢开土沙，解开缰绳，安装大炮。指挥着调整射击方向的分队长、灵巧地伏在炮架上的瞄准手、在嗨嗨的用力声中立刻砸紧驻锄的炮手、稳妥定位的弹药车、马上装填炮弹的弹药手，娴熟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是在国内部队营房进行分列训练。这期间，驾驭手急忙牵着解开了缰绳的六匹马隐藏起来。紧接着，第二、第三和第四门大炮在不到20米的范围内一起很利落地占领了阵地。从右手方向的丘陵上传来中队长高亢的号令：“第一瞄准，完成！”“第一，打！”“第二，打！”

在敌人的炮火中，我炮手很快就掌握了射击诸元，沉着机敏地相继开始了四炮齐放的遏制射击。

炮击得如此精彩，感觉真是痛快，陷入恐慌的我步兵部队都目睹了炮兵的勇敢沉着，就连看起来油然而生的羞愧感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急速射击的厄运终于过去了。只有一两名士兵在那场大骚乱中被直接炸死，还有若干士兵被弹片击伤。站在旁观者角度的步兵从心里佩服我炮兵瞬间表现出的沉着应战能力。

左翼队长牛岛少将下午4时左右下达了命令：第四十五联队（缺第一大队，配备独立山炮兵）经西善桥沿上河镇（南京西面的水西门西侧五

公里处)至下关道路前进,应该切断敌人右侧背后的退路。

我们按照该命令再次返回,以第三大队、第二大队、直辖部队的顺序,踏进南京西侧扬子江堤坝的沼泽地。上河镇位于南京城西南侧的斜后方(北面),离此地直线距离约12公里。

守卫城市的约有六万人(总指挥官唐生智大将)。即使到了晚上,南京战场仍然到处是不绝于耳的隆隆炮声。我们长蛇般的行列默默地沿着长江大堤前进。

12月11日

晚上数次停止急行军,到了上河镇南面的大堤后,在堤下休息。冒着来自北方密集的流程(和第三大队交火的敌人距离约二公里)准备着早中饭。

银霜满地。遥远的东方枪炮声隆隆。来到大堤的另一边正方便时,发现扬子江上(距离此处约三公里)约有十艘轮船吐着黑烟溯流而上。用望远镜观察,每条船上都满载着身穿灰色军服的人,船上都挂着美国、英国或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国旗。我马上想到,难道是借用外国船只或是中国人伪装的吗?好像是陷入绝境的敌人企图逃跑?守城的指挥官也要逃跑?或者是和第三国人的家属一起搭载了国民政府留守官员的家属?总之肯定是在拼命逃跑。

现在能让这些敌人轻易逃脱吗?能放弃这个机会吗?为此左右为难。尽管我们还有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极为遗憾的关键问题仍是我们并不具备狙击他们的能力(虽然有山炮,但不能不考虑携带的弹药数量,没办法啊)。

耸立在遥远东方的紫金山(进攻该山的是第十六师团)笼罩在硝烟中。发现某地上空正盘旋着一架水上飞机,就是说该机正在观察吗?在飞机周围相继爆炸产生很多白烟不正是敌人的高射炮发射的烟幕弹吗?看来飞机像是在透过烟幕监视船队。不久,可能是从紫金山山麓附近发射的首发远程大炮炮弹(约二十公里,也许是150毫米加农炮)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掠过空中,正好落在接近船队的江岸边。可惜啊,没有打中,只是惊动了栖息在堤上树林中的乌鸦呼的一下四处乱飞而已。

看完景致后越过堤坝回去。许多流弹落在胡乱躺着的士兵中间,很危险。是由于弹速减慢了呢,还是击中了饭盒呢?发出了“砰”的异样声音。睡着的时候,子弹穿过外衣,“啊!什么打中我了。”边说着边用手摸了一下,才发现血正在慢慢地流出,还有像他这样的士兵?连中了子弹都不知道?“注意掉下的流弹!迷迷糊糊地睡着就阵亡了,不好交代!”尽管再三提醒,但找不到藏身之处也没有办法。“被打中的家伙怪他不走运。”还有人说俏皮话。

强行拉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瘦弱的少年兵,宫内军曹站了起来,说:“喂!让我来送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吧。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憎恨敌人的心理泯没了,我砍一个给各位瞧瞧,大家好好睁大眼睛看着。”一边说着一边就拔出了腰间的短刀。“宫内,别干残忍的事。”因看不下去忍不住提醒了他。“是!只是吓唬吓唬他。”宫内装出不理他的样子,突然“呀!”的一声,转过身去敲在少年兵细细的脖子后面。这个少年兵像是已经绝望了,顿时吓瘫了。宫内“嗤”地一笑,立即把他拉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说:“喂!这样你就又活过来了。”看到他如此逞威风,我不由得心烦意乱,果断地说:“宫内,够了!已经做过头了!就饶了他吧,这样做小队长会讨厌的。”“这就结束。”宫内很不高兴地扔下捆着少年兵的绳子。

下午从附近的旅团电台传来了消息。旅团三号电台不知怎么搞的,好像可以收到国内的无线电广播。据收听到的消息为:一、昨天(10日)晚上,肋坂部队占领了南京光华门,日本国旗飘扬在南京城的一角。二、由于攻克南京的捷报,国民为之沸腾,到处上街祝贺、欢呼万岁。松山市昨天晚上举行了提灯笼游行。听到这些说法,很是吃惊。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南京守军仍在继续顽强抵抗,空中高射炮弹的烟幕不断,城墙附近也笼罩在硝烟中,枪炮声不绝。那么这样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谁散布攻克了南京的谣言呢?所谓的肋坂部队是哪个地方的部队?要是光华门的话,不是第九师团的吗?即便如此也不知道到底占领了光华门的哪一角。怎么也看不出已进城的迹象。

听说第三大队晚上9时要夜袭上河镇,这是很难对付的阵地。虽然大多数人非常担心,还是盼着他们成功。但只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不久便听到夜袭受挫的报告。如前所述,只有一条土堤通向上河

镇,周围都是沼泽地,上河镇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围墙。

如要冲过这条路,只会尸积如山,除了受挫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据说两位小队长(益田少尉、今林少尉)带头冲锋,在障碍物(矩形铁丝网)前壮烈牺牲。要说有勇无谋,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也许他们在当时的瞬间,是迫不得已的吧。导致两位小队长阵亡的中队长的苦衷大概就是如此,既然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自然会下决心,将整个中队全部投入战斗,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这样的话,其结果会怎么样呢?

12月12日

昭和12年12月12日,在12重叠的这一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这应该是攻陷南京的日子。12日这一天虽然天都亮了,仍然看不到战况有什么进展。如所预期的那样,大队长的命令落在前田少尉的身上:

一、联队昨天晚上袭击了上河镇,由于敌人的抵抗仍然很顽强,以至于还没有夺取它。

二、第二十三联队正在准备进攻南京城西部,一部继续沿着南京城墙向水西门前进(东边约四公里)。

三、因此联队今天从上河镇东侧地区向下关方向攻击,以达到扩大战果之目的。

四、前田少尉率领其小队搜索上河镇以东的敌情、侦察地形,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和第二十三联队的肥后中队取得联系。

此外,随着你部开拓的前进道路,预定大队依次尾随其后跃进。

大队长 成友少佐

12月12日10时

如果不得不对上河镇进行强攻,就必须做好出现重大伤亡的思想准备。与其那样,还不如无论如何也要冲进上河镇东侧与水西门之间的空档,打通突击下关的道路。

看到了官兵们脸上充满信心的表情。

德永上等兵的第二分队担任前进路上的侦察兵。下了堤坝从杨柳

村沿着田间小道向东行进。在一片水田和河渠之间,接连不断地分布着多少带有南京近郊情趣的农舍,隐隐约约地还可以看见惶恐不安的农民身影。

慎之又慎地排成一条约有两公里长的纵队,来到一个很大的位置对着上河镇的村庄。该村庄的地势比通往南京的小河堤坝低,靠近该小河的堤坝。

用望远镜观察上河镇,围墙里面好像有敌人的动静,但静得鸦雀无声。

休息了不一会儿就到了 12 时,这时中队长派传令兵送来从旅团电台收到的旅团命令抄件。

命令:

旅团决定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于 16 时夺取南京城西南角。自古以来就以威武勇敢而自傲的萨隅日三州健儿,正是显示其意志的时刻。

各人员要英勇奋战,应该第一个将日本国旗飘扬在南京城头。

挺起胸,前进!(坚决履行其意志的呼喊声)。

旅团长 牛岛少将

12 月 12 日 10 时

这是包含着炽热的、斗志昂扬的训示,是没有先例的进攻命令。

再次隐蔽在堤坝下向东前进,走走停停花了 30 分钟。在小队的最前面,一边不时举起望远镜,一处不漏地仔细察看堤坝北侧的一片水田,一边往前走。突然,前方低低地弯着腰的传令兵无声地竖起右手做出“停止”的手势。我赶紧跑了过去。“敌人就在这前面,正在堤坝那边休息。当然还没有注意到我们。”传令兵喘着粗气小声说着,紧张的脸色煞白。“在哪里?”“三十米左右的地方。”我悄悄地抬眼一看,啊!就在眼前。在堤坝的另一边,悠闲地坐着的是穿着灰色军服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抱着枪、背着脸。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站着不断地注视着北方。他们大概有 20 人,是上河镇派出的监视部队。我召集小队长,让他们悄悄地

观察。

“可以吗？干掉他们！第一分队在那边，第二分队在这边，各人分开三步，听我的命令，机枪、步枪一起打。第三分队在那边从侧面朝撤退的士兵射击。第四分队的掷弹筒各打三发，要像打那个村庄那样进行掩护。到位后打开保险，准备好了就发个信号。在这之前绝对不许伸头！”大家紧张地点点头，瞪红了眼睛蹑手蹑脚地顺着堤坝的背阴处爬行着移动。心紧张得通通乱跳，让人感到太阳穴也在断断续续地跳动。用双手做出“散开”的手势后再悄悄地放下，大家相互点点头端着枪都注视着我。

前田少尉拔出军刀用力向前一挥，哒哒哒，大家一起射击了。敌人的身影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挺起胸怒吼道：“打！打！”三四名士兵像兔子一样顺着田间小道一溜烟跑了。

“逃跑的那个，打他！”脚下水花四溅，是瞄准射击。

对面的上河镇轰地一下开始喷出猛烈的火焰，乒乒乓、乒乒乓、哒哒哒，这是让人恐怖的反击。

“停止射击，都低下头！”先发制人的奇袭基本成功了，是个好兆头。

留下第五分队担任警戒，其余的人继续行进了约有500米。“小队长，这条路那头有敌人。”开道的侦察兵传来消息。我站起来用望远镜一看，离这里约500—600米处有三个敌人正面朝这边趴着。

有道堤坝，堤坝的那边好像还有道堤坝。右手方向一片水田，前面300米处除了一间民房，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

这麻烦了。这条路是敌人的扫射地带。好吧，下决心打打看。

第二分队在堤坝上架上机枪，“目标，前方500米的敌人，射击！”响起了清脆的射击声，敌人的影子消失了。正想着“来吧！”乒乒乓，疾风似的子弹在路面上乱跳，打得非常准确。

“前方有间房子挡着，马上从右边跳进去！”我怒吼着说。跳过路右边不宽的小沟，沿着田间小路跑去。50名部下一起跟在后面分散地蹿向右边。穿过络绎不绝、四处乱飞的子弹，大家好不容易都平安无事地跑到150米开外的老百姓房子跟前。

派出三名监视哨后，让其余的人隐蔽下来。敌人以这房子为目标从

对面突出部用数挺机枪反反复复地胡乱射击。

“小队长，用掷弹筒打吧。”第四分队队长久木野上等兵提议。“好！那么就打吧！”久木野分队长单腿跪在第一掷弹筒手后面发布命令，小队长站在久木野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全体小队成员注视着两位射手的动作。

掷弹筒兵打出了第一发，“咣”的一声巨响，伴随着耀眼的闪光，恐怖的黑烟在眼前升起，榴弹的瞬间引信碰到了离掷弹筒口不到两米高的电线。虽然事先确认过电线不会对发射造成影响，但在发射的瞬间，掷弹筒有会向上翘的毛病。

发射手仰脸倒下了，装填手趴在地上，久木野上等兵按着右肩正慢慢地向后倒下，从他的胸口喷出通红的鲜血。我马上从后面抱住他：“喂，坚持住啊！”士兵们忽地从四周跑过来，将三位伤员抬到一间房子后面等待救治。

“卫生员！”尽管叫了，但卫生员没跟上来。

“传令兵，让住吉和宇部一块去！”

我回过头来再吼道：“第二发，继续打！”弹着点没打好，发射手们有些混乱但并不惊慌。屋内的宫内分队这时已在墙上捅开了枪眼，我的心情才终于平静下来。

乘敌人停止射击的间隙，我从门口跳进屋里。不知什么东西蹲在昏暗的室内，走近一看，一个半盲的老太婆像似念佛什么的正在喃喃自语。“喂，老太太。”不，是婆婆吧？我们开玩笑地说，敌人大概决不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的，就暂时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一边说笑着，一边观察工事。当看到有名的射手永留上等兵以稳健的射击姿势从一尺见方的枪眼朝敌人反复进行三发点射时，我放心了。

看到两三个身影曲折地沿着身后的村庄跑来。

屋准尉和卫生兵（福留、海老原）因为是穿过庄稼地跑来的，身上沾满了泥土。

因为来了参加过济南、满洲事变等历次战斗并久经锻炼的准尉，所以很高兴。两个卫生兵麻利地进行消毒、敷纱布、注射樟脑液。不久，一身泥土的黑木军医和两个传令兵面色紧张地喘着粗气跑了进来。

“啊，前田先生，您辛苦了。”应酬性地问候了一下就去看望受伤的人。

从下午3时到4时，敌人的射击仍然很猛烈。从北边堤坝对面的上河镇那边胡乱射来的流弹也嗖嗖地落下来，轰击南京城西南角的炮声还是非常猛烈。5时左右，天渐渐暗了下来，中队长和两个小队长一起跑来了。

“中队晚上进攻。用速射炮从那边的堤坝射击，怎么样？”

“可以，除此以外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看敌人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撤退的。你指挥全中队的六挺机枪，从8时开始，间隔5分钟作两次掩护射击。天就要黑了，安排一下那时候的射击位置。”

第三机枪中队的有村小队带来的（登陆以来分配到第二大队的唯一的机枪小队，第二机枪中队主力还没到。）两挺重机枪开始从右边的一间房子里射击。

天已近黄昏，不久中队主力来了。速射炮（昨天终于到了）的观察手把炮队镜架在土堤上。忍耐了四个小时终于要有结果了。

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开始射击了，紧靠在后面不到200米处的速射炮轰然作响。

机关枪发射的白色曳光弹恐怖地消失在敌人占据的突出部。

当第一次射击就要结束时，敌人阵地上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我方的射击一停止，敌人的阵地突然静了下来。是沉默？还是撤退？

这时浑身沾满泥土的中队长带着传令兵从右边跑了过来。

“小队长，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中队长，您怎么搞的？”

“遭到猛烈的射击，总之是趴在庄稼地里一点也动不了。”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子弹要是落在那里的话，大概是上河镇那边的盲射。正面的敌人撤退了啊。发了信号弹的啊。”

“是吗？没注意到信号弹啊。”

“那的确是撤退的信号。再打一次！”

“好吧,那么为了小心起见,再打一次,最后给我发射掷弹筒榴弹。”

“遵命。”

按所说的结束了射击。中队似乎费了很大劲才进入堤坝突出部。

晚上9时左右,作为侧翼纵队的大队赶来了。为了运送小队的六名伤员,小队长正带着大家拼命干。这时中队又来了命令:前田少尉立刻将其指挥的一半部队交由中队长直接调配。在宫内军曹的指挥下,两个分队的机枪狙击手合并成一个分队。还有一个是井上伍长的第五分队,共率领25名士兵赶来。命令植木伍长带领其余的人先送走伤员。

途中来到那个可恨的机枪阵地,其周围到处散落着成堆的弹夹。敌人的位置在堤坝的突出部,因此想后退也退不了。

中队正集结在过河处。“立刻去大队长那里!”又去寻找大队本部。在集结了黑压压人群的堤坝上,立着一面白旗。黑暗中听到大队长的说话声:“前田少尉,辛苦你去给我占领江东门的无线电台。第二十三联队大概已经从西南角进了城,这样一来敌人就要总崩溃了,好像也失去了战斗意志。听说那个电台作为师团的占领目标已经分给了联队,去时要小心。”

时间是晚上10时。

所说的江东门无线电台位于江东门村庄以西约一千米的地方,正式的名称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日本式的说法大概为“南京中央放送局江东门放送所”。

虽然距离只有大约一千米,但大概还是担心这里会像先前那样顽强抵抗的上河镇,江东门的敌人是否仍然隐藏在这一带。更重要的是城内到处都是日军守军,有六万人,残敌失去了逃避的地方后,也许要向南方逃窜。

“好,干吧!”我鼓足了劲大声说。

“上刺刀!好了吗?分队长开路,第一分队在右,第五分队在左,从两边跟着俺!目标是南京无线电台,距离1000米。就是那里,注意不要散开!”

江东门的街是条死亡的街,两侧人家的门都紧闭着,没一点动静,见不到一盏灯。

踏在柏油路上“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让人难受。道路宽约二十米，路面上到处是被砍倒的电线杆，电线像蜘蛛网似的缠腿。走了一会儿，路两边的房子就没有了。透过夜空也看不见天线，黑暗的四周鸦雀无声。听不到一声枪响反而让人恐惧。总之是碰上了就打。尽量跨大步，右方看见一道高而长的围墙，也许是营房。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会儿，看到了门。这的确像是营房，用电筒一照，发现了“中央工兵学校”的门牌。有个人紧张地说：“看到无线电台了，在那边。”的确是的，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巨大的广播电台发射架。对，在它的旁边就有一个无线电台。

打算从该工兵学校的院内破墙进去，没有敌人！大院子里有一排排空房子，左边的堤坝上架设着铁丝网。来吧，进去！这是个宽阔的大院子，中间的建筑物像是办公楼。

黑暗的庭院中传来打招呼的声音，听说是中队的传令兵和植田上等兵两人从师团拿来了一面大的日本国旗，让挂起来。

中队长命令：

一、明天早上联队主力朝江东门、下关一线追击，一部分沿着扬子江左岸的堤坝朝下关方向追击。

二、前田小队确保占领江东门无线电台。明早以后的行动因无其他特别指示，根据战斗情况可以相机独立行动。

12月12日23时于江东门 中队长

第五分队的士兵在发射架上树起了日本国旗。没有食物。在水泥地上生起火堆和衣而眠。“明天就会打下南京了吧？”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江东门无线电台。

昭和12年12月13日。

似乎睡得很熟。因为太冷，想不到被冻醒了。尽管像是有太阳的样子，但窗户外面一片白茫茫的雾，看不到一个人。一边朝手上哈着热气，一边来到室外方便。寒气逼人，一片银白的霜。

“喂，有人吗？都去哪里了？”四处看看。只有太沾补充的第五分队

的一个士兵裹着大衣正在做饭。

“是！宫内军曹领着大家出去了。”

“噢，去哪里了？”

“是！说是有很多敌人，领着去射击了。”

“什么？谁说要出去的？”我不由得大声喊了起来。惊呆了的他慌忙站了起来。

“还留下几个人？”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不高兴地回了话。

“什么！有哨兵吗！？”

“哨兵正在那边的二楼射击。”

“什么？”所谓无言以对正是指的这种情况，接二连三出现令人吃惊的事。

我慌忙佩上军刀跑了出去，开始听到噼噼啪啪的激烈枪声和爆炸声。刚才还像是与己无关的事，而现在周围则的确是一片嘈杂的枪声。

“喂，哨兵，敌人在哪里！”两名哨兵哪顾得上听我的吼叫，瞪着血红的眼睛忙着向窗外射击。我跑上楼梯，该营房在广播电台的西北角，透过窗户就看到紧挨着土墙向西延伸的路，对面则是一片长着芦苇的水田。

可能是在江东门北侧(1 000 米)附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乘着敌人胡乱射击的间隙，像是友军的重机枪在进行着猛烈的点射和扫射，战斗非常激烈。

“喂，敌人在什么地方？！”拍拍忘了一切的哨兵肩膀。

“啊！小队长先生，那些人不断地往那边的庄稼地里逃跑。”他用手指着说。确实可以看见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三三两两地迂回奔跑着，这就像是在打兔子，难怪两人忘了一切。

“宫内去什么地方了？”

“是！说沿着这条路靠前些，就带着机枪去了。”

“喂，你们就不要再打了。”

“是！遵命。”他遗憾地拿起了枪。

我生气地跑下楼来到后门。在距离后门 30 米的农舍里，第五分队

的两个士兵伸出了脸微微一笑，带着悠闲而不无得意的语气说：“小队长先生，找到猪了……”据说中国士兵在这一带豁出命地到处逃窜，你们竟然还说什么抓猪不抓猪。我强忍着没有骂出来。“一个带着枪跟我来，你就站在门口警戒。”我训斥道，“敌人要是知道这里的日本军队不多，我们也支持不了，马上就垮了！”这时才开始注意到，昨天晚上登上发射架的就是这个士兵。

回过头去望着天空，从师团长那里恭领来的日本国旗正飘扬在发射架的上方。

前田少尉笑容满面地说：“喂，我知道了。就是托你挂的日本国旗的保佑啊。由于升起了国旗，敌人才不敢靠近的。”

“啊，是吗？”他好像爱理不理地答道。

“瞧！那里有中国兵！”还没顾得压低姿势就要端枪射击。“喂！那样的敌人就不要管他了。”说完我就带着一个人朝宫内去的方向跑去。

一看表已过了9时。江东门的枪声好像也在渐渐北移，江岸西侧的枪声也变得稀疏了。总之，“打兔子”也终于要结束了！尽管有这些枪声，由于我判断不会有事也就放心大胆地睡了。我对自己的失策深感遗憾。

在路上往西走了500米左右，在行道树延伸到对面庄稼地里弯弯曲曲的田埂的另一端约1000米的地方，现在看到十四五个人三三两两地跑了回来。最前面的像是宫内军曹，涨红了脸呼哧呼哧地跑着。我一边想着“这个男人就是罪魁祸首”，一边故意皱着眉头摆出一副正在等他的样子。

“小队长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一副知道免不了要挨骂、盘算着先道了歉再说的样子。

“是的！对不起。小队长先生。”他一边举手敬礼一边说，“让松木受伤了，是我不好”。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什么！是松木吗？”我的声音不由得大了起来。

以下就是宫内军曹平静后的报告内容：不到8时就因枪声睡不着了。因为小队长先生睡得很熟，就没叫醒您。我一到外面就被猛烈的枪声惊呆了。雾渐渐散去，我判断北方的庄稼地里这时有中国士兵在逃

跑,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打逃兵,于是就出了门。因为逃跑的人太多,就这样带着大家追赶。途中一枪也没有打,一直跑到大堤(2000米左右,敌人也在西面跑)。趴在堤上一看,被眼前50米宽的扬子江支流(夹江)上顺流而下的众多木筏惊呆了。每个木筏上满满地载着不下百余人,一只接一只的漂过来。我想不能眼睁睁地放过敌人,就领着大家一起射击了。总之,木筏缓缓地流过眼前。每枪必中,机枪连续射击太浪费了,就反复进行三发点射。木筏有五只左右,子弹终于打完了。后面的木筏还一只接一只下地下来,无法处置。他们下到这边岸上开始应战,没办法就命令大家撤回来,松木的右腿就是在那时被打中的。

“松木怎么处理了?”

“井上伍长派两人从两边架住肩膀抱回来了。”

这时,扬子江岸边的枪声停止了,只听到江东门北面重机枪一阵阵连续射击的声音。

12月14日

今天很早只听到远处下关一带有短暂的枪声,看样子战斗终于要结束了。

雾散了,我来到屋顶上观察周围,在房顶朝着的下关方向,可以看到长江,还能望见江面上悬挂着海军舰旗和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为首的庞大舰队的雄姿。

啊!“攻克南京”,不知哪天能实现,曾经梦见过的这四个字今天终于实现了。不过这样的现实,我好像做梦似的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从昨天直到今天半夜联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方的损失呢?

第三大队下午从下关回来,决定让他们在江东门一带宿营,广播电台也腾给大队作本部。

听说第二大队住在上河镇。11日、12日两天第三大队用鲜血攻占的上河镇不过是个河边的农村小镇(江东门比它漂亮多了)。

不久中队回来了。我马上去向中队长报告并询问了他们昨天的情况。

13日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发了。不过我们的后方开始响起了

噼噼啪啪的枪炮声，前川大尉负伤，岩间少尉阵亡。对了，我们大概还去过陆海空军监狱。在那边从水西门方向突破侧面，好像发生了肉搏战。我倒没什么。下午在下关前的河边展开了枪战。嗯，真多啊！敌人的尸体塞满了河道，不知有几百人，数都数不过来。

今早，第六中队在前面紧张地准备着要大干一场，没想到到了下关后，那些敌人很快就举起白旗投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人也是三四天没有洗脸了，胡子一大把，真是惨不忍睹。大队长在前面带领着像是山中男妖的队伍去了，聚集在路两边的中国士兵简直就像是黑压压的小山。山本大尉让翻译说：“放下枪！”枪啦、刀啦，一下子堆得像山一样。骑在马上的大队长大概看起来很了不起吧，中国士兵一起鼓掌了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大概是战斗总算结束了，因此不用担心被杀了吧。啪啪啪的鼓掌，简直就像是被狐狸迷住了，真让人吃惊。啊，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大概有成千上万吧。

还听说山本大尉对他们的演说：

“你们打得很好，但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一定要友好相处。蒋介石总统必须受到惩罚，但不怨恨你们这些忠诚勇敢的官兵。你们应该放下武器拿起锄头，为建设新中国、新和平而劳动。回到你们想念的亲人及等着你归去的同胞乡亲的故乡，努力恢复和平。再见吧！”

情况就是这样。实在是极为宽厚的温情啊。是啊，是说过让他们渡过扬子江回去的。结果领队的就问：怎么给我们解决过河的船啊？这就不好办了。真让人大笑。是啊，难道不要考虑到底怎么处理那么多的俘虏吗？在他们看来当俘虏是最好的了，不但生命有保障，还有饭吃，去哪里找这样的好事啊！

让他们打扫清理城市是最合适的安排，还可以把他们改编成保安队，但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现实的情况是能保证他们有吃的就非常困难了。出于这种考虑，就把那么多俘虏原封不动地交给后来的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后就赶紧回来了。情况就是这样。

久别重逢的这天晚上，围着中队长和屋准尉向松本、野元少尉敬了酒，还举杯祝贺攻克南京。

12月15日

14日那天完全占领了南京。

今天因要从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抽调一个大队进城兼警卫师团司令部,决定让我第二大队承担此任务。早上10时左右从江东门出发,出发前去野战医院看望了12日以来的伤员。

虽然说是野战医院,应该说也没有使用什么特别的医疗设备,不过是在江东门路边商店没有地板的地面上简单铺上草席,给几条毯子,伤员们乱七八糟地躺在上面。(注:在江东门开设包扎所的是第六师团三个卫生队中的一个。野战医院设在水西门。)

野战医院收容了很多伤员。尽管是不得已的事,但得不到战友无微不至的亲自看护治疗还是感到遗憾。“快点治好回来啊。”前田少尉一边安慰着,一边给了香烟和一些零花钱。

江东门的中央有座森严的建筑物叫“南京陆海空军监狱”。13日的早上,在浓雾中突然引起一场混战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尤其是听说第三步兵炮队小队长岩间少尉就是卷入了这场混战而壮烈牺牲的。他比15期的前田少尉早一年左右,是个宽厚稳重的人,不能不让人怀念。

踏上由江东门往水西门(城门)约2000米的石板路,途中到处可以看见铺路石上悲惨的血流痕迹。一边走,一边总在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据事后听说,14日下午,第三大队押送百余名俘虏好不容易走到水西门的时候,从国内来的第二批补充士兵(副岛准尉、溜准尉等率领,大体上是大正11年到昭和4年以前佐道的后备兵,即二十八岁到三十七八岁的士兵。)碰巧在场,因此认为是顺便押送的好机会,于是就把任务委托给他们。结果处理不当,果然就出了问题。总之是些刚从国内来的,突然置身在这种战争的残酷环境中,还带点血气方刚的补充兵,给这样的人分配了这种任务。

原因肯定是些小事。因为路窄,路边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押送的某个日本兵被推了一下,好像是掉到水沟里或滑倒了,总之日本兵肯定是气疯了,就连打带骂。恐惧至极的俘虏哗地一下拥到另一边,又撞倒了站在那边的警卫士兵。俗话说士兵就是凶器,总之正提心吊胆地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的这个士兵就连打带骂地说:“你这个畜生!”恐惧的俘虏就开

始逃跑。于是肯定就变成了“大事不好”就开了枪，酿成“不要让俘虏逃走！”“要逃就杀掉！”的事件。据说就是因这一点小小的误会酿成了一场惨剧。

第三大队大队长小原少佐气极了，但后悔也来不及了。对不战而主动投降又是徒手的俘虏施暴，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

这样的事不能不说是丧失了皇军脸面的失策行为。

为了隐瞒这些惨状，让这些补充士兵清理了一夜，到了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把尸体掩埋掉。这正常吗？如果遇到了此类极端的状态，往往会做出不能用人的常识考虑的那种残忍的事，这就是一个实例。

水西门应该说是异常坚固的，城墙下端厚20米左右，高达20米，气势雄伟。城门外的碉堡四周，身着灰色军服被遗弃的尸体数不胜数。所谓的尸积如山指的就是这种状况吧。

这种惨状一定是第二十三联队（由西南角冲进了城墙）一手造成的。这从士兵们互相鼓劲时说的“不许失败”的悄悄话中即可察觉。

终于进入了南京市区。

柏油路宽达20米左右，路两边两三层高的西式风格的店铺鳞次栉比，极为宏伟。

路两侧到处可以看到防空壕沟和掩体、没有清除的敌人遗尸、武器车辆（也有新式的速射炮）等。被打断的电线四处垂挂着缠绕在一起，还在几个地方见到巨大的炸弹坑。我们简直就像是来自泯灭了文化的荒漠来到这奢华大城市的阿拉伯流浪汉，发出震耳声音的摩托车驶过这些长着乱蓬蓬的胡须、穿着破烂不堪衣服的山中妖怪们的旁边。

师团司令部占据了市中心以南的街道。银行、银楼、宾馆饭店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作为宿舍分别被通信部队、野战医院、病马场、兵器部等占据，简直就像摆出“此处即司令部所在地”的架势，藐视着我们这些肮脏的战士。尽管是沾了前线步兵英勇奋战的光，他们这些后方司令部的每个人威风凛凛，架子十足，看起来就像是战功的代表。真是可笑至极。

好不容易才被分配到师团司令部背后的甬道上住宿。总算有了宿舍，尽管是平房，也是堂堂的大宅院，有数不过来的几十个房间。各个分

队分配到宽敞而舒适的地方后,立刻去征缴可用作睡觉的床铺等家具。看起来这一带像是有侨居于此的国人住宅,有的房间里有榻榻米。

当班的西说:“小队长先生,请洗澡吧。”大缸里放满了热水,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款待了。

12月16日

今天是久违的休息日,正想着要里里外外地参观一下敌人的首都——南京这新近的战场,再顺便去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的宿舍看望同学,能见到一个也好,好好聊聊,但不想又被大队本部叫去,传达了来自师团司令部的强硬命令:前田少尉带领师团的100名使役兵(但是在城内只有我第二大队,所以由中队派25人)10时前往国民政府报到,听从军副官的安排。

“少尉先生是第六师团的使役长,听说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师团等也各派100名来,请多关照。”听到这个年纪轻轻就留着盛气凌人的胡须的下级军官的吩咐,心里立即火了起来:“你在说什么!”虽然很气愤地对他说也没什么用。一看表,不是早就过了9时了吗!在大队本部传话,要各中队的使役兵立即赶上来,就急急忙忙带着中队的士兵(每小队八人)出发了。尽管是在市内,但从地图上看,国民政府位于南京中心的中山门附近,离我们现在的位置约六公里多。“喂!步行六公里,迟了有损师团的名誉!要快啊!”我迈开大步走了起来。

中山路是长约六公里、宽达五十米左右的柏油大道,坦坦荡荡一路向东,国民政府位于中山路以北的官署街正中央。汗水湿透了衣服,10时多才好不容易赶到大门口。清点人数,还有一个中队(25人)的人没到,没办法就这样报告了。

“第六师团的使役兵现在到达。但还有25人未到。”向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华中方面军的松村中佐副官报告。“什么?第六师团,迟到了吧?”我想这小子是仗着权势耍威风,就是申辩也没用。

“来了多少人?”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大尉会计问。“接到命令已经9时多了,然后再命令集合,所以还有25人没到,连他们一共是100人。”“其他驻扎在城里的师团和你们不一样,从很远的地方都赶来并

已经开始工作了！第六师团的任务是打扫那个大礼堂和那边的行政委员长^①(孔祥熙)官邸。那里是明天参加隆重入城仪式的四军司令官^②会面的场所,把这一带整理整理。考虑到是让第六师团打扫的,所以一直等着。分配给你们的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一副装模作样的口气。

“畜生！这种话只有师团长听着高兴,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压着没说出来。“明白了!”一口气说完就向右转走了。说是让来打扫,却什么工具都没有准备。所说的“大礼堂”是容纳千余人都绰绰有余的建筑物。前田少尉一边监督士兵劳动,一边参观这些建筑物。这时松村中佐来了。又是要耍威风了吧,我做好了思想准备。

“这位军官是哪个联队的?”

“是！是第四十五联队的。”

“啊,是鹿儿岛来的。那么,梅北在吧。”

“是！梅北大尉先生是第一中队中队长。”

“干得怎么样?”

“是吗！身体好就行了……”话虽不多,但也是一番好意,我也就放心了。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因为来得匆忙,当然也没顾得上准备午饭。好吧,我正想着这次要麻烦松村副官了,方才见过的大尉会计正好路过。

“会计先生,因为我们没带午饭,还请您多关照了。”

“哎,怎么搞的,那不行,不是说要带午饭的吗?”

“没听说啊!”因为突然说是要来劳动,是不会准备午饭的。这次我的态度有些强硬。

“是啊,那样的话就不好办了。可既然说了,总得想想办法吧。是100个人吧?”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之后,又说,“我是军司令部的车大尉,也是鹿儿岛的。”最后他微笑着用和蔼的口气说完,还个礼就走了。

不管是松村副官还是车会计,心地还是善良的,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① 原文如此。应为行政院长。

② 指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和海军的司令官。

就在这时，威风凛凛挂着金色绶带的少将阁下带着随员出现在走廊中。我一边想着：“哈哈，这不是那个小资产阶级联队长（少年俱乐部的那个懒汉一等兵——田川水泡）吗？——本科的学生队长饭沼大佐，不知什么时候又晋了级？”一边举手敬礼。少将阁下从容不迫地略微还了礼，就平静地走了过去。

就是学生队长也不会记得曾经教过的每一个学生，他要是少将参谋的话，大概是军的副参谋长^①（新组建的华中方面军）。

因车会计的安排，不一会儿送来了一箱面包。

下午安排一半人员打扫行政委员长的官邸。听说明天举行入城仪式时，这里是四军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朝香宫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第十军司令官、长谷川清海军大将—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会面的地方。

我为接待室家具地毯的色彩庄重、豪华奢侈而感到吃惊，还有价格昂贵的古董、大理石雕塑等等。连军司令部的随员、新闻记者也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议论纷纷。

其余的人有的在国民政府正门楼上悬挂日本国旗，有的收集中国军乱七八糟散落在前院的弹夹、装备等，堆在一起用火烧了。下午3时左右就基本收拾完了。这期间应同盟通讯社、朝日等新闻机构摄影师的要求，以正门楼上的日本国旗为背景让我摆好姿势照了相。我一想到这会成为国内的新闻就感到乏味。

4时左右终于结束了清扫，向松村中佐报告后就踏上回宿舍的路途。

回去的路上，街上的人比早上多得多，不知是因为允许不加限制地征缴还是随心所欲，这一带房子的门窗被任意砸坏，有很多士兵两手抱着粮食、衣服之类的东西。绝不会是攻进南京功勋卓著的第二十三联队的士兵吧？做这种坏事的绝不是前线的步兵们，一定是后方部队（辎重、通讯及其他兵站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宪兵在干什么？不该抓住他们严肃军纪吗？！

^① 这是作者的猜测。饭沼守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

12月17日 入城仪式

今天在中山路上举行入城仪式(参加部队列队)。

8时列队站在宿舍前的路上检查服装。

第十军(登陆杭州湾的部队)在外套上从左肩向右下方斜挂着杂物皮包、水壶等简单的轻装备,对面的上海派遣军则是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双方对称,很有意思。

各部队代表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中山路,显得非常混乱。有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现役师团,有第一〇一、第十三、第十八、第一一四特设师团,还有国崎支队和称作台湾军的共大约十个师团的庞大部队,所以分不清谁是属于哪个部队的。

路北站着上海派遣军,路南站着第十军,有好多军旗经过我们列队位置的前面。

11时,松井大将终于领着队伍由中山门出发开始入城……确实是与胜利的将军相符的阅兵。然而想想看,所谓的人场仪式最终是一种形式,或许最终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而且是高级指挥官的得意之举。

空中数十架海军飞机编队掠过紫金山顶来到举行仪式会场的上空,地面刀光剑影,军乐声嘹亮,队伍井然有序。

下午,仪式结束后又排好队伍返回宿舍。

12月18日

今天军^①在城内的明故宫飞机场举行了祭奠阵亡者仪式。中队派昨天留守的第三小队参加。天阴寒冷,决定今天休息。

这期间发布了师团后天(20日)就要离开南京向新的驻地——芜湖地区进发的命令。那么明天参观南京吧。召集愿意去的人步行去安葬着孙文的中山陵。

到各小队一提议,都出乎意料地说:“去吧!”于是决定由前田少尉带领约五十名士兵去。

① 指日军华中方面军。

12月19日

今天是“乡下人”逛南京城。前田少尉借了中队长引以为豪的名马，士兵们轻装，只带着枪。街道上仍然被征缴队的人弄得乱七八糟。先领着大家去国民政府，因入城仪式而一举成为世界新闻舞台的现场是值得一看的。大部分士兵因第一次来，似乎很好奇地瞪大了眼睛。来到中山路，虽然这一带应该有军官学校、日本大使馆等，但还是只看看国民政府就行了吧。到中山门约有四公里，路两边好像相当破旧了。

到了中山门已是下午了。“小队长先生，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了。”德永分队长喘着粗气说。

“那么我骑马到中山陵快去快回，离这里有八公里多，所以往返怎么也要两个小时，你们要等到那个时候！”说完就策马朝着紫金山奔去。

回头一看，南京城墙像屏障似地矗立在平原上，中山门则位于它的中央，城墙上有着数不清的弹痕，还有几处炸开的大豁口。清理沙袋、敌人尸体的工作尚未结束。让人追念攻破此处的第十六师团的艰辛。

连续跑了约40分钟，好不容易到了中山陵的入口处。顺着大理石铺就的台阶，远远地看见位于中央的巨大汉玉白陵墓，非“壮观”二字莫属。

随着咯噔咯噔的马蹄声，我策马跃过几百级台阶。

我牵着马来到圆型陵墓的正面脱帽致敬后再返回。陵墓的墙（也是大理石的）上有两处炮弹炸过的痕迹，不用说还是有敌人占据了这处神圣的陵墓，真不应该啊。

下午3时总算回去了。名马“南京”号看来也确实累坏了。在城边久等的士兵们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回去的路途还有八公里，哎呀真远啊。夕阳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有些寒意。

回去的路上，在经过十字路口往南去秦淮河的时候，没想到像是从路边三层楼高的西式楼房里突然冒出了黑烟，楼下还开始不断地吐出火舌。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地方着火。这些是征缴队经同意才放的火。

他们的行为竟然没有一点皇军意识之类的东西，1000个日本兵中只要有一人行为不轨，皇军的脸上不就被抹上污点了吗？

怀着说不出的悲哀心情,于下午 5 时左右回到住处。

12 月 20 日

大队通过早在 12 月 12 日中午就由第四十七联队(大分)敢死侦察队插上日本国旗的南京城的中华门,南下前往芜湖。经过引起回忆的西善桥,傍晚在铜井镇宿营。

途中看到南京的难民,其中有位妙龄女性,不知是哪所大学的学生。我大队的一位翻译问她一些事,她都一一回答。在这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她决定和我们同行到联队的目的地——太平府(当涂县)。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4 年 12 月 8 日增补改订版。]
(罗文文 译)

6. 浜崎富藏日记

编者注：浜崎富藏，大正元年出生于知览町盐屋，1933 年作为现役兵编入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第四十五联队留守队第三中队，1935 年，现役期满后，任鹿儿岛县巡查。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被召集归队。

(前略)

向南京挺进

(1937 年) 11 月 24 日

我作为旅团快速部队的成员，在枫泾车站一放下背包，便于早上 6 时出发前往嘉善、嘉兴。内立轮、浜崎(茂)君留下看背包(和浜崎君就此分别了)。

道路还好些，但桥梁全被破坏了。河岸上修筑着像坟墓一样的堡垒。看上去先头部队经历了异常艰苦的战斗。遗弃的尸体不计其数。嘉兴城很大，到宿舍还有段距离。到了夜晚，收罗了一些稻草，能够暖暖地睡上一觉。发现了酒，喝得略感醉意。

11 月 25 日 晴

早上 6 时 30 分，为寻找宿营地，我们踏着霜露先行出发了。一行人中有同乡川尻ヒトシ君(速射炮队队员)，我们聊着家乡的事，脚步也轻快了。

一到平望车站，就四处苦苦搜寻被烧过但还能使用的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正考虑着如何安排，就有人说：“这里作为联队总部。”于是希望成了泡影，又去物色其他房屋。好不容易才在中队抵达前定下了住宿地点。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找好的屋里发现了储存的大米。因是白得

的东西而大喜过望。虽然很对不起房主,但现在是战争时期。

11月26日

田原君因脚被磨伤而住了院。上午7时40分出发,途中遇见在岩川时的室友木炭检查员高风闻君。今天路好,行进速度也不快,是一次轻松的行军。

田里既有刚收割的稻子,也有长在地里没收割的。真让人担心当地居民明年怎么生活。房屋几乎都被烧毁了,有的还在燃烧。路上有许多牛、马的尸体。跟随着我们进攻的马,因辛勤劳累而死时最让人心痛。

晚上住宿在叫做“东鹿头”的地方。喝着毫无咸味的菜汤后,直咂嘴。在指挥班喝了长野伍长招待的老酒,脸顿时红了。半夜冻得睡不着,从附近找来稻草铺得厚厚的,中间凹下去像鸟窝,蜷起身子刚好睡进去,再盖上外套才有些暖气,好不容易睡着了。

11月27日

上午7时出发,才走了8公里左右,就在叫做“油车场”的地方停下休息了。路上吃了午饭。穿过庄稼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因河渠纵横,无法出去征粮,只好用石臼将糙米捣成精米,从此落下笑柄。

11月28日

正准备列队出发时,中队长说要介绍有关作战的情况便停了下来。第二小队关小队长指挥部队出去征粮。因带回很多粮食,于是进行分配。支那理发师来到第一分队,大家开始理发。我也排队将一个多月未理的头发剪了,感到很清爽。

伍长宣布了宫园、田中、新留任下士候补者的命令,可喜可贺。

11月29日

今天难得进入丘陵地带,但路还不错。一路上,有许多敌人尸体,房子几乎都没被烧毁。到了夜里仍然继续行军,住在第二十三联队的临时

营地——杨家村以远十几公里的地方。

11月30日

为寻找宿营地,上午8时30分我们先出发了。去目的地途中搞错了方向,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大路。令人尴尬的是,大部队已走在了我们前面。

午饭后,为了赶时间,大家都一瘸一拐地继续急行军。下午6时左右到了泗庵,但没能和大队本部寻找宿营地的队长取得联系。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等得不耐烦时,才见到大队副官,又决定移至上泗庵。从未有过如此辛苦地寻找宿营地。

刚在屋里安顿好,立刻发现了中国酒,大家好像忘了明天的战斗,喝得酩酊大醉。情绪特好,哈哈。

12月1日

昨夜,中队的士兵和六名船员在露营时,因火堆里有手榴弹,引起爆炸而受了伤。

今天行军到广德,因路途不远,很快就到了。城里已被战火烧毁了,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回到城外。到了晚上才找到房子住下。

12月2日

停止出发。计划转移到城里。为领取粮秣我去了城里的寺院,看到一大堆大米,不禁十分吃惊。粮秣按小队领取。左等右等,部队还没来,感到奇怪就返回去了。原来,城里似乎没有能住的房子,于是决定不进城了。听说某处有砂糖、酱汤等物品,士兵们都跑去了。

12月3日

出了广德才几公里,我无意中用手摸摸腰间,不禁吓了一跳,刺刀没了?“啊呀!”惊叫的同时,我脸色煞白。真奇怪。

面对上级、士兵,名誉和面子是小事,不可原谅的是丢失了战斗必备武器。毫无办法!虽然这是件够得上剖腹自杀的事,但此时此刻,自残

身体也是不忠,没有武器,怎么打仗?又怎能发挥出色的作用吗?没有要隐瞒的!!虽然出现了过失,但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不能再出错了。与其让他人责备,不如对未来痛下决心。不要因过去的事而意气消沉,要向前看。丢失刺刀后,我悲壮地发誓:下次让我的躯体充当炮火。

无论用什么手段,伤疤就是伤疤,永远也抹不掉。要让它恢复原状,上苍都不行,别说凡人了。我受这事缠绕而闷闷不乐,这不是健康的心态。要以失败为起点,为下次战斗做好准备。

行军时根据敌人的情况而走走停停。被敌人挡在花古塘以北山岭地带的第十八师团,耗费了三天时间也没能占领该地。我们联队此行像是来支援他们的。

我们第三大队负责防御左侧,好像是去包围敌军右翼。我们气喘吁吁地沿着田间和山地的小道行进。途中,一个士兵被流弹击中而负伤。没有什么比人的命运更变化无常的了。翻山越岭到达了一个峡谷,先露营,准备明晨进攻。与其说是寒冷,不如说是冻得发痛。一件外套根本不御寒,无法入睡,冻得哆哆嗦嗦地挨到天明。

12月4日

凌晨4时30分开始行动。计划6时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我们沿着山路开进到敌军阵地前。因天黑,并只有一条小道,队员被相互隔开而看不到前后人影。为保持联系费尽了心思,亲身体会到了夜间机动作战的困难。

即使到了预定时间6时,也没能如期进攻。因为敌军在连绵不绝的山上,在对面山峰和这边的高地上,敌人都构筑了顶部掩盖着的阵地,还挖了散兵壕,做好了可以侧射、斜射的准备。无论轻重机枪怎么打也打不垮他们。我们手拉肩扛,好不容易才将速射炮、大队炮运到山顶,并开始炮击。刚开炮敌军阵地便出现了动摇迹象,随后则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抓住时机发起冲锋。我们跑步前进,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道道梁。稍一抬头就遭到狙击,但还是突破了好几道防线。再次回到平地时,才知道战斗中我们中队出现了伤亡,一死七伤。

在庄稼地里的一座房子里开始做饭,并匆匆忙忙吃完了午饭。右方

有处叫清节渡的小镇,进入村头休息后,又开往下一个预定地点。我们无路开路,遇河搭桥,终于抵达了预定宿营地点。是奉命呢?还是士兵的个人行为呢?我们纵火烧房、烧庄稼,这实际不就是犯罪吗?

夜以继日强行军

12月5日

沿着难走的、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马不停蹄地向南京推进。在一个村里吃完晚饭接着就进行夜行军。我们边打盹边晃晃悠悠地行走在大路或田间小路上。指挥官们的判断能力真让人佩服,他们仅靠一张地图就能边前进边在漆黑的夜里找到田间小路。又在另一个村里露宿。

12月6日

早上6时起来,正做饭时,住在隔壁的重机枪队的房屋着火了,很快就烧到我们小队住的房子。我边喊着“火焰比子弹来得慢!”边蹿进屋内,沉着而迅速地拎着所有武器弹药和装备跑了出来。

预定8时出发,但今天因为被排在部队的最后面,所以上午10时左右才出发。留下第四分队照顾有病的分队队员川久保君。

在两小时的长时间休息时做了晚饭,动作敏捷的士兵们立刻捉来了猪等,做了肉食。

休息后开始行军。昏睡着的我和前后左右的人磕磕碰碰地在夜色中行军。每当摇晃着撞到人时就吓了一跳。我们就是这样一边和睡魔斗争,一边向南京不断挺进。只要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大家马上就倒地“呼呼”打起鼾来。人人都是边走边摇摇晃晃地睡着。一旦停下,就能站着睡着。大概下霜了吧,夜里寒风刺骨。

12月7日

突进七十余公里后,拂晓,我们来到溧水。有的酣睡的士兵从桥上掉进水里,牛也掉进了水里(牛负责运送体力不支的人的装备等)。我们穿过老城,在城外烧饭。今天霜重。大家忍受着艰难强行军带来的脚痛

和疲倦，为接下来的行军准备晚饭。离开溧水已是中午。

在距南京五公里处，我们进行攻击南京的准备，大家都相互鼓励说：“加油啊！”

下午5时左右，在一处吃了晚饭，并准备了第二天的早饭。7时15分出发。大家边吃着砂糖边说：“找到这么多糖相当于立了二等特殊功勋了。”估摸着走了12公里时，又到了一个小镇，并在那里宿营。想到赶快准备好明天的两顿饭后，就可以愉快地睡觉时，啊，真开心。可一看时间，已是凌晨1时多了。

攻 打 南 京

12月8日

今天连打盹的工夫都没有，凌晨5时30分又出发了。今天行军速度不快，所有的桥不是被烧毁就是被破坏了。道路虽然较好，但是路面坚硬，走得脚生疼。从大路走进田间小道，转来转去又走向南京南部的大路上。看着近在眼前的南京，官兵们高昂的士气着实让人吃惊，行军时都忘了脚痛。前线炮声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士气。

午饭休息时，发现野鸡的士兵一枪打中并抓到了野鸡，赢来一片喝彩。听说我们还是预备队，究竟何时才能上第一线啊！为此，大家都很懊恼。

12月9日

虽然仍是露营，可睡在稻草里，所以比较暖和。凌晨3时50分出发，为准备进攻将军山，先在一所房子里吃午饭。接着连晚饭也吃了。吃完后才利用昏暗的暮色开始行动。

即将行动时，我被中队长叫去，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队长，不再负责联络任务。由继任联络员第一分队代理队长福山上等兵发布命令。

翻过群山，越过峡谷，一个劲地前进。可是，宫园伍长因没找到小队，因而无法归队，他是前去寻找出去侦察的桥元伍长的。迫伍长也是

派出去小队联络的,现在也无法归队了。我在中队长那里,也不能去追赶,结果第一小队里连一个分队长也没有。

因为在山间,又是黑夜,正当不知身处何地而一筹莫展时,小队的福元上等兵来联络了。正准备让他带路出发时,中队长命令我们传达“小队回来”的命令。于是和福元上等兵跌跌撞撞、爬上爬下地在山路上摸索前进。好不容易到达小队所在地时,他们已奉大队长的命令占领了进攻目标——高地。因没有一个分队长,小队长显得很不高兴。

中队长的命令毫无意义了。随后上了通往南京的公路。深切地体验到了夜间战斗的艰难。

12月10日

在直通南京的公路附近露营到天明,然后长驱直入向南京挺进。途中,在庄稼地里休息了一会儿。师团命令道,在河南店为支援其他兵团过了一夜,并脱离牛岛快速支队的联队,应重新回到牛岛旅团接受旅团长指挥。于是我们又由向北转向西进军。走了几公里后,来到通向南京中华门的大路上。

部队刚集中在大路上,就突然遭到敌人炮击。友军野炮部队和我们联队都有人被炸死。为了躲避炮击,我们后撤到一处高地。在那里吃饭并等待下一个命令。

旅团下达的命令是:鹿儿岛联队突破南京西面的湖沼地带后,从水西门进攻。听说都城联队(联队长是冈本镇臣大佐)正在进攻中华门,而我们却又要迂回前进。

小队长带领宫园的第二分队出发,作为将校侦察队去侦察地形,我集合小队待机。第一次进攻,因为从那条路攻不进去,只得再来一次大迂回。这次出发时,第三大队担任前卫,第十一中队为尖兵中队,第一小队为尖兵小队。

尖兵侦察员

听说敌人一旦得知我们进入该地区,就会挖开堤坝放水淹我们,所

以不许吸烟。途中，桥元第三分队长奉命接任尖兵侦察队队长后前进。途中搜索建筑物时，因不能用火而伤透脑筋。大致迂回到西面时，前面有一道堤坝，转而向北前进。不久，几个师团骑兵侦察员骑马超过我们，刚超过我们几十米，敌人捷克机枪就一下子扫射过来。

“趴下！”

哒哒哒！骑兵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有敌人！”

他们在马上一边喊一边跑了。还用你说，早知道了。

12月11日

幸亏骑兵侦察员超过我们，让我们躲过死亡的厄运。凌晨5时再次受命担任侦察员，沿着堤坝轻装前进。我和烧山、吉永、下野及赤崎同行，沿着铺着一层白霜的河畔前行了一公里左右时，又遭到捷克机枪的猛烈射击。不知是因距离太近，子弹越过了头顶呢，还是我们趴下的速度比枪声还快？大家都安然无恙，而且还搞清了敌军第一线阵地的位置。我们利用黑夜和死角脱离危险后开始转移，并让吉永上等兵回去汇报。我们一边继续大范围地侦察敌情，一边迂回着平安归队汇报侦察结果。

报告后不久，按照大队的进攻部署，第九中队在右翼，第十一中队在左翼第一线，我第一小队为中队的第一线。小队里的第一分队、第二分队分别在右、左两侧展开，在川尻君他们的速射炮的掩护下开始进攻。虽然在掷弹筒发射的烟幕弹的烟幕下前进，就如同演习一般，但由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加上横卧的河渠，前进还是受阻。

突破敌军第一线阵地后向前推进时，在田野里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斜射和直射。因没弄清是哪个据点，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刚在麦地里散开趴下，右边的射手阿久（出生在大岛郡龙乡村赤尾木）和左后方的上等兵吉永（出生在鹿儿岛吉野町）就负伤了。

“松元！换人！到前面来！”

让吉永和阿久躺着，我们又前进了。（松元君出生在出水市大川内，是现役新兵）

掷弹筒的威力将敌军重机枪打成了哑巴,我们利用射击停止的瞬间冲进堤坝上的散兵壕,浜田小队长灵巧地挥舞起日本刀,砍杀、刺死数人。随后转入追击战。我们穷追猛打,不给敌军有利用下一道防线的间隙。但敌军还是从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后面的阵地勇敢地向我们射击。

我们利用房屋掩护前进。在堤坝和河水之间的沙滩上追击。听说上等兵阿西(出生于揖宿郡山川町,是在北支那侦察正定城时的同行战友)阵亡了,还看到了他的尸体。就在这之前,我刚刚向他打听过浜田小队长在哪里,他还鼓励我说:“这次当上分队长,要加油干啊!”才仅过几分钟,就天各一方了。

我和宫园的两个机枪分队,为让友军更容易进攻,就停在一处继续射击。然后追赶主力部队,直到在堤坝附近的一所房子边才赶上大队总部。

这次换成第十二中队上第一线,我们中队为预备队,跟随向前推进的战线前进。到了夜间,第十二中队在替换我们突击进攻时好像牺牲了不少人。我们连收容他们的空隙也没有,尸体横七竖八的,还有人在呻吟。

一边是扬子江的支流夹江,一边是河渠和水田,处于这种地形真没办法。敌军也在顽强勇敢地不断进行反击。我们作为预备队,通宵达旦地挖战壕,加强应战能力。为避免成为敌军的炮击目标,我们轮流做饭时也小心翼翼地不让火光外露。

今天我第一次当分队长,可在我的指挥下,牺牲了两人。是自己指挥不力呢?还是天命呢?我们一直前进着,不要说护理,就连返回去看望的工夫也没有。这就是战争的真实情况。如果停下去看那两人的话,肯定要担心他们的伤势的。

大藺队陷入困境

12月12日

天一亮,就轮到我中队上第一线。我奉命担任侦察队长,前去侦察中队进攻目标的位置。途中传令兵带着紧急命令跑来让我回去,因为中

队的进攻方向突然更改了。

听说中队的任务是援助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九中队。为减轻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深入到敌军侧翼,从其侧后方进攻。我们利用堤坝死角,小心翼翼地沿着夹江河畔迅速插入,最终却孤零零地远离了大队。

到达上新河时,又被前面的坚固阵地挡住,意图也暴露了,屡次进攻都未得手。尽管重整阵容发动进攻,无奈因远离大队,仅靠一个中队的力量单独进攻,实在是鲁莽之举。为确保目前的位置,改而构筑掩体准备防御。

敌军野炮、迫击炮弹不断落下,令我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敌军察觉出我们的兵力,我们尽量保持沉默。调整阵地时,天黑了下来。野元伍长阵亡,小筋和山野负伤。

为躲避敌军炮弹,我们仅在屋外设了步哨,其余都待在室内待机。在周围激烈的枪炮声中,中队长一看地图才知道,如果没有夹江江岸,我们如同闯入敌军阵中一般。我们不知道大队主力在何处。中队长绞尽脑汁思索着紧急情况下的对策。他的决心也是悲壮的。

到了夜晚,我们第一分队抵达阵地,手指时刻不离扳机,保持着敌军一来就打的姿态。大概敌军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接二连三地朝空房子投掷手榴弹后跑开了。这次我们是防守的一方,至今为止进攻时成为障碍的河渠反倒有用了。因为不能老是这样,我打算向敌军带顶盖的掩体投掷手榴弹,但中队长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大队长派遣的将校侦察队趁着夜色来了,传达了大队长的旨意,确定了中队现状后好像又回去了。但不知经过怎样的判断,将校侦察队半夜里又摸了回来,并带来了“后退到大队主力那里”的命令。

等到月亮消失后,趁黑夜后撤。临到后撤,又遭到敌军一阵炮轰。但老天保佑,我们早走一步而免遭一劫。敌军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刚刚停留的地方,隆隆的爆炸声就像赶我们走似的,震撼着走在队伍后面的人。

好不容易才后撤到一个地点,听说联队长又有新命令了:

“第十一中队带一门山炮和一个工兵分队,担任最左侧的进攻部队攻击江岸,向南京港下关(扬子江岸的港口)推进。”

对一个中队独立承担的光荣任务,官兵们都下定决心,准备明天凌

晨进攻。大家围着篝火打了一会儿盹。

上河镇激战

12月13日

哪有打盹的工夫啊！6时30分，大家在哨兵的吆喝声中起来了。早饭是当地征缴来的冻饭团，没有菜。与其说是吃，还不如说是啃了。

列队！前进！！恰在此时，噼里啪啦地遭到一阵齐射。有敌军袭击！众人哗地一下趴在地上，接着敌军就吹起了响亮的军号，发出鸡鸣般的怪叫声逼近了。

“轻机枪到前面去！”我边喊边从河岸边的低洼处冲上堤坝。一边和右侧的松元射手一起面向敌军趴下并下达命令：“宫园在左侧配合，这里有分队长和射手就行了，其他人不要抬头！”一边仔细观察敌军。这段时间沉默而压抑，迫不及待地看着分队长及射手的眼睛和手指。看准时机，一声“打！”轻机枪便不断喷出火舌。

配备给中队的一门山炮，从我们后面对准前面敌军，发出炮身都要炸开似的咣咣咣声猛烈轰击。哒哒哒，喷着火舌的轻机枪，发出可怕的铛——铛——声的掷弹筒，一起打开了地狱之门。

打啊！可不管怎么打，敌军仍在逼近。扔过来的手榴弹、笼罩在黑暗中的激战。第十一中队160名官兵有条不紊地应战。但子弹迅速消耗，大家悲哀地喊着：“子弹、子弹！”不知不觉天亮了，开始弄清了敌军状态。敌军越逼越近，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沿着河畔向着我们左侧蜂拥而来（这条河叫夹江，是扬子江的支流）。

“第一小队的轻机枪下来，去阻击绕到背后的敌军！”

中队长声嘶力竭地大叫道。

“枪口朝后。”

我和松元射手飞毛腿般地在堤坝上飞快移动、选择位置，向沿着河畔而来的敌军射击。

“打！”

下达命令的同时，轻机枪开始连射。

当时，原之园伍长接到命令就去后方向主力求援，他一边喊着一边疾风般地跑走了。

中队长拿着刀在堤坝上来来回回地跑着（从夹江水流方向看，右边是下游，左边是上游），瞪着血红的眼睛声嘶力竭地督战。

“中队的墓地就在这里！一步也不许后退！”

昨天晚上，接到补给子弹命令被派到后方去的指挥班三日市军曹（在现役兵时代，是我们这些新兵中志愿担任下士的职业军人，进攻广济时在八垒高地负伤而死，出生于大口市山野町）一行得知情况紧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步送来子弹，但只是杯水车薪。

没了子弹的轻机枪成了废物，我和几个分队员离开据守的地方，前进到河畔上堆积着乱七八糟木材的地方，用他们遗弃的枪支袭击以木材为掩护通过此地的敌兵。看得出，这些敌兵已经失去了战意，正拼命逃跑。

当时，不知在哪里听说中队长战死了，就吃惊地跑去找。天亮时，他已经死在了我和宫园举枪射击的堤坝下面。

尽管想把满腔悲愤的怒火发泄在敌军身上，但也只能用缴获的枪支向那些四处逃散的家伙射击。

上午10时左右，当援军赶到时，我们已彻底击退了敌军。

然而，中队长的阵亡令人极其悲痛。当他觉察到敌军想沿着河畔逼近我们左侧并绕到背后时，便命令我和宫园从最初的位置转移，然后又赶到我们的新阵地说：“敌人逃出南京城就失去了战斗意志，你们就放心打吧！”这句话竟成了永别之词，令人懊悔不已。

上迫曹长吊着受伤的右胳膊，用左手握着刀来回奔跑的悲壮姿势和重信伍长缠着绷带只露出眨巴眨巴的眼睛、手持缴来的枪支射击的姿势，至今仍历历在目。

蜂拥而至的敌人留下几千具尸体后，有的跳入河中，还有的利用木筏或小船落荒而去。听说冲破我们防守阵地逃跑的敌军被后面赶来的师团骑兵联队全部消灭了。（后来听说，该骑兵联队正在为是否前来支援而犹豫不决。）

中队的人忙着收容伤亡人员，其状极为痛苦、悲惨。下午集合士兵

准备火葬。还要收集战利品。转送伤员的临时包扎所就设在寺院。第一、第三小队为保护伤员就住在了附近；第二小队出发回到大队主力那里。

根据命令，我担任第一、第四分队合并后的下士哨长。为防备今晨激战地点的敌军残兵败卒前来袭击，通宵执行紧张的警戒任务。附近正在火葬大藁中队长等十几人的遗体。除了我们这些担任下士哨执勤的人以外，士兵们挨个去添加木材。一边凝视着熊熊烈火，一边回顾着今晨的战斗，禁不住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攻占南京时，立下不朽的伟大功勋并留下了宝贵战绩。在第六师团的荣誉和第十一中队巨大战果的背后，付出了如此众多而宝贵的生命。是幸运？还是不幸？在这里我活了下来，应该作为奇迹呢？还是上天保佑呢？回想起11日拂晓担任尖兵侦察员时被骑兵侦察员超过也好，今晨的激战也罢，如果不从最初地点转移的话，不是也已经阵亡了吗？这不能不让我感到，世上的确存在着人类无法预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们从今晨一大早就露出身体趴在堤坝上用轻机枪应战，可仅在右臂上留下了像手榴弹弹片造成的伤口。等到觉察时，敌人已经溃逃，这才松了口气。在感到还活着的时候，分队里不知谁说了声：“分队长！右手的血是怎么回事？”“什么？”我一看，才注意到胳膊的袖子破了，鲜血都流到右手腕上了。一见血就感到了疼痛，不由得“哎呀！痛啊！痛啊！”地叫出了声。

回忆“什么时候受的伤？”时想到，开始在堤坝上应战时，好像感觉到被木棒似的东西“咚”得狠狠地砸了一下，大概就是那时负伤的吧？

自己的步枪枪托也被敌人手榴弹弹片炸坏了，背包也破了。背包里的米袋挡住了手榴弹锋利的弹片，弹片留在了里面。如果没装米的话，也许我当时就完了。

所谓的“天佑神助”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大概是上天向我昭示：“任务尚未结束。”悟察天意我要更加努力了。

巡视途中，我探望了寺院里的伤员，满屋都是不绝于耳的呻吟声。

一、阵亡人员（不包括入院后死亡的）

中队长、大尉：大藺庄藏

伍长：阵ヶ尾敏夫 野元甚七

上等兵：福山由次郎 西丈夫 平原修男 川路光义 松比良秀夫
大藺未成 小胁保彦 一森仙次郎

一等兵：成松正则 五位塚武夫 中野近 木场末弘 坂元真 儿
岛荣次

二、住院的重伤员 21 人

三、轻伤员十几人(我也算其中之一)

12 月 14 日

警惕地过了一夜。上午 8 时出发，前往大队本部所在地——江东门。途中经过的所有村庄，都架设着屋脊形铁丝网。集中了所有近代化精良的防御设施，其完备和坚固令人惊叹。

途中，不断看到支那兵营。到了中央陆军监狱，决定住在那里。好像伤员们也被转移到这里。虽然说是“监狱”，但也是一所敞亮的建筑物。

虽然听说都城联队是在付出很大牺牲后从中华门冲进南京城的，但我们确信，第十一中队切断敌人退路的功劳也可以夸口说是极其伟大的。

正面袭击中队的敌军据说有三万人左右。打死了将军、参谋长，夺取了数面军旗。日后根据师团长的命令，经调查确认，敌人尸体据说就有两千多具。

12 月 15 日

因接替我负责联络任务的上等兵福山，在 9 日进攻将军山前夕阵亡了，于是决定由我兼那个任务，做督促清洁卫生、保养武器等杂务。

浜田小队长陪同牛岛旅团长视察现场时，联队长及各大队长、各中队长等人络绎不绝地来参拜大藺中队长等人的遗骨。

从国内来了很多救援补充人员。

12月16日

自上午10时起检查武器。我中队分来40名补充人员。

我将中队长等人的遗骨从他们各自的饭盒里移到木盒里。我觉得中队长在召唤着“浜崎!”禁不住想:我的遗骨由谁来这样处理呢?

南京入城仪式

12月17日

至今毫发无损的第二分队九名成员,作为第一小队的代表前去参加南京入城仪式。下午,在飞机编队的巨大轰鸣声中,我一边处理着杂务,一边想像着松井大将威武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检阅浑身是艰苦作战汗水的官兵的情景。

12月18日

为了去参加阵亡将士祭奠仪式,上午9时30分左右前往城里的机场^①。走了很久才到古老而坚固的城墙大门,好像是水西门。城外有河流,桥被破坏了,其状甚惨。四道城门都塞满了沙袋,的确很坚固。

城墙上的城楼也被炸塌了。我边想像着城里的惨状边钻过城门。没想到,里面的建筑并未遭到什么破坏。

建筑物里虽没有什么珍贵物品,但不愧是一国首都。与古老的城墙不同,道路极其宽广通畅,还铺着漂亮的柏油路面。途中,看到几幢挂着美国星条旗的住宅之类的建筑物,让人气愤。

刻着“参谋本部”、“实业部”的国民政府中心地区,如今空无一人。日本国旗飘扬在刻着“国民政府”的大门楼上,卫兵肃然而立。

盼望已久的南京,啊!那个南京如今已在我们脚下。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马蹄不是将蒋介石统治的政府踩在脚下了吗?

看到师团司令部设在“紫宸殿”式的巨大建筑物中,心里想这就是对至今以来艰辛的回报。在这场促使国民政府觉醒的战争中,蒋先生逃到

^① 即明故宫机场。

哪儿去了？

在宽阔的机场，疾步行走着为祭奠阵亡战友而来的各部队勇士，还难得见到了来自海军方面的官兵。

各中队排成单列侧面而立，后排的人根本看不到仪式过程，只看到并排而立的几十面新旧军旗。几万精英在军号和持枪礼中肃立默哀。

12月19日

各分队都来了新分配来的补充人员。帮他们向小队长报到、介绍给分队长等等。

调查武器丢失和损坏的情况。昨天，杀了一头牵来的牛，饱餐一顿牛肉美味。如果是自己喂养的，大概无法下咽吧。

12月20日

为设立营地，上午7时领着中队十名士兵在大队本部会合，各中队人员一起进城。途中经过第二大队、师团司令部等门前，向南门走去。

看着宏伟的中华门，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穿过城门放眼望去，城外是一片焚烧过的荒野。走过连绵数公里蜿蜒起伏的城外要塞地带，回忆着战斗的情景，很快来到了10日那天开始行动的地点，感触分外深刻。

下午3时左右到达一个无名村庄住下。可能友军在这儿露营过吧？一边闻着让人垂涎欲滴的香味，一边休息，感叹着士兵巧妙且快速做饭的本领。

和同乡川尻ひとし君、还有第十二中队的日笠山（现役兵时代的同班二年兵，生于甕岛）成了同路，晚上去拜访他们，一起畅谈共同经历的往事。

12月21日

因弄错了时间，出发迟了，到中午才好不容易赶上大队本部。除了道路，周围都是水，彻底沼泽化了，国民政府的命令确实很彻底。扎营队员的脚也走痛了，一瘸一拐地行军，结果到了傍晚才好不容易抵达太平

府。大队队员按照伊藤军曹(现役兵时代的同年兵同班,下士志愿的职业军人,出生于大岛郡)的指挥,临时宿营。岩崎严君(出生于日置郡郡山町西俣的新兵)伤了脚,痛得真可怜。

12月22日

早上集合时,伊藤军曹强词夺理地对联队本部的森少尉说:“我的表是正确的。”他脸皮真厚,让人哭笑不得。

街道被烧了,房子也不多,为安排住处一直忙到下午。我部与第九中队相邻,还靠近大队本部。今晚,中队队员住在一起,一直担心出去征缴物资的大蒿君等人,很晚了还没回来。仅仅是担心,其实没出什么事,也就放心了。

住处有水井、厨房等,一应俱全,太好了。扔下这么豪华住宅去逃难的民众真是悲哀啊。百万富翁也变得一钱不值了。整个屋内被搞得乱七八糟,太凄惨了。是溃逃敌兵干的?还是当地人?还是日本兵?不清楚是谁干的。到傍晚,听说部队要推迟去太平府了,大家都失望了。

(下略)

[浜崎富藏:《满身征尘的士兵》,私家版,
秀巧社有限公司印刷(鹿儿岛),1970年5月1日。]

(罗文文 译)

7. 福元续日记

编者注：福元续，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上等兵。

(1937年) 12月10日 晴 夜袭

凌晨2时左右开始追击，一直追到离南京约6公里处才得以小睡片刻。敌人好像逃得很仓促，甚至还有许多烧好的饭菜。我们吃了这些饭菜，都是无法形容的美味。

上午7时出发，经过通惠里、汪家村。在汪家村前大约1000米处遭到敌人炮击，马匹等受到损失。

随后返回汪家村，改为夜间行军，昏昏沉沉地向西门走。

12月11日 晴 夜行军

昨夜是行军，天一亮又遭到射击，于是与敌军进行战斗。我们发射了烟筒^①等进行攻击，地点在大堡村。中野秀雄君在大堡村受伤。

晚上在向庄村露营。

没有哪天的战斗像今天这么有趣。接近到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的地方射击，使用了掷弹筒。受伤的有富永久、中野。西上等兵阵亡。

12月12日 晴 从向庄出发

上午9时10分出发并发动进攻。中队的比嘉君阵亡。随后中队推进至上新河，因为前方有很多敌人而无法继续推进，只好退到后面的上河镇。晚上10时左右，在当地露营。

12月13日 晴 上河镇

中队接受了新命令：和一个工兵分队、一门山炮，从当时所在地沿河

^① 即催泪弹。

展开追击战。早上6时30分刚出发,敌人侦察员就来了。我部最终被四万左右的敌军包围了。遗憾的是,我们子弹没了,和友军也联系不上,实在走投无路。不过大概有老天保佑吧,我们找来敌人阵亡者的子弹,开始射击。我自己使用掷弹筒射击,大概炸死了四五百敌军。总之,连步枪都用上了。一发子弹竟能打死四个人。第一次遇到这么开心的事。听说敌人死了足有六千余人,所以都没有插足之处了。中队也有人阵亡,包括中队长在内有14人,约有35人负伤。我们已是欲哭无泪了。

这回打击敌军打得非常痛快。但还要为战友报仇,下次再打吧!战斗在11时左右结束了。

今晚在当地临时安葬了阵亡者。晚上,敌人又来了。

12月13日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12月14日 晴 从上河镇出发

上午8时出发返回原大队。

在南京城外的陆海军监狱宿营,大队人马全在那里。下午出去征缴物资。运气不错,味道也很好。

12月15日 晴 监狱

今天一上午保养武器,下午出去征缴物资。6时左右回来。

12月16日 晴

上午8时至10时保养武器。10时30分开始检查。下午出去征缴粮秣和船。傍晚6时30分左右回来。

12月17日 晴

上午10时开始打扫道路,清除死亡的支那兵等。

还有,参加入城式,结束后回来洗衣服。

今天,受伤的岩崎君终于死了,真是遗憾。

12月18日 阴

上午8时30分左右,在南京飞机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也去参加了。

我感到南京确实很大,虽然没有电车,但是个好地方。下午5时左右返回宿舍。

12月19日 晴

今天信步走了走,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12月20日 阴

上午休息。下午去上河镇清点敌人尸体。去了一个小队的人,经过清点,有2377具尸体。听说河里还有许多尸体。

12月21日 晴

今天全天休息。早上6时将阵亡者带回中队。有村君也回来了。

12月22日 晴 从监狱出发

早上7时出发,途经五贵里、小行里、通专里、板桥镇。下午5时30分左右抵达江宁镇并在那里宿营。

今天又来了第三批补充兵。分配到我分队的是宫肋、冈元、中小路、园田四人,现在我们一共有九个人了。

12月23日 雨 从江宁镇出发

上午7时出发,经过古铜井镇。今天开始下起雨雪,很冷。在离太平府约两公里处,因路况不好,分队的车无法通行。又因为天黑了,只好住在最近的村庄。

我们共七人,山上、玉代势、前薗、我、平田、分队长和比加。部队一直开进到目的地太平府。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

(罗文文 译)

三、海军及其他部队

1. 泰山弘道上海战从军日志

编者注：泰山弘道，日本海军军医，海军大佐。

第九卷

12月13日 晴暖

前天，美国ダラーライン公司的プレジデントフーバー号轮船，因浓雾和罗盘失灵在火烧岛触礁，轮船濒临危险。我“足柄”号军舰和驱逐舰火速前往现场救助。对于此事，英文报纸只是夸大地报道：美国军舰正火速前往救援，由香港方面派出的救援船也正赶赴现场。而对于我军的救援活动只是在文章末尾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根据日本海军方面报道，日本海军正前往救援一艘来历不明的巡洋舰。并且夸大其词地捏造我海军飞机轰炸了英国军舰，炸沉了一艘商船。昨天真是我海军飞机倒霉的一天。今天午餐时，有报道说，我军在南京长江上游，因失误而炸沉了一艘美国炮舰。因为当时误以为那是一艘乘有败军的轮船。听到这一消息，正在愉快谈笑着吃饭的长官（长谷川清）陡然紧张起来，一下子沉默不语了。将军室顿时笼罩在从未有过的沉闷气氛中。我充分体会到长官的心情。因为在前天早上的例行早会上，头脑清晰、观察细致的

长官就提醒过参谋长(杉山六藏)说:如果不慎轰炸了南京长江上游外国船只活动区域内的外国船只,恐怕会酿出灾祸,并命令说,绝对禁止此类事件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就会让一直支持蒋政权的第三国找到借口,他们正处心积虑地寻找这类于我不利的借口。退一步讲也会影响到我军的作战计划。因此,此类事件如果发生,对我军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下午5时,参谋说,一小时后派飞机前往美军军舰遇难现场。我觉得如果准备医疗器械随机同行,救护美军。既是人道主义的表现,也可借此多少缓和一下彼此的情绪。因此我建议派遣军医和护士前往。司令部采纳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立即驱车前往上海陆战队医院,和岛崎军医商量后,决定选派年富力强、优秀的军医坚村军医中尉和善于包扎、有中学学历并懂英语的山下一等看护兵曹,随身携带的医疗机械也根据飞机的搭载量而进行了限制。我规定所带物品重量在40千瓦^①以内:绷带100卷、包扎棉纱2捆、白兰地1瓶、红汞1磅、过氧化氢1磅、酒精3磅、樟脑水200支、吗啡因100支、1毫升注射器3支、止血钳5把、手术缝合线若干、针管1支、缝合针5根、镊子3把、西牟迈尔菩修氏蒸煮消毒器1个。我们只用了40分钟便将这一切包装完毕,总重仅有32千瓦。至此,救护员便整装待发了。此时已是下午3时50分。第十一战队的军舰就在南京附近,如果舰船火速前往现场救护的话,飞机便推迟到次日早晨8时出发。

今天,南京还在进行巷战,第一警戒部队傍晚时分抵达了南京长江下关港。扫荡了市内的敌军,推进到江岸和陆军会合。南京已完全归我所有,敌人首都已完全沦陷了。

12月14日 晴好 温暖

早上7时,为了救护美军舰“帕奈”号乘组人员,坚村军医中尉和山下一等看护兵曹,乘水上快艇出发,前往南京上游的和县。

根据特别情报获悉,被误认为是中国商船而被击沉的美国“帕奈”号的人员伤亡情况为:该舰舰长脚部受伤、原任将校受轻伤、一名水兵死

^① 原文如此。

亡,其他人员一切正常。这消息对我国来说可谓幸事。美国国内报纸对此事的舆论也是公平的,它们不断批评美国这家应该受到美国军舰保护的石油公司说,在攻打南京的战斗期间,为什么在危险区域内停泊。

可是,驻上海的英国派系的报纸却尽其污蔑之词,刊登这条消息,威胁我国。

无论如何,上天自有公理,敌人首都南京昨天已经沦陷。住在虹口的侨民,家家悬挂国旗,人们挥舞旗子上街游行,以示庆贺。

下午3时,医院船“朝日丸”进港后,我就登上该船,抵达上海陆战队医院。

因岛崎军医中佐催着要视察西部地区航空部队扎营地卫生状况,于是我便和他驱车前往。我们首先从中山路出发,一路来到了烧成灰烬的丰山纺织厂。看到那儿被中国军队破坏得一片狼藉,很是愤怒。我们开车逆向顺着敌军溃败道路,行进在留有追击战痕迹的柏油路上时,沿途看见敌军扔的防毒面具堆积如山。随处能看见中国溃军的尸体,任凭饥饿的野狗吞噬着。道路两侧的田野里也有许多被遗弃的敌军尸体,刚结束战斗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车驶近了虹桥,只见道路两侧外国侨民的住宅,尽显昔日奢华。英国人也担心其住宅被毁坏,所以念皇军之恩,将其住宅悉数供皇军所用,直至自己返回。我航空部队便分别驻扎在这些豪宅内。长满杂草的飞机场被敌军布满了地雷。不过,现在我工兵正不断清除这些地雷。飞机机窝全部被我炸毁,里面只剩下一些飞机残骸。我们驱车围绕机场转了一圈,看到路旁有些地方新近用木栅栏围了起来,并有标识显示那是大山大尉、齐藤兵曹战死之处。

夕阳很快就要落山了,于是我们急忙返回舰艇。晚宴席间恰好又听到了空袭南昌的战果:空军击落了35架敌机。为此,长官也颇感满意,喜形于色。司令部也一扫昨日之阴霾,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晚上8时,副官来电话说:远道跋涉来沪慰问身在前线长官,并下榻在力七宾馆的山下龟三朗突然病倒了。因为租界里没有日本医生,所以向我求救。我带着长官的慰问,急忙赶赴力七宾馆。只见宾馆里一位中国侍应生对我笑容可掬,而且还在电梯里给我看标有南京陷落字样英文

大标题的报纸。此举换作我国国民，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和山下龟三郎在一起的还有：石桥造船中将和令息三朗及其他随员。当我听说他与我是同省人时，真是不甚欣喜。他患的是胃痉挛，打一针即刻止住了疼痛。随后，我们便聊起了家乡事。起身告辞时，天已完全黑了。我开车驶过夜幕下的虹桥回到舰艇上，此时已是晚上9时了。

12月15日 晴暖

我航空部队今天在蚌埠击落了两架敌机。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商讨“朝日丸”这艘医院船的行动计划。因为事后还要完成往后方运送陆军第二兵站医院伤员的任务，所以下午又陪同“朝日丸”医院院长高木去了第一兵站医院的伊佐部队和第二兵站医院的鹈泽部队。下午，又登陆去了福民医院，调查赖宫博士以下的一些医生的履历，看看在这次事变中对虹桥救护防疫有贡献的日籍医生功绩证明书上是否应该添写上他们。

后天是17日，是举行南京入城仪式的日子。我将作为一名幕僚，跟随长官加入仪式行列。因为飞机的座位有限，第三舰队长官和部分参谋，明早先乘快艇去，这也是去做准备的。

当地英国派系的报纸，对于这起“帕奈”号事件，也和レディバード号事件一样，刊登的都是对我毫无同情可言的报道。

12月16日 晴暖

上午6时起床。7时30分吃早饭。随后便将洗漱用品和一些日常用品塞进小箱子里。穿上借来的防寒外套，整理好行装，便和岩木舰队机关长、加藤舰队总会计、日高参谋、上海特别陆战队副官等，一起于8时10分乘上“出云”号的高速快艇“汐崎”号出发了。快艇沿黄浦口往下游的公大冲驶去。由于雾大，快艇不得不常常停下。这样一来，虽说只有三公里这样近的路程，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上午9时30分到达停泊在公大冲码头的驱逐舰“栗”号。我们全部转乘上了驱逐舰，之后又乘上该舰的小艇前往停泊在江上的水上飞机“佐第”三号。一登上飞机，齐藤艇长便亲自操纵舵盘。9时50分时，机器开始发动，接着便以惊人的速

度擦着江面飞驶起来。雾越来越浓,10时10分时,飞机飞离江面。此时,我第一次身悬空中。

此时,我真是有一种飘然若仙的感觉,可谓畅快至极啊。深感此机堪称人世间之最矣。可惜的是引擎的噪音过大,无法与同乘的人交谈。

水上飞机一直保持离水面400米的高度,时速为100公里。该机沿着长江上空飞行。向下俯瞰,江南平原尽收眼底。经过精心耕作的农田井然有序,实在看不出这儿曾遭遇过战祸。每个村落都集中住着几户人家。这些村落有的用围墙围住,有的则环绕着灌满清流的沟渠。中国农村恬静的田园风光,真好似一幅画卷。田圃周围绿色的茂密杨树和泛着黄色的江水相互辉映。冬麦田里小麦已开始萌芽。

不一会儿就到了江阴炮台。江阴县的这把“锁”还在熊熊燃烧,一缕青烟正缓缓升向天空。从飞机上望去,下面的景色就好像是一幅画纸上的画。很快,我们又飞过镇江炮台上空。山上的庞大炮台完好无损,已归我所有了。整个镇江市都在燃烧,到处都冒着滚滚黑烟。

甘露寺和金山寺看上去就像玩具。飞机又俯冲下去。此时,我们就在浦口火车站上空滑翔。眼前的景色像走马灯似的快速从眼前闪过。火车站的建筑就好像是古罗马城堡的遗址,许多建筑只是光秃秃地竖立着一些大柱子。铁路也像饴糖工艺品似的扭曲着。

又过了一会儿,飞机冲向了下关地区的长江上空,停在炮舰“安宅”号附近。我们登上前来迎接我们的小艇,上了“安宅”号。此时已是中午12时30分了。

我们一行立即去问候了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随后在司令官办公室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是各自借了作战部队幕僚的房间休息的。

下午2时10分,我们又与岩本舰队机关长、加藤舰队总会计师共同乘车,由熟知南京情况的司机,带我们参观了新近的战场。

我们最先来到的是“安宅”号停泊的下关栈桥。只见江滩上散落着敌军溃逃时抛弃的无数枚褐色的小棒槌似的手榴弹。

当车沿着从下关码头笔直延伸下去的道路行驶时,沿途满地散落着的枪支和子弹,恰如地面铺着真镰产的沙砾。不时地还可以看到路旁草丛中才死不久的敌军尸体。

我们很快来到了通往南京城的挹江门。高高耸立着的大石门前，呈拱形状的通道其三分之一都埋在土里。要钻过石门，车必须经过由下关方向延伸过来的坡路。缓缓前进的汽车，犹如行驶在充满空气的橡皮袋上，急剧地颠簸着。那是因为我们的车正碾压着无数尸体前进。偶尔，车轱辘触到了有一层薄土的路面时，陡然映入眼帘的又是暴露在地表上的敌军尸肉。其凄惨之状，非纸笔所能形容矣。好不容易钻过石门，进入南京城内。只见到处堆积着焦黑的敌军尸体。被烧得漆黑的弹匣、刺刀和铁丝网缠绕在一起，碾轧在烧焦剥落的门柱碎木片上。地上堆积的土也成了一堆堆焦土。其混杂悲凉之状，实在是惨不忍睹。在大门右侧的小土丘上，赫然刻着“中国与日本势不两立”字样，显露出蒋介石进行抗日宣传的痕迹。车越来越驶向市内。敌军遗弃的破烂不堪的蓝色便装棉袄，几乎覆盖了整个路面。不时还能看见身着军官制服、腿缠皮绑腿的仰面朝天的敌军将校尸体。

车驶入市内来到官府宅院，只见铁道部大院、交通部大院等等，虽然都是尽显中华文化之精髓的镂金着彩、华丽无比的现代中国式建筑，但现在有的被烧成了焦炭，有的垮塌崩溃了，一切已面目全非。道路上遗弃着无数烧黑变形的人力车和汽车的残骸。市内所有从前醒目的建筑和场所周围的路面上，都为了建防空壕而被挖了个底朝天。所以，全然不见昔日的繁荣。

今天的参观到此结束。下午4时45分，我们一行回到了“安宅”号舰艇上。夜幕降临了。一轮明亮的满月升上了长江上空，月光倾泻在江面上。浦口和市内各处燃烧的火光映红了夜空，到处回荡着阴森凄惨的人哭鬼号声，令人愁绪万千。寂静的夜空，不时划过一阵枪声。那是成千上万抗日信念不灭的敌军，其灵魂归天之音啊。这就是惨绝人寰的新战场之夜。

第 十 卷

12月17日 晴暖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和加藤总会计师一起去了下关码头。我们伫立

在码头上,很快一轮火红的朝阳就在南京东方静静地升了起来。

在加藤总会计师的催促下,我俩便在朝雾中沿着江滩通过新近的战场,走上一条柏油马路。下关一带,在二条街和三条街之间,摔断毁坏的枪支像秋天落满地面的枯枝干叶,比比皆是。步枪子弹、机关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如同沙砾,覆盖了地面,还丢弃着无数迫击炮弹和手榴弹。饭盒、水壶、行囊、刺刀、子弹带等士兵的随身兵器扔得到处都是,遍地狼藉。从剑鞘和皮绑腿等皮制品、军衣、毛毯,到便装棉袄,犹如垃圾弃物,堆积如山。夹杂期间的是或仰面朝天、或伏首面地的魂魄消逝的敌军尸体。这些累累尸体和四肢直直指向空中的军马尸体堆积在一起,甚至还混杂有狗的尸体。迎面吹来的也是一阵阵腥风,令人窒息。呈现在我们眼前,笼罩在死寂中的这地狱般光景,真可谓是人泣鬼哭,败军惨状非此莫属。

随着长江浪潮的涌上和退下,看见两名身着蓝色便装棉袄的敌军,从藏身的江堤石壁后面出来,向我俩挥舞着手巾,似乎向我们示意着什么。在稍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我陆军士兵黄绿军服的肩膀在晃动。这两人中的一个人示意我和加藤总会计师不要过去,并向我们这边追来,伏在地上不断叫着“支那,支那”,似乎在向我们求救。这人头部已负伤,头上流下来的血已经凝结在了脸上,就好像满脸涂满了褐色的油漆。正当我们急忙寻找场所,想处置这个抗日斗志尚未泯灭的敌军时,他已经向码头方向走去了。他好像在向相关军官打着求救的手势,他甚至还拣来一张纸片,用烧焦的木棍在写着什么,似乎打算进行笔谈。他执拗地不停地在乞求着。此时,来了一名肩上斜挂着骑兵步枪,看上去是我后备兵的陆军士兵。我和加藤总会计师告诉他说,应该将这名中国兵交给队长处理。说完我们就又往前走了。当我们回头再看时,也不知是否是因为那名兵士不知如何处理,只见他在敌军俘虏背后,当时就端起枪,对着他背后就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悲叫,那名俘虏便应声一头栽倒在地。鲜血从肩膀附近涌出来,随着一阵寒风,可以看见热血腾出的热气。倒毙的人虽说是敌人,我还是非常怜悯他。可是,现在我们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听天由命了。目睹这一切后,我俩为了祈祷他的灵魂能够安息而回到了军舰上。

吃完早饭,上午9时,我又和岩本机关大佐、加藤总会计师一起,驱车前去参观战场遗址。我们的车再一次碾压过堆积如山的尸体,穿过挹江门来到市内。中山北路上同样也尸骸如山,到处是人、马尸体和黄包车及汽车的残骸。这儿又再现了我们曾见到的战败惨状。

敌第八十师司令部、交通部和铁道部的大楼全部烧毁崩塌。在废墟上还屹立着依稀可见昔日雄姿的中华门。来到城门下,我们看到,该门全部用花岗岩垒建,坚固无比。

当时,我军勇敢的士兵将炮推到城门下,炮击一处城墙,并炸出一个缺口,再进行炮击。同时,身揣炸药的士兵自当肉弹,发动突袭,占领了那个缺口,并以那里为立足点,攀登上城墙,越过那个缺口后,进入城内打开城门。至此,全军的大部队才得以像潮水般攻进了南京城,使得敌军无暇抵抗。在战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最成功的歼灭战。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大校场机场。这儿当时是我军海上战鹰数次拼死轰炸过的地方。想到这儿曾是我军勇士玉碎之处,不禁感慨万千。在长满杂草的机场里,很多机窝被我空军轰炸出一个个如同火山喷发口一般的大坑。透过机窝顶棚的大洞,可看见里面残留着苏联造和美国造精良飞机的残骸。基地部队的营房多数也被炸毁了。现在,我海军航空部队已经占领这儿,正在建造营房、设置基地。

上午11时,我们一回到军舰,立即吃午饭。11时45分乘坐“安宅”号的车,前往举办入城仪式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参加当天举行的入城仪式。抵达后,我们下车步行到政府那座有着石造楼阁的大门。门上悬挂着“国民政府”的大字标牌。走进大门,里面还有一道中国式的二道大门。穿过二道大门,直接到了国民政府办公大厅的会议室。这是座混凝土建造的中西结合的五层楼房,它体现了现代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其宏伟和华贵是无与伦比的。从大堂内到三楼都是政府办公室,四楼和五楼是政府要人办公室。里面包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装饰典雅,家具也是尽善尽美,还摆设着许多古玩。这令人不禁想起中国的唐宋文明。房间里还悬挂着孙文的遗墨挂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来到楼顶是观望台,可以俯瞰南京市全景。我们在大楼里转了一圈

后,出门到了外面的庭院。这时,占领部军医跑来说,为了纪念今天这个日子,要为我拍照留影。于是,他让我站在会议室大门前那打磨光滑的花岗岩大石阶中央,为我留了影。

随后,我走下台阶来到二道大门前,在大门侧旁的房间里,陈列着中岛部队从敌军手中缴获的部分高射机关炮。那是德国造的,使用说明也是用德语标的。口径有30毫米和70毫米的,都是最先进的武器。炮身上裹着迷彩布,炮筒高高地直指天空。

入城式的时刻快要来临了,我们这些一直在中国的舰队幕僚们和许多陆军司令部的幕僚一起,列队站在设置在正门内广场中央主仪式台的两侧,等待着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开始。

下午1时50分,长谷川司令官的车抵达正门,他下车步行进来登上仪式台。

下午2时,松井军司令官英姿飒爽地骑马来到了正门,并跨下马走进大门。随后,朝香宫派遣军司令官、柳川第十军司令官也将马留在大门外,进门走上仪式台。接着,第三、第九、第十三、第十六、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长都下马,走向仪式台两侧指定的位置。

此时,开始有队列整齐的几万皇军部队,通过这座大门,他们就是在两三天前,冒着枪林弹雨,跨过尸山,趟过血河,经过争夺战的皇军部队。不断走远的部队黑压压地挤满了门前大道。每个士兵脖子前都悬挂着一个用白布裹着的盒子,他们都恭恭敬敬地捧着它们。那些是他们阵亡战友的英灵,这些英灵此时也跟着大家一起列队行进着。

下午2时30分,喇叭里忽然传出嘹亮的《君之代》乐曲。大家一起向着大门方向,举手行注目礼。巨大的日章旗此时缓缓升上正门门楼顶部,其庄严肃穆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随着旗帜的升高,越发令人感觉到日章旗上鲜红的颜色就是用我军将士的鲜血染成的,它和门口那位士兵胸前的骨灰盒相互映衬着。此时,在喜悦中禁不住感慨万千而热泪盈眶。

国旗高高飘扬在门楼上,我们一起向着位于东方的仪式台立正脱帽行礼后,由松井司令官起头,大家一起三呼元帅陛下万岁。此时,别无他求,只希望这个声音能传回故乡。

要说关于这个仪式场面还有什么需要记载的话,那就是正门广场地面铺设的地砖。还有正门两侧盖着琉璃瓦的长长回廊,这些回廊中央有门,它们与每个殿堂相通。另外,在左右两侧的回廊前,都交替种有一排排垂枝梅和柑橘。面向正中的门楼,右侧在东面,仪式台便设置在那儿。仪式台中央墙上挂着一面大大的国旗,其他没有任何装饰。简洁而庄重。接着,我们从西侧门进入正殿堂,那里设置了庆祝宴席。在临时摆设的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上面摆满了恩赐的御酒、胜栗、海带菜。大家就席,长谷川司令官起头三呼大元帅万岁后,大家一起举盅干杯。此后,个人开始享用恩赐的美酒和菜肴。此刻,在旁边主桌就席的指挥官们个个是满脸轻松。仪式到此也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停泊在下关码头的“安宅”号舰艇上。回到舰艇已是下午3时30分了。

稍歇一会儿后,我又和大川内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一起,视察了早上因故中途返回的下关下游江滩。只见随着江潮退去,可看见江里漂荡着无以计数的焦黑的敌军尸体。有的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则堆积在江边石堤上,真是一幅地狱般无以名状的悲惨景象。在返回的途中,悄悄观察了一下上游的堤坝内侧,一下就看到了六七十具尸体,均死在我日本刀的利刃之下。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巷战是多么惨烈。

晚饭后,我和加藤总会计师被安排在中国海关的临时港务接待室住宿。那儿没有床,我们只好在摇椅上铺上毛毯对付了。今晚,我俩将对着令人怀旧的油灯夜谈。

窗外的明月泻下一片青辉。远处不时传来划破死寂的枪声。

12月18日

清晨开始下起了萧萧细雨,越发感到寒冷彻骨。雨不久停了,寒风狂吹起来,天气又放晴了。这种气候很适合祭祀攻克南京阵亡的亡灵。

原来计划从上海来南京迎接第三舰队司令部职员的水上快艇也因雨没有来。

吃完早饭,我和大川内上海陆战队司令官、岩本舰队机关长和加藤总会计师,驾车去参观南京附近的新战场。

我们把车开到狮子山脚下,然后直奔炮台。这儿也横七竖八地到处

都是尸体。我们沿着山路一直走向山顶,山路两旁长满茂密的古树,枯枝干叶,盘根交错。从山顶远眺,依稀可见南京街区。俯瞰则是下关区域的长江。这儿是个可以抵御任何方向进攻的绝佳的天然防御阵地。山顶上的炮台,既有隐蔽的巨炮,又有直指天空的先进的高射炮。这儿的炮全部完好无损地被我军缴获了。掩体中无数整齐排列着的炮弹,也悉数归我所有。炮台的防御设施之坚固,迷彩伪装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下山后,巡视了山脚下的兵营。营房外随处可见士兵尸体。营房内却是在中国兵营很少见到的整洁的宿舍。

从这儿进入市内,情景和中山北路的废墟相反。右边的住宅街区幸免于难。这儿都插有标记的旗帜。那是我军特别设置的难民区,为了让无辜居民安心居住,以体现皇军的仁慈。尽管如此,回来住的居民依然很少。只是一些外国人和他们的雇员住着,到处一片荒凉。

出了中山门,来到城外。前面是一条铺设很好的通往陵墓的大道。车沿着这条美丽的大道一直开到中山陵。在这条四通八达的林中大道路两侧,也散弃着许多身着蓝色便装棉袄的敌军尸体。看来这附近也发生过追击战。

不久,我们便来到了中山陵。我们下了车,进入高耸入云的大门。眼前又出现一座更加雄伟的大门。从那儿进去后,看到两侧的房屋里堆满了一竹篮子、一竹篮子的米饭,还有许多切成圆形的萝卜干等储藏食品,以及盛装饮用水的水桶、被褥和稻草把等,堆得乱七八糟,狼藉不堪。看上去敌军是准备守城到底的。穿过这座门,映入眼帘的是打磨得平光如镜的花岗岩石阶。估计有一百多级台阶。登台阶时发现,这儿也有被炮击毁的地方。登完最后一层台阶,最后来到中山陵的摩天大殿。大殿堂屹然耸立,完好无损。

该殿堂的整个殿顶都用竹子枝叶覆盖住,外围用稻草绳以经纬状捆绑住。网眼处又用长出青苔的毛毡盖住。周围的山体也用迷彩布巧妙地伪装起来。从这一点就可充分了解,中国人为了保护这座陵墓免遭战祸,的确是绞尽了脑汁。不过,尊重异国文化的松井军团司令官,在进入南京之际,便已发布命令:不准对中山陵有凌辱行为,必须保护中山陵。

从这点来看,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军士兵没有接近陵墓;为什么敌军想利用此地负隅顽抗,还有此地为何没有遭到炮击了。

置于大殿前的一鼎大理石香炉,被炮弹击碎,现在已面目全非。我们步入殿堂内看到,大厅地上铺着丝缎和毛毯,还有凌乱丢弃的火盆和箱子、妇女化妆盒等随身用品。看来是敌军要人的家属来此躲避空袭的。

孙文安息的墓室被我军保护起来,用很牢固的锁锁住,禁止入内。

大厅两侧是藏经库,里面藏有经书。正当要烧这儿时,陆军将官赶来,命令开门灭火。

我们从鸡鸣寺前通过,来到明孝陵。这儿的石人石兽都没有遭到破坏。

因为下午要参加慰灵仪式,所以我们便回“安宅”号了。

下午1时15分,我们乘坐由“安宅”号出发的车,前往设置在明故宫飞机场的南京攻击战阵亡者慰灵仪式现场。仪式场地很宽敞。草坪上还覆盖着雪。从紫金山方向刮来的寒风,刺痛着耳朵。厚重的乌云笼罩着这片冬季的大地,显得格外荒漠而枯萎。这一切似乎都在悲哀地祭祀着死者魂灵。

飞机场中央竖立着一块白木做的大灵牌,周围插着黄、蓝、红、黑和白色的幡。幡在瑟瑟寒风中飘动。还设置了一个简易的祭坛,各部的指挥官都坐在祭坛旁的座位上。参加仪式的几千名各军代表都列队肃穆地站在祭坛前。陆海军总指挥官是祭主。他非常严肃地主持着祭祀。祭祀活动于下午2时45分结束。

因为天气原因,原计划上海方面要来水上飞机的,现在只来了一架飞机。结果,只有长官和参谋长乘该机走,而我们因为坐不下,只能在明天乘三号扫雷艇,沿江顺流开回上海。于是,我们再次回到“安宅”号。此时已是下午3时15分。因为长官回上海了,所以,“安宅”号舰上腾出了寝室。我们也就能够在舰上住宿了。

正巧,来为追悼英灵做法事的西本愿寺法王大谷光畅伯,乘“安宅”号沿江巡视了尚有残留敌军危险的江南战场,跟随后藤随行长住宿在“安宅”号。而且,明天他们还将顺便搭乘扫雷艇回上海,所以我們也能

荣幸地和他们同乘一艘船一直待到上海。

12月19日 晴朗 严寒

上午8时45分,我们乘“安宅”号上的汽艇去了三号扫雷艇。大谷法王一行和十几名随军记者,加上参加入城仪式的海军乐队,扫雷艇上已乘有几十名搭便船的人了。大家一起乘船顺流而下。因为甲板上江风刺骨,所以,随军记者们就穿着沾满泥土的随军服,挤在士官室里。有的围着一个小火炉,有的打盹,有的讨论战况。

大谷伯倚在艇长室的长椅子上,对我和加藤总会计师讲述江南战场巡视的情况。

上午9时起锚,扫雷艇开始向下游航行。从江上眺望南京城,简直就是一座死城,听不到一点动静。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中国兵,约有十多万人。其中约有八万人被歼灭,约有两万人渡江从浦口逃走。有一万多人被堵截在下关,最后扔掉武器,乘竹筏要逃时,被第十一舰队的炮艇击毙。

扫雷艇沿着经过激战的江南战场,顺着浩浩荡荡的长江航行。只见长江上成群的鸭子在戏水,穿梭而过的帆船上都插着日本国旗。两岸茂密的芦苇丛,掩映着枯黄色杨柳环绕着的三五家农家茅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祥和的田园画卷。我不禁感慨万千:中国真不愧是大陆啊。

半夜12时30分,扫雷艇临时停靠镇江。

[南京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一),
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增补改订版。]

(罗萃萃 译)

2. 梶谷健郎日记

编者注：梶谷健郎，日军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骑兵军曹。

(前略)

(1937 年) 12 月 10 日 晴

队长训话说，从今日起要正式执行分部的任务，还设置了哨所。和仓治少尉一起在办公室制作工程计划文件。

收到来自故乡大阪的内藤先生、哥哥、吉田清一先生及妻子的信。

听说明天部队长要来。据说战争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作为战场来说，部队供给是充分的，寝具很好。

12 月 11 日 晴

上午和下午都为迎接部队长而努力整理和打扫卫生。仓治少尉等四人出发去江阴附近与各部队联系。根据今天命令，决定明天即 12 日先行向盼望已久的南京进发。遗憾的是，今天在写信时还说目前在无锡。我们和铃木部队主力一起出发。进入敌人首都真是令人痛快的事，可以无愧地说实现了男儿一生的抱负。

12 月 12 日 晴

今天是母亲祭日。

上午 11 时安排好汽车，除了我和安达少佐、原田上等兵外，还有三名驾驶员，下午 2 时 15 分，乘 1937 年产的汽车从无锡向江阴进发。道路是石子路，下午 3 时 30 分抵达江阴。是向左拐朝着常州驶向金坛呢？还是直接去丹阳呢？最后决定选择近道直接去丹阳。经打听后，有直接向右行驶约二十公里，穿过铁路没向右拐，又前进了约 8

公里,结果发现走错了路。于是又折回到过铁路的地方,沿小河向西行驶。

途中天就黑了,路极其难走,又遇到连夜行军的步兵,汽车行进不畅。路况很差,有时汽车都差点掉进小河里,还差点驶上被毁坏的桥。费尽周折地为汽车带路,终于在晚上9时30分到达丹阳。

在清汽车部队借住一宿。本来预定明天早上补充汽油去南京的,但现在还没有攻陷南京。因为计划15日举行入城式,所以我们也感到意外。

途中不在句容休息两三天就无法继续前进。晚上10时50分睡觉。天气很好,也暖和。安达少佐睡在别的房间,我们五人睡在一个房间。

12月13日 晴

上午9时从丹阳出发。加了汽油和润滑油,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一路行驶。

下午1时通过汤水镇,3时,在距南京八公里处的麒麟门向左拐,并决定在八公里处住一夜。路过的句容城被严重毁坏。飞机场是最新式的,设备非常完备。途中有四处桥梁被严重毁坏,于是我们在河的下游徒步渡过了河。其他道路都很好。

12月14日 晴

今天是进南京城的日子。

上午10时出发。感冒头疼。

返回麒麟门,又来到军司令部^①所在地汤水镇。经过联系,决定午饭后进南京城。当时是中午,城里还有很多残兵,无法去北边码头。铃木部队长也来了。大约2000名残兵被解除武装后带进城里。我终于进入了令人激动的南京城。

^① 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12月15日 晴

听说虽然昨天军司令部遭到残兵的袭击,但很快就击退了他们。使用了18名支那警察。上午和下午都在和海军一起扫荡附近残兵,击毙了十儿人,还打伤不少人。最后将残兵集中在一个地方。“海风”号驱逐舰首先驶入港口,随后的七艘舰只也驶了进来。

感冒没好,身体很不舒服。夜里哨兵警戒。

12月16日 晴

凌晨2时左右听到密集的机枪声,枪毙了大约两千名残兵,这是在扬子江边的下关进行的。上午和部队长、少佐一起在港内巡视。在第二号栈桥处发现七名残兵,随即将他们击毙,其中还有个看上去约15岁左右的孩子。有无数具尸体,其景难以名状。后续部队从常熟来了。

我的心情越来越糟,因为这里成了夺人生命的战场。

12月17日 晴

【栏外】 光荣地参加了南京入城式。

我亲眼看见凌晨1时左右开始枪杀2000名残兵,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这样的人间地狱,在皎洁月光的映照下真是令人感到恐怖。逃走了约十人。

上午9时30分出发,列队参加在城门举行的入城式。作为三分之一的参战部队,我们也获得殊荣。松井司令官等200人骑马进入城里。下午6时终于能睡觉了。田代和轻部一起照顾我,令我感激得无话可说。

12月18日 阴

感觉身体稍好一些。下午起来后,越发感到寒冷。御船伍长从无锡来了。

昨天起搬到花园饭店宿舍。本部在栈桥前竖立起了南京碇泊场的牌子。听广播说,今天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占领南京后的国策方针。下午感觉身体状况良好就外出了,但好像又有恶化的迹象,于是就早早睡

了。今晚在本部岗哨前发生枪击事件。逮住调查后正准备枪毙时,转交给了对方的部队长。

12月19日 晴

今早,南京真正的冬天才算正式来临,寒气日益逼人。上午开始工作。汽船陆陆续续靠岸,装卸货物,一片繁忙。码头附近清扫工作也完成了一大半。骑自行车去城里。小矶军曹肚子不疼了,今天也起床了。津仓、泉原未来。射杀败兵的枪声渐渐消失。在众人努力下,乱七八糟的地方也逐渐整洁起来。每天都很忙。

12月20日 晴

上午和下午都在中山码头及下关码头进行清理工作。各个地方都立起了告示牌。过江到对岸去和原田伍长联系。难得洗了一回澡。虽说扬子江水非常浑浊,但洗过后,还是觉得很舒畅。各人都理了发。近来非常冷,花园饭店旅馆房间烧着火炉很暖和。来了德国电气技师。铃木部队也慢慢变成了大家庭,人员倍增。

12月21日 阴

上午去浦口征缴做招牌的材料。第十三师团各支部队眼下正陆续渡江前进。“安宅”号等七艘军舰进港。装卸货物,一片繁忙。新分来300名正规兵从事货物装卸工作。安达少佐兼管装卸业务,极其忙碌。晚饭做了鸡素烧。由于很久没有喝酒,所以很快就喝醉了。夜里寒气逼人。

给家里寄了信。

12月22日

早上6时天还很黑,7时30分前天还没亮。

上午过江去浦口,带五名苦力去搬运做招牌的木材。下关各道路由劳役兵清理,将敌人尸体扔进扬子江。今天还卸下了“神通丸”号、“春泰丸”号船上的货物,下午5时结束。听畑中部队的下士官说,出口军曹在

浒浦镇。

12月23日 雨

【栏外】 面见广田少佐。

上午8时乘汽车去面见担任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即中岛部队副官、骑兵学校4期出身的广田米藏少佐。其宿舍在中央饭店,很大。许久未见面了,好好寒暄了一番,然后谈了约一个小时后告辞。晴天持续了一个半月,今天终于下雨了。没有进港的轮船,因必须出差去芜湖,所以停留在上游约80公里处。下午过江去浦口征集。

12月24日 晴

【栏外】 坂井贞藏二等兵负伤。

一上午指挥岩田队的15名劳役兵,正在安排堆放工务用材料的场所时,为取暖,步枪子弹击中右脚背,流了不少血,马上去医务室进行应急处理后送往野战医院。

下午到浦口去征集薄钢板。昨天的雨停了,但扬子江仍被暴风刮得波滔汹涌。有一木桶“忠勇”酒,晚饭吃得很开心。

12月25日 晴

【栏外】 大正天皇祭祀日(骑兵学校4期时的鹤田准尉来访。)

一大早就冷得厉害,但天气很好。中午时分,太田少佐从常熟来了。津仓和泉原也来了。由于久未见面,谈得很尽兴。晚饭做了鸡素烧。

中午花了四个小时乘车参观了中山陵、国民政府等地。下中军曹等四人奉命出差去芜湖,他们从常熟来,接着马上又要出发。上面终于决定让我们在南京迎接新年了。可喜可贺。

12月26日 晴

昨天晚上会计室和装卸室为手枪的事争吵并打了起来。

下午指挥40名苦力顶着恶臭清除了千余具尸体。真是惨不忍睹,的确是人间地狱。

下午5时,我给攻城炮兵工厂的鹤田与吉准尉带去一瓶酒、几只鸭子,以表示谢意。晚上8时奉命担任卸货员。在现场监督也让人高兴吧。

【栏外】 奉命担任卸货员。

(原编者注:27日无记录)

12月28日 雨

卸货员的工作发挥的效能越来越大。冒雨将衣粮厂搬迁到浦口并卸下“住吉丸”船上货物。吉冈少尉、梶谷军曹、古川伍长、福田伍长、石津伍长编成第三班,虽然尚未做到意气相投,但大家一致要为将来努力奋斗。

第十三师团从南京向西行进了约120公里,下午5时下起了雨夹雪,非常冷。新年就在眼前了。

12月29日 雪

【栏外】 汇款。

昨夜下的雨转成雪,早上积雪有三寸厚。寒风呼啸,装卸也极其困难。

我完成了衣粮厂的搬运工作。下午从野战邮局直接往家里汇款60日元。非常冷。今天东京《日日新闻》的田中光武先生在浦口为我照了两张像,并说替我直接寄回家。

12月30日 晴

新年迫在眉睫。在战地过新年,应该说的确是光荣的。而且是在敌人首都南京迎新春,真可谓我们实现了军人一生的抱负。如今不知和代正在忙什么,直代也长大了吧。现在正是天天长身体的时候啊。真想抱抱她。虽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心情还是悠闲自在的。

12月31日 晴

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忙。因为明天是新年,今天一定要完成工作,紧

张得稍微有些过头了。和国内不一样,还没有除夕的感觉,很悠闲自在,无忧无虑。整理了一下房间,收拾得有点迎新年的气氛。虽然天天是好天,但有时也会飘些云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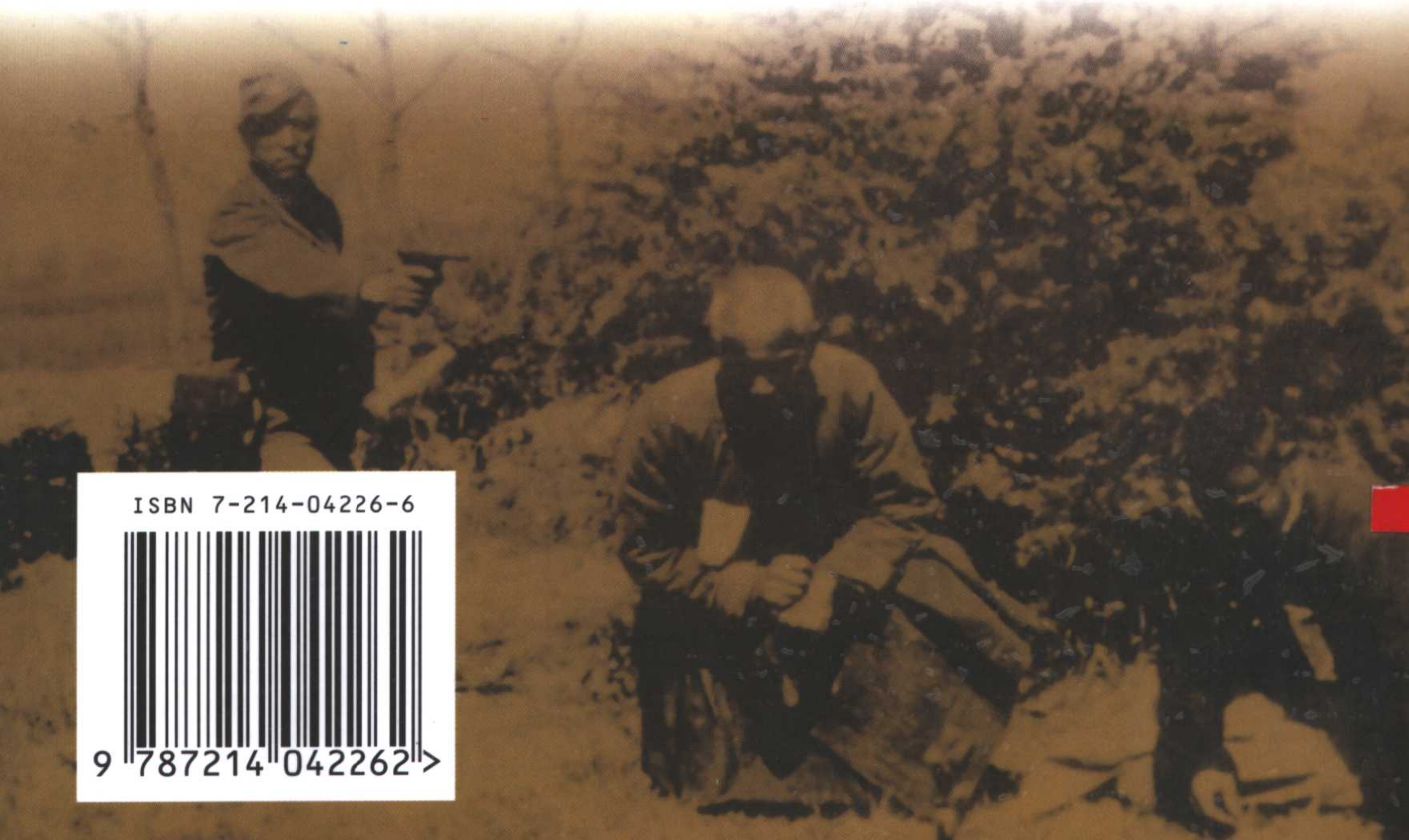
啊,昭和12年,事变后的岁暮一点点地临近了。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4年12月8日。]
(罗文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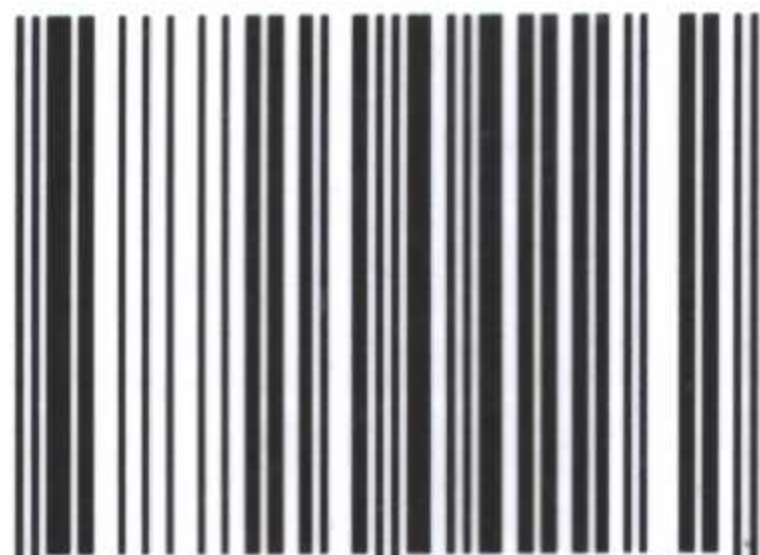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⑨ 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



ISBN 7-214-04226-6



9 787214 042262 >